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集部第一〇〇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西野李先生遺稿十四卷

〔明〕李璣撰

河南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李玉鉉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野遺稿十四卷》提要

西野李先生遺稿序

往者

世宗皇帝紹統中興勵精求治亹

策進士于

廷我師西野先生以公儉寬簡

之說上對仰荷

允俞親灑宸翰有讜言之褒于時

朝著之士爭自濯磨庶幾犯

顏敢諫之風云先生雅負奇

抱剛明通鍊文覽體要期於

尊主庇民厥覩非常之原親

康濟九有誠可不下堂階而

運之掌也嘗憶丁未歲余上

南宮举出先生門下與二三

儕輩謁見京師邸第開先生
稱說國家經制之宜扼腕世
故且鏡攷民生之害利事幾
贏縮之故與所以劑量而整
齊之纖悉甚具亡不興起請
益充然有得焉乃先生嘗言
以文墨侍
輦轂誠謂溺於其職願得試守
一郡即域民乘障當令方內
晏然醜虜喙遁不似世人卑
卑首鼠抑若轅下駒日見抵
梧終於不振也嗟乎達人哉
有味其言之也故先生每不
欲以文辭自表見而歷官所

在率皆端軌範揭綱領其劃
劃排錯悉得鉤厥蠹害所由
起而轉移之犁然當於事理
人不知其智名勇功焉此用
世之達才規摹弘遠世所見
一斑也即延登當軸究所施
蓄豈徒其能言之已耶余周
行四方儻蕩多過然以守陋
無他腸爲先生所獎進亦妄
自謂步趨先生踔絕矩矱無
萬分一肖似區區文辭故先
生所謂溺於其職之糟粕也
嘗於同門生王以潤所見所
錄西野文稿百數什謂非先

生極則乃至南浦侍先生病中亦再期月間以校讐爲請而先生亦未之許乃其所負重者有在也今先生已矣諸文稿多毀於火仲孫自茂掇拾其猶存者裒爲五帙自劒江遺我是又先生文辭之一斑也林居多暇焚香啓函披誦再過儼若侍先生坐隅聆厥緒論而奇識英抱洋洋然盈耳溢目焉即先生風範可覩見什一於千百者豈非幸與閑閑浹旬稍爲正其舛譌謹再拜手復之俾受梓人并

識余所往見先生爲人大都庶後之觀斯文者得以論其世焉

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孟冬既望日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前奉

勅提督學校江西副使括蒼門人

何鏜譔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西野李公行狀

西野李公豫章豐城人也名璣字邦在別號西野世家縣之湖茫里在唐有隴西公崇者於大順光化間父子舉進士實唐中山王後相繼為豫章刺史因家焉六世孫從爰占宅于兹遂為初遷之祖歷晉漢周宋迄于有

明科甲相望輝耀後先縣從二十世生素菴

公杲方嚴好禮克振宗祊所與遊皆賢傑雅為聘君康齋吳先生學士東白張公所器重康齋為題扁東白為賦詩褒美之其行可槩見焉杲生侃齋公琢琢生恕齋公寔寔生劍東公萬古慷慨恢廓喜談今古時稱朝野先生于弘治己未生公公生而美秀姿容甚偉為兒時即英穎敏悟不類常兒而卓犖有大志甫就師塾其所授章句輒成誦不忘年十二三即於聲律詩文

悉通大義瀟思奇句往往間出稍長遂貫經史文詞敏贍疊疊千餘言若不構思而頃刻立就不煩竄易而自中程度劍東公每出其文以示人無不歎賞試有司必置高等入郡庠聲稱籍甚再試弗第益肆力於學時劍東公家用頗窘公既負大志不以屑意然後彦子弟爭延為師稍資奉養徐淑人復勤紡績佐之用是劍東公及妣朱淑人怡然不復以家為念嘉靖庚寅東

沙張公督學江西張公故嚴重不輕許可且例行沙汰多所斥黜一得公所試卷輒大驚服謂人曰此臺閣器也遂以名冠三學公初名琫為改今名隨所考校必引公並試無不嘉歎辛卯領鄉薦乙未第南宮廷試獻策敷對萬言皆忠誠懇切悉中時弊如曰藩封之祿未裡工作之典大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未復歸於正聖學開言路以義氣激烈略無少諱識者韙其[illegible]

之進呈九人之後
先帝獨嘉其懇悃御批曰讜勝二甲第一傳臚
復
命刻其試策以示天下尋改翰林院庶吉士公
自謂遭遇
明主以文章致身乃思自淬礪儀刑先哲每與
同館士楊推今古臧否人物無所阿遜為
詩刻削浮艷文一以韓歐為師每閣試必
見甄賞大宗伯桂洲夏公尤雅重之公在

秘館獨念劍東公弗置乃迎至京師就養
旦夕視食定省無少懈適
朝廷以生
皇嗣覃恩京朝官未及三年考者例得貤封其
父母庶吉士獨以在館學未拜官格于例
公乃率諸同館比例上疏乞
恩遂許與試御史一體給封待實授領
勅劍東公獲躬自拜恩于
闕下朝士榮之丁酉春授翰林院編脩無何劍

士必以聖賢為歸尤抑上書獻頌之風不為峻異而儀刑可慶六館官師既知各端于型範諸士亦翕然歸嚮之尋轉南京吏部侍郎適倭寇薄京城公以兵部咨監督正陽門城守遂會所監將卒指授防禦方畧咸勝筭老將縮首遜伏謂非文臣所能有在部一持公嚴人不得以私干乙卯轉北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己未奉

旨主會試事陛辭入院竭心將事乃肅簾內外諸執事焚香矢曰選士重典校文重任也匪明匪公如委任何尤慨時文之弊言偽傑之士其心光明則發為文詞必平正敷暢茲役也期以黜浮崇雅為務故所取多名士公凡典文試者五典武舉者一皆秉公明故事試罷出門下者見有贄公一謝卻之後有職清要屬重任者亦不輕以書通有所干請而相見語及攻事時務輒注

僉同聦止一姊適同邑余氏早孀無嗣公
奉之別室誠子婦朝夕省問僕婢服御悉
無取于夫家垂二十餘年事之無愆禮及
殁時公官京邸設位率家人旦暮哀痛馳
奠其柩仍使附葬于夫之塚右成其從一
之志性尤樂施與鄉族有貧者輙賙之自
歷官以至家居求濟者踵至隨量致給無
少靳也親從兄姪有弗贍即捐俸餘市田
宅均授以居養之仍誨其子若孫俾眐於

族且曰吾於族無厚施於希文有愧矣故
凡賦稅徭役之事苟可以庇族人者無不
至人有侮者受之不報再至或正詞以道
之其人愧服即止不尚華侈務敦儉約雖
寢顯榮益加撙節且曰令後世師吾儉也
平生無疾言遽色至所當言輙復侃侃遇
朝廷有大政事大典禮雖非其職必反覆辯折
務有裨于
國家教諸孫雖甚愛然必加撿押訓義方惟
謙御下嚴而有恩不峻苛而亦不至寬[illegible]
無貴賤大小具稱之爲仁人長者公家食
時遘痰疾以丙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終于
正寢距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初十日享年
六十有八先一日猶手書遺巡撫江西[illegible]
孚任公任蓋公所取士也猶若無恙至是
忽疾革諸孫環侍請遺誡則瞠目視曰吾
平生無憾惟受
國厚恩以限于職事無餘有所顯樹汝等[illegible]

自建立以承吾志一不涉家事計聞遠近
悲慟公之考劍東公先封翰林院編修後
以公三品秩滿與其祖恕齋公皆贈吏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黃氏鄒氏贈淑
人妣朱氏配徐氏俱先封孺人贈淑人徐
淑人先公十九年卒子男三長庚國學生
娶南昌二尹桂軒熊公浚女次度郡庠生
娶新建工部員外郎瀛川熊公勲女又次
[illegible]早殀孫男三次自芳以廕補國學生娶

南昌通府明齋熊公烱女自茂國學生娶
進賢少參栢亭汪公集女自華邑庠生娶
南昌舉人繩齋劉公廷悰女俱庚出度無
嗣以自茂繼遵公命也曾孫男八九疇九
韶九皐九經自芳出九齡九德九敘自茂
出九成自華出至是自芳等以隆慶戊辰
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公塟于邑東大順鄉
之楓山首子趾午與徐淑人同窆焉惟公
平生中腸洞豁不設城府坦坦于于履和
抱虛性既疏達才復充腴雖列官清華而
樂易與物不為崖異雖迴翔兩京足不出
都城門而劇談天下之事悉中機宜望其
風範顒然如鸞翔鶴翥足為朝著之羽儀
叩其實德粹然如金精玉瑩殆於聖賢而
庶幾者歟南金侍公履舃餘二十年不敢
自謂知公顧其平生歷履之大則嘗見聞
其槩謹因自芳自茂等之請為狀其行若
此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前提督京
畿學政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邑人徐
南金撰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西野李公淑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侍

經筵告老蒙

恩准致仕鐔舍古和雷禮撰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兼管分巡前兵部車駕清吏司員

外郎從姪樹書丹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奉

勅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眷侍生吳桂芳篆蓋

大宗伯李公名璣字邦在號西野豐城人

也世家縣之湖茫里在唐有隴西公崇者

於大順光化間父子舉進士相繼為豫章

刺史因家焉六世孫從爰占宅于茲遂為

祊遷之祖縣從十世生素菴公杲方嚴好

禮雅為聘君康齋吳先生學士東白張公

所器重康齋為題扁東白為賦詩美之杲

生琢琢生寔寔生劍東公萬古劍東于弘

治己未生公公姿容甚偉為兒時英頴不

凡卓犖有大志甫就師塾所授章句輙日

記不忘年十二悉通聲律詩文往往多奇

句稍長淹貫經史為文詞不構思頃刻立

就入郡庠每試必置高等俊彥子弟爭延

為師公不輙盈足益潛心洞本原多所自

得嘉靖庚寅東沙張公督學江西例行沙

汰甚嚴得公卷輙大驚服以臺閣器期之

因祊名瑧為改今名隨所考校必引公並

試無不嘉嘆辛卯領鄉薦乙未第南宮

廷試獻策數對萬餘言如藩祿未理工作大

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俱切時弊末復歸

於正聖學開言路無少諱讀卷者憚其峭

直寘之進呈九人之後

先帝獨嘉其懷悃

御批曰誠賜二甲第一傳臚復
命刋其試策以示天下尋改庶吉士儲養翰林
公感
殊遇恩自淬礪蒐羅群籍及考鏡昭代故實并
時務機要一一揚搉不遺館閣諸公雅許
其才堪大用不屑屑以文章致身也公在
秘館念劍東弗置迎至京就養旦夕視食
定省無少懈適
朝廷以生
皇嗣覃恩京朝官未及三年考者例得貤封其
父母庶吉士以未拜官格于例公率同館
比例上疏乞
恩准與試御史一體給封待實授領
勅紉東獲拜恩
闕下朝士榮之丁酉授翰林院編脩無何紉東
疾驟作弗起公哀毀骨立扶櫬南歸先是
紉東嗜飲熱澼於腸胃臨終酷飲水公每
奠必設水一盃哽咽悲痛淚輙下癸卯服

闋補舊官甲辰春奉
命校錄歷代史籍乙巳書成陞俸一級
九廟告成禮卿遴公充捧主官
先帝嘉公儀度整雅賜白金綵幣丁未陞左中
允署國子司業事戊申復
命纂脩會典公以妣朱淑人久缺侍養請假遷
葬便歸省欲固迎北上淑人堅不可乃已
假滿還京思愈甚每得一紈綺一佳味
致之手自封識逾年淑人棄養公匍匐
歸治喪如禮癸丑起復以修會典成陞左
春坊左諭德甲寅陞國子祭酒公以大學
首善之地教化所繇乃嚴規條端矩矱每
進諸士于館下惓惓示以檢身心明理道
尤抑上書獻頌之風初監苦請托士習日
壞遇差撥多干要人踰序擇利便謗易起
公故熟事體秉公持正錄序單昭揭于堂
有阻撓者衆指摘之不輙貸以是請托遂
息待諸士以恩義不操一切有遂方[illegible]

及衰憊不能自存者量䘏之士多翕然歸
嚮尋轉南京吏部侍郎適倭薄京城公以
兵部參監督正陽門城守遂會所監將卒
指授防禦方略咸勝筭老將遜伏謂非文
臣所能及在部守成法於監生歷事吏役
滿考毅然以公持之人不得以私干乙卯
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己未奉
旨主會試事陛辭入院乃肅簾內外諸執事焚

香矢天誓戒誓餙而後即事病士競剽竊
多套語令同校者閱語涉雷同及諸不經
訓者黜之必見理明切慱古通今者始錄
故所取多名士庚申陞南京禮部尚書時
多右北左南有諷公少需留此者公曰
君命也敢擇官乎至南倡諸卿崇儉素以易靡
俗人多服行之時從弟克齋為大司馬叅
贊留務一門二卿海內縉紳俱敬仰之秉
幾以時事沮格即疏求退不報癸亥春復
疏乞致仕
旨致仕公歸屏迹杜門於所居故廬扁其堂曰
來復且取易之不遠復休復頻復獨復敦
復迷復製為六箴揭之座右以自警云公
平生中腸洞豁不設城府列官清華典文
試者五典武舉者一試𥳑出門下者見有
贄即謝郤之復有職清要履重任者亦不
以書干請相見語及政事輒正言不諱門
下士以此多之嘗為史官典內學堂教事

其後中官多貴幸公亦不倚藉以進居家
念同胞止一姊適同邑余橋早孀無嗣奉
居別室撫于婦朝夕省問事之二十餘年
無懈禮及沒時公官京邸設位率家人舉
暮哀奠仍使附葬夫塚右成其從一之志
充樂施與有貧者量賙之無少靳從兄經
有弗贍捐俸市田宅居養之睦族人以恩
有侮者不報再至正詞以道之其人愧服
即止教諸孫必加撿押訓義方惟謹御下

不悛苛而亦不至寛縱人多稱為仁人長
者公家食時遘痰疾以丙寅十二月二十
四日終于正寢距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初
十日享年六十有八方疾革諸孫環侍請
遺誡則瞠目視曰吾生平無憾惟受
國厚恩以限于職事無能有所顯樹汝等幸自
建立以承吾志一不涉家事計聞遠近悲
悼公考緻東與祖寔俱贈吏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祖妣黄氏鄒氏俱贈淑人妣朱

氏配徐氏俱先封孺人贈淑人徐淑人先
公十九年卒子男二長庚國學生娶南昌
二尹桂軒熊君浚女次庚郡庠生娶新建
工部員外郎龍川熊君勲女次庠早殀孫
男三長自芳以蔭補國學生娶南昌通府
明齋熊君烱女自茂國學生娶進賢少叅
栢亭汪君集女自華邑庠生娶南昌舉人
繩齋劉君廷悰女俱庚出庚無嗣以自茂
繼遵公命也曾孫男八九疇九韶九皋九

經自芳出九齡九徳九叙九思自茂出
成自華出初自芳等懼其久權厝公於大
順鄉之楓山與徐淑人同穸至萬曆甲戌
江西撫院洋山淩中丞按院惺齋燕侍御
會本為公乞
恩下禮部議上蒙
恩勅有司營塋遣順菴嚴太叅頒祭後督學禎
樞邵憲副又采公論送公主入府庠鄉賢
祠崇祀自茂九疇等祗

命起公及徐淑人合塋廣豊鄉塔陞原甲山庚
向持少卿水洲魏公所述公行履請銘於
余余與公同朝最久每夜坐談及邊防廢
弛財用匱耗河道阻梗及吏弊民瘼有槩
於中者見公剖析利害切事情又深歎職
尚乘翰無以自効已知公為用世才也今
覩耆華之言則公所以自靖者不可槩見
哉銘曰李世儒家有聞自唐慶衍
望契振冀聲光迨公嗣興篤志問學上探虞周

涵慱於約賢科早掇
廷對輸忠讜言侃侃仰徹
宸聰
御筆親批禁籞華袞吉士儲才編摩藝苑管慈
彤筆殫心校讎宮僚荐轉價重琳球晉掌
辟廱聿端文教六館懷恩是則是傚適佐
留銓簡要清通召正詹事物望方隆選士
禮闈黜浮崇雅士知所趨風覃諸夏顧此
豐芑寔維南京

帝曰俞汝往作春卿典儀所司後進領袖翩然
明農熾揭座右鄉方式德遠薄虞泉改葬
頒祭恩自日邊於穆淑人克相夫子膴膴
新阡燮玉埋是

玄孫玉鉉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目録

賀大[illegible]門成表

賀冬至表

賀殿工成表

賀雪表

辭吏部尚書表

代吏部[illegible]書謝表

卷之三

序

武舉錄序

贈大司成六峰周公得告序

壽大師相存齋徐公六袠序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壽宫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袠序

送少叅項山張年兄提調太嶽序

宗藩白貴孝行序

壽宫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袠序

贈少宰洞山尹公考績北上序

送元[illegible]曾侍御往南[illegible]序

贈少司馬南溪丁公考績序

南宮奏議序

壽熊母萬太夫人序

賀澧泉鄭公陞少宰序

壽崦山周公六袠序

贈大青卿華峰秦公掌太學序

卷之四

序

漆橋孔氏族譜序

壽任太恭人序

豐城會館序

月窓居士序

贈二瀧鄔公八袠序

賀宫保筠泉吳公玉帶飛魚服序

贈熊少谷任思南節推序

贈大司空默泉吳公赴召序

送栢亭汪年兄任南尚寶卿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行狀

卷之九

誌銘

卷之十

祭文

卷之十一

古體

卷之十二

五言古風

五言律詩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戲贈天真上人三首
送施同野之蜀二首
清風亭賞牡丹次韻二首
次友人寄韻二首
送謝濟時尹文昌
送章質美還江西兼寄留都諸友
送余必言一首
雲湖卷

卷之十四

雜著
顏公明來小傳論
謹言箴
王母胡氏像贊
贈邦益采省覲阮郎歸詞
送吳貫紹任建寧沐蘭花令詞
風木圖
送藍文明尉博羅
送黃信甫佐梧州浣溪沙一冊

夜月書事用壁間東坡赤壁樂章韻

西野李先生遺稿目録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御批　其言讜故朕取之可二甲首

臣李瓊

臣對臣聞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為道有四焉曰公曰儉曰寬曰敏廣大而溥是之謂公節制而當是之謂儉宏裕而容是之謂寬奮勵而勇是之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天德備矣天德備而法形王道章矣夫德之備者可與語神神妙而應速焉夫道之章者可與語化化達而績凝焉道洽政治民心日益懷而德盛業新邦基日益固享國長久之道孰謂不在於此哉何也國保於民民安而國自壽焉耳民保於仁仁普而民自安焉耳苟弗公而徇其失也私弗儉而貪

其失也侈弗寬而忍其失也刻弗敏而猶其失也怠仁之實壅而民之心離矣天下可得而強制之乎故創業而非仁弗可以創也守成而非仁弗可以守也良法要道信莫有過於此者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又何有不然者哉臣跧伏草野學識蹠淺豈曰素閑於王政然志於用世講聞此說亦久矣每欲自獻而無由乃今叨有司之薦

陛下進之廷而寵以問焉且勉令罄所知以告

臣敢不披瀝素所欲吐以效其一得之愚

乎臣伏讀

聖制首以歷代享國之永繼以

祖宗創造之艱終之以求良法要道思育民物

保洪業於無疆夫欲仰纘

先緒大孝也俯育民物至仁也道已至而望若未見至謙也持此以為天下何所不濟臣

請為

陛下陳之以備采擇之萬一幸容其愚妄而試

驗之臣嘗謂得天下無他存乎民心焉爾矣得民心無他存乎仁焉爾矣究夫所以為仁亦大略如臣所言四者而已矣四者備而民心不我附焉未之有也民心附而天下不我有焉亦未之有也創業守成均之不可舍乎此臣請即以

聖制享祚最久如周者證之可乎夫周之有國自后稷封邰始及文武而後天下定于一其積功累仁由來有漸而周公夾輔之力

亦不可誣也觀乎周官六典與夫詩書之所稱者渢渢乎一至仁之流行至今言治者稽焉故即其不泄邇不忘遠可以知其公九式制用而日成月要歲會有攷可以知其儉三典詰姦而平以八議三赦可以知其寬田中夾不暇洛水講武不廢可以知其敏仁以經政政以顯仁而民之衣被其休要非一日之積矣况其嗣世賢君迭作而於所謂公儉寬敏者曾不少改其繩墨其間基命無逸如成王率循對揚如康王車攻復古雲漢憂民如宣王者盛而能傳尤不可以多見是則關雎麟趾之仁寔世彌光固不獨見諸創造者然也夫惟其創之者仁則植本固而發源深憑藉有其地而守之以仁則先德廣而遺澤遠上之所以結其下者為益固是以下逮敬元諸君雖威令久矣不伸於天下而天下依依不忍叛去者以有此具也傳世三十歷年

八百夫豈適然哉然前之曰夏曰商均之享國之永者而詳考其故亦仁焉耳矣是故下車泣罪子惠困窮禹湯之仁既已素浹於民心而其嗣王如啓仲康太甲盤庚中宗高宗者又能嗣守先訓敬承而懋戒焉允德而數德焉寅畏而恭默焉雖欲不謂之仁不可也此其創守一道亦有以綿國祚之永至今言享國者必與成周並誦於世而不衰是則創守必以仁者三代共

之豈非彰灼之大效也哉孟軻曰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是可明其所由創又曰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則其守之必以仁也自
阿衡權矣嗣是而漢而唐而宋雖非秦晉
五代所能及而槩以三代則未焉蓋漢高
之豁達唐太宗之愛人宋祖之忠厚庶幾
仁以創業矣然漢高雜霸也太宗雜夷也
宋祖武畧不競也果有如三代之所創者
乎文景之恭儉玄默玄憲之勵精剛明真

仁之簡易仁恕庶幾仁以守成矣然文景
溺於異端也玄憲鮮克有終也真仁剛勇
不足也果有如三代之所守者乎夫是以
即其得仁之似固足壽其國而仁有未純
求如三代之盛且久不可也故臣嘗遡而
考之則漢唐宋之享祚俱不及三代析而
觀之則唐宋享祚不及漢漢之享祚不及
夏商夏商享祚不及周故曰三代有道之
長又曰惟周之歷世最久國祚恒永而漢

唐宋無稱焉夏商周漢唐宋所以享祚之
永者非倖也同乎其仁也
聖制所謂基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以嗣
王能盡持盈愼滿之道者是已漢唐宋享
祚不及三代者非他也異乎其所以為仁
也
聖制所謂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
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是已向使漢
唐宋之創守者純乎其仁焉於臣之所謂

公儉寬敏者無歉焉則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常厥德保厥位雖八百其曆亦可也復
何享國不及於周耶
陛下無擧漢唐宋以為問而獨詳於周臣知
聖意有所擇而不屑乎此且區區駁雜如漢唐
宋者臣固不欲為
陛下詳之而我
國家行將與天地相為無疆亦非可望以漢
唐宋者也然豈獨不足於後世而已哉臣

之於周亦每喜其創者之善而竊悲其守
之不常成康也何者創業雖由於先王而
其守之常賴於後世失於守而後創之者
終也使周之嗣王世守其仁焉擧無愧於
成康之際焉則周雖至今存可也詎止八
百年已乎故曰道非亡也幽厲不繇也有
天下者亦可以監矣欽惟
太祖高皇帝奉
大理民攘夷安夏敷錫皇極肇造丕基當時之

民之苦於元者不啻脫水火而就諸衽席
其至仁天覆難徧以疏擧姑自其一二言
之罰不昵近賞不遺遠則載諸
大誥宮漏必碎鞍轡必却則紀諸
聖政納譖同之奏至取刑具焚之而造福緩刑
之戒則嚴諸
祖訓閑暇則閱經史
便殿則閱奏牘而
皇陵一碑又諄諄乎締造勤勞之由以示後嗣

也是其公儉寬敏軒越往古雖周莫或過之
而漢唐宋之創者不足望其萬一矣繼而
大宗潤色於草昧之初
列聖嗣興於守文之日深仁厚澤漸被寰宇百
[illegible]六十餘年如一日焉天下之人亦如赤子
之於父母而不忍釋者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在此乎
陛下臨御以來深惟民瘼凡積年之弊又一洗
而重新之與天下相為休息之政天下固

已爾於
皇仁之中而莫知所為之者而
陛下策臣乃曰朕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玆
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
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
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
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天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臣雖庸謭奚容以自默況遭逢有此又可以肆其狂瞽而無所虞於罪者敢不思所以副

休命之一一乎臣竊謂民者邦之本仁者感民永命之要道非天下之至仁不足以創業非天下之至仁亦不足以守成且歷代創守之故臣已畧陳其槩有足徵也然則又奚俟於遠求哉

陛下欲保

祖宗之業亦惟思固民心而已耳欲固民心亦惟法

祖廣仁而已耳所謂廣仁者毋亦於公儉寬欽加之意而已然臣仰見

陛下大德旁敷日照而月臨夙蠹盡剔風飛而雷厲柔遠能邇好惡予奪之不私親耕親蠶蠲租禁奢之有

詔疑獄必覆讞而減刑之使一歲一行視朝有常規而奏牘之繁隨入隨閱盛德美政莫可殫述天下固已訢訢然決

聖王而

國家靈長之祚終必賴之於臣所謂四者復何議焉但自邇者觀之

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少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已漸形而亦不可不為之所者臣不暇毛擧其細而其大且急者則一曰

藩封之祿未理一曰工作之興大濫一曰刑罰失平一曰軍伍不充四獘不去臣不敢

歎

陛下以為果無所歉於仁也是則

陛下雖有仁天下之實心天下且得以其迹而辭於

陛下矣何以言之蓋

藩封之祿未理民且以為私工作之興大濫民且以為侈刑罰失平民且以為刻軍伍不充民且以為怠是

下雖無其心不幸已有其迹亦安能以其
而自觧於天下欲為國家綿久遠之福而
此等不之釐臣不可得而知也有以釐之
而民復不遂其生物復不適其所者臣未
之信也臣請得熟數於前以為
陛下持盈慎滿之一助何謂
藩封之禄未理臣聞王政莫先於親親而親
之欲貴愛之欲富者此亦人情之自然故
祖宗時廣建

宗藩豐其禄秩者非以天下為私奉在以行
其親愛富貴之心耳且當時支派未盛固
不容豫為之限亦曰後世自有增飾者今
則支派之盛大非昔比而
宗藩之需動稱不足及今不為之計數世之
後天下將益耗竭而不可救何者上人之
禄下民之膏脂也支派之盛日增而田野
之賦有限以有限之賦而周日增之禄其
勢必至於病民非仁也以日增之禄而制
以有限之賦其勢必至於偷親非孝也
陛下以仁孝治天下者何取於此臣願
陛下申明舊例制其妾御之數其有不如例者
許有司舉劾以聞一斷以法則其勢自不
容於或濫至其諸不在五服之限者聽其
明經應舉禄之以官而又限之位若
藩親不使內補者然夫服制既遠則其相臨
也便限之以位則其制御也周雖有懷三
窟之異志者亦自戢而莫逞此非惟禄可

少殺而或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括也如此
則親親仁民一舉兩得庶幾不嫌於私而
仁可以廣矣何謂工作之興大濫臣聞
國家舉事非財不濟而財非取之於民不可
是故聖王慎於造作非獨裕後且欲貽民
以富耳今
陛下自以為天下之財何如也西北之民饑饉
輾轉而東南困於征歛且告竭矣夫民之
財可竭而不可繼也

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
冠蓋相望於道路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
邑日擾擾焉奉行
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於
其間亦豈無可已而不已者乎可已不已
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
何以應之且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
則在民國貧不已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
已不得不入於盜今

陛下之民將入於盜矣柰何其不節費以裕民
乎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露臺中輟而唐
太宗監亡秦之轍一殿不為當時由之以
致富庶至今使人稱明
陛下德配堯舜嘗陋二帝於不為者何獨於此
焉不省也臣願停無益之作寬罷敝之民
則庶幾不鄰於倦而仁可以廣矣何為刑
罰失平臣聞刑之為道輕者笞掠重者編
伍其尤重者詆死然裸體笞掠為辱已極

仁人之所深隱者況編伍乎況詆死乎此
而不審甚非所為體天而愛人者也書曰
刑期無刑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
謂此耳今天下奸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
和氣且不暇計至如往者臺省諸臣言事
失當上干
天怒遂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
亦欲忠於為國非敢有他志者但意見或
少差耳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

悔過無門似亦非先王欽恤之道也且君
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方子之為不善也父
固不免於怒甚且撻而逐之矣及其知悔
而懲也則未有忍於終棄者然則
陛下獨能忍於終棄乎況及今不宥則遠者將
死於邊近者將死於獄矣
陛下果恐令後世謂此輩皆以言獲罪而死乎
臣願
陛下闊天地之量開悔過之門則庶幾不傷於

剌而仁可以廣矣何謂軍伍不充臣聞善謀國者必強其本善制夷者先戢其兵兵不戢則外夷乘其纍而尾大不掉皆自其不知強本者為之今在京之兵計七十餘衛分為三營至正統間復有十二團營之設凡此皆為強本計也邇則勢豪者選其強壯以充私役矣假其空名以籠實利矣而日以應點者則皆老弱罷病其力不足以負甲至其番上之兵則財盡於剥削力

盡於役繁又有所不忍言者如此而欲兵之強其可耶故內地有警非邊卒不可平以此示遠臣竊不知其可也若夫邊鎮之弊臣亦嘗推其故矣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糧不時

朝廷賞惠且半歸奸滑之筐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也則豪右呵譴奪去從而掠之為己有夫兵者將欲得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鎮壓之是宜其群譟而屢為[illegible]矣兵不戢而又何惑於夷之肆也抑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兵必自強本始臣願大釐此弊簡罷卒以歸農慎清理以剔姦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闢田之遺法以足餉斯則庶幾不流於急而仁可以廣矣

陛下果不以臣言為妄且迂

勑下有司擇其所可行而益興滯補弊以廣天

其仁則麟趾符祥鳧鷖歌洽光娩

祖宗道軼邃古百姓太和而無不遂其生也萬物咸若而無不適其所也諸福日集後祿永綏天德布而王道終將有傳紀所不及載者而

宗社萬禩之固國家千世之傳在是矣豈特如成周歷年八百已哉良法要道或不能越諸此然臣愚之見尚有進於此者敢申其說於

清問之下幸無厭焉臣謂人君之道莫要於
正聖學莫急於開言路夫聖學不正則無
以建天下之極其見也塞言路不開則無
以通天下之情其見也隘隘且塞仁斯壅
矣然臣見
陛下日御經筵儆嚴敬一甚者手不釋卷至夜
分始寐則所謂正聖學者
陛下固已優為矣群下建白每見嘉納至於國
有大政必反覆謀議始行則所謂開言路

者
陛下亦既優為矣但臣私憂過計竊謂學而習
其文藝也易學而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
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況帝王
之道法天立極厭終少有懈焉前美將盡
棄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
虞於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者戒之而
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僉
受敷施皋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
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之愚何敢自比
於古人而
陛下之明則兼夫舜禹臣烏敢不以舜禹望其
君父乎故臣更願
陛下究理亂之源察是非之極審慎獨之功全
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斯可
也夫是之謂正聖學壯正人之氣養公論
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雖有
不適於用者亦姑勿究焉斯可也夫是之

謂開言路夫正學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
受合人己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
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
且底於如天之盛矣於去目前四弊何有
哉是則仁以守成而其道在於正聖學開
言路如此是固無有新奇可喜之說且狂
率不識忌諱冒犯
天威罪在不赦然直意
陛下以制策求士必將有取於凱切時務之論

而不貴於勦說雷同者故敢畧獻其愚如
此惟諒其朴直而乘覽焉則臣愚不勝幸
甚臣謹對

不肖孫 九疇 裒輯

汝孫 玉璣 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一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二

豐城 李 㵢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奏疏

賀萬壽疏

一本奏為慶賀事嘉靖某年月日恭遇
皇上萬壽 聖節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
稱賀者伏以 天地生
聖人萬國慶 中興之運 貞元會間氣八月
紀 載震之祥況黃河之瑞惟清夙占
天意而老人之星主壽正應秋期 帝王信
有其真民社茲賴其福光生電繞懽動嵩
呼欽惟
皇上 至聖通神 大德受命 龍飛七澤出
鍾江漢之靈雷動八荒入繼 宗祧之重
王氣久知乎 天授 君臨允慰乎人心
文治渾皇禮樂鑒百王之典 武功弭赫醜
九代之威蕩蕩乎 仁洽遐陬而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悠悠乎
功格 上帝而若飛若潛若動若植有物皆
春 大業允固于九圍昌齡益進於萬紀
茲者金風應律玉宇澄秋華渚延祥蓂英
榮開乎十葉海籌增筭蟠挑宴啓于三洲
鼇率土以謳歌 紫禁盛衣冠之會合晉
天而稱慶 彤廷克璧馬之陳壽域宏闢
福疇時歛寶之產 龍泉之秀先時豫告
神懷玉龜獻天目之奇應期載彰 帝春况

夫捷書迭 奏于南北而 祈典頻應乎
兩暘信皆平格之徵允爲 遐昌之慶蓋
自我
祖宗以來惟今爲盛而遡彼 皇王以上在昔
稀聞豈曰年茲軒齡數過周曆而已哉 臣
等 運逢熙泰 德荷生成喜近 龍光
愧乏千秋之鑑誠均虎拜恭稱
萬壽之觴伏願 英授 泰元 禧延 昊極
位九五而永治 年萬億以長生華夏蠻貊

率俾人人戴 堯天之浩蕩 祿位名壽
必得歲歲瞻 舜旦之光華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忻戴祝頌之至謹具本親齋奏
賀以 聞

乞恩疏

奏爲艱乞 天恩溥錫典以廣孝德事 臣
等竊惟 明王之孝治莫先於錫類孝子
之至情莫切于榮親逮者恭遇
皇嗣誕降 恩詔渙頒草木增光海宇生色伏

讀 詔書內一款云兩京文職未及三年
考滿幷在外三年考滿無過者俱與應得
誥勑又一款云兩京文武署職試職者俱與
受實仍與應得 誥勑夫臣子署職試職
及未考滿考俱先給與 誥勑誠亦曠蕩
無涯之恩矣 臣等自思草野菲才叨中甲
第 陛下親御 文華殿選試俾進學翰
苑且命增刻 試錄以示天下 恩遇俱
出常數作養今已二年崇不加修方深兢

悌豈可更有希冀但念臣等父母教子未
嘗不以報　國榮己爲心而臣等幼知誦
習亦未始不以忠　君顯親爲念今臣等
父母存者年皆衰老來日無多誠恐後日
雖有微勞叨與榮典而風木興悲竟亦何
及且今臣等擧進士如李學顏等已授各
部主事如馮天馭等已授御史評事博士
等官無不獲被　天恩各遂榮親之願而
臣等地切瞻依乃今獨不蒙與此人子微

情愈用激切者也又臣等查得嘉靖卷年
試御史張恂等二十人遇　詔乞
恩封贈父母欽蒙
聖旨既試職在未須詔之先待實受後給與他
又嘉靖七年試御史鄧顯麒等題
詔乞　恩封贈父母亦蒙
聖旨俞允今臣等雖未受官與張恂等事例
亦甚相類況懿典出自　朝廷猶在天之
雨露惟其所被即爲恩澤夫豈可以例拘

者執伏乞　陛下俯念臣等全此犬馬之
分俯察臣等全此烏鳥之情　勅下該部
查行俟臣等受官之日各照本官給與應
得　勅命則微勞雖未効于他時
恩典已共承於今日而幽明感戴　天恩于
無窮矣臣等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
孝烈皇后永寧安奉畢奉　慰疏
恭遇
孝烈皇后山陵事竣安奉禮成者　陵宮既

閉　椒殿長辭凡在持載之中實共哀慕
之至仰惟
皇上　乾施配德　坤儀軫懷謂贊治無時
至孝昔共承乎　宗廟而作配　皇極　懋
烈曾獨著于　宮闈故襄事之典雖成而
追悼之情猶切然時方溽暑
聖心未可過煩禮已終　虞　哀思實宜勉抑仰
祈順變俯睠含生斯乃　宗社萬萬年無
疆之慶也臣下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賀平張璉等疏

奏爲恭 賀平逆事本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等接到邸報聞廣東逆賊張璉等就擒
地方平定臣等誠歡誠忭謹頓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天心眷佑 聖武布昭捷書早
獻于南陬喜氣高騰於 壯闕人神協慶
中外胥寧恭惟
皇上 心與 天通 道符 神助 德威讋
著一統文軌于華夷祥瑞駢來四序允徵

於化育蠢茲嶺逆敢抱 王章始鼠竊以
偷生遂蜂屯而恣虐毒流三省事達
九重乃廷議之僉同果 天討之遄及渠魁
授首兵未合而寨壘宵移醜類潛蹤民已
安而瘴嵐晝熄釆微羞稱乎一月舞羽何
取於七旬蓋告諸 廟而信 皇威之有
存傳諸史而見 至仁之無敵者也臣等
職叨留省賀阻清班准蔡爾清愧乏韓愈
之頌江漢底定慙續召虎之詩伏顒
帝祉延洪 皇猷允塞五兵戢而七德布草澤
無桴鼓之驚 萬壽永而百祿臻 宗社
衍磐石之固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忻
躍屏營之至爲此連名具本專差舍人賫
捧慶賀謹具奏 聞

賀雨疏

奏爲恭賀靈雨事項者兩澤愆期異風時
作
皇上爲民請命虔禱于天又遣臣徧祀

諸宮誠積匪懈果次日壬寅雨越旬日癸丑
又大雨霑足臣等誠歡誠忭謹稽首頓首
稱 賀者伏以
聖主憂民旱暵咨 清壇之禱 皇穹眷
德明徵數靈雨之祥慶仰頼於一人澤徧霑
於四野潛通不爽昭假非虛茲蓋伏遇
皇上 盛德配 天 至仁育物
身居九重之上而 念切於時艱日總萬幾
之繁而 憂先於民瘼謂時喻立[illegible]

雨之來零乃氣若恒暘且異風之間作歲
功曷賴時沴或生秘典特修旣籲祈于
上帝 靈宮徧告復奔走乎群工期矜頓於
終諧積 至誠而獨切風霾果息於詰旦
震驚應在地之雷油雲載布於浹旬霢霂
沛自郊之雨爰霑灑於入夜遂盈滿於涸
辰貳麥滋而大慰乎黔農百沴消而兼清
乎塵塞何須嘆酒轉 洪造於域中不假
焚巫斡 玄機於掌上蓋求之輒應共知
天道之弗違而感矣遂通益信 帝力之有
自也臣等俯同 霑被仰藉 生成為雨
為霖愧無裨於涓滴旣優旣渥喜有卜於
豐登伏願 五位尊榮 三光朗潤
壽萬歲而又億歲 地久天長耕九年而餘
三年家給人足 宗社衍盈成之運海向
豢樂利之麻臣等無任忻躍慶忭之至謹
此謹具本親齋奏 賀以聞

謝恩疏

一本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吏部右
侍郎欽蒙
聖恩改臣今職臣於某年月日到京除赴鴻臚
寺報名朝 見謝 恩午門前叩頭行禮
外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佐銓政於南曹久慚曠職拜 綸恩於
北闕俄改近班兼銜列翰學之華視篆領詹
府之重叨承已過循省曷勝切念臣文學
迂疎才識謭拙出逢 明聖入對 大庭
仰塵一覽之榮擧批以讜援寘二甲之首
併刻乎文繼選試於 文華遂與讀於中
秘故常感遭際之異亟欲効報稱之忱顧
史館十年竊祿徒懷乎鉛槧而成均兩任
作八無效於菁莪頃濫留曹盍宜幽黜何
期 恩遇更被殊榮盖卿貳雖同而北曹
則 天顏之咫尺學士[illegible][illegible]而東府尤地
位之清高聞 命自驚[illegible][illegible]非誠[illegible]盖伏
遇我

皇上德備上聖 業茂中興 明哲知人無㣲
日月之畢照寬仁御下有若 天地之兼
容以是庸愚得從 恩召自幸冒霑於雨
露竊知感會於風雲捧檄而出 金陵異
史遷周南之感彈冠而趨 玉陛慰子牟
戀 闕之心餘生可捐 厚德難報臣敢
不益念昔蒙拔識今荷 甄庸思罄竭於
涓埃務勤劬於夙夜迂踈寡學期惟行其
所知謭拙無才誓益堅其所守爲裨

高厚敢愛髮膚伏願
聖壽彌增 天麻滋至聲教迄而夷夏緝寧
撫鴻圖於一統 禎符應而民物熙泰綏景
命於萬年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
戴之至

賀冬至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某年月日恭遇
長至令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言
竊稱 賀者伏以陽回子半氣節正而氣轉

手一元日至陸南百順生而祥延于 五
位月啟仲冬之吉 廷陳亞歲之儀
璽御極而當陽四方交慶時由復而進泰萬彙
昭蘇 福祚無疆春陽有俶茲蓋恭遇
皇上 心涵真始 道契太初 體元而撫
辰 對時而育萬物 保和以靜 淵默
啟在地之雷 敷政惟剛 光明揭行天
之日 中國尊而正人進陽道方亨外夷
畏而妖孽除陰邪盡伏故人樂嘉靖之治

合畿甸要服而咸寧 天保 皇運之昌
歷三十六年而愈盛乃茲迎至載啓 熙
辰氣應黃鍾莩管飛而八風從律象占蓍
昊星昴見而七曜聯珠祥書曾觀之雲豐
年豫兆剌添漢宮之線化日舒長斗建已
正夫周元㸌回不假乎鄒律況及時而
南郊報祀 天享 明馨且應期而
西殿告成 帝綏玄漢瑞徵豐見恊氣交通
蓋剝復循環遡月令之來已舊而 神人

闓懌在 今日之遇則奇也臣等掖𢡟茹
而彙征仰蒙 洪造進襪履而偕慶敢貿
明時才雖之乎八能情實均於三祝伏願
道隨陽長治與日升開旅而玩義爻 養元
和於七日察璣而齊舜政叅功化於兩儀
一人建龍德之中萬禩介龜疇之福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忻戴祝頌之至為此謹
具本親齋奏 賀以 聞

賀雪䟽

奏為慶賀靈雪應祈事仰惟
皇上以冬令既深雪未霑足特消十二月初三
日之吉內壇啓事虔禱於天乃茲初五日
子刻瑞雪果零丕彰明眷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禮肅 瑤壇
五位歷時禨之禱雪飄瓊液六花呈臘侯之
祥兆民仰賴于 一人重玄允綏乎百福
感應不誣信順斯徵茲蓋恭遇
皇上 德叅造化 道贊神明奠兩儀而位乎
中錫萬民而歛之福三靈丕佑而曰雨曰
暘曰寒曰燠率無伏而無愆萬國咸寧而
若織若甸若要若荒皆相生而相養然
聖心每屢乎民瘼而先憂常切乎時艱謂節已
小寒四序之期將暮顧雪未大霈三白之
瑞尚慳爰申百工特昭事乎上帝乃啓秘
典因徧告乎群神 誠格玄穹果天心之
響荅霰集午夜致靈澤之霑數應 明限
而不踰灝臘候而非偶祥占宜麥縞縞連

四野之輝瑞不封條片片為 九重之澤
蝡蟠藏而三農有望轉氣候於惟和烽燧
息而九塞無塵幹乾坤於永泰諸沴悉祛
衆志攸安蓋聖人與下民同憂乃無事而
不豫昊天與
聖人合德故有感而必通信所謂治民而民以
安事神而神必格者也臣等共叨近列又
荷洪恩紀事而咏時祥賡懸白雪之曲感
時而思 帝力裁賚黃竹之歌誠願

明貺孟綏天心永春風調雨順術太平於千
禩而 治邁虞唐海宴河清集純嘏於一
人而 壽齊箕翼臣等無任忻躍慶忭之
至為此謹具本親齎奏 賀以 聞

辭朝赴任疏

謹 奏為恭謝 天恩辭 朝赴任事近
該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官
推題奉
聖旨李璣陞南京禮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 恩無任當即恭詣 廷陛叩謝
訖茲當起程赴任益切感戀之情除赴鴻
臚寺報名陛辭外臣誠惶誠恐謹稽首頓
首上言者伏以命拜 九重禮典留曹之
雋程分千里心依 黼座之尊省分自知
其踰涯感 恩實深于刻骨切惟南畿地
視豐芑官曹並重於兩都尚書官比斗樞
禮省僭尊於六職章程立諸司之準衣冠
奉原廟之遊故位長非須能其官庶端風
化之本而陳其數必知其義非徒玉帛之
云乃如臣愚何足比數早濫科甲選吉幸
進于文華繼忝詞林司教繆專于國學出
貳南銓之政虛歷三年入視東府之章竟
無一善自分難逃乎黜罰何期更冒乎顯
榮茲蓋恭遇
皇上 聖德中興 睿資上達紹統而配
二祖定禮而鑒百王然猶廣于求賢而不忽于
恭抑且恕以待士而不責其全遂使顓蒙

亦叨旅晉茲者違顏咫尺就道倉皇雖南
北殊疆地有分於遠邇而犬馬戀主心無
別於去留況陟降日監于 天威敢須臾
或怠乎臣節是當正身率屬守職奉公
祖宗遺教具存期寅清于夙夜神人重責攸繫
庶和協于幽明畢殫俎豆之間少助干羽
之治伏願 中和建極 沖默凝神禮樂
偕而皇化行自識而旬而要而達之於蒼
滅福祿備而仙算永由百而千而萬而進

之于億齡臣無任感天荷聖懇切屛營之
至爲此謹具本親齋奏 聞

表

賀元旦表

伏以凝景 天開三陽交而成泰洪鈞氣
轉萬彙作而咸亨故寅正夙重於夏時而
元會昔傳于漢典矧斯芳節適際 昌朝
龍飛紀二十九年之元 令允和於布象虎
拜集百千萬國之衆慶益衍于履端 日月

光華神人闓懌恭惟
皇上 心含泰始 道配乾純 體元以撫三
辰 對時而育萬物乘陽布德法天軼美
乎放周置閏授時愛民比隆於堯舜 神明
假而金甌永固物樂春臺夷夏戴而 玉燭
性調人熙化國茲當上朔恭賀元辰 風氣
知地脉之和灰飛太簇纏次見 天心之
順宿正尾參且歲德在庚天道逌 釜用
肇之運而日元當丙人文符

[illegible]之年集[illegible]於 九重 溥長春於
合梯航畢集況逢大觀之期禮樂 隆其
覲 中興之盛望龍軒以踴躍冀 喜溢
乎臣工捧鳳曆而謳歌春回歡騰以 黎庶
蓋際時有道允邁三皇之如春而歸 服無
彊誠兼五帝之享國者也臣等遭 之 明
盛忝列成均運際璇衡吾道喜隨 陽而
進長化數棫樸士林將偕群蟄以 蘇生
成共戴乎鴻休鼓舞實同乎鰲忭仰 願

膺時撫運 握紀當陽 保豐亨于日 中
濟光明於天下 堯年 天保 聖 壽與
聖祚並隆 湯德日新 文運與天運俱 泰

廟成捧 主 賜白金綵幣謝表

大孝饗 親增耿光於 九廟 明 王盡
制引 昌祀於萬年幸叨駿奔之榮顧辰
駢蕃之錫慶仰關乎 宗社感俯切于淵
氷茲蓋遇我
皇上 撫運當天 承祧慮

祖[illegible]聖明兼手述作愛敬極於尊親謂報本[illegible]
源　國之大事在祀而會通從道禮之大
經惟時　清廟咼新　神靈豫悅　九重
薦其明德思繹　鴻圖萬國合其歡心
謀貽燕翼　孝昭不匱　慶衍無疆臣樂觀
縟典之成恭與顯相之末肅雍秉德分俎
豆之餘光優渥沾　恩辱　乾坤之廣施
出精金於　御帑秋篋頒盈　降巧織於
天孫　命服增采十襲知愧三錫為榮臣

敢不奉揚　孝思勉竭忠悃志期用世誓
鍛鍊而愈精　治贊垂裳祈彌縫於少補
伏願　純孝罔違至治馨香　天保其和
聖壽同岡陵之固　神錫其類
宗祀等天地之長

分祈　賜綵段鈔謝表

某年某日恭遇
皇上大祈民食于　上帝下寵命臣某備員分
祈某宮伏蒙
聖恩賜臣綵段二表裏鈔五十貫者臣誠惶誠
忭貞首頓首伏以政先民養　天心彰七
月之亟勤禮豫春祈民命培萬年之基本
要法遠傳于千聖曠儀夙舉于百神精白
承休便蕃拜　錫恭惟
皇帝陛下　志純法　祖仁茂動民上參化育
之功幽贊神明之德謂四民以農為本慶
莫大乎有秋而八政以食為先　心恒所
其無逸　恩祈玄造利溥蒼生繆令朽拙

之資榮與任使之末靈壇攝事曾無夙夜
之勤勞　宸極覃恩荐被　乾坤之優渥
綺文耀日分巧織于天孫鏹楮堆雲出珠
光于　帝帑蓋揣分知無功之愧而遭
時慶有事之榮戴　德實深名言莫罄伏願
精誠罔違百神永綏太和旁流三農就緒岐
穗懋稱於漢共歆有道之長倉箱盛擬於
周快覩無疆之　臣無任感戴陳謝之至

賀大朝門戊表

伏以 熈運〻天闢〻門排新而鴻圖增
重 崇規 地闢〻朝儀〻而駿業重光
示 表極於四方肅 具瞻於萬祺
宗社攸頼夷夏均歡茲盖恭遇
聖上 德配兩儀 道超千聖出應五百之會
入繼九五之尊 洪仁溥而萬姓咸安功昭
樂利 至誠假而三靈丕佑化達幽明〻
聖文布神武彰威德遠暨於方外天符出地
寶應祥瑞紛獻於域中盛治無虞人心愈

久愈固太平有象 國統彌遠彌昌乃者
宮室呈祥 朝堂經始禮卿奉 綸音而
恭議冬官遵 宸斷以程能將鳩藝而肇
蔵工乃審時而先門建掄材輸石爰庀役於
經年跨地擎天遂告成於茲日嚮離而開
寶座門擁翔龍鎮坤而矗金垣樓儀飛鳳
傍翼廊廡中帶橋河榜揭金鋪閶闔嚴星
辰之璀璨棟看玉立蓬萊接雲氣之絪縕
闕觀對峙于東西甬道周廻乎左右旅分

窈窕衣冠列文武之宜陛隔嵩嚴鐘鼓定
珮環之節翼翼何遜於商邑將將上應乎
微垣仁愛奉 天眷之隆周殿行觀乎昂
建構堂繩 祖武之舊舜門先闢於離明
盖彰矣能傳 神啓 中興之業而 述
矣有作人仰 大聖之謨者也臣 某等職
忝階墀器慚榱桷仰 奐輪而拭目俄驚
不日之成入 高大而鞠躬切戴如
天之覆情深燕賀心共藝懽伏願

皇業日〻 聖躬 天保 永福永壽永祿
尊居而永治敎之權同軌同文同倫 端拱
而同華夷之戴迓 玄厤於日升川至衍
明祚於地久天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喜躍慶戴之至

冬至表

伏以 天元〻辰而星昴中亨復肇一元之
氣日南至而天統正昌明介五位之祥陽
和再始乎歲功寅賓式昭乎

聖化儀陳亞歲喜溢寰區茲蓋恭遇
皇上道合陰陽 心涵元始胥百王而建極于
上參兩儀而成位乎中動當 天心六氣
協庶徵之應政脩月令七政安列度之常
符瑞紛獻於八荒人孚神眷 治功盛餘
於三紀內順外威乃茲冬仲之期屬扃履
長之節陽回鳳紀氣轉鴻鈞 玄衮瞻華
燧續漢宮之線黃鍾候。律氣飛緹室之
灰書雲兆應于豐年閒旅慶清乎絕塞民

子來而大工集忻逢化日之舒士朋進而
衆正登共喜陽道之長生意潛回於碩果
光華先動於莢蓂雙闕生輝瑞色映天中
之日四衢擊壤歡聲殷地下之雷
皇慶共世運以孚嘉 帝德同光天而覆育 臣
等無憖君子幸遭際而竊附於得與出泰
清班倍舞蹈而慶偕於進履仰荷生成之
造莫申祝頌之誠伏願 福與日新
道隨陽長自復而臨而泰 九五位永納祜

而膺 天兼皇若帝若王萬億年常對時
而育物昭受泰元之英茂膺洪範之嚮

賀殿工成表

伏以 宸殿重興一統撫乾坤之盛
御題新揭萬年昭日月之光蓋運屬中興功
常啓于 天意而主逢 上聖事必恊于
人心慶衍家邦喜騰中外恭惟
皇帝陛下 生本 天縱 出應河清 遠接
三皇五帝之傳入繼 二祖七宗之緒

奉承至敬以事 帝而有翼有嚴本達孝以
光而善繼善述文修武振治化洽百代之全神
格民懷和氣集四靈之瑞握圖煒赫受命
溥將乃者營室天開明堂地闢蘄呈工匠
經營爰及於三年氣接蓬萊規制式增于
往日淮海輸神助之木庶民協子來之誠
聖衷立而帝座中開壯麗居北辰之所崇
為憲而承宸訓特出森羅照東井之奎吳
[illegible]奐美輪孝仁愛上承[illegible]天眷肯堂肯構

創建仰恊于　光獻蹡吉日而告一廟郊
列神歆喜渙綸音而　詔海宇群庶歡傳言
信乎萬國會歸之區而永爲　一人歛福
之地也 臣 某等 心歷燕賀跡阻龍墀誦翼
翼商邑之詩徒深仰歧咏秩秩斯干之雅
莫眈揄揚伏願　仙社茂膺　皇祚益固
凝鴻庥于昌命詒燕翼于豊謨　端拱而
壽考萬年長握
天皇之籙履尊而本支百世永綏神禹之圖

賀雪表

伏以　聖人作而道協貞符休祥播于四
海　皇極昌而治隆熙皡嘉澤溥于萬靈
信精意之昭孚知天心之蠁蠁重淵提福
六出飛陽月之華玄律迓衡三白表豊年
之兆　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茲盖恭遇
皇上　神智天成聰明時乂廣居覃庇萬間騰
寒士之歡温纊流仁千騎壯窮邊之勇四
暢交而陰陽得九經立而位育臻念切民
依憂先歲事雖春候尚遠農曆未興謂名
雪或愆民生斯摯　虔修祀典豫叩
玄穹　靈既默宣享徹俎豆粢盛之外
至敬旁達誠存夙夜淵穆之中明賜遂晉於
良宵令節况符于大雪聯翩飛灑同雲合
而炎風不興榮積繽紛陽谷凝而焦溪冱
涸曙分雙闕光晃九垓瓊樹花生仰玉龍
之肇覃瑤墀庭列見銀漢之揚輝宜麥叶
頌於堯年瑞看盈尺同韻豫書於周史冷

息遺蝗盖太平鮮寒爐之嗟而賡歌謝黃
竹之咏也 臣 叨官費校竊祿師儒偕率獸
於虞廷生成有自誦雨雪於周雅揄贊無
能伏願　懋道冲玄　基命宥密　五氣
順布蒼赤奠而海宴河清　百祿永綏胤
祚昌而竹苞松茂

辭吏部尚書表 代作

某年某月恭遇
皇上以 臣 爲吏部尚書者 臣 自天聞一命無地

措躬切惟冢宰八座之尊選部六曹之首
掌建六典統率百官非公明足以辨材則
九流斯曠非德望足以厭衆則四海曷均
自昔匪輕于今尤重事有關於隆替義不
容於幸叨如臣學術荒踈才識短淺繆忝
科甲誤受　簡知自畢散而薦陟臺端起
廢閒而榮司筦鑰頃　恩命之下逮俾宰
職之重司去　國十年趍　朝萬里行不
逮志正深瘝曠之憂寵已逾才此有盈滿

之懼豈期　睿拔復被庸流仰戴　鴻恩
生成不殊于天地俯惟蟻悃戰兢益切于
淵冰雖義誓致身悉惟東西之　命而事
圖陳力當審就止之宜若貪榮而冒居必
顛躋而速謗況茲冢宰之任其可以臣之
菲才處哉伏望
皇上俯鑒丹衷垂收　紫渙容臣仍領舊職[illegible]
安一得之愚別選英髦用精一時之選[illegible]
庶幾任不踰分位不妨賢之朝有得人

瘝而逭免濫官之責矣

代吏部尚書謝表

某年某月某日伏蒙
聖旨以臣為吏部尚書者伏以治開　昌運
聖明際千載之期職重吏曹風雲慶一代之
遇遭時非乏荷　帝獨隆樸遬悃陳將祈
天而錫允　溫綸存至真踏地以懷慙臣功
惟選部首冠六曹尚書統率百職賢才品
藻世道賴以隆汚冢宰抑揚人士視為進

退惟人是信毀譽或以失真將法是由賢
愚恐致同滯故徒法不可得士而舍法不
足抳姦必酌于人法之間庶得乎激勸之
道非才望如
聖諭曷稱塞於　明時伏念臣迂拙無能樸忠
自守繆登黃甲久玷青班早職諫垣直何
有於匡補繼忝藩岳政未懋於旬宣臺院
三遷荷　簡知而忝司總憲江鄉十載誤
收召而榮任本兵再轉西臺爰離南郡州

惟四枯生朽之遇真衛天高地厚之
恩衰驥負慙殞糜莫報方進退之交惕忽
涣汗之攸臨成 命莫回拜 恩知懼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憲天興治紹 祖垂庥農桑勤艱難
之思禮樂建中和之極龠受知絆守拙者
幷容求舊若湯在遠者不棄遂令末品叨
與清衘憂切負山愧深越俎臣敢不勉酬
鴻造誓竭駑才薦賢從公守法加慎明雖異

彼氷鑑尚籍 睿哲之休信誰守此權衡
少助 公平之治伏願 一人有慶四海
無虞
聖壽延長開太平於千祀真才華出登至治於
三王元首明而股肱良再覩賡歌之盛
天地位而萬物育永效嵩祝之歡

不肖孫九疇 彔輯
玄孫玉鎡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二終

勸襲之

皇上設科屢

詔精選射主多算而又

命有司校文主明將略所以收全材務實用銷

萌保治之計甚至也臣承乏茲役日惴惴

焉以無能稱塞

明詔是懼乃按依

令格分閱而合校之則見諸士所爲文莫不

善明孫吳指要陳說形便變合之略有餘

思焉信非虐言勸襲者及桑之射則又命

的中力貫侯騎踔維律稱雄焉乃相喜嘆

曰是不庶幾全材乎何士斌斌具美若斯

也昔兎罝歌赳赳武夫曰公侯干城言技

也曰公侯腹心言略也而本其繇則棫樸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文道化成士材

美乃如此我

高祖至揭之
訓諭焉豈不稱善教無忝師任者哉余自結
髮為諸生敬誦厥遺事即恨不生其時立
館下繼濫宦籍又常嘆諸公不復出今之
時得叅佐其下風也嘉靖丁未冬余叨轉
宮允来主司業事時則六峰周公為祭酒先
是寔有言曰周祭酒善文學恂篤而廉介
以身範多士不私狥學政井井有條焉余
叅佐浹月則私念曰信哉人言余即不及

見文毅諸公以今竊觀公宜不是過也無幾
何不得私者倡簿揁公聽者誤之口于
上而公亦即日疏解職
上下其事比部訊無左驗降
令若曰祭酒周某無罪其仍主教事士人乃
咸喜相謂公得直而公則又疏疾力求去
於是諸官屬生徒胥謁余願請留余識公
志決不欲請已慨然嘆曰差斯所為公哉
夫君子進以行道退以明志進退之節褒
即他材諝何述焉余嘗怍近時人士或一
遭言劾鮮不列疏辨訊其然則曰匪官白
白吾心跡也乃白矣顧晏然故職斯又何
以謂焉夫進禮退義一而已是故不諒其
進覘之退公之進人或莫諒者今其退謂
不足覘乎公羞又嘗語余曰文毅之辱文
安之謫吾獨惜其去不豫德懋非見幾明
決黨禍豈其獨全嗟夫余誠昧于斯言然
書則公志見素定矣他日論諸名臣安知不

有衆公並稱者今即去矣所以振頹俗遺
教者士豈其微哉諸官屬生徒竟又詣公
留公果不答亟凡三上得
允言浩然去

壽大師相存齋徐公六袠序

歲壬戌少師徐公壽六袠諸君子仕在留
都者謀走使合幣以為賀謂璣嘗濫館末
侍公之門久不可以無言璣惟壽生道也
能廣生而後能自生是天人之應也廣生

莫大乎相以勢得行耳然成務以學而患
乎其迂也辟紛以才而患乎其僻也措事
以節而患乎其矯也廣納以量而患乎其
泛也四者有一焉求以生乎一方之人且
不可而況天下乎我少師徐公弱齡悟道
不特文藝之優及第後尋外補又日懋而
加積焉世以講學至者一見各失其所挾
而天下不敢以為迂司刑刑平司學學振
已而典邦禮敷
綸制隨應郭裕卓乎一代之宗工而天下不
敢以為僻擯落于外者十年俛首職業絕
扳援之心繼登館閣顯顯矣而守正潔身
訖如其素天下不敢以為矯生平好引進
後學未嘗以己長掩人其才賢稍異者則
進之恐後而片言或善亦拜而受之真休
休乎有吐握之誠而天下不敢以為泛矣
不迂學正矣夫不僻才全矣夫不矯節貞
矣夫不泛量宏矣故

聖天子獨簡在焉一品五考魚水之投日篤而
公亦夙夜匪懈凡民生之休戚邊情之利
害君子小人之進退事關國體者極力調
劑於其間蓋聲色不露而心獨至矣是以
百度惟貞四時允序君子小人不相猜而
南倭北虜之[illegible]漸以息海之內得遂生生
之頤實公有以生之也嗟乎天地生萬物
萬物生而和應焉天地之壽以之矣君相
生萬民萬民生而和應焉君相之壽以之

矣公年耆而健聰明不異于少時日直酬
撰者百端或繼之夜無少倦要皆得於天
人之應也故曰能廣生而後能自生九月
二十日在公為初度距八月
望誕匝月耳壯闕之賀嚴而東閣之宴開中嶽
之呼停而南山之什進諛相次也又豈偶
然之故哉蓋天開一代之治以生斯民有
是君以主之必有耆壽之臣以輔之
皇上治歷四紀受命彌長而非我公出應五百

之期則明良不交
國家悠久之治何託也是則公之生固天所
預焉厥有明徵者又烏有天意所屬而不
長世也乎然則公之壽蓋未有極而今日
六十之賀固其始事云於是諸君子皆曰
然遂書之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天文辟則水也隨地賦形用至不一矣莫
不有道焉學未明乎其道則言各狃於[illegible]
之所及而不見於所不及或失則偏或失
則駁詞旨紕繆亦何所藉於發明而其甚
又果於叛道挾其押闔之口徒以擬襲於
其外是則古謂虛車雖以覆辭焉可也乃
或陶鑄既凡才非天授則內見雖融詞不
足達而強類譔述斯尤無足觀也已求以
行遠奚可哉向余讀學中秘蓋嘗覽觀古
今之際莫不代有作者而究其才若學兼
吾於宋得曾氏南豐焉南豐之文才天授

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言成章
有斐而彬彬焉衍裕雅飭誠足自名其家
矣及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之
六經詞有厥源異乎據襲是故書數之作
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代言諸制又
皆詞嚴理正粲之典謨無愧焉蓋並學不
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衡而純無
偏駁之弊者如公蓋寡矣嗚呼非豈可以
易言乎嘗即公所為學記者觀之公年十

五篇志六經之文矣已而周流于外晚仕
于家皇皇不暇息而一有間無不力于學
則公所深造自得而言有本者誠非偶然
矣世之士無其學而肆言非其才而妄作
劾鞏接踵務以欺人而卒之自誣不以反
其本此其弊至今為甚而公之集尤不
可以無傳也公集有元豊類藁五十卷續
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刻久矣續藁外
集成化間刻之于本邑無錫安氏遍選其

粹刻之乃侍御黄君伯容謂未之廣也又
板多脫繆爰檄蘇守王君翻刻之由屬余
以序夫學未明道而才之劣宜莫如余者
何敢序公之文哉侍御君之請不可虛而
因識其由如此抑以見吾景仰之私爾侍
御君察吳中風裁籍甚而雅意于斯文此
固其一驗云

壽宮保太宗伯筠泉吳公六袠序代作

余觀老氏書其論久視長生大較以致虛
居弱為本世之尊其術者往往取明效於
谿谷之間乃洪範所論五行德福之際則
又歸諸高明正直蓋嘗有感於衆而無以
發也以今觀於宮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其
宅心蒞政有高明正直之德而受知
聖主躋秩保傅行年六十名壽方隆箕疇之義
灼然不爽矣而余前疑遂亦為之渙釋焉
夫扶輿正氣寔係壽命之源惟剛中而不
詘故培引為有常爝火之焰不能朝夕仰

星河之暉者亘終古而常新蘼蘿之華不
逾晦朔問老松古檜之年則老於場圃者
未之達蓋法象之高朗貞固者亦後物獨
存而況於盛德乎彼老氏所稱弱志弱形
之義夫亦外脩短齊谿谷搏盈以却患焉
耳豈謂剛方蹈曲自棄於先王之繩墨而
以徼福於天工者哉公貞心直道率與性
成自常布時已確然有不可拔之操及第
以來歷官詞苑參深蓄學久而彌安暨位

常伯直

[illegible]益以忠直為[illegible]

上所倚毗蓋非特以文章際遇爾也凡

國家諸大典禮可可否否公獨以身任之酌

古從時無弗稱

淵懿而每遇明祀公尤卹體

上旨率先諸曹無敢怠其精明之實真可以格

諸神明至於剖理部政則又素諳典章恪

守弗撓諸以私至者一無所容其干請乃

君與世酬應雖性不苟合而出口見心[illegible]

善忘過使君子恃小人恐挺乎社稷之[illegible]

之風焉蓋其遭際

聖明危言危行無所事於致柔而居弱且德崇

業廣孳孳惟日不足誠有合於箕疇之三

者持此以多歷年所永贊

宸謨非倖也昔虞庭壽考之臣若皋陶稱九德

則多直簡剛塞彊義之目而武公年登[illegible]

耋衛人詩其德至擬諸竹簀之堅剛文[illegible]

友上下之間所以文相勖須[illegible]

高明正直之誼者固如此公之德業無[illegible]

余以年末辱官聯竊欽我公之盛而未之

能逮也適公門人李君等以公誕辰在三

月二十五日屬余序之愧余菲劣無能繼

淇澳之歌而公之所履所秉固以[illegible]諸虞

臣無讓矣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送少參頂山張年兄提調太嶽序

明興有天下碩輔鉅彬繼踵起其勲猷施被

寰內後先載記牒可考至指[illegible]餘

較其材效擅著一代期底回忠[illegible]公余

自諸生稍有識即心嚮往之然莫究所設

用及覽其讀中秘跡求外勍事則又莫不

歛袵興嘆也曰嗟乎斯所為忠宣哉夫大

道隱而世教微士鮮特立類卑俗取

榮名即內心所不欲亦浮沉中縮莫奮決

如是而冀幸其樹立曷由焉乃忠宣獨信

行所見不狥俗為偃仰斯其志卓絶與洙
泗抱尺寸者異倫矣故余嘗謂忠宣功造
不當睹之營視邉徼兵曹日跡其抗䟦鮮
史職雖古伊皐之倫志蓋蔑易此哉頃山
張子偕余史館十年矣頃請[illegible]史事以外
秩自見乃得
命擬調太嶽行夫弗世俗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其
志蓋其見與忠宣易讓焉偃人語曰來韓
覲芳未器觀材謂士當定志于擧此持張

子志即忠宣功造可敗候翔太嶽一方何
有手且過主嶽事者東洲崔公亦古史氏
往公嘗謂入太嶽奇勝多所得余側聆遐
慕然官守則羈無由一騁發其耳目令張
子官其地得朝夕至乃其志不大愜哉夫
今論史事者孰不稱善史記遷之由固阻
志所發憤卒以垂世宗憲至源馬遷所自
蓄學加造則周流山川之助亦何可誣焉
觀其自叙南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

沅湘北涉汶泗齊魯夫沅湘九疑孰勝太
嶽即環寓諸名區推最矣然則馬遷當時
周流雖博而茲山所得豈其微乎張子讀
中秘書供奉史事久乃如司馬氏周流山
川未能馬茲繼崔公往之楚陟降天柱紫
霄諸峰賞心發智將益闡所蓄又非若馬
遷於漢莫効行其志異時樹實流聲俾天
天下誦述曰忠宣張子茲自史出又並能
有建豈為一代後先倚重顧不自茲行始

乎别
聖明御極核治求賢外政最罔不拔之內近事
可睹見如崔公其一焉以令張子推之固
不呫呫較轉擢外內者然而績懋譽聞行
且內
一召矣即張子安外効不欲為崔公之入抑何
可得也張子告別同館者壯其行屬余言
為贈且以要諸久云

宗藩白貴孝行序

志載瑞昌府奉國白貢孝云白貢刲割股
救母疾父疾亟又剪臂救滲之變父以逮
運即辭爵求代不之告不娶
皇上聞而旌之卒戚酒芝瑞大史氏覽之嘆曰
休哉艱哉是孝之純而治化之淪洽也夫
古明王明訓理天下務孝焉先王五刑莫
莫大不孝余嘗疑古人何諄切乃爾及察
之人則盡倫圯教如漢誼生謂誶語德色
者不幸時有之乃知孝性也慾勝則遷刲

貴者驕富者侈歟是故慾亡性始著其[illegible]
在已化振俗始淳其責在上
明興鼇亂崇化諭俗以孝
列聖纘承刊孝順事實五倫書化誨宇內用是
風行海流即宗藩莫不喁喁企嚮往山西

靈丘府以孝被
旌代振俗淳厥有顯徵而靈丘能以孝聞近
亦雖已然以今白貢事比較又何如也[illegible]
嘗知孝股臂毋割即孝順事實中所稱[illegible]

加刲且辭爵代父必告後娶春秋易四十
餘鰥居耶夫亡慾率性以孝順乃親將危
庶幾之乃白貢奉國貴矣世祿富矣顧驕
侈弗萌守訓敦孝以無貳
列聖無悖于古明王終其身弗遷斯謂純孝非
歟夫其滑温辭孝子之跡節也犯難易[illegible]
孝子之致情也是故祀酒産芝瑞應斯協
天地且動刲而人乎有司上其事

皇上遣官降

勅褒獎下上交孚光流志載靈丘事或難乎安
矣厥惟休哉昔河間惠王能脩獻王之[illegible]
母喪盡禮哀帝褒詔增封以表儀宗室東
平王入朝稱居國樂善明帝嘉賞厚遇之
夫孝百善之長而教之本也東平言耳[illegible]
曷寔考焉信樂善矣孝如河間不未知也
河間即孝矣亦安有割股臂辭爵停娶
耶故余嘗慶

國治之淪洽宗藩慕化陋漢軼古思以彰之

謫又思為白賁作傳同東平河間事行世
用起末俗未之及聊繫其説而用歸之

壽宮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袞序

士君子出而膺一職之寄孰不有賴於民
哉而語其大則莫先之禮焉夫禮統綜天
人順遂萬物其體至大矣而要之皆繇於
人情是故其起教也微其成立也固天下
所以相生相遜國靈長而不反於爭詩書
恆必賴之也然禮之為善也非學貫天人

而後可以語其典禮之為文也賾才優經
濟而後可以會其通乃若天植非貞操毅
剛正則守或可撓而禮不終行矣是故明
王興治用人無不可以器使而典禮之任
非名儒莫與焉
聖天子紹統入繼事有因革適應百年之期故
禮卿之在今日者實處其勞而
上又聖神天縱超軼百王凡典禮更定從心為
矩非臣下可能仰贊其萬一而今日之任

禮卿者尤難焉歲丙辰缺宗伯我筠泉
公寔嗣起而膺
簡任盖公學優才練拔出士倫又剛方修潔
之操特厚于天賦是以
聖心屬焉眷倚為日篤位宗伯兩越月即
召與二三大臣同內直未幾晉宮保
賜服飛魚項又
賜麒麟之服凡是皆特恩異數有上卿屢考
而不能得者此豈偶然之獲哉乃公被知

遇則亦罔不殫竭才力以行其所學夙夜
寅清凡諸
宸翰至公應手條上無不仰當
上心者至事關典常義難紛易則恪守章程屹
如山嶽或有踰請者卒悍縮莫致其唇齒
是故士習於教民安於俗宗室守藩臣之
節夷夏樂緝寧之化天神假而地祇應諸
福集而群生遂民老死不聞爭奪之禍者
且不知其為

聖天子之澤而又孰知為我公典禮之功乎嘗憶公入對
大廷時以仁敬進說
上覽而奇之賜及第批其卷有仁而能敬可以保治之褒夫仁禮之施也敬禮之興也我
公善典禮以成中興之治信足仰驗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而持正秉貞識體負重公蓋自釋褐時定矣今年三月公壽適六十同鄉仕都下者咸謂當有所以壽公而璣在同年宜有言嗟夫禮以保治公所壽乎天下國家遠矣又奚啻其身之壽云

贈少宰洞山尹公考績壯上序

君子出而任輔相之位有大建樹于時者豈其際會之偶而襲取之哉士之有資於啓沃下之共仰其經綸善達于詞而後能行其意此非文學之遂何以應之天下雖大處其常者自易若論有裝乎其大 難事有變乎其至 安紛來突至而使之一

歸於吾度斯非才識大過於人者又何足以定之況夫成天下之務而為之幹者有節焉節之不植則薾然而餒者有之語以任重奚可哉余嘗以是求之竊有得於洞山尹公矣乙未春
上御文華合諸進士又試之選三十人改庶吉士尹公與余預選中既入館習詩文而公則學究宗旨業能之詩文出無不合作者同輩斂手推先焉公又好言天下事稍暇談民情籌邊務裁品推人材高若下鑒鑒中倫實於是人皆奇公文學兼才識僉以公輔期之矣已而公授職預脩史與
制誥
上召供內講學日邃而文益日昌果有以華國而西為司成士類式穀未朞月而南北翕翕化成焉自詹府入為南少宰正身率屬與太宰王公協其恭百司又肅然儆于政於是人益信公文學才識宜任重而有意

天子簡為南臺史善曾子者曰史顯職南畿較
此地勝無出揆接忽奏勞又朝謁供奉者
嗟嗟何詩也夫
天子簡廣曾子託之言議是非也人謂曾子往
之南將計軍國風厲百執事俾善者是有
所恃惡者懼寢不為非也豈其今自便已
哉余與曾子偕計自鄉交識久曾子沉厚
善守平居莫為異至商人才當否天下事
則是非區判才智飈發余素推服焉嘗相

語曰吾儕得傳必不負是非圖自討乃余
今忝史官固竊期不負是非于萬世然莫
形效人不睹信也曾子往效形之事矣夫
非自便者翊令務緩急籌之至熟矣勿黙
勿躁厭衆望不詭于是非俾天下誦曰是
能無負于
祖宗之官無辱于
聖天子之簡命將不在斯行乎

贈少司馬南溪丁公考績序

余至留都三越月會南溪丁公報最赴
闕下蓋是時丁公任南京兵侍已半朞合廵撫
山東官三品三年於例得考云始丁公廵
撫山東時屬歲連歉
大工突興徵派既百出而議者又以遼東告
饑欲弛海禁通之粟會倭又起海上備不
得撤鄰省徵兵之檄且日至而丁公則外
折奸萌內起疲仆寬行猛濟卒使六部之
民不及於殍竄至晉南京兵侍也適營卒

譁譟之後政弛甚而公至則又與大司馬
江公殫力協謀易將訓士宣布
主上之德而人人稱便莫不畏威懷恩帖定矣
茲公將行也江公寔出其牘示余謂余宜
有言令著之竊惟天下之勢京師其本矣
而留都對峙南北
祖宗陵寢在焉守以百司衛以諸營固天下之
所仰而屬焉者也營卒弗馴胡云振武本
實先撥何以蓄威而山東者則又漕舶經

馬諸省之孔道而南北之咽喉也其人驁
悍驍射善長于一不得則嘯聚盖數數而
然矣矧兵荒趣之而上又不知為之所爲
保其能勿動乎夫善醫者未疾調其元已
疾藥其邪山東疾具而未形而留都則狂
踊而疾著者矣非有忠智孰與治之乃丁
公以巡撫則善而山東之民安以兵侍則
善而留都之兵戢銷未形之變定已著之
危固咽喉之區奠根本之地此其功施上

在於
國而下關之天下豈曰一方而已哉我
皇上念切元元知人善使頃以言官疏逮治諸
巡撫更置之而丁公獨久於山東不之還
以山東非丁公不可也已而營卒譁譟
上憂之特遷丁公往亦以謂留都非丁公不可
也而丁公果皆稱任使有治狀茲持其牘
入見
上必喜勞加懋賞意者乎

召而問焉夫常時客有稱公山東者公輒蹙
然弗安惟自引愧負而暇時過余語及部
事則又搖首太息默弗應斯其志豈亦有
為而未遂者乎今則進在
上前躡足文石之陛而承
天顔矣將復何諉也夫隱已所明而不聞之
上壅主之澤而不致之民此人臣之大忌而忠
於謀國者不為也公其曷以哉故余於公
之行又深有望焉又深有望焉

南宮奏議序

南宮奏議今太傅翁居禮部時所上也我
皇上聖神紹歷際禮樂百年之運思隆其繼述
程古道以飭宇內而公以名德爰膺
簡注在部七越載上議前後者不啻千數允
當
心斌斌乎稱中興盛美焉雖
俞音頻下遐邇忻傳而流議全錄罕所披睹
欽近獲卒業是刋伻而嘆曰休哉丕隆於

詔起翁南大司馬翁以母景桑榆遑延弗欲
行不得請始就任已轉官壯總憲已又膺
簡任官太宰馬翁之官上宰也公而明人士
日惟祝翁久其位顧翁意則日夜念母乃
於今年夏復疏求終養
上難其去慰留之
命致粟帛就其家存問馬會翁考成即又嘉
晉母太夫人階一品於是朝之士既共慶
翁留又嘖嘖轉相嘆曰中世以降仕人以
官為家即坎壈不如志日猶延望進敘孰
為親歸者孝哉翁不以太宰易母養真足
表百官而風天下矣又曰始
上恭定
廟號群議籍籍非翁力疏其當幾莫為將順
翁今疏養
上特賜母存問晉之階翁之孝亦何不顯遂哉
仲冬念有八日太夫人誕辰也翁既晉乃
先期錄

制詞具禮幣馳使歸為太夫人壽而人士善
鳴者亦各以詩篇附之使壽祝太夫人蓋
推翁之心且上廣
德意也衆謂璪史氏當敘璪曰余誦魯詩述
僖公賢而其亂曰壽母未嘗不撫卷而嘆
也曰信哉乃如子罔賢肖將憂之用歆親
何所娛以壽也至讀元之壽域篇則又知
民無所逢其夭折上實為之太夫人子太
宰翁古謂尊親弗辱備之矣且汲汲疏養
思切倚閭則太夫人之心奚不娛者而逢
時休明上被
恩渥其所以引之康寧壽考者視諸人又何
相萬是躬遭堯舜之世而享其隆養有尹
焞之善而兼其祿者也太夫人之壽宜哉
且余聞太夫人守而歸熊也履順秉貞克
相安吉公樹于官訓五子賢而顯孟太宰
翁為較著耳凡今稱婦德者孰不歸善太
夫人云夫有歐氏母然後能成其子文忠

有蔡君謨母然後能膺冠披之寵是則謂
太夫人為自壽亦可矣然書有之天惟純
佑命則商實又曰與國咸休家國即異其
明應蓋相成也
今上紹祖崇化任賢翊成天生太宰翁應運司
銓衆方喁喁焉跂祝久其位以共樂鐘鼎
偉績則太夫人之壽固天所篤也易涯哉

賀瀔泉鄭公陞少宰序

夫興建事功孰不由才乎然進之或非其

任而退之不當其情則名實日淆才賢者
不當事局矣如是而顧尤曰乏才甚然哉
是故得其才而後能用天下之才其緩急
輕重較然蓋不可不審也即堯舜之治甚
易以易焉方今承平久而政弛吏稍稍失
職矣民日困而南北之兵不解邊徼厘
聖慮
詔吏部慎簡有位振起之而明年春適天下
百有司考核之期言官交章請加嚴覈
不得詩誣循虐典會吏部左侍缺衆謂足以
在今日非鄭公莫宜者已而公果膺
命簡而入於是人士則咸忻忻喜謂得人而
私公顧留者顧為說則異焉或曰漕事廢
闕久甚矣而河又比苦溢乃公至則申禁
布約公儲之粟得期至而漕吏卒亦賴免
于罰茲其去將孰為之繼者或曰公之蒞
淮也威德並茂倭奴屢入公屢敗走之
上嘉悅為奬賚而江以北得保其家室公之去

又孰為之撫者嗟夫是溺其一而未睹其
全也乎夫
上之用公以能進退天下之才寄之也公之用
以能進退天下之才也茲其入將與冢宰
畢忠協慮奉
德意以嚴考核使尸素者無所蒙倖而又益
蒐拔天下士差其繁簡要散棊布之則政
之弛者日益振吏稱民安而南北脩攘之
效可必者是惡論江以北而已哉公蓋嘗

為選部矣人言方其時請託熄而公明之
政行勳望士不睠没於庫逖故至今稱選
部才又峻潔無撓者必以歸公焉而公之
繼官于外也又且十餘稔由郡判稍遷南
僕丞已轉官南考部又五轉而進今官則
所以更閱天下之故日益熟而人才之宜
焉或否者見益定固不特如嚮囊所嘗試
者也然則斯任也舍公信誰為宜哉余承
乏於此任視公稍簡然於公為同官公之

入余喜實倍焉而運伯唐君来請文則曰
時在治屬宜以慶嗟夫是豈獨唐君之為
慶矣乎

壽周崦山公六袠序

國家建官既中外區別矣乃又設之都察院
而院分御史十三道都御史則總之允中
外吏當職否事可不可御史得糾舉焉每
歲御史出按諸方者都御史則疏請于
上乃遣行而其事竣還也又從而覈之必餘其
事然後得復任此其權可不謂要重者哉
故余嘗謂百司者行天子之法而布之下
者也其任析都御史者執天子之法而明
之上者也其責專都御史一非其人則百
司無以振肅而官邪由滋矣昔人謂為宰
相之副九卿之右其選不可不慎者彼蓋
有所見而言之乎崦山周公筮任為給事
中即諤諤有風裁出補郡邑歷藩臬而為
藩臬多在閩粵間閩粵人至今誦其政已

自南巡撫總兩廣則德威茂著有靖逆苗
之功焉已又轉留臺歷吏兵二部所至蔚
有聲稱而莞留鑰時適報倭夷之警公則
簡卒繕餉守要害賊聞不敢近南人倚為
長城焉於是
上心簡晉特升專席之班乃公直亮清介不易
素操而明習當時之務益久益練每省牒
所上
朝議所下者衆譁洶洶莫敢決公獨可可否否

悉中其理要而公或不然者則萬不可支
私干有挺然松栢之節矣是故風望嶽立
特表群倫百辟相視為筮龜天下想望其
風采枉者伸良者恃而壬且奸者縮項斂
跡此天下所以仰賴於公豈徵乎今冬公
壽為六袠同鄉仕在都下者屬言於余為
公壽余惟君子進則行道以壽乎天下而
退則脩己壽其身年之脩短無問也公今
特立臺端而中外仰賴則已躋天下於仁

壽而
國家靈長之祚將必賴之其所壽固遠且大
矣區區一身何言也然余又嘗歷觀古隆
盛之朝天將昌其君以久安長治則必有
老成壽耇之士相為之輔翼今
上踐祚三紀于茲
天命純佑治化寖昌以盛而公出適應
上簡任如此此非偶然之遭也交培引長其理
又非難測者然則天蓋方以公壽壽天下

而公之壽無疆矣六袠云乎哉

賜大青卿華峰秦公掌太學序

余往教太學嘗莊誦
列聖訓詞具見教士科條何詳也而於師長貳
尤諄諄申
勅焉蓋嚴其本云顧余不自知其德之不足急
於教之必行一切託之于科條是以多文
而詳末而誠有不至卒無以作人蓋迄今
猶念為愧焉已余轉吏侍入掌詹府篆會

華峰秦公來為左諭德余相朝夕甚篤得
習其行事公蓋有道長者一言一行諸細
小咸度矣而外寬中介與之居表裏一致
久不踰其矩不特文藝之優而已也余嘗
語人曰教太學宜莫如秦公未幾公果陞
祭酒主南監余亦尋去詹府來為南禮部
禮部與監事通又得詳其事乃公之為教
也謹典訓而詳物軌勤課誦而嚴升黜士
既得有所循習而其標之教訓者又身實

有之足以起信于言外非若余之務名傍
勁而誠有不至者也一時六館士果皆翕
翕然與焉得有所成就于是士人一口稱
善泰祭酒之教余益益悟疇曩之非而又
竊以能知泰公為喜耳今年二月北祭酒
缺
廷推者咸謂莫如泰公宜共薦上之
上又聞公名乃焉晉公太常卿主監事夫劒鋒
利而遇物則斷火性炎而受薪則傳公善

教在南矣則亦何有于此哉故典訓之謹
而執物之詳課誦之勤而升黜之嚴南北
勢或殊而稍宜於化裁者公故所明也若
其本之身以立教倡率多士使敏於典
公尤所素具者矣別
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太學為首善之地而公
以嘗試者施為則教固易行而人樹之
成也必然矣意者
江藍知公

徽公入爲司如近時南渠公故事公之道將
益行兩監安足為云也少司成陳公暨監
屬諸君子謂公之行余宜有所贈嗟乎余
見泰公方滋慨何能為譜乎然知公不俟
於今則余之明也乃述而序之

不肖孫　九疇　裒輯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玄孫　玉徽　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四

豐城 李 璣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序

滌橋孔氏族譜序

滌橋孔氏自文昱始文昱之父潼孫唐至元間仕為建康路儒學校授因家焉已文昱兄文昇者携弟文昇文得文昱依溧陽妻家沈氏乃為溧陽人既而文昱婿于溧

水遊山鄉褚氏則又析居依褚氏今遊山割屬高淳乃又為高淳人云據譜潼孫十一世祖檜後唐同元間自闕里辟亂来居温之平陽則平陽固滌橋所自徙而闕里其祖也大德間文昇嘗脩譜趙尚桃為之序成化辛丑其後考其世而續之今且七十餘稔矣慎忱諜諸族長加葺而梓焉將須之族人乃介而謁余曰慎忱幸出先聖後然寔髣髴類無以振吾宗又大懼族之人日涣也爰葺是譜願執事其有以詔之余惟宗法之壞世家日渙後世所賴以叙其族者獨譜焉已夫譜立則本始著而昭穆序本始著故人知乎身之所自出昭穆序故人知乎身之所同出合敬聯愛族斯以睦譜若之何其已也讀滌橋之譜遷徙統系厥有源委而行有述足以興文獻有紀足以證詳哉善乎信有意乎睦族者夫因睦合族孝稱君子聖師昔有訓焉而至

其言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族之人即衆也然槩之吾身則老者少者朋輩者耳乃吾生不慶死不吊貧病患難不收䘏漠無省識若秦越然而其甚則又攜閱墻之釁長角弓之怨奪天親而爭仇訟斯於睦族之道背甚矣又奚在其安若信若懷也嗟乎師之志將違之天下顧不能得之於其族乖而為訓萬代是則而其子弟乃恃之渙而弗睦焉儻所謂繼

者然乎孟軻氏有云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周而後迄今又遠矣聖師廟祀之報無窮又因及其後復之家世延其封賞列載譜中炳如也彼固曰是象賢而克世者耳誠而賢不足自樹辱其族弗睦焉是盖先民所謂孔子以為祖而操嵬瑣之行則其嵬瑣自若者也將何有於喬木之譜哉嗟乎為漆橋後者其亦毋喬木視斯譜則可矣於是慎忱拜而曰

慎忱之族誠愚也然又可詔也敢不省德夙夜以勉從執事之規祝

壽任太恭人序

任太恭人者順天丞任子登□之母也今年孟冬四日壽週八袠矣届期任子率家人秩幣敎奉酒跪上母壽於是任子之僚高大夫仝寅者亦偕至拜母堂上各取幣入壽母且賀任子已出胥語曰休哉壽乎又夫太恭人德最矣相厥夫訓子儒而顯乃

今被
誥錫祿養耋且康愉愉乎厥維休哉然德而不誦曷申誼焉壽而不禱曷徵情焉乃相率問言史氏璣璣曰太恭人壽固天厚德也引而永之在任子焉已盖嘗誦詩書之文余深有感焉詩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天之類非孝不匱莫錫焉其故可測矣乃君陳又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然則莅官不敬恐非不匱之云也夫任

子故以孝聞者今且蒙
上知得佐畿輔政最親民外郡邑所承式也使顯揚失道太恭人之心樂乎又往余偕任子讀中秘英英乎任子之志天下余推服矣然時未陳列莫言行微也繼官諫署得言議天下矣然行之身莫與也茲晉丞畿輔則其志可直遂而向之言議者朝夕足施之行事人將為任子覩成矣果自匱其孝已耶任子嘗曰政閒侍母母則諭旦日

施措孟民則善又時時道天人之應警誨
焉其用是秖教孟虔得無悔于官箴是則
任子之孝果能不匱也天永其類太恭人
將永聞于世世獨年巳哉今夫古母氏何
可勝數而孟陶母獨聞斯其壽豈以年也
孝不匱軻佩則紛焉是故有文忠之政則
歐母聞有君謨之政則蔡母聞能壽民則
親壽錫類莫永矣孝哉任子余以是覘大
恭人之真壽也期頌云乎哉任子以是上

諸太恭人太恭人顧任子曰惠哉言豈繄
余一身是賴汝小子懋之蚤夜且無廢汝
先人也然亦幸二三僚友不汝棄俾永無
悔于官箴

豐城會館序

吾豐俗敦義近厚然從仕都下者先是無
會故無館甲辰春寓都者謀儲諸
覲官儀備館直與志者訛訛相奪乃質諸李
子李子曰易離哉衆靖矣諸君退計直沸
贍璘瑚衆相奪益訛訛以質李子李子曰
姑量儲易之哉後有拓之者諸君謀乃決
獲館一所役匠畫延厥直巳又酌衆見爲
會規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夫會不可巳
乎作會民疑古嘗病之會可巳乎牲書申
好古嘗賴之故鄉以會一會以義貞若之
何其巳也且斯舉衆訛訛矣乃易館而靖
館既易而大靖人心不可徵乎何也孚以
義也是故人心不一維義乃一匪標之會

孰聯其渙匪貞之義孰協其趨乃今覽觀
斯會叅位叙掄器使見尚齒遜能之心焉
時燕比酌飲散見脩好持廉之心焉胥規
誨廣慶恤見顧行崇禮之心焉小大咸備
亦既彬彬乎中義矣蓋吾鄉之勝事也余
忝官于都雖素志砥義厚俗期無辱于鄉
然卒愧莫爲諸君倡于斯舉實茄契焉夫
能者而斯會焉則日勸不能者而斯會焉
則日踐義敦而俗日厚信足聯渙協趨也

諸君行嚮庸雖小大邪齊然皆有命寄名若斯會稱善于鄉信矣善于鄉而顧辱于官哉然余竊有餘懼焉勢衆則淆日久則玩矧族處則忮忌生又都邑勢與利叢也持義弗堅易以溺將無病其非便而後訕訕者乎諸君曰夫義達之人也又吾豐近學庶免夫且異志者擯會紀之矣然諭今惕後必斯言者請書弁諸首

月窓居士序

古巖穴清脩之士一有所見不欲其忘往往有所託以自箴况何也美以類彰情以物寓焉耳定情萃美匪志曷基是故弃月自適倚窓寄傲斯非流連光景明矣然古今人豈相遠哉乃吾郡新邑徐君謂人曰呼我月窓居士叩其故曰嘗夜讀別齋月上光冉冉透窓戶恍如坐氷壺玉鏡中應慮盡釋曠若有契焉乃文且歌歌且觴觴且絃有莫知天地之非我者遂以自號云

於是識者咸知君爲自箴况斯謂古隱君子非邪夫託物彰類見斯徵矣情定美萃志斯貞矣又焉俟登堂承顏諦乃素履也然余則謂月惟明也夫是光溥焉窓惟虛也夫是光乘焉本末義也是故君子察此而學邃矣主靜滌垢所以養明也明然後內有所本而性立祛私戒盈所以致虛也虛然後外無所捍而道克故離之卦重明也象曰照于四方謙之卦虛也象曰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彼弗虛若明而覬進諸道奚啻千里余聞徐君少業儒志用竟弗偶乃遵晦埋蹤以老焉往寧之變也鄉名士多所污衊君獨以智全望其人明而介虛中而愿脩然物表眞若對月窓而光霽滿前斯豈外假自標無所於得者哉抑人有言曰一歲一獲者農夫之樹穀也十歲一獲者埸師之樹樹也終身一獲者君子之樹德也然則樹德少懈將焉獲乎是故箴

若況視行行視志志視終身徐君往矣
終其身弗懈焉則月窓云者將不與弄月
自適倚窓寄傲者相為無極邪今都下學
士大夫稍稍張之聲詩傳矣後不可推邪
乃郎上舍生光輔既拾其詩裒以成帙謂
莫叙不可也問諸史璣不辭為之叙盖嘉
其志抑因以為勸云徐君名公正字秉衙

封君二瀌鄢公八袠序

二瀌鄢翁者吾豐西鄉人也二瀌翁廿子

劍泉公仕于
朝見為御史中丞云中丞才諝風節素推重
於縉紳通者
[illegible][illegible]躋而正之難其人
命以蜀公
上
賜[illegible]行而中丞公按歷所部也搜隱剔蠹
商民以便而
國課倍盈焉論者謂誠若公所建白
國家萬年永裕矣公抵浙事竣念二瀌翁今
年九月壽八袠即其間歸稱觴而臺中諸
使于南者咸謀所以為翁壽屬余言余讀
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夫人
生年鮮百曷壽之萬也而詩云然惑矣乃
其載章則曰樂只君子令聞不已嗟夫聞
之令不已斯其所謂萬壽者歟余盖因是
渙繹而深有羨於二瀌鄢翁云翁筮仕為
定安令定安在海外吏其土者率漁獵其
民以自殖乃翁至則矢志勵節條民所便

所不便者于
上施行之於是強者鋤良者立士者翁翁然興
於學矣顧以不阿守私竟調主湖州學翁
之在湖也余同館潯陽董君天泉潘君寔
出其門下嘗為余言翁以身立教而其少
循循即前稱安定無踰焉歲辛亥翁還令
光澤而劍泉公適登第翁乃慨然曰吾志
可詑矣吾復何為哉遂歸築室里若瀌溪

上扁曰養正而自號為二濂曰率其子弟
脩孝弟忠信之行暇惟玩繹書史而公府
則絶跡不入也以是士無遠邇咸尊而事
之亦無不稱為二濂先生者斯不謂資兼
體用樂只篤行之君子哉夫今去周濂溪
何遠也而誦其賢者不衰即其位僅止於
司獄而不以殺人媚人仕者世傳為律令
至其退居樂道著書太極則尤師表萬世
名與天壤者俱矣以翁出處較之頗相類

而守道愛民進則以政以教而退能化其
鄉里者又何多讓也他日史氏為翁作傳
行世則濂溪二濂必並膾炙乎人口所謂
令聞不已非邪是則翁固自有其壽而區
區年算無論矣矧今鈎泉公勞績懋著
聖心屬焉
獎諭再三若謂得公之晚者公之入秘將晉
位爲樞大行其道以廣澤乎天下是翁視
濂溪且有後而未究之志將益章顯矣詩
謂萬壽無疆者此也鄙言曷加焉於是諸
君皆曰然遂書而進之為翁壽

賀宮保吳鈎泉公玉帶飛魚服序

國朝之制文大臣位孤卿秩一品始束玉而
蟒蟒斗牛飛魚等製不以列之恒服此蓋
由
特賜焉故有躋秩峻要久於位而終弗之與
者斯其為異數云鈎泉吳公位大宗伯之
次年

上加晉
宮保得束玉又無何賜飛魚服一襲於是
廷臣莫不動色悚嘆以為
上所眷錫於公甚渥且異也而同鄉仕都下者
謀有以賀公余惟上有願治之君雖神且
聖而不得其臣則化壅而莫究下有輔治
之臣雖極賢能而不遇其君則志扼而莫
展我
皇上天縱聖神任賢圖治思以振其昭雍之化

而其任是人也必歷試灼見始登而進之
無或倖馬乃獨仰當
上穴宗伯繞泱旬即
召與二三相臣偕入直未再歲即又晉孤卿
膺
寵錫超出六列之上而非有俟乎累考之勞
者明良相得志足自展可以謂千載一時
之遇乎昔宋學士蘇軾夜被召對賜金帶
對衣史冊載之為稀絕然由今以觀賜均

衣帶品實乃殊便殿偶召孰與日直翔軾
徊翔外郡甚久時纔學士而公則殊章兼
秩寵異恒倫事何相遠也盖公學究本源
才優經濟屹然可以任大事而清強骨鯁
人莫敢以非干者古所稱社稷之臣何愧
焉憶在乙未春余與公偕對
廷墀
上慨然遐慕策以周治之久而公主仁敬進說
上覽善之即 手批卷端有可保治之褒

賜及第斯與軾之以文見知而神宗嘆為奇
才者事又稍類但昔跡公入政之素則敭
歷咸稱而及夫秩司邦禮也抑尤明典飭
務諸倷於仁厚且操以寅清夙夜兢兢罔
少懈是公仁敬之實果無負於先資之言
者人言軾文有餘而公所實蹈乃若此則
上所簡注於公誠有所試任之也豈其倖哉且
獨不聞瑞人之謠乎水將市連郡乃出元
斯語也傳諸冊乘匪今斯今公及第錦水

寔應馬夫山川之秀越千百年而后鍾至
不偶矣公之德又足以承之則公之行膺
爰立弼休運而承
眷錫者固將未艾也詎曰今斯而已乎

贈熊少谷任思南節推序

少谷熊子謁選天官氏拜
命思南推官去瀕行請贈言于余夫贈者有
所增益之謂也少谷夙禀靈智學勤而養
邃弱年遊黌序文望蔚起督學者至輒優

等之余襄同講席遲昔退舍而推重焉何能有所增益哉少谷先君東谷翁仕御史獄立正德間嗣守太平太平人歌其賢而其伯兄今判岳州府又官箴克守弗辱先訓少谷習朝夕之艱而飫講　凡所措政治具可無外獵而有也然則余誠何所增益哉然余聞之士難于學而尤難于適用非襲其故之難而虛若公以時出之難況刑一成而不可變而司之一人故推官職

視他所官尤不易是故兩詞造庭奸詭百出其已訴也善逃飾而有餘哀而其中是人則巧其說而周內之寧死笞掠無遷口臨其上者即明若皐陶亦眩亂而莫決焉此其聽之之難難在諸己而推官所關轄又上有監司有撫有察法自徒流必得請乃敢專決然甲乙岐見各護其私諸允當矣而一不報可遂停閣無完期其甚者文案夙具屢肴判鞫循之則情實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嫌於反為上疑而下謗此其人之難一其勢豈盡已由我然則非公若虛學適用而時出者信不足以與此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夫刑之用而雷電焉取何耶雷斷象也公則斷人已一而後公電明象也虛則明人已忘而後虛嗚呼是可易言哉少谷即未往賤思南實覘其聽鞠然公且虛則其本具矣矧思南古黔中地雖蠻獠連雜其風俗顓朴訟視他郡宜

簡而如少谷者時出其用以明徵乃學將神應誠孚而無其難也余終何所贈聊以是道其行焉耳

贈大司空默泉吳公赴　召序

嘉靖壬戌河決徐淮間歲大饑盜起宰臣上狀言急宜遣素惠民大臣具文武才幹者往賑撫之於是廷議咸推少司寇吳公

上詔兼憲職行民果緝不為亂已漕運缺撫臣而留臺都御史尋亦缺廷議又咸謂是宜

殫邪蠹弊非公不可

上允焉連擢公果又連報治今年十月

上復用廷薦　召公為工部尚書介行寮史公

屬余贈言余竊謂我

明六部分治工部之設寔視周冬官卿周禮

司空居肆民時地利而今制飭五材程匠

事凡也種水治山林藪澤之務悉隸焉夫

職守定則弊弗滋法令彰則惠下究斯財

力所由裕而我

屢朝之所為盛也迺今則治久而弛事稍稍殊

昔矣屯籍存而弗理水利湮而弗修藝物

具而非式山川藪澤之殖寡遂而貢不時

財力告詘苟且支吾于目前而掌土者日

恐恐乎其莫繼是故費歛則不能不取諸

民而增派之令行用繁則不能不責諸商

而強抑之刑用以是而求時利居民亦何

可得也且今孰不能為憂時之論者然社

鼠侵漁之奸既不可詰矣而吏具民玩弊

積於其下者勢有難於遽振至於上焉

乘輿之供邊障之需營造之費又將曾所値

莫可但已者若之何而民可舒也夫水以

堤障也在順而導之已疾者劑也投之不

審其宜則傳而他變彼其操一切之說而

冀以釐弊民者其能有濟乎雖然奮已直

前不顧勢之宜而果於更建者激也依阿

脂韋懷利而避害昧是非決擇之正者隨

也識時勢明體要不激不隨守吾正以劑

量於更建之間者大臣之良也

天子召公入固雅知公良矣而廷臣又推公具

文武才幹素善釐弊惠民者然則非公其

誰宜任耶公往筮仕留禮曹即頎然有公

輔望已歷官滇閩粵更數省視藩臬政則

名出諸藩臬巡撫江右也江以右頌其良

弊剔民安固不啻若近事也然則公茲入

其為良司空也必矣余何能有所贈公哉

敬因史公之命而聊以是為復

送栢亭汪年兄任南尚寶卿序

昔在
成祖時李文毅諸公被選讀中秘至比之列宿
而諸公後亦往往有建造被海内故至今
言作人之盛必曰永樂云
聖天子履極側席英賢每春闈造士事竣時一
循
祖宗事選士入中秘士則胥慶至乙未春駕出
文華殿躬試又近事未睹焉是年余等授者

三十人栢亭汪子最少余即未識先諸公
面然少而醇敏若汪子實同時所推服繼
三年
詔罷館掄職汪子則拜官禮部余又慶汪子
將事事得自効見也已轉郎儀曹方
天子興禮釐繆好諮訪昏旦至汪子果口決手
疏無弗稱
天子淵懿于是薦紳士交才之謂宜陟顯劇焉
今年夏擢南尚寶卿往為汪子獻者曰尚

寶卿近署然職視符璽慎稽驗焉已無遺
艱之司也又南焉則務益寡于汪子不遺
用邪私汪子者則曰往汪子晨伺鷄鳴入
闕退則據署案酬决日卒無間今是則休暇
自適矣矧南都文物山川之勝甲天下人
思游覽莫繇至而汪子官之不謂賞心奇
遊乎余曰嗟異哉厥睹是闇于
上意而為汪子詩甚也夫良駿駃騠日馳則嘗
雖有芻闕弗淬則餒是故惜才者豫其蓄

藏用者遂其養夫汪子者
天子拔之中秘讀矣繼官儀曹即又以能稱當
上意固世之良駿芻闕也而顧使用遺邪毋亦
曰蓄之而使遂養之所謂淬且息之云爾
漢人有言採寶可懷貞期難對汪子今之
遇貞期也乃游覽之快已乎余觀濂洛諸
子将求志需時則以祠職請善地往彼其
意誠孜孜務脩學不止也潘孟陽存唐博
學家世舉至一入江漢則驅車日歷諸勝

悠詩酒身心務漠不關懷彼其終又安所
望其建樹哉得失相越用斯可自鏡矣汪
子行誠以所嘗試暨中祕得者綜山川文
物之助加邃養馬即文敎諸公建造無難
致是豈惟同館之光後之人亦將有指誦
今事與
成祖得人並稱者貞期之對不在斯乎不然是
自負也已同館者聞曰李子言蓋汪子矣
行之日命叙以歸之各賦詩為行贈

壽徐母吳太孺人序

鼂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壽余每誦斯語未
嘗不慨然息也夫世鮮耆齡而短折則時
有之豈非累德涼渺故造物靳予乎然亦
有坤靈獨厚則其人形神殊具若古云菊
村桃源斯其壽非盡人力又若稟之方輿
然也太倉古楊州海上域交吳楚蓋水陸
輿區焉高深瀠潤表為物異魚鹽竹箭秔
布之利自昔記之而其元學氣結孕為人
文甲寰區即巖樓閩處又時多壽考是有
徐太孺人吳氏夫太孺人靈異獨擅婷質
堅貞茲其生誠非偶云乃其歸徐也言弗
踰閫閾而士行籍甚海上人即無不賢誦
太孺人者已中道失儀則栢舟矢節螟負
三子雖古丸熊斷機之母又何加焉故今
成有諸暨君入對出牧抗志明時斯其慈
惠庇及又豈云一家一鄉已哉諺有之非
地曷生非人曷成然則太孺人固允無休

美以繼百祿者也明年戊申春三月設帨
屆期春秋週六袠而諸暨君南之任也將
道膝下徵余言為稱觴之助且曰兄業
賛序弟幼寡學寔上願母心不肖敢幸賴
慈覆備官又行[illegible]其時時奉左右曷
所壽母嗟嗟是未睹其深乎余嘗覺繹宋
史尹和靖不對策出母善之曰吾聞君子
以善養不以祿余許然異之乃觀漢毛義
捧檄事則又謂賢者其難測誠若是及讀

記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
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
盖余心涣釋焉夫時興和靖善非必於辭
祿賢期毛義孝莫大於養志推太孺人義
方之心豈以不去左右為愉快邪諸暨君
誠弗辱訓忠事上而敬厥官則茂德如太
孺人豈其不暢而况異稟壽何可筭乎

送西谷傅年兄守化州序

余往讀史蘇洵論遠吏若檮杌上莫知語

嘉傷然感之夫幽隱痛疾在遐遠勢不能
達誠然然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剌史守
令而已顧令遥綏至是彼司銓者又為甄
辭責焉
明興選人不及次
詔頒試遐方者聽豈其昧宋往事不自操衡
鑑而顧惟仕人便乎夫謗有之難觀志變
觀氣誠謂氣萎志庳即功効無由奮翮昇
寄遐方能龔黄其弗躓軼哉故登壇定從
銅柱紀績古人葬流傳矣然脫攀擠執去
若氣固豫測其然也繇是而言執我觀人
固莫若因人自見而况乎掄選其才地所
宜其銜鑑又非人由者余於此見制意微
遠矣歲丁未春試罷年友西谷傅子需選
次弗及頓試遐方得守化州去夫化州古
高源地而南粤之僻區也限以五嶺涯以
重溟去京師萬里矣日安南之兵甫掀楚
獠又且告變猾㺚之牒督府踵至而凶鋒

又連歲上聞是又不獨遐遠可憂者即循
良守不易稱治而一毗其人郡事罷廢雖
欲其不慭已如洵所云何由哉宜傅子以
中掄選往傅子舊與余偕計吏亦同余投
分最深嘗心服其雅志師古弗睢盱俯仰
時俗又居常恂恂不設異至事之當則氣
勇往不可奪盖不獨徵信于今而今之頓
試遐方也寔嘗過余言期及時自効報
主上善乎漢儒有言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

應形聲以傅子志若氣徃守郡即古循良
無難至當有以棨遠覽
上憂而化之民豈復有痛疾莫自達者哉故於
其行叙以歸之肅徵俟于他日

送熊南溪任松江水利判府序

松江古楊州域粤稽禹貢厥田泥塗則下
下賦下上錯焉已及六朝宋南渡後田則
加闢賦漸甲于諸土余甚異焉乃余覩丘
濬徐薿築堰捍海事則知其由吏治循良

水利疏蓄得宜爾
明興稽古建官於水利尤加之意然松江水
道唯吳淞江黃浦爲要吳淞江舊矣黃浦
則以華錢塘夏忠靖議開之永樂四年民
實賴之但黃浦潮勢悍湧則浅之迅而亢
鄉或以旱淞江以黃浦殺其勢又蕭常梗
淤則窪者復以潦官嘗建議疏蓄迄無成
效何邪盖其始豪猾擅利而亂滿塗繼則
亂圖籍莫可究小紲則悠則抗大紲則訐

上弗察且曰判擾之是使丘徐復出莫善
其後也判習識其然類付之莫與理不得
已則張揭文具苟且興建以自觧其委官
鬻夫漁利詭計報成之奸弗與焉夫牧民
者將導利而民是庇豈其使淫縱以自贍
若此哉且丘徐華夏之跡遐邈矣淞泖諸
堤周文襄經營猶在也夫固非文具者從
其犯難經始果民遂深諒而無怨訾者乎
委任權力判視撫臣遠甚然政以道立民

乃順治古今一焉是故公明者本也公則
群附明則奸遠然居之患弗介斷之患弗
勇持之患弗信乃備矣而出之恕愛斯擴
成之漸績斯叙七者德之經而水治之善
道也孟軻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故余嘗
謂不師禹之道則水不治不通孟氏之說
非所以師禹今夫水流行坎止者公靜定
可鑒者明風號石激者介弱而能勝者勇
潮致應候者信納汙垢者恕盈科進者漸

反觀近取亡善不具足邪老子亦曰上善
若水殆斯謂也執斯以往雖概之天下水
治猶可翊一郡乎南溪熊子卓行遂養盍
從事孟氏學者又伯氏中丞公肅綱貞度
令海內所仰毗不獨厥考仲兄仕有休聞
巳斯其練于世之故可無俟越戶庭而能
也頃松江之
命下謁余商水政果識精而志確信非文具者
彼豪猾顧可干耶淞江黃浦行以蹟蓄報
政矣故余喜松江將見古循吏而有是贈
且以驗諸後云

送縣尉茸翁卿之公安序

今吏中外祿秩優等者余無論之矣至縣
尉誠稍卑乃其持論則顧詩甚也曰地家
微尠官不踰幕史即令畢力效公終滯泥
條格晻沒無顯陟曷若便其情私身家又
曰彼誦法孔子位受專一面者抑且茸離
繩撿務廹楚其民以自私直若尉者而又

何貴焉夫國家張官置吏所為厝理資也
曷嘗別小大審若是哉將安藉乎今年歲
在丁未海內百有司期當述職來
闕下
皇上采言官議
詔天官卿覈汰庶位視往昔加嚴焉于時尉
以上弗稱被黜若而人而尉以能留者亦
僅僅[illegible]幾矣已天官卿慎掄需次者克其
缺余豐城君翁卿得授公安尉去即余推
明上意告誡之則又申謂之曰志士勤名
俗夫狥習世唯不自振濯局促庳庳幾其
身而動誘之條格曰尉乃賤人是榮討官
而私計其身者也此何以謂焉蓋余入東
觀繹石室秘藏得睹覽
國初功令凡諸縣尉何嘗不用科目士乃其
繼始一切用椽史及余覲沂事尉嫺習律
令以能稱者又何嘗不以叙遷晋而顧謂
條格之拘不其自賤甚乎且夫

朝廷列官中外班秩差數有公孤有九卿有郡大夫有岳牧有守令令而下有丞有簿有尉由尉而逆上之公孤加遠矣然各出其能以事乎上者也夫人之殊能也猶之形不相肖也反之則皆不相能不能之安而倖于其所不能則其非義一也能焉而不盡則其負一也盡其能之謂忠則其忠一也夫由尉而達之於公孤而能焉皆謂之忠則是縣之尉可方之公孤者也不然

即公孤何加於尉焉然則不務能其官而脆志狥俗以便私圖儻謂之志士然乎耳君故仕族也蚤隨父任江浦彼其諳民情若縣之當事審矣而又之公安公安楚沃區是稱質直知禮義矧古張洽之尉松滋者名跡伊邇焉君素志嘉特宜不後於張豈其操持詩謬而耳自墮軼乎君往哉異時偕尹入報政計君當以能聞也願以是占之

贈馮體譙尹發源序

戊戌春余膺

上命從元僚暨諸同事典閱文試乃廣之馮生體譙爰中掄選始余覽馮之為文也宏以達奥以永稽綜今古闔闢不盭則遂撫卷嘆曰是非綽然蕪于識黙然遂于養且弗恃其有而能慎者乎何文炳郁從度乃爾也迨竣事馮生謁余于私邸締察其實扣其裹見其識蕪養遂果歛退而能慎則又

竊喜曰噫嘻乎若是文可觀人哉暨八月發令員缺銓衡氏以發鉅邑也交吳楚雜豪健喜鬭非識蕪養遂能慎者弗宜往乃頲馮生氏名以請

制允焉於是馮生謁余請曰夫艱劇莫如令矧茲發源無似徼惠出門下恐貽門下辱願終惠之訓曰余聞之馬越險則駑駿別刄試堅則鋼鉛見子鋼駿具也乃今幸試堅險耳且余始進子也楷行于文也銓衡

氏擢子也稽政于行也子玆往之務則
之所為文朝夕足見之行事而生平勤之
行者亦既可以廓之政而要其成庸外假
邪夫才政之輔也疎識則無所運能而壅
務德政之幹也寡養則無所幾咸而鑒化
慎政之輿也揚躁則無所考實而僨績乃
子識兼而養遂斂退而能慎既以文進行
揚矣孰斯以往即藉且劇何虞哉且令綰
銅墨坐堂上百執事承風走役而分厥理

者有丞有簿有尉具成案聽可否惟允而
子以衆美臨之上則婺雖豪健喜鬪孰不
從化以華耶抑婺有朱氏文公其懿文峻
行為世型治孰不誦法之者然往往以弗
履其地徧釆其遺為慨今子令其邑無所
庸慨矣能無興乎誠以子所誦法者叅訂
㦗脩有所得則以驗之政刬礪焉若䡾鎋
之取勁也鞣軏焉若輪軸之攻遠也則文
若行浸浸乎進不知所止雖達之天下之

政猶可翔婺已哉子行矣余有望焉他日
應召而北宜有以復我于是馮生唯唯而
退乃辭諸所嘗往来筴日行

贈殿讀養齋嚴公典試還　朝序

南北畿屬歲大比士
上則簡翰林春坊官資深有學者往主之特别
於諸省儻宿望當入
簡即同鄉莫避也今年應天試養齋嚴君寔
膺

簡命至君少以才名發跡應天吴之士既素
推服君而君於吴中士文之善若弊又熟
深焉人於是胥喜曰鮫人不繆於珠璞人
莫欺以砥玆舉有君套語不學者萬萬無
倖矣繼而試題出君乃感於孔子才難之
慨而上嘉乎唐虞之際仰思
童皇帝靖邊之烈而偲偲乎平倭理財諸策焉
人則又喜曰懿哉君意念若是是在真才
之說即善套語者烏足具此哉已撤棘揭中

式者名氏果盡一時有學術聞望士誠如
君錄敘中所謂經義不詭於聖論對不盭
于時英英乎足以恢揚
祖烈固唐虞之遺也而往誦套語者無與焉於
是人士則又咸訢訢喜稱得人矣嗟乎人
亦有言上臣事君以人夫惟主司者得以
人而人可必得哉盖嘗覽觀之近事吏治
不競南壯邊日[illegible][illegible]
主上喟息拊髀思得[illegible][illegible]壯士而無由議者推

厥咎在士學不務原本而有經賊文妖之
患乃主司試士時又莫能辨於驪黃之外
牝進之夫是以人才日卑而治功不起若
是也往余與君同閱試進士亦嘗嘆息此
事相戒毋牝進而君今則專司其柄矣君
傑然稱今才士固此場屋中所得也即此
場屋得君以為士而君固不能得士如君
哉乃今人人喜稱君果得人不學者卒無
所取倖則
主上中興脩攘之治行必賴之可無愧於上臣
之義已君行報成事于
上京兆汪君凌君屬余言以為贈而余與君有
館誼亦嘉君之能得人也遂不讓而序之

壽方伯蒲谷岑公六袠序

粵南自昔多士其在往代無論已余為諸
生時聞
睿皇帝朝有白沙陳先生不願仕教授于鄉鄉
之人皆化之心竊企慕焉然身世莫及也

乃余登仕籍游京師則南海有渭厓霍公
者位尚書清介潔白揭揭焉正色立朝與
人不屑苟合衆或過之然險邪黙黙人固
有所畏而不為矣夫兩公者出處即異而
其關盖世道曷殊焉乃茲則又有見於蒲
谷岑公云公順德人登丙戌年進士筮仕
戶禮二曹郎即能于戶禮已而歷藩臬諸
職宦轍往來究豫滇蜀閩楚間所至有聲
迄今膾炙於人口而再入西江則余所睹

記盖正而不阿廉而惠西江之人槩不㓗其德至公罷官而歸也南粵人寔又為含言公之歸日率其鄉族人修孝弟忠信之行而暇則與泰泉黄公三洲李公古林何公過從為詩會至入公府白事則絶不往人薰其德化焉有弗善耻令公聞也夫士人起而綱紀一世出若處焉已乃公以道狥身出不詭志即位秩視霍公弗逮而為體國厭心則同惜也中遭娟嫉卷而退老于家耳假令白沙而在必且結社講學扫與倡道于鄉矣今年公壽六十而公子名稅舉進士銓術衢州府推官得歸觴于膝下為余有試闈之知也徵言以壽嗟乎公之壽豈問其年乎何也上壽壽民斯為自壽而生寡建竪徒有白首則雖年入期頤何算也跡公出處觀之随試輙效民沐煦育之仁而退守其餘鄉被薰染之化遐哉博乎公盖本一心之道以生乎天下歛天

原缺第一、二葉

送冢宰澥橋楊公致政序

乙未春余釋褐入仕時澥橋楊公爲御史御史中獨推楊公才風望嶽立而余兄約齋以給舍偕公視京營則又時時道公事稱善服公余寔心屬之已而公以少卿轉丞大理公即善於丞刑多所平反已又轉都御史巡撫南都副内臺由刑侍改戸曹督農事即又隨在焯著獎剔而政舉人言江防肅無如楊公時太倉裕亦無楊公時

而公在刑部奉
詔讞汴獄稱
旨衆尤推才焉嗟乎世常患海内日多事而不知世所少者公才耳誠得公十數輩列治之何患哉余於是益服公果大過人而因憶兄約齋語知人矣比余忝貳留銓政公以南司空改太宰獲朝夕侍則又見公量洪而守介識超而事鍊平居示人坦夷無町畦至與短長人才論事可不可又截

不爲婉婀曹務罷或及邸報事則拊掌攘臂恨若不援其衝者盖公純心爲國而緩乃身圖類若此余至是則日熟公心事愈益心服乃知公所亨于宦盖其有本云去年冬十二月山陝河以南地震屢晝夜城舍塌壓人畜死今春又彗星出經月公則語余曰
主上聖神是安從生哉咎在臣耳方今宜罷去者莫如某剏期及引年手疏欲上會有

詔策免廷臣公名在致仕中乃拜
命束裝行鄃鄃然若負而釋久需而獲者余則往造之謂曰璣觀古君臣之際臣即大才賢不敢自是常避位遜人若九官君與者是已而其君亦往往體臣或不俟所言得遂其私者若黃金賜老杯酒解權即未世此意猶存也公之才若心豈獨余知之乃公顧畋然若是較之古大臣何愧焉而
上察其心不盡其力令得致仕去非所謂體其

私而遂之之仁歟余又聞君子之道退則憂其君而孝弟忠信化行其鄉邑公茲歸修洛社故事甚樂人且觀化焉而通乂去京僅一舍

朝之報朝暮達公大臣去國義不與他等宜難亡憂者蒲輪

召問或就而咨公所圖報者未已也獨恍余弗類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公後而公忽別去使余失所資以寡過悵然公亦何以相處乎

送東谷譙公歸隱龍門序

夫仕一也古之君子察於義利之分是故難進而易退世詘道離士乃大悖射利而耽井泉之俸即不得其官若言亦抗顏就列莫爲恤甚者年已及或病卧床褥猶日呫呫探遷擢弗之已其孰脱畧于名利之外哉是故蘧斷有誚蹲鳳有譏北山有文[illegible]徼有詩往往爲世所嗤詆然世惟無審於義斯詳沒於俗誠特出若東谷公其宜爲末世易操耶公出令蘄水感著而恩決罍剔而利興蘄水之民誦其能以最報贈厥先乃擢判漢中即復能于判譽隆隆日滋起人方跂瞻其鴻漸鳳翥顧忽而曰勲庸莫効出負明時然兒曹幸從薦紳後餘余志者有賴矧榮與

恩贈足謝先子於地下又安能與彼泌泌者爭折腰哉遂以子貴拜封去歸隱龍門山

中謗曰徒手攘攘肴市求往悼俗之不長厚日競利于下上也乃如公俗可得而迻之哉昔疏廣受位太傅一朝解官去今古人爭慕而高之然吾觀二疏去蓋晡知漢元難輔政而辭曰請老是其年且遲暮乃公年未及當道惜之又能于判上乎而下慊非不得其官若言難於就列者且位蹐太傅則前階逼而去就輕年未及之判以能聞又非疾鮮不覲與劫而懨於去而公

乃浩然視二蹠又何如也推其心假令果不得於官若訟而疾而老又豈能一朝居耶夫上必有不可縻之臣而後不敢以利待天下下必有不可留之節而後天下耻以利自待君子曰公之歸有勵頑劘貪之風矣抑晉公祐位不滿德退植槐于庭者三曰後必有位三公者已而子旦果登相論者謂其源深者其流永其積廣者其報昌天道果邇今士大夫慕而高公之風者

至擬之祐責報于天而公之子雲阿官中外宏德清譽滿當詫寖寖乎日躋膴仕未艾則天之報公固不俟植槐為信已不然與世之射利悖義者又何所別也慕公者相與倡和歌之詩珠玉爛然盈軸史璣為之序

送傳都閫巢湖任浙序

明興有天下文事彬彬備矣謂忘武不可迺區之疆域列之官屬既設五府團營衛所重於內勢諸省則各設都司專其權表裏義也然降篆都司定厥官則自洪武八年始視司篆則省事無小大咸聽決焉故視篆難而諸省尤浙為巨鎮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六守禦之所五守備二其東南濵海多洲島賊帆踔風濤間往来倏忽莫定其蹤跡伺隙登掠則居民一空正德丙子之變寧波之血胔漂杵而全浙之民寒心矣其西交閩廣楚峻山岑巉嶔崟犬牙相入

藪盜而哨宄又溫衢鑛穴土民時竊引相竊據坐視則梗擾捕之不入閩廣即入楚乃解嚴則踵至日者吾弟邦良守衢曾徽兵奮撲少創伏矣然魚散鳥集誰制其終是故西患於山東南之患海險在我勢在賊也得其人則守備衛所用命四境緝盜賊無敢犯故選官常重於他省非公明廉恕慎勇者則不幸往往有事癸卯春員缺

大司馬蹠傳侯洛氏請

制允焉吾聞俾侯務知學植通文藝壯襄公
官一擢而司衛篆再守洞湖移武崗再轉
涖我江西所至皆有功德可稱道公而明
故紛解廉而恕故群附勇而慎故威振績
敘往在武崗洞湖即洞湖武崗之盜息民
者特以安也故當道薦剡交馳歷有茲擢
夫今西北邊遭套虜殘創連年奔疲議者
謂時無人耳推侯之素蕪諸長而効之用
使仗鉞當一面建立宜不在古頗牧下乃

茲視篆雖難浙雖鉅鎮異他省侯何有也
侯行矣守備衛所不用命而敢干犯豈其
然耶與侯同來者慶浙得人相與餞之郊
屬李子為斯序

壽彭母汪太孺人序

嘉靖丁未春臨桂彭君選之舉進士越明
年春
天子擢補冬曹屬理徐州洪介行母孺人以迎
養至自臨桂太孺人訢悅初度寔維秋八
月六日也冬曹君留期將分太倉之餘具
瀡滫稱觴壽太孺人迺謁西野李子再拜
請曰登瀛不肖不幸先子蚤捐籍幸賴有
今日寔緊母氏休母太孺人出京師邸汪
氏笄而歸我先子無何先子從家臨桂太
孺人則從之徙先子嘗曰非吾妻吾不能
安臨桂先祖母性嚴峻人鮮宜獨語人曰
新婦善事我已嫠居登瀛甫幾歲太孺人
則又矢節甘貧晝夜自力衣食撫教登瀛

輙相督曰自吾來臨桂睽汝外祖母數十
星歲矣比傳幸無恙然相憶良苦若汝不
自奮立入宦京吾與汝外祖母生無面期
也今幸不墜辱太孺人訓太孺人以迎養
至躋壽者而吾外祖母年且踰大耋壙而
覲會甚歡願先生賜之教歸為誕辰慶侑
觴焉西野子曰彭世家余豐去余居不半
舍有姻好自冬曹君祖始客來京而家臨
桂則自乃翁始故余族商臨桂者莫不往

來郡能道彭家事以余所聽聞太孺人蓋與冬曹君稱引克合云夫内外咸宜是謂能婦章誼訓子是謂能母而嫁不忘親女德斯徽焉且壽受也順也匪德曷受匪順曷顯太孺人徳備三善夫固有所受之矣而有子冬曹君秖訓卓立揚休禄養俾太孺人得遂歸寧慰夙心焉又奚有弗順者然聞之太孺人家居時人道冬曹君善則喜否則竟日不爲懌凜凜有女士之風烈

焉迺今冬曹君出任水治寖陟大用未艾則所以靖共報

主上用宏經畧者遴哉方隆要不徒家居爾也推太孺人喜善之素將不有在乎余族人寔又嘗語余冬曹君緹身孝常時不忍違母訓然則順志善順以廣厥施孰有如冬曹君余以是知太孺人壽無疆而不敢爲俗之視云

贈葛大尹濮賢序

古今稱水治必曰神禹而語其實則曰行所無事乃今攷其北自龍門西抵岷東至洛汭淮泗蔿迄于會稽遺跡章章可覽睹信何嘗以私智與哉後世法家之流乃謂汰功不諧于俗禹決江濬河老稚褻尾石斯又何其誖焉夫遜道使民安所聚尾示翊唐虞統一非若後世各私其土以鄰鄰者而何不用命若此也審若是又安所稱禹乎

明興諸郡邑綦置雖人各効理其土要皆

天子所命吏走尺牘如臂指相使誰敢抗議撓成者竊獨怪夫黄河之議頻年報決無成效夫運漕關

國命脉又水南衝則患切

諸陵而持議者必欲開某塞某地護私見不相下豈非果於不求諧俗者哉余謂以今之時師禹之智不得以賣謙下策爲嫌莫若令郡邑各脩其堤使堤誠修而河決怒

山馮往河決曹單水勢横播漕大臣惶懼
上災論者皆罪歸邑令堤不修斯要領可
睹矣黄河經蘭陽東南合渦河東北入故
道儀封介兩河之衝故有護城護田二堤
然前令往往莫省脩葺且歲月遷辟去甚
則多其椿錢夫值假為自營而已以是堤
日圮數被水識者隱憂謂其患當不異曹
單乃葛令子才至則慨念遠覽條其狀上
當路捐俸庀役閲境予来三閲月而二堤

畢就是歲果霖浸不為害秋則大熟於是
諸當路偉其績勞以牲幣加奬詞焉其士
民則相與紀功伐石至擬之鄭渠蘇堤然
余則謂鄭蘇功施一方耳葛令事屬一邑
而漕河由以不決槩之今日水治固行所
無事之道也利施宏遠矣使他令率若是
又安所得水患遺漕梗哉葛令善政冣多
被嘉奬不一曾尉致同寮諸君意来請文
縁堤事也余故推言之如此云

贈張水坡尹南平序

夫古君子篤學而游於道也偕其時而有
賢聖即蹤跡數千里外莫不褰裳景附以
質信所學不幸世跡懸邈弗及事其人則
誦詩讀書探芳潤以私淑然且思識其門
人若子孫訪厥像容冠服嗜好或墨篆所
留彷彿其指嚮又歷覽其鄉之游息誦讀
釣詠觴眺所至徘徊想像思盡其為人盖
謂不如是則不足盡其道斯孔子所以夢

周公之數而孟軻有近居之慶也况他哉
閩南平文獻稱冣宋中葉如羅豫章李延
平履跡挺生而楊龜山朱韋齋又接壤相
倡和晦菴雖晚卜建陽然師崇延平先生
而僑斯特久焉夫聖賢之生不數數然也
即離俗稍知植尋常莫幸見矧學紹千古
者乎一邑而一人世且快睹矧鳳翥麟翔
悉在今溪山百里内乎余嘗讀諸賢書傳
慨然遐慕亟欲吊其墓釆其遺然竟羈于

皆而莫之遂也頃水坡張子謁選銓序秩
令南平去是則余所羈阻而夢歎者張子
往即焉厥非幸歟今夫諸賢之書誰不諷
誦其逸肯散之鄉者莫或睹記焉盛德之
光氷壺山嶽諸像世有見者其家所傳冠
服墨篆與嗜好之詳莫或贍對而悉焉九
峰天柱之峻三溪劒津之勝延平龜山之
書院人習聞之其所游息誦讀釣咏觴眺
莫或週覽焉語曰幽形於影未盡纖麗容

火於灰不覩洪赫誠輕足也張子往與余
言學論諸賢亦每以不遊其鄉為慨乃今
有是行非幸邪昔司馬遷南探禹穴歷九
疑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
遺風鄉射鄒嶧以歸厥有史記夫馬遷文
焉耳且遐慕聖踪窮搜以大蓄然後發之
書卒以史傳顯矧張子伯祖東白公史而
儒昔大顯膺于
孝廟家學攸承篤志孔孟業矣乃今因所游

自有信則其遵之政裕如也南平之民不
尤幸邪張子行同郡驗而餞之郊余不為
南平慶而是為言先本也因進曰
聖天子在上篤學善治之臣相繼登
召子他日飛舄而來其亦詳所得以告我

壽鈍齋李公六袠序

古之有德而老者上則尊為老更憲其德
以風示乎天下其次則為族師閭胥以化
導其鄉而一鄉之俗亦每每賴之後世三

老五更之禮鮮行即有德而老不得尊於
朝而老能化導其鄉使人尊其德不在古
族師閭胥後此則存乎其人所自致不必
于位也以余所聞睹則鈍齋李公其一焉
公家吾豐邑市中邑俗故長厚業絃誦敦
義薄利而迄今則稍稍殊昔矣澆且習傍
趨利而使氣即衣冠之族亦類有然者乃
公居其間獨謙晦若處女利買不競犯不
較日惟敦孝友之行搆書舍課其子大學

君而戶之外一無所問也往余過市中歌
中人翕然一口誦公德凡議事胥成勗必
曰盍觀諸鈍齋且謂公之子顯肅厥猶天
道曷使人尊信若此乎夫一鄉之俗之厚
其初必有人以導之而其薄也亦必有由
始吾豐俗之不及昔余不能明其爲誰始
而其善賴一鄉默使歸於厚則知其由吾
李公無疑焉今年九月七日公壽六袠爲
初度公子太史君徵余言以壽而同邑仕

都下者亦以言相屬余惟表俗莫如立德
永世莫如修名彼引年多筭非所爲不朽
之資也遡昔生民豈鮮皤髮然姓氏或傳
者蓋寡矣乃王烈繆彤褆身化鄉事則列
載傳紀不泯沒斯不可鏡乎公今行篤厚
能隆一鄉化之若古族師閭胥然斯其事
與王繆何讓是則聲施弗窮公蓋有所自
壽者乃斯六袠曷與焉又公子太史君篤
孝祇訓宦詞林有風望行陟臺樞恢張化
理於溥海則公即不得爲老更而道固遠
被又豈若師胥之教及於吾鄉焉已哉矧
聖天子興治崇化超軼古先他日倚老更之禮
而公年滋高德滋邵又從太史君留
京邸則
上安車加璧之迎舍公其誰也余謂公不朽之
壽莫大於是而同邑諸公僉爲然遂書以
歸太史君爲公獻

壽楊栢崖公七袠序

詩言申伯之生崧嶽降神崧嶽乃在今洛
中磅礴亘衍信乎秀擅一方而人才出洛
中者抑何啻申伯蓋今昔彬彬乎盛矣夫
人言仕者必志於尹而二程先生論學後
世處而好脩者述焉彼三大賢者固亦洛
中產者也崧嶽之神信皆有助云而乃今
則又有楊大夫大夫號栢崖始仕令太平
滑繼守金州轉亭國已而自冬曹郎出悉
貴州議致政故人之稱之咸爲大夫六大

已其道不易也彼其縱恣氏上封殖以自潤者無論而恣恣泄泄徒取於充位國亦何賴焉及納組而歸則又自籌前無可覬猥以放焉莫之顧斯於脩已表俗之義安在哉乃大夫之出位不過郎曹郡邑間其去夢弼事遠甚矣然即厥施措謂其有匹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志者非耶大夫處在鄉鄉人服其德化之咸稱爲有道假令二程而在將不可以分春風之座乎以是而

言則洛中即多賢而如大夫者指必一屈矣聲施其曷有窮焉七月某日大夫嶽降之辰也大夫之子司城君金以官不得歸也謁余文爲致壽余曰永不在年壽不必詞志若行如而翁固有所爲永者刻而守訓善職事稱賢於人人翁則多順又永之道矣文詞曷以哉文詞曷以哉

壽史侍御母常太孺人八袠序

嘗讀詩至四牡見子之孝焉至陟岵見母

之隱焉蓋未嘗不憮然嘆而遐慕也夫[illegible]
驅王事至辟雝矣若不勝于熱中者而將
母來諗斯非其尤有不可解者則然乎陟
屺母念子行役望切無棄尚諄諄焉勉之
以慎未嘗亟於來以為快是則慈而止乎
其義矣古道之隆孝慈之為備如此者是
故王者探其情而勞焉以勸臣聖人删詩
存之風以詔世後之指雲而望親者庶幾
將母來諗之念而王孫母倚門責子歸促

以赴難非謂有陟屺之慈者乎人心未亡
事載方牒古今人誰謂其果不相及也乃
今觀于侍御史君母子余蓋重有所感云
余忝教太學時侍御君實在諸生中余於
諸生中察識其文行大器之意其當有源
本也講暇因及其世行則侍御賢果父母
有以成之也夫子之能言教之唯子之能
仕教之忠父道也母道也侍御君父曰闕
菴公篤學不第退而盡以其學授之母儒

太孺人又克相於內晝寀其游夜秉燭讀
[illegible]佐其讀蓋隆暑冱寒無間者繼闕菴公
前世而太孺人之教尤力常跪諸前數曰
汝父志云何若無成吾無以見汝父地下
矣侍御君益奮思強學已酉果鄉薦來遊
于太學嗟夫滄海之潤也明珠積焉華嶽
之高也喬木產焉有蠋蛸蛸育子為蠶其
嵩引則固有然者侍御君誠材賢而太孺
人之教可誣乎已余叨官南禮書而君第

進士來為南察院出按沿江諸郡邑風紀
大振辟雝是懷獨念太孺人年老思養不
可得而癸亥仲春二日又壽八十誕辰焉
念是加切而太孺人以書抵之曰吾壽幸
健汝兄弟又善侍若而勤公無背先人之
教吾樂也曷沾沾效童豎哉於是侍御君
拜受教爾幣具書走价歸觴於堂下而君
之寮友君業俞余為文余久未之復而侍
御君又自東從文稿俯人乎於親躬學者

而思歎物不離乎左右而誕之日得自
於慶祝者願也然親之志或不在是焉而
遠之親其樂乎我常太孺人之志之教余
闈之素矣而仕則教忠其書詞尤為留都
人士所傳頌蓋勉以慎而不急之来責諸
陟屺之每無異矣乃侍御君奉教惟謹畢
力在公即未及于膝下之娛而太孺人之
心固樂者樂則康康則壽引而進之期願
未艾也矧今

聖人在上求忠于孝不特厚下如周者侍御行
且報最於
廷矣將無四牡之勞而仰蒙來諗之恩乎推
錫並隆樞要斯入獨成仁壽之治而顯揚
之孝由此彌彰也太史氏必有為史氏作
懸孝傳行又遠而秉風者且將播之聲詩
配於四牡陟屺鳴其盛彼望雲倚門諸事
又烏得前專其美歟是則太孺人白有其
壽而侍御君所謂能壽其親也期願何足

為算云

贈大尹周鶴皐陞南京吏部主政序

已未春余叨主會試同試有以肆詩春進
者余覽之則詞藻斐然而要之旨意無繆
蓋終篇有定識焉輒撫卷起嘆曰是非才
敏達而持已介者乎何文彬郁從度如此
者比拆卷乃知其為楚産周君也君既揭
曉来謁余余得訊其言竊占其行履則君
固所謂敏達之才而持已能介者於是乎

自信文足以觀人而科目之可得士也已
而應天溧水尹缺天官氏以君銓授焉乎
亦陞禮書来留都溧水之去留都也百里
許人之口朝暮達吏其士者善惡莫自匿
而周君之來溧水也軍需之交征饑饉之
存至而
景府之國又道出於界中此其時勢之難百
倍于昔者君獨心籌口央卒應急辦公見
其集事而私不見其傷民民莫不曰周君

才而介而上亦曰介且才無如周君最爲剡四出賢聲日播於都下余於是益信科目果足以得士而私喜襄之不失乎人矣今年八月周君陞爲南吏部主事君之寮聶二尹等謁余言以爲贈余惟國家分設官凡以爲民也而吏部因事定職凡以論官也各曹以成務爲先吏部以知人爲要非才非介事烏乎立而在我者有未然焉則我非衡鑑之具而徒以論之人人

可乎事權之在南省視北即稍殊然體統惟一而北者固南之移也余往貳南吏時實與聞其政諸曹吏至者必叅謁及三年殿冣其狀聞之北而五年則大察之有癈黜焉其舉監之登叙胥吏之辨掄厥有定例毋論也列屬以肆谷有司存然政終因相通矣要之禔身而奉法端己以率則殊而揆一者也斯而或然誰服之乎周君之於溧水也才且介將往無不宜何有于吏部況周之爲良溧水也往以文字之問決之矣則益入而爲良吏部也獨不可以溧水之政信之耶矧今位南冢宰者三渠王公而余同年洞山尹公爲之貳正身率屬蓋無愧於均統之治者而一時在屬諸君子詵詵明德相先焉周君從之共濟其美以倡成于有位則人固有相觀而化而吏治其蒸蒸矣他時論吏部之良至周君必指一屈而

或且問爲某科所得士又歸明于余者余方竊有私喜也獨爲周君喜云哉

壽太守遁齋王君七袠序

遁齋王君家食若干年實惟嘉靖丁酉壽七袠矣三月某日其誕辰也於是王君婿葉子宗舜繪圖壽爲仙翁挾二童馭祥雲冉冉以升其一持青氂前導五蝠自氂出環其上若連珠狀後者則盤捧芝桃厥色交妍其下列岫峙焉洪濤沸焉青松蔚焉

乃有峭厓盤礴倚空嶔瑤宇而梟懸蘿圖
意蓋言清平五福如仙云李子聞之嘆曰
天錫公純嘏王君謂我徵兹圖孰與彰之
夫書稱五福先壽次福次康寧次攸好德
次考終命清平固康寧之謂也但造物靳
與數奇寡獲富吾見矣壽者幾邪壽有矣
孰康寧考終邪即四者備矣德知好邪是
故壽者稱焉或繪而托之仙焉亦寓言達
愛耳矣夫王君者得造獨豐數偶而兼獲

者也幼而強學也學士莫之先壯領鄉薦
守忻也忻民愛之若父母繼謝事歸鄉也
鄉之人孰其德餽貲而鮮疚壽考而終吉
五者顧何所歉也視之修然獨完真如神
仙中人不其休歟不其休歟夫後文擴實
其失也夸托頌副情其事也核若今兼之
圖夸邪核邪且天保祝君曰如川之方至
南山之壽松栢之茂而芝若桃今壽者往
往形之繪何也蓋相親斯愛愛斯欲其壽

物之壽惟川惟山惟松栢而芝桃食之壽
云耳兼之圖具焉其悉古今之愛歟竊聞
之五福天也必則惑好德人也棄則罔王
君非自棄者脫弗終焉天可常歟兼子曰
王君謝政時無嗣乃今晚挺連育則君之
德徵矣福詎如今已我遂書之以歸兼子
以為王君壽

送郡伯東郊黎年丈之任瓊州序

天子履尊于四海之上民情幽隱疾痛勢

不能以自達所賴承流宣化而寄以拊循
安集之責者惟守若令於民固近而親也
然余惟二者之中最親民者莫如令而最
急於民者莫如守守誠得其人則令雖有
弗善莫之或逞矣守誠非其人則令雖有
其善鮮不之易矣是漢帝所謂與我共此
惟良二千石者也然則非諳練老成之才
而肎使為之守其何以率屬芘民而民情
得由具達乎廣東去京師萬里矣瓊州給

在海外去廣尤遠古珠崖地也漢嘗棄而
不治入我
明乃列置三州十邑獨臨之以其守撫察吏
足不能一按其境焉守此者倘不自檢梜
則屬治之下将有吏如檮杌而上莫由知
者斯其守視他所不為尤急㦲今年瓊州
報守缺黎君乃由南比部尚書郎寔膺
簡命往夫君以進士二十餘年始得守吁亦
晩矣而謂是果無秪擇于君其可乎君筮

仕令諸暨以方介被讒謫陸沉于外者乆
之然所至人輒誦其賢已入助國子教則
禔身章訓亟推重于司成士宗嚮者翕翕
焉未幾轉南比部主獄事即又獄事稱平
名出諸司上老成諳練夫孰逾君者人言
瓊既遠故王度尠究視中郡諸多疏濶其
甚者民俗日益漓校學不振連數邑或無
討借者又雜連黎蜑侗而嚚少不愜則相
挺以訟然則率屬莅民將拊循而安集之
者信非君不可矣君即未能踐其任然推
其教於國子則教可明而善者宜無弗興
也推其刑於比部則刑可平而不善者宜
無弗遠也嘗讀瓊宦録如宋守之崔與之
興學飭法彼一其施者猶名流俎豆迄今
有遺思焉矧君行且兼之矣則異時稱循
良
上澤得遠被無壅與昔崔宋二公匹休者將不
可必耶君之行同鄉仕留都者醵餞之謂

余與君同年又知君乃屬為之序

壽閔母顔太淑人序

往余道登萊涉天津並海北上得縱覽焉
巨浪山湧浩渺無際其蛟龍鱗犀丹砂珠
玉珊瑚之屬異質繁汞盖交輝而駢錯也
迨天宇朗霽離明得施則氣市蜃樓變幻
百出而世所傳十洲仙佀隱隱若將見之
余則駭矚而嘆矣信元氣之結而靈毓之
鍾也嘗以是究覩于世凡紳掖薦㢈之家

厥有顯徽出而為時藎臣以揚樹休烈則
亦莫不有種德累行之先以克開于始焉
固歷觀而靡爽者也少司馬水東閔公舉
乙未進士與余為同年余得從公後蓋一
見異之已而並官翰林得相與劘切則公
文識超卓直追古人時時賴有所開益余
則加敬事焉乃益服公學已又公謂翰林
無所形効告外補為督學則教興轉藩伯
則政平正撫臺二本兵則兵振而民暨乃

余伏在翰林徒糜倉粟每聞而愧之愈益
服公才意其必將有本也乃任丘人京官
者為余言則公先侍郎南洲公固嘗歷官
憲副禔身善職列祀名宦中尤競競于家
訓而公配顏太淑人者敬順無違內外具
有手明德余斯喟然曰蓄厚者流長根深
者發昌水東公誠賢厥本斯在矣是所謂
瀛海靈毓發之為珍奇之異者乎今年顏
太淑人壽八十有四七月八日其誕悅之

辰也先一月會水東公以少司馬考最西
母太淑人適有
封錫之典榮增壽年賀客爛盈嗣息繞前幣
爵交進此固人間之至樂者出水東公門
下士孫君輩以莫及拜太淑人于堂下徵
余言徃壽之余惟內則之訓惟婦若母一
或歉焉人倫之愧矣今太淑人歸事南洲
公孝敬藉甚以克成其子少司馬婦道母
儀允式弇帷蓋默修于閨闥之中而溉施

于邦國之大者也夫鄒孟軻賢矣而斷機
之教人必歸諸母以今太淑人較之奚讓
焉任丘與鄒皆瀕海為近壤而二母又皆
賢然則二母者固亦瀛海靈毓之間出者
矣後世有言海上母安知不以二氏並稱
手矧水東公襄翼明時
上方倚重焉行且晉秉鈞軸展厥才以盡行
所學則太淑人之賢益彰聲光茂衍當與
瀛海比長矣豈獨披霞食鳥區區年壽者

哉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蓋言此夫

壽太尹天臺高公年伯序

滇高公踊天臺家食之十三年為嘉靖丙申壽躋六袠有三臈月三日其誕辰也先是公仲嗣大行君以試令官惟弗及稱觴是感會

上命使秦乃得間諧厥頑年友駱子等于其行也思為公壽屬言李子李子曰傳云六十始壽公壽矣亦自致歟駱子曰何曰壽夭

筭也未始不人由焉人所自壽之道惟積惟順惟娛積則慶渥順則氣完娛則神和三者長生久視之道也書謂天壽平格積也詩謂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也易謂和兌吉娛也然積者基也我由也順若娛我由也有遇焉匪遇曷培匪基曷受持是語壽吁艱哉公為人忠恕寬容然方義不媕婀乃弘治甲子領鄉薦補沅江令以才更桃源民歌其棠蔭不已且今耆矣德困逾非積者乎公進則祿食退則田足朝夕歷足按又公家嗣聲于庠季嗣舉于鄉偕大行君趾美繼奮以率訓養志非有所順乎且公之出也兩綰銅墨親民者九載已少舒其生平暨謝事歸去其鄉也即脫屣聲利俛仰林壑寵辱世累無所加于其心奚而不娛耶夫公兼是三者乃焉得弗壽也故曰人為天始天因人履公之壽天耶人耶駱子曰嗟余讀壽域碑矣以今鬳公觀

之而重有感也其略曰太古愛民咸躋上壽季運政散民斯夭矣嗟使天下如公誰乎使天即古非公能徒壽耶矧今

上率

祖酌古養老乞言問恤之

詔時下則公自茲指使而壽無疆奚疑乎曰信哉雖然天有常應固則惑人有常修棄則賊賊與惑何取焉是故君子行法俟命言亦盡乎已焉　退諸年友嘆曰駱子

不忘在君李子不忘在己善哉二子言可以壽公矣遂書之

壽方龍沙六褎序

西野曰往余居鄉聞人道逆濠事云始濠誅弗軌類鈞致名士以自張翊名士往往莫脫去卒淪胥以敗嗟嗟斯誠然否耶夫易重見幾詩誦明哲士人樹身大分也彼抑道回心以僥利顧曰敗弗自我哉廼余觀之龍沙方君信矣方君自童時遂頴慧

知慕學聲實日茂蔚出補校官弟子員即諸弟子莫不推先者濠欲得之急君乃以例自解入

國學後雖不免誣逮竟白歸遂搆亭曰亦間圖書詩酒以自老遭險危而獨全焉斯視僥利自敗者何如耶今年秋九日君壽六褎子子舉氏卒業北雍旋將登祝無疆壽且為君應

恩例受散官冠服請余言序焉蓋無所不用

其慕情者余聞壽天算也天所培則其人形神殊具即好動鮮疢病多歷年所然亦有服氣導引之術籍以長久者蓋神生之本也神耗則竭形生之具也形勞則憊厥理固然耳然衛軀遺世中庸則鮮儒者曷取焉儒家者寡欲而安行灼幾而慎守故以往則通以履則坦葆真凝和危咎罔干斯之謂德壽孔子曰仁者壽非此也乃余與方君未識面然稔聞其賢于人迹其處

濠之變不亦與仇心詭隨者殊轍哉夫始而見幾可以語明終而善藏可以語順其素所蓄積者不推可知矣是故明弗眩志乃貞神奚以竭順弗撓氣乃湛形奚以憊則雖無所事于服氣導引也又安所弗壽乎故曰修短者命立命者人知德者昌任術者竊以今方君言之謂為昌于德者非耶且夫天下有同懿焉德是也有達尊焉壽是也德而壽則望以光聲貽以幾咸[illegible]

遠而應速矣是故其身進其道行者後班

服天下喁喁焉仰其休如宋溫公其人已

其身藏其教行耄遜于荒亦足倡其鄉之

人使為善如濟南伏生其人已方君德壽

而藏者也推賢於鄉素矣乃今久而彌信

無大小咸知為亦聞先生薰其德而良善

者衆焉夫行藏遇耳天生君子實以倡其

休休道之否然則君之壽寧有既矣乎

不肖孫　九疇哀輯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玄孫玉鐅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六

豐城李璣著

旂蒼門人何鏜校訂

序

會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

集禮部待試者四千六百人有奇尚書臣

吳山侍郎臣茅瓚臣袁煒以

聞於是

上命學士臣李璣臣嚴訥往典試事其同考試

則侍讀臣胡正蒙臣姜金和修撰臣林爈

臣諸大綬編修臣曹大章臣李貴臣王希

烈臣趙祖鵬檢討臣晁瑮臣馬自強臣馬

一龍都給事中臣趙鏘臣藍壁王文炳郎

中臣王秩員外郎臣王叔杲臣莊士元而

監試則御史臣黃季瑞臣毛鵬也已酉日

陛辭入院廼辛亥甲寅丁巳如例合諸士

三試之拔其儁卷

宸斷取三百人彔錄其名氏併文二十篇以
獻臣璣惟聖王圖治必以興賢歛才為急務
然士不素養選之奚從廼其進也不勵以
考課則亦鮮不怠忽者我
皇上紹統中興士偕試南宮者十有三舉於此
蓋彬彬焉得人稱盛矣而慎作養嚴考課
之
令尤諄切焉海內士莫不承
德思奮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臣璣不求往以

狂瞽之言奉　大對荷蒙
聖恩錄其言似讜拔首二甲讀中秘叨歷有今
官則諸士中遭幸尤異如臣者嘗承乏數
大學顧謭薄無能奉揚
德化成真才每循念緜曠是懼廼茲又被
命校文司選士則稱塞尤難為懼滋深矣於
是謹率諸同事誓心神明殫竭愚誠湔人
以自隤凡二十晝夜無敢頃刻遑息者故
其事匭卷入必先同試同試可而後主試者
得受卌覽觀焉臣慮或遺良也語同試者
更搜之棄卷中分閱合校加詳焉必三試
稱衆見僉同者收之其諸勦說畔經無當
不與也先是戊戌丁未春臣蓋嘗兩濫從
事得觀諸士文然文之盛則未有如今者
言即人人殊而率能發抒所自得有裨於
世用郁乎文哉信大平之具也斯非
國家菁莪之澤哉
皇上久道之所淪洽其何有此而能然臣所擇

哉臣用是竊慶得附以人事君之義可幸
奉
詔萬一矣已而徐思曰諸士茲進必服政中
外人將因言責成也言不復又焉用文之
固獲念臣前叨貳留銓亦嘗與聞考課之
典彼其時百司至則第稽其行孰責其言
者使諸士異日者不足成其信則所司將
亦奉
國典以繩其後矣即諸士不自惜主司者將

云何劾
皇上天生聖神遐隱必燭臣下行事莫能欺毫
髮頃以邊臣少懈一時易置殆盡茲歲首
又
勑所司察来
覲群牧嚴汰迭中外吏凛凛思過若將及焉
此諸生新進耳安知其足奉奔走終免於
罪乎斯臣所為諸士懼又以自懼也但
所大幸則又有在焉昔曰天惟純佑命則
商實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今

聖人在上純嘏格
天寔篤我
國家以無疆之慶允
聖心所嚮
天則從之而
天瑞人符雜然並至此純佑之徵而詩之所謂
保茲者也又安有心在求賢而不得賢者
哉臣以是終自慶而願諸士之毋負於
明時也幸相與勗焉

壽宫保魏國徐篤軒公六袠序

昔周封國八百至春秋猶多存者其傳世
何久遠也乃漢興功臣則一再傳往往國
除矣余嘗論次其事是豈獨上之人御之
者殊哉彼其子若孫固自有所取之耳嗟
乎捐軀畢智以博有封爵而後之人顧以
淫縱促之豈惟失乃先意耶即於
國家藩屏之託抑何所賴焉哉
皇祖提劍起淮上一時感會風雲佐命之雄載

盟
金櫃者勲德並懋而武寧魏國公其冠也夫
往烈盛則象賢難而享之隆則責之備斯
其子若孫豈必淫縱弗紹為辱歟即奉職
少懈人且叢指矣人言徐之先皆忠孝克
世其家余未及㮣識而茲来二政留鈐則
有見於篤軒公云公倜儻靜厚淨居不輕
于言蹈而遇事則挾智擬發急義不顧其

弟嘗語人曰吾兢兢夙夜祈上不負恩次不辱先焉已他非所知也故公處家族家族人宜之而掌司留鑰幾三十年軍民稱便縉紳士亦無不推重者語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徐之先余即未睹其始事而以公印之曷愧哉今年六月八日公六袠之誕公伯仲子靜等謁余言壽公嗟斯豈特公一身之壽乎孝以作忠當
上心而迓天休俾魏國之緒益昌以遠則後必

有論周漢臣傳世久近而獨稱武寧之後者公所以壽徐氏固遠矣且我
明卜世邁周曆遠甚漢以下何足較然亦惟諸文武臣是匡是弼以永此丕丕之基而公以元勳後忠義炳著鎮我南服屹為
聖天子藩屏之託焉則
國脉由公益壽而徐氏且不暇云也昔召康公之孫虎能纘祖考無廢其職業詩人歌之曰召公是似川錫汝祉言孝也家以壽焉曰天子萬壽令聞不已言忠也國以壽焉公今較之虎適相類而余不文莫能復諸頌請以是詩為公誕日獻若徒曰年云則順艾期耄世何嘗稱之而公亦曷取于斯乎

壽汪隱君暨厥内序

四民中術與士殊遠人謂獨商為甚而余竊謂不然焉古者士農工商異業而同心協慮而各致雖其猥瑣財利之末莫不行之以仁義之心抑孰獨遠於士哉嘗讀

傳記甯戚膠鬲事則喟然嘆曰嗟乎飯牛之賤可以入相而自潔者不嫌於魚鹽故余於甯戚膠鬲喜其不自浼桓繆喜其能取人猶若此有近古之懿也惟夫教道之晦俗乃日寖寖衰耗矣挾貲以牟纖嗇狗其業而損心焉斯則仁義之棄而爭亂之源也世於是乃有厭薄於商者嗟乎俗之弊抑豈獨商然乎余自登宦籍日與士人

接見士人射聲利弗檢者私心竊鄙之而商人中頗往往有俶儻近道能自拔於俗者人之品曷有常哉頃之轉官來留都則留都人好言汪君世家于徽徽俗多商君則從之商遊吳中者若干年乃其心獨不與他商等低昂一任之時無爭焉卒之貲日起他商顧莫及已而火于盜即又怡然返其宗亡繫心斯謂俶儻近道者非耶而君配余氏次室吳氏又匹賢善承交贊于

其室於是吳中人則咸言君乃又有內德之助也今年君與余氏壽偕八十明年吳氏壽亦七十矣君之子尚序謁余言為之壽余惟君商也而乃心若是則士矣古之飯牛魚鹽者後世有述焉君即隱其身未若二子達而心跡稍類固自有所為壽者區區年齒曷與焉尚序兄弟本[illegible]業乎士者四君之志有託也儻終之射聲利弗檢焉則商其實矣將謂君夫婦樂之乎人又言君夫婦庭訓嚴諸子有過必跪責督之改然則順志壽親并亦有當自勉者又何問於區區年齒之間云

贈瑶川汪君之任廬州序

自建封之制廢民生所寄命者莫切於守令而守得專制令乃承式焉是則守為尤要矣又今

制省諸郡各設藩臬轄之而總輔則獨臨之臺察糾舉其職否而不撓其權可不謂隆

重者哉頃之瑶川汪君嘗過余論時事則嘆息郡諸守多任情自驁擅恢不體其屬令而方以事上至以剛僻為守正此其弊抑又何謂也得於專顧忘其重則自任而不計乎民焉耳嗟乎民生所寄者守而守則若是國將何賴焉無何汪君有廬州之命而同鄉宦留都者造余徵言以為贈余惟汪君以南臺御史遷今守又故嘗為海寧令海寧杭屬也杭所屬也凡九顧他令鮮

或當守意而君為海寧則獨竭力於民而
善承其守郡所下便則承而行之或不便
則調停其間民以無病而守亦不至於相
拂卒之守以稱善焉曰令無如海寧才
上聞召而入日者君以御史巡江下諸郡則又
殫慮於民而善臨其守風厲振肅郡國憚
其嚴又樂其恕無敢剛僻病民者已而能
者薦否者劾以去守皆心服又莫不翕翕
稱善焉曰御史無如汪君才夫習遠者無

眡擇于塗而逈酌行潦可以濯溉可以濯
罍言有其具也汪君以令則才而御史則
又才是無所眡擇而可罍可溉矣矧廬州
隸在畿輔則請白不牽于藩臬而與他省
尤異者以君任之何有乎是故知令之於
守則守於令者可知也知臺察之於守則
守於臺察者可知也君為海寧則善矣推
而達之於下而將復有殭慢不體其屬者
手君為御史則善矣推而通之於上而將
復有剛僻不宜於臺察者乎諸郡中廬州
獨撲茂急義使氣廸廣而蕃顧不好蓄聚
比年倭亂作郡以去海遠得不犯然料兵
輸餉征遣常額民生計蹙甚矣淮陽之警
不熄則廬州固當急備者省誅求之擾修
富強之實奠罷敝之民散奸媮之黨使內
變銷外寇杜
上澤得下究而民不至於卒瘅者非君其誰也
君往矣他日剬邑中政四達令修其職而

民以樂業者必又曰守無如汪君才而臺
察薦進守稱循良者又必首汪君無疑焉
余叨竊于此感時事之亟念民生所寄惟
守而喜於廬之得人也方拭目以覲而又
何能有所贈君云

送范君存所守蘇序

乙未春余偕范子登進士獲從多士游然
淳而好學莫或范子先者余時敬服焉即
豫測能行官已范子官刑曹果名行卓然

日奉
命讞晉獄又平反稱
上旨君子曰好學者信副用我于是同儕咸推
服相致望其顯陟乃今拜蘇州守以去衆
則咨疑不已若曰内陟斯已將藩臬大夫
不可乎即不藩若臬顧蘇州乎蘇州南劇
郡舟車衝衢又殷庶稱而疲日甚逋負牽
連其細民則胥狡而健訟夫狡而疲則弛
之滋敝棘之變生衝衢則政曠於應逐一

不當意即買謗語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
汁則淡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熟言才用
各殊也乃范子而守蘇將謂何余曰純忠
者弗釋便吾治者弗易民刻小大區别生
人之才也難易稱授官人之道也允若而
言范子好學者顧不蘇宜乎夫政者正也
棄厥身而民是繩誰其化之不學之務而
期協諸正其蔽也闇是故無私以為體不
擾以為用不倦以為居庚甲弛張以運

而盡變斯學之實而政之經也違之天下
猶可刻蘇州乎即蘇州衝衢疲且狡吾見
弊革而終束于程矣其謗矣其變又范子
嘗語余曰鄉曾自遡知學者寡往毋論已
弘治中壬辰文習而倡古作嗣興者卑訓
經而談心學夫心則信已然試艱者守乃
定觀博者識乃精師心而捍物吾懼其難
與經世也推斯之言其與古尚書令或以
守郡而循良者登之三公豈殊意我今

聖明御極稽古勤治方側席碩學之賢以翊化
理則范子蘇州之擢司銓者獨無意乎范
子往矣素所學既可効之行而理道之故
又將博觀而熟試他日以循良
召而顯陟又豈俟筮蔡邪于是衆聞而疑釋
因請書以代祖

辜母李孺人九袠序

歲己亥辜母李孺人年適九袠十一月某
日誕辰也先時仲子季重業國子肄竣而

焱廼晋謁西野李子請曰季重獲交於下
執事且托姻里茲將百拜母氏堂下登祝
無疆壽頤惠畀一言李子敬受曰諾是余
夙心也矧子以請矧聞孺人賢雖然狀第
之言不踰閾又詎知如所聞孺人之
歸善侍舅姑歡每曰無樂多田樂新婦之
賢暨終後哀戚如禮相厥蘋藻無愆鄉之
人稱其孝信耶曰然曰孺人夙通女誡經
史大旨即夫婦尋常罔狎褻遇小失必柔

氣曲諭不使過行加君子之身鄉之人稱
其順信耶曰然曰往宸濠掠于鄉逮于皐
火若室衆惶懼遁孺人獨扶夫遺柩不忍
去賊義而全之鄉之人稱其節信耶曰然
曰孺人性柔惠然弗阿或勸之符籙曰安
膚為茲吾心禱耳故不特家無少長得所
遂即春饑夏渴津梁道路多賴焉鄉之人
稱其慈信耶曰然曰孺人三子命孟仲從
仕曰汝毋他志命季商曰汝相厥成平居

詔廸弗為禽犢愛鄉之人稱其義信耶曰
然於是李子作而曰嗟嗟樂只君子福履
綏之孺人謂我余乃今知孺人淳備于道
矣夫孝行之基也順内之則也節事之幹
也慈仁之推也義恩之防也孝以事上則
獲順以從夫則協節以持身則貞慈以畜
衆則睦義以廸子則穀五者婦之善物也
孺人於身備焉壽躋于今詎幸耶抑聞之
壽天而人者也人之道有二焉匪賢曷基

匪子曷娛孺人善基厥子季邦武邑尉季
重國學生卓立綦行季魁商而上率訓
莘珎善之何弗娛娛且基天莫之違矣壽
啻今已哉於是季重遂書所問答者以往
以為孺人無疆壽

贈藩照熊桂軒賀冬歸任序

明興每冬至
上御殿受賀吏外土者遣厥屬以表進虔始也
蔡邕曰陽氣起君道長故賀是也然諸州

有表昉于隋唐制備于我
明古謂以親邦國非此耶是故吏外土者亦
罔不應期敬事嚴簡厥屬非素懋恭慎之
譽善事事者弗以入何也合居守之誠明
事
上之節若之何可苟為焉我
皇上入繼十有七年冬廼閩藩則以照磨桂軒
熊君入君之素不可推耶君入表賀誕
上嘉勞

賜鏹鈔越明年正月始獲徃歸其任君之徃
也鄉薦紳駿而餞之郊酒既行有觴而侑
之者曰子是往其毋忘今兹乎夫當路者
掄使子也謂恭而慎善事事焉耳
上嘉勞
賜子也謂果恭而慎善事事焉耳詩曰夙夜
匪懈曰靖共爾位臣之大節也節而或槩
又何取焉矧子官以照名牒是司稽下獘
而翊上理也弗慎則獘滋下烏乎徵弗恭
則理墜上烏乎賴子誠毋忘今兹所以入
與
聖天子嘉
賜之意以恭慎於蚤夜而復謂不能于官豈
其然耶復有觴而侑之者曰仕族之家振
烈易而盖愆難易者則不遠而賢可象難
者盛弗繼而疵畢見乃子允若斯獨能于
官已乎今熊氏如庫部箪山子黄守愚山
子暨小大布有位者孰不以賢聞且無論

已即嚴君氏安貞公之判安吉也人頌乃
政不衰是不辱小也伯兄氏址原公中丞
于
朝也去矣人景其範邇者
聖天子思詢之是不惰大也故曰位罔小大惟
恭與慎然則熊氏著于鄉信非世官已也
厥則伊邇能無象賢思乎子誠毋忘今兹
以永終恭慎之譽其振勃爾曷愆歟熊君
乃起謝曰肯哉諸君之訓敢不欽承於是

斟酌進曰諸君善祖行矣一餞而三物備也夫仕也而辱族焉虞孝也共職弗替厥心忠也別靡忘規陳之以善義也孝以樹忠義以行之達之天下之政猶可刻潘熙乎是一餞而三物備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爰次書以爲贈

周太尹彥敏之任銅陵序

李子遊郡庠時聞分寧周信敏公子彥敏者善文章名聲出諸弟子上心竊嘉其學

然竟莫面覿其人繼彥敏貢入國學久之有告太淑人疾者乃亟奔歸即勸少須詮選弗聽也維時李子聞而服其德愈恨莫之面乃乙未李子通籍于朝踰年彥敏亦謁天官選數往來李子始熟察其人加敬服焉戊戌春天官疏其名氏于上爲銅陵令李子偕客賀焉客退曰銅陵茲行艱哉夫令近民也居欲之奠化欲之達亂欲之輯句幹簿書之勞劇日叢于庭胥吏渝渝

愚侈隱辟習維民亦愚[illegible]等心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喁喁抱訴監者弗之察必曰令擾之拙[illegible]百至斯其勢果吾由而弗謂艱歟李子曰嗟民固弗靖也豈天實禍之弗以治也亦曰令實階之耳夫令綰銅墨坐堂上百執事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凡一邑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悉令乎主而分厥理者有丞有簿有尉各具成案聽可否惟允斯果勞且劇而弗吾由邪刻擇官者惑避

艱者怯惑則謡志怯則尸位夫亦由諸己焉耳是故植利振廢居斯眞矣彰善剗暴化斯達矣均賦清獄亂斯輯矣如是而孰前三人者決可否而行之孰謂不吾由其勞且劇之爲艱也且君子非無庸之患而無德懿之患本之以廉出之以公照之以明濟之以恕斯德之經而政由行也持是以往曷艱矣客曰然則彥敏何如李子曰夫騶騄之良日可千里百錄之銅剢達[illegible]

澤乃彥敏出汪族飽聞見學積而德充天
下之良也且百鍊矣於銅陵乎何有銅陵
在吳越之交負山瀕水利耕織樵牧水者
捕魚鰕宅舟揖古稱風淳氣和不嚚訟不
逋租賦其勾幹簿書視他邑宜簡前三人
者亦易力而以吾彥敏臨之則舞文者縮
無敢干民必無所容訴也其邑不大治雨
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祐有是理邪
於是客以李子之言告彥敏曰李子之言

善哉俑矣吾何有於是雖然亦焉敢不勗
行之日司寇泉坡公曰李子素善吾叔彥敏
嘗問言焉於是李子述所問答者如此

韓應井受揮使冠帶序

皇上采廷臣議營建復愍恤我民弗恐窮厥財
若力題
詔天下願入貲受官[illegible]懋于是徐充韓君應
井輸金若干撥什使散衛以歸其相識閭
之轉相語嘖嘖嘆曰應井壯而商者而代
之諸子生事日饒裕乃復膺念
命榮哉李子曰信哉然余于是知
國家之善導民也而應井膺之賢足徵已蓋
我
國家勸善其典非一有科甲有徵辟有進秩
有蔭敘其匹夫匹婦奇節異行者亦為表
厥宅里吁備矣而復時
詔入貲受官何也導之嚮義也非利之也詔
其有以急國者錄焉則輕利嚮義者天下

駪駪矣是故法一也助邊者窮武矣耳
[illegible]者贖貨矣耳意與今殊轍何異其不足
風天下故曰意美者法良法良者民勸然
漢法而善用之今日也應井膺之斯賢乎
或曰利入者以榮出也賢可徵歟曰嘻利
者弗以榮遷出類者弗以利溺故情以榮
實類以辨賢無度人矣今夫利人情之所
趨然商者為甚每乾沒其中莫之悟故上
雖懸法招之彼且匿其藏以務羸美孰[illegible]

務以急國邪何也其術之溺者深也然業
考古豪傑不羈之士亦有困於無聊混迹
販負之間者茲其人則豈以術移哉故其
奇氣卓志見義必先卒亦表見於世而不
終與其類伍今之世豈遂無其人邪然溺
其術者往往十七八乃應井商也年踰耳
順戒得時也顧能出其類弗溺其術指所
有重義以急
國古謂富而好行其德非邪故曰賢可徵已

且余聞應井偉軀幹豪與多義事鄉之人
賴焉其可稱詎惟今我今之急
君義莫先焉爾故余既因其子為之文復因以
告之曰傷義者殘見義不為者怯為弗克
其量者棄老而輟者怠怯且殘應井免是
矣怠若棄可弗慎諸必蓋懋乃德弘厥義
事以率鄉之人斯庶無負我
聖天子今日之休命

徐良濟判郴州序

國家割天下為府州縣總以藩臬其設官州
有守有倅有掾曹同知判其倅也州有判
沿於宋品視守殿權移而責並故事無大
小當與聞每請白則簽議連書以行即弗
利亦不容委也然權移則忌於專專斯侵
其勢莫吾便乃浮沉聽之則上胥咎其曠
職黜罰逮而怨讟興矣若其可易言乎是
故德凉則無所豫咸學疎則無所運能闇
見孤則無所剸紛侵若曠吾懼不免矣今

年春天下百司入覲
闕下實維考課黜陟之期我
皇上特降
綸音勑銓部使加慎焉凡侵而肆曠而泄溺
者悉汰去以儆有位尤嚴簡茂異充其闕
乃郴州判則以徐君良濟往良濟茲往何
有哉良濟自少有懿行富文學出補校官
弟子員輒以行藝冠諸弟子當道嘗以輿
修

郡省邑志人稱服焉繼貢入國學
選與校史其純德淵學往往受掄簡如此
然竟不偶弗獲登名薦書非命邪語曰繁
弱矩叅由之排擻葱閼錄胥由之砥礪言
所托然也乃余君賢矣又出仕族多所托
厥祖太守公父方伯公出有休聞君子景
其範而今伯氏良翰又馳聲水部文獻彬
彬相踵繼斯其前作後述孰于聞見之故
豈俟越庭戶外哉余嘗見良濟談世務悉

亹亹有倫脊中肯綮然則非無取爾也夫
良濟備是三者則德以發咸學以運能識
以劑紛將往無弗宜矧一州手矧州之倅
手郴州控三省之交藪亡匿其風雜阻山
澤險峻其俗獷務富厚蓄不樂學其民多
頑而逋租健訟吏斯土者孰不虞其難然
郴雖難豈天實禍之弗以治乎夫亦存乎
人焉耳良濟往矣乃復謂侵且曠不能於
其官難者獷者頑而逋租健訟者弗化於

理焉豈其若是左邪行之日全鄉諸君子
餞之郊屬言於李子李子乃有斯序

賀韓應井受揮使序代作

其歲冬魚臺韓君應井應
詔輸金拜揮使衛以歸廼留守後衛指揮張
君宇李君碩同知陳君九魁楊君瑾以應
井自衛出謁史氏某徵文賀史氏曰何哉
爾所謂賀者且 襲跡者遺衷也信今者
戾往也而可乎於是張君進曰近利者逸

崇義者潔惟義惟利厥趨惟人是故陶朱
屢散卜式輸邊情匪衆殊各有攸見夫是
光流信史談者稽焉乃應井商而倦歸顧
弗愛厥藏以助 國
天子嘉其義錫之官若服斯其行之良視昔
賢何讓邪李君復進曰詎茲已哉應井往
之商也善酌時勢權常變能與衆畀畀昂
昂然聚財視義弗恐爲尅削損心之行乃
家食又善施與鄉之人多所賴斯又其素

之貞矣陳君復進曰詎茲已哉厥[illegible]大[illegible]
用往以齒被
恩旨冠服矣厥弟應軫舉于鄉今復有聲治
郡棣萼輝映齊德而並祉斯又其助之廣
矣楊君復進曰詎茲已哉瑾若應井連婚
媾接詹楹乃聞見為特詳應井生五男子
咸紹志卓立遊
國學者二從之商者三諸孫若姪玉立鳳翔
業儒術而內婦亦斬斬無間言斯又其流

之永矣於是史氏某曰嗟嗟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應井謂我徵諸君余詎知應井也
夫財貨以奉身也足乎生之養無用於其
身止矣狥財以賈禍厚積以斂怨爵爲用
之是故君子之于天下不惟其財惟其行
之良行即良矣素患其弗貞也助患其弗
廣也流患其弗永也何者亦惟遺衆戾往
爲耳矣故流永則積深助廣則守確素貞
則道純行良則賢徵夫夫也誰敢棄諸應

井備馬斯樂只也已其受今
命曷忝我善如諸君之相與以義也信非遺
秉彝往也爰綴斯文用申短贊辭曰於皇
德系于韓允光廓乃丕緒泯跡賈商財聚
維義肯穫肯堂伯仲懋德元方季方式穀
似子謝樹流芳鄉評歸美萬口斯將富好
行德邁彼耄荒爰輸于國弗愛厥藏自
天有命寵之冠裳曰維三品名器斯彰閭里起
敬是曰民良德則純嘏曷斁厥常永貽世

憲史氏作章

贈蔡廷宣任長沙推府序

寧都蔡子廷宣謁選銓曹受楚長沙推官
以去或謂史璣曰夫刑人之司命也然冐
刑犍訟者罔上以直巳機械顛越莫測之
如魍魎鬼蜮而俾我　日衆取衷焉難矣
我刻長沙控三省之交其風雜阻山澤險
峻其俗獷戶主客參半務富厚蓄不樂學
其民好爭而善潛故訟非必距雖小亦頑

年無息期廷宣即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
吏璲曰噫嘻異哉是虞之外而弗已背也
長沙即健訟乃心獨人殊乎予曰聽訟猶
人必使無訟夫獨使無訟難將聽之亦弗
猶人耳故太上忘訟次使無訟次聽訟聽
之者誠以且明則彼魑魅魍蜮我者屏我
罔邪是故先主則弗虐弗虐者闇深文則
弗恕弗恕者刻外遷則弗斷弗斷者靡靡
則眩實刻則叢怨闇則納愚公明之道鮮

矣夫遏惡揚善天之命也好善惡惡人之
情也司法者將民善惡是頼而顧奸之其
誰與我故君子照之以虐則下無遁情臨
之以恕則下無誤中成之以斷則下無反
命何者虐生明恕生公斷則公明之道立
三者備而德成矣德以司刑則豪伏而良
倚民且無訟且忘訟矧區區聽訟云哉如
是而民之雜者獷者好爭善潛者乃謂歲
之允吾弗信之矣且余聞之直木不可以

為輪曲木不可以為桷言宜之素也是故
不知其政覘其學不知其仕觀其處乃廷
宣童而遊鄉校也學憲二泉公一見賞異
冠而庠之自是諸督學就試亦無弗以行
藝弁首者繼貢
國學輒又以行藝為當道所推引斯其處若
學可知矣于司刑何有哉廷宣父嘗捐貲
助
國受散官又嘗助攺邑校建黃沙郎君二橋

蓋富而好行其德者語曰井木不萻實嘉
禾不滋粒欲觀廷宣賢觀其父可矣茲往
司刑誠推若父之心行之而謂有弗允弗
以公明稱其然邪廷宣聞之謂玉泉張子
曰善哉史氏言足相我於郡予盍請識以
遺我

贈掌科少龍賀公考績序

國朝設官求治自一命而上者莫不各以務
行其職為盡而於給事中則專責以言

給事於官最近侍而南北署並峙不華危
以廣耳目之司也嗟夫天下事至夥也自
守宰上達公孤官非少設也臧否判而理
亂之所從生焉而或以為之防為之勸奉
群情而使昌言于朝者顧獨專責之給事
茲其官可不謂重且要乎故余嘗謂行較
之言則實也而或失所選者其妨治也獨
言較之行若虛也而或失所選者其妨治
也宏然則非剛正識大體有道術之士信

何足以堪此歲壬子賀君少龍以建安令
召為南兵科給事中余時官京師聞京師士
人語賀君自少好學有風節出令建安建
安人須其政蓋所謂剛正識大體有道術
之士也茲其往必不辱於選余時已心識
之矣已而君南任余未幾亦轉擢而南焉
則見賀君果持重識大體平時恂恂若無
所異者至與當否天下事評人才高下則
確有定見而[illegible]

國是所在即又利害莫奪疏入必先焉以是
風望日隆起善者恃邪者憚中外莫不知
有所謂賀君也余於是則信君誠不辱于
選而因憶京師士人之語之驗矣今年夏
五月君以報績請余部司考者上之授牘
行余因謂曰令制南部有考課無與於銓
授余力何能進君哉然
聖明在上黜陟幽明惟公君入必重用君斯蓋
不龜可決也亦曷足為期焉余竊淮自海

上用兵以来
上憂念日不釋君於斯為專職而
上又聞君才意者行當被宣室之問乎人言客
兵難終恃賊可殲難制其不来莫若慎擇
守令令其自募兵為戰禦又屯將翼之稱
遠計夫是誠非闊略文法大假借之不可
也始兵起時衆論譊譊不一君獨默不
應退列上數事則奇中人以是賢君矣乃
今則又奚以效余於君之行有重望焉故

申之以為贈

賀壯塢劉尹奬異序

夫士人欲行志其相乎次惟守若令然令尤近民古君子莫由相者擇焉乃令選人擢是官去輙怏怏有難色何邪盖曰令秩殿而勞且劇其勢莫吾由又郡藩臬撫察者岐見殊好各以其毀譽黜陟臨之耳是故職即修矣非苟回曲媚當其意雖奇偉之政弗以揚也職苟隳矣然能當乎貴勢

即擣杌其行剏𢀖其政莫之指也以是而期邑治雖賢者宜難之矣嗟嗟否哉久矣茲說之惑世乎夫挾勢濟枉上可能也厥理孰掩衷分逆合下不能也志者孰沮余嘗讀古功令以文侯之賢尚私惑左右議于鄴計禍為良吏悲焉及觀烹阿封即墨事則知世惟無自出于毀譽之塗者斯貴勢人小動搖足杌其志誠特出若即墨果遂終蒙蔑實之毀哉故曰誰蔑其實茂華之澤枯者弗腴榆圃之言誣者弗居且令秩殺矣事權實專焉不可行之省郡者可行矣一邑郡藩臬撫察莫或制者一令制之則分厥理有丞有簿有尉百胥承風奔走一邑以聽若是謂勞且劇勢莫吾由其然邪然求之邑令鮮稱善往往弗獲于郡若藩臬若撫察劾以去否而抑秩去拔奬者十不見一焉斯非泄沓齷齪自詭其志邪抑志弗確而毀譽足杌之邪往有告余

滑治者民曰孰嗣我令賢郡藩臬撫察曰孰賢如滑令華聞日播上屢拔奬焉余時心異之求其人曰壯塢劉子然莫識作何狀日吳丞濟美謁余曰滑素勞劇劉之治無稽牒明而健介而和平徭教化凡城隍關所咸撤新焉上令違厥志則執不以行毀譽莫為動然卒譽流交悅罔弗拔奬者夫今令于邑偭志貫讙顧踊于衆曰令雖皆是焉擬之劉子何如邪斯謂能行其志

邪管敬仲曰不知來者觀之往夫人孰
而劉子克馬行
旨而撫察而藩而臬往斯能矣於劉子乎奚
有吳丞曰若是則進而相能相乎李子曰
志一也勢崇卑遇也相不相余烏知推劉
子志有本矣吳丞曰大哉言乎廣而正遂
書歸為劉子賀

壽恒軒韓揮使八袠序

太史公有言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疲余每誦斯語
未嘗不慨然傷感也然翫斯語者乃商為
甚蓋其挾貲而牟纖啬即出門罔不兢兢
懔戒心焉又其之是販也必蚤度暮忖豫
有成筭而後赴之而其售之也則又察天
時消息酌彼我羸縮又道里舟車之費之
筭利見子母而後售焉斯其所為勞疲亦
宏矣甚者售販之際陰行其尅削損心之
計而一不遂利焦熱非已夫商于利譬士

之道也孰咎其利者而猥溺若是是豈衞
欲喜生之道乎韓恒軒公故業商者公之
商獨恥與他商等因時卑卑昂昂不為尅
削損心之行而問其利顧日進他與商者
率莫及且他商盛則甘心白首味于利不
能釋又其人無不衣綠綬絢策肥乘軒聚
歌舞盛居室帷帳以明得意而公則年未
六十即不欲自勞盡以其貲析之子而又自
奉儉約反之身以範其家公仲兄仕為冬
官郎子五為上舍生者二例授戶侯者一

冢孫尚丙午秋領鄉薦餘皆彬彬業黌舍
而公亦例授揮使矣然公終不易其素儆
有所張詡余嘗兩造其堂見其慎而朴絕
不喜浮靡果不效尋常者之侈且恣也夫
形神一耳上焉者委形以游神後物而弊
其次握形以用神齊物而弊其下因形以
搖神先物而弊公乎八袠而形體蹻健精
神悅和非其所取于世者寡邪明年歲在

并京二月某日實公懸弧初度之辰公之
友與縢王君崇敎謁余文壽公而公孫尚
時在六舘中偕之来余因進之曰若翁商
也跡其素則士行焉委形游神壽也曷紀
乃尚則士業也使以利終而商其實焉斯
莫由永譽也必矣其母乃非若翁之志乎
公家居子姓中或弗檢必跪責庭下訓之
攺余素嘉之而韓生尚尔又有今雅故推
公之意壽且樂莫大於是者故并以告之

俾歸侑觴焉

壽張完山六袠序

余嘗覧漢傳家世顯子姓又才賢莫如
楊大尉陳大丘然大丘之後德漸衰減弗
繼而當世所稱貴能守家風者獨楊氏乃
其實又何殊異也大抵前烈盛則象賢難
而紹述稍弗類則疵舋見固非必有大過
於時矣善乎柳直清有言門第高可畏而
不可恃彼誠有所試而云然也余斯深有
取於完山張君云君之祖東白公雅志聖
學與羅一峰陳白沙吳康齋諸人相倡和
聿開来哲而進立於
朝則驱治法請終喪勸行王道不猥以徇時
蓋歸然一代儒碩也雖志未究施而要公
所自樹即大尉之清介大丘之奥廣曷加
焉故至今讀公名臣録中事莫不想望其
風節以為不可及而為之後思嗣其聲光
顧不難矣哉乃完山君稟質姱秀才高而

行美不獨居家恂恂肅睦而佐部部理佐
郡郡理已擢
盖藩相則又臣至相得政無小大稱治焉故
今海内人士論先臣後必推君才且賢足
世其家喜東白公不晦没是既無大丘之
後之憖而史謂楊伯獻等善守家風者以
君較之何所讓若爵位之同不同與君後
來之所至則有在不必論者噫亦盛矣今
年三月君壽六十歲司寇劍峰陶公與君

有嫺雅屬余言壽君余惟士重立名孝大
永緒彼修若夭非達人所論為不朽者也
是故身誠脩無忝於前人則載德終譽誰
為之夭者儻箕裘弗繼行業無所表著則
前光遏佚即壽曷稱焉君今才且賢足象
賢世其家既無慙於紹述弗類矣况由是
日修不已焉則東白公之盛益彰而君視
楊陳二代後殆益之矣彼載史筆者安可
不有列君事作世家傳與漢事並傳乎然
則君之所自壽者固遠也彼徒壽君於年
齒之間者不左歟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七

豐城 李璣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記

重建廣潤門樓記

嘉靖歲在己酉春三月重建廣潤門樓成
樓凡九間簷層者三崇以丈計者四有奇
衡以丈計者十一有奇縱以丈計者五有
奇週圍以丈計者三十四有奇門內外重

建兵馬廳四座各四楹馬遠而望之翬飛
獄聳迫而察之匠藝精奇登覽則匡蠡諸
險若拱若助遊渺悉歸指顧而俯視則萌
居環湊司府區設邏警時嚴固勢雄百二
者也始丁未冬樓燬也中丞傅公鳳翔喟
然息曰無樓無城無省矣可但已乎乃謀
之巡按伊公敏生會疏
上聞請重建已乃集三司諸公議營建便宜已
又進南昌郡守胡君公廉同知張君韜通

判張君爵汪君佐推府秦君泶南昌尹皇
甫君渙新建尹芽君觀曰汝等長理斯土
維茲營建汝寔總之於是僉軍餘免操者
人役工幾日以戊申夏五月肇工則又分
檄往市瑞州麻石湘川梗柟凡礪鍛瓴甓
黝堊之需亦公羨平取費罔民及云時被
簡董役者瑞州府通判舒良材南昌衛指
揮賀春而南昌縣主簿薛大楹新建縣主
簿林尚絅南昌衛指揮謝恩實佐之樓既

成中丞傅公合諸有勞者宴之樓諸君合
辭謝請曰今茲燬燼既復區畫寔仰賴我
公務至重也頤刻其事石於是以皇甫尹
列始末狀問言史氏璣狀言布政左使則
瑜君智右使則林君應標太參則李君錞
謝君九儀張君元冲少參則李君憲卿憲
使則吳君鵬僉憲則許君穀陳君鳳章君
煥都指揮則方君恩文君相寔偕始議工
未訖巡按伊公陞任去胡公彥来代而少
參鄭君汝舟黃君文炳憲副鄭君世威僉
憲許君東望王君繼洛林君策都指揮丁
君来亦嗣至餝美今樂觀其成焉璣曰余
讀詩臯門春秋雉門固美刺殊旨乃知聖
人兢兢重民力也夫樓之建今何可已然
非主之中丞公而諸公協議克成安知無
稱損於官民且樓托之城去民居奚啻尋
丈一民失戒樓因燬焉殆天啓之云江西
省城門入我

明改存者七廣潤冣衝庶又驛通夾門左右
盖水陸之會也樓之成增勝易覩較他所
特異茲非其地然耶夫非天弗因非地弗
形非人弗成余懼夫後之人莫原自成而
嗣修之也故不辭為書之而系之辭曰
皇明赫興統一制敷分省西江城因往漢關門
廣潤司我坤方飛簷有伉百二其強天乎
載新災告回祿於鑠中丞建謀維速爰有
二吏亦聿既同貞義協志休奐群公力弗

珷傷貰出帑羡十越月成萬口斯便祇慈
喬步舊貫易觀戰守則利奸詭心寒
國威丕昭文治是翊南浦西山配樓閎極邦
人歌惠世以永寧後之嗣者敬眎茲銘

重修順德府學記

高皇帝興稽古重道作人弘化乃御極二年即
詔天下郡若邑皆立學於是順德之學立成
化初年黎侯其又拓新之事載紀功之碑
嗣是修葺者率隨時苟且故日圮焉歲乙

巳蕭侯體元自比部郎出守視學喟然議
修之維時歲適歉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
不可乃弛禁節費均役清訟小大事咸既
厥心越一年丙午政通民和歲亦報秋於
是上其事巡撫蘇公舜澤巡按傅公鎮既
得請則稽羨市材募勤庀役費不給又首
捐俸若干故郡僚若士民亦各相勸出貲
以助焉經始以秋某月而以同知喬君佑
涖其事首廟廡門綽楔次敬一亭明倫堂
啓聖祠尊經閣又次東西之齋饌廩之所
觀射之圃覽勝之樓營葺有序輪奐改觀
泮橋臺級周遭則增置石欄甃砌皆易之
石而名宦鄉賢令又易正其祠云丁未夏
落成於是祀者得效其虔游者得成其學
觀望者肅而四境聞者亦莫不翕翕然興
也人士咸謂侯之功不可忘以舉人李君
可觀來請記而進士李君景萃偕之來余
曰學校者化理之本務而賢才之關也是

故王政先之而蔑棄迂視者無論矣若陽
邀崇獎之譽顧遜難自逸即鞠為園蔬弗
理日覬遷去免者亦比比也又其悖者動
不度時勞費罔恤則化理無裨而先既以
其民困矣乃蕭侯學校是亟而無擾於官
民斯不可以觀政矣乎喬君又協志并謀
克成茲舉是皆可記者故不辭而又系之
詩曰於赫
明興變夷以夏丕立學宮作人弘化順德有

學歲久而圯吏顧腭眙累政相随蕭侯下
車循睎喟嘆曰是弗修化源孰賛歲之弗
有侯則需時釐政撙費起我瘡痍翌歲載
秋當路報可允役捐金侯志斯果詵詵民
士義動而勸斧斤版鍤百堵具興乃正廟
序廟序有邮
聖謨有亭師徒有室爰有祠閣正祀尊經觀射
覽勝栫扁作成絃誦洋洋文治聿振翼相
明時登爾賢儁昔有黎守侯則娩之喬君恊

義又克相之成美勿忘敬哉有佐史有銘
詩貞珉斯睎

應天府題名記

應天建府以来百八十餘年矣尹若丞前
後無慮數十人名故無題石鮮稽焉嘉靖
丙辰華君汝聲寔来尹於是而喻君中甫
適又来為丞則相與喟嘆曰今且無石後
将曷觀乎乃檢故牘得尹自蘭君而下丞
自蕭君而下若干人爰次其字里發科履
任鐫之石而委余為之記余惟自昔帝王
圖治莫不加意畿甸而任官尤慎焉至以
親王皇子領之盖根本所先也我
太祖始建留都即改元集慶路為應天府已而
謂是不當列郡等也洪武三年則陞府三
品崇其權給銀印定知府曰尹而同知則
丞云
成祖建府順天而應天仍不革盖稍倣漢京兆
河南之故事然漢於京兆殺其秩而今盖

南北相埒可不謂隆重者哉夫應天屬縣
八内拱京師南據形會閫外郡省所承式
而
太祖所謂萬世子孫當毋忘者也然而政俗日
殊矣矧兵民錯處豪貴骪法建署衆而
天威遠既不可繩以一切而寄餙竄籍之奸攖
丸脱錢之詭又雜集五方日以撓吾所拘
揵如是而為之尹若丞抑何其難也是故
思其重則毋或敢輕焉思其難則毋或敢

易為立根本之討折奸邪之萌保釐惠養而因革寬嚴相其時斯不存乎其人歟夫往蹟具則得失形是非定則勸戒寓昔漢應劭於河南諸尹人為畫贊于廳壁覽者惕焉然由今以觀方丈之石名氏具存其重其轄孰勝與否固一撫石而勸戒默定又何事乎人為畫贊也嗟乎斯蓋二君所以題石之意乎然人心不死口碑弗磨自上履祚来尹若丞于茲者其行事章顯較著矣

即洪武間稱久遠將無有不待石而知其人者乎不待石而知是實先於石也守里發科履任則人或臨石而漫視之者矣吁可懼式秉喻二君俱以名法從来任未喻朞利與蠹剔應天稱其便名躡起蓋所謂能其轄且重不待石而後世自知者而尤拳拳茲石其昭示嗣来之意何深乎余以秉君之委久未有復也記成而秉君遷南大理卿喻君乃為登之石

晉州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三代漸逝化理亡本乃名宦鄉賢之祠余斯重有取云夫善善惡惡人之通情也是故之所賓禮而崇慕焉之所擯斥而赧焉即行販能無然乎然不章曷示不激曷興風行斯窒矣祠也者固章而激之之具也易之觀不薦而孚而彖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夫設教神道孰祠急者而其風孚之不薦非章而激焉者乎然則崇化以政祠若

之何其已也晉州名宦鄉賢故未有祠萬守至為之喟息良久因進諸師儒曰余忝守茲弗類乃昔宦茲名者暨鄉之賢弗祠焉其何以詔我郡之人會巡按御史翁公某行部至亦首延之稽萬守以請報可遂撤學論其可祀者上焉已巡按胡公某繼至俾重覈焉自唐迄今得名宦若王安仁趙仁舉許禹徐度馮裕張士隆凡六人鄉賢若魏徵崔㷆呂正呂鏜高安張瑜張璿

呂秉彛凡八人乃卜地學宮文廟後旅丁
元材度時節力兹營二祠祠各楹者三南
向経始于某歲正月某日再閱月而落成
望之翼如枚如俎豆有所總計工若干費
金若干悉公私稱損云巳萬守率諸師儒
拜祀祠下典刑儼存盖曠儀偉睹也於是
吏厥士者無小大咸曰是非嘗宦於斯者
耶今尸而祝之吾誠等焉誰其擯我鄉之
士曰八人者登之祀固晋産者生其地莫

興焉能無愿乎民則奮曰彰善癉惡上之
典至公也竭力田斂行誰我制者我獨非
夫歟故風者生于其政者也政者正也正
身其本次視厥施施實焉章以示以激[illegible]
興矣萬守樹之風聲而闔郡胥應豈偶[illegible]
哉萬諱某字某由襄陽判陞今職下車首
廢具振祠其一耳又禔身介導民以行然
則又非化理亡本者祠成乃姪南吏部主
[illegible]御持學正馮世昌狀来請記噫斯

余所樂記也抑念而莫倡孰與始乎倡而
莫贊孰與遂乎贊而莫任孰與成乎倡以
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亦何可泯者
其名氏具列于碑陰

霍丘縣學新置學田記

霍侯黃君既蒞治則日咨求民隱拊緝之
尤加意學校與其教巳乃捐自俸百三十
金為置田若干畝去丠郭而近歲可得稻
麥百石歸之學以待士之不能舉火者而
年至莫婚死莫殯且瘞者因賙焉霍師生

感德慕誼上其事諸當路願以田事勒之
石詔久遠俾勿墜而諸當路咸俞之于是
李生純先儲生成材乃致其師之命持事
始末来徵文余竊惟
國朝稽古弘化群其士于學舍中而誨之師
長其髙等者業巳廩之矣而又安取于田
也盖廩其秀限而弗過鼓舞之義也君道
也賙其所不能槩及使不奪于他而勸樂

之由於教則仁也父母之心也矧田有常入則歲可權之出侯即去士將永賴焉茲其慮不既厚矣乎然余嘗讀孔孟憂道恒心之章則又慨然嘆曰嗟乎何訓戒若斯之嚴歟夫產事之貧即不可以生而恒心弗遷猶將憂道而勉學士君子所以別于齊民者固然也霍士始幸拔于齊民中補弟子員而侯之田足賴又若是而顧負時弗學焉其亦非士已且夫士之于農也殊

業而比義焉弗肯播者忘拔苗長者助舍五穀而茸荑稗之熟者詩田則罔秋穫諸士所明者而謂學逈異是乎是故忠信為之地仁義為之種而耕之以師友耨之以克復穫之以古聖賢相傳之心法勿忘勿助勿詩焉則學乃知方可以語道處不失耕莘之樂出不蒙素餐之譏霍之士既有發譽而侯之心庶亦無負矣霍山川秀衍辦名邑豪傑士誦法孔孟者輩出盍與所待而興者而侯復有以勸率之其指從而勉于學也將孰能禦哉黃侯諱譜字其閔之永福人始仕杞縣學教諭尋擢國子典籍轉今官而魏教諭君輅訓導陳君俊甄君有恒狀抵余則曰侯涖霍多惠政纔朞也又置田入之學余故嘉其知所務為之記且因亦告夫多士云

如皋縣新城記

如皋本漢廣陵郡壤縣名已見於晉唐置

如皋鎮南唐復為縣乃維揚之塞邑而與海門通泰襟聯帶附唇齒輔車地也自海寇近作諸邑以城塹不設長吏雖有材武莫能扞之其焚燹肆掠荼毒震蕩之禍甚烈也嘗一再入如皋幸而無事然蛇豕並貪恣睢未歇先事豫戒域民儆守之務惟城為不可以已侍郎澹泉鄭公建節撫淮上夙夜勤民不遑自佚揚守吳君自湖以城如皋請公俞之乃具牒於縣遂親履度

地形舊治東西修而南北逼隘北濱河
塹河水衝嚙又丘墓纍纍間錯無所取地
其南則平田畝澮舒曠沃衍乃展而拓之
延袤廣輪圜徑始稱以量計之得七里二
分知縣某承令遂繕城焉為門者四樓如
之為丈其長一千七百九十畚杵土物餱
糧徒庸之費三萬五千緡有奇濬濠環之
上墉下甃宏規大起暴客摧沮民志攸寧
隄防也固封守而豫不虞其善之大者矣

昔在春秋時渠丘公恃其僻陋在夷也而
城惡不修是以浹旬之間而楚入其三都
若蹈虛拉朽然君子咎其無備故知設險
守國城郭溝池為固制治之要經也雖勞
而費猶且為之何哉以撲制順時佚道之
使勞之而後其力可休暫費而後其財可
可蓄也周宣之興有玁狁之役而南仲城
于朔方有臨淄之徒而仲山甫城于東方
彼所謂哲臣藎佐也思所以吡世聚昕完

候禦侮則鮮不胥城守是急莫之有改矣
然余又聞古之為政者輯和其人而浹以
恩信使民致力効死以當勍寇之猝至而
不忍去惇燹以正訓昭禮以緯俗使民知
死長親上而無嗜利偷薄之心若是則茇
次之寓堅於重關畫地之守嚴於百雉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以有此具也而況夫地
利阻阨兼資並設而不廢其孰能侮之余
述春秋城築必書之義記其事而為之銘

曰海水洴沸狂鯨迅奔舳艫舴艋倏忽聚
垣民無保聚走竄郊原恬嬉歲久孰設屏
藩惟此如皐濱於海涘寇來蕩蕩莫之或
止譬彼騰波匪防曷制剥膚震躬隱禍萌
籽桓桓中丞實
國之楨審勢廓宇度矩引繩賢牧賛治令尹
是營畚築具戒創此堅城巖巖濯濯莫我
敢胥墉以域民泉流其下粉堞雲橫白波
湯湯千夫守陴木鳶布野鈴柝宵鳴闌廬

休聮獜㣧賊肉我則拒之鉤戟長鎩從高
布之搤吭上游屢重出奇九地之守脫兎
莫文保障既陳典彝宣貴端之範硎調其
衘轡勇武知方化俗貞志恊于人和以毗
地利爰藉循良守邦長世
聖人之化洊濡麗鴻詰兵震耀遂荒海東扶余
樂浪罔不来同千里一尉闗閾不扃爾皐
之祇永奠日中

不肖孫九疇　衷輯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玄孫玉鉉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八

豐城　李　欒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行狀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靜安齋䓕

公行狀

公姓范諱楚蓋字惟忠其先錢塘人唐相履冰後也元和中諱平者以亂徙豫章古豐巳徙富州之城西巳又遷孝弟坊仙音

巷遂家焉二十五世謨是為公曾祖以貢生中宣德巳卯順天鄉試任學録謨生儼不仕號心古居士太史張東白有記宗伯楊文恪有題斯可推其人巳儼生約號思齋娶敖生三男子孟楚芳仲即公季楚节公五六歲父訓學外氏心古先生在堂艾而耗公日侍食必擇柔旨以進出若入必扶翊識者異之比就外傳輙復循循以聽不遂群兒狎翫冠思齋公以縣辟為區長

公代為經紀遂廢舉子業先是長假諸弟之
勒取之屬輒那移自殖不時輸及覺露則
諧通胥吏以冀免幸不敗類歛怨於屬乃
大獨挺是八翁然推服焉年二十五思齋
公背棄公哀毀獨至殯具務從厚暨營塋
日徒跣數十里暑雨罔避泣語人曰父年
五十四耳乃茲不幸舍是曷致耶公又善
處兄弟怡怡無間言思齋公沒合食尚二
十稔不析產子婦至五百餘指凡事關白

教毋曲當其歡及沒公哀毀成禮如思齋
公喪凡忌辰時祭即愀然竟日務竭誠焉
弟楚節塋廢婦卜未得地公有自地善意
捐與之酬其直公又謝弗受其孝友類如
此公性樂易能厚善鄉族然不喜婞婞或
不義則直詞析理罔假借故質平者始若
弗之堪退亦竟無反側者無賴子弟見他
尊長或逞肆乃見公則歛拜肅立無敢干
以非尤嚴於取予不忍設機穽以是行海

負敗亦悅服公之素每歲歛必放貸貧不
能償輒貰之嘗焚券數百石里中德其施
年三十九始生今秋部君稍長延師于塾
督教罔寒暑間或曰君晚育何苦乃爾公
笑而不答顧督教益嚴乃次子庚成長公
教之猶教秋部君兄子康與秋部君仝年
仝塾公教之輒猶教秋部君嘉靖甲午秋
部君果領鄉薦明春登進士諸亦彬彬遊
黌宮有成立如公志秋部君初授主事公

貽書曰今命匪輕仕重始進兒不可不慎
也秋部君如教故獄事多平反然心則時
時憶公圖省覲公復書止之且貽以影圖
曰吾與若母幸強健汝宜竭力明時聽斯
斯已即歸何為耶每秋部君轉遷報至必
索香禮闕貽書申戒惓惓毋負
國恩嘉靖丙申以生
皇太子恩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戊戌
大享禮成進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然

公終不以子故輙入公府即入周或以私

干或語有所嫌即弗吞至訪之時艱則詞

情俱切務詳其所以當路者禮之退輙嘆

曰真忠厚長者無不愈益敬重公邑侯胡

書請公賓諸鄉飲凡三至始一赴後竟辭

公與邑中諸耆俊結社會杖屨蕭散觴咏

盡日觀者莫不望風起敬晩年益好恬淡

簡出入暇即取古詩文讀之於世味泊如

也因自號曰靜安齋盖以見志云乙亥冬

十一月忽遘疾時秋部君奉

命勸 晉藩獄將竣事便省公旦夕覲其至

次年正月疾增劇公謂配宜人陳曰兒歸

莫待矣命也令亦何憾汝毋吾積憂又召

庚屬以後事至殯具喪儀亦一一指授令

弗踰且反覆陳以孝弟忠信是月三十日

終於正寢距生成化戊戌十二月十九日

享壽六十有三歲秋部君又稱公稟氣充

厚器宇魁偉笑語若洪鍾坐起開定如山

貌家者謂必壽夫術難言矣德則如公而

顧弗永嗟嗟司造何心余在苫塊方以先

君故抱痛罔顧而重有感於公也哀哉傷

哉公配東湖陳兆瑞女子二長秋部君郎

中慶先娶余 贈宜人繼娶蔣 封宜人

次庚邑庠生娶熊女一適呂某孫男二諫

諭孫女一秋部君偕弟庚以某年月日塟

公于其所屬余為之狀將求銘圖不朽亦

以余同年且同里知公特詳耳謹次其大

者于右以俟立言君子采焉

先兄龍岡行狀

兄諱浙字邦秀別號龍岡始居南昌漸嶺

繼徙豐城祖居之湖茫湖茫李先徙臨川

之祖曰勝曰詠曰孜至六世祖曰從生五

代晉天福間乃卜相今居由宋歷元代有

賢顯

皇朝以科第起家者三十人其他禄仕者尤衆

即弗仕亦知秉禮守先訓故今我李特推

于人云弟二十二世諱世斌者實兄之曾
祖世斌生與矜出贅漸嶺劉氏因家焉冀
矜生困學公鏞配熊氏生子三季者兄也
生而儁慧童時即嶄嶄異群兒困學公嘗
夜飲歸以古詩醉後馬馳田試之即應聲
曰夢中鷄喚醒時四歲耳困學公以舉人
理　吉府刑携與俱星沙文學士即莫之
先皆知為遠器弘治甲子當大比兄歸就
試郡邑邑若郡皆弁諸士首學憲二泉邵

公尤奇之是秋遂以儒士舉于鄉困學公
繼任　代府長史兄隨侍　王一見異焉
選與左右曰李長史好兒自是遇困學持
加隆時都憲高公友璣王公憲俱雅重其
才每與論文學丙子困學公卒于任時流
賊鋒起行旅迸跡兄獨伺間扶柩歸匍匐
萬里加之哀戚幾不能自存人以是難之
服闋試禮部登正德辛巳楊維聰榜進士
授南驗封主事是年以

今上起藩邸　恩得贈父母
誥命已乃以父柩在堂假道歸襄事諸留
自調度略不以干二兄哭語人曰親不
養舍此報無日矣凡遇二親忌辰輒哽咽
不自勝不娛酒肉先是掾吏赴部者善胃
賄該司遂過為之防文牒少不應即被黜
兄之任獨虛心為理得復錄者不下百餘
時人稱快秉握者謂其才委兼署考部稽
部太醫院事考部稽部太醫院以之理繼

調壯儀部主事尋陞職方員外郎復陞儀
部正郎所歷輒有聲卓越倫輩已被
旨選駙馬仇駙馬者誣奏逮及與仝官陳潘
俱下獄兄毅然曰官事任長貳佐曷與焉
讞官壯其語詘於
上謫全州判由是仝官俱得免歸次左蠡風壞
商舶人恐甚兄計繫自舟募小艇十餘為
之援穴其底得三人乃徽大賈也願納餘
貲數千半謝兄兄一無取懟而遣之至全

與閣老敵所將翁邇從銓選論御史乳撰
巡以省誌相屬未脫藁陸龍游尹姓某者
大猾也素把制官府翼以二子俱庠生兄
廉知坐以法併繫二子罰修諸公廨仍令
自主其出入群奸以是恐龍游治甫兩月
遂陞蘇州判蘇州額貢
御家中官歲来督之鞅凌軋有司務飽其私
乃兄兄獨不之屈中官竟莫之敢恣當道
嘉之檄掌崑山事縣朱氏以仇訐服死刑

業成獄矣兄覆讞竟白其冤於是采禮天
曰吾無報李公碩公百男耳乃兄年五十
始一子顧忽夭時歲宦况蕭然久之得報
陞楚雄同知默然良久曰嗣息中夭一官
萬里嗟嗟非命耶遂拂衣歸扃其軒曰知
命撫公王龍湫遺學博促其行監司請公
亦觴請勸駕竟辭謝兄修軀偉姿舉動倜
儻不事小節見者傾悅又善談詩工草隸
顏骨準下至博奕小技人所及之不待遜

于養而已及其當事局亦出觚露鋒芒躁
一世自負無所下且固斥不能容人過以
是異志者多忌之卒莫究其用君子惜焉
兄性不嗜酒到口輒推去然賓客至觴咏
酬和務盡其歡即無賓客或鄉族之人亦
宴笑博奕窮日落月不為倦或勞之兄笑
而不荅人去則閉門端坐焚香瀹茗而已
興至則形之詩文生平所得甚富惜散逸
往自漸嶺從祖居二兄不從業讓之先產

歸日諸姪来告乏復計口廩之歲為常我
李自吳康齋修譜以来幾百年世系益蕃
至莫相識兄乃請之族長重加修輯附以
新例族人多所賴又族弟庠生貧而客死
無以塟兄取之塟又恤其家其俠義類如
此鄉族有質平者則據理剖決不媕婀人
始若不堪卒亦無不服敬兄之家居也貧
莫告枉莫白必曰龍岡龍岡云娶進賢舒
氏　敵元梓溪姊也子二一棣側室賀出二

歲未聘女一許南昌渼陂姜愉嘉靖己亥
九月偶中風捩就床褥遂莫語越二日竟
卒蓋十八日卯時也距生成化庚子十二
月二十九日寅時享壽六十歲嗚呼弗究
其用竟亦弗永其年吁嗟孰謂有天道然
年弗永尚幸有子用弗究抑亦有知者視
晴溪以終嗣息竟絕者又有間斯不可自
慰歟但憐才慕德者悲憾不免焉嗟孰謂
有天道兄卒之明年璣以外艱歸悲哀在

心又建寧硯從叔萬集來云兄家將以本
年十二月初六日壘兄於烏石塘之原屬
璣為之狀辭不敢敬為之次第所共知者
于右以俟銘墓君子采焉

貞節張淑人行實

貞節張淑人故指揮使佩齋方公之妻見
任南京錦衣衛參府盈齋方君之母也嘉
靖癸巳年以子貴累進今封又九年壬寅
蔡臣以淑人守節事上聞
天子詔旌其門曰貞節云淑人系出南昌世家
省城中澹臺門父諱某號南洲仕為梧州
太守娶某氏以弘治己酉正月二十九日
生淑人淑人在繈褓中即不類常女稍長
[illegible]學庖事庖事精潔學女紅縫剪插
刺治絲枲種種備授之孝經烈女傳等不
煩開說輒能舉其義南洲公夫婦愈奇愛
之嘗曰女適人必不效尋常於是為陰選
所歸得方氏子佩齋公是時佩齋公父寅

峰公任揮使兩家又居同省中相近遂定
為婚姻淑人歸時年十六舅寅峰公姑姜
淑人在堂而佩齋公以諸生遊黌序乃淑
人奉舅姑有婦道事事曲中其歡而敬事
佩齋公若賓力勸其學略不牽於燕昵之
私未幾寅峰公卒佩齋公喪葬祭皆中儀
法淑人實有相焉已佩齋公襲官出蒞事
或承應諸所衙門淑人則手具食物進時
其出既出則扃戶治女紅而歸衙則又為

迎解衣帶進食物相勞如是者率為常即
侍婢不假手也正德庚午年饒州姚源賊
大熾佩齋公受撫察檄往討死于陣事載
公狀表中淑人始聞訃號踴絕者數四以
家人防救不得死乃默以娠自禱誕而男
也則生否則終以身殉踰月果生男是謂
今參府君恩然夭壽莫期形影相吊又寡
姑垂白家素凉薄人皆難之乃淑人則矢
志甘貧語人曰吾夫有母在幸今有子又

何敢死於是卸華屏飾食苦茹淡日夕保
持遺孤上堂問戴姑寒溫起居家弗足則
佐以紡績門戶閴寂人莫有窺其婦姑面
者參府君甫六齡即遣就外傅雖冱寒酷
暑課讀不少輟間跪參府君于膝前語以
佩齋公死國及巳堅苦屬望之意語畢泣
下簌簌沾襟以激其志人有告之過則呵
責使改乃已不以嫗煦為慈或咎以繩求
太急者淑人終不聽丙戌參府君以年例

襲職大司馬疏佩齋公死事上
請持授都指揮僉事富室見參府君既貴未
受室競願以貲產議婚淑人曰吾家世甘
寒素若利此是損兒志矣一切麾去弗許
竟擇儒家女婚之癸巳參府君官福建建
寧都司淑人則就養建寧戊戌轉官視江
西都司篆淑人乃從歸江西參府君官二
省退食必問所當行可不可多所贊決時
有規誨語故參府君嘗語人曰吾任二省

一十五年幸免罪戾于上下皆吾母之訓
己酉參府君陞參漕運念重闈在養遵延
不欲行淑人曰恩也汝得無以吾若祖母
為念耶汝祖母幸康健吾亦未老汝第行
及時奮汝功業母家念參府君奉教行乃
庚戌春正月戴淑人忽得疾淑人蚤夜傍
徨醫禱百方衣不解脫者五越月戴淑人
竟不起淑人勞瘁之餘重以慟毀遂搆劇
疾卒卒之日盖嘉靖庚戌七月二十三日

也距其生得壽六十有二云子叅府君娶豐城李氏封淑人吾都運兄女是淑人所擇而婚者也女一適南昌衛指揮同知戴堂孫男二長叔壯庠生娶鄱陽劉僉憲女次叔度曾孫彭庚俱幼淑人不幸蚤寡乃知以大義自斷不急於一殉以絕佩齋公之後而秉志弍毅卒成有都督君之賢且孝養姑氏完其身以歸見死者于地下不作是昔人所自任於立孤之難而兼有拓舟之節者也古謂女子勝丈夫者非此類耶叅府君卜以某年月日奉淑人之柩塟于其山之原將請於當世名筆銘而表之而以狀事屬余余固忝在戚里中聞淑人事特詳乃謹爲撰次其大者如右

先考劍東公求文述

李氏自先唐隴西公崇父子登進士相繼爲豫章刺史因家豫章徙臨川之祖曰勝曰玠曰敢至六世曰從生五代晉天福間始卜相豐城之湖茫里由宋歷元代多賢顯即入我

明登鄉薦者二十七人登甲科者九人以貢暨他途登者尤項背相望即隱弗仕者亦頗知敦禮讓毋敢貽先人戮故能以族望于鄉非世宦已也二十世孫諱某者實維

先君之曾祖字南濱伏義尚氣節尤以禮範族族子弟用翕翕焉至今多所類別號素菴吳康齋雅敬重之爲題扁且贈以詩張東白爲賦云某生琢字世玉號琢齋生仁字與仁號恕齋俱隱德弗耀仁娶城上黃氏繼白城章氏鎮上鄒氏生子二長萬魁黃出以貢任太平府庠訓導次萬古鄒出即先君也字惟一號劍東生而修晳瓌瑋童時慧發多技巧先祖心竊奇愛之比長善誦書史先祖以伯父補庠生欲委之家營會年十六先祖喪遂廢學然平時沭吾攻書善即工又所聞今古輒不忘善

因事引據言論有條故人感服曰朝野先生居先祖喪動必稽禮如老成人毀瘠幾絶及卜葬地遠跣足扶柩徒足[illegible]血淋淋下或勸少休泣曰生弗及養矣今自計忍耶事祖母終其身不忍拂即菓物具祖母未食不入口祖母没治棺殮務厚多私具不欲令伯父知後語及祖母必改容滛滛然涕泣下凡忌眞時祭必謹焉事伯父甚恭怡怡無間言嘗縣索逋急無所辦乃盡出母未嫁時首飾茶器等金輸之官又以其餘納債家無吝色及割竈亦更不向伯父索平也嘗出拾遺金于道跱俟無求者翌旦得其人召還之其不苟取類如此廓落夷諒開口見心人犯之亦不較然是非至則率胣胣無回隱人始若弗懌久之相語曰劍東實乃相率禮重先君又性不喜瑣屑務富厚蓄樂賙人之急每出取貸欠出錢穀家或斬之卽袖券歸不

索故以是日寢窘及有得人問之貸又貸之即不還又聽之不較里中自是亦多德先君然窘則日甚矣先君顧不爲意嘗如也或竊笑先君先君笑語璣曰渠謂吾不能咬衆自肥耶吾誠不能此吾志非爾曷成乃日夜課璣讀復時時擧鄕之聞人式焉璣服教不敢背以幸有今日丁酉年先君乃得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郞如璣官故今鄕人相誨德必曰忠厚有報盍覩劍東云或告鄰廢寺田産請之官可得先君曰吾家久苦寒素何利於此矧諸人方利其有而吾奪之是召爭矣謝其人而禮遣之及偕家母就養于京璣朝夕侍則又數數詔誨曰當夫死利志士樹名若曹幸遘昌時苟俛仰取倖希温飽吾死不瞑也戊戌春璣同考試命下跋辭入院進曰吾居家時每科得士吾不知誰某但聞人[illegible]則[illegible]

弟子瑜瑜議不已往監諸璣頓首受命往璣或朝參遲即遣促曰晏安蠱志怠荒敗德若方從事于時可爾弗動耶夫諸遺教盖諄諄在耳焉而今形容隔矣嗚呼痛哉哀我先君善酒豪飲夙患痔酒過痔輒發登厠則血射如注然先君終不停飲痔亦不愈亦未大害乃丁酉年九月十九日忽得癱瘓疾盖是夜先君卧起便從衾中以手探溺器因仆地母覺呼人翊就扶左手

延遂不能聽命今年六月內復停食中寒脾胃漸傷食不進遍身作浮泄不止積血時時下不幸閏七月初九日辰時遂終于京邸距生成化壬辰八月二十九日子時壽六十八歲先是先君嘗語璣曰丙申春小便溲血者數次右中指常痺豈斯疾已芽而璣莫之覺歟追悔無及罪實通天然璣聞語曰仁者壽以先君平生觀之謂之仁非耶又相法項有縧文壽聲出丹田壽先君無之嘗自謂必永而頓止此夫術難言矣豈理亦未可據耶此身莫贖五內摧崩無路籲天百年永訣嗚呼傷哉痛哉何忍言何忍言父配朱氏封孺人生不肖一人娶隱溪徐氏封孺人女一柔英適邑城大寺前余橋孫男二長庚聘東壇熊次度聘清溪熊茲扶柩南歸將以某月日瘞某地敢乞大筆爲次狀以圖不朽璣不勝泣血稽顙百拜祈禱之至

先妣求文述

先妣朱氏性沉靜溫淑不妄言笑自少以女德聞先君每恨不及侍先祖養佐先君事祖母無遺力每食必躬具以進及搆疾則又審寒暄調藥餌晝夜不解衣帶祖母死殮具多親製又親爲沐浴梳縧不忍假手于人已乃痛哭再絕復蘇事伯母如姑率相得歡甚居常無間言每鄰婦集呶呶競短長母獨溫溫竟日不談人短長然

新婦盍相敬重亦莫有短毋者人以璣
善告不而誉告之非即反覆誨以巽言不
攺不已幾童時欲搆書無所得值訴諸母
母遂脫簪珥以償且慰曰汝第勤讀吾安
須此常紡績佐璣學矻矻不爲勞平居不
輕笞僕奴僕奴樂爲用日視米鹽諸細物
好親飼鷄豕不忍妄用至爲璣延師會友
則不愛所藏毋之行不惟此而此亦足占
矣君子曰觀婦女惟三曰女德曰婦道曰
母儀三者愧一焉未足賢矣以今先妣觀
之若何哉

亡兒度求文述

亡兒諱度字孟貞璣妻徐氏生之於戊子
冬九月初六日蓋第二乳也初乳生子庚
以緣例需選銓部矣璣夫婦見長兒就例
學殖荒落乃日夜望亡兒成而亡兒亦自
幼頴慧七歲授讀即日記二百餘言令學
對即善對已令學文即善文癸卯秋璣起

復北兒亦從璣北既至京從學劉舉人劉
歸遣學徐舉人學寖寖開明璣夫婦於是
益私喜謂兒有成然日閑之學舍未令見
外而人見則咸稱其進止溫雅解事又善
御僮僕僮僕畏服之璣性傷急先妻一不
當輒懊惱亦先妻亦爲懊惱兒則向母寬
譬陰私多孝語斯雖具述也故兒附仙舟
南旋時先妻病㾓連晝夜兒聞欲奔歸璣
遣人力止乃已此兒所知者兒不死必非

忤逆子而今乃竟死嗚呼痛哉丙午夏五
月抵舍秋七月補府庠弟子員九月逆熊
氏女歸熊氏女父諱勳居浙建清溪里任
閩沙縣尹今任北監學正兒娶歲餘死死
無後痛哉傷哉且兒生星者未嘗言其夭
又身脩偉無夭狀孰意其死死之日蓋戊
申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夫星者相者雖言
矣而兒之不忤逆御僮僕明而不虐行不
足以死而學問又不宜死乃死焉嗟嗟天乎

詳測耶兒未死先三月克齋爭手其考文
來京則見其蕣容大篇切理有藻思文益
進相謂是兒必第璣則謂兒即不第當不
作尋常而今謂何哉豈璣素不類天是酷
罰耶抑芝蘭速化固不可常耶亡兒死之
月即出葬山西首葬址其在先曾祖墳左
去家里許㡬此歸當自述其生死年月補
入墓誌更以長兒庚第二子自茂後之惟
賜表文以樹墓塋則不獨亡兒幸賴而俾

地草木亦爭光矣

先伯茫湖翁行狀

公諱萬平字惟衡號茫湖石晉天福五年
有處士諱從者自臨汝徙居豐城之湖茫
資初遷之祖距公二十八世也湖茫自處
士公而下更歷宋元文獻甲科踵仕輩出
至今
誥勑祠墓傳守不易宗行世次指顧可知人
書謂李氏譜無遠胄之嫌曾祖考南輝封監

察御史贈按察司僉事曾祖妣丽氏封太
孺人贈太宜人祖考獻號牧麟以進士授
監察御史仕終四川按察司松潘兵備副
使牧麟公立朝首發喜寧之姦在邊屢消
董卜韓胡之變乃以位不待年功節未竟
然其撫循政跡惇厚長者徵諸誌籍孚於
鄉評無間言焉祖妣黃氏贈宜人父與鎬
清才厲志年二旬而夭母林氏旌表節婦
公二歲失怙于時家難叢猍孤苦竹立無

復成立之望賴林夫心畢力僅幸不絕而
家自我一二群從伯仲子蓋不欲詳言之
矣公生有奇表豈順隆背屹有大人之度
嘗以家人之訟聽成於巡按嘉定劉公公
見而奇之則令諸伯仲曰汝輩毋為自苦
此兒稍長非汝等儔匹也與之豚肩而出
鄉先生嘗試之聯句曰老鴉踏斷嫩椏枝
鴉飛椏落適半啣樹即應聲曰白手食盡
黃楊樹楊死半生時碎地外家甫七歲也

幼有至性早寡母以孝聞居喪哀毀備極
自髫亂以至大耋言及母氏孤苦輒涕潸
然下聞者感動蓋庶幾終身之慕遊郡庠
有聲屢為督學虛齋蔡公二泉邵公所識
拔凡七試場屋不第嘉靖癸巳乃以季子
遂貴封刑部山東司郎中雖拜命為榮然
用世之志遂矣公夙有遠略不落時趣雖
值中衰之運而能親就師友勵志問學其
所自期待與所自得直欲尚友古人要之

實踐不但口耳而行復端潔尤嚴義利之
辨嘗戒子弟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
以為亡徵願汝曹勤儉稍自給足不妨為
學足矣以故雖席數世官餘不事低昂以
長尺寸而專意於課督子姓毋忘世守至
雖族姓弟姪類以啓迪登科甲者無慮十
數而公之子達遂繼登進士人以為節孝
之報云壬辰之歲公以二子官給舍祠郎
迎養京邸時大中丞浚川王公素慎許可

見公與語歡甚每對人言曰誰謂野無遺
才耶如李祠郎乃翁海貫古今識達治體
即授之方面專城不試而效也今老矣惜
哉居家嚴重有禮妻子宴私如對賓友端
坐屹立如虎蹲山峙凜不可狎子姪輩立
侍竟日毋敢跛倚受封二十餘年名姓足
跡未嘗一干公府雖鄉飲大賓亦屢辟不
就提學青湖汪公移文有閉戶著書官府
罕窺其面息機謝事鄉里共推其廉之語

人以為實錄云晚年尤持謙抑厚自貶損
居無重帛兼肉之奉醻接里族卽卑幼微
賤必斂容磬折不敢怠傲題其所居之寢
曰抑畏旁書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以自
儆也尤明於消息之故不以目前得失遽
為欣戚蓋諸子繼登仕路未嘗色喜已而
給舍祠郎俱以職事與同為當路大臣所
中同日
詔下獄邸報初傳閭里驚愕公怡然曰士行

官守無虧升沉常事也即既乃俱蒙
恩薄謫公貽書及為詩慰勉中間規過之訓
處困之方早見定守事後當成敗不失尺
寸尤長於詩詞平生著述甚多今所存僅
饑豹冗遊桑榆諸集十餘卷耳將梓行未
就家人吉慶之會輙自製新詞令僮僕和
歌無不諧協歲庚戌壽登八袠時遂官晋
臺都憲先期迎賀公書示遂曰予以三世
一身遭值多難乃苟延大耋孫曾三十餘

人繞膝稱觴已為過望汝乃欲假諸卿之
重以為一日之榮造物忌多取予懼不任
也卻不赴巡撫東沙張公重公行誼行有
司為旌逸才以厲風化事謂公仁孝廉介
表著鄉邦擬竪坊牌以旌隱德仍題其額
曰盛世逸才云無何壯虜犯
闕遂以 廷推
簡召公謙慨貽書責以許國之誼毋容內顧
有忠孝從今就一頭之句既而遂罷職為

與家庭孝養三歷寒暑孫斌材繼領鄉薦
公猶及見鄉人以為公榮乃公自處恒歉
然也癸丑紛冬遘疾彌留子孫環跪泣受
遺命公笑曰予何言汝等能率教則平日
所聞不少吾不能效戀戀兒女子態也忠
厚勤儉是宅心保家之要汝其識之然予
聞生死之際聖賢所慎常情畏怖心生神
識便亂今得了便了心下曠無一事更覺
輕脫不審去後更作如何狀然目已瞑矣

不踰時危坐而逝十月二日也先是公以
四十八歲嘗遘奇疾氣絕者三日既寤而
言曰適之帝所伏拜移時見殿上紫衣人
麾手有黃衣人扶掖而出為譯[illegible]閣送公
躍馬揮刀斫殺數輩隨到一市肆坐定主
者持一觴送公則公平日所作詩稿也為
公言果報及公家後事甚悉覺後二日則
猪羊之毛血凝結在焉乃知殺戮之事蓋
欲孝而非逆道簡子秦穆玄之事雖有明

徽公稟受之異謂不有自哉璣公再從姪
也幼侍公習聞至教善行嘉言不能殫述
然嘗竊窺公博大之氣雖在韋布乍對王
公大人詞辯詳閑曾無沮怍至於鄉族衣
冠即平日恃才傲岸不肯下人然見公輒
斂戢不覺懾服老成典刑公實無愧乃格
於時命不得竟諸設施豈非才與遇不相
值耶然家運中微賴公復振福履之盛天
於公不為不厚獨惜公以經世之蘊不得

大行璣叨備史職幽潛之懿不欲其泯沒
而無傳也公生成化辛卯享年八十有三
配劉氏封太宜人先公十二年卒母範婦
儀孚於戚里以有漁石唐公銘不復贅子
四選太學生逢兵科左給事中終德安府
知府遠河東塩運司知事遂歷任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女適升徒主簿銑燕孫男十
三櫃格指揮僉事掾舉人選出惠悳俱監
生慈生員逢出抗撲楠攅俱監生遠出栻
材俱舉人樞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一
公及見者一十九人甲寅冬十月十六日
卜塋香社寺後石龍山負戌趾辰太宜人
先塋驪山今改遷合塋奉遺命也謹狀

不肖孫九疇衰絰

玄孫玉鐵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九

豐城 李 欒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誌銘

明故侍郎泉南郭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左侍郎郭公諱鍪字允新泉南
其號也嘉靖某年月日卒于南京之官邸
子治熈等扶其柩歸高平將就窆而以其
伯父工部侍郎一泉公鋆所為狀来請銘

余與公進同年選吉士為同館官翰林又
同則知公宜莫知余者安可辭按郭氏本
大原人其遠祖思賈于高平因家焉乃遂
為高平人云思七世孫曰欽者是為公高
祖封御史欽生質知光州
[illegible]帝嘉其廉持
勑褒異之質生定歷知通邳鄭三州定生字
以長子坤子鋆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
郎而次子城判安州者生鍪及公鋆任御
史而公與從弟鋆又同年舉進士公復為
侍郎晉組蟬聯一門輝映以是高平言鉅
族無不推先郭氏者公生負奇質自幼善
文詞出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輙先諸弟子
嘉靖辛卯薦于鄉乙未舉進士是年
上既親賜諸進士甲第矣乃又御
文華試選二十八人讀書于中秘盖自
成祖肇開館選後雖
歷朝有行而親試慎簡亟寔再見焉公被選則

益肆力于學望日起丁酉授檢討尋丁父
憂起考九年滿陞脩撰已又奉
命脩會典甲寅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有清
黃之命焉丙辰陞國子祭酒丁巳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公戊戌春分考會試壬子秋
上命偕洞山尹公往主應天試俱最稱得人談
者頌焉及任祭酒則又端模範飭典訓以
經術造士而尤專意德行故一時及門者
彬彬循循習為一變云公御人甚恕而內

檢實器既日勞公務矣而手又不釋卷以
是疾大疾盛作會又哭其女與疾而南轡
轡不自平竟卒蓋入南纔半期耳距生弘
治巳未其月某日得壽六十歲
上聞為遣祭繒紳士得訃無不悼惜者余與公
相處廿餘年並不聞其言人短長事即群
居有言者竟不一接齒至事關官常允分
當為而才能為者俛首任之曾不徇人而
苟止人又言其家居時痛母李蚤卒奉父

安州公兄長史甚謹鄉人罕及稱難爲爲
文有典則詩沉着自成一家頗類其爲人
有翰林詩稿國學文集家居集若干卷藏
于家夫郭氏多賢顯矣余所及交者三泉
也三泉者其一公其二丹泉公鑒一泉
鑒也三公才而文德器洪厚尤世鮮覯余
回意其翩翩鳥軸者與善人若公顧此止
方未幾丹泉卒一泉歸而公又抱疾以卒
矣語曰天道無常觀天其可得而詰耶公

[illegible]繼劉氏生子三治[illegible]
娶王繼劉治皞廩生娶邢治光庠生娶
女三長適申知縣子去疾次適楊主簿
一貫俱趙出而幼女未聘劉出孫男二人
徹二徹孫女一墓在北庄方從祖兆也
之日為巳未某月某日余既序列之而系
之銘曰奕奕郭氏源自汾陽高半載徙之
振而昌簪組騈與十世踵德卓我泉南公
運奮翮

文華選吉翰苑螢英校讐天祿翊我文明
帝曰汝嘉爰司經局獮教成均多士式穀
帝念豐芑往二司空胡未期月星隕江東尚欽
是需而疾弗起天難諶斯曷其詰止高平
歸王叱庄新阡我銘在石永固重泉

明廣東左參政漁山熊公墓誌銘

公諱汲字引之別號漁山姓熊氏其先楚
人也五季時徙南昌之東壇國初有彥廸
者舉人材上言乞擺江西採大木二十餘

事

文皇帝嘉納擢行之仕止南京兵馬彦廸若干

傳王秉德秉德生萬象萬象生艮俱德隱

而艮號来峰尤學博行脩學者師事之皆

尊為来峰先生云来峰娶贈恭人胡氏生

丑男子公次弟三也甫冠随父来峰教授

徐沛間徐沛人輒以争師事公皆期之公

輔嘉靖壬午與兄洛同鄉薦已公登進士

洛繼登進士弟潢薦于鄉君子謂熊氏果

有後而三子發其積公既第丁母胡氏憂

已丑復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庫司

員外郎職方司郎中部事随試輙理脩葺

推其能而郎中時會邊警沓至公掄将建

畫動中機宜大司馬李公嘗署其考曰廉

足勵世才足濟事學足潤身衆謂允副厥

實而竟以不媚承時相左遷浙江台州府

推官士論咸公訟公無幾微見言面入覲

上下交稱其明决乙未轉直隷安慶府同

知踰年陞湖廣永州府知府以才薦改適

州府丁父憂起守浙江湖州府在安慶擒

江盜數十人橋要肆衆碑其處曰熊公橋

而下車永州立出三十年疑獄置黠吏傾

伺官府者法遷學誨士士日起而民懷轉

黃州會

皇上大狩與

恩賚已當路聚諸上供者多得罪獨公辦而

潔湖俗故好侈公至則斂殺守約束而孝

豊人苦巨室横者聚攻之公治首事者并

治巨室郡帖服盖公清介長厚不務矯飭

而臨政克勤善斷故四歷劇郡百廢具舉

不啻如前云也甲辰陞副使督福建學飭

躬敦行嚴約剗奬歲一再出程藝士服明

允又嘗建祠祀李忠定上疏乞祀羅從彦

李侗風示多士士習翕翕然變無何公以

繼母王恭人憂歸矣服闋

上復公任士讙乎[illegible]公疾于家未赴尋陞廣

東左叅政竟不起時嘉靖庚戌六月二十一日也距生弘治乙卯十月初六日壽五十有六云公遇人無貴賤盡誠而性尤孝友俸餘必歸來峰公推之兄弟不校前後制居者十餘年足跡不一入城府惟日與鄉族後進講學期在經世每誦古先憂後樂之言則拊髀思奮而終此焉惜哉配殷氏累封恭人子三長金聘張正郎女次王聘徐僉憲女次正聘陶庠生女女二一適

尹郎都憲長子舉人栻一適陳正郎長子庠生贇公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卜葬公于岐頭岡之新塋去家十里許首子趾午而予爲之銘曰人亦有言量才而官厥維督學克稱斯難猗嗟熊公淵學懿行才諝則兼名宜學政翔公筮仕歷試丕休兵曹馳譽列郡恩流榮辱殊來公心一只誰云督學始悉公美文衡告殞哀動八閩志遠數促孰宰厥真岐岡新阡貞珉載勒公[illegible]于茲億祀無極

明封太安人敖母盧氏墓誌銘

太安人盧氏諱愛貞世家高安嫁新喻敖氏爲贈刑部主事公某之妻太叅君番之母年七十又三嘉靖某年月日卒于山東之官署太叅君扶其柩歸二年以六月望日葬其墓在本里綠坡金牛嶺也始盧處士鐸愛太安人生而聰敏又能習其教爲擇婿得贈君敖公歸之歸未幾嬰風痺卧

床褥者垂三年一日感異夢疾頓愈明年生太叅君又明年贈君去之寧鄉盖贈君父啓生母易氏先是從其祖家寧鄉獨嫡母黎氏留新喻乃太安人歸則朝夕念莫并養力從史贈君省侍而身事黎姑于家無違志使黎能忘其子之在外也已又念贈君或一至家不得父莫朝夕奉則勸即寧鄉納謝氏側室而太安人以一婦人操家政家内外咸宜使贈君得忘顧其内也

敎氏初盛裕中稍不繼曾贈君兄既世而
弟以婦人言又力求分太安人不得合則
苦勤儉以相不足日紡績夜篝燈督教太
叅君學而謝氏子遣依太安人太安人撫
教之輒猶撫教太叅君人尤稱賢焉太叅
君與余同年進熟過從往太安人迎養在
京邸余實聞其蔌私隨事箴誨嘉頌之至
如狀中列文丞相非緣爵賞劝忠銘墓不
徒取狀允語即丈夫子可易及我太安人

膺封時歲在丙申
制詞曰族爲士望德爲女師勤儉恭順克濟
夫剛慈惠莊嚴能成子美人咸謂副實云
子五長即太叅君取吳氏贈安人繼余氏
封安人次珂取簡氏出爲叔縉雲訓導後
次昺次珮取寧鄉姜氏珂昺珮俱先卒次
瓚郡庠生取宋氏繼宋氏女二循貞適錢
璁秀貞適姜雲繡昺珮秀貞謝出孫男五
孫女六太叅君以狀抵余曰不肖璠於太
安人不欲其湮沒而亦不敢誣余且稔聞
之銘也何可辭銘曰婉婉安人秉是壼矩
一男二姑歸則異處邇吾身養遠養以心
翼贊夫子式昭德音箕箒斯違恵分樛木
子也異出均仁同育匪曰育只義方實師
聿成伯子作禎明時
命賜自天龍文雙峙綸褒孔嘉宜茲女士遺
其瘞王卜嶺金牛湛恩未艾尚賁于幽

明故錦衣李君墓誌銘

嘉靖某年月日錦衣總旗李君德仁疾卒
于寢距生成化戊戌五月十七日年六十
有一將以某年月日塟之東皋村其子珊
等以狀來乞銘狀余同年進士台山易子
筆也其乞銘也亦易爲之先且曰吾弟經
婿于德仁以是識德仁狀無敢浮者李子
乃按狀誌曰李總旗者諱廷學字德仁別
號埜山其先蜀邛州人也曾祖守春生應
瑚應瑚生縉縉娶辛氏生四男子李者德

仁德仁自少倜儻有志不欲齷齪與世沉
浮幾世祖曰某者以功占籍錦衣總旗乃
守春至縉家寖薄不支曾縉又喪次子無
復萬里思蔭者而德仁願慨然請行時年
十八耳戚里難之德仁改容曰而故嬰孩
我邪是行也孤矢四方其策自世吾志決
矣至京未逾年果嗣總旗始至僦居崇文
門外茶匙巷常苦之乃其後則生事日饒
與諸豪家埒然不欲徇俗鬭侈見子弟必

以朴素訓至所識貧乏又悉力捐助不責
償嘗欲去蜀違親生死禮未既厥心凡歲
時感念松楸輙泫然泣下不已寓書兄曰
廷厚遠遊奪孝隱痛在心刻本原之難重
以累兄兄罪死罪即斯而觀其孝友足推
矣故縉紳士多雅重之而德仁于縉紳賢
著者亦相親如渴權門則顧弗之近乎居
善歛退諧物利害至即直辭析理不徇嘗
曰吾朴直之性知必言言必實也配郭氏

繼朱氏俱先卒生子四長琍郭出陰如德
仁娶梁氏繼解氏次塘朱出娶邵氏次珍
次璜側室王出珍娶陳氏璜未聘女四俱
朱出女婿畢壽易経安璡蔣天秩孫男一
孫女二季子曰德仁之舊于蜀也能不藉
尺寸而列錦衣致厚蓄又遺事往往爲人
所誦說斯不謂矯矯豪賢哉使大其施當
有足觀者而終是焉傷夫銘曰嗟嗟楚山
厥派蜀分豪義寡群介胄而文沒而有聞

東臯之村窿哉爾墳史銘則存將永宅乎
厚坤

明封夏孺人應氏墓誌銘

應孺人者寶豐尹夏君麟之配也父曰應
奎鄉進士任虞城尹母曰陸氏生孺人于
弘治乙卯十一月二十四日孺人生而端
敏稍長通女誡諸義父母奇愛之爲擇婿
得寶豐君年十六歸焉未踰月寶豐君以
孺人隨父任山東[illegible]姻黨感孺人來

省婦事乃孺人隨之任也事翁止菴公
湯孺人敬如其夫事祖姑易孺人又如事
湯孺人事事當意歡其心居逾年止菴公
歷轉山東左布政不幸卒是時止菴公有
幼弟昌而二子長寶豐君次鳳遺言歸勿
析産乃歸則晨昏賓祭饌具悉主孺人暇
又事事辦理當諸內外意人翕然難之無
何祖姑姑連喪孺人同寶豐君哭其喪哀
甚猶喪止菴公云已寶豐君被選鴻臚遁

事日遂逐公府勢不暇家謀而孺人則盡
竭力相寶豐君上事叔昌孀劉無失下爲
弟鳳娶婦陳陳歿爲繼娶王王有子女孺
人視王子女即猶已子女居廿載產始析
盡出先遺篋不私封識具存人尤稱難焉
嘉靖歲辛丑寶豐君以鳴贊陞今官孺人
從之任又日瞿瞿手撿點內衙節浪費當
曰吾以此佐夫子之廉也語曰獨木不林
非妻莫成人言寶豐君賢善以今孺人觀
之可謂無所自我孺人諱淑清生男子四
長子孝取大典左衛揚千戶瀚女次子和
以錦衣衛李指揮使录女次子勤子順女
二長許在京呂僉憲懷健次子萌府學
生次未許孫男二孺人御婢僕絶寬愉至
諸子女則訓督嚴甚以是子孝學早成癸
卯秋果中順天鄉試捷聞至寶豐君半月
孺人竟疾卒乃九月二十四日也距其生
得壽四十九耳夫如孺人賢且有子矣固

宜食其報遐齡荐
封而顧止此天曷知耶子孝既扶其柩歸塟
乃請余泣請曰歲甲辰正月三日母已塟
城南西皐村祖塋次首壬趾丙然未銘也
願先生銘之李子曰往子孝遊余門其叔
鳳盖嘗爲余誦孺人賢且云寶豐君嘗疾
劇孺人潛籲天祈代余每以其事語諸人
思爲作傳行世未果而銘烏乎辭遂銘之
曰同居者忮而我弗恌席貴者恀而我弗

驕室家曰宜我不敢以告[illegible]既見止我
雛載翔我目則覩曷怊曷忉於歸丘首戚
南西皐

明崖州知州章公墓誌銘

崖州知州章公新淦人也諱錦字君繡更
字君製卒于嘉靖某年月日越十有二年
是爲乙巳歲而其仲子澤謁選來都持石
山傅公狀徵銘李子李子曰往余鄉居也
聞章公矣刻今識其子志曰章氏出閩之

浦城宋時曰愼者官臨江推官遂家新淦
萬全里已禮部尚書文肅公頴徙城中居
虎瞰山學宮後故崖州公取號瞰泉云文
肅公傳曰則脩者公曾祖也則脩生文昌
文昌生憲樂憲樂娶清江敖氏生公乃公
生六齡而孤母敖年二十九耳敖日夕抱
公哭惟夭疾虞安所計賢顯而諸豪輒又
日鬨其家覬其有鬨則憤奮曰吾獨無父
即莫之立耶蓋識者已占其異矣稍長則

益攻書憤奮學中丙子鄉試爾屢上春官
不第壬辰春乃抑就選又考吏部天下第
一人適崖州知州缺遂覊授焉崖海郡習
獷而俗夷男婦裸爲常故無別公至則立
規畫申禮法行之三月民翕變有嫠守一
子老矣利其嫁者嗾而群誣諸官公立訊
得之諭以倫理人人泣悔退蓋公政簡而
明不欲純任法郡人以是益懷之而夷黎
者素梗鷙不受命也至是亦相率入稽首

曰我公眞父母云崖官吏缺者俸薪舊歸
長官乃公至則不欲自歸登之簿以代民
輸又巡撿某規署河泊篆州判者爲至暮
夜金公一見厲色斥之出判愧恐頓首潛
去其廉介類如此故風望具達良植奸伏
諸廢置即翕翕然行也郡故無志公則又
撽學博等創業之而義例文辭多公手稿
未脫會公以憂去始公得崖州以母故遭
延邪恐行母不悅始就道至是甲午年五

月訃至大痛絶復甦因行以疾行至江村
留巡撿司宿疾華猶吁吁然以出未如志
卞及殮毋為恨也已顧孺人温曰吾毋苦
節被
旌足見先人地下矣乃吾止此如毋何嗟哉
天乎汝歸其善終之言訖氣絶距生成化
癸巳三月享年六十二公處人實莫人欺
人亦莫公欺人即犯之不為動嘗曰寧人
負我盖不特處其家有讓地等事而已故

不問識不識聞公卒鮮不咨嗟泣下者江
村之變友人花二守實經紀其殮事人謂
亦公生平之報云所著有四書禮經講義
詩文若干藏于家諺曰穀要自長言成立
在人也夫章公孤矣卒修文植行所居家
家孝出而友友信至今言及之者稱善斯
不謂卓立自樹者哉且今仕人一得遷進
地則蹙額拂亂爽其民而慾之逞乃民不
已從則曰彼其地固然焉斯視公于崖向

如也使公究其志又豈直前云云嗟傷哉
公女弟一適府學生娶河南温氏
生子三長潛邑學生娶傳正郎潮孫女蚤
夭次澤娶今少傳介翁季女授廣西按察
司經歷次浚亦邑學生娶蕭立德女孫男
二瑞安澤出穀克浚出聘張參議緒女女
孫一浚出澤浚以其年月日葬公于某山
首某趾其從吉兆也銘曰於皇維章系浦
城也文爾十世公躡興也夙孤而學挺于

成也宦爽為政駿乎聲也君子曰公大厥
行也嗟夭不吊中道傾也世篤其祜德之
承也爰銘玄室維永寧也

勞齋翁墓誌銘

李氏自臨川徙豐城之湖茫在五代晉天
福間曰從實初遷之祖入我
明科甲愈盛族指益蕃然自余及見壽九十上
者僅四人而老更蹻健腹堅齒固及善酒
老不為止飲翁其一焉翁諱海字萬海號

力齋生二男子要朱氏出也長邦能府掾史以翁老棄去歸養次邦集承差選泉州府知事翁恬特蚤失然善心計營利利日進業以裕饒年七旬則手析其業付二子諸凡帷闑白而已

毅皇帝朝詔天下年八十上者給冠帶有司以令格給翁翁不為冠帶已郡太守賓之飲翁亦謝不赴日惟倘佯酒會非客則父子必夜酌興至輒吽呼骰擲射覆拍手唱少

時所習曲比醉則鞠躬坐竹椅睡終不見其遺錯事又生平寡疾不知問醫藥乃今夏五月忽攤疾舌強吃蓋自是始簡出然猶日行坐中庭間舉四五觴時時覘次子歸語人曰兒但歸吾長瞑矣乃六月知事以之任便歸省歸逾月翁卒蓋八月初一日也距生天順庚辰七月初三日壽九十有二云夫洪範五福罕所具兼翁富壽矣而身出仕族歷五朝太平甲[illegible]

及嬉怡以老藍斯不謂康寧考終者乎跡其素又儉朴不少易橫逆至縮縮避不[illegible]遺誡子姓賢善處鄉人咸宜遺事往往為人所誦說謂之類好德非邪翁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將祔葬翁于祖塋曰楊婆岡而二子來請銘余以族人知翁銘又何辭焉翁曾祖南杰祖世瑁父與新母氏孫孫男四椿知印楊庠生杞揖曾孫男三應祥慶祥延祥玄孫男一國賓女一俊英適袁

坊袁曾孫女一愛貞適省市戴指揮子進翁二子克世而後嗣衍昌然則翁之福未艾也已銘曰其生也有以樂其死也有所託五福則全璞隱弗鑿孰考幽潛此也其略

明靜軒江公孺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江公諱楨字孟翰別號靜軒其先徙居豐城自宋幽州伯御海始至公曾祖文暉判鳳陽府者蓋十有九世矣文暉生永厚贅

邑西荷溪胡氏因家焉永厚生序沂序沂
取故里鄢氏生三子季者公也公取攢[illegible]
楊氏亦三子曰濂曰清曰滿公仲兄桂無
嗣濂嗣之濂絕滿又嗣之清取饒無出又
立滿次子寶為嗣公生天順丙子十二月
三十日壽八十六以嘉靖辛丑三月十日
卒越半月為二十七日而楊孺人亦卒孺
人少公二歲生天順戊寅正月二十日享
壽八十四云既卒之六年歲在丁未公子
清奉二柩以其月其日合葬于其所滿弗
忍忘自出寔共周旋又以狀來請銘狀節
推江大尹黃筆也李子曰江氏散處邑南
禪湖頭族繁多顯仕即弗仕亦類能秉禮
弗墮辱然偕壽齊德若公夫婦亦罕也始
公學舉子業已伯兄楦商遊仲兄桂從祖
居而已獨隨父荷溪住乃棄去舉子業力
耕以養不以家替累父而又善事二兄二
兄歡其恭以是[illegible]邑中邑侯辟為鄉

石長公即又欽愉平允几十年公私稱宜
焉繼侯邑者廉其才復辟之公確辭弗往
已賓之飲公亦謝弗往歲時或一入祖市
自一二相識外罕所過往性嗜酒酒酣輒
端坐浩歌或手古文史自玩即有犯者不
校也斯謂才而明哲非耶假令公得膺一
命以所嘗為石長推之當不效世之汶汶
也而顧使田里終焉惜夫嘉靖乙未
詔賜民間年八十上肉帛給冠帶公乃冠帶
云楊孺人諱恭自其為女時以賢聞矣乃
其歸也事姑猶夫事母事二姒猶夫事二
兄下至臧獲亦御各有道無不歡服孺人
者人言孺人即老凡中饋賓祭尤日督教
諸婦斯其槩可推矣滿又曰孺人與公生
平無失色故家協而成孺人卒亦重傷公
云然余謂孺人年踰耋又夫婦偕又起貲
崇裕則所取于天者非凉也雖然崇貲遐
壽夫婦白首世亦有之然朝病死夕不齒

豈獨江之族鮮如公夫婦哉銘曰揭揭虔
士植德克勵時之我矦力田孝弟近利能
義人服乃諗配也則貞爰相厥成偕壽愉
寧幾爾百齡同返佳城不朽者銘

明七品散官王容齋墓誌銘

余壬辰歲游胄監年友諶子孟德實寓王
公景洪所余因往來景洪見其友人拔底
衆久之温恭猶初也余心重之矣其卒也
子来鳳手沈邦重所述狀泣徵銘余覽狀

益盡其賢嘆息曰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
以今王公觀之豈然哉豈然哉夫今俗寒
約則關然損辱不自振至稍裕即又婪恣
不已孰取與義顧者乃王公年未強失恃
產事不稱意則自奮于賈卒起家數千金
然伏臘婚嫁有節終不爲浮濫至義所當
又急施弗吝也士人某貸公金數百從判
莞笑歸貧甚公往視嘆服其賢遂焚券不
復問頗爲結姻焉又義男文忻[illegible]
三生債約莫歸三生以訴公即如數償之
金其明義類若此今之世何可多得也公
事母李孺人甚孝李孺人晚沾風疾公賈
居輒發即奔侍弗賈事訃弗愈弗去側孺
人卒喪葬一準之禮鄉人尤嘆服其難自
謂古君子云公書未甚讀而貌履進退不
儒殊好禮敬士人見士人必延欵終日者
年納粟輸邊授七品散官嘗曰吾已矣賈
而弗士後祚曷昌乃敦聘諸名士課子日

夕督其成仲子果廪于黌序人計其諭于
鄉而公不待嗚呼傷哉公諱寬字景洪别
號容齋其先浙仁和人也太父勉永樂初
以甲戶填京師遂占籍順天之大興勉生
信信生公公卒乃嘉靖丁未閏九月二十
日距生天順辛巳五月二十七日享壽八
十有七歲配曹氏曹卒繼李氏李卒繼劉
氏男子四長汝欽天曹出次来鳳府庠生
取温氏次鳴鳳亦天劉出次翔鳳娶[illegible]

側室出也女子三長適欽天監天文生徐櫟次適騰驤衛指揮僉事孫永昌次適錦衣衛總旗歐陽孫男四孫女二公卒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塟于崇文門外石榴庄祖塋次而余爲之銘曰吁嗟景洪兜其古風孝義忠信履困而通日躋耄耋亦既考終播庄載定啟祖攸從史銘不朽貞石斯礱

明奉政大夫興化府同知李公墓誌銘

嘉靖某年月日興化府同知李公卒于家

長子翔持今寧波守魏子所著狀求銘其墓時余苫塊中弗及文已起憂入京侍御徐子又以公遺事付來促銘夫公邑長者銘且諾之矣安可辭按公諱縉字御式號木軒續號憂齋退軒其先南陽呂氏也至文靜徙壽春而僑居豐城圓嶺則自諱琳者始歷十世爲公曾祖存信生景榮幼依鞠李氏姑因李姓乃卜居今城南云景榮子護娶黄氏生公成化丁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巳時公稍長即砥行嗜學有時名弘治辛酉果薦于鄉顧屢上春官不第甲戌就選興化府同知興化故難治勢官人有爲軍徒逃逋主禍民者又黄朝宣大俠也急則蹈海官至莫能詰公下車則捕遣諸逃逋者擒黄朝宣拷之死于是郡惡少人人恐自戢乃又慎簿書清戎伍正糧冊理冤獄修橋梁而振作學校尤加之意興化煥然改觀當道者推公才檄署福寧州事

公至即條止鎮守府夫銀歲八百餘兩及里甲中鹽菜錢先是罰紙價二兩盐鈔錢口十七文公又爲減盐鈔錢三之一定紙價三錢當道者善之下其法于全閩會泉卒叛他勘者卒不敢履境復以屬公至則果相率聽約束亂乃定太守馮始疑公傲至是則服其才而誠堂事悉委信焉每外至即紆路避公坐不欲攖公而公益殫力秉貞絲毫不之犯內衙蕭然至見人匱乏

則又捐俸賙之不爲吝郡士人籍以舉發
者十數家施德不報人尤謂難云然自公
逆旅中人已服其殯能世寧事則公之佚
義國天植我戊寅考三載成授奉政大夫
癸未當考九載會公註他事奉勘公嘆曰
一官九載吾尚能效沁沁者取容我遂拂
衣歸十六年至是卒公性孝友赴宴鹿鳴
時獨潛哭其母居父喪哭失明又乃復伯
叔父事之甚恭又嘗推自地以息兄弟爭

故吾邑中言出能愛民處能和親者必以
歸公而其家居又屏跡公府日惟與耆舊
結社觴咏而已即賓飲不輕赴至歲時禮
闕則往必先焉所著有木軒存稿若干卷藏
之家夫學行如公僅出而佐郡又九載不
遷議者已有蒼生之憾而嫉公者顧乘公
歸搆使落職嗟嗟獨何歟丙申
皇太子生准致仕繼以子翔貴
誥復奉政大夫君子謂有天爲公配蔣宜人

生子四長翀卒業邑翔太學生翎翊俱邑
庠生譬麟種鳳雛各翩翩世用也語曰善
施不蓄福其子孫李公謂我女二清姑適
橋徐紛六姑許下城黃六姑副室郭出
也孫男五子復子恒子震子貢子泰孫女
四以某年月日窆于圓嶺月臺山之原首
子趾午銘曰氏授南陽壽春衍昌圓嶺載
徙十世為李贊組穿蕃爰嗣木軒積豐施
嗇中折其翼閔人之歌去思則多城南歸

隱我心曷慣優游考終月臺攸封君子遺
植子孫其食百千萬齡史有斯銘

孫東泉墓誌銘

君孫氏諱志仁字尚德東泉其號也先世
徐州蕭縣人祖洪者偕妻張挈男廷瑞來
為王田興州左屯衛軍因就馬蘭峪家焉
廷瑞娶袁繼娶劉而君其長子劉出也君
幼從父商販臨清王田間倜儻善當時以
是公手貲日裕然他商俗非憑後以明待

意盖沾沾不忍拔一毛乃君身[illegible]
義之當又急施不為怯虜嘗掠入鮎魚石
關口君為捐銀幣贖四丁壯者二百又歲
大饑君輸三百金於官為賑救巡撫吳公
嘉之給羊酒綵段扁其門曰尚義已而周
總兵来造大砲王總制来造快鎗徐參將
来修城苦不給君前後助之費得訖工而
葺學宮修文昌祠凡橋梁道路尤多君之
惠焉是故歲歉亦則遊[illegible]復置衢火則求

旅甦徒居民而營路通醮游魂而鬼恠息
所費不貲君蓋一無難色云參將武勳者
嘗勒君五十金當路廉得其實并逮君君
終隱弗吐竟出勳于獄縶獄時憫犯者凍
餒則又置絮布被散給之人與之椒麵且
一食或謂曰勳不利于君君何曲全之又
商者寸累而得之可若是其費乎君笑而
不答縣令高其誼賓之飲君竟辭不赴其
視世悻悻銜俗以自張詡者尤大徑庭矣

嘉靖己未夏君忽遘痿疾加痢竟卒蓋六
月二十七也距生弘治丙辰七月十二日
壽六十有四云君二子三女配王氏生子
又陞大學生娶劉女桂姐適庠生張體健
側室李氏生子文階未聘女香姐適張仲
文三姐許舉人王楣子巡孫男一光啓孫
女一文陞等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
柩附塋于祖塋某地首某趾某銘曰生從
父商沒妥祖崗孰云汝商士也其行口碑
載德沒而彌彰馬蘭之旁史銘斯藏

明故小山卞君墓誌銘

小山卞君者江都縣人也諱崇字子德其
先本汴人受封于汴滅水旁為姓蓋周文
之裔也曰大士公者從宋南渡至廣寧家
焉遂為江都人云高祖文真生琳琳生禹
禹娶某氏生男子七人君其仲也君之上
不析[illegible]者五世矣以義受旌人言卞氏世
有克開之祖之教而又言君事太父母父

母孝事諸太父伯叔間竭情欵御諸子姪
輩則廣庇慈良即隻錢尺帛無私馬然則
卞之家日裕而庭無間言者君之力尤多
矣揚俗故侈而君獨守之儉雖富厚而無
富厚之習馬至國稅公役則赴必爭先一
無缺而又葺邑庠作士建行窩以延賓作
義塚以瘞殣義所當費不之靳也正德庚
辰
武宗將南狩郡守聞報張皇失所措畫以其事

謀之君君任之經營忘日夜事以咸備卒
無誤于是守大喜帖授之冠服君竟辭不
受人尤服其德云君初年業儒父倦勤於
以家務遂廢學然性資穎敏書過目輙誦
其大義而居家處人實不愧儒行見人之
善樂從而勸之而人或不善開諭戒阻不
少假以顏色故人有失惟恐君知而鄉有
仇者得君一言無不服而解攝家事五十
餘載備悉勤勞頁以積造田冊事屏居獨

理既訖事而病作臨終呼子與姪曰我生
無他長惟正與直耳汝等其念之務在戡
睦焉可也言訖握手正色長逝矣斯不謂
篤行君子者哉君生于弘治己酉七月初
六日卒之日蓋嘉靖壬戌八月二十七日
也壽七十有四配史氏生男子五曰文配
王氏繼張氏曰蔚配蕭氏繼張氏曰莊南
京兵馬指揮配方氏出為近江公嗣曰並
山西按察司知事配趙氏出為野樂君嗣

曰著庠生配吳氏女一曰王良適斷事廖
滂孫男九曰宣庠生配徐曰章亦庠生配
嚴曰敬配呂曰容亦庠生配梁曰隆配張
曰升配顧曰乾曰魁曰登幼未聘孫女六
幼未許曾孫男二應時應詔曾孫女三茲
以某月某日吉將葬于某山之陽而指揮
君念生成之自持其狀來請銘銘曰羌羌
者苗惟本斯粒岌岌者基維棟之立廣陵
有卞世德相成大士肇迹小山嗣興義以

卒家富好行德鄉有月評闕閈表宅其社
纚纚奕世彌昌後而不忘休有懿光羹如
者封埋王在下過者知乎式而停駕

明故覆坦余公墓誌銘

君諱橋字亨宗姓余氏別號覆坦父一誠
號確齋娶杭橋朱氏生二子伯者君也君
元配下湖丁氏繼配予姊李氏少業易補
邑庠弟子員已乃捐去爲藩司掾吏例滿
入辦留京沾痰痺卒于旅寓嘉靖某歲月

日時惟予姊李在側殯殮悉予姊爲營具
扶其柩歸歸八年爲庚戌十月二十四日
予姊乃始得塋之長寧鄉祖壠命其子持
高太守宇所列狀來請銘嗚呼予忍銘君
哉君生負奇氣豪爽瀟洒每客至必豐具
務歡洽雅歌投壺竟日焉至以是非質則
直詞不婉娳尤仗義赴人之急人以是益
傾服締交盟聯名云君在藩曹者二十年
獨踸奉法亦嘗效彝常儆刀筆自潤宗居
事二親能曲中其歡心理家致力族黨不
如意百計保全而弟標析産即售其祖基
君獨奮憤不可已乃苦自節縮受其地人
用是高其見而族子弟業儒者則又時時
督誘曰若等祖宗門戶所亢勉爲之君識
鑒尤精塵埃中品第人材卒莫或爽者璣
蚤年苦不薦君顧日向人誇許曰吾妻弟
必通顯吾期及當冠服夫材略如君假令
不即死得終膺一

命必非下人者乃今予侔縉紳末而君未及
冠服長已矣嗚呼傷哉予忍君銘哉余氏
本宋文襄公後公謫饒州仲子竞居乃僑
寓新建桃花村諱晉卿者又自桃花村徙
豐城屢遷正法寺前遂占籍二十三世諱
曰明是爲君曾祖曰明生廷璧廷璧生一
誠君男子一諱熷丁出娶袁坊袁氏男孫
二長諱坵聘壯澤萁幼遴未聘女一予姊
所出適確山熊鉻曰余儒而掾歟我儒行

揭揭義聲孝友則併將逵乃顯執司厥命
厥神曷之而形返茲爰從汝祖長寧是居
尚永其象以受多禧

明封户部主事介庵李公安人陳氏合

葬墓誌銘

丁未春余随一二元老典試事任丘縣李
君德聚在選中已而李君往来余所為余
誦說乃父介庵公隱行則為之起嘆嗟乎
樲棘不産梧而蠋之蛸蛸育子為蚕夫德
聚誠文賢厥有本之也歲辛酉公告逝而
德聚走价留都来乞銘手其狀則判府謝
君所述者稱引克合其故不誣犹公諱璋
字甚順德任縣人父志皋而上俱隱于農
不仕母趙氏生公公亦務農不之仕任之
俗多侈公獨矯以勤儉治農事則豫分其
幹于臧獲而惠卹必週人無不樂竭其力
者以是收入倍而公終不之妄費公於學
不甚務然書史有閒輒了晰其大義守身

持家事事有度久之不見其渝也是故鄉
悦其孝族黨悦其義而親戚朋輩無有不
稱其信者世有務謀學以標奇而卒亦無
所効聞于世視公何如犹嘗歲凶號饑者
載道公即不自吝傾囷煮粥以食之賴以
全活者甚衆謂之好行其德非邪公配陳
氏　贈太安人繼配亦陳氏　封太安人
三男子孟景芳娶崔仲景萃是謂德聚娶
張元配出季景茂監生娶解繼配出始公
見德聚之生頴異過人也乃指以語人曰
是兒足教矣其不終于農乎于是擇師日
課之而德聚果大成中丙午鄉試丁未遂
登第余叔馬笙仕地官郎出守杭州府轉
浙副使晉叅陝西政随處政聲卓卓而公
又随處遺誡恐恐然若將墜焉其手書今
為人所傳誦嗟是不謂有是父斯有是子
犹公持已介生平不干人以非義乃
封户主政貴矣終不以子故謁官府關節事

故公自號曰介庵而人亦莫不謂公爲介
云公孫男七人如杜娶王如楠娶謝俱庠
生德萃出如棠娶史亦庠生如某如某如
某幼未聘景芳出如橘亦幼未聘孫女一
景茂出又曾孫二人如杜子宜春如棠子
先春繩繩未艾也夫醇德若公而克昌乃
後如此天道其不誣矣乎公生弘治壬子
正月二十七日卒嘉靖辛酉十二月二十
九日享年七十一元配陳太安人生弘治

辛亥七月二十八日先公二十三年卒葢
嘉靖己亥三月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九葬
其地德聚等啓其窆以今年某月某日與
公合瘞焉地曰某首某趾某從吉也余爲
之銘曰嗚呼介庵載德而處力田好修肯
不易所取約積盈藩伯蹶興譬之殖穡畀
食其成有封與如霞汝雙王妥斯樂斯千
秋以續

雙湫周公安人陳氏左氏合葬墓誌銘

封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周公者蜀宜賓
人也諱嘉語字天語別號雙湫其先楚之平
江人曰紹先者聘何指揮女何調衛戍都
紹先往逆其女阻偽夏之亂因居宋程文
忠公里占籍焉故又遂爲宜賓人云公太
父友信嘗捐田數十頃贍其族太守節庵
胡公爲創義莊祠祀之而義莊公有子旋
以伯子貴 贈徵仕郎娶涂氏 封太孺
人生公公其仲子也公生穎異稍長出受

尚書於蜀魁尹天民氏盡得其學而又深
之以造於是宜賓諸弟子莫不推先公者
而公亦自爲諸弟子莫己若入庠即掄爲
廩生顧五世不之第已乃自嘆曰科甲有
命養豈在祿乎遂棄去歸養其二親以其
學教授于鄉及其子嘗語人曰夫名利本
以厚身也然人生即百歲亦過隙之駒耳
吾不得之名而又必得之利是速絕之道
矣於是益又棄置家理不問空營其業茲

飯蔬陶如也居二親喪情文備至如兄殁
仕在外諸姪婚嫁事公悉為經紀之如己
出及伯仲析產公輙取其薄而完腴者必
推之孤孀人尤謂難焉丁未年公以子文
貴拜封得志矣然終不以子故儒足官府
閼節事暇則獨坐小樓把玩天文地理子
史諸種書有得手自為註錄或時發之于
詩文積有雙湫集若干卷藏于家
制詞曰博通群籍蜚譽時髦嗟乎以公之學

之才用曷弗宜者乃顧抑之施良惜矣然
慶流厥嗣而蒙幸上知若此其亦不負矣
我元配左氏　贈安人生三子孟即文甲
辰進士娶吳再娶陳仲令七品散官娶張
季與殤繼配陳無出　封安人孫男三起
郎庠生娶杜起邠殤文之子起郁娶其令
之子曾男孫一渙聘陳孫女四曾孫女一
公卒為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生
成化癸丑十月二十日得壽七十有二歲

左安人先公三十七年卒陳安人先公三
年卒丁巳十月文等奉公柩與陳安人合
窆天池長山之陽而左安人原祔塋燕山
祖塋地則虛厥東穴以俟遷葢三墓合云
文起復來京補戶部郎中尋陞南陽守將
行手石梁郝中丞公所著狀來請銘其墓
余乃摭其事誌焉而為之銘　銘曰蒔也
或悴耕或罔秋龍不在田而在于湫等彼
鰭鰍霤雨奚收嗟鱗汝困而伸者心化成

嗣甲為帝作霖迈真天池長山之麓二雌
式從一丘三王永我斯丘我銘則留式而
觀者茲曰雙湫

亡男太學生孟金墓誌銘

庚余長子名孟金其字也余妻徐孺人生
之于正德庚辰五月六日故因以名云由
例為國子生需選次于家嘉靖甲寅冬來
省余于留都官署居一月歸陸行十余日
抵池州病易舟行七晝夜逆風不進卒于

者昌[illegible]年三十有
五耳痛也夫始庚二歲忽吐血余與孺人
竊憂之壽幸愈而孺人復生子度度生二
十歲夭卒孺人哭之疾竟亦不起余恃以
老惟庚也而今又奄然卒卒又在旅哀哀
痛哉庚謹厚儉約操家事能善于鄉族人
無遠邇咸樂之是宜永之道而余高祖南
濱公嚴毅好禮大振吾宗考編修萬古公
已上三世又忠厚世積焉余德凉即忝於

前人亦自信可無罰于天而嗣人若此天
其可問耶庚妻東壇熊二尹浚女生三男
子自芳自茂自華自芳聘東壇熊舉人[illegible]
女自茂聘進賢汪太叅公集女自華聘[illegible]
池劉舉人廷悰女女子一未許人卒之明
年冬十二月廿七日葬于祖壠楊婆岡去
家二里許厥穴本南濱公約禁者今且百
年矣族議買其直修祠堂余家遂以三十
金買而葬焉虛其右留為熊氏婦壽藏吹

[illegible]生也余既走家僮歸視其瘞而拔[illegible]
[illegible]之銘銘曰嗚呼汝生于李而卒于旅而
形返于此癸其首丁其趾虛乃右方為汝
妻之俟祖也遺之前是百年汝其有父也
銘之後是百千萬年汝其久

勑封周孺人顧氏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壽甸守周君國南之配太守
太保吏部尚書恭肅公之冢婦也壽甸君
以恭肅公蔭授右府都事陞經歷報三年

政而孺人被封再越年陞壽甸未行而孺
人卒于邸蓋嘉靖乙卯秋九月六日也享
年五十有二云孺人世家六直父曰瑞任
恭陵判官者贅于吳江吳氏遂為吳江人
而與恭肅公同邑壽甸君因婚焉孺人歸
周也姑施夫人已謝世獨恭肅母許太夫
人在堂公去官弟明農公侍許太夫人留
于家而明農公年五十始舉千極嬌愛[illegible]
向弟三人者又異母出乃孺人[illegible]

撫家事上奉許太夫人與明農公夫婦極
孝敬而又善處諸叔間諸叔無謂弗宜者
已而各有室孺人則又善處妯娌間妯娌
又無謂弗宜者凡歲時水陸物必手自緘
識走使恭肅所稱壽焉故恭肅公得專意
于官而無内顧心恭肅家故無饒貲又守
官清慎無苟得孺人節縮營辦于内至有
脫簪貨珥事已稍裕亦澆散蔬食以爲常
終不忍過費然於饑寒之賙䘏姻戚之問

遺則善承尋甸之意雖疏且遠者德其施
焉不獨陸氏姑早寡無嗣賴以安其室而
已至其尤爲人誦說者教諸子則愛而知
勞時語以恭肅公門户不可墜御僮僕寬
而有嚴亦時時召戒之若恐其或爲惡[illegible]
尋甸之累者斯其識與世之[illegible]
遠矣不賢而能之乎尋甸君又[illegible]
孤先大人不幸蚤棄
䘏典皆加等時賓客塡擁煩費矣吾妻含泣
瘁躬忘晝夜于内而後得襄事乃不意妻
茲奄逝也哀哀吾又忍襄乃事耶然則欲
觀孺人賢觀之夫所悲思尤徵矣孺人生
子五京甸秉甸俱邑庠生賚太學生甸先
卒女二長適邑庠生顧名義次適太學生
張尚志孫男一孫女八尋甸君將歸其喪
卜以是年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澄源鄉
棋園地而以待詔何君所次狀來徵銘余
爲之銘曰婦職中饋曰稱斯難矧是恭肅

家鉅而繁婉婉有宜嬪于尋甸宜汝室家
姻黨推善弗驕弗侈示我閫規戢僮訓子
士則難之克相厥夫豈家伊譽男也名臣
曰婦攸助吁嗟孺人胡遽而忘棋闈歸玉
史有銘章

明贈太安人程氏墓表

丁太安人程氏　贈刑部主事質菴公配
也墓在新建之青溪象湖井安人父某母
涑世居邑竹園里生安人于[illegible]

一月若干歲嘉靖某年月日卒安人生一
男子長以誠次以忠其殁而葬之十又三
年以忠守河間來請余詞刻于隧石之首
嗚呼余盖有感於逆濠之事云往濠将稱
逆鈞羅富民括其財鄉邑稍自給無辜脅
馬至今談其事辛楚然人士中號習通左
今者或且入其黨翼之虐竟以身償嗟[illegible]
其貪忍之故可語哉乃安人于質菴公[illegible]
時家故裕懼及濠禍則霍其二子俾耕[illegible]

于家不以出已濠敗則顧謂二子曰汝父
志何斯可但已耶于是命以誠曰汝耕其
佐弟讀命以忠曰汝讀其卒業于黌舍以
忠感奮折節才譽隱起丁酉秋果偕計北
上連舉進士甲科有今官故今論濠事者
必歸安人智且曰令于慈訓稱賢母焉彼
貪忍償濠敗以身者相越遠矣語曰女子
勝丈夫其此耶安人幼而端靜能孝順父
母父母特鍾愛之乃其歸于也姑能性嚴

爾人鮮宜獨歎安人而又善條理內政相
質菴公而又克成焉女德婦道安人純乎
備矣夫彤史職廢姆訓弗及于家捆以內
曷所觀儒而安人能不假輔勸賢善若此
雖古稱漆室之女雞鳴之婦文伯歐陽之
母又安以軒輊哉惜也以忠顯而安人弗
待卒七年歲在巳亥
天子明堂禮成以以忠貴蒙前
贈祿養即弗逮而厥亦何負焉以誠生子道

遂以忠生運遜而道運俱邑庠弟子員銘
曰吁嗟安人史汝是銘慶流厥德嗣人則
食掩王湖側過者其式

陳處士道清公墓表

陳處士長沙擅山里人也諱霖字道清曾
祖得甫祖伯禹父永富生正統辛酉三月
十六日年六十卒墓在江家園越二十三
年處士孫時中者卜葬家坊改葬焉已時
中父琰以狀乎又即其地祔葬之盖虞[illegible]

十而琰與張合則稍前而左云甲辰年時
中以選吉水丞晋京邸丐余表其墓余久
未報也後十五年時中子又以謁選至申
其請乃表馬夫自教之衰世所重稱賢
者非武技揮霍才諝辯博則蒐官豐祿世
位除隆烜赫者而古心篤行士卒多闇汮
草野間終焉誰令知之哉乃今則余幸聞
于處士蓋余族人多商處士里善談處士
事而余伯者一相吉府一守長沙時中

又故嘗往來儀制兄邦秀所以是得其世
行尤詳云處士恂恂悃愊足不涉官府固
老於農者而課田畯則手拂老經誦之陶
陶自得也生平言動無苟即燕居人不見
其衣冠欹褻者善易卜諸來卜則竭誠禱
神無慢易而恤人之[illegible]賙人之急即力不
逮赴之惟恐後[illegible]汎侮處士處士不
之校人又言處[illegible]單往戍貴州者
十年處士不得[illegible]于神十年無

[illegible]悄此已得代竟善養而老焉生母韓柔
于事繼母王猶韓母務得其歡心嘗語其
曰古有刻木事母者矧幸而生乎五弟者
俱王出處士友之篤人不覺爲異出及析
産則祖居悉讓諸弟已獨往他名官塘者
剏居焉惟日課其子琰卒成學遊胄監夫
力田孝弟漢有詔焉至設之科以舉士而
孔子則曰得見善人斯可矣假令處士生
于漢且見舉豈老檀山爲已也而概其素

將孔之所謂善人非耶處士病將革又手
自刪定家祀禮傳諸子曰吾翌日逝矣若
等惟修身種德守此以奉先可也夜乃沐
浴候昧爽衣冠起坐聽子姓以次拜稱觴
處士王筋墮地約三尺許安逝終于座嗟
乎異哉人有恒言哲則達終而異人委化
王筋其徵談者類言處士誦佛老好善乃
其終故若此夫佛老事余安能知之而其
善則余信之矣善則靜靜則明明將自無不

逹者嗟亦異矣處士生男子三艮賔良琰良輔女子三孫男七孫女七曾孫男若干女子適皆名家子而男世業儒彬彬嚮于用然則處士即老于田未之逹而天所以報處士者門[illegible]之艾也贊曰檀山之里曰系有陳卓哉處士出娩先民巧辨斯黜歛華守恂彼老若佛我誦則諄力田孝弟鄉族歸仁似子式榖或侮何嗔陶然自足樂我天真匪爵而禄不賤以貧玉筋委化先覺其神遊風敦薄式示里鄰兼坊改卜爰碣玆珉過墓者軾史言曷湮

明游直菴暨配孟氏合葬墓碑

直菴公者吾豐西鄉人也諱詔字敬甫姓游氏生景泰乙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歲其先吉隴州人元末南軒公徙豐城安沙後進士惟善公徙今横江家焉公少業士壯乃出而商往來荆楚間巳轉而沿長江歷汴梁巳又適吳越涉淮揚北極燕冀返荆楚倦勤而歸老矣是公父裕生五男子而公幼家故貧親老懼弗克力養又請兄欲自具産事以是公乃棄士而商乃其商也善心計酌常變與時畀畀昂昂不為刻削損心之行故其利恒裕而終其身弗穽于禍然他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絲竹挾妖豔策肥衣輕縱而入于邪乃公顧益敦朴守約弗易其素操其居家謀約省墊之暇即偕戚里

良者山水詩酒以行樂非其意閉戶不問焉古謂篤行君子非耶嘗訓其子耿曰夫士與商異術而同心商者寓跡貲利也行崇高明雖利而曷汚士者誦法先王也念絶貨利必名而有立故曰聚財者義清修者名各守乃業天之鑒也小子勉哉即斯而觀其平生足推矣嘉靖壬辰郡太守聞其賢屢賔之飲公辭不赴語人曰某何德賔諸鄉㓨自修又奚問賔否耶公與配孟

夫婦五十餘年面米亦孟卒公哭而慟曰
壯自貽阻頗老而天奪之哀哀吾妻謂何
遂義不更娶公行不惟此而若此者今俗
可多見哉斯不謂淳行者耶是故其鄉居
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即衆口嘵呶
不已公以片辭折之衆翕翕焉暴者沮桀
者悖而立也以是執良準美質平決謀者
必曰直菴直菴云夫近利賊義久自溺焉
溺斯府怨故商者四民之一而擇術者後

焉懼胥溺也乃若公何惡矣故君子謂公
為商隱使其遭遇通顯出柄利權桑孔之
事恐為耶顧隱迹商賈埋光草野卧烟霞
終焉吁悲夫配孟氏淑德懿行克相其內
事先公二年生亦先卒二年塟富順鄉黃
坑原舍坑子男三長尚華次尚發次耿國
子生孫男六良權都司承差良佐良政良
法良猷孫女三是年某月日公諸子啓孟
竁合焉李子為表其墓上

先考妣墓蓋誌略

嗚呼此吾父封編修劍東府君吾母封太
孺人朱氏合塟之墓也府君左孺人右列
次如生而中隔通竅亦同室之義云坎深
六尺外錮三物周迴厚二尺五寸下如之
上掩以石石上磁碗覆三物又上加之土
中藏無寶器蓋不敢以是傷府君孺人之
素志而不肖孤官而貧亦力不及也誌石
去穴前三寸許府君誌出今元相嚴公筆

孺人誌出吏侍掌詹事歐陽公筆先德可
槩見而不肖孤有今非偶也所愧不能大
顯揚于時而府君孺人乃奄棄矣皇天后
土哀續無從泣終血繼忍書此石萬世之
下倘陵谷或移見此石者幸掩一抔毋搖
雙墓夫愛敬人親者人亦愛敬其親不侮
奪于人不侮奪人者也禮法彰明仁孝相
感古今一息天日其赫臨云

明故楊室閔氏墓誌銘

所指揮使揚君璭繼室閔氏之墓也閔氏
諱大姐大同人父閏恭母屈氏生於成化
癸卯十月二十一日揮使君未襲時客大
同因歸焉時年十八云揮使君元配夏氏
生子五得方襲指揮同知娶朱天禄娶劉
錫娶池鉞娶李鋭娶石女二三姐適生員
盛時和五姐適監生韓任男孫五蘭襲職
餘俱幼女孫九二閏氏生子一得威娶韓
女二九姐適石元吉十一姐歸於余余時

任編修而揮使君亦京任常過從見閏氏
順而多能能得揮使君歡余心善之獨訝
其溺愛生子不之教已揮使君卒得威竟
蕩覆天絶乃諸子又居谷亭鎮得方即官
京衛然貧薄閏氏乃依余活間徃韓任所
甲寅余轉今官挈之南冉恭病卒于官邸
嘉靖乙卯年十二月十八日也享壽七十
又三歲次年九月余遣僕還其柩于谷亭
諸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于班村社去其案

夫塋許北首南趾其襄事亦多韓任之力
銘曰其生也去其子從其女惟情適其
所其瘞也去其女從其子惟禮歸其處魂
無不之魄窆斯土百祀千秋汝傍汝祖

明王孺人高氏墓誌銘

高孺人者王君以仁配也山東黄縣人父
曰顯入粟授義官母曰史氏生孺人於成
化辛丑正月七日父母特鍾愛之為擇婿
得同里以仁歸焉以仁後隨祖鍵任京倉

經歷會以舅氏傳太監斌得蔭宿衛遂偕
孺人定家京師云以仁倜儻有行誼徃来
半縉紳余嘗造之飲庖事精旨不呼而至
前即食僮隷具亦楚楚也詢之則悉主孺
人手余時心識其能矣已其子和曰和祖
父母嚴鮮人宜獨稱吾母孝父見母能當
祖父母意於是家事悉以主之母而母則
益佐以勤家日用給中遺外侮稍落然尋
有今母力居多也[illegible]子婦或侈費即儆然

竟日至見貧乏者顰眴卹不怯焉夫如君
生言則孺人固能且賢哉昨余自其庭闈
病呻謌之和曰母右脇若疼足且萎寡飲
食卧不能從處然幸今少差矣別未幾和
纍然衰絰謁焉手國子助教浦子所著狀
泣曰和罪逆上延母不幸今歲二月二十
一日棄世卜以次二十五日整非先生孰
為母不朽者余受覽之曰傷乎往謂孺人
賢且能乃今浦子稱引克合信哉夫和余

嘗嘉其志庶有成者而孺人不待傷乎孺
人三子長英娶錦衣衛千戶周實女繼汪
氏次和武學生娶緣例散官沈溥女繼郭
氏吳氏次著庶出未聘女二長適錦衣衛
百戶孫綬季子壅次適姜煒蚤夭孫女一
和妻沈出銘曰都門之西曰南海甸土厚
水深卜惟其善欽而棲靈載止載奠生氣
是乘永錫而羨銘德有辭千禩斯見

明處士一峯任公墓誌銘

丁未春余從一二元察校詩禮聞得卷奇
之詞焉而吉永盖渢渢乎遂於詩者也曰
有士若此乎厥有本矣比揭姓氏則今吏
部驗封郎中任子可依也已而可依被選
庶吉士讀中秘數過余論文因誦說廼祖
一峯公隱行則嘆曰隱栝設而木直鏃羽
成而矢利夫可依誠賢詎不由此哉今年
春二月忽手大史汪君所為狀泣而謁余
曰不肖蚤失怙實幸賴先太父訓育有今

日茲不幸天降割于先太父不肖將承重
歸襄事願先生賜之銘庶有以垂不朽既
先太父於地下余以夙知存歿誼不得辭
為誌曰公諱天錫字廷與一峯其別號也
任氏之先平度人高祖諱才都者徙居平
原遂為平原人云才都生伯能伯能生福
盛福盛生武娶盧氏生公公稍長通經史
補為邑庠增廣弟子員顧試於有司輒弗
薦乃奮嘆曰夫人焉規規自困哉即吾不

彼祿養豈遂無所効力也於是棄去舉子
業奉　恩例歸侍養日承二親顏盂愉愉
然樂也親歿葬祭一稽諸禮務豐腆毖忌
則感涕淫淫下人以是無不誦一峰公孝
者公既謝業儒得專治其生事生事則日
稍然志不苟已見可依幼聽頡復喜曰是
兒可託矣乃授之舉子業或夜自篝燈課
其讀洎可依既通顯則又數貽書相諮諏
其大要皆提身報

主眷及時有建樹斯其志豈伈伈苟利祿者乎
公治生善心計盈縮無所爽處家又儉然
義所當則顧傾囊不之恡凡長莫婚嫁者
死無歸者公則助之奩若櫬而可依既廩
于庠即又歲捐其廩給族之貧者故鄉族
人交德公卒莫睚眦者或睚眦之公亦退
讓不校也人言公暇時好誦老子以斯而
觀罔非徒誦者矣公矍鑠素鮮疢疾卒之
前一日尚往郊居督僮僕治產業[illegible]

忽告逝矣今丁巳二月十一日也距生成
化正月十六日年七十有九云公元配孫
氏繼張氏子男五人俱孫出長弘道國子
生先卒贈承德郎文選司主事次脩道貫
道窮道造道造道亦先卒而修道窮道俱
省祭官貫道驛丞女一人適國子生李夢
桂孫男十五人長士憑即可依次士翼士
孝士德俱業儒遊庠監弘道所生也餘尚
幼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七人嗚

呼盛哉夫公隱矣而孝義聞於鄉身教範
於家子孫盛且賢彬彬然嚮於用是身隱
而志彌章者也況富壽康寧考正以終公
亦可無遺憾矣吏部君歸以冬十一月某
日葬公城西北之塋首某趾某銘曰古稱
日養不易三公仕惟違志曷云必躬吁嗟
乎一峰力耕為孝志違斯通崇貴好德敦
彼薄風克昌厥後大耋令終城隅西北歸
丕新封史銘玄石尚永安乎斯宮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不肖孫九疇 梓

玄孫玉璣 重刻

西野遺稿 卷之九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

豐城 李 璣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祭文

祭宋南塘翁文

惟公孤禀靈秀具美純誠秉運拊翼弱冠蜚聲宦踰三紀位晉鉅卿士歸清節卓遺世程昔

武廟嗣極以孽竪擅權善類屛氣而公則虎爭初離豸冠遽棄晢以潔身養晦求志卧隱西江年十有四凡睹帝而速躓者孰不服公之志及

皇上之入繼也賢傑登奮顯泰載逢而公則起膺廷薦持憲淛東藩伯晋秩國儲司豐兩都四部周歷靖共凡承聽而聆風者又孰不誦公之忠去冬

召公憲臺是長公来自南朝野傾仰翹時入覲戾止北曹公勤力疾莫敢告勞嚮和遄迎

溘逝不作天下[illegible]卹民薦紳悵愕

當宁震傷卹典孔[illegible] 某等情均桑梓念切

國家金丹莫起[illegible]懷岩嗟素車歸里黃壚掩

沙詞以侑醇[illegible]其聽耶

祭內方童公文

維曰雲龍風[illegible]允機感斯玄嶽申崧甫和爭

而宣故經濟之才不世出而

明良之會非偶然肆

皇上龍潛於興邸我公則應生於湘瑛獨嶽吐

[illegible]物色知遇及

皇上龍飛於寶極我公則借計而入燕風雲遘

泰甲第推先盍嘗私計我公之出處實造

物默為之司權繼而中秘掄選東觀喬遷

屈宋瞠乎後躅班馬宛其齊肩還華飛於

籀篆校讐司於瑤編

文華進直功 講筵司成繼陟士變文至青

宮攷秩黃閣 俟年七評歸運

皇帝獨堅故公在 朝也敗壁丕叔孰不禎[illegible]

之卹及 公在告也華問日播孰不望燕

之旋夫何九原長逝一疾不延訃聞于

國罔不悽惻

皇上嗟悼諭宗林泉青藜虛夜寶鉞沉淵於戲

已矣我公不可作矣然豐之德不永之年

促其後豫亨其前余又安測夫彼天黨鬼

神之見忌功業不與其全乎抑斯人之無

祿將吾黨之尤無緣乎某等南宮籍以旅

進壯觀[illegible]爾班聯門墻徒倚衣鉢莫傳然

末路尚期耶正而中道胡茲棄捐故國亡

柱石士失典刑實為天下慟而追惟私誼

又曷任乎涕泗之漣漣神馳輀紼哭阻山

川爰陳薄奠用效微虔神其降止侑以斯

篇

祭太夫人熊母文

某年月日 誥封一品太夫人熊母卒于

家卒之明日伯子太宰翁以直言忤

上旨放歸中途得訃奔跳苦甚已聞訃來京諸

爲雞愈盃谷簫曰嗟嗟傷乎夫夫夫人能
享壽九十年俾其子位晉太宰澤天下不
能以一月待其子傷哉乃各遣祭其里爲
太宰翁哀痛焉編修李生璣締姻大夫公
裨子又受知太宰翁特深於是盃以天下
爲太宰翁痛以太宰翁痛痛太夫人供奉
祔暇爰綴斯辭侑以香幣之儀馳奠于其
靈曰嗚呼哀哉夫坤德代終婦道無儀曰
夫人笄笄之師蚤育令族肇允才淑作
嬪于熊闓德雍爾君子出牧治賛鷄鳴篤
生群胤九膽王成緊仲若季聯翩秕邑伯
也魁奇秉運奮發並仕諫署存總天曹孝
定
望是忠懋國勞善類彈冠作楨周國蹇諤在廷
式昭懿德人曰夫人宜爾遐齡庶維伯子
弼我中興云胡彼蒼斯民不弔伯摜而南
癸巳沉瞿邦失司直文母重萎厥數寔奇
典言則悲乃如夫人曷其弗瞑紀蹤斯[illegible]

夫人則併人或弗壽亦聿既耄壽或弗貴
贊誥寵褒貴或弗嗣五桂挺瑞徽則永貽無
之德懿矧如伯子不朽是同黃腸則掩九
原奚恫我恫難陳悠悠千古鶴化無緣往
吊伯若爰附薄奠敬倣東菊楚雲迷逖長
懷欷歔嗚呼哀哉

祭歐南野公文

惟公夙禀奇資卓然嶽峙學屏支離持志
聖軌鄉薦蚤膺養晦弗仕師友講研日不
虗晷發我良知卒闡宗旨已擢南宮蜚聲
甲第出握郡符 簡晋于史兩都列卿隨
試輒理誰謂公才偏長可擬然公謙冲勤
修亹亹學實若虗才美弗恃片善在人樂
取忘己人之有長量而器使且善誘人循
循引掖憲量汪洋望者消鄙故人誦公尤
率以与公位未崇人日延跂冀究厥施弼
輔
天子頃以[illegible][illegible]告老故里容勿賛陪人士交喜

誚時中與庶濟休美視天胡潒而疾不起
嗟嗟傷乎公莫贖矣生順沒寧公亦曷慼
所可慟者斯人而已後學蒼生孰宗孰倚
搢紳沾襟都井罷市
當宁惻沓卹典有暐行祠鄉黌令名億祀於公
豈私人心則爾矧茲成均公嘗造士流風
未湮遺教在耳璣等繼來無獲望履私心
所嚮實切仰止倏感古今傷如何只把醴
封牲香帛在几公其來歆鑒侑斯誄

祭宮保尚書壯原熊公文

夫士人大節惟出與處苟出處之適宜即
他美而奚取惟公學正而醇行修而古出
而際
上之龍飛也明倫有疏疑義是剖
聖孝聿成卒折群咻故超晉六卿宮保荐加援
用於既去而人不敢謂倖進而無補已而
稍不得於言也則困逐再其視辭榮若脫
蹝而正大之氣剛方之操曾不少悔而自
涅此其出處之際誠所謂進以禮退以義
而視彼貪得患失者又何可同日而並哉
若夫直著諫垣惠流洛土綱紀振於內臺
筦鑰嚴於留都而士無賢不肖咸服其銓
曹之措且舉者斯又歷歷之緒而非所以
觀我公之巨也頃馬家食八易寒暑朝野
想望其高風邑閭式化其懿矩尤巋然一
代之蓍蔡而不獨出焉有為於
當宁故士人莫不私祝其起居而碩其多歷
夫年所夫何天不憗遺一疾弗愈而彼進
無裨於國退無裨於俗者顧長生久存而
接武嗟乎悖哉何造物者之矇瞽其有冢
嗣婿公姪女非徒令望夙仰乎斗山而蔦
蘿幸托于喬樹有從之溯訃聞如雨予嗜
徒思遠羈替組爰抒情乎斯文冀鑒歆于
樽俎

祭　誥封亞中大夫愛竹宿公文

於維我公長河毓秀恒嶽降精外慈而質

中理而明有翼者爽有郁者形孝友直諒
夙協鄉評萊蕪式遂迺賓于
國迺覲于　京登名王冊
花誥自天爰膺渥澤弗侈弗驕終始一德篤
生賢嗣蔚為儒英器挺廊廟文朗日星甲
科超擢適駿有聲刑曹試政克明克平種
德如公報食于子祿養方殷允宜全祉胡
然遽亡而竟斯已昊天夢夢曷究厥理然
公適顯思于弗彰公有良嗣異于弗昌壽
未百齡亦異夭殤無之令德沒也奚亡某
等登庸明時附驥令子潞水匪遙哭阻丹
几緘辭布哀奠此殽醴昭昭有聞庶其鑒
止

祭康母　孺人文

猗嗟孺人閩山孕瑞寶婺儲英胃于望族
姆教攸承于康作配維德之行中道遘屯
所天奄失袞易在堂遺孤在滕式微零丁
曙乎顧眄厥心匪石從一以貞課戒厥嗣
賢科奮跡翰苑蜚聲
帝用褒嘉貤封有赫為善之報如種斯獲人謂
賢母足顯懿德維時令子念切歸寧疏入
計至竟隔幽冥祿養弗逮風木悲興維茲
館士足稱賢子凡我館僚聞訃傷只緘詞
致奠遡風千里

祭張宜人方氏文

天不可必乎宜人之歸
寵誥孚錫象服是宜容與有頎天可必乎宜
人不祿旅櫬淒其弗偕榮位陳此靈儀既
篤之祺胡斬之壽直宰冥如神理曷究然
承祀有子春秋弗匱亦既室家徽音克嗣
屬纊之夕夫君遊旋息駕
王事而訣終天則彼蒼夢夢若負于貞淑而
宜人之終亦庶乎其瞑目矧一坏均掩萬
泡澌盡又奚計乎乘化之遲速某等所同
傷者寶婺俄殞秋蘭竟零婦失良則母孰
儀刑婉娩聖善金石徒銘盖不獨以夫君

之故而傷以戚里之私情嗚呼返魂無丹
歸輀有日奠以斯文爰攄隱忡
祭俞太夫人張氏文
婦曷攸徵曰夫與子夫人莫之見已訥軒
公出處何如耶諸令子繼述何如耶簪纓
詩禮世振厥華夫人聖善允宜宗家宗黨
是則人士攸誇頃者伯子文峰先生簡自
帝心旬宣江右棠陰滿郊薇薫靜晝故誦令子
之澤者孰不推夫人之慈而頌令子之留
者孰不祝夫人之壽矧其等情均於民庶
而誼兼於紳綬者耶云胡天不弔民寶婺
俄墜返魂無丹攀轅莫逐爰陳牢醴式傚
絮觴盖始為令子慟而終以薦吾民之永
傷豈直悲母儀之云亡婦則之無良
祭　誥封郭母王太宜人文
猗母淑貞冑育茂族考飛邑鳬昆剖郡竹
姆訓夙閑儒門式穀相攸維郭允也好逑
靡嘻靡嗃不吳不絿左右君子黽勉式求
贊脫珥簪窮成厥志敭歷邑州逮相厥治
戒爾鷄鳴貞吉中饋矧敬而婉善侍邢姑
卧疾歲易問藥躬扶上睦宗黨下撫僕奴
曰杞曰賔以莫不恪細綜米盐義酌豐約
公亦有言母實典郭篤生令子兹挺繼成
能允課讀科甲蜚聲季陟郎署伯貳寺卿
陳氏二難崔門雙鳳
帝曰母慈
鸞誥存封德則之貞譽獲于種聿宜壽豈俾
熾俾昌胡斯夏季而溘訃亡令子泣血人
士允傷某等誼承通家哀切令德匍匐無
緣雲山西極奠以斯文告我心惻
祭楊母張孺人文
代終坤德婦主含章言不踰閾匪子曷彰
猗嗟母氏厥冑維張德音孔茂曰嬪于楊
適生令子邦家之光好修積學器挺圭璋
賢科蚤捷烏臺繼敭祗
命西陝譬隼斯揚宦轍甫試台烏翕望人亦

有言慈訓之良能允斷識振古婕芳烈也
敬婉配德攸行外睦宗黨內媚姑嫜爰斯
溥惠鷄鳴警康賢哉母氏曷其匪臧允宜
誥錫天篤其慶胡遽斯逝而齡弗長夢夢蒼
昊莫訊厥常某等附驥令子計偕于鄉夙
欽閫範聞訃彷徨匪私之慟繄德之傷緘
詞馳奠神詎終古

祭趙西廬文

人莫不言德則顯位君仕有年而終郎吏

亦莫不言德則壽豈君年方強而胡不待
昊穹冥漠曷恃厥常亦惟君德庶幾弗亡
昔宰仁和三事克勗爰陟于京冬曹振玉
帝命攸承權司于荊通商緝下公私稱平聿轉
刑曹明允奸戢
廟工掄才冬曹再入歷歟中外績叙丕嘉薦
紳屬望龍蛇興嗟始君攜疾余視入室君
遂告余大命其弃攬衣索筆致書于親更
召室人曰良儆身言訖就瞑神氣整暇醫

和殫窮浹旬而化人具有死孰如君明易
簀能定廼徵厥行維茲仲春遂歸君柩伯
氏自南訃弁及侯君之伯氏偕君妻孥引
紼將㯹相倚長途燕水流澌楚雲慘目白
髮俟堂君其遄復有殽在俎有酒在樽薄
奠永訣聞手不閑

祭宜人熊氏文

女德婦道孰兼其粹於惟宜人庶其無媿
方夫育胄儒宗時未笄珥體淑令貞姆訓

厥壽而某等連姻于鄉已側聞女德之異
及夫曰嬪相門夫子承事克宜厥家黜彼
嗃嬉而某等備宮于都又稔聞婦道之備
誠笄褘之表伉而矜悅之出類者也所宜
介爾遐齡永茲德懿斯則天道之常抑亦
人心之覬夫何沉駘兆殃醫和罔治珠玉
遄含遽其長寐於乎哀哉然宜人之生
鸞章鳳誥冠帔是若亦云貴矣宜人之殁哀
動薦紳奠祭塞途亦云榮矣矧夫化均壹

脩短曷計而寘心于斯抑可自慰其等所共傷者芝蘭竟摧寶婺俄墜女德婦道孰效孰視蓋不獨以生死之故而痛以載理之私義於手時維仲春日月孔利返輀楚岡祖輓燕冀爰卜首丘玄宮是秘河活活而流澌天慘慘而掩翳絳旐從風孤帆逶遲人世曷殊宜人永棄寓此群誠惢芬者饍敬侑以詞掩袂歔欷

祭憲副余澄山文

辭曰於戲已焉哉澄山而信然乎余邑仕者素惟澄山厚善人人莫不厚善澄山者往與執手別云能覯也乃今則思復酬歡追遜以下上其議可能乎夫形殊者壽魏家之常澄山形體壯善飲耐寒暑余等竊嘗憶其享年永也而顧斯已乎且今離蹤寡行誼而位而壽天下豈少也我澄山孝友恭介乎于家又蒞官赫赫司刑刑平治河河治持憲憲肅固不獨鄉關推服而已卒之負謗西歸賚志長畢則所謂天者安在哉余聞歿之日諸所積負莫償啓囊空澁棺殮具至毀婦飾為之嗟嗟澄山蓋棺見矣而不理於人口何耶夫蛾眉胎禍直木召伐人則何尤乃天亦忌其良奪之耶顏蹠脩短自昔永傷果人之所賢天則為否天故弗之亨耶抑人之生之死天固聽之漠弗與邪已哉澄山曷顧曷訊而澄山平生自亮其歿也安而位若壽弗計也余等所不容已者同邑之賢仕者幾何得而澄山又竟亡道歿東山之詔將臨而遼陽之鶴遽化豈惟國喪著蔡抑亦鄉失典刑嗟嗟能無慟乎矧也燕楚遐阻哭弗憑棺則區區同袍之情負此幽冥多矣臨風遐眺哽咽曷申爰儆束芻寓誠萬里

祭夢坡叔年兄文

嗟嗟我公而止此耶位不償德壽算非遐文星隱耀長路阽隳士喪指南衆動環辟

允厥縉紳莫不公惜矧我同袍名階薦籍
憶昔乙未乘運躍鱗文華選吉
御手親掄數應列宿時號瀛賔史局十年編摩
在國司篆留曹有
詔遄壯文武主衡士論具遥成均峻陟皐比
得師慈訃忽報歸卧三春吾道周主
帝衎辟思
詔起于家成均再入人士忻忻而賓重拾今
辰何辰忍折會泣公昨來止衆訝其癯或
曰新旅久之宜所敌竟不起技喪醫盧吁
嗟我公形癯學飲百其觴食能兼豆矧
爾德殊底事弗壽允惟定數人莫之為譬
彼幅尺長短誰稱公往論學茲也奚疑禮
卿上聞
天子震悼卹典駢加寵文摛誥兩孤素輀春江
獨櫂其等於公溺泣無從俯思平誼仰為
國恫辦香束帛言馮微衷公目其瞑公神
如在知乎不知合虔饗對

祭吳夫人黄氏文
夫人之生秀毓名族明姿夙成閫儀貞淑
夫人之歸曰嬪于吳孰不家窒婉德則殊
嚮相夫君勸學斷織及第臚傳宗伯荐陟
宗伯在職匪懈厥躬惟寅惟直時稱其忠
宗伯有親年聿既髦望切白雲時稱其孝
人曰内助夫人之因耀彼彤史式是彝倫
錦誥翟軒德則允稱胡不百年遘疾以瞑
上聞而悼恤典攸加哀隊孔備抑又奚嗟矧
諸郎森蘭挺玉發而德存何永何足某等
附驥宗伯誼篤同年喟茲郁烈倏爾不延
爰儆束芻進之素几詞以侑觴庶其鑒只
祭許太安人　氏文
於太安人明姿天篤女史克繇温恭慎淑
曰嬪哲髦敬戒以昜孝事二親姻黨胥睦
嚴不忘慈下綏童僕夫雅好賔黽勉肯蓋
或時遠游星駕脂軸婉娩善從又敬而肅
德慶攸鍾昌厥嗣屬是有符卿應時挺玉

入試禮闈名魁薦録筮任地曹荐司銓牘就養来京日聞式穀忽而刘還恬不為顛浙涘楚山惟子與遂已晋符卿笑歸故築谿口俄生符卿奪禄抑又怡然訓子知足得矣兩忘丈夫或不人謂百年胡溘就木無丹可田有身莫贖嗟嗟安人亦云具福既貴既康壽年非促膝繞孫曾詩書繼躅剡也令儀形管揚馥九原何恫應知瞑目某等附驥郎君欽德自夙忝瞻素擧逝窆

竟小絜酒束芻冠裳會哭不盡者心斯文是告

祭熊桂軒暨孺人徐氏文

嗟夫運化無停修短不測白楊感其風淒草露憺其朝溘人咼知化而永名孰若反躬以立德惟公毓秀名族厚殖天成好修弗惓厥積斯宏出而官也始佐于藩繼尹于邑政理有寄而澤流閩粤丕著遐邇之名處而家也考以安吉兒以太宰詩禮聞

先而孝友克紹聿恊月旦之評德乃不壽神理曷究况公逝未三朞而繼室徐孺人又一疾而莫之救嗟嗟天道孰信眞果不為瞀矣乎然德譽不忘人無指訾公固可瞑慰於身後茲仲子奉公安厝而次日又奉徐孺人柩歸窆焉璣疾不及執紼遣孫馳奠一卮輀駕在関我淚有潸束芻效敬二靈其還

奠邢鳳岡文

甲午之春始識公面歲臘甲寅留都再見已余壯遷仍隅鄉縣令也南来庶敦夙緣胡然訃聞於茲歲晏春之正月遄報公寢悠悠夜臺長往不旋然公耋齡子姓多善頃拜龍章亦既非賤備福令終似者或鮮公目可瞑九原何悁余涕有從感舊燓濺達哀以詞香帛是薦公尚有知式歆茲奠

祭孫母楊夫人文

辭曰於乎夫人逝矣然粤考女事于內天
孰非婦夫孰非母而令淑若夫人厥維鮮
哉昔忠烈公撫莅我西江也逆濠之亂人
懷顧忌公至則貞度曲防羣兇歛不敢發
繼乃抗節死難忠義由以響應卒之濠擒
不旋踵而
宗社底寧者悉我忠烈之功而實則夫人克
順之助已而扶攜以歸也熊丸式穀課成
諸郎武進文登連弁科甲而諸孫趾美又
振振巍科煇映焉論者謂為忠烈之貽而
實又夫人慈訓之力然則夫人帷闈之修
信難悉于彤史而慈順之大抑孰如夫人
輔在邦
國者哉故踰耄入期亂息衆賢
寵封荐被昜養則兼夫人之生榮矣而人不
敢為偉者以夫人令淑之宜訃聞于
上郵典輝駢頒城吊唁奠賻途塞夫人之死哀
矣而人若以為歉者以令淑有如夫人默
譽宜不湔止也璣南宮之進繩附季子而
史館國學再忝同寅則所以允事諸郎而
母視夫人者固宜倍萬恒情矣遡瞻繐帳
傷如何其爰述斯辭侑之殽醑惟夫人其
享之

祭張母孫太淑人文

辭曰猗太淑人肇氏有衛衍派浙濱祖德
昌蔚爰有淑聖坤德夙成彤管載美四教
孔明曰嬪于張琴瑟宜家室夫子高蹈鴻
冉出祥發哲胤伯氏孤騫和丸斷織慈教
之賢頃也繹騷伯則首 召簡在
帝心司馬速調朝野傾拭祝母千齡庶我司馬
永維 國禎寶婺俄沉嗟天弗吊春暮而
中訃傳越徼 綸音咨悼卹典駢頒悲纏
陟屺伯氏遄還具瞻斯違縉紳興惻矧屬
門墻能不含盡白馬莫弔鶴化無緣絮酒
合誄悵貯江天蘭儀長辭筓褘永嘆
迎贈有期黃壚不旦嗚呼哀哉

祭邢上舍石湖文

嘆曰傷哉是謂有天乎矣邢故名族多賢德然得公而邢益振公好義樂交賢又性孝友能紀綱其族事族子弟有弗義即不敢公聞也月旦評者謂公必壽必昌後裕公一子先天居半載公亦卒嗟是有天乎越歲其從姪良貴秋試旋李子乃得附香幣往奠之而侑以文焉文曰於嗟石湖别袂若雞矧斯永隔能不辛酸憶年甲午余客公所握手面青傾蓋莫忤促膝琴樽對床風雨已亥之秋余奔父憂公爲遣弔萬里孤舟翻雲顔汗伐木好仇矧也我公善稱素履聿允邢宗之綱之紀繆彤居家王烈在里夫仁昌胤夫德遐齡允若才諝似宜閎聲胡然蒼昊憂邈弗平伯道無兒鯉也不壽日月未期公溘弗救尺緩未懸貴志丘首吳人報訃太息興哀豈無他人知已則摧黃鵠速捲白馬不來爰倣東薦馨觴遐瀌誰云陳□忍斯勿哭於嗟石湖心綿文縮

祭吳淑人黃氏文

地道代終柔順著義曰惟淑人配德無媿毓姿名族羨姆教之夙成相攸吳門推閫儀之咸備昔宗伯之未貴也棲遲泮宮者十有餘年而淑人則黽勉有無斷織脫珥卒相宗伯專於學而克成其志及宗伯之旣貴也歷敭翰苑者將三十年而淑人則中饋司勤鷄鳴警寐復相宗伯專於職而克顯其位故淑人之嗣芝蘭繞瑞矣而人莫不以爲福之宜淑人之貴榮膺金帔矣而人莫不以爲德之致夫何司造靡常一疾永棄年未及耆醫技莫施其等義切年家聞訃吁𢣑爰倣絮觴薦之靈次盖匪以言私于宗伯而寔以永傷乎德懿

告處士府君墓

於我府君種德揚芬蘂哉三族無競進德

璣忝甲科遺澤攸分爰拜斯墳告以斯文
於我府君尚其有聞

告逸士府君墓

我李居湖茫甚久但自我
逸士府君以来今亦百餘年矣族指益繁
簪組相屬積慶流芳可謂無所自耶肆璣
弗類忝與甲科仰遡本源不勝感慕謹潔
牲醴告虔封塋神其歆鑒惠我無疆則神
亦有永譽敢謹告

告素菴府君墓

公之存也浩氣宏才克昌我李公之後也
往矩遺訓施于孫子允我孫子幾于千指
爰少而壯爰老而死爰農而耕爰士而仕
曷匪公遺申錫不已肆璣弗類媿茲世美
強學靡寧夙夜敢止幸叨甲科忝官于史
於時繹思允惟公祉乃潔爾牲俁羊俁豕
有酒在樽多且冽旨告虔封塋爰遡本始
公神洋洋庶其鑒只篤祜我人永綿公祀

告恕齋府君墓

我祖忠厚正直鄉人稱善者至今歸焉而
竟無所偶故能潛豹隱生無得于身而慶
積芳流沒必裕諸後璣有今日天宣苟然
於時繹思不勝感慕且言念我祖塋域稍
遠掃治缺人璣之宦遊往来于兹久矣守
制南来亟欲往視居廬卧病竟亦斯阻此
心此痛誰則知之時今即吉此上有期越
樹燕雲行復遠隔謹以潔牲醴齊告虔于
墓併為封宮樹兆遠厥侵虞用妥靈魄昭

昭者存庶其鑒之

告祖妣黄氏鄭氏墓

於維孺人左右我祖克開我後肆璣弗類
爰忝甲科繹思本源哀感曷已乃涓茲吉
謹以牲醴之儀拜墓塋域併為封宮樹兆
用妥靈魄不亡者存庶其鑒之

告劍東府君墓

嗚呼我 顯考埋玉於斯歲週六月矣璣

之罪稔未即死猶及免喪雖禮制莫踰而
罔極之痛顧天曷從幽冥宜知哽咽何述
近為豎造石坊標題
封銜儀觀龐備規制尚缺然洪澤未斬則他
日所就或不啻此斯璣所自矢揚名之孝
抑亦我顯考存沒之心也事定盖棺孝觀
順志幽冥有知復何敢瀆惟時免喪追感
歲時鶴馭何歸雲停在目負未無計捧擲
何心爰寄誠于椒漿實悲感于風木不亡
者神來格來復

祭王封君文

惟翁挺秀名宗推儁吳會倜儻古行好修
弗懈清世高蹈結志區外麗公耕埜王烈
化鄉槐陰植社嗣子蘭芳藻聲競振式穀
斯章伯也孤騫諫垣譽躍亭表憲臺頌派
荆鄂
綸誥載馳翁志孔若人謂壽豈宜翁百年天
如何其奪哉耆賢香山社吟處士星捐典
刑則卜哀感八士翔於諸生及門伯子承
鉢夙懷誼并生死蘇門嶮阻宿草云陳白
馬不往絮酒何因束芻千里臨文酸辛

祭游上舍文

上舍卒于京良濟扶柩歸於是又合奠之
路侑以辭曰繫哲人之挺生兮含三靈之
淳精洵姱揚而厚積兮馳藝圃而夙成釆
泮藻以好修兮軼群英而頴脫十挾策以
干時兮嘐龍門其黜頓羌旅進而被貢兮

道邅迴馬戾京伏
丹墀而觀光兮謁銓曹而登名歲三越而未
疏授兮胡降割以溘逝邈鄉井其萬里兮
竟暴露而抱紛傷旅寓其飄飄兮泣買鞠
之衰衰寶器琢而中折兮華未實其紛摧
豈繒繳之在天兮將烏騫而墮翼然大暮
之終同兮亦何必顧蒼昊而沾臆伊九月
之中吉兮獨櫬南來浮九江而遐邁兮劍
水之隈瀉叫雲兮華載道猿啼月兮風鬱

號楚雲給兮薤露淒道渺渺兮嘯其吉蕭
衣冠而會奠聊群心以陳詞儼玄寘之余
聽靈髣髴其來思

祭吳節推文

文曰謂天無意於予耶胡為乎孤劍入沭
桂籍騰馨春闈繼捷司理稱平讞決有意
于予耶胡為乎服官方朞失怙奔訃起吉
壯來旅病暴露胡利汝始胡頊添終孰主
其喪孰主其豐視天則夢焉諒厥衷故自

孚之掩含也俟夏徂秋淒風入戶郎覩執
景殘燈消炷遺息零丁晨昏號號予知有
知傷其誰語令而予之輦返也楚山落葉
寒江流澌孤魂鶴馭丹旐將飄愛妻辭室
骨肉差池予知有知傷又何冀凡予賓友
孰不予傷抑亦斯繹俾也蕪慈彼其阨塞
征夫窮途賓客霜白零軀苦青掩骼覓招
無期鄉井永隔亦有才高遭放蛾眉胎妬
江湘日暮寧廬秋涼駢死莫顧世局咎嘗

而子容死都門殯有賓友吊賻還柩爰歸
丘首矧其生也榮曳紳綬較之前云孰得
與否乃若鵬鳴有兆鶴化無蹤一坏均覆
百歲咸空修短莫訊孰哲孰蒙斯達士之
曠覽而又何有於耿耿也嗟嗟吳子已矣
抠且南矣汝妾則留汝妻其俟二子妾隨
嫡子其侍汝家汝庭靈其遄至尚慰於斯
文諒瞑漠其何觖

祭黃琴岡文

惟公中正之修坦夷之性受大能勝遇物
無穽學博而精文采則併蔚為儒英出為
國慶繄公筮仕職使皇華西臺速轉豸繡
五花埋輪抗節魄褫奸邪弊剔京儲風清
開塞驄駐嶺南吏畏民愛入核庶官銜鑑
弗昧僕苑載陟伯冏稱才卿貳棘寺民再
冤哀而庖遊刃隨手恢恢峻位宏施時方
戩目云胡遽亡斂形就木憶昨視公公疾
強起坐而慰言謂疾可理繼焉稍瘳公瘵

舉于朋知相傳爲公色喜謂天不蒙誰謂終此山頹梁壞人士沾裳翔如瓔等偕計自鄉繼官于都相契益固俠見黃腸亡我叔度教言永辭能不傷顧公之冢嗣閑訃來奔扶櫬南返輀駕在門狙我貓彙酹我絮樽跪侑此牘聞手不聞

祭邢南野文

詞曰憶前二十年歲在甲午公嘗聘余西塾是主公實知余余亦公許許公匪他心醇行古孝弟力田學謝簪組邑表善名家示懿矩高蹈如公卓哉誰侄效余與公交投肺腑久而彌敦豈偶樽俎繼余壯宦遂隔雲樹公弗能來余弗能去起居有書僅託翔羽今辰何辰蟋蟀在宇我乎南來公疾弗愈握手無從有懷孰吐嗟乎已哉音容永阻感舊興哀文以爲叙何以侑之東藜蕣炷公如有聞陟降斯所

祭韓恒軒文

惟公才弗世用退隱于商竊積能散匪曰徒藏素封娩貴

錫命煒煌昆季則友子姓茂良年踰大耋既壽旣康噫嘻我公庶其純嘏世鮮彭佺誰我公伍余所傷悼曰惟斯人王烈已逝善者孰親張儉弗永賁者孰振永言懷思嗚儀日遠今辰何辰脊陽婉娩輀車載膏夜臺是返雲樹千里青鳥驚傳白馬不吊暑以輸慶爰做東芻絮觴澄漉悠悠我心盡之斯牘公倘有聞來格來復

祭邢對溪文

惟公醇雅好修爲宿推傑飲人以和衆忍其哲人以巧筆公專其拙結志區外清世高藏孝友兼著允惟古良甲午之春余嘗公塾公寔知余異姓骨肉余亦公知素行是服已余入仕音訊交通余憂歸里公使遐從千里吊賻伏義誰同言念夙私耿衷曲庶幾後期握手相告天胡遽奪善人

弗祿然公耆壽匪于夭殤諸郎森玉終期
顯揚矧而好德沒也奚亡嗟余斯羈末由
瞻哭秋風便翮絮酒遐漉情微東薄侑以
斯牘

奠司訓袁約所文

惟公幼稟奇靈長益慧哲下帷勤修儒宗
稱傑頴脫囊序賢貢載膺振鐸甌粵蘇湖
齊名解組西歸高風洛社里人式欽十五
春夏訓成令子華　國有文漢庭入對早

策揚芬公志未施爰有令子
鳳誥鸞章公胡弗俟泥金甫報凶告遄馳悲
纏陟岵哀動朋知璣等籍繫閼門悵望桑
梓矧斯秋聲若聆傷只白馬不吊薦此絮
觴侑沭合誄文縮意長

奠黄告墓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昭告于
誥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顯祖考恕齋三府君之墓曰璣仰賴遺訓

叨宦于　朝去冬十一月三品考滿欽蒙
聖恩追贈　祖考今銜璣繫官在京無緣躬拜
墓下從兄璇恭捧
誥詞代為告奠伏惟
尊靈服兹新寵永佑後人謹告

祠堂改題神主告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昭告于　顯祖考恕
齋三府君　勅封翰林院編修顯考劍涑
四府君曰璣仰賴先訓叨宦于

就近以三品考績荷蒙
聖恩追贈璣　祖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今已恭奉神主改題訖謹
遵族議如禮奉安祠堂璣繫官于京不克
躬詣祠下敬請族長同從兄璇代為奠告
列神有靈諒同忻鑒

寢室改題神主告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昭告于　祖考恕齋
三府君　祖妣黄氏鄒氏　勅封翰林院

緬修顯考劍東四府君 勅封孺人顯妣朱氏 勅封孺人先妻徐氏曰璣仰賴先訓叨宦于 朝近以三品考績荷蒙
聖恩追贈 祖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顯妣先妻俱淑人璣繫官于京不克躬詣祠下謹命孫自芳代告
消以今吉奉三世神主恭為改題謹告

奠亡男庚文

某年月日父南京吏部右侍郎璣遣家人某歸自任以牲醴香楮往奠于亡男太學生庚靈柩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之死其信然耶吾即不德宜無甚取罰於天汝淳謹亦可無遽死而顧有此耶嗚呼痛矣始池州舟人來報訃吾驚痛骨浸浸冷不能出聲者半日已疑焉召其人復問故則又將信復疑既悲且思心益隱隱痛莫自决蓋汝以疾從池州水行舟人道其事為頗詳則吾既不敢謂汝生而汝見吾未嘗告

吾疾吾送汝未嘗覺汝疾而又何奄忽至此也故吾又不忍謂汝死西望流涕者連辰夜而汝舅徐某來則謂果然矣傷乎痛哉夫汝弟既殀死吾之托惟汝而汝今又死汝來壽吾誕而汝別未幾死吾又不及視汝殮吾之痛可已耶不可已耶汝體薄不耐勞汝既死始聞汝去夏又嘗寢疾疾起遠涉勞又不自節死非無因者然疾不愈不來郊來而歸疾死可也而乃旅死舟中哀忍言乎留都去家風便舟五六日可達汝別為臘月初七日汝死為廿七日行已廿日而未達纔廿日而未留反覆思之信宜數莫逃者汝固可以自解矣且汝雖旅死三僕在侍歸而含殮何所遺恨矧汝幸有子三有女一再五年則幼者長長者亦可持門戶而汝妻頗賢內可托其外政則當分委之家僮吾又幸健尚可訓若子嫁娶亦可終吾暮年之心也[illegible]則後

厥亦有常汝之死天不可問矣又安知汝
諸子無成立而天道終不可恃耶嗚呼汝
身不復汝目可瞑哀哉我心臆楮淚迸

祭姊文

璣有姊余孺人於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初
六日病卒於家十月二十五日訃聞來京
乃設位率家人朝夕哭奠服如禮已乃遣
人歸祭于其柩而告之以文焉祭之日蓋
本年十二月某日也詞曰人生於福鮮覆

其全然璣博觀婦人不足於夫或餘於子
即痼於疾或永其年嗚呼亦孰如姊命之
逆遭偕老違願嗣息寡傳吾心至痛誰則
為憐晚不得已歸託於余蓋亦謂爲可自
老則庶乎安分而忘悲而胡然乎宿痾流
毒治屢弗痊廿年之間半在床篋壽未及
艾長逝而仙嗚呼哀哉余先侍郎公先太
淑人生余二人終鮮兄弟璣二子近俱夭
歿所得安意於世者以有姊而無內累而
今則永棄矣璣去冬過家姊告余以病差
相喜相慰而別未朞歲云胡有然嗚呼婺
居而疾壽又不延盖信乎賦命之迍邅彼
世之不姊若者何限而五福或全余又安
問夫彼天哀哉傷乎江鄉迯阻涕淚徒懸
殯奠憑柩哭不及莚悠悠余痛詞豈能宣
寸心萬里聊寄斯篇有酒在斚有殽在籩
清香庶品侑之楮錢姊如不昧其來格乎
余慶

熊母徐太孺人誄 并序

甲辰之春熊母徐氏卒訃傳京師里中薦
紳者謂母淑姿天篤閫教純備今斯溘亡
笄褘曷式咸惻惻咨悼而編修李子璣締
姻伯子倍溢恒情顧生芻欲奠而鶴化無
緣也越歲乙巳夏其從子判寧國告行乃
于供奉休沐爰綴斯誄用紓夙悰遺馬辭
曰於穆熊母著姓維嬴受氏夏國南州挺
興祖德熾茂淑媛誕生西山毓瑞發彩發

權聲賁肅雍彤管曜曉相攸桃夭曰能歸
止酒彼牝晨宜爾君子爰釆汻藻爰棲麽
門相視則賔含章體坤我儀中捎二雛靡
怙斷機誨勞九膽志若槐陰在庭勉企父
祖天也不忒聿亢其宗計偕南北觀光則
同二難雙鳳慈覆之功捧檄致親伯仲斯
切胡弗愸遺賫庛永訣倚門嘶悲陟屺泣
血存匪昜養歿視
巽虵嗟惟婦則母儀遠而謦玉斯隕礕蘭斯

萎雲暗廬峰日慘鄱湝掩王夜臺悠悠千
古嗚呼哀哉敬弔文母

祭二水孫公文

嗚呼公何以遽然耶日者報公
召入爲少司寇公束裝將北上矣慶者出戸
俄入弔而涕漣兲先是一日公舉酒屬客
言笑衎衎而曾是夙夜一疾不延嗚呼公
何以遽然耶夫敏達弗露孰逾公才博厚
有容孰逾公度行潔而修守潔而固加之

熟閱仕途者二紀有餘而公甫艾年則强
力銳思又時異乎遲暮故世方拭目於公
秉軸弘猷益展其素而今乃遽然焉天其
可得而問其故歟然自公觀之厥施未究
而歇歷所至逶駿有聲皇華專使比部司
平佐臬梁粵作藩湘剌粤撫廵于滇國咸
冬政于　留京威宣德著澤在斯珉至公
心事之素則又皎如日星人人所明而公
即莫贖亦所謂生順而沒寧者也嗚呼存

沒修短榮悴廢興厥有宜數而吾儕所不
能忘情者官聯班行德欽光霽感時多事
冀戮力以共成而我公赴
召瀕行顧遽其永逝嗟梁木之既壞惜薤露
之易晞輀車萬里絮酒一巵臨風摧咽不
盡者詞蓋上以爲世道之慟而下以紓吾
儕之私也尚饗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豐城 李 瓛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古體

山海篇　廖姚憲長父母雙壽

我聞太平諸峰天之半海水東環波蹴溪姚翁卜築暢山陽山水四時供壯觀翁家夫婦雙鳳凰壹顏鶴髮雲霧裳古來冀缺未應數漢如孟光安足方壽酒初熟秋花黃晝錦照耀開僊堂

盈門珠履来蹌蹌歌舞有誦鏗鳴琅紫氣遥駐青鸞駕中宵斗發爭光芒憶公弱冠興闘甸聲名文采人爭羨爾時偕計謁

光皇布衣錫醉恩榮宴走馬三月暗燕塵飛凫萬里臨江濱鳴琴宓寧白晝靜種花洛邑青春新天書忽漫　九重下太僕還問金陵含驌驦一骨世應希驊牝三千真敵野

先皇曰吁伯冏才南巡馬政無砥礚

命上召見重瞳四白鋌親賜金幣陪贈光有詔花五色翁且有子胡可得翁子驊騮誇獨駕翁歸仍釣龍潭议・寵誥驚看貴草萊新銜重領卿之亞榮華如翁壽者誰兕翁夫婦今齊眉擊缶時歌好合詩仰天笑倒黃金巵眼看春秋七十易浮名早謝心何逆槐庭夜卧海月白藥瀾朝影金烏赤乾坤滄桑任轉遷蟠桃歲歲開瑤筵賢郎斑豸阻江天我為賡祝山海篇山不崩兮海不竭翁家夫婦壽相埒豈獨翁家夫婦壽相埒還令翁子為國弘休烈為翁顯揚名不减

祀周篇　史瓛讀旌節卷曰節哉母周以祀歟故作祀周篇

君不見盧水東折遠且沘郄走三江匯彭蠡下有壯華當其衝波光倒閃淨如洗地靈人傑理則然迭奮名賢羅戟棨浩蕩人文會有期往往女士同鍾奇爾時載讀周母傳停披想像欽高儀白日照耀晉苦節回風慘淡吹孀帷憶母歸周年十七舉案相敬顏無失連理芳枝三易春飛飛黃鵠哀雄匹百年宗緒忽中微舅姑結芊

揚貧疾毋騰九廻中夜思欲死不死天心知泣
血悉侯趙孤立瑞應果見麒麟隨萬鈞周祀續
於髮栢舟千古虚遺詩休哉我
明重貞節况母心事昭氷雪　旌書榮看貴
九重琳琅楣扁斗如揭埋玉泉臺見藁砧同心
豈負鴛闈結吁嗟盧水與壯華緑漪長遶青嵯
峨貞節如母古希有芳名應比盧華久

顯周篇　史璣覽三窮圖曰孝哉　公周
以顯敭故作顯周篇

君不見長安豪華閙戚里黄金費盡圖山水紛
墨零亂錦綃開海島微茫移尺咫眼底玩物終
焉為誰哉彷彿公圖美我公之生父先殂四旬
六日周有孤祖妣垂白哭眼枯母氏孀寡號其
夫銜悽抱視啻自慰仰天還復推膺呼公生日
月甪方面年十五六果時彦二十偕計觀國光
三十簪筆承明殿得意長懐往事辛孝純不受
紛華變寸心獨苦嗟良工三世面目開圖中青
年首揭娶母志次者祖妣蕉之公擢第重發孫
枝秀困秉樂事畨憂冲古也民哀四無告周門
伶俜連三窮展卷想像宛如昨生平苦思隨毫
落圖外隱意誰標詞回看刻木顏何怍公圖非
跡圖者心霜臺夜烏啼至今自公圖出周逾重
文卿學士爭誇頌山水却顧人間圖於手入眼
真有無

送周養吾司教茶陵歌

長安六月苦炎熱赤日在地地欲裂雷雨昨過
翻欝蒸袒跣倦扇晨麾歡周生揖我話遐征軍

車軋軋之湘荆逢時有賦不可獻出門雙眼還
誰青廣文道在官從羚月欄首箱杯仍傾丈夫
致身不擇地茶陵况説文而義嗟今學舍半荒
頽眼中士習差前異嶽麓幸接靈巖宮千古斯
文未云墜君行莫效宛丘吟莫為玩世甘浮沉
春風直與開桃李朱絃清廟還遺音君不見洛
陽才子經綸具當年轗軻長沙傅又不見揚魏
先朝昔未遇寒氊獨擁如枯鮒神龍失勢應泥
蟠祥鳳會自看雲翥臨岐擊劍重浩歌有酒莫

閱青山暮

松江歌送萬中翰實

君不見松江水東注大海不百里夜低牛斗天共浮長日轟雷鳴地底壯逺鳳凰山五湖前廻環奔潮洶湧勢逆上天險萬古留人間憶初吳越爭雄覇風生叱咤傾諸夏江山改色增高深山巔水滸皆臺榭殊觀一代稱絶奇至今談口歸當時南探我亦馬遷思金門方朔空嗟咨君今捧節獨訪古却指金陵歷淮楚風烟次第吳

越開八月乘槎下仙渚君去為問姑蘇臺臺今存否誰者来我閭館娃巳摧頹千年弃土俱蒿萊秦還漢往不復識眼中雄覇安在哉況後金風颼颼生秋哀白鴈叫侶雙徘徊君却谿度穪能杯誰能對此傾金罍噫吁戲謡行成子胥死種殺身陶朱徙海濵棲亡甬東滅祀謀臣不用敵國喜豪華中歌悲青史松江之水還如此弔古君有遠遊篇好付江鱗慰知已

餞別吕劉陳孟夏五監博先是尤吳二子陸馬席中輙賦贈

君不見出門晴入門雨溽暑驚回祖席涼陰陽倏忽誰前覩我初冬仲来成均諸君喜色諧相親横經振鐸歲未半　簡書俄遣睽生辰憶昨尤吳拜一命出解携深苦留無因矧今二三子遠翮去如此江湖生遠思伏劍東西指劉尉已買金陵艕陳侯還設平河祖別駕雙旌五月移吕也適齊夏孟楚磊落知君各致身謗薄嗟我居無鄰天衢握笑會有際飄萍辟水何煩頻鳴

呼人生豈得無聚散驪歌聲亂日且盱酒巵入手君莫停明發長安隅飛翰

贈周尹之岐山

噫嘻岐山嵂屼宛如昨鳴鳳不至徒咨愕太和久斲成周祖紀年枉後誇神雀嗟哉周侯人中鳳文釆翩翩世所重休哉昭代和氣還故遣我侯鳴岐山鴟梟屏翼犬息吠頌聲四作琴堂閒況今　當宁渴求士賢門大闢通邃邇夕伏郡邑朝巖廊乘時有志彈冠起枳棘誰言[illegible]久[illegible]

笙抔玉樹看喬從

贈邦欽兄懶散子歌行

君不見魯門鳥鐘鼓玉饌翻飛擾又不見騏驥下
駒悲嘶躑躅黃金羈男兒豈必富且貴生不適
志空嗟咨我兄南方壯人相意氣更出諸人上
讀書頗解通古今却慕烟霞甘自放高卧不受
天子呼傲睨列侯生倔強釣磯坐作綸竿青登
小或斷松下苓澗酣瞠日呼五白醒來擊缶杯
仍傾招朋覽勝時徃往逢人牛馬隨稱名憶昨

兄年纔及壯四海足跡兄將半婚嫁墳畢向平
心訪古重擬浮江漢范舟滿載五湖春千長南
探足奇觀寵辱如兄百不驚軒駟者誰真托腕
蹇予亦侍金馬門許身夙夜忘養飧霜來待漏
夕齋冷輪蹄日逐塵途喧此時思兄正酣樂兄
然顧影傷方朔

贈余子學入南雍歌

豐江劍氣夜凌斗張華不遇成鉛刀北溟鯤化
南圖鳥扶搖欻奮博風而入生富貴詎有會古

來坎坷多賢豪吁嗟余氏子雖伏海隅飽經史
肝足徒懷卞氏憂出門青眼誰知己須來伏劍
入燕關征車旅食淍春頦登堂謁我不十日便
欲買舸金陵還金陵之山高截兀石城大江奔
吳越龍虎形勢曲相迴波光倒閃金銀　闕倚
閣窈窕辟雍開斯文日月中天揭禮樂千年觀
漢儀衣冠萬里來稽髮都門送汝時孟冬黃沙
獵獵走玄飈縹渺金陵在何處辟雍渺望雲山
重汝行獨抱遺經入青袍楚楚看鵠立萬卷還

開年少餘百折盃挽中流撼天衢赤驥終南驤
海窟神龍未應蟄丈夫有才世所須臨岐豈效
楊朱泣君不見伊傅今古才少時耕築俱蒿萊
莘野一去靡胥脫直排閶闔躋三台嗟汝余生
來汝行汝莫哀握手贈汝金丹粒願言寶之重
珍襲嗚呼寶之重珍襲

贈虛谷姚方伯任河南

長風怒號雨不絕衆瀆水漲堤旁決併入鄱湖
山倒吞蛟龍晝吼波飛靈我來遠繫蜀川舟感

忝傾蓋歡綢繆登堂侍王不卜日結駢君問河
南郵朱幡照耀褰帷入滿城老稚歡呼集
清節古來無夾道爭迎睹如立洛陽舊說天之
中誇通荊陜連山東伊瀍嵩曾開洪濛八十餘
縣星羅空邇時旱暵苦不息四郊赤土荒荊棘
黃河況復從蕩頻朝見桑田暮成泓銜綍辭
詔結行宮貪吏橫索民增窮近報套虜掠關陝
衆心洶懼風前蓬使君素是憂民者揚策雨露
隨車馬冰霜舊滿楚江濱瘵殘還起陳留野哉

棠春到敝烟雲紫薇籬靜閒琴等天生君才世
所須翔　今求治追唐虞江湖暫佐方岳符宵
漢終擬凌烟圖感時我亦賈生歎臨岐擊劍星
的爍別後朱顏見月梁德音倘附天邊翰

贈陳文岡送母歸

壯風吹凍燕山寒宮鶴啼亂晨星殘諫議行祿
拂曉去孜孜與將母雲之端憶母初歸諫議父
詔許親迎誇與數雞鳴自昔推賢勞生兒方岳
還繩武揭來就養思涼華廿年重轉天邊車仙
剝羽節降王母封衛新誥照瓊花北堂夜
鄉心發烏情朝叩黃金闕　寵光借母桑榆時
即看草疏明光歇萬里書傳青鳥歸安陵山水
俱生輝及時孟笋況逝王姜魚躍饌停森彈霧
帔翟錦明相炫戚里觀者爭推羨九熊苦心歡
不違萊衣江國今重見吁嗟諫議誰應同倚閭
絕裾羞遺蹤首陽之側汴河曲弄雛愛日輕三
公吁嗟諫議還憂國却從天南望天北青瑣獻
納還君來顯揚好及頭顱黑

贈秋卿祁戒亭之南部兼寄凌揚二子

河橋草齊上旆綠薰風吹醉聽驪曲顧主別我
金陵行寵銜作屬秋官卿昨喜得生南宮薦才
名海上果時彥駉節今當取道歸棄繻雅志人
應羨即看繫纜石城頭仙槎牛斗眞奇遊冊宵
樓殿鳳凰出龍虎山繞江之流雲司屹立向江
起簾垂圜靜白日稟閒中新賦雨都成況足鴻
魚鄉尺咫春酒退食華堂閒同吟應過凌楊子
萬里須憑此意將勳業好共麒麟紀

賀夾洲潘年伯榮封

主人結屋洲之曲把釣不聞榮與辱手植庭槐陰蔟綠生平雅志兒曹屬兒出飛舄逢明時芽棠遺頌　當軒知花鍇封　誥萬里下紫泥香逐瑶函馳錦袍照耀書日麗烏紗白髮看相宜膝下蹁躚繞萊綵及時春酒况如海座上珠履喜氣新榮光草色西江改京國阻我壽翁堂帳望客星夜增彩

揮使汪莊甫襲職南旋

將軍萬里朝漢都　寵恩金匱分新符登堂謁我不十日乘春便買南歸艫清漳之浦草齊綠錦袍照耀明初旭御爐香携兩袖歸將門燕頷光前躅承家詠勇舊知名十五學劍二十兵虎帳即看開百粤狐鼠海蟜應潛形只今西北塵頻起

天子拊髀思頗李丈夫壯業須及時圖名還向凌烟裏

題鵲畫

垂垂弱柳媚江天明沙錦石相澌鮮露鵠何處來翩翩群翔滿意春風前盤旋雙浴瑶池泉波翻翎滑飛珠濺平坡草齊綠葱芊却顧鳴者還何便獨宿更占高枝烟刷羽應欲凌雲騫意態各足諸可憐誰者畫此留遺箋拂拭對汝興將牽填河化印思當年

送少尹陳白石之吉水

陳君昔我知名久竭來燕市同杯酒通家意氣四世新離筵又折都亭柳君去佐邑盧江涯緑

袍綵綬明春花松庭吏散午自咏移家却喜違星沙我居原傍豊曲水盧江西泝三百里南行不得隨仙槎側望白雲歌陟屺他時應召入京華頻君倚爲傳雙鯉

題畫

吳纖橫出高堂右粉墨零亂誇名手振鷺青天咫尺開鳴鷗雙入烟中挪覽汝却憶少陵詩惚雪閒船未之有畫家巧思誰乎柰毫毫拂拭偉護炙拂指群鷺意茫然撫默吾身思有九

擢使呂伯常例授歸

長安四月日將午呂生別我歸東魯手持除曆錦袍新黃金繞帶花交組風烟次第博平開到衙還守鄉之土登堂壽畢二親歡夾道逢迎快爭覩乃知人生文與武出不卿相即行伍蓬桑不負男兒身齷齪誰甘死環堵況今　廟筭壯平胡東南時且驅倭奴呂生才畧既如此慷慨自合投筆起委軀輸積獻

天子毋令側席空髀拊君不見漢家卜式垂青

史

題陳西愚公登高送遠卷

豫章突兀城東樓逼凌霄漢開諸州匡廬蜿蜒世指抱朱欄俯瞰江之流秋風白日羅賓聯衣冠四座俱英彥清光夜動星宿文贈言落紙烟霞變酒酣長揖使君起玉節迢迢看壯指彩鷁朝衝南浦雲仙帆暮閃東吳水淮海次第烟霧開曳履謁

帝登瀛萊朔元入道紛相來山呼　王陛聲齊

雷君才跌宕獨罕　埋輪慷慨豺狼哀當途爲封聯翩繼宣室屢召天威齊　九重真切南顧憂萬里仍皷西江柑父老歡呼識舊顏冰霜却帶春風還剖藩只今稱岳伯乘驄早見清塵褰書薰吟對薇花署補衮終看歸鵷班況君有子持奇異承家天錫麒麟瑞長安回首桃李春近金遠報天邊使五色雲端翔鳳毛二難人中推元季棠蔭應留慶澤深庭槐未數當年植吁嗟使君一門乃如此四世五公何足擬勳名凌閣

後先標還共薜樓長不毀

送少司成王稚川轉北監　附

聖朝師席重成均　簡命重聞下紫宸天上珮歸　龍闕曙斗邊搖轉鷺洲春兩都形勝開豐鎬一代衣冠領縉紳絳帳經橫墳籍古青藜書校夜堂頻絃歌見說環橋盛棫樸還沾化雨新賢向辟宮觀禮樂即看蓬閣代綵綸贈君憶我吻遊地嗟我因君感愧真教學軒中公事暇詩成緬寄錦雙鱗

不肖孫九疇裒輯
玄孫王鉉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豐城　李　璣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五言古風

東沙翁招飲分韻得良字

斜暉映綺陌〻雙闕旋鳴璫晩沐屛營慮歡覯諧茲方矧乃二三友恫心偕蘭芳春風藹坐帳展席羅中堂華煜爛四牖鮮帶沠霞觴浩歌代絲竹欵譜靡優倡繾綣逓起壽道故將暄涼酒半出素帙高詞賡諸良清廟遺古瑟伐木披新章眷弐師友契爀婉情未央迅飈欻以振列宿逭輝光頃也氛霾撤起視星低昂停酌愴焉悟天人誰固量洗盞永今夕嘉誼毋相忘

壽泉翁五十四韻

上帝開昌祚　清朝挺俊臣肖形天賚說間氣嶽生申道術追顏孟文章陋屈荀眞才元瑞世亮節況超倫鴻閥家承舊麟經學悟新雄山棲綵鳳修水躍紋鱗憶昔輿南甸乘時上北辰執

襄陪鷺列簪筆侍　楓宸豸觸群邪伏鷹揚壯
志伸裂麻忠許國焚草拙謀身啓介寧沽直恩
讜豈畏貧三年炎徼域萬里瘴江濱逃伍誰潛
跡奄權總統神霜飄蠹去毋兵幕倏開閫芟艾
奸為戰陶鎔俗返淳蕃威雄虎視貞度炳儒珍
郡轉魚符爾岐隨馬足春八閩同挾纊七國偶
飛塵灑泣登舟勇臨危入帳瞋戴天　開敵忌
器敢言親再　命撫河洛旋看駐浙瀕早傳精
糾察還見徧宣旬盤罷知訏略珉歌卜至仁薇

花晴署罷棠蔭雨郊新節轉三湘曲槎停七澤
津登臺仍畫猝按部敉辭辛公照盆中日疑分
王裒珉庭閒餘笑傲祁靜息吟呻遠梟馳聲久
當途薦疏頻宵勤　寵詔全楚速征輪鎖鑰
留衡鎮麾旄擬止閫中丞兼節制外虜自遯巡
實塞功畢漢城逸氣衣秦田膏耕赤犢野曠牧
蒼騆清廟於絃急明堂畫棟掄棘曹專讞獄
龍闕更趨晨宣久推達練名高詎隱淪
皇心垂眷切邦典佐平均司寇官非忝叅刑譽
益振白雲司峻重金虎地崢嶸澂問皐陶並特
平汝勵鄰應空明法宿環壞絕究民終擬飄將
降那誇鵲獨馴　三朝扶治泰百采仰忠貞魚
水亨衢會冰霜晚節純黃鍾灰欲奮玄帝令猶
陳懸矢逢初度添籌信有因傍天張綺席動地
奏金鎛謝樹森瓊蕤菜衣映繡茵繪圖披異島
栽句頌靈椿晦朔賓能服乾坤海任堙門多籠
鴿吏座滿曳裾賓日月長瞻倚唐虞細索論顧
言匡　聖治勳業紀麒麟

忠獅堂

命代天生甫承家嶽降中中興培泰運上相簡
純臣商鼎調梅力虞廷補袞頻金蓮回夜召玉
殿備晨詢入告謀猷秘先憂疏更諄三邊資解
甲四海仰經綸碧勿明良契尊崇禮數親仙居
開楚里工貴出闈綵地卜江山秀天章柱石春
萬間遺庇舊五畝結緣新殿撤唐宗日堂○禹
邃辰璇霄分雨露瑤榜揭嶙峋孤節乾坤鑒殊
榮衮繡陳丹心標紫禁□野背皇仁勝跡疑三

禹哥觀走萬民光廳流竹帛寵邁蓋麒麟豈不
華鄉夢其如報國身周公虛作譽范叔自留春
翼燕躋源濬漸鴻奕世振忠貞貽永澤堂構嗣
芳塵

瓊翰流輝樓

聖哲彖宗遠貞賢翊代昌千年符化運一德慶
明良魚水歡逾漢都俞盛匹唐羅朝移內直嚴
召促中璫膺思疑三代綸音捧十行濡毫疏未
吞灑翰詔仍將什襲緘緗積延綠歲月長龍綃

輝射斗寶映勢疑罔護揩天章葂唯登常侍森
對揚圖識器感懽切循墻卜築○山勝露恩玉
露瀼樓成低日月扁錫重琳琅充棟聯謨誥開
函挹禹湯晴窓乾象嚴風牖墨華香蠹守魚全
免穿墉鼠不妨縱橫奎璧燦呵護鬼神藏御氣
通函國榮光逼上蒼鄞侯虛架軸濟邸枉巾箱
報 主元酬志傳家賸借光他時麒閣畫勳業
更無疆

右兩二十二韻

濁夜天能暑侵晨雨忽聞滂沱先極杜壞切
青分縣注翻河漢連霤攻棟勢簷花衝地落波
溜湧陂沄避穴堦憎蟻投人室苦蝨案書霑漸
濺石燕舞紛紜塌屋鄰喧水攤衣僕覓焚白龍
真酷戰黑露底流氛坐樹驚吞語濯枝花不芬
郊遊虛想像友宴阻慇懃排塌堪誰 妨朝轉
自慎披衣興夜立從坐失晨饋沉竈嘆今異愁
霖憶昔文風回還颯颯雷震更殷殷華屋猶全
濕卑棲安可云出門真索舸念國枉懷芹百貫

衢停市三農野輟耘昏浮山海氣畫錯馬牛群
邑瞋連三輔聲繁駭萬軍涼驚移節序炎已奪
烟熅鞭石傷陰劇流膠問日勳何當揮利劍蕩
仍劈須雲

賀慎修姚公佘宜人偕壽七十

乾坤雙毓秀邑里並推賢闕擬陳雷舊才稱禮
順余調蕭蕭史與皋案孟光虔鶢薦雲走蚤鬼
飛江渚先河陽花較盛曾垌誦仍傳召虎還繩
武麗八覺隱田獨看鄉月過共挽鹿車旋[illegible]

京邇綠芽開臏若仙鳳四雲詒鹿鴈上錦袍鮮
院桂芳含雨庭槐綠蔭天瓊枝環謝砌春柳賭
陶川覽勝時探嶠尋幽自釣泉白頭隨杖屨清
興散詩編　壯關宜鴻逝東山放鶴眠同心樓
薜荔携手斲苓苓夙昔期偕老伊今果引年接
萱開寶繪萸菊服桃筵夜月歌聲緩秋風斑袖
偏青鸞来王節紫氣降瑤軿斗婺霄光映滄桑
歷世遷客閒籠鴿至賓醉曳裾還種德璿源遠
甚芳奕葉連　聖朝旌異典寵賁看聯翩

壽後屏盧公七十

司寇當時彥相知自昔年何期逢慶誕共醉棣
陵烟桃獻丹丘熟橘開清夏鮮仙籌加七十畲
巖界三千憲府名元重于門福自全腰犀橫麗
彩池鳳起高搴豸陞日明獄蠅頭夜註編宦来
心獨亦老去鬢猶玄朝著推皐契官曹見偓佺
恩承溫詔遲未許例歸田

竹溪爲任君題

傍築溪金勝修篁散萬竿綠漪生籟潤翠色落
踐寒尊酒頻開逕扁舟擬釣磻笠簑風裏送魚
鳥鏡中看日涉疑淇澳晴觀悟道瀾只今牽絨
冕清夢隔長安

五言律詩

贈太史汪遠峰使山東

周典展親親詞林出侍臣皇華將　命重桐葉
剪圭新去旆隨征鴈行郊憶獲麟東平原愛士
到日醴筵頻

掌科約齋兄謫桂林奉別四首

節序悲搖落憐君向桂林漂零鴻鴈影急難鶺
鴒心夢入滄江遠愁来白髮侵分携情不極暮
角更哀音

壯闕朝投匭西垣暮解珂長江遲鯉躍清曙動
驪歌地僻苗夷雜山昏瘴癘多玆行君不恨吾
柰別愁何

長沙愁遠望君去更漫漫哭疏憂思切投荒
聖澤寬赤宵終鳳翥滄海暫龍蟠　主身
莊作嗟行路難

穢祿忻萍聚蕊辰秩忝分臨岐頻擊劍何地猶
看雲秋思驚梧葉離裛逐鴈群好音懷萬里早
晩顇相聞

自述

叨祿係金馬跡迂敢自如三長懷史佚千載愧
橫渠日月春難再乾坤主未虗碧山知可樂誰
忝遽焚魚

鐵柱觀對客

鐵柱何年觀重來君更逢相拚河朔飲真座舞

雩風丹井欄園碧壇花席照紅有懷俱不淺佩
劍氣成虹

送李南渠公之任南京

東觀知名舊成均簡上才九重綸綍下千佀
鳳凰來日月儒宮近江山帶宅迴移官真羨
攸岐路首重回

雨中登望

雨色郊原靜憑高望逾昏斷雲懸石壁返照落
柴門水樹斜連郭河流曲抱村江湖多感慨萍

跡任乾諫

贈吳醴泉侍母夫人南旋并省尊翁詩

陟岵牽思切潘輿傍日還叩天烏鳥疏觧珮鳳
凰斑秋水宜歸棹寒花照舞斕駟橋停去節
跡渺難攀

捧詔辭東觀還家秋色深望雲千里思回馭
百年心晝錦榮供綵紅魚饌躍金知君忠孝并
未忝滞鄉岑

夜泊新安一首

篝燈知驛近觸壩苦舟遲纜折還逢雨橋危故
涉陂招呼人欲亂咫尺路仍疑因嘆巖棲者酣
眠汝正時

過呂梁

曲折天留險崚嶒石擁堆地驚一山折汴併四
川來激瀑飛晴雪驚濤響暗雷危檣忻夜泊呼
酒放頹開

送台山易年兄督學之蜀二首

鳳彩瞻春省驪歌及濟伐淡流翻漢落棧道入

寒仰斗　中朝望占星孟郡歎錦城停節地
十載憶長安
蚕叢開國舊錦樹雜春冬放鷁江三派停驄山
萬重斯文鳴大雅吾道表奇逢彩筆應多賦登
臨遍古蹤

和克齋弟韻一首

春至吾庭樹奇花錦不如移山仍借石引水曲
通渠車馬時能過琴尊日未虛佳期君莫負拚
醉解金魚

送太史張太嶽使大梁便歸省覲

之子遊梁日旋聞楚徼歸桐○○○錫雲○旆
俱飛醴席行應醉萊衣願不違壯扉遲起草莫
只戀春暉

挽熊文緝

旅櫬收燕壯孤舟楚水西官心憐黑髮世業憶
青溪江慢三春遠雲旌萬里迷絮觴東郭暮奠
罷重含悽

[illegible]送蕭七峰[illegible]兄調永州判

十載官仍郡孤帆帶雨開獨驚辭越去若為昂
湘來驥足還誰辨棠陰好自栽秋風停節地酌
水送離杯

壽龔疊齋暨厥內宜人一首

豸服辭榮早相攜向康門夜簫偕弄玉春草懋
王孫遺澤棠留盛開情藥蒔芬發光南斗映萬
里照江村

送太僕黃北山使廬鳳諸郡

關河凝楚望使節及冬行徵馬將新令盤龍渡

古城憂深軍國計　寵借故山榮倘惜春明色
歸聽上苑鶯

省下別守經兄及諸弟

殉祿憐予拙慇懃見若情片帆京洛客尊酒豫
章城風厲秋分影原鴒暮送聲路岐明發異但
飲莫教醒

送石峰胡年兄任重慶節推

萬里南平郡行旌及夏時雪消江舸急天險棧
車遲聽訟析常卧尋詩鶴[illegible]隨公餘如[illegible]

上禹王祠

送上舍汪以道南旋

寒雲動客旌匹馬問彭城故里三年夢繁霜十月程離情看短劒壯志有孤槊燕市花應待秋江好化鯨

挽東原顏公

郡幕官從冷歸耕不待年鹿村猶故葉鶴表忽新阡宿草寒風慘長楸落日懸鄉評遺月旦義事到今傳

送盛青崖任真州衛

幕府開雄鎮官河故遶衙潮生東海月瓊憶古臺花烟火真千市車書況一家吏情全似隱高枕絕鳴笳

送賴南坪司桐城教二首

遲暮憐君達孤帆皖水陰青氊無俗客白髮有鳴琴雲引西江月天迴北極心 聖明徵士日莫自薄儒林

迢遞同安路依微旅思新來憐三伏暑去及一陽春散吏全疑隱閒心豈厭貧文翁遺業在汝振芳塵

挽宋節婦

諍母心元壯殉夫死獨貞情還三載篤身向百年輕正氣乾坤塞旌書日月明孤墳江水曲雙化蝶翩翩

送南洪季年兄尹安東

孤帆開五月官舍問安東牛斗星文近魚鹽海市通琴堂隨去鶴栢府待乘驄思本風流在遲

君奕世同

送西郭章年兄尹曹邑

離心不可極匹馬向任城獨徃蒼生志相期白首情柳隨仙舄茂花擁宓琴明抱鼓驚新定咫殧待汝平

微吟

斜照晚駸駸迴荷倒綠陰雨餘苔蘚合風過水紋深緩髞閒中趣凭軒物外心 洒然幽意遠抽筆一微吟

送吳鳳昭司教安慶

去鷁乘春漲高雲動客旌孤山當郭峻潛水入
江平家近書頻得官閒夢自清花開梔李樹應
遍晉熙城

送龍橋叔尹湘鄉

四月江湘路南風片舸輕青天雙舄下白晝一
翠鳴嶽麓人文舊星沙象緯明慈闈瞻咫尺喜
遂板輿迎

送東坪扶侍南旋

冬殘還遠別知汝慰深期使節西江入親輿此
極移萊衣榮晝錦草疏羅春司回首天邊侶停
雲倘寄詩

奉侍老母到省兩別三首

薄祿將近養章江鋸又分傷心中路舸極目曉
峰雲驛騎愁相促腰魚嗟未焚行藏元屢背此
日更何云

離情不可極章水共悠悠萬里門前路三秋
江上舟毛生還捧檄徐庶未辭劉客枕今宵

只此空遊

耕鑿違朝願頻年作宦遊到家纔六月買舸又
中秋江海驚心遠風霜入鬢愁白雲牽望處斜
日重登樓

送萬重叔之任興化

宦來憐會少分首況南征匹馬山光曉孤帆海
色明風塵千里別骨肉百年情閩越天鳴便休
忘闕下聲

送熊龍川典試

禮聘移名省文衡屬俊才舟行紅鷁動關度嶺
梅開鯤化看南渤奎光映上台　九重頻側席
應念計偕來

送夏思齋司教崇德

封誥辭馳寵儒銜卻自安客程詢越徼官舍傍
湖瀾絳帳經傳古青氈坐擁寒高騫看鳳羽翮
散彌吟壇

送邦材弟之任徐聞

宦不辭遠肩輿開嶺深明時報主志薄祿

爲謁心地雖吾黎語瀲生海氣陰到應秋色慕
猶聽杜鵑音

郡齋兄過訪郡席賦詩

寒又今萍聚開樽喜不禁芳辰花外與明月叢
中心去住滄洲穩風霜白髮侵乾坤無限意相
對共豪吟

挽太孺人康母詩二首

白髮辭榮養仙遊倏異天九重鸞誥重千載栢
賢夜雨空萱背秋雲暗婺躔碣山埋玉處飛

鶴繞翩翩
壯關歸豚入南閩訃使來露歌青薤促風樹白
楊哀聖善留豐碣劬勞憶舊栝浮雲仍莽莽偏
傍釣龍臺

月食二首

月蝕逢冬仲金陵入夜看海門輝乍動天柱影
幾殘光掩蟾蜍没陰沉桂子寒狂心悲鼓角蘇
變迓更闌
月食還如此人生可自期陰陽關至理倚伏見
幾時但使明終在無妨影暫虧嗟我玉川子吟
苦獨何其

冬至齋居大雪一首

至日看飛雪齋居稱淡心有花皆六出無地不
重陰望氣知時瑞揮毫憶郢吟路塵清漢時應
遣屬車臨

至日朝陵

路轉陵垣靜人回祠殿深衣冠一陽節霜露萬
方心定鼎功垂昔遺弓哀到今鍾山饒王氣繚

繞翠華臨

聞寇

近海傳多寇吳江遍越江連年聞死鬪何日見
生降民力傷心盡軍機辯口龐眼中推轂者國
士孰無雙

送學諭楊從吾自桐城陞任長樂

名閥弘農舊才華羡汝奇○○違夙志抱璞向
明時歲月青氊冷風塵綠鬢絲遊吳還問越撫
綢重離思

贈袁南城司敎合肥

官舍依肥曲行旌動曙煙風塵雙短鬓歲月一
樂毯數教思安定明經仰鄭虔同遊因憶昔識
汝廿年前

贈兩坪弟之任揭陽

兩齊粤南楫江行草送青梅花過庾嶺蓮幕傍
滄溟薄宦初遊日明時未暮齡海珠無定問靖
白憶家庭

清明上孝陵

節有清明會朝陵夜未央琳坵森象衛珠㷀啓
龍藏零露思方切升燎祼共將年年當此日奉
詔拜冠裳

次吞菴應公韻一首

嶶露淨朝陰庭間鶴倚琴憂時有白髮報國自
丹心乂郎經綸熟重来惡化深甘棠遺誦在勇
代忍相侵

送文經衛之襄陽

𢷤徽辭燕闕移棹向楚城高旌迎旭麗彩緩摡
飈輕山合衡巫碧江流漢沔清壯遊真羨爾莫
漫負平生

登滕王閣

傑閣枕江開携樽帶雨来乾坤留勝賞今古送
餘哀不盡登高興真慙作賦才客懷聊自遣落
日促行杯

滕王閣吊古

帝子今何在王生去不廻瓊樓空日月石碣半
莓苔宿霧迷沙渚棲烏下夕臺撫時重感慨減

角正悲哀

送甘司幕之閩

春色長安暮嗟君萬里行槎田牛斗渚路指𡽪
安城志壯官從冷酬来別覺輕酬　思丹獨存
何處不功名

送節齋陞雲南推官

闕下沾新命滇南羡舊遊客旌山驛外官舍海
雲頭地縱金砂峻天連星宿浮海徼民散久何
以吞　宸旒

偶省未歸

望近桑梓里歸旌滯豫城秋来忽九月家去吾千程水漲田多沒民窮盗屢驚無端鄉思惡九坐不勝情

眉壽齊封為彭新塘題

白髮登年並青霄渥寵睎詔衘天上鳳誥錫日邊花栢府星辰近桑蘇歲月遐夜来瞻斗極萬里益光華

靜軒

棲息廿吾道臨渠小築軒琴書閑晝永車馬絕塵喧海鳥渾忘意風歌不受煩幽懷流水外終日對潺湲

重陽

菊節忻逢九如何花不開登高誰落帽捲幔自行杯霜後青楓改風前白鳫来歲華傷漸老壯志未云摧

苦雨邦寶弟見過

積雨何時歇五月畫堂寒淅瀝琴光潤紛披花井殘銜泥愁出郭排病獨凭欄頻次紙帳道深杯莫道乾

五言絶句

郭提督以盡忠報國素題授筆賦四首

盡日念化理撫世激憂衷黃虞豈云邈吁咈惓遺忠

忠節天所植良逢兇熙造考槃匪故怡食粟傑思報

報效攄夙心芳聲企往牒靡監詎言家披驅誓

徇國

國士期致身鞠躬惜玄鬢慇懃語同心百歲毋虛盡

題蘆

蘆華濕玄英浮雲散層廓靈兎弄素輝香風桂子落

不肖孫九疇　校讎

玄孫玉嶸　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豐城　李　璣　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七言律詩

立春侍宴和韻

春開閶闔五雲驕曉引鴛鸞玉筍連內史簇憍傳綵勝大官張宴傍爐烟青旂影抱晴光滿玄簽灰飛淑氣先幸奉　恩榮陪鎬燕載歌天保共諸賢

登城樓

河邊草齊綠欲沉河橋雨洒波紋深傍人舞鶴獨何意隔樹鳴鸝空好音年侵總總西江夢慘動悠悠北塞心落日乘高頻送目豪吟倚劍恨朝簪

謁陵次韻

先皇陵殿枕雄關穹碣巍垣霄漢間一自瑪弓遺碧落遂令金盌閉蒼山松揪寂寞雲歸嶺環珮淒凉月照關獨有明禋循　命使年年洒淚自來還

送孫學士之留都

明到金陵學士居院章新綰拜　恩餘斗邊槎影乘秋下雲裏仙宮映日虛地勝江山供眺望官閒歲月靜琴書蒼生霖雨思還切　丹詔行看返珂琚

贈華鳴山學士之任南都

金陵論秀秋回棹擁篆重遊慰壯觀水遶秦淮天倒立山開龍虎地深蟠鶴依院樹清陰夢鳳

引鄉書近接翰吟罷夜從南斗望文昌光應紫微端

渡淮

野曠天高秋可憐海門東望思悠然北風吹浪龍深鬪西日籠雲鳥自還滿眼漕航喧暮鬧傷心遥屋俯寒川江湖轉切憂時念擊楫狂歌故放船

壽茫湖伯八袠

堂開抑畏茫湖曲壽酒沂傳秋露盤　天上封

章花擁詰庭前斑袖豸為襴青山拔履隨烟霧
白髮堦除映挂蘭物色　當軒應入夢訖張還
擬釣垂磻

題畫竹

吳纖遠勢開江湍幽篁倚石森琅玕孫枝迸玉
擇主潤雲技彷彿生翠寒瀟湘當眼發咫尺鳳
凰欲下蛟龍蟠清賞只此已不俗渭川千畝詹
團欒

郊送雷古和公偶成

餞客城南坐水濱纖纖飛雨灑輕塵東風啼鴂
春情亂遠樹浮雲旅思新酒進荒祠停旆曉鶯
流曲水送花頻　宸遊忽憶今行在目斷天涯
倍愴神

雨中東蘇舜澤公二首

鐵柱共傳仙觀古依棲猶得借深幽雲山有夢
三洲阻風雨無端六月秋渴思長卿司馬病時
年還抱賈生憂卻扳叢桂堪留賞訂向華蹤嘆
轉流

六月驚看暗入秋塵沙征旆苦淹留靈洲柱鎖
丹泉湧寶殿雲開紫氣浮不分鼓鐘搖夢捉可
堪風雨喚人愁山陰舊侶能乘興莫更虛迴夜
半舟

送克齋弟一首

寒榻天邊慰夢思東風忽謾話離卮往年操落
愁看汝今日飛騰好共誰長路眼深驄馬迥暮
雲心折鴈聲遲齊中到及青春色壯業休令白
髮悲

中秋用汪青峯七夕韻

天涯秋至長為客每到中秋倍憶家望裏山川
虛有路愁邊河漢杳無槎異鄉朋聚聊相慰霜
夜詩成漫自嗟醉卧霜笳何處起夢魂驚對趾
堂花

送高鳳岡年伯致政就封

天上幾年辭紫誥棄官今日渥　恩馳棠留江
縣春陰滿槐蔭庭軒畫景遲詩酒滄洲元自好
金緋黑髮况相宜消時去國殊陶令靜看雛鳳

鳳池

送侍御象岡胡年兄督學南畿

京國纔看攬轡雄更勞征旆過江東斗牛秋泛舟移鷁斧鉞霜飄路避驄舊闕壯遊瞻日月兩都新賦落雲虹百年吾道爭看汝浮薄應祛六代風

送鳴臚陳仰山任南都

宮旭瞳瀧散曙鴉客旌迢遞動行車寒衝十月鐏前路夜到三湘夢裏家環珮此天違咫尺山

川南國羨豪華金陵計爾停驂日雪映江梅破臘花

寄太僕李晉卿

忽憶洪都李太白經年不見使人愁眼中玉石還誰辨世上麒麟凰虛自求明月浦南仍釣艇[illegible]雲天此漫登樓風波極目應終定何日[illegible]共遊

贈約齋兄量轉德安

歲宴天涯問楚城客旌拂曉颸風輕百年兄弟幾攜手千里關山倍繫情折贈梅花憐暮色叢飛鴻雁亂春聲孤帆若過湘江上莫向歌中爭屈平

送秋卿李禹江之南都

南望烟花照碧空仙槎二月下江東秦淮水塹乾坤險鐘阜山圍龍虎雄風雨堂深離思迥珮環天遠夢魂通法星昨夜光分斗撫劍臨岐氣若虹

送雷古和公謫判大名

風煙魏郡逐征鞍六載天曹憶握蘭別酒却憐逢小至謫居聊喜近長安浮名岐路蓮○轉直道行藏劍氣寒判袂不堪心欲折聽鶯何日五雲端

立春次克齋弟韻

無端世爲逐年新眼底榮枯總未真直道豈辭岐路險佳辰須放酒杯頻鏡中勳業傷雙鬢湖上烟霞寄此身壯闕南山通夢寐知君憂思在楓宸

送王直卿

清時失意憐吾子南去悠悠况暮秋長鋏燕關添客淚孤蓬閩海亂鄉愁彌衡才藻人翻妬伯樂驊騮終見收目送飛鴻心共遠晚雲樽酒重登樓

送侍御鄢劉泉巡浙中

出郭輕烟散曉晴南巡驄馬動離情霜飄繡斧天邊下江轉樓船樹裏行貪海三吳應欲靖飛塵六徼未全清漢庭聲望知君舊濟世封章羨鳳鳴

送吳交湖禰任鄖陽

天風颯颯咸驚殘楚客旌移曙闕寒驛轉三湘南去路符分五馬○來官鄉書近寄衡陽雁班笋行參上國鸞郎向離尊同憶舊青衿十載杏花壇

壽莊湖伯二首

俊才盛世稱遺老文雅吾宗有典刑國史名收高士傳江天光動少微星閒心鷗鳥時陪席杖志桃陰春滿庭笑傲列仙丹訣就鸞迴桃宴醉還醒

漢庭不獻匡時策清隱看公五福全文藻諸郎紀上鳳醉吟高尚地行仙忘機夜識金銀氣異術人傳道德篇蓊節壽觴歌舞盛白頭青眼變滄田

覽勝樓一首

地靈獨占洪都勝傑搆凌虛斗極寒隔浦林巒迤列畫滿城花柳近凭欄酒樽朋舊時能過黎

火圖書夜自攤珍重庭前叢桂在焚魚他日倘同看

贈龔東山

桂殿層城霄漢間染毫長日侍天顏謫居忽報三山遠行路回憐十載艱雲外鄉心依絳服秋邊旅夢入鵷班榮名塞馬元無定雙屐何時傍關還

送豐城太尹韓懷南

擢第長揚誇作賦新章借冦由江涯九衢春逐

看花馬八月秋回上漢槎白日琴聲閒宓宰青
天劍氣識張華仙鳧南去無由並歸夢依依堂
此花

送中溪黃年兄尹東明

棠陰遺愛歌閩邑新命陽平及暮秋花下孤琴
隨鶴去雲邊雙舄待鳧留移官近得連京洛訪
古閒䑲上頊丘别酒河橋休惜醉鴈聲梧葉易
生愁

送余丞之魚丘

啼亂宮鴉曙色新御溝垂柳帶烟匀不禁地此
逢春暮况復天涯送客頻千里關河憐獨往一
樽風雨漫相親憑君試向魚丘問 南狩何時
轉 玉輪

九月盆榴盛開率爾成句

九月盆榴風葉淨縟紅繁綠忽垂垂傳來安石
人元羡開向窮秋故較奇桃李他時虛競媚乾
坤此日却留私繞欄為惜寒根暖吟罷猶傾醉
後卮

贈鴈里方年兄理刑淮上

江淮萬里分南紀持憲 中朝借老成紛署暫
辭仙直遠行臺真仰法星明寒雲濕珮停樽酒
細雨將舟入海城岐路未須愁把袂宴花樓壯
是神京

贈太守嚴山叔致政南旋二首

掛冠歸問木蘭舟氷泮春江正穩流直道未須
論失馬虛名元只等浮漚五湖歲月從今得廿
載風塵悵昔遊豢鶴冥鳴違去住天涯盃酒重

淹留

移山誰信愚公志解組今歸范蠡船白首西江
新結社朱轓南嶺舊留鑴芳洲蘭芷春從拾遠
水魚龍夜穩眠雲樹轉迷鄉國望鴈書還憶日
邊傳

和鐸老雨宿浣花堂二首

堂外陰雲黯黯生月華落影淡無明長風入夜
山疑動寒雨滿空江亂鳴達閣天邊酣壯志淪
洲歲晚寄閒情浣花莫訝 深題品杜老于吟久

息聲

草玄堂上晚風生殘燭搖紅影滅明石峽蒸雲孤劍濶溪橋轉溜暗琴鳴地偏猿鶴忻依主天遠江湖倍繫情　徵詔即看還舄履直從麟閣紀芳聲

次陳石津韻

行署深沉倚翠微暫從吏隱卻朝衣樽移晴逕吟詩慣門掩烟蘿問字稀壯極風雲嘗眼近西山花木入春菲感時負讒悲萍迹壮業如君頭不違

清明感興次前韻

虛庭獨倚夕陽微退食遲回欲濕衣南狩關心龍輅遠北征翹首羽書稀雙翩蘺燕緣誰喜亂發鬬花他自非叨祿只今成底事佳辰翻訝賞心違

贈蕭堦高太守致政南旋

南滇憶昨還留轍北闕翻今遽掛冠開心正與浮鷗約直道何辭行路難五畝烟霞隨杖屨

三洲風月伴綸竿歸帆況屬春明色蕭散誰應羨達官

送周桂亭判沔陽州

青年佐郡羡佳遊桑稼人推古復州雨暗潮平雲夢澤花明春到漢江樓属田衙鎖鄉書近鳥馴堦除吏況幽　魏闕循良應有召長依北斗望行舟

次頎勉軒之嘉定因寄范存所

抱璞幾年違壯志白頭今日始冠簪連床風雨留春酌獨棹江湖動遠心海上倘逢仙子樂閬中好聽宓生琴因聲爲寄姑蘇守越樹燕雲思轉深

贈曾戶侯

長安冠劍盛如雲時論風流總屬君穿葉養由元羨武登壇郤縠況能文錦袍曉殿仙班入名閣西江奕世聞關塞只今猶未靜燕然早為勒奇勳

送孫南川年兄守潞安

忠守分符玉作劇仙即西署動征輪十年京國

衣冠舊三月鶯花別思新地接長城圍虎豹天

臨上黨遥星辰寒帷羨汝行春入玉樹何時得

重覲

送考功楊朋石之南部

獻賦春街榮走馬新恩秋漢轉仙槎銓衡王署

分曾簡山水金陵入望嘉日下長安頻憶闕雲

間故里便移家詩庭羨汝能將訓壯志明時鬓

未華

送劉節齋陞雲南推官 劉籍貴州領雲南鄉薦今自助教陞

滇南萬里望長安君去休歌行路難駟馬舊知

題柱志潘輿今喜慰親歡雲霄雨露歸挑李蠻

瘴鷹鸇振羽翰草疏談看田珥筆別懷須放酒

杯寬

送符韶州使君 符自太僕丞遷

五馬遥遥向海城褰帷隨處有民迎瀧關早見

歌毛仲天水重勞借世英六月江鄉移棹入三

春嶺郡踏花行公餘白雪應多調鴻鴈憑傳

漢聲 錫曾世英守天水後遷太原民[illegible][illegible]從之

送侯乎泉掌教定陶

憐君孤棹別長安絳帳横經夜雨寒榜下弟兄

真骨肉天涯離合倍悲歡雲霄勁翮終高奮首

宿深杯漫自寛絃誦况逢文物地即看挑李蔭

春壇

陳趙二郡伯貢院留飲

城隅別館村同僻乘興尋芳客故來路蔭長松

行避蓋院開叢竹坐傳杯魚龍變化驚前日奎

壁祥光應上台鄉國十年牽旅夢醉吟花鳥莫

頻猜

送濱川陳監博守霍州

文教儒林得共成征軺觸暑倏西行燃藜夜占

三刀夢露冕秋看五馬迎郡郭喜傳唐俗古齋

堂應憶漢雍清由来匡濟存經術戍鼓茲方况

未平

贈杜匡之尉望江

客旆風高拂曙烟相逢京洛又離筵孤槎斗外

三吳路細雨樽前四月天琴座春深鳧鳥近鑑
江秋到鴈書便明時得祿休嗟薄雅志如君兄
壯年

過衢州贈潭石周年兄

異鄉樽酒勞相慰並舸心期得共論沛上斷中
傳汝政南來壯去笑予頻客途已報霜楓曉鄰
渚驚看玉樹親暫晤恐還千里別停雲書憶鴈
聲春

大洲趙年兄量移徽州賦寄

郢憶文華選士時五雲天路慶揚眉同心海
內真惟汝抗節朝端若共誰一自風波悲弱梗
幾廻梁月挹光儀紫陽亭在堪尋訪雙鬢勳名
尋鬢絲

贈太史唐小漁歸華麻翁尚書

明廷恩郵重先庭太史南歸寵更新八座榮光
兩省草九衢秋色散征輪宸章勒石鐫鏞壯縣
令驅山鷓藻頻[illegible]到駟橋停節地高門爭羨王
麒麟

贈韋軒姜太叅之廣東

九天符檄分徽省百粤風帆帶雨懸瑣闥日邊
存獻納雄藩海上待旬宣蓼明秋色江鄉入梅
憶春枝嶺路傳惠化即看留十郡才名早已識
當年

贈張西吳使江西

分封 恩重漢宗親綸詔詞林出侍臣玉節金
書催道遠匡山鄱水入詩新河源星使槎停渚

鄉路王孫草正春彩筆梁園應有賦楓宸回首
夢還頻

贈吳澤峯使代藩

仙珮暫辭金馬直九天車蓋動皇華捫圭新剪
分周土玉節遥臨識漢槎雪裏行人關塞路雲
中歸夢晉陵家秉風擬有相如駁獻策應清代
此沙

舟中逢王龍阜太叅之廣賦贈

南宮舊識才華異諫署風聲世轉稀捧檄忽看
炎[illegible]去題橋因遂故鄉歸使槎技館認洲為仙

佩釣簾坐紫微[illegible]逢君仍送遠却憐舟夜[illegible]相依

贈大司成尹洞山年兄赴召

辟水兩都文教地師模一代出群才乘槎郤羨凌空下側席真勞　簡命催雨露明時歌棫樸衣冠清署勝蓬萊飛騰即擬持衡入奎璧中霄映上台

送兵部蔡鶴田轉刑部

才名司馬推南國榮入西曹　簡命新酒對驪歌鍾阜雪舟移鷁彩潞河春談兵謄有樽前略讞獄應多筆底仁漢闕九重星履上慕雲回首隔江津

送崦山周公掌北臺

官曹雄峻稱三獨徽詔新傳濕紫泥豸繡曉當霄漢立仙槎春傍斗牛移清朝元倚臺綱重直節真承
聖主知省府兩[illegible]遍歷好將勳業答明時

壽郭[illegible]

[illegible]華[illegible]八十青天真共寸心俱栢舟誰羨郎熊膽親哺兩世孤見說哀情駁令伯況聞仙術降麻姑壯堂行看　褒書下花映堦萱五色殊

送王端翁致政歸

屡疏聞天憶故扉賜還今日願何違兩都八座看週歷綠水青山見獨歸風月閒中新洛社鳥鷗伴裏舊漁磯逍遥還抱遺經註世上浮名[illegible]是非

送少宗伯康礪峯入賀　萬壽節

憶昨同君供奉班幾回秋仲壽龍顏三靈瑞合紅流渚萬歲歡呼聲應山南省忽看新燧[illegible]天逐隔舊都閒送君今日何為贈金鑑[illegible]座間

次許石城年兄除夕韻

官居明日換年三宵火　陵壇候入叅憶昨衣冠陪極北只今蹤跡滯周南沿邊鼙鼓驚聞寇踈鬓勳名愧作男況是親闈逢歲暮松楸回[illegible]

野至宮什完名信幾人新社洛中存有舊歸帆
江上及青春勲名共說銘鐘呂冊相應還夢
紫宸

送黎東郊守瓊州

仙郎作郡得瓊州五馬芳春屬壯遊地盡東南
看海出風平舟楫共天浮到應露冕迎黎蛋開
可登樓望女牛漢治循良知不負金陵樽酒暫
淹留

送邊南岡守湖州

盛書崇部湖州竹柱史春移建業歷都下豺狼
曹避烏吳中山水待搴帷晨飛望淡餘求蓋笳
鼓遠年戰閑悲盤錯久知稱利器歎孺行看起
瘳瘵

送大宗伯葛興川公致政

尚書位邇三台峻宗伯聲華南國俊正喜星宵
隨聰駿無端岐路賦歸田行藏屢世真看樂風
月滄洲不費錢結社好尋溪上逸東山終起謝
安賢

贈司寇陶劍峰公致政歸

□華司寇留都重秋菊淵明有故園結綬一年
□官蹟投簪今日是　君恩赤松好辟尋仙穀
白鹿應隨識主箖廊廟江湖憂總切臨岐握手
更何言

宿昌平寺次壁間韻

芳寺迢嶢幾換年白雲深鎖靜宜禪千峰巧列
當壇屏一澗寒分遶戶泉晝日閑花開法界早
時清梵落諸天依棲頓覺浮生幻輸却焚香僧
晏眠

送胡青巖督學廣東

外臺持憲分官重儒印重携倍寵榮泰嶽望隆
江右地文星光映嶺南旌詞林羨汝追鵬賦諫
章驚人比鳳鳴放逐十年今得路即看師範慰
諸生

慈壽卷為秦中丞㬇湖題

四明蓬島路非遥歲歲青鸞降碧霄夜靜瑞光
瞻寶婺洞深春色長仙桃舞衣芴動慈顏喜

□□龍蟠　帝澤饒共羨背萱留暮景還聞玉
□發新條

送與韶與瑞叔歸鉅野

天邊歸旆問任城聚首移時復送行枉顧憐君
千里棹扳留愧我百年情詩書好惜傳家鉢鴻
鴈還聽過闕聲悵望風烟殊去住何時尊酒
更同傾

送少參塗任齋之江西

兩載留曹喜共君依依岐路惜離群帆開淮浦

三山遠江到潯陽九派分仙佩徽垣聞白日客
樽滕閣接高雲楚南千里旬宣地却愛歌聲隨
處聞

贈淮府長史汪年兄

宦邸同年看有政那堪驪曲向人催秋風官路
西江棹夜雨離亭南國杯去漢功名憐畫贊遊
梁詞賦羨鄒枚朱門花影連桑梓醴宴從容日
幾陪

贈掌科王龍峯使湖藩

頒封　恩重周王典榮捧桐圭出　御筵天上
星辰隨使節楚中花柳照行船文章早擅詞林
譽風采重聞諫署賢南望枌榆
皇念切好修民隱待　傳宣

贈馬孟河使山東

擢桂早傳青句譽文園重羨出群才彩毫染處
龍蛇動新賦成時錦繡開槎到天潢經曾入橋
迎駟馬向吳田尺書定有秋風雁別思先牽溧
水隈

贈梁鳴泉使山西

曾於詞苑識雄文獨闡論才更屬君使節即看
隨寶冊藻衣還嗇帶爐薰行邊四月烟花合望
襄三晉趙分見說年來烽火亟秉風應有簝
先聞

贈萬通卿得　告歸覲

北堂霄夢思依依　詔許承歡鎖不違雞舌暫
辭門下省雀袍全勝老萊衣豐江舊劍龍應合
潞水孤帆鴈共歸却憶到家冬已仲慈筵氷鯉

羅比肥

送舒秋涯尹博羅

留都識汝惜逢遲逢汝那堪又別離歲晚路岐
雙短鬢天涯鄉國繫相知青天去鳥看鳧下白
雲鳴琴有鶴隨雲嶺千重分楚粵入關春信憶
梅枝

雙壽崇封卷

雙壽相看八十餘眼中光寵更誰如官銜花擁
司徒誥人瑞名收太史書方外安期扉統帶雲

間王母翟爲車郎君喜見二台逼德種槐叢累
不虛

送大尹熊金川任海陽

當年黌序識才名此日官程動遠旌棄璞南宮
時共惜分符東粵衆推榮花開赤縣看馴雉春
到神京好聽鶯聞報干戈愁滿地君行應是海
波清

送高學士任留院

銀魚新領向蓬萊天漢槎從辟水回一代參冠

排雅望兩都調賦蜀雄才龍蟠帝闕丹霄北竹簇仙堂白玉開見說文星南斗入祥光中夜接三台

贈獅山潘年兄由僉守調遂州

三刀夜夢入蚕叢何武遺思在粵東世事祇論塞馬行蹤真笑轉岐蓬雲連巫峽猿啼暮雪漲巴江彩鷁通萬里風塵雙短鬢燕關樽酒暫相同

送太史胡劍西得告省覲

九重綸綍傳恩詔萬里寧親羡獨旋為戀春暉頻艸　闕即随秋色問歸船祥鸞班遠丹霄直躍鯉歡承翠水涎莫向故山貪愛日　清朝經幄正需賢

贈施光祿致政歸

未老投簪返舊扉片帆秋鴈共南歸自應聖世容遺逸豈謂多才㴠棄違宦況已醒蕉鹿夢閒情新製芰荷衣待門[illegible]更慈顏樂竹[illegible]青[illegible]正妃

贈宋陽山歸省

長安梓里論交地愛汝瓊州玉樹圖臺省十年看貢𡸁江鄉今日見萊衣天邊棘寺鵷初散雲下𦆅川鴈共歸閶道慈闈年九衮酡顏華髮映春暉

送翰撰唐小漁使山東

射策臚傳第一聲承家文學古玄成久從金馬㑹仙直忽捧桐圭問使程海上風烟迎去節越中花鳥待歸旌天潢真見乘槎入駟錦誰将羨長卿

賀熊桂軒七十誕辰三月三日

鶯花春盛逢三月上巳佳辰對壽顏泛酒豈湏論曲水開樽長是祝南山壽經七十加仙屋桃熟三千映舞斕更喜投簪歸釣處極星中夜照江湾

送貢士仰介兄南旋

楚江憶昔秋風別歲暮天邊復遠尋客裏三年憐短鬢樽前萬里只孤琴不禁池草生春夢無

數山雲開去心壯叢明時應有待愛身好比萬
黃金

送熊文峰守潯州

萬里烟波渺桂平使君畫鷁趁秋行蟬聲驛樹
凉雲合祖席河橋夕照明棹入江鄉停五馬弩
抛揺檄拜雙旌承家羡汝風流最黼座屏前有
姓名

送陳我峰榷稅荆州

雨霽花枝照眼明客程四月總宜情含香暫別

冬官署擁篆行登夔于城征榷頻年南力竭轉
輸何日壯塵清青春羡汝才華異濟世先傳江
漢聲

壽鳳山蔣翁并內太孺人 翁設館飲食四方行者邑宰林公為題曰宜旅

卜居愛汝嶺南幽高隱清時七十秋春風宜旅
頻開館夜雪懷人獨棹舟勁翮天邊看鳳翥閒
心江上伴鷗浮白頭况復闈 並翩笑銀河隔
女牛

贈王東亭使江藩

仗節巖城動曙暉承歡因得拜庭闈三江東引
王孫路四月花明萊子衣黎大石渠香暫別彩
毫仙醴醉頻揮到家許汝方炎夏北鳳春風好
共歸

贈廷尉張龍岡應召北歸

別酒留都只暫依天書榮召羡君歸法星光彩
移瀚省鄉月清霄入太微實有新詩傳梵寺極
知遺德在圜扉飛騰好共池邊鳳壯業明時願

不逢

飲康山年兄行署

彩鷁秋風江上開、、曹掾擲坐傳杯山陰不羨
王猷興水部真看召伯才別裏黃花驚五見驛
中清瀨任頻催淮南燕壯分明務新句應還寄
隴梅

送彭新塘守永州

洞庭南望永陽開五馬乘秋漢闕迴山疊九
疑盤日月波澄七澤映樓臺霜留鳥府豺相避

霑濡黃堂鳳故來　賜履即傳天上詔還珠誰
羨古人才

送太倉兵備敎蒙泉

天開雄鎮即蓬山勝覽江湖曲曲環專制檄傳
吳越外壯遊槎到斗牛間波澄東海鯨鯢遠旗
閃南天鼙鼓閒自是談兵尊俎上麒麟不羨畫
中顏

送盧少明馬壯宇歸娶詩二首

孤燈細雨南宮夜海國殊才得並收衣鉢和家

還有類梗楠清廟正須求自天春鵲來陳里傍
斗秋幽李郭舟玉筍却憐顏色達少年真羨弄
孺遊
萬里鄉關入夢思九重　恩詔下丹墀海濤春
煖龍雙躍江渚秋清鷁並移錦壁驅橋旌節迥
歌傳桃葉室家宜斑衣更羨趨庭樂椿樹萱花
兒未衰

壽方龍沙

發就閒亭獨掩扉高蹤真與俗情違風塵往蹟

[illegible]焚玉歲月滄江老釣磯靜抱遺編還自註刪
揚尊酒澹忘歸賓筵玳瑁開芳日秋色黃花上
綵衣

和元日賜珍饌

徵書萬里賁丘園上相重歸紫閣尊玉食時看
分御席萊盤誰羨出高門雲龍一代開昌曆
骨鯁當年起諫垣信是殊才堪結
主調元真見轉乾坤

贈太史李文麓扶侍南還

錦纜乘春江上開綵衣　恩許侍親回玉堂斑
遠雲霄直金馬榮分劍水隈滿路鶯花供作賦
應時魚笋待行杯莫將愛日貪泉石草詔原須
太白才

贈卜孟泉守尋甸

雙旌長路逐風烟明到滇南別是天萬里雲[illegible]
羅落馬一帆秋問秣陵船早聞典禮留曹[illegible]行
見歌襦遠郡傳徵詔定然來飛鳳臨岐休訝
飛鳥

冬至齋宿承司空康礪峯以詩贈即依韻
答謝一首
節序天涯又一新金烏回影換星辰遥瞻北極
光初滿却憶南郊禮正伸眞璧未由陪祀輦齋
居猶得稱吟身彩毫忽枉書雲賦雅尚從知德
有鄰
次康礪峯韻奉肖泉年兄
走馬看花憶昔年兄從瀛舘結深緣託交真擬
芝蘭並問齒虛憐犬馬先海內風塵悲歲晚眼

中經濟屬君賢高歌繫劍南宮夜細論生平思
悃然
送熊龍川考績北上
宦邸頻過笑語同離筵無那歲云窮路岐千里
生遐思水部三年見朴忠去旆寒衝燕甸雪歸
帆春趂鷺洲風　清朝正及明揚日豈向周南
嘆不逢
壽黃侍御父母
鸞花三月逢初度甲子仙籌報古稀世外乾坤
身獨健壺中風月興何違恩傳錦誥𢌿龍藻舞
近桃筵有彩衣况是孟光偕白髮年年相對醉
春暉
贈郡判陶省菴之鎮江
辟雍憶我司成日師範如君儕有聲半刺忽看
荆岳去遠言下繫歲時情却憐杯酒逢燕市無
那征車問越程煞戰之應登此固好哉棠樹遍
留名
濟寧逢少菴懷菴二宗丈歎間賦贈

櫓船夜泊濟河鐘忽我雙軒百里逢鴈足幾年
書斷絕酒杯今夕話從容總憐源水豐江遠轉
惜飛遂岐路重吝裹鬢華驚把鏡湖山何日共
歸蹤
壽徐耕野公七衮
花柳金陵照暮春懸弧初度慶茲辰宗開一代
元勲裔治歷三朝獨樂身臍喜斑襴明愛日不
勞歌醉老風塵烏沙白髮仙桃宴甲子重迴又
一旬

贈少宗伯肖泉年兄再考績北上

奏最重看　北闕歸行旌鍾阜帶雲飛兩都禮
樂傳清譽萬里星辰近紫微即有　褒書來
玉陛便應新寵拜綸闈慶門況自箕裘永雙鳳
天池待綵衣

壽汪太夫人七袠因簡栢亭年丈

報汝萱堂壽古稀解官歸覲顔何違擂花照酒
有歌舞竹笋供筵無是非　錦誥馳承恩露湛
板輿扶醉惜春暉明珠薏苡寧須問南極光看

接少微

元日詩用許石城年兄韻

前年今日寓燕臺雙珮朝元閶闔開扇影動時
瞻御衮萬呼合處集群才眼看紫氣通中禁身
在青霄近上台自入周南天便遠春隨斗柄見
三回

許石城年兄人日留飲次韻

淑氣晴光轉鳳臺坐當人日錦筵開眼前出處
憑誰定榜下交朋見汝才無病好同遊五岳□

懷尚自望三台豪吟痛飲新春興遮莫樽邊□
不回

聞警

羽檄交馳急募兵苦鬬豺虎日縱横山中未破
張王寨海上重驚倭子營痛哭幾家悲寡婦横
征誰氏惜遺氓風塵願掃東南盡銷甲歸農賀
太平

送黄二尹之揭陽

斗邊三月仙槎發柳拂行旌望裏青地入鳳棲
江浩浩雲開經徙海冥冥春生百里花環縣風
靜孤琴鶴舞廳應有老農歌賛府即看　徵詔
出　明廷

送瀾岡鄭年伯南旋

瑶草瀾岡春正青主人歸與渺滄溟揭来萬里
看　宸極怱漫孤槎送客星向日鳳毛依綵仗
自天花　誥負雲扃風蓬岐路差飄轉越北燕
南有便翎

送羅選溪省覲

英邕

七言絶句

送張文甫使河南便歸省覲二首

河山明券　帝親裁使節仙槎星漢来若到梁園勞問訊賦成今孰與鄒枚

鸚鵡洲邊水正清黃鶴樓前月倍明遊子忽歸千里駕白頭真慰倚門情

壽勉齋弟六袠三首

解組歸来閱海籌人間甲子見初週醉裏髙眠醒後奕緱山何必羨鸞遊

庭前蘭桂羨成行天上勲名有季方丹咼獨看仙藥就年年歌舞對蒲觴

湖上南山擁翠来壬人新築抱陽開湖頭源水环如醴笑把南山作壽杯

夜酌

市靜更殘河漢流孤樽自酌還自休清風到戶夜不暑明月滿天人倚樓

贈孟重姪延寧竣緑二首

尉佗城外海雲明驕馬翩翩逐去旌邦惟佞奴
驚夜柝儆因關吏繫長纓
千巒關路倚雲懸官舍攅開瘴海邊莫道高凉
天日遠海南南是漢山川

樸菴上人院中次韻二首

飛錫何年築此山黃金平布白雲間春移菴外
雙樸老叟汝生公盡日閒
雲鎖祇林白晝閒鴈堂路轉翠微間聽禪繫馬
忘歸去翻笑焚魚向碧山

漫述呈毛生 余不好相而毛生能好詩固求余作因漫述如此時余有喪子之戚

自信元非庶世才况聞家難不勝哀君今休道
麻衣術我欲長歌歸去來

送孟揚姪巡宰赤水二首

翩翩征馬出長安寶劒秋懸斗氣寒薄祿但教
親得養壯心誰道路行難
蒼梧望入萬重山虎豹雄開赤水關見說蠻奴
歸化盡高眠眞漢吏情閒

贈二守董子方任滦州

繁華舊說錦滦州凋敝于今百可憂此去好栽
棠樹遍萬家春色待君留

贈朱以節任華亭二尹

海氣陰沉戰血腥桑麻非復舊華亭尋詩謾道
愁問興問疾須君出戴星

贈甘味齋判潼川二首

銀環錯落夢三刀萬里潼川去節勞巫峽巴江
天地險孤忱六月雪濤高
岷峨路入下牢關棧道危懸霄漢間匹馬梓潼

回首處鄉心直歷萬重山

讀風木圖卷傷之因感馬重賦此

夾隴風枝攪亂雲何人血淚洒雙墳無端寫入
丹青手轉令臯魚不忍聞

戲贈天眞上人三首

面壁終南不記秋忽騎黃鵠入皇州相逢一醉
仍相別五嶽他年倘共遊
丐中龍虎何年結箬笠芒鞋闕下逢我亦有丹
君信否用時能起萬疲癃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豐城李璣著

栝蒼門人何鏜校訂

雜著

顏公駉米小傳論

顏公珮字吟玉別號東原故城人也入貲拜汝州吏目到任即棄去歸故城家日饒裕然輕財多義事適蜀人劉明官京倉糧虧繫監四越年責子女盡不償額明窮蹙欲尋死公聞而憐曰

是尚可以無拯手于是駉之米四十餘石使入官乃得釋還其鄉云太史氏曰余請史張丕不愛財代人掌帑庫蓋嘗快而義之然彼猶宗親非殊域弗相及乃今觀顏公事卒遇樂施又何闕僞也斯謂好行其德非邪誌有之公謝仕日吚嚶書堆中心所懷輒治具招朋舊或命車竟往朋舊所論淤則公固有本矣語曰善施不蓍福其子孫人言公五子俱賢肖克昌其家世蓋

式

謹言箴

嗟嗟汝不知認乎汝謂汝才人汝不信人汝面諂險則伏順損德挑殃奈何弗慎曰慎伊何儆敵斯陳意防若城心斷若刃毋逞汝愚寧韜汝雋勿先人嗜勿後人狗斯庶幾汝殃汝弭汝德汝進嗟嗟胡不汝認

王母胡氏像贊

王母胡氏父家新喻人王公某之配也生于五今鴻臚君佐其孟馬幼而聰慧長益端良內則

勤勞中饋貞吉母儀婦道純備無虧斯廼瑞降婺女之精秀發坤靈之秘者也嘉靖某歲冬仲壽躋七袠鴻臚君遠羈宦所伊阻稱觴廼敬仰德容重加纂繪錐絲永忭彝莫遂登堂而白雲在瞩聊抒素念繼又謁西野李子求為贊述李子夙聞其賢彌重其情爰組數辭用詔來裔贊曰　金玉匹清蘭蕙儷馥王睢關關祥鸞翩翩冑于名家曰嬪景族無非無儀侯貞侯淑柏舟矢心熊丸式穀克昌嗣人允繼遺福式嬪令容

重刻遺稿跋語

先大宗伯公文章節槩表見于時海內名公巨卿久已耳而目之𤰞方童嬉宗伯公摩頂而祝曰異日克振家世獨恃子耳子識之𤰞應聲曰唯唯無何未十齡宗伯公逝去

先嚴繼之伶仃孤苦形影相弔語予成立幾幾乎難之賴慈母氏聖善延塾師就學肄習舉子業欵竅稍開旁及子史而先集數種則又時供繙繹弗忍去左右者也憶先宗伯公策對

大廷有公儉寬敏之說

世祖重嘉納之居平又言溺職詞翰深以不及親民爲媿夫親民守令事也豈清華要選反簿書之不若哉誠以行其公儉寛敏之學使澤被生民庶幾不朽之業可幾太上風雲

月露非所期也𤰞不肖筮仕部曹糜餼供碌碌無奇節先宗伯公之所媿竊亦媿之及領粵西守則于民爲最近而持纁斧課親民者益于是爲最嚴佩服家訓朝夕飲氷罔敢失墜以祈無負厥職雖未

能如文翁之于蜀黄霸之于
潁川龔遂之于渤海然寛其
文墨解其鐫急嘉與山陬僻
壤之民相遊于枝鹿樂其樂
而無所事事其于公儉寛敏
之旨不謂無當而當日之口
碑或猶有什一于千百者矣

嗟乎先宗伯公之言今猶在
耳淵源所自誰其誣之緣從
課兒之暇手定兹刻正其魚
魯補其缺遺以示挈瓶之守
吾子孫勿替云爾倘海内名
公巨卿按先宗伯公之行讀
是編而併及不肖曰夫夫也

西野遺稿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璣撰璣字邦在號西野豐城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集前有何鏜序稱璣文稿多燬於火仲孫自茂掇拾其存者裒爲五帙授梓此本多至十四卷又崇禎中其曾孫九疇所刻也凡文十卷詩三卷襍著一卷詩中以古體與五言古風分爲二目殊乖體例

趙文肅公文集二十三卷

〔明〕趙貞吉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趙德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肅集二十三卷》提要

趙文肅公文集序

往不佞從詞林之大事吾鄉趙文肅公乃其時紬繹世史考覽公所建樹炳烈可述也公爲人英邁豪爽亢直不阿起文學侍從輒以經世大業自喜好講古黄石素書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有詔百官廷議以肅皇帝神靈群臣震慴莫敢卬首公爲國子司業出而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路勤王兵所至涕泣諭以忠義將士

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
遁
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嗛公沮和
貢之議反從中搆謫之其後
上數念公再起再罷以至隆慶初
廼徵為大宗伯入
内閣秉政矣公既以塊獨孤忠

受知
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體瘝壞
懷私匿情俗敝財殫慨然欲以
身振而新之諸所肇畫天下大
計務在闢公平之路塞朋黨之
門海内蒸蒸想望風采而同事
者忌其英偉復陽慕而陰擠之

使不得久於其位以去乃至今
薦紳大夫追語公當日事猶撟
舌不能下以為天挺人豪氣蓋
一世而不知其本有在也夫磊
塊之夫瞋目語難遇觸輒發至
不為少即有中不中乃其盛或
易衰故衝風之末力不漂羽而

百鍊化為繞指其故在不聞道
何者人之氣有時而盡唯神不
可滅聞道則能凝神發之馳騖
六合收之沉冥至虛其發則不
可禦而收則不可挑至人所以
驂駕陰陽而詘信於龍蛇之化
此其本也公之學淹貫群流愽

綜千古冥搜逖覽靡所不極而尤深明出世之旨於道篇禪宗咸各晰其微言以合於性命故其學日益深而神日益凝淵渟海蓄世莫得究其涯涘一旦臨大事神光所露薄虹霓而亘雲天愈抑愈顯至於百折曽不少

衰即以其土苴緒餘摛為文辭亦莫不高朗雄健射斗淩空而不可嚮邇何則其所從来者有本也而世徒與慷慨功名之士扼腕遊談者提衡而語渺之乎知公哉盖公平生纂述百家之言至數十百卷其書浩愽力不

能就而世所傳誦唯詩文藏稿數帙以為藝林型範大者談說當世燭照筭數析於治亂之原深者發明道術抉剔幽眇而究極天人之藴物不為妄攟而語不為苟設要以鬯其所自得而寫其所奔流則天下之至文也

夫文亦難言矣假令修詞之子腐心竭精日夜雕鎪以圖所謂不朽猶不能得公之似於文而况其本也公信至人矣哉公集舊刻蜀藩中丞趙公將重鋟諸閩以惠来學屬不佞為序念以梓里末進知公甚深敢拜中丞

之辱載言首簡而論次其世使
後之慕公者因以想見其人品
而窺其學術千秋萬歲猶將旦
暮遇之則是集也與玉壘銅梁
比穹而埒久矣副在何足以云
萬曆十二年春正月上元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前　兩京國
子祭酒右春坊右中允纂修
國史
經筵講官巴川高啓愚撰

趙文肅公文集序

有不世出之人斯有不世出之
文不世出者世不常出亦不常
有之謂也而人與文每相因文
出於心心以神明乎人人品之
高下文因之觀乎文因亦可以
覲人焉古稱孔子文之宗老釋
二氏其文亦並行天壤閒可傳

而不可廢予蓋嘗論之孔子之
文文之足以經世者也老釋二
氏之文文之出世者也道若不
同端亦若異矣今尊孔子者務
黜百家於二氏辨尤力詆尤甚
予又嘗求之老子之靜虛釋氏

之戒定慧與吾孔門定靜明誠之要旨相合而不相背馳要之能出世然後真能經世真能出世而經世然後能傳世畢畢乎人則亦畢畢乎其論畢畢乎則亦畢畢乎其事功無取也孔老釋三氏學術人品皆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可並傳而不可偏廢第施之用則或不同爾吾孔子之能小天下老子之猶龍釋氏之天上天下而惟其獨尊也非皆所謂高世之人其文非又皆所謂高世之文歟近代趙文肅公庶幾其人殆亦庶幾其文

矣公自童稚誦法孔子時即有志求通二氏學即有志出世而經世在詞林在國子在講筵在政府種種修為種種措注有世間法亦有出世間法其諸所建白如詞林疏求真儒庚戌虜入冠薄都城公時為國子司業疏請郤貢市宣諭將士出帑金購虜首級由經筵而司政本兼掌風紀也疏請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明功罪之賞罰以整理邊防疏請停寢臺諫汰察以愛惜人才而護養元氣又疏請遵

祖制収兵權以飭戎務種種皆讜
論石畫他所論著如云討去心
中五蔽然後可與共學如云性
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
伐我元命而欲以明智定力破
一身伐性之陰賊如云失中之
謂人心依於中之謂道心執其

中之謂天心中乃性命之總名
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
餘光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
照躋此莫如堯舜舜執中能與
天為一堯稱舜曆數之在躬明
舜能與天為一也如云學至體
用一如斯達乎大覺圓頓之妙

矣諸如此類未易殫述種種皆
名言有世間語亦有出世間語
皆公之至文也公胷中有無限
経綸不及盡見於修為措注
世
穆二廟能知公能任用公乃竟為
兩大奸所撓阻不果大行其所

學公又有無窮寶藏止此集二
十餘卷行世未及吐盡胷中之
奇大究其生平著作公所未盡
傳今不幸與其人俱往矣可惜
哉可惜哉予昔為西川學使也
嘗與公晤於珠江之郵舍得聞
公徹宵之談感於心而嘆曰公

宿世高僧化身故論如此公大驚異深賞予能知公既而予出川又與公話別鴈江之上公示我將退隱於紫巖將著書以傳身後叩而請得所謂内外篇者内篇為經世通外篇為出世通總之七部並將以賛治非徒託

諸空言也予時已戒行不及終請業而别今覲公内外篇序内篇有史業二通主經世史通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其為部各四外篇說宗二通主出世說通曰經曰律曰論其部三宗通曰單傳直

指其部一公之言曰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指悉嘗謂老子觀竅觀妙之旨釋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謂與吾儒中之已發即其所未發之體相符合又嘗謂天生三聖以勞世仲

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隷生以經世者也其任異其歸合者也祭聖賢文謂史業二門通世可經說宗二門通世可出矣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必如是然後為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於乎博哉論大哉志乎今世論學者多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而訾議也於乎若公其可謂豪傑而聖賢矣公方纂著之始方於內外門通有端緒而天不假年竟齎其志以歿使後來願治者不獲見公大典訓之成公亦不獲盡所長自見於身後而所傳僅此集是則尤為可惜也先是巴渝趙中丞刻此集於八閩書來請序後見其同郡高宗伯

序首揭矣欲已之而中舍君景柱又再且三請之於留曹因念公一代偉人得托名其集中是予之緣幸予又承公謬許可日已久義亦當有言而高君所發攄出世經世旨似未盡中丞之諸不可終負而兩君皆予督學時所優取不嫌與互相印證也故摘取公之微言著篇端庶覽者因公所僅傳知所未盡傳於以窺公之博大且知公人與文真皆不世出云

萬曆丙戌秋七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刑部

尚書前吏刑二部右侍郎南太
常卿國子祭酒福建四川按察
司副使僉事奉
勅督視兩省學政翰林
國史編修丹陽姜寶頓首拜書

趙文肅公文集目録

詩

卷之三

五言律

五言排律

卷之四

七言律

贈趙浚谷次羅念菴韻
廣漢旅舍欲訪鶖華諸山未發有以山
中宋刺律詩贈者因和之
和朱春江見貽之作
和姜鳳阿督學遊峨山
廣漢卜居和周中丞見貽之作
綿竹紫微山諸生來會有述
資陽覺林寺
獨峰詩四首贈僧真琦和崙谷潔仙韻

出劍閣次羅念菴韻

卷之五

和劉通參春望擁山
送張少渠給舍赴萊守任
送侍御張龍坪領東沂兵憲
同張司馬閱白鶴東山二營次王稚川
韻
全九山翰長六十初度有述次韻

贈張石渠僉憲入楚駐節長沙
徐王孫燈宴次孫宗伯季泉韻
同孫季泉登清涼山徧眺諸勝次韻
贈何柘湖孔目二首
飲梅宅分韻得初字
華山寺
送李黃二生還建昌 黃生善琴
送譚童二生還中江
飲楊麗巖宅

贈報恩寺月潭僧
和閔中舒侍御家居作
飲梅宅
隆教寺同諸子夜談因贈別台山任子
贈報恩寺月潭僧
題水部楊麗巖樓
壽長沙令尹蕭健齋
春日二張生載酒訪予獅山山房次張
玉溪尚書三堆山韻謝之予將為南

卷之二十一

書

卷之二十二

啓

卷之二十三
銘

箴

雜著

趙文肅公文集目錄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賦

慶源堂賦（為許松皋剴老作）

承泰嶽之浚源兮歷千祀而彌長超虢國之靈
區兮遡東后之流芳明八葉之休明兮挺相君
之煌煌馮僉勤以矩度兮紛離合而營堂歌詠
侯之遺風兮頌襄毅之泰占書既美於肯堂兮
詩又詠夫斯干易捺蓋之丰茸兮刈平陽之白
茅補鈲甓之參差兮取河濱之所陶梁文杏之

斗栱兮搘修桷之瓌異美辛楣與桂棟兮峙欂
櫨之屹屹近市而爽塏兮固圖書之所藏俯蓀
蘭之羅生兮倚荆樹於中唐瞻巨靈之高明兮
覽洪河之洋洋抒懷先之紆思兮鐵詔後之嘉
名（叶芒）爰有東壁之府內史掌故庶令釋之無失
道古倡曰相君工人家國兮曰予豈其塗丹乘
毋俾木再實兮要令本根之猶在矧予博觀于
今之天下兮孰有多才若夫子之家將逑謙侯
而始興兮吾又紬考源於盛古之祊粤鼻祖之

翼唐虞兮將躋群才之竝升蓋帝申大國既永
其世兮又錫多才于仍昆貞邦治于兩朝兮綴
金鋪之文章寄三葉之授閫兮聯八座之繡裳
將以號于今兮匪二八之儔兮謇誰能當後躡
綦而興兮幸遡源之不爽撫自天之茂運兮冑
高士其不可忘少歌曰虢堂翼翼臨河陽兮河
自積石始流昌兮誕觀星海知源長兮束以龍
門俾無湯兮堂中之人鏡以為像兮

五言古詩

雜詠六首

少日懷感慨長顧撫方區下揆封建日上究生
民初三邊壞長城日夜望來蘇世乏頗與牧邊
民定何辜壯憤結陰雲氣可奪匈奴驚馬思櫪
恩為君涉長途朝渡易水上暮宿陰山廬諒匪
博一官舉身謝頹儒（其一）
曦陽初震旦車馬何鏗轟受記丞相宅台符將
軍營銅璽鎮海壖羽蓋定邊城自非才拔萃儔
克彙前征眺目八紘外偃獨學鄒生吹律回陰

陽著論窮天人其二
矯矯東方生含靈下寥廓掊之容五石奇物與
濩落炎炎照九垓武皇乃仙才一見不錯迕置
之金莖臺始知文成君面目何塵埃其三
家世西南隅一旦遊京都朝述九州箴夕畫三
方書揚監乃何人薦文似相如從獵長楊苑獻
賦甘泉盧俛仰經世略哺糜詹其孥五侯盛甲
宅七貴開金鋪百物盡奇特帷顧招碩儒執戟
不言疲獨與桓譚居其四
子房昔任俠受教穀城東景略賣簸時神遇忿
中嵩孔明臥南陽問討依龐公衛公少落魄忽
逢虬髯翁振古稱巨擘握機俱世宗當其未遇
師智慮比朦朧靈慧一言開浩若吹長風無其
而請纓號之曰終童其五
離離途中鬼儔能別雌雄嗟嗟流俗間誰辨拙
與工毀譽任胸臆斗柄分春冬妙計不見取桔
論齊褒崇面悅踈者親讒青戚難容愛比糶春
華慍若哀秋蓬延陵審國詩子野砂貢鍾賞音
邈馬逢達士曠難逢無為困馳驟知止守空宮
桃李竟無言可為長者風其六

世芳樓詩為許松皐作

衆聲勿喧啾聽誦世芳樓南山松桂林葱鬱在
雲丘班匠持斤繩良材一朝收遙遙五城中結
構誰與儔樓上何所見東西望二周兩京夾衢
路車馬塵如流主人代秉鈞閱世有餘休比肆
吹笙竽四世而五侯置之且勿道擁彗望青牛
二崤霾風雨猶龍為停輈登樓誦道德射牖何
僂僂朱鳥翼幹陽玄武擁堞幽寶符岳石姿百
代無愆尤試覩茲樓上夜夜紫光浮

送胡侍御督學之金陵代作

秋風吹路水日照黃金臺新詔下燕京忽聞
五色裁將收菁莪化長育楩楠材送君都門路
是君埋輪處昔時背鞲鷹隨君逐狡兔只在旗
亭下豺狼不敢步張北北溟翼南作垂天雲舊
京鬱岩嶤佳氣時氛氳橘柚自垂實雲海揚清
芬廣羅掛朱禽長繩繫遊鱗來作皇家瑞坐令

四海春江上見鱸魚乃言思報恩試看吳門側
桃李竟何言

送謝右溪給諫還蜀二首

驅車出郭門送君還舊鄉舊鄉何寥寥天風下
嚴霜薇藿有餘悲飛蓬亦相望郊原寂無人盼
睞成蒼茫丈夫不諧豫龍蟄乃其常路逢草玄
翁嘆息意彌將

草玄翁何在乃在成都隅結交賣卜人攜持相
與居義軒久蕪沒聖哲非世須不見圯橋人長

跪捧素書之子英俊髦亹亹自保扶願因闡其
與玆途詎為迂

題金牛驛壁

金牛骨已朽革製三尺帶誑我同征人夜行不
相待

寄牟僉憲汝州

暑雨溽長夏洪流浩漫漫端居待舟楫起坐發
長嘆時時閉館中寂寂懷祈檄祈檄激水陽玆
者忽文冠作藩屏上國託志術名山嘯嵩洛陽

道相逢何草草別來暗相憶佳期難可保寘[illegible]
夙所懷獨往苦不早伊洛阻其隈名山安在哉
思君有羽翼顧我仍形骸尚禽日已遠青杖徒
徘徊

偕孟津周令過陸氏城隅小園

日出城東隅照此城中樹陰陰長桃李脉脉滋
雨露將無數堵中而與濠濮俱閒非櫟倚社幽
豈蘭當户遠望洛陽道近瞰孟津渡黃塵鏡中
落白日波上暮汲隧寧云拙灌蔬自成趣人比

司馬園時枉周郎步予為看竹來偶題凢鳥去

孟津為人題野舟軒詩

悠悠車馬道擾擾問津者風吹木蘭舟長繩繫
蒼野

河濟春草生青青憶千里託意長千人寄語東
流水

高軒挹朝旭臥看金僕姑誰道青山外都令白
額無

萊國富經濟高吟臨近津悵然一相憶令人如

古人

我有雄鳴劒羞捕草中兎狂歌倚薄醉褰裳下

寒渡

岳麓篇 壽長沙鄭太守從春元劉生起蒙之請也作于湘禪之館

岳麓嶜蒼蒼湘流浩汻洋中有廣居人燕處何

堂堂下顧水中沙摇光轄星傍時普惠人施手

斟南斗棻予尋桃花源水有優羅香逐躋大潙

嶺循之下山房劇談逢主人剪燭待月先主談

薄孫龍客論爭子將冥風谷口近博識小同伍

旅人懐前途凌晨露沾裳側有持經生守比蠅

頭孫要予祝公辭婉孌情何長竭來遙若心申

甫才相望安得碎金篇重子千金觴待予南嶽

上為奇清風章

效寒山答雲泉宗室懐古光師吟二首

春風吹女蘿纓綿在高樹纓綿復纓綿中心何

結固古光今何之欵追不可去我道古光師在

君掛鏡處

吾聞神聖人化身百千億散布四生界剎塵無

不入手持妙妙法付與上上器去矣古光師歸

化為黃石

虢州西谷許嘿齋候予至有作次韻

遇坎水自止出岫雲何心人役豈不難我獨愧

凋任竭來解朝組還鳴谷中琴登山訪無名歷

國吊有斟虢西遇夫君顧我何其深九服且賴

公胡為臥竹林的的兩株梅照耀水中岑放舟

落日穩蹋歌燎火騰松門迯晚眺㭊谷期出尋

契玄目己擊慮淡言非瘠君業困闕輿吾生應

尚禽歸去欵搔首髮短亡其簪

寶雞縣張僊洞中長歌行次壁間謝高泉

韻

去國何遲遲青山一杖携春風已三月逐處桃

花蹊既聞冀金牛又傳化寶雞仰首笑碧落拂

袖凌丹梯左虬右文豹穩駕無人擠如何牧馬

瀆尚有問津迷勞因豚往貨詭從禽遇奚惜哉

昆吾鋒徒用斵溝泥所以衡門士折矢釋狐麑

上岡抱黃犢樞衣戰犂中心藏皓縈面上蒙

黜蘩家有黄口兒倚戶饑苦啼掉頭去不顧吾道無憂悽邈哉大雅初高位供蒸黎淳風逝不處去水無迴低因思駐吾顏刀圭丸粉提身輕騎八駿聯三十二蹄仙人五城樓玄圃岌而躋玉匣檢隱訣金書擷幽題誓斷區中緣豈云藏會稽九州黒子耳千載誰能後忽馬俯宗國春蹋心予妻我有峨眉家結茅聊可棲且當彌遠駕樂志西山西

舉山詠

予與居舉山著論若秉鉞崇孔峻極天析義微入髮一氣騰騰至觀之浩兀兀靡念入寄室爛銀如滿月君本英雄姿復識造化骨吹呿風雲生蹴蹹龍象沒溥遊觀世界欻駕華野槊如禹平水土不獨事剞劂王道近折枝其業易反掌屢見不言事三宿晝始出老就識獨難避去倏超忽若彼優曇花一現不得焱徒令齊客卿見也以辯度

驪山溫泉

前水異後水新流非舊流烹煎是何人爐鼎那與謀將無煮白石欲化丹砂丘玄魄既消蕩眞陽自騰浮滌鉛去其脂洗汞抽其油二物既和會黄輕乃可收始知熱沸中内藏清涼投倘一遇阿母應知發火由李生不時来汗漫誰同游

金子山道中

山形本璀璨金銀狀交驆金山峻而倨銀山俯以園尔從太素来與道相蔽虧受形不得已待盡將何時十萬八千年荒哉紛崎嶇一士奮袂

諍世界邪有涯鼎鼎百年身與山同是非受者何足待盡者誰與期曠哉大道中泰山等毫鋒胡拾尔近累逐事窮源追傍有騎鶴仙徧聽兩人辭奇哉行路中有辯如惠施揮墨洒石壁蓋鳳與蟠螭嗟嗟後來者誰為鍾子期

金像寺僧索詩書與之

昔有高世士千載為益友任眞陶淵明菊花常在手亦保千金軀聊付無何有千春百世名家落一杯酒惟有處士心耿耿照窓牖

再遊報恩寺習靜

自我辭紫禁二月弄白雲忽爾開雙瞳見此了了明不可遺者世不必出者塵皆云悟一乘無乃醉六經

别孫槐溪赴寧波太守席間限政成還朝四韻

孫荆按節過奕秋笳鼓競逢指甬東雲新承英主命逝將俯雪霄廻車輙石鏡含香舊仙侶延佇報嘉政

長江浩東注掛席片風生何時拾海月歌動榜人情南斗取酌覺牽牛可驅耕疊疊濟時才令名從此成

洪流浸碧影倒掛四明山使君乘五馬出入海雲間風吹珊瑚枝雞鳴若木巔相思採桑處煙熳行春還

三山望超忽一麾何岧嶤平海策假儻談笑淨塵囂徒令王許儔雲路空相邀功成合符急旦夕歸 天朝

隱賢巖詩在縣西界地名尖山清

迢迢青牛溪湯湯白馬津金山控以帶寶峰鎖而紉中峙一峰秀卓拔千青冥巖少蔚蒼幹群阜爭賓臣鼎立顧兩峰秀色參相臻斯應產佳士胡為久蓁煙閑有稱雪翁不知何代人同時偕五老徃來此崖濱想來閉塞運刮朵後吞聲迹代已茫茫誰將文字詢獨留三字題隱賢巖如新牧豎拜知禹狂夫過寒斷我愛隱賢巖種松護其青種罷從王事歸來雪盈巾忽忽隙駒

光短松成長林勞生何以堪今雪非昔真倚崖歌一曲流水桃花春

灼艾閑居貽馬宜泉 三首

馬君蓄多試未即虛豁豁以道推廓之始識生死大性歡證易麤命欲驗易髮二易未臻妙蒿目望五嶽

五岳為君開道不在天台山東捉馬去師尋躬子來性乎命為體命也性為骸倘非過上根恰恰慎辭哉

是日暑氣盛小人矜末疾晡晡一室中旦夕想
君實將期潦水收松陰控潭寂扁舟對溫雪示
我以何意

答何克齋

逍遥養生主人間世註子初受金母訣復遇木
公指無來報德者善能用大矣輪先懸於虱雷
聲隱諸蟻郤來觀南溟水撃三千里

和劉怡溪觀漲韻酬鄧子高龔進甫

結髮與君遊去作墨卿于官况貧更貧天機指
非指有時與一動化作長歌矣芋裘鯨艋舟聽
者如環蟻令成兩雪翁坐看秋潦水
天際白鳥飛塞上玄真子五湖煙雨深一葦縱
所指見之不可留放去更遠矣倚伏付塞馬陰
晴與垤蟻萬事掉頭中喃喃讀秋水
潮急汐亦及晉是帷舟子朝津白馬封暮峽青
牛指來訝急湍者復喜廻瀾矣山僮謹若蜂市
女散如蟻獨有舟居仙著論名觀水
同子恣晚眺西隣子馬子因兹觀漲間喻我濟

川指觀漲以道也濟川用舟矣紛予感渴鮒又
復嘆擅蟻悠悠物理心奚止亟稱水
秋潦初發時招招呼舟子涇流既以大兩舍不
相指逮將逼其廬酷憂地裂矣心體本大鵬有
累怯如蟻誰令河伯君不自多多水
河上有丈人胃水如抱子視身如虛空觀物比
駢指持念入平等會物為己矣丈人小吾儂吾
儂小螻蟻能嗤垤中海來哂矜秋水

江干精舍成寄貴鎮蔡敬齋中丞

懸車六十餘知非逾三載宿尚已無成老至復
誰悔素業苹不忘荒徑如有待田無故侯瓜水
非客星瀨竭來締遂廬析壁引無外左肩撥梧
琴右挾隱几籟如何同心人遠隔竹郎凱王事
有經營慨若嘆時邁德音發尺書慰我沱江隈
蛩蛩聞谷響止止息群駭我思作報章因風寄
蒼靄慙無一言要以中衆理解

晨晴穫稻園田和陶作

粗涉衛生書引我遺世端世寧可遺哉曠墮心

匪安人生業有常俯仰得大觀鳥出求飲啄蔣
暮依林還田家急春播望穫逮霜寒物各歷自
養食我勞曷辭難古來達生人足已無外干不見
貧耒翁時有孺子顔但滿囷中秋毋耽松下關
勸矣拾秉侶當夏寒雨嘆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松桂篇贈潘萬渠憲副

南山有松松有枝夫君愛才如子期北山有桂
桂不蠹今我思君新結束江東萍實大如斗剖
而食之名不朽三尺水底照錦毛不若千仞雲
中苞食梅得酸食荼苦途上行人可爲禹臨別
贈君雙寶刀平居莫示五陵豪可恨別君太草
草雖有緒言向誰道別時楊柳盡凋枯未攀松
桂先踟蹰

贈彭生之官嶺表

君家瀟湘上日玩重華文手携斑竹管目送蒼
梧雲褐來出身思奉主相逢貽我以芳莛別君
一年不改操恰似小山叢桂樹桂樹何團團炎
州白皓皓過嶺酌貪泉方知爾懷抱胸中磊砢
君自期一官嶺外寧相宜會須報政來京國預
使衡陽一鴈知

眉山歌　予辛丑之春遊大峩到京語諸人其勝有勸予作歌者歌作于秋之

白帝昔稟鴻濛匠鑄錯江山排罔象赤髓溶成巴字流青稜幻出峨眉狀峨眉兩片翠浮空日月跳轉成雙瞳美人西倚映碧落崑崙東向懸青銅嘉陵黛色何窈窕暮雨朝雲青未了力士空埋玉冶魂王孫暗轉琴心調可憐烟霧下汀州望望行人芳意留香象渡河春淝淝碧雞啼曉思悠悠歸来悵恨高堂趾不願封侯願遊此錦繡洪都美畫圖神明壯宅嗟疑似憶昨路逶

迤為中寒寰遥指白雲峰蟠霄拓地開南紀鼇吼鯨訇追巨踪此山疑有真靈住此地遥疑接玄圃天上年年種白榆人間歲歲飛紅雨白榆紅雨異凡仙放光臺上一茫然百千萬刼僅彈指七十二君皆比肩雪嶺星橋何小小銅梁玉壘何眇眇西拈優鉢影團團東釣珊瑚光杲杲蒼頒灝烝有誰同盖落襄王一夢中塵心祗會題紅葉素業先須訪赤松白龍吐霧成海水青鳥蚢花供寸斝我来踏遍八十四盤飛雪之奇

蹤一洗靈山少年恥長卿多病在臨邛傾心縹緲玉芙蓉抽毫擬作大人賦折簡應召無是公

仰宸樓為張陽峯閣老作樓名鄖黄山尚書所題也

君不見荊南作賦千年事胡為高樓眼中起茲樓可望不可登巫雲夢雨相憑陵崔嵬岌嶪壓江上勢如鯤化之飛鵬使楚大夫授簡服膺安能提筆寫千雲倒影之凌兢山中尚書来曳履大筆如椽表樓字樓中主人侍　紫宸仰宸之名輝千春輝千春侍　明君明君賜有光回碧

落之金文瑶光御氣通氛氳胄子青衿羨稽古王孫綠草嗟離群俛南荊之弘敞兮動仰宸之新作背九嶷之巖嶻掛七星於高閣龍飛漢水握乾符鳳翥南山舞韶樂君臣際會信有時江南八詠之作胡為斯堪憐乎西北之樓織綺黄中宵佇望河無梁

陽峯歌

君不見江上陽峯拔地起氣吞夢澤八百里朱鳥鼓翼棲其巔得號陽峯亦因此或云黄帝鑄

鼎於君山丹砂飛入太清間七十二處藏靈尊陽丹一粒封嶙峋題之白玉椷守以朱陵仙靈光下照三千秋洞庭不敢生波瀾武昌市中吹笛謳忽騎黃鶴來遨遊晝登樓以窺望夜憑鶴而潜偷朱陵老仙叱之去令人搥碎黃鶴樓至今大别孤山鎖東宇茫茫欲遏長江流陽峯定何似秀色滿清眺楚王昔遊雲夢時陽峯半入烟霞裏徒聞陽峯名但得陽臺爾至今雲雨暗西來百道流泉滌蒙泚我歌陽峯山靈異不可

言下生大賢人世輔軒轅孫手扶日月行黃道大明麗天光不老要待朱鳥威蕤韶舞成歸餌峯頭黍珠好

送胡侍御督學金陵 代作

秋風吹人顏色老捲藋飛蓬何草草聞君黃紙下滄洲白日擁送都門道酒酣中激歌浩歌群吏園東如君何自此吳燕兩相望空見海雲生白波

賦得鳳凰臺送胡侍御之南京督學

豸冠侍[illegible]煙手持紫書出建章非關[illegible]求豺狼要跨高臺羅鳳凰鳳凰雖去臺猶在臺下澄江流不改夜來一匹氣如虹散作人文生五彩眞人昔起臺之東從游盡是文章雄一鳴一和調律呂宛如截竹崑崙中醴泉作漿琅玕飯鳳凰歸來歲非晚臺前瑤草生碧滋江上瓊花尚堪搴看君騎馬下揚州登臺思撫鳳凰遊休嘆王風委蔓草要令得士如西周君不見周家舊京在豐鎬丹山九子興周道爾從緱嶺王

笙吹徒令後世思鳴鳥

元旦夜喜雪歌

御階走馬爭鳴珂侍臣早識 天顏和朝回休沐無一事拂舞但作陽春歌陽春歌罷望高臺白雪霏霏如落梅杪時點綴羅衣濕半夜依稀王帳開醉後一聲天宇徹傍人稱是歌白雪梁客園中漫凍生郢人江上空愁絕我 皇是時居法宮齋心正欲迴天功剪瓊忽滿迎春勝府玉徧隨解凍風太平有象今如此周家黃竹胡

為耳萬歲山前積漸高太乙池中吹不起積素凝華恍曙暉明朝猶得映朝衣未期向夕金遲燭膸借瑶光策馬歸

登崇文城樓同孫季泉王槐埜蔡子木作

燕京六月暑未過歊蒸逼人奈熱何陵晨折柳贈行處趍友登樓時作歌登樓望遠遠不見千里浮雲起當面萬户簾櫳雜管絃九衢車馬馳雷電雄圖壯觀常如此紫塞滄溟相跨峙太液波寒閶雨鳞閶門星送觀風使吹來何處大王風園扇歆掛樓之東談心三子悟上乘極目一鳥迷長空空中仙樂嘈嘈鳴疑是群仙朝玉京徒聞弱水難徑度使我遥望飛心情驚心情聊醉酒蔡郎新自會稽来梁君五噫今安否

賦得孫伯泉所畫墨菊贈蔡子木歸吳中

誰畫墨菊孫伯子坐令炎熱生寒姿烟中蓓蕾不知數霜外葳蕤三四枝往喜與公圖醉菊酣暢秋容滿華屋今番拈墨始入神越女清溪寒濯足素光蕩漾揚氛氳絕世獨立非前聞中郎正向吳中去但捲名花持贈君

送眉山高進士令隴西

峨眉山頭半輪月照子著書初結髮朅来射策乘青雲新月一眉常伴君我踏眉山太古雪月下逢君解羅襪君今試邑入秦中把酒共月燕臺東談山動君興指月贈君行試引隴頭水拭拂水中萍水中明月夜天末故人情

送汪子

燕雀困短羽黃鵠矯勁翮勁翮摩南雲下作金陵客金陵宮闕何嵯峨鼎中龍去空江波我有白淚湛如水歆洒遺弓杳難似

望陵臺

見餘古主城南臨望陵臺臺流水當臺急野火上枯蓬回回旋花風吹水水歆凍絲絲落梅雪颭火火將滅日暮停車風雪中颯颯回看飛轉蓬望来迷郤漳河道遥想當時千里草

𩕝臺歌贈别劉給諫

使車十月離金馬暮過岧岧𩕝臺下空梟如鬪

鸞鳳音途中不遇猖狂者阮生猖狂眞可哀半
癡半黠誰能裁千言萬論盡聒耳獨憑一嘯明
其懐開懐問孫公孫公益龍鍾熟視兀不語
木澄英風吾能會其意拂衣下山去孫公送阮
生一嘯抗自舉吁嗟孫阮自心期淒涼此意無
人知可憐千載不相待只今惟有高臺在雲邊
影落蘇門山草際烟浮百泉瀨與君相别在新
春君去遊梁我入秦洛中名士如相問今作區
區青眼人

送焦令之太原

匡山讀書爾何苦直欲乘時報　明主陰符百
字暗中箋渾脫千金醉時舞本期述文兼著勲
那堪作吏向河汾會須密宰知民隱莫學梅君
厭世氛

燈夕洛陽宵行至新安

洛陽昔當全盛時能使遊人花下迷萍客相逢
重意氣華年初換惜佳期葉生堦下數方滿鏡
飛天上光今現都来一夕落梅風吹成千處張
燈宴綺匣人人把劍看瑶編户户采詩傳星從
浮蟻波中轉斗傍游龍火裏旋此時匪但治遊
子安知不是郭與李可憐勝事如飄塵蕩盡流
風是伊水伊水有驛驛有樓何人今夜鷓鴣來
新安城頭急羌管行人下車月猶滿

渡河謡

渡黄河兮泛金沙在中流兮忽思家年光一逝
如斯水君聽箜篌之所嗟

澠池會盟臺

天狐夜射青麟死天下諸侯愛牛耳完璧城邊
走趙人擊缶臺畔聞秦聲池中夜浸一片月年
年草緑春風發猛將鞬腰取豹韜牧童扣角来
狐窟

魏公草堂

有才不到青雲前無心常傍白雲邊白雲青雲
右流水魏公草堂今在此嵐空烟斷鳥飛遲雪
裏溪寒客路迷庭前忽見幽香草揚袂臨風折
一枝

桃林驛

周王渡河得天下奔牛盡放桃林野王曆傳家六百春柱下老臣西入秦青牛一隻渡關去桃葉桃花空水濱

春日遊華山

望華山迢迢千仞不可攀青蓮削玉浮雲外白雪堆塩翠霧間翠霧浮雲度飛鳥黄塵壓青鏡春風曉銀甲彈箏芳草傍金槽壓酒垂楊道垂楊近拂枝芳草遠生滋夢登天姥為金粟醒入西山採玉芝玉芝玉女洗頭邊金粟金仙印掌前人從槎上新浮去舟載瀛東竟未旋雲臺梟梟緑蘿裏中有一人談不死花外紅泉度晋人松間華髮為秦語晋人秦語幾恬喧萬壑千崖老睡魂龍爭虎鬬無窮恨狗盗鷄鳴不足言雲歸廢時如流水壓起巖關一千里髑髏臺上蝴蝶飛靡靡無澗底鸑鷟起乍鬧歌動雉朝飛同遊數子立斜暉待予暫解邯鄲急黄鵠騎来住翠微

遊華山至華州夜飲王太史草堂醉中留別

昨日遊華山烟霞濕我衣今日到城郭人傳丁令威城中十萬户獨數郭汾陽新從破虜還裂土封為王藍面堂中坐相公美人驅出依花叢何不喚来為我歌春風歌春風飲秋露我今醉卧依花樹夢中疑是渭城詞耳邊又似梁州曲葉未緑花未開但將急管為予催春風一去生白髮使人難上青陵臺須臾酒醒予亦趨王子見予笑不止此是青蓮太史家那成白羽封侯里太史城隅坐草堂青槐翠竹儼成行鵞鸞群夜寫黄庭字鹿柴朝題明月章巍巍華岳今如此太史胸中亦當爾王子嫌予醒者言把酒再勸醉歌死飲君酒後誦君詩朗如白玉臨青墀天子待女書萬世之是非故山淹息將奚為握蘭東壁侶楚楚遥相思待予即返關山巒為取風流一賦之 柴音豸

薦福寺贈別趙中丞

長安春雪落片片薦福寺中設高宴出城淡淡

風飄衣入户盈盈香繞殿塔上題名知幾千春
風幾度酒杯前平頭奴子吹急管流塵未動腸
先斷復有古栢三四株舊物獨取神明扶客來
此處駐征馬何如折梛灞陵下灞水滻水皆放
流行人立在曲江頭行人欲去主人起主人但
使行人留主人重客若千金意氣不數平原君
幕中定足敢死士看他塞上除妖氛

臨洮院後半壁古城歌

君不見秦城萬里如遊龍首接洮河尾遼海三

堵龍頭勢隱轔至今不共山河改何時山外起
新陴圍繞古城當户楣相逢若識桃源叟應憶
當時征戍兒

臨洮院後較射亭放歌行

東風吹泉作酒香洮水射河河水黃落日正掛
崑崙傍手彎勁羽欺垂楊借君廐上三飛驌驦
海蹴蹋蒲萄騠黃鵠高高摩青蒼彈來一曲堪
斷腸有女肯嫁烏孫王

李劉二廣文載酒訪子西岳祠中（二生皆鄉人）

蕙草風吹[illegible]桃毬車載酒訪林皋成都故人
倦遊遨作使玉門新解綵草玄未畢空二毛三
月臥病鄉夢勞亭亭華陰縣與子常相見嚶嚶
正相求况復在高樓仙人掌上雲怒流不須懷
古徒增憂攬君翠袖為君飲明月彎彎青海頭

綏帶雲山歌青華山寓居道院

作客不知花鳥閙臨風綏帶住雲山瀑布流前
濯纓罷禮星巖上振衣還束帶中朝陪墨卿十
年虛負雲山情娟娟嶺畔新月出始照幽人谷

口行野鹿呦呦走逐逐山鳥綿蠻斷還續揮鞭
長樂落花前何如綏帶雲山宿一年三秀待君
來五粒松花落滿臺江邊老去陶元亮日下誰
招褚彥回雲中孺子動雲款雲山寂歷生雲濤
五陵烟雨空碧落三輔繁華哀舊蒙入山先解
故牛皮鼠臂蟲肝奚爾為看子從此拂衣去知
君後日重相思

沔縣武侯祠

定軍山前逢故老百年誰識荒山道青驢結蓋

重問津一来弔古一傷神時平不動蛟龍氣野
曠空令烏鵲馴白馬綸巾墮清漢星光夜入銀
河爛王立烏橋一羽毛締觀塵世如秋毫向時
聚沙聊戲劇今古悠悠俱辟易玄菟長護戰旗
殘山鬼深藏馬行蹠襄陽耆舊盡彫殘蔡水東
流不忍觀椒漿若下雲中與應記從軍舊鄉懸
夔雨羞雲滿笛風三聲猿落豑林東蒼凉薄暮
無所見遙想當時龐德公

寶雞縣阻水遇白楊隱者

行旌未度大散關搖鞭先指磻溪山鳥鼠山中
雨如瀉玉雞河上停征馬王雞飛去已千年流
光又送金台仙山河城郭只如此白楊逸人重
洗耳逸人本是英雄姿夢中猶記驅胡兒遇人
已投盎芒字對客惟談出塵事相逢即贈飛英
丹欲謝時人去不還莫作城邊一黄石使我佇
望空躋攀

力士怨

青銅冢黄金牛香骨銷魂盡西陵王氣收水悠
悠東西流蜀絃啐咤三千秋杜鵑之血如守宫
年年泱灑青林中

雲中太守歌 為孟津陸載題

雲中太守何翩翩歸来但掃落花眠落花壇臨
孟津口白垪蒼波稱釣叟門前車馬又紛紛此
翁惟視南天雲雲裏高臺已如掃風前治苑徒
空閑空閑金埒隨山溜復道豐阡成野堠已令
機鶴調中悲不放斯獒草頭走洛中勝事先自
知塞上風煙那復為冷泉浣竹離披長耽與檀

郎寫楚辭

孟津楊氏慶雲草堂歌

草堂主人最孤早河洳尋墳愁絕倒輸囷抱日
流五雲氣氳指墓鷲三老雲今散作百花煞主
人築堂百花前中唐太史鐫銘去高閣文卿作
賦還春風吹花照空碧晝錦鋪雲承履舄誰言
貧賤阻歡娛翻遣哀榮説今昔昔年主人侍明
光今提一旅蒼梧傍我来却值春風後山雨横
舟孟津口主人有子如仲容七絃邀客歎相逢

草堂聽徹卿雲調醉看南山六六峯

潙山吊張魏公父子墓

慷慨嘗談紹興事魏公壯歲仲臣義宣公講道四十時萬馬之群出良驥吁嗟滅敵老英雄復見法筵龍象空故鄉虛掛紫巖月大潙老樹號悲風秋叚尋墳撥草者正爾公卿後來也嘯咤豎儒幾誤公抗志當年氣難下放逐今爲楚澤臣舊墟惻愴如有神公家父子應相笑亦是東西南北人

仙眠洲雜詠和李太守匯湖

澧水悠悠春草生洲前一枝蘭獨明幽香不共水東逝未遇王孫空自清如愁塞北離鴻影似避湘南早鳩聲翠被老仙來鄂渚月中眠抱不勝情

望紫栢山

紫栢山前車馬道道上紅塵滅飛鳥塵裏行人不知老竭來幾度懷山好年少懷山心不了年老懷山悔不蚤君不見京洛紅塵多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

紫栢山僧堂次前韻

關分黑白龍江道紫栢亭亭宿雙鳥山中逃名人未老燒畬汲泉身健好壯年來遊自謂了老至生憎脫筒早君不見趙州之樹枝葉深堂前草長消檀沉

飛仙閣次韻

飛仙閣上玄珠侶千佛崖前色守水夜來取水滌玄珠劍舞幽關鶴鳴畢我家本是乘虛人青鞋初試黎杖春振衣忽到凌風館不傍桃花空問津

宿土室

幽人三徑秋山暮諸子携琴夜來宿有書欲寄天涯人賓鴻寥唳歸何處

謝侍御喜楊升菴寄贈棋勢索予題詩

禹同滯史闕智書萬里注寄東山初鴈度瀘江看一鳥烏栖栢府解倠鯈府中仙郎閒隱几晴覆手奇巧相似聊隨馬目逐斜行真成虎穴能

探子堂堂黄石夜傳　来握機星斗羅昭回袖中
奇器心相許月下清樽誰共開清樽奇器霸[illegible]
署恍似山陰手談處賣卜城中父老文賭墅[illegible]
上風流語保角依旁馬季真遺三將七漫頻仲
山中爛柯應相問遥想英雄老此身

送謝循齋侍御回臺之作

春日春臺送飛鳥江草江花出香陌夜来明月
樓上情城南錦字機中擲機中千縷對流黄相
思欲報明月章花神冷淡滄浪外劍氣縱横北
斗傍憶昨相逢暮山道談兵擊筑皆傾倒別来
俯仰三得書襟期嘆息忘人老奇才早聞道愛
君深護之買花澆酒盤叢社買絲繡作青驄嘶
試君清路塵被我紫萁草新荚搖風歲未央思
君滿月心長保

送吕生還中江

来從何来去何去江月山花留不住聖水崖前
夜送君一聲響徹良知曲

青門謳行

青門謳青門謳天上繁華繞轉頭青門樂青門
樂園中瓜熟無人奪或賣卜於成都之市或[illegible]
羊于金華之山座間老易誰同參青蓮太史揮
毫拈

江上三峯謌

白龍天矯飲鱷潭鰲呿夜掣東溟若海上僊人
醉露桃花[illegible]三點嵐光落珊瑚支拄魚眼紅皺
波瞥挽妝濤風琅綵鳥戲翠寒滴鶴翎灑影青
園中嵌空倒鏡扶桑户錦扈斷春香玉砫石上
曾孫開竹書菱花飄入晴空兩曾孫釣海深濡
踝嘆世酸肸葉黄皺書中伯王術不朽回首綸
竿繫左肘

内江城西聖泉歌　諸子餞予于此

石髮拂欄醲幽泄龍子夢天忍鄭質金沙朕朕
苾靈古玉輪破波山鬼叱鐵絃彈空響劈劈寫
入媧皇補天瑟芭娘提携與屈膝渦雲縵楓叫
霜鷁石燕和泰化為鳦濺珠噴盈悃如失誰[illegible]
舳艫載湖光倒取麴缸看[illegible]業

南津公館

南津嘔啞聞秋語濕擣黃焦掩幽處關門夜開稻花香爛河曉洗流雲杼蘆笙含風滿蕈花出門鼓葵田麻麻嬌猩葉舞一蝶墮似惜清翹浣沙餓

成都楊子雲洗墨池

黑鱗拔浪遊奇門靈烏下掃腸泔痕幽蚪吐水沉古影武擔山風珮珊冷魂迷瘴雨芙蓉濕俟芭噴腔三斗汁黃金蹴地吹作灰商鬼萬城泱花澀

夜飲郭宅分韻得寂字

土龍填湖小波寂星收閬聲光歷歷白鳥睡鷺柘寒滴葛輕公子巧中的蕉飛洗襟盈浙瀝青亭畦中坐東皆城上割風學吹笛

城東丹華洞同諸子及諸弟各作

翠厂貯窨蔭綠江浩長春芝田壞飛火蓬澇秺生人銀濤風檻白亂馱空山軜輣土花破洞中琢玉鐫仙郎夢入青城色仍餓溜蒸五芝夜添耳鷗背乘風摘山髓羊求之酒愛季詩摩盡清壁氣橫紫

長山館中讀白樂天長歌行有作同梅生及仲通弟

長山山上香山詩我来醉酒長歌之歌長酒醉眼迷離吐出狂言君莫疑香山老子曾學道四十七時未臻妙功名富貴是底物坐向青山羨年少縱令年少富貴多太山毫毛添幾何景公老死千駟下何如二子西山餓男兒要當出有益不然南山霧亦得終不似前作碌碌將人家

國付一擲顏生得道身方老不比流光空草草一彈指萬八千年鳥用長繩繫蒼昊偈来南昌仙尉孫阿雲叔度明乾坤同予翻却白家案為側傾倒吳公樽

昔遊篇代作送人歸關中

請君暫停蜀國絃聽我薄陳昔遊篇昔遊從何起乃自長安里長安鹿蒸使人迷中元上巳烟花齊紫絲五尺控青蹄落英半蹈成香泥朝望

青門道暮籍霸陵草鴈塔風生桃葉開朧湫雨
過蒲花老合歡樹底連袂歌五色瓜田紛履過
玄閣悲悽老將至靈臺夕宿夜如何少年感嘆
東流水長安繁盛竟如此摩娑古經幾片石日
夕逝天望君子此時與子俱婉孌隔巷相聞不
相見即今離別重相求使人太息追舊遊舊遊
不可說搖落不堪折玉壺酒冷岸雲低獨抱秦
箏與君別

題江城贈別卷二首

王孫谷中春草綠檀郎下馬壚頭宿玉壘山前
北鴈飛白皙少年青騎歸歸鞭遥指五雲樹迢
迢路遠題橋處買得機中一片雲錦心三結持
贈君

龍吟一聲山月白江城十月送歸客枇杷花飛
琥珀滿千里青蘋强射眼石犀水冷錦盤嫣龍
脂鶴筋吹不燃郎君瘦腸辛勿吐浩歌南山吹
作土

青泉歌 為游長史作

山中有泉人不識一泓深貯青銅色青銅照膽
動人嗔此泉照影清人神下有白沙數里留鳥
跡上掛枯松千尺飛龍鱗光涵本無像虛疑不
作浪百年淡泊委平夷萬峯寂歷誰搖蕩靈源
本自出岷山別通一竅涵自然王孫識之自何
年不與當世王公傳舍之薄遊今來還嗚呼山
東河北多汨汨驪山太温徒太辱王孫倦遊春
草綠歸来結廬伴泉住

白坪歌 為高方伯作

青坂赤城雖有名請君聽予歌白坪白坪杳何
許乃在資江之陽桿樹之里群山矗矗中藏此
造之類白其平如砥壘壁星廻俯偃旗梧桐枝
散團生子青鳥老人始相示百年多士從茲起
中有一人髯且長口誦六經過鄖王巳收諸卬
懸左肘復揷踈梅清北堂我從主人坪上宿面
面烟花江淨綠漢家暫免牽將軍猶抱靈文夜
中讀君不見太玄白首壘為池桃歌抱膝隆中
時丈夫出處各有意竭來因作白坪詩

枝江名宦歌 為高太尹作

君不見荊州蕭蕭白楊老古墓纍纍覆荒草不知何代侯王墳姓名已沒車馬道又不見百里洲前走辦香兒童父老知高郎高郎官就空歸去只留名配羊襄陽高君年今七十數紅顏雖變心猶古作官不愛金滿籯感人能令淚如雨吾聞成都富人載金錢求名夜扣墨池邊子雲但掩法言臥天荒地老無由傳

題錦江別意卷送李侍御

諸葛壇前栢府深秋風絃管別離音井中結字箋千幅機上抒文錦一尋兒男已遂澄清志心戀承明難久次来驚天上驄馬郎去攀日下皇華使玉壘銅梁離碧波杯前萬里奈君何他年問俗熊軒至見此卷阿一矢歌

送霧中山僧

霧山中有雲寮子楊枝幾滴西江水為讀貝輪一字經勘破玄文六千紙相逢落落與騰騰後来蹤跡誰能禁會有人間習鑿齒應識僧中支道林

重陽惠酒歌 為縣令王君作

江州好事已名高今我之遇尤其豪只緣往會曾聽法莫訝相逢即定交頃来一見一傾倒立談五車雄未了濠梁閒指逝遊魚稷下銛鋒落飛鳥憶在西清章易初君守御史何軒渠人忌覩年丁有尾徐觀楚澤包無魚袖中短長二三策臨風掛向南箕側雞鳴風雨亦喈喈猿嘯三聲入蜀来一劍欲施盤錯處百靈應護豫章材

九日薰莜水一方懷予送酒渡滄浪鴈啄蘆花依錦水鷗御松子落華崩垂老歸来思避俗圃田新卜無高築抱得醽樽不即開樵點奇書與佳菊任達我無元亮眞君才十倍江州人暫停秉燭霎談塵為阻維摩示疾身道人示疾心不異擊皷吹螺皆法事三徑那由得就荒九秋雲物肬清光待予蒸取半升鐺中一粒粟與子掇英醉酒無弦琴上操羲皇

項余傷秋懶吟近喻二句九日無賓門徑荒落莫動謳吟之思因有惠酒之作王君同道黄岡人為御史有名矣已而落去因不挺官而留

心民事若饑渴之于飲食其治內江風力健矣
子所牯察心甚重之故能敘其美而詠之淡節
綏聲辭情篤矣寓入君蔔中示四方士
知予于王君頗自賞俊其亦有感也乎

和葛仙翁箕筆二首　附箕筆云先后二天結此者桃憁霊霊排

外假千里罡風來道遙方寸乾坤任上下
撒弄泥丸運河車抽添火候同陶冶丹成
無處不神通方悟藥爐在易也　樂考槃
兮矢弗曰卧雲吸露依林樾幻身已作端
頭萍禪性應如潭中月都將世態付不聞
只弄玄珠猶未歇碎衲破裘足生涯從來
天地有
啓關

寒山拾得何為者哆哆和和同弄假直上天台
坐磐石不乘佛車上中下有時獨唾三界輪或
罵聖僧小陶冶豐干饒舌傳世知此是大心凢

夫也
太上教我豈不曰上士不必棲林樾幻身悟得
即法身水中月是天上月刹刹塵塵無不入煩
惱菩提皆了歇誰將予詩老秃屑要和寥天高
宮闕

嘉瓜詩酬姚掌石

仙人騎鳳飛彩霞月中来玩東陵瓜藥蔓蓁蓁
承露華徘徊冈遺雙丹砂化作同蒂駢開花結
為竝蒂雙垂ㄧ長就刺刺凌風又夭夭頃刻成
雲葩明晨園丁駭且誇摘獻紫閣仙郎家仙郎
貽我嘗其嘉我聞仙人之丹擣冶二氣陰陽牙
粉提刀圭細無櫨和以王液忝米些中藏萬有
賒無涯根莖節苞枝葉花果實希種還復芽一
粒之量崑崙奢百億三昧非有加此小遊戲驚
群麻安得逡巡酒一蝸呺瓜醉轉紫河車

戎平行并序

序曰聖人作而西戎敘乃自古記之矣夜

郎牂牁犍為越嶲諸郡沅涪瀘江青衣之
所包絡戎雜居之率服荒忽雖同覆育之
中未正賓臣之分而最獷董頑梗煩有司
之鍥刖則都蠻其尤矣按地志都蠻在敘
郡六縣之界孕育蕃久喜殺讐我民惡稔
不宥語具蜀臣奏疏頃都御史曾公奉
旨討罪平之以其地為治於是諸戎讋戢
北逮羌狄南聯猺獞無不震懾非所謂聖
人作而西戎敘者乎曾公於　上服膺之

初率先拓地稱能臣矣客有謂予曰平蠻
之功豈不壯哉夫自漢檄開僰之諭逮宋
亦著誓蠻之作千餘年間傷警未寧豈不
由此醜類未盡之故哉聞之宣德時合六
縣衆一大創乂而平寧者數十歲嘉靖以
來耳目覩記師行捐壘而返以安輯報者
又兩舉矣在綜核家俱當負失利之罰而
邑井騷削廩虛伍缺卒無任其責者豈不
可慨哉

皇上承御　冲睿凝命方隅之臣皆顒顒精白
仰荅　成命而西川之功尤為表著者由
公知道又復知兵也夫是役也以圜充書
乃兵家勞師之忌而動不踰時役不再舉
境内寧謐師中暇整宣捷普　恩讙動
朝野皆盛德事叟舊臣也宜為之頌予應
曰頌乃以功德告於神明此有位者事非
予可代客又曰叟當為碑應曰碑或出上
與又復庶尹官正下逮童叟聯儷屬意乃
俾中郎北海之倫執簡抒辭耳事尚悠悠
亦非予可獨任也無已則予史官也採詩
史職也其為風人之辭乎乃作戎平行六
百餘言小序曰夫戎平行者賦開府曾公
靖我邦土也音辭跌宕文近爾雅繇軍供
奉之駑雖未遂方而任華劉乂之鞭可驅
祇役間序富順令途中制蠻之計事出實
録文不加點可謂奇之又奇公之成功兆
决於斯乎三川葩藻洪筆之士欽歌賛公

美有不與予同聲者乎客讀罷喜謝曰壯
哉叟之為詩也夫頌在斯矣夫碑在斯矣夫
聖治昌徽戎羌戎底平四海寧萬曆改元未踰
年西戎亂者曰都蠻明年受鉞都御史曾公楚
材生　帝里風稜霜顴頞岳岳俎暑專征類諸
葛九謀五間一日作都蠻聞之膽先落膽已落
猶聚謀九絲凌霄堅莫愁糧糗足備三年求他
山之石皆貔貅劉郭之旅溪浴霧毒難淹留言
未畢大兵至山下火響千霹靂奪險燒積網羅

迷空中忽起九雲梯天兵眞從天上来鳥雲龍
虎何雄哉鴈陽秋蠻人憂月之望夜霄上月之
晦九絲潰掃除鐵城如拉枯弋取蠻阿如匹雛
提挾二将同平吳捷書飛報端門臚 皇情悅
豫 兩宮愉宣捷 廟告羣卿趨 皇帝萬壽
同堯符克國五十先渠脅臣勞 君逸為唐虞
賚 恩自天公傴軀微臣報 國敢𠙽需墾田
拓地千里租棘荊榛成邐邐萬家煙火坤之
隅蠻平待公来何遲噫嘻蠻平待公来何遲再

說英豪出有時上客為予立斯須已未大工索
材旁午公令富順受約大府率卒數百深入山
阻遇蠻劫縣咆哮如堵殺人剖肝折屋以煮公
曰且止予以計取令卒垂手各偃其斧乍出乍
沒散入𡵨岵賊疑兵壓又恐伏拒倉皇乞降斷
頭千簍花劍未怒關馬未犇二豎之首已落如
杵公笑啞啞棄置草莽天人合發殺機先露去
十五稔来墾其土前已周郎今更尚父神機鬼
藏陰符道毋公来討蠻贓不待卜不待卜神告

亡圍中有物憑枯楊美要耶兮稱雲郎自云祖
是諸葛遺青羌遡来千五百歲擊葛之鼓臨瀘
塲諸侯竹立者敢窺垣一方奈何不戢烏能禳
爾乃聞令之開府奇才十倍臥龍翥鳳誰能當
三千幕客皆行将佩干将騎騄耳彼都人士何
方予一身五用穿雲度水袖中三式吞予壘枯
楊忽倒神已逝神既逝兮賊如殪賊如殪兮石
不厲石不厲鼓聲死腥風飄蕭吹楊起夜半無
人問山鬼嗚呼天生天殺聖無知英豪樹之信

有期賦公以才安所施特勞勇智来率師恭承
我 皇三無私動合天道眞男兒誰作頌德陳
功詩老夫但採風人遺要使三川史祝竹枝巴
俚世世同歌思

送學訓楊南泉陞合水諭

向来載酒挈清芬樂隱雲林幾共君君今捨我
欲何去慶陽城月野涇雲秦蜀迢遞數千里仕
路勞勞憶君子今年人日渭城詞明年人日河
梁語垂老多情重別離憐君素絲幾牽衣當途

若有予知己為報山公穀好推

元旦長祥歌贈陳縣尹敬菴

仙人掌玉女峯終南太乙蓮花東生男落地成英雄酌桂酒斟椒漿旦之元發長祥岳靈唱恭風浪浪太丘之家生元方盾頹博吻鼻高昂英物自是神所將忽忽二十膚革强腹中有書三千卷時清不製三尺劍郭李勲名欲卜隣西河獨守文章緣幸值　皇家結網客鳳麟欲藏藏不疾遹來試吏隨風塵孜孜道化先刑律衆芳已喜無鶗鳴循良自有朱輪薦結交義重霆南金相期用比黃流瓚昨宵燎爆闐衆賓今旦椒花媚紫宸樂方齊作求娱君惟待老夫詩句新老夫雖劣氣勃勃如立太華青肆兀横眺山陽美人屋碧落一聲清徹骨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賦得天寧寺塔贈別胡青岩提學

衆沙初果日散寶勝因年孤高疑湧地測候詫中天鴈陣衝常斷雲梯望莫肩成都修石笋相峙阻山川

送劉令之益陽

仙令下南郭高情仍北山祇因懐素業不及養朱顏杜若湘娥浦桃花漁父灣倘遇浮丘伯應乘隻舄還

送周令之寧鄉

星沙望郎吏彼美戴星行共此芳菲日相看離別情繞朝空策贈宓子但琴鳴願及安黎庶三畝不用兵

送陰令之汝陽

陰鏗渡河上瓠瓠草青青伴月臨淮楚隨星入朗陵家留高士榻邑閉督郵亭到日稱三善方奇擅一經

送龔令之泌陽

泌水遶城清風烟楚鄧平爲乘雙舄去但用七絃鳴地帯龍岡逈花搖騎路晴還将渤海政持以答休明

送鍾令之洋縣

漢戍欝蒼蒼關門漢水傍秉鳧君欲渡解珮若爲将薇蕨風霜古桑麻雨露長從今徳星徹夜夜華山陽

送朱掌教之衡山

比容動羈思天清鴻羽高送爾遊南嶽看子戴二毛早樓聊借穏風磴莫辭勞何日凌虛館青鸞破海濤

送冉侍御自按蜀謫官南都

回軺驚蜀道掛席悵南征朔雪欹臺望春濤泊岸情榜人搴海月津吏抱江萍縹緲浮槎與何須負弩迎

和孫伯泉喜諸子秋夜過訪

月出照滄浪聯鑣下建章經過似任俠結束訪孫郎露濕烏啼樹烟飄雞舌香何人鳳城側獨宿夜方長

壽任給諫母

年年禁垣側客戸壽筵開青鳥傳花幙南鴻轉翁杯懐深嶧山宅寵照薊門臺季子歌懽夕爛爛婺星迴

宿大峨峰初喜亭

小憇臨初喜春光落半途饑僧雲外卧老枿雪中枯共守燒山火平分煑茗爐偶然無寐倦逢

曙想黄虞

宿大峨峰頂

平生懐隱約寤寐想南圖此日登臨壯春風與不孤諸天銀色界萬里玉光鋪疑有仙人到相隨種白榆

大息大峨峰巍巍獨擅雄誰騎六牙象來坐七天中雪壓巫廬瘴山吹于闐風夜晨觀日出極目海雲東

題大峨山仙人橋

仙人騎白鹿眇眇玉津橋雲杵凌㛮羽霓旌擁
二姚光通天竺近虹落石城逍拚手辭塵土無
心作隱招

題瀘陽萬晋安竹舍

閒君水作部安得竹為房植檻清風至鳴琴淑
氣香空山抱朴子東閣尚書郎偃蹇非能傲逡
巡不可當

題蟠龍洞天

寶珠峯際月夜夜照空山仙子去不返白雲常
往遝為成天上藥故閉海中關冷落千鍾乳生
光墮野豻

華陰祠居東縣令

新作王門使来依茂宰居烟花松社展風雨竹
床書寂寂春將暮綿綿思有餘愁深仍向夕户
影岳蓮虛

入蜀和仲通弟神宣驛書壁之作

楚狂去千載予亦入峩眉一見壺中老空稱稷
下師青羊傳法肆白馬度經祠蠟屐雲山道風

流眞在斯

漢水

盈盈一水流的的隔牽牛自度劉郎去誰憐神
女遊捐珠香草合拔劍老龍浮嘆息馳光逐驚
波會欲留

夏日同周令謁漢壽陵二首

載酒入滄浪荒陵古道傍野圍河潤緑天帶夕
陰凉栢散前山麝芝蒸後夜光同遊俱解劍不
敢掛長楊

靈爽千年閒河山四望開空餘帝座裏無復客
星来落日初蟬咽回風短竹哀徒令依大樹何
處望雲臺

贈周令二首

不擾槐陰市閑鳴花下琴看君孟津政似宰河
陽心雨露封山逈烟波古渡深何須上計日花
樹早成林

去以六月計暫將棲息同尊醪動河朔老易付
墻東共指雲間畢那能河上公可憐嵩少近終

顧藉微風

和洛陽李君韻

洛陽李君聞予憇孟津乃作詩私以示其壻上舍楊子予因得睹焉顧李君與予宿昧平生而能相憐憶逐遂慨然和之以留楊子蓋予感李君意而愧不足當也

聞君高卧處白雪掩緇塵獨著憐才語相貽慰遠人青天開尺素錦浪渡遊鱗何日瞻羅襪臨風遡洛神

長至日前陳虛峯要予同觀所製測晷處自以病體力不任周旋而心顧敵恍欲去遂成小詠

舊以書雲役能忘望極心天涯行避影歲宴坐占陰聞子松爲表窺儀線代針繫予送窮日懐興履端尋

虛峯復予詩曰鴛補欲度針故予直戲之

鷲嶺時聽法相隨析妙心根微趣下乗志劣受中陰君握回陽管誰投覗芥針迷方如肓度不向極南尋

虛峯慰予詩曰知君四海心故予自解朝也

夙昔秉微尚幾年江海心風波白日晚流落蒼梧陰慚負匣中劍虛隨車上針重華去千載雲樹杳難尋

至日病居同陳虛峯綦關之作二首

避地不足道朝天空爾心夢回休沐處腸斷越江陰翳翳停機素星星補衲針徒餘方一帙且

夕肘邊尋

之子雲霄侶依然湖海心鳳元生端世鶴自戀鳴陰晚徑蕪苔色晨風枳棘針端居樓百尺夢繞闕千尋

和陳西山冬至之作二首

八表開修景千官擁太常雞人催紫曙鳳管貯青陽建禮聽鐘洽明光引佩長可憐留滯地寂寞對馮唐

客室升陽色芳梅子夜心星杓轉雲漢詩律動

河陰毛氏雖藏頴蘭陵尚賦針與饒灰裏發句
可雪中尋

過孟津次先巳酉韻

回御指滄浪吾家沱水傍苾芻香座穩平仲野
陰京卜世傳關朗交隣託仲光續經猶畏老無
力賦長楊

灼艾靜居懷孫槐溪恭知

吾憶槐溪老迢迢隔水湄關河唐帝渡風雨葛
仙祠銀市題詩館蓮池濯馬漪清秋將物色有

約莫愆期

和劉怡溪觀漲酬馬栗亭仲通弟示鼎兒

潦水勢爭下西林比渡偏巳聞聲撼地猶畏浸
稽天舟楫非吾事江湖興獨憐東山丹室迥何
日抱琴眠
草綠東陵浦蕪肥西塞偏卻逢清野漲又覯導
江天舟楫平安共魚龍戲劇憐絲綸看妙用鷗
鳥不驚眠
浮雲西北馳清瀆東南偏空裏雲成雨江中浪
拍天爲霖霖巳苦作楫楫堪憐藜杖傍觀者歸
來夜不眠
旭日開新漲清江滿舊偏共思逢禹治仍喜遇
堯天驟長不得巳自消還可憐誰人七襄閣河
轉不成眠
驟潦入平川山迴綠野偏牛羊沫入括鸛鷺濺
驚天麻蒯山娃嘆禾萁司穡憐環城一以眺知
君樓上眠
秋江帶潮急雲物亦增偏凫鸛遵飛渚魚鰕逸

漪天臨淵錦浪足掞舸羽風憐何事沙明處綸
竿尚獨眠

金陵送取經僧回蜀

洗鉢長千寺鳴榔一葦灣經收唐藏譯歌學楚
狂還草綠金沙島雲開石鏡山慈航偏易度豈
若世途艱

五言排律

遊峨山發嘉州

客路尋遊便春山雪未消遠期觀瞻闊近恐負

岩荒出郭酲遐想登舟觸静超瞻依霄漢扨朕
發水雲繞宿火雙筒井流沙獨木橋青鸞承御
健列鈌導驅驍助我登高興翩翩入寂寥

周盖澤席上贈别河陰縣博趙一卿（供內江人）

容舍重相遇流光已十年復從岐路别嘆息此
杯前樂自桐君録書仍籕史篇淹中方一卷河
上爵三鱣白馬津頭月蜚狐塞外天英雄空赤
羽壓世但青氊為訪周南滞言揮洛社鞭絃歌
逢地主筋力若壺仙共飲周郎宅同思聖水田

片雲懸落葉一鳥背離筵去後勞相憶鄉情倍
惆然（聖水內江地名）

代書寄許少叅洛陽

避暑非避喧懷人興屡牽未辭朱紱去徒掃北
窓眠望望銅駝陌翩翩綺騎仙千年回首地一
乘照心禪予亦遊方外雄毋草太玄思君南郭
几重注北溟篇

思高峯寺丹華洞有作（在內江縣東）

丹室開朱戶青蘿映幽巖仙人雞犬静逍客嶠

蝛便石瀨吞園浦瓊芝長曲灣峨嵋開日觀雲
頂揭風幡予欲招三老彈琴山水間（洞近葛仙寺）

灼艾静居寄何克齋正郎

君辭佳麗地来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
轶車已指甪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
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覩體即眞如荷葯種已
大杷苗耘正蹏煙波用無盡棹笠傒有餘顧附
玄眞子扁舟縱所於

鼎兒逕飲數君子北舍予灼艾不渡詩代

勸酌共發哄堂

老初行樂便已覺病衰纏安得魚紋少如君鳳
羽鮮菓蔬供室媾尊鱠仰漁田淡薄鳬鷖慇
懃雞黍傳林塘敵避客河朔酒逢仙吸酥收荷
早簪花及地偏請中司觶令莫惜醉如綿

枕上貽徐子敬

英英徐子敬何日上楓宸劍侯夔龍合家爭二
鳥貧滄江高浪駕午夜短燈筲駢閣旨卄稱列
煙辛苦勻對竹無知已惭予湖上隣

示鼎兒

鼎也汝知學吾家有義方入朝休節介處世掾謙光一語不輕發千人無敢當風前脚跟穩醉後指痕僵薦士書恒達愛人心不忘旁通醫卜業餘力扣嚴楊

鼎也汝知學當齊物論差道無千載異言有百家私罷黜胡能一泥潜捨若愚徒分天上籟秖泥井中窺墨翟要先覺楊朱亦導師吾言駟不及寧免世人嗤

示台姪

台也汝知學應依文字通欲超形器外先董語言中析義方知義泥空匪達空孟莊翼孔老今古開董蒙雄辨關千聖微言寄一宗洞庭張樂處瀌莫聽征鴻

示景兒

景乎汝勤學愛惜隙駒忙此日不再得千金難與價胸中無副墨面上少晶光慈母憂遷宅嚴君畏面墻一回研一段百陔已成章若矣城南勸丁寧何可忘

贈圭洲弟

仲通避市喧住傍券溪泉壁卷三乘載房櫳一榻懸携妻要代爨謝友不安絃性月光恒滿心華覺最先定應龍鳳士折節拜床前龍鳳士鹿門中事也因作鹿門詠附贈

龐老妙寰中晚棲襄水東鹿麋雙瀑共妻子一犂同遠識留司馬深心拜卧龍宅平人謂苦擇術我應工今日券溪上此道將無同券溪仲通之居也因作券溪詠附贈

至人司寄券高士隱迴溪林卧觀無始壺天衆有齊東西催各畔南北舉全提石兩龍關險橋雙雀渡迷不識桑虞子誰尋畏壘栖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七言律詩

鏡光閣

梵閣長依禁闕雄鏡光偏接水光融水中大地涵灰刼鏡裏諸天徹相空高蹬象龍来蹴月平衢車馬去從風仙家別有吹笙處璚島雲横繞貝宮

白雲觀

一丘長枕白雲邉孤塔高懸紫陌前到此心澄思出世何年丹熟學登仙花神幾度供鋪錦榆影更番佐數錢誰道暫經瀟洒地絶勝久駐艶陽天

病目戲題并呈諸館長

不學逃名去荷鋤朝朝長佩直承廬新從折柳堤邉過舊在夭桃樹下居東海老儒逢貴達西邛倦客遇吹嘘誰憐病目公車者尚讀三千長短書

送温宮詹被　恩還山之作

瑟瑟金風吹潞河振振鷺羽下鑾坡青門舊事寒蕪盡白社新詩逸思多貌向西京圖裏見路隨北斗柄邉過錦溪機上如拋字定織東皇太乙歌

恭送　泰陵皇太后梓宮挽歌

蕩漓香塵遶白楊銷沉玄夜接青滄鸞笙鳳舞迷仙夢寶馬金車別帝鄉神為賔天先入月工因歌露下沾霜三十六年瞻聖母九陽玄處覲先皇

九龍池

九龍池傍帝陵隈群壑泉澄寶鏡開疑隱神駒精爽動訝流烏鵲羽毛来山藏萬姓攀留鼎燭照千年秘護臺為有香蔡繞松栢故令蟠屈長鱗苔

昌平弔劉蕡

一第飄零竟不收當時朋輩嘆包羞沙寒三畝埋龍塞葉落孤村覆首丘濁水無情流白馬荒山何處望青牛策士悠悠千載恨題詩空寫錦

箋投

送錢通政景山之南都

燕謌調轉聽吳趨千里春風送客車仕宦兩京稱貴達結交十載嘆離居人行水國詩偏麗路遶龍岡興有餘到日新吟綴風土為言賤子待藏書

送孫秋官湖廣讞獄

中天象魏鬱岧嶤黄紙宣恩下九霄烟轉寒灰龍郢樹風張仙樂雜江潮漢濱渡口遊先到衡

岳峯頭望已遥要過子虛觀獵處網留一面惠三苗

送翁秋官見海江西讞獄

湖南使節出天京符騎東春蹴踏輕三户寒蕪烟裏近兩孤麗藻雨中明青衣入市人人喜黄雀穿簾處處鳴但遇江城叢棘吏為尋龍劍倚天横

和内閣四首

獻歳新開萬國朝攡提初轉百靈高銀河影裏浮仙仗玉炬光中湛　御袍漪水浴龍催淑景臺雲團鳳散祥𩂯忽聞黄閣調元老一唱陽春引衆髦　元旦早朝

黄帕飛驄閲御鞍白榆導鶴歴仙欄花明海岳瑶光迥樹映房櫳玉色寒曲盖氛氲珠蕋殿鈎陳的皪水晶壇夢迴禁勿那能覩傳得手容調可看　聖夜禁中

名公獨樂慭名園上相重回奉上尊鷗鳥忘時辭〃社鳬鷖醉後聽雲門梅風細入和羹鼎郁

氣深懸大鋪垣共願七星斟酌滿頓令駘蕩塞乾坤　元旦賜上尊珍饌

天機舊織擷雲鶴帝笥新頒瑞雪春歌竹池中瞻　聖主浮槎河裏渡仙隣紛披望遠摩金狄結紉承恩拂石麟莫是飛鳴千載後復從姑射露全身　元旦賀雪賜織金雲鶴衣

賦得御堤柳送周松崖侍御謫通海

御堤楊柳拂行旌折向南天贈遠征哀怨度聲羌笛管春風吹絮漢家營烟眠上苑鶯啼合色

暗高臺馬去輕君到南中自留滯五株高卧絶
逢迎

和徐學士少湖韻

平城恩廻綺席偏斟金香沸御溝連青絲送萊
匀陳後白玉行杯執法先初林色霽重輪日淑
景光含百和烟此日南宮傳郢唱握蘭誰動石
渠賢

春日賜讌

玉京粉牆蘭臺側茂苑鶯聲草閣偏龍塞野雲
春寂寞海門烟樹夢相連紛綸舊宅青城裏迢

遞名山白髮前未得風胡酬一飯市中屠狗笑
人賢

春日邸舍書懷

和王槐埜夏日同諸公郊寺遇雨作

君向西林興不微我捿北郭見應稀懸知霸詠
依毗閣定有談鋒啓衲扉青樹忽疑青嶂合白
雲徐逐白鷗飛来時炎路塵如掃羨爾相看意
氣歸

再和王子六月三日苦熱之韻因戲嘲之

盧龍山尖紫微參金口泉澄瀚海涵城下火雲
飈不住雩逢凌谷來仍含班姬撲扇螢初度郢
子調鍾雁未南誰謂西京王季子偶因歊暍欲
抽簪

送李侍御清湖廣戎事

君王雲澤楚天開節使星槎漢水来為選瑕張
防北磧故催行李下陽臺楓生巫峡猿聲動日
落長沙雁影回此處若逢齊客賦定將京國上
林裁

和孫季泉喜予至京之作

紫閣清陰滿玉堂共聞才子數錢郎鷫裘夜被
文園酒鸞扇朝圍晝省香方朔著書貧待詔馬
卿多病倦思鄉須君早送青黎火莫待東垣引
壁光

送盧司業洙西之南都

花底紫禁聽鶯遷躍馬承恩似列仙名愧居前
誰不讓道隨南去獨稱賢河梁迥接春雲外樽
酒遥催客路遂到日山川最佳勝藏書定擬在
何年

送孫太守之任潞州

新符出守始臨邊壯志辭家路幾千天脊雲山南鴈度長平征戰北人傳花時渡水歌皆醉雲裏驅車叱獨前

聖主拊髀思鉅鹿期君功業在當年

送閻司成赴南都

南征輕盖拂南薰官重虞廷典樂均河上已藏三世業座中應備四時春靈山芳樹風生户碧水澄洲月滿輪祇待董常傳道後還將經濟答

楓宸

送閔提學水東之山西

太行西望朔雲平按節掄文壯此行蟋蟀堂中兼問俗枌榆社裏更談兵他州已困牛羊賦舊代猶傳晋魏情到日試看汾水上先持周禮答諸生

館中同送人歸江南脩祖塋

賜沐還家背白雲恩光紫閣帶氛氳都官擁傳開春色縣令驅山掃夕曛佳氣卧龍岡上望仙

詞化鶴嶺頭聞為報江南傳勝事曾孫重謁慢亭君

冬至齋居用張學士水南韻

紫禁星河望幄重玄壇風露切霄濃上公轉珮壇爐外博士看灰葭管中月下堦蓂疑測影雲騰罍瓚欲從龍此日齋居將作賦才如韈線愧楊雄

和井尚書几山西園夕飲

曉殿承恩散羽林芝園翳景入簾深青芻抹馬留雙王北斗斟漿注素金露下百篇翻藻思花前三疊醉琴心可但光華依日月為君歌出白頭吟

送王給舍使湖廣廣西二省

禁書新下鳳凰樓才子巡邊物色優遥指九疑探禹穴要攀八桂望炎丘丹砂訣訪神仙令斑竹詩留帝子洲江漢諸侯齊述職歸來作頌效王褒

太原　時嘉靖辛丑虜魁至此

太原城上羽書忙七日圍中氣不揚戊巳壘營逢地綱狐虛日値背天罡兒男競祀蚩尤將父老曾傳太乙方早是陳平出奇計會須聖主顧西疆

和王槐埜卜居韻

錦里文樓接御街綺琬衆曲和難諧龜從卜宅文頻兆鳥下傳書跡滿堦庭石烟雲新少華匣琴山水舊無慊莫是中郎親付與圖書那恁塞高齋

送胡提學之雲南

滇海車書大夏東憐君此去作文翁楚人舊姓魚鬪粟漢將穹碑鳥跡中秋漲樓船簫鼓壯春風桃李管絃工祇應問俗傳經暇嘆息當時戰伐功

和李道長題舜祠之作

使車南下九疑山極浦遙岑杳靄閒虞舜有靈祠尚在湘娥無淚竹猶斑山中宾雨空今古海上浮雲自往還此地使君歌一曲別離調古若爲攀

和林平泉太史示同萬膳部談禪之作

聞君卧病解朝衣暫假禪鋒說息機何處萬回遙問訊因參雙樹早知非眼中翳與雲俱散世外身隨鳥共飛此是大千彈指入喜將心地暗皈依

巴東道中

杳魂吹轉杜鵑風嘆息離居憶斷蓬長峽獨逢梁燕在遠峯思與故人同荒臺立馬愁神女亂激流花下楚宮夢裏一聲猿嘯落暗隨雲雨過巴東

奉使蘭州留別諸舘長

離筵酒滿禁城春別思風牽驛路塵水繞盤龍遊北地山依歸馬去西秦八行書向何方寄十載交投一氣親為報青雲仙侶道好將名烈樹嶙峋

留別同使嵇張二太史

朝承金冊出殊方暮上河梁惜鴈行石室著書

俱米畢雲山奉使各相望看飛楚越雙龍劍夢憶西南駟馬坊莫滯槎邊問牛女早回天上沐恩光

壬寅元旦同劉給諫慶都道中口占贈之

同時將命九霄開元旦瞻雲五色分聖母祠前塵不動仙人館裏酒初醺樓中尚有彈絲侶道上猶逢擊筑羣此日聯鑣眞忝竊欲尋梅蕋贈清芬

同劉掌科張道長開元塔之作

寶塔瓌標出半空金輪浩刼轉剛風秖道許詢通宿慧還同薛據擅詞雄龍因聽法依香饍馬為傳經度瘴葱萬里共看烟塞淨暫時當見雨花紅

行經眞定有懷舊推官趙考功子崇

聞君昔聽山中獄滿腹詩書一敝槳易水餞私俱摘發平原結客敢楫行仙郎合到芸香閣天署看鳴槳玉珩苗裔遠來由大國不須吹律學京生

贈眞定劉中丞

中丞開府握兵權三輔聲名霄漢懸崔澤新收屠狗後陣圖重改卧龍前左車去杜陘中井西豹來耕鄴下田玳瑁筵開春騎出幕中留客待三千

順德過周訥溪推府

襄國城中氷滿池拂塵傾盖遇新知柯間好鳥鳴青堦下幽蘭長碧滋于今宦達多豐屋他後遭逢見素絲門外驪駒歌莫促待予傾醉當相思

叢臺

閑閣鍾情長綠苔蘭花蛺蝶使人哀瑶臺夢去隨風雨綺騎書回問大雷折斷梛枝琴裏續落殘梅蕋笛中開無人為迓閑山戍黃雀悲吟不可裁

王喬洞

柯爛人歸古木寒緋崖盤壑野雲團騎来黃鶴丹沙頂飛去青天白玉棺流水調中春欲半洞

簫登裏夜將闌思輕塵骨超千刧願遡金童捧
一九

分陝

聖后開基繼述同老臣分理變謀工瓜瓞枝頭稱祖德并棠樹底問民窮千年經濟流風後百戰山河落日中欲訪子遺詢周事冢藏青簡久磨礱

宿關山

隴雲低合水分流羌笛高吹月滿樓乍客關山生遠夢自憐旌節到邊州雪消長坂黃昏度水浸幽汀綠草抽閒說此方泉作酒好將駐馬勸箜篌

秦州遇胡可泉

隴頭西望見秦川畫卦臺高紫氣前到來夜失思鄉月無奈春逢罷釣仙幽香瑞日籠櫳靜麗藻芝田雨露鮮定有玉瓶朵落滿教閑一曲思華年

夏日酬王憲副同遊華山見贈之作次韻

東海瞳朧生曉霞西山縹緲度仙家已將機彀散芳草更遣箜篌吹落花赤帝望中愁帶劍白衣天際漫浮槎憐君最早逢靈髓一放瓊詞興轉賒

漢中懷古

雲開漢水遶孤城落日迴風古渡橫天上女郎遙望語人間豎子浪成名仙源暗遡浮槎遠戰壘空迷野燒平欲採菁茅薦靈爽月明疑作弄珠行

梅嶺泥行宿栢林驛次韻

濁水踈林遶客心亂雲衰草積寒森傳梅驛騎淹春信繞栢臺烏伴夕陰極北夢臨雙闕迥劍南家指二流深不堪奔走催蓬鬢況聽嗚絃驚斷音（時有陳夫人之喪）

題錦屏山

碧波瀲灩控青臺絳閣崔嵬照玉杯帝子龍符飛盡去仙人羽蓋望重來山風石燦瓶芝長江月沙寒鳥藏開露冷芙蓉非一日醉呼猿鶴亦

三𢌞閣有廢王府

南遷日尋襄陽鹿門山舟中和李太守芹谷見貽之作識別

不學歯楊老鍊師竟成棄置使人思他鄉介子逃名日何處山公醉客卮下浦相逢猶彷彿中流橫酧亦棲遲桂江尚有輶軒使莫惜人間尺素題

鹿門山和前韻

沓舊風流宿所師况逢飄泊重相思春風獨領青山屐斗酒雙懸綠蟻卮龍卧水環花外凈鳳棲雲出岫間遲千年床下應須拜未敢將名石上題

過張郡博於桃岡同至桃源山中贈別

四十天教謁祝融辦香先過德山峰憐君最是南中彦顧我能為北郭逢桃水桃岡巾榻共蓬飛蓬止卷舒同他時倘問青城叟尚贈春茗兩腋風

祝融峰和答唐山人次韻

朱陵地主鹿皮公指我名峰上祝融捉筆不為當世字披襟猶喜大王風頗譏諸子誇袁鳳似惜相逢嘆雪翁我欲結茅為小隱期君終歲住雲空

過五龍寺和周令韻

萬樹蕭森秋氣傷五龍深蟄紫綃堂天低河漢檀爐濕露晴界恩塵卷凉塞上黃塵吹畫角誰人清嘯據胡床湘南清絕愁仍絕不聽猿聲亦斷腸

宿衡岳觀音崖次羅念菴二偈

朱陵洞借紫崖眠月轉寒空野燒燃為照晴窻傳蠟燭因燎消渴接山泉悟如石巳三生坐夢抱珠將九曲穿七十二峰防指點故馳雲遶白衣邊

溟渤誰生一滴身隨来竿木幾冬春雲山到處留方駕人世何年破一塵守少芋爐防噴逹纖多米篙槙清貧他方自此傳吾語為勘紫霄峯上人

花藥寺次太守蔡白石韻

衡州花藥城南寺藥蔓花枝劇可攀隨雨散來應遍地披雲採去更何山江幽鴈舞鮫妃室月淨龍消兎子關但惜託身遷逐日祇隨延賞剎那閑

回鴈峯晚望因訪龎居士舊居次蔡韻

草綠霜清湘上原蹬盤塔齊望千門耳中衆籟眞同吹眼底雙流自二源玄鳥數聲驚遠客青芻一束慰離魂不堪日暮支離甚又訪龎公過別村

酬陳給舍問疾祁陽舟還有寄次韻

白雲楓岓片帆行夜下瀟湘路幾程仙子吹簫風月動病夫投袂劒書橫初逢白髮燈前嘆乍別青山句裏情且共人間為小隱淹留岐路覓何成

酬陳西山主事見貽之作次韻

松風荔水逐臣行蓐食衰容對客程忽爾高人逢掖至向予長嘯大江橫攀留桂樹非神逸慰

藉王孫藻思清知待天王問書記翩翩猶是片時成

瀟湘圖畫壯兹行自惜鴻泥萬里程静有松風高閣望閑多山雨小舟横一身去國憐王粲多病尋醫想宋清此際因君重借問愧稱懲咎賦初成

酬陳西山見貽令其早出登眺之作次韻

南國車徒阻客行西山佳勝在雲程風前萬點芙蓉露雨後千條瀑布横洞有金經龍藏秘谷留銀甕鳳泉清

隨君撰杖吾嘗出蠟展明朝與目成

中流砥柱圖 為李節婦題

拔地貞天天與期九天根徹少人知楓寒燕雨孤山障月冷猿聲灩澦坻寃窈秋臨絚瑟女歎嚴春避弄潮兒風霜自護苔鱗氣錦浪蛟螭休潑欺

示全州湘山書院講學諸子

善來久大同心侶莫隔形骸厥俗人但會廻機

知已過誰言無實濟家貧歌同齊右人人和春
到湘南處處眞大舜深山千古意與人為善即
為仁

全州送魏憲長赴楚方伯任次韻

粵臺持憲看春行又帶恩光冠水程八桂風生
烏鵲動二陵雲散鴈峰橫漢陽樹色迎偏近湘
口松濤趂獨清自是逐臣留嶺外廻思楚澤藉
生成

和陳主政詠西山之作聞西山勝矣予所

未經不能想像和歌直須山中主人如此
耳他日登高望遠當為賦之

輪相蓮趺雙樹行海天龍藏大千程微塵破處
含生度粒粟藏時拄杖橫山色溪聲常裏住鳥
啼花發一中清令人轉憶天台畔幾度雲逆歌
又成

自嶺南回上衡州合江亭和蔡白石韻

昔年薦鴈臨江亭重來鴈去空復情鴈南鴈北
香寒影人古人今爭善鳴蒸湘悠悠濯誰足風
雨淅淅吹人纓長蓑菰楫自兹逝吾將何處逃
吾名

龐公舊宅次蔡白石見貽韻

東林法事白雲隈北洴幽情小徑開滄海已容
陶令醉青山眞待許君來桃花漲滿爭鳴溜榔
絮風閒競長苔不為就君澆磊瑰只應溪外聽
鐘迴

衡岳行窩和袁太沖留別

若苴湘累又卜居南荒收得鳥耘書刺桐花樹

枝長袂斑竹枝祠對短裾風雨夜笙延鶴馭江
湖春服憶韜卓別君忽動鄉關意肆老君平是
舊廬

祝融峯和袁太沖

九點齊州拄杖頭一杯塵海漫生漚人還白社
形非舊鶴住朱陵影獨幽短札天涯無鴈鯉長
鑱春半有羊求同游幸接文章伯莫賞青緗綠
醉侯

益陽過巴郡任冶山[illegible]謫所予亦自粵遷

還次舊同宿 隆教寺韻

丼寧壘畔練江懸又作孤舟一醉眠四海多情今夕至三年家信幾人傳雲迷七澤心隨遠路遶三湘夢亦玄同是逐臣思雨露相期回首荷生全

益陽贈羅東谷白鹿草堂

五馬歸來谷口東圃田行處只乘風人間自鈌青牛陝世外寧無白鹿公草色萬畬連夢澤水光鷗鳥共長空閑来坐對蕭蕭竹不畫三摹與四重

題益陽劉尹鎮濱樓

五陵佳氣接仙樓漫説東南沈隱侯雨後蒹葭思遲客月中笙吹欲呼裒東吳猛將寒流外南岳高僧露草頭正待揮毫酬謝眺又煩竵鳥答浮丘 益陽有浮丘山

再遊德山酬蔣道林見貽次韻

南遊浩蕩轉南蓬北望蕭條上北峯去國三年悲往事逢君兩度坐春風微鐘㖨雨和仙梵曲洢深蘆隱釣翁萬竹琮琤移榻處夢魂清比昔年同

生涯未得付墻東見性休稱似鏡中身寄異鄉憐舊侶書回故國望来鴻洞庭木葉秋誰換沅水桃花興未空聞説滄浪有遺調衹縁憂國願年豐

再酬道林德山見貽次韻

片雲翻雨綠溪頭短棹凌波渡急流濕雨夕陽空在望躍鱗新浪不知愁乾坤善卷存高蹈 德山

冲吾卷隱處 今古重華務遠謀何事兹山今再至只縁龍德此中修

山擁洞淵抱橋洲花開曲徑引羊求褰裳白首吾奚往税駕名山興獨幽八百洞庭空杳杳三千世界漫悠悠何當尚子平居願書付譚生拄杖頭

蔣氏桃岡精舍次韻

種王遜辭渡海居種桃新淌避秦墟青青林卧觀無始濯濯壺天養太初霜雚瓦盆鸜啄粒石

田磁甕象耕書我来問道分離黍正是漁郎一
渡餘

桃川懷古次韻

周時人掩漢時關秦代衣冠晋代山亡社鳥来
歌滑滑戰場雲度伴開閑空傳緱嶺吹簫去不
識遼東戴帽還五百年逢一漁父三三今傍緑
溪灣

枝江紫山懷古

赤甲青江天半岳紫山黄葉正離披高鴻已託

長風翼下澤誰聴短笛吹地接山廻秦避路雲
頽天迥漢留祠周郎陸弟名空在細雨荒基犢
龍時

荆門拜象山陸先生祠次鵞湖和倡韻

郢國堂堂百代欽斯人後出又傳心静凝玉魄
西江水光轉羲車東岱岑媚世塵眯循障翳浮
生識浪幾消沉荆山漢水遺祠宇落日荒臺照
古今

子午谷次王虎谷韻

三年羇遣夢家頻萬里窮愁遶漢濱淺水誚人
顛種種軟風憐客佩申申南遊未遇藏書穴北
眺空傳嗜荔人明日漢王壇下路應慙龍劒尚
生塵

黄埧驛次壁間余方池韻

太白峰廻指大峨遥看錦水帶金波宜男草緑
沉犀浦織女星寒抱珥河老去玄經知尚少歸
来易卜買應多春風舊着荷衣在但乞山間薜
荔阿

和蔡白石發錦官將過呉中之作

錦纜春江錦樹稠益州使節舊衡州臨橋感遇
鳴呉詠到驛籌邉抱漢愁駟馬甚都爭聚羨方
舟何計遂同遊懸知一片峨眉月遥餉清光過
鷺洲

和白石江陽武侯祠之作

歸子山前漢相臺栢平千尺半遭摧天呉逝水
韶華老紫鳳遥空齊鷰開延蜀喜羅姜子至吞
呉悵待法君氷何人為洒滄浪淚篋裏圖書近

可哀

飲雲龍山次韻

萬里寒流千仞岡楚山淮水共茫茫振衣濯足聊今日急管嬌歌又夕陽放鶴有亭花爛熳斷蛇無地草荒凉憑高漫動英雄氣極目南鴻數舉觴

黃樓飲眺次韻

紫甸黃樓落晚晴蒼波翠靄望中明高堤自拯當年急半碣猶懸千古名人世舟車多楚國天涯蹤跡幾彭城巖巖直北瞻喬嶽欲放人間栄雨聲

和嚴介谿贈西還詩命見曾書贈輸未待至家之日癸卯友一虬堂云

別公猶是見公時田望華陽黑水垂萬里一身愁作客十年兩逐愧臨岐孤臣去國名難繫棄婦思家步易遲珍重台衡尚憐惜直廬中夜起吟詩

中夜憐才寫贈詩詩成惆悵立多時調歌白雪邀相和指點黃梁令勿疑汲孺任眞終戇直蘇瞻持論頗傷奇徒聞此訓嗟何及空負當年國士期

贈平凉趙峻谷次羅念菴韻

崆峒間氣巳千年喜見夫君養浩然勳業百鈞恒自任文章千里孰爭先張良老去應思漢范蠡歸来但守玄日灌涇流花十畝門人惟許董常賢

廣漢旅舍欲訪鍪華諸山未發有以山中宋刻律詩贈者因次和之

頭顱雖老心猶在薇蕨徧生家豈貧遮莫眞成閒住者何須別喚謫仙人紫巖丹壑應容我拄杖芒鞋欲借春聞道山中多勝事百千經卷出微塵

和朱春江見貽之作

君平遺世杳千齡世棄君平秖一貧無盡雲山藏往哲後来老易見斯人巾車白社看花會笠艇晴江化雪春閒步市門觀物日清風為掃杖

頭塵

和姜鳳阿督學遊峨山

老壁烏蒙萬古寒仙皇何處擁仙官兜羅綿雨人間滴優鉢花峰海上攢種玉波叨娑羯近轉輪風力梵天看聞君此處逢開士解道將心與汝安

廣漢卜居和周中丞見貽之作

千金猶道買鄰難況有風流似段干恣暇聚聽談易去雨餘借過草玄看分樽助客傳奇字開徑邀予撰釣竿老憔行窩倚棲憩真成玉樹一枝安

綿竹紫微山諸生來會有述 紫微山下有君子張親公祠墓在

紫微梵閣翠微中野戍空圍百二重穴底寒江通石紐雲端孤鳥入蠶叢神仙里第龍車宅將相勳庸馬鬣封乘興雨中尋勝跡況多佳士遠相從

資陽覺林寺

卧林居士出林遊來往風塵四十秋身事悔教隨鴈跡世途應合讓羊裘山中懶墳休分芋籬下莊平已罷釣爲謝雲山吹夢破肯仍顛倒想西周

獨峰詩四首贈僧真琦和翁谷箕仙韻

兀峯峰頭俯下方絶無烟火但蒼蒼雲濤匝地有鳴磬月色滿天人倚廊曲徑暗通芒屩跡上池寒映髑髏光亭亭未道摩醯事且與虛空駐夕陽 其一

飛來仙聖幾經過龍伯之雛奈爾何海底巨鰲真顛覆人間何地不風波添僧夜悟貽高笠侍子朝辭吹短簑不是修行經大劫紫芝難聽白雲歌 其二

聞道峨眉天七層衣摩劫石幾迴登東迎紫氣青牛老西望斜經白馬僧娑羯共分華藏侶獮猴同禮塔中燈南行知識應添遍彈指歸來最上乘 其三

前後三三老比丘冥鵬斥鷃共悠悠閒觀三界

新傳火卧看諸川水入秋拄杖撥開千手眼海
漚瀝盡一毛頭囊中五岳呼名字笑倒張生賦
四愁其四

出劒閣次羅念菴韻

短蒲暝暝已按閒小草青青又出山流水行雲
輕涉世絕壁奔軼負衆顏心懸象魏重輪上家
在漁磯半畝間夾路新蟬聽不足清飇披暑渡
嚴關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印]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和劉通叅春望攝山

岩岩絕巘俯龍關拍拍澄江遶鷲山瓜步烟深
人競渡石頭雲淡鳥隨還縱談六代潮聲裏遙
指千家草色間吟望喜同高士在羲君公暇得
偷閒

送張少渠給舍赴萊守任

一麾何事海東行萬里三山蜃氣平宦處聚仙
應有度水中成市不須驚向來憂國青衫淚此
去全身皂帽情安得同心常不別夕陽空立石
頭城

送侍御張龍坪領東沂兵憲

手握兵符下魯中指揮諸將尚秉驄寇收海上
酬恩士漸散山南挾彈雄春日勸耕滕壤外秋
風較獵許田東儒家自有匡時略何必橋邊拜
石公

同張司馬閱白鶴東山二營次王稚川韻二首

留守元戎郭外逢将如先軫獨從容勾陳深駐青龍峪甲帳平開白鶴峰秋氣劇隨兵氣肅陣雲遥散海雲重漢南魚浦曾經過故識前衡與後衡 右白鶴營

奇藏水灘正山巔大将中宫覆紫烟本為鯨鯢收靖海豈隨狐兎下燕田親兵帶劍標長羽遊騎懷符揮細旆况是謝公籌畫處又留新蹟與人傳 右東山營

全九山翰長六十初度有述次韻首二

石渠同校羡君才金馬常開待子來忽忽流年看獨步悠悠午夜望三台周南留滯頻推轂海上烽烟數舉杯讀罷新詩吾亦老壯懷零亂若為裁

雕龍早許文人才數甲休驚老易來汪就汗青藏禹穴賦成金石擲天台千尋白髮横秋浦一片紅顔照酒杯白下賓談過稷下還能尺牘對人裁

贈張石渠僉憲入楚駐節長沙

聞君按節下瀟湘到日應憐衆草香露爊片雲浮岳石中臺孤月浴滄浪舟移浦遠逢漁父路繞松深叩藥王當道豈無淪落士殷勤好贈芰荷裳

徐王孫燈宴次孫宗伯季泉韻

王孫張宴讌金堂千樹銀花錦瑟傍電轉雲臺銚氏戟星廻湖石謝家塘香塵隱隱清歌動蘭醁盈盈滿月光為樂未央稱既醉更因看劍引杯長

同孫季泉登清凉山徧眺諸勝次韻

鍾山麓抱石城雄上有杉松隱舊宫解帶即談千載事披襟仍對大王風齊梁覇業浮雲外王謝才名落葉中欲吸長江滌詩思徧登諸勝與君同

贈何柘湖孔目卜築金陵園居

買得新墅住舊京灌園時汲後溪清簾鉤謝老懐山意藥蒔王郎誓墓情泯泯槐陰分陣蟻惺惺花外數聲鶯春風又度芋綿處誰伴巾車出

石城

贈何栢湖致仕

遠以文名動二京近開文幕稱雙清空餘一夕思尊與灰盡當年恤緯情呉苑自拋沙苑馬竹林渾隔上林鶯欲求新製霓裳曲吹供僊人白玉城

飲梅宅分韻得初字

長劒酬知百寶車春風鐵騎飼青芻松枝偃蹇暮山隔石室淹留佳樹毬白舸未成漁父枻新門空負故侯廬塵巾荐食從今始醉酒狂歌別爾初

華山寺

焦家池館劫灰中誰寫圖南作睡翁芳草白雲浮世共流年華髮故人同春生天上回陽鴈月抱江心起卧龍我欲山間作新隠關門深鎖兩三重

送李黃二生還建昌 黃生善琴

二子堂堂扣閉關暮雲飄雪散來寒憐君指上秋江意散我杖頭沽酒錢建水烟雲非地僻夔行蚪舞自天然他年望汝雲霄上念此山中一往還

送譚童二生還中江

弄月吟風事可知破疑入悟豈相欺不從外得偶擊竹始識天機觀履豨對坐蒲團眠正穩三春燈火夢歸遲何時得遂峨眉約卧看浮雲滿翠微

飲楊麗崖宅

出城載酒逢談玄綠梘翠竹冷雲間欲落不落鬢邊雨將傾未傾壺裡天寒坡嶺高吐夕照長樂洞開生紫烟明法道書人莫測愧予少讀燃藜篇 寒坡長樂皆地名

和閬中舒侍御家居

彫殘瓊樹濁河濱目斷香綦清路塵漢水姬郎悍後卜楚臺雲雨夢中親馬頭抗疏年來穩牛背傳經老去眞露粉光寒憐越女墨花秋冷賦南津

飲梅宅

粲爛仙厨老兎秋玉人午夜下重樓香騰客户
寒光滿影射玄關紫炁浮彈指一丸雲鳥使蹈
歌三界海蟾劉相逢莫道觀無始林卧何心擁
敝裘

和祖與弟季善詩

吾家祖徳似陳亐羅列諸孫愧下風天上徳星
誰是我人間佳句附阿戎神傳五夜青藜火墨
妙三詩白髮翁勉和一章成四偈如攀叢桂樂

窩中

隆教寺同諸子夜談因贈别冶山住子

山堂涼雨一簷懸夜久談生欲廢眠倦鳥風棲
枝未定上方雲卧火猶傳天涯去住誰同病酒
裏恢諧各造玄明日河橋又驚汝莫辭深醉入
天全

贈報恩寺月潭僧

娑竭光中碧眼仙鐵栴槌冷密譚玄衆生易度
惟彈指塵世難逢不下單虎入松門尋拾得飯
汲竹筩兎寒山鶯花一脉關心最到處逢人説
别潭

題江城贈别卷

冬青樹老野橋邊送子彫轅到上湔酤酒不須
楊惠傑題詩聊用薛濤箋舊京杳杳三峰外故
國悠悠八水前遥想流觴臨杜曲定令引水學
巴川

題水部楊麗巖樓

長樂山髙棟宇開清江白石照崔嵬綺疏城外

參差見雲樹風前縹緲来西浦捲簾晨浴鶴東
陵遅月夜啣杯貯書已足三千卷要續江南八
詠才

壽長沙令尹蕭健齋

仙人騎鳳白雲家願任人間閲歳華遠助朔方
輸巨萬近攀南斗令長沙丹丘自種三株樹瑶
圃常開二月花舊在諸生最年少重来玄鬢爲
青霞

春日二張生載酒訪予獅山山房次張王

溪尚書三堆山韻謝之子將為南都之行

山中有鳥喚提壺好事江州今有無金勒青驄嘶五柳玉人明月贈雙珠醉來自照清江影老去堪傳白社圖却恨浮名伴華髮塵輪十二又長衢

化龍山次朱眞人韻（山在內江城西）

長生仙老煉黃芽解斷無涯續有涯劍去採來都是藥壺方跳入即為家玄雲島逈飛玄鶴白石源深養白鴉海嶽茫茫求法器橋邊孺子最為嘉

凝紫沁寒被衆芽寒芳幽徑涉江涯風登峻壑龍山帽月卧枯吟鶴表家識候避先惟塞鴈失群棲晚有埋鴉王孫搖落不知去空負秋光醉孟嘉

火中雪液長靈芽會見超騰弱水涯井竈無心飛聖藥犬雞有分住仙家儘聽珠樹千年鶴莫比垂楊午夜鴉閑笑茅君成道日漫呼人世臘為嘉

冬日登高方伯鳳阡次韻

山圍伏鳳藏舟壑客引雕龍作賦才老惜韶華依刺線醉隨歌笑漫登臺訣迷仙嶠牛能識讖著玄宮馬為開未說千年逢白日且看佳氣徹三台

治城隅圃

少沐□心波供奉餘老營棲息種瓜廬漏聽結社蓮花水篆視緣堦鳥跡書抱甕丈人愚已甚辟纑仲子世全疎滄留悔失逃名計漫道當年耳目虛

新置北沂釣磯和答游青泉見贈

玄草空餘字崛奇朱輪無奈路逶迤歸尋白社聽蓮漏老向青山和竹枝西磬雞塒朝北戶南山牛角夜東陂滄江又把任公釣為寄魚書慰所思

南垞北渚卉索居姓名無復承明廬滋蘭九畹種秋外漉酒尺布裁巾餘目極征鴻倦搔首心閑逝波忘著書城中有美憐三徑何日花間迎

小車

酬劉靜軒見貽

自倚葭隨玉樹餘百年松檟接田廬知君已讀神藜傳愧我空探禹穴書酒畔停雲常晻靄月中淺水又横踈為報西軒高士道命驂莫遣錦巢虛

酬馬宜泉幽居之作

雨洗池荷淨有餘聞君池上草為廬避喧人浣桃花水問道僧留貝葉書雲裊鶴巢松蓋濕機

忘魚笱楗籬踈門生幾度慚秋水猶自淵冲退若虛

再和游青泉

醒眼墻東閱世餘梧山磐水草玄廬曾揮鄉曲小兒帯特寫山陰道士書撥袂蘭皐看臭味支頎槐塢長扶踈似聞蚤遇壺丘子動有寒光逼太虛

漛倒行藏再黜餘歸来江上一茅廬身窮恥學虞卿愁功劣羞誇曾仲書世事悠悠行可已昔

交泯泯坐成踈生涯鎮日觀流水心比扁舟不啻虛

夏日和劉壽泉司徒見貽之作

熠燿光生腐草餘陰陰灌木翳吾廬逕中幸有羊求侶榻上惟存山海書細溜引泉生浪急輕雷帯雨滴雲踈何當阿秫一時熟常使樽中物不虛

羨君解組未衰餘幽棲以道為遽廬戰勝何須鐘鼎食寸高豈注虫魚書賞心籬菊分莖接觀

物庭梧一葉踈閒欽治圃名獨樂又將著論號替虛

雨中留壽泉小酌

相尋飛雨畢箕餘下榻留君漏濕廬衝口縱談青簡事印心回究亦文書名輕丱酒言非過勢比浮雲實是踈何必醉鄉方避俗得聞新論即迯虛

縣西化龍山餞萬西原僉憲

遶郭江添漲雨餘新泥没屐出吾廬送君暫至

凌歊處對酒先談種樹書雲水已銷身外富鬢
毛無奈鏡中顏觀風君過臨邛里莫似當年薦
子虛（辛酉西原入文選起予為戶侍未一月而罷故云）

會講于長生觀諸生七十餘人文博鍾君
設午餐焉是日也講中庸數處因泛及鬼
神性命之蘊日暮始歸徘徊山頂瞻眺久
之躕歌而還詩以紀之

春衣初振化龍山山下漁磯草色閒釣影幾時
潭上淨丹留何處鶴重還樹仍白白紅紅處伴

在三三兩兩間珍重同人復同調躋歌聲徹太
玄關

長生觀講學示諸生　次前韻

同遊仰止仲尼山玄洞春風樂意閒鼓瑟游看
魚出聽忘機時見鳥飛還千年絕學羨增累萬
里長安指顧閒話到夜深人靜後尚餘清興續
重關

春霽攜遊上象山笑談大德不踰閑清虛豈必
誇三島圓滿何須詁八還道在先天玄牝外人

行小有白雲間醉餘月掛長生殿為照青牛夜
度關

過容城懷劉靜修先生

塵世茫茫下大荒微言寂寂老蒙莊道將時詘
貧原憲命以形成累戶桑莛上幻人方戲劇天
涯遊子幾還鄉西風又過金城岸垂老懷情意
獨傷

謁岐山元聖祠太召二公俱列廟貌次蘇
子韻

周家王業付羣公鳳翥卷阿貯故宮德畜泉源
留地潤神依樹老接天通終南遠帶東山霽太
白高懸渭水濛猶有諸生隨伏臘一篝寒火讀
豳風

元夕同諸公登王几山

小山叢桂月朦朧東閣梅花與劇濃雨屐烟雲
消蠟外一川燈火暗香中山前笙笛兼聞籟湖
上絃歌雜聽松莫謂道人耽獨樂今宵樂與衆
人同

送鄧子培以順天府推官出知新寧州

曾隨司隷佩呉鈎又向蒼梧試壯遊世路險時非瘴癘天心平處是恩讎一吟一醉吾從老三沐三薰子好脩華蓋松坡江上社何時風雨被同舟 時寧銓者惡子致鄧子此行

王三湘侍御視内江篆治廨隙地搆来雲館延客有作次韻

来雲館枕角樓隈戶有停雲覆緑苔客同團盖留懸榻酒共浮生入渡杯華蕚岫蒸樵石路桂枝湖靄讀書臺飲餘琿徹無心調還指際天雙舄迴

送劉見菴侍御按雲南

玉陛傳呼御史班西頭一箇去巡滇煙波海靜蛟螭窟瘴癘山開鸛鶴天應過一峯迴雁社定操五月渡瀘船羨君遠服輸籌略早趁鳴珂帝里仙

送副郎姚守一入覲

春風粉署又皇都才子乘時近玉鋪星引使軺雲作盖山圍別路鳥提壺逞天隱隱將書鴈平野青青繫馬芻當路好酬知己問西崦苹老作樵夫

壽蜀王詩

夜望成都有異雲輪囷馥郁曉氛氳春臺歌舞隨桃麗月殿沉檀遣鶴聞淮海古今龍種胄梁岷禮樂鳳姿文懸知紫極薇垣固世挺忠賢佐放勲

中秋次韻

田園三度桂花秋幽事撩人惱未休新鑿渠成波溢月舊栽松長影遮樓蚌中滴露方還得寺裏飄香種待求最是朝衫無典處終年想造木蘭舟

寶峯卜地和韻

神樞徑寸象蓬壺能縮堪輿幻有無何處高標三秀石移来虛壑九霞珠白榆歷引仙靈駕青案徒披海岳圖我向山頭徐步穩牲風吹徹法雲衢

種樹

山空木落少提壺來鴈翩翩去燕無種以小山
叢桂樹照之滄海月光珠不樓喉表思家影但
寫栽松蔭後圖阿有白衣來送酒且談農事向
東籬

文曲峯下卜築新成

歸來六十七年豐築室初成學醉翁水折三江
流不去山排千髻擁相從齋居生白開重閣靜
夜聞和逸萬松他日鶴回尋舊跡武夷山色藁

魚風

宿資縣龍山寺寄黃翁隱居

脊輕鼎鼐為真我手握風光是故交半枕溪山
堪傲世一簾風雨足登高雲生西嶺搴裳懶花
發東籬漉酒勞取次克夫行樂句黃翁壇上賽
詩豪
右予嘉靖癸卯秋因省內家携內弟陳憲
之宿寺中談及阿家公黃翁八十餘矣頃
有忽詩事故作詩諷之今年燈夕翁之幼子翹
父子來省予念舊詩予恍然盡然傷往嗟哀一
世之內遷改多矣可嘆也追思翁年携荊布往
來黃陳二家如昨日事那復再得故重為書之
憲之父諱子仁妻黃氏翁之長女也翁諱永祥
鄉里稱其翁婿為望肯憲亦學于予有識人也

時予六十八歲
矣鼎兒陳家數

壽劉一巖大卿八十初度

七十辭官八十翁世情掉淨十年中園蔬不汲
畨槔水溪櫛寧吹釣國風閒看蜂衙分旦暮靜
觀蟻聚占西東一年一度宜春酒三祝三多仰
華封

春日病起遣興貽馬宜泉丙子二月作絕筆也

病肺年來不荷鋤亦無與友絕交書茅成希道
恨晚耳賀監辭官何暮歟寂寂念圓末後着寥
寥音合未生初生涯共擬陶弘景獨撫遺編恐

不如

七言排律

賀旻閣老六十初度

上相崔巍佐治朝平斟沆瀣動仙杓已將禮樂
酬三代況復賢才入一陶海上瓊籌初度契人
間華屋六旬僑此時作賦稱嘉宴四座停聲且
勿嚚為問從龍補雲衮何須歌鳳拾山苗南開
銅柱炎荒逈北閱沙場汗馬驍驅残回祿沉灰

切奐取豐隆起沃焦古道治人無治法願公宜
嗣復宜僚弼成泰運延遐景坐奏玄功滿上榜
華山術小恣輕世儘俛錢君卧次寥

送吴宫庶鎸泉視篆南院

文藻江山屬壯遊二陵風雨接汀洲舟移前浦
家仍近路切横塘思更優董策已將𫌇翼對遷
書重藉綢羅循秖因秘署開圖牒莫道周南見
滯留倦倚吳趨風上咏興凭兄王氣海天秋

賀高白坪㓜度弃賀嗣君汝調登第之作

池塘日永掛蕉櫳荷葉榴花拂拭中簫管張園
雲作蓋江山盟結社為翁雨餘草色添盃緑醉
後燈熒照眼紅才子瓊林天極北使君棠樹陝
分東名家王謝風流長盛世朱陳禮讓宗欽舉
抑詩𦍩箕爵好培中第接三公筵開玳瑁群英
至伎選瑰奇比邑空度曲新章丹半訣纓頭妙
舞鶴同工共知郤老辭華髮洛會香圖有道風

追送侍御孫肖堂按蜀出境之作

天使回車勅百靈荷鋤谷口繞冬青禹王臺近

聞雞塢漢將關臨翥鳳垌焚笮已銷城作鐵巂
嶓皆變蝶為蛉三川將吏多三事一省征科畫
一經密偵早過狐社渡老兵陰掃兎園亭威加
破岳平心語察到潜魚塞耳聽自是才高充度
量秖缘識練贍調停謇予竊比王公鑑直以韓
圭望子荆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五言絶句

雨夜口占別謝與槐調天台

堂下雨不已念子天台行雲中有飛電疑是石梁横

渝江夜泊贈劉許二傘人口號

江引蛾眉月城通峽口烟他鄉行役伴今夕孝廉船

望成都口號書錦屏山壁

江漢遥宗海梁岷遠避人山川如有待看舊若為隣

七言絶句

題翦 四首

玉京紅葉翻空長金粟頹霞醉海颸十二洞天春未老不知人世有姚黄 九蕋紅

仙人手搏白瓊舟片片飛英鶴背寒佀把袖中貽萼綠夢回寥泬海天寬 鵝翎白

鶯啼燕語逐年華若木冥淡爛紫霞海上頹盤傳帝令不知春色落誰家 錦縚

花神不逐春風去一捻紅生海白濤遠似蒲萄近黍米是誰收拾作詩家 一捻紅

送劉兵憲按蜀治敘瀘

薊門豪士惠文冠匹馬西征道路難若到錦城先借問好花還得數株看

錦川臘月下流澌春到烏蠻洞不遲馬謖廟前楊柳盡羌人伐竹效龍吹

法星常照兩川明水底魚龍聽不驚神女夜從城畔過定將飛雨捲雲旌

送人作幕官

淮南曾謁海倉公作幕藏身向海東掛帆明日不知處炎洲桂樹何叢叢

送楊令之曲陽

保障春隨滹水生紫荆山水羡南征要將竹馬謳歌力換盡榆關戰伐聲

宣武城邊對積霖太行山上莫雲平何能一買中山酒醉此高樓送客心

大峨峯頂懷縣中同志諸友

青蓮臺落萬山中坐見桃花共梵鍾寒夜月明
春夢散忽驚身在大峨峯

宿石門驛思大峨峯題

大峨峯頭日正晴大峨峯前雲初平圜視萬里
成海水我在蓬萊頂上行

題蟠龍洞天

山空石冷魑魅逋晴牽姿竭光數娛碧眼老歷
刼火盡灝烝倒影春衫癯

正月四日欒城遇風

易水氷堅栁未芽東皇令轉青蘋蕚今夜江南
夢故人不知何處梅花落

上元白雪吟 河內縣作

黃河浿浿放春流素月輝輝映雪洲龍沙西去
三千里鳳闕廻瞻十二樓
上元燈火喜重開瓊樹瑤花爛作堆香騎暫来
春漠漠恨無塵到縷衣臺

居華陰贈別康尹

蓮花谷口偏留滯醉酒醒歌不顧期細栁新蒲
三輔道澹雲疎雨列仙祠
列仙祠下嘆離居三月鶯花識汝初莫學南昌
避人尉待看北闕薦賢書

潼關

百二關河護舊京巨靈睒睒聽雞鳴東方曙色
旌旗動伐鼓傳讙棄繻生

午日飲潼關東樓兼贈王南溟使君

周家王業漢時關暫倚危欄揖舊顏首蓿榴花

勸沉醉滿樓風急下空山
使君東廵驄馬留龍門西来赤鯉浮寄遠素書
愁不至月明清嘯仍登樓

訪蘇門

帝遣巫陽與舊魂又騎羸馬訪蘇門雖逢高士
不相顧猶勝浮湘哀屈原

嘯臺

君平遺世名猶著孫老遺名世競傳為向阮生
留一嘯遂令聲跡雜山泉

邵窩

萬壘青山百道泉一簑烟雨老先天如何尚有英雄氣賠著皇王帝伯篇

南遷日重遊孟津楊園雪中探梅

雪籬掾酒折疏花疑到西湖處士家况是舊遊酣暢處歲寒忘却在天涯

南遷日孟津射飲醉歌行

北邙山北金為埒王屋峯前的破銀疑在銀州擒勁敵恍隨金谷聽陽春

陰山獵罷虜中聞又臂鞲鷹逐澤雲日暮君逢尋徼吏莫須重問舊將軍

過少林寺

昆崙東下海天廻翠壘嵐重二室開欲訪琳堂問仙藥余童疑在碧雲隈

東周鶴與洞簫廻西竺人隨折葦來塵世未逢浮海筏青山空遶謫仙臺

立春日雪初霽遊嵩麓至盧巖 二首

秦槐漢栢瞰扶桑瀚海雲波歲月長獨有遊人驚物候六花飛盡又三陽

雲蒸縹緲出蓬壺雪液嵌空噴玉珠幽棲高士不可見悵望冥鴻天際孤

南陽元日飲李上舍宅

萬里薜天顏影行十千沽酒踏歌迎他鄉節序逢公子侶對青山生道情

題南陽李氏園亭 文達公之孫

平章去後百花開花裏清流遶曲臺不用主人泉石券年年春色在莓苔

贈別丁上舍丁子乃掃宅欲居予者

路傍借宅許相容洞裏尋仙興劇濃竟逐東風輕別去待騎黃鶴又相逢

發均州舟中口號自朝

杳杳尋山漢水西王孫遊處草萋萋如何浪得南州尉又想扁舟入會稽

題楚宗室草堂

橙橼近水不須移叢桂陰森長綠枝南國大夫皆俊傑花間授簡與阿誰

獻書已逐長沙外觀獵仍隨夢澤邊幸有王門容曳裾愧將鸚鵡賦華筵

題荊州李侍御宜醉亭 三首

君曾白簡彈驕侯何事青山理故蓖尺爲高牙载奇癖一筇深引入糟丘

覆階幽草遠臍長鳥勸提壺淑氣香家種秫田三百畝徑中諸客俱能狂

荊南流滯白蘋肥愁上君亭興欲飛解釋江州司馬恨澤邊漁父却先幾

楚臺別欧侍御

浮湘渡嶺賦南征踏闊穿花恨未平又遇平生劉越石月中清嘯不勝情

嘉瓜辭 為楚藩王官題

青鍾講罷導青駒言至苑園賓漢家此日侍臣俱作賦枚生先得頌嘉瓜

天女機邊瓜瓠星淑靈種孕託南荊滋培蔓綠緣仁厚結實中黄享至精

題李知州成趣園 四首

籬徑旁通花木深幽人隨意卧雲林偶因看竹來江閣又見千年栗里心

竹樓百尺一蒲團下看空濛結小山時有郭駝來種樹十年青桂已勝攀

雖臨闤闠為和光架搆磨礱學上方寄與路傍車馬道于今宅不借孫郎

脫巾却掃閉荊扉露草沾衣願莫違不効支公買山隱共稱陶令棄官歸

贈荊南寓公王君王君蜀人予先大父同

年友今共榜中人俱盡獨公存復困於此予時放南荒執公之袂為流涕聞公將持所業謁于所知施公遂取所畜二笏令藉手以行嗟乎裘馬誰為感激人千載之嘆如一日也非直識予之私貧耳蓋王丈曾為南中太守云

青山巳作推輪夢白首仍傳帶索圖為報天涯舊相識酒家三萬待青蚨

題小畫 二首

潮落沙明風水和榜人搖曳叩船訶忽驚帆滿
欲休去蘆岸蕭蕭愁奈何
前江已失鐵爐步攤膝遺舟坐高樹因思昔人
刳木心落盡寒柯聽風雨

酬皇甫主事以調還見貽之作二首

與君相遇楚王宮幾度看雲指暮鴻聽偏橘州
梅治曲也應回首石尤風
君帆高掛下吳洲予亦瀟湘別調愁為報京華
故人道長沙猶自是中州

荊南送吳推官入蜀因寄成都父老四首

匡山近接子雲亭萬里橋邊足少城到日先須
訪耆舊次將文訣與諸生
雙流七曲雨晴餘玉壘銅梁雪霽初芙蓉花下
月明夜自吟南方十七書
春風先與鷫鸘裘遙憶青城種芋疇為報臨邛
諸父老時時捉筆賦窮愁
當年罷使牧菑川何事牽情出碧山自合桃花
橫掃却不流一片到人間

荊南賦醫

江北江南賦已休相如病肺木全瘳從君乞取
清冷露恐與天王須遠遊

寄賀都司蓮湖

沙市空懸貰酒臺忽傳書自武昌來故人心似
天邊月伴我夜郎歸去來

題愛山

洞庭波上小嶙峋海外三峯絕比隣鸞鶴夢回
清沁骨人間五嶽帶囂塵

仙眠洲

洞庭飲罷澧州眠醉釆幽蘭寄謫仙回首舊遊
張樂地朗吟清界狹三千

酬李太守次韻

萬戶茶烟生瞑川天風吹醒地行仙自鞭鄂渚
遊龍後壓世茫茫空大千
落葉驚風來逝川與來何處醉思仙平生一枕
圖南夢散作江湘路幾千
聞君桂楫傍斜川不是當時晚上仙好去天風

吹九萬莫辭雲路隔三千
捸蘭遠浦思公子吹笛高樓逢羽仙五月梅花
開欲遍不知身謫路重千

贈黄文博赴淮府任

清淮叢桂留人處好寫奇書玩白雲我去炎州
尋八桂不堪瘴癘倍思君

與張郡博弟子趙生

神氣青山一玉芝詞聲碧落衆仙辭將来莫作
尨秦論徒使人開絳灌疑

尋溈山

九折雲山也可憐上方鐘磬接諸天不須却顧
歸時路自有恒河識性全

至溈山

青松萬顆手親栽小刼沉灰覆草萊可恠護山
無法力不知玄度暗中来

溈山繞塔偈

優鉢花香一滴水又洒溈山老淨瓶他日兒孫
重舉似但教岐路這邊行

溈山頂上口占

横笛數聲飛太清杖頭到處即青冥三山海上
無人住誰會門前倒淨瓶

萬山螺簇水瀠洄返照輕雲為客開他日採芝
醫白髮定将桃樹滿川栽

老脚烟霞不負人一重高處一重新嵐色着人
能自濕非關輕汗撲衣巾

飛石山頭點泬寥山前文杏亦爭喬憑誰寄語
長沙傅為報眞才與漢朝

祝融峰寄題吳氏具慶堂

壽岳峰前望壽星氛氳南極紫雲生聽談具慶
堂中事便捲紫雲持贈卿

紫雲輪囷成紫芝青鳥啣去為江湄何處仙人
詞一曲天風吹作白華詩

贈种推官自永移滇將省家薊門

湘江委佩薦重華獄駕行春遍郡家萬里鴈鴻
勞錦字三年烽燧咽清笳
清時南北軌文同薊雪滇雲自域中點蒼山水

寒暄異莫嘆紅顏負畫工

和陳給舍湘口諸作

瑶琵湘靈下鏡天欲吹斑竹暗中傳為報山陰高士道風光暎發未為妍 湘口小景

抱甕山公信不工人間機事會能窮那知別有水輪路一道銀河與暗通 水車

悠悠絲餌武陵還人世更遷又幾千栽得木蘭今始大憑誰打作釣鰲船 漁父

錦纜牙檣桂作舟五湖烟景待誰收掛帆風浪不可去遙指海雲津吏愁 泊舟

贈武陵關尹

避秦人去秦雖空流水桃花自向東君問瘡痍迷去路但隨漁父釣竿風

客中除夕

家僮造得柳為船擬待諸窮載暮烟却聽五君爭論能不知今夕是何年

和任同知漢江諸作 任與予鄉同年也

衮職龍函遂翠華春風雨度覲官家笑予前案芸香吏落盡鵷來楚水涯 時任有進衣之役

越嶠荊門白髮生眞成漂泊似風萍青山送客郎侯國赤水逢君漢帝城

錦里同君事壯遊浪從東海學奇謀徒令人薄終生稚尺組那懸肙頊頭

城固感事 曾石塘都憲遷所

篋裏殘書是縱橫綠縹磨滅字猶明歡輸愛席無窮恨聽盡山前杜宇聲

隆山驛次韻寄劉雲鶴主政

閬苑不逢雲裏鶴江干空望錦為屏嶺南遷客雖無恙失却數莖頭上青

和永川辜尹看花之作

銀瓶汲井澆新英金剪揀芳聽早雷風雨冥冥夜來急盈盈侵曉看花開

過萬縣遇崔子口占贈之 崔甲辰與瞿石門二子故遠

扁舟東訪吳門隱不問市有專諸藏相逢忽話不平事俠氣項高千尺強

和歸子山

歸山迴抱錦江波有客酣歌擲碧蘿作頌千年
人去後清風相和覺偏多

飛雪坡下白兎亭中口占

皎皎凌寒搗藥苗誤尋飛雪洗霜標塵羅暫落
虞人計清漢先因帝子招

和蔡白石俟予于萬縣不至留別之作

游吳萊賓似遊梁且向君前問水鄉君去好先
過楚澤尚無鵜鴂妒年芳

和白石涪州巖之作

迴異殿上柳枝乾別駕灘前草閣寒千載莊持
儼巖石尚嫵挑脫覓心安

和白石題王方上昇處

山如控鶴倚天開水似遊龍繞地迴山水悠悠
望靈駕仙人歸去幾時來

過雲陽望萬項池

巳辦長柯未買山滿江風雨過雲安舊期樵伴
歸何處萬頃池荒草樹寒

移石山

戍削壘空小洞天連峰疊嶂大如拳殷勤移向
春江上但送米家書畫船

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戲作

江空草綠酒旗風半醉黃州烟雨中五百年前
曾洗墨依稀猶記雪堂東

四祖山絕句 次韻

甲寅歲四月十五日蔡白石期候予四祖
山中適王龍溪管南屏沈古林自黃梅來
會而白石以予久不至作詩畢先去予遂

與三君同宿亦各次韻為別

破額山泉瀑瀑新年年北斗面南辰誰人滅却
娘生眼指與巍巍獨露身

法隨嶺上雲横紫入待山中松亘青箇裏一塵
無處着破教大地作全經

明月橋邊松盖浮慈雲塔下水簾秋佳期一夕
清光滿共道橋流水不流

四子堂堂特地來憐予根帶似同栽中郎不夙
吳中駕又見燈前五葉開

題密縣碧霞祠中白皮松

窈窕僊宮五粒松碧霞深處夜聞鐘何年落盡蒼龍甲換作風前傅粉容

伏牛山捨茶菴

天邊鳥道掛銀河人代銷磨知幾何歷渾川通鄖子國一僧来唱捨茶歌

初至伏牛山

終南捷徑不須猜少日追名老大廻鎩得七松行道處歸遲猶勝未歸来

灤川亢氏池館

君家伊水亢家泉樓下檀欒載酒船風雪滿川遊未得扣門三老說先天

華州弔王槐埜太史墓

檢取平生贈劍歌扶雲虹氣豈消磨我来涕淚傷心處正為阡頭宿草多

朧州吳山

澤國逃名不可求高標遐躅朧山頭誰能為挽西流水一洗人間壟斷羞

贈劉生綿竹人

歸来無日不青山天放人閒始是閒綿竹縣中無限竹子歸先治幾漁竿

同諸公登漢州城樓望因各占贈之

西山雲霧曉峰新南浦風烟接少城栁陌槐堤車馬道下簾深處有君平

彈碁醉酒過年華名姓先通王女家豪俗欲醒塵土夢試觀門外泊仙槎與朱同鄉

曾將容策與元戎跨海擒鯨奏上功不待炎南悔銅柱先騎款段下陞中與宋進士

蕭蕭湔上讀書聲聖主賢臣頌欲成聊寫一篇童約出巴呼枚馬作牙兵與陳舉人

送龔子進甫之廬陵令

叢桂湖邊夢笠僧正陽門外看雲鵬芳菲好踏湖南綠佳氣懸知徧五陵

百泉書院誦舊作有述

消磨塵土是清波歲歲春風入薜蘿不似當年空笑傲涌金亭上有笙歌涌金亭

良為山石坎為泉泚結巖阿止止菴一滴下山
絡到海好于安樂窩硯中看（安樂窩）
晴憐過鳥如飛玉吟兆上浮亭似泛槎遥憶伊人
蒼靄際水光明處是蘸葭（蘸翠亭晚眺）

重過王槐埜太史墓

薺麥青青滿舊阡耕人無復上平田十年一度
臨君冗又和傷情宿草篇

送董千兵取經回蜀

知君無意學花卿曾事成都賣卜生暫縛殘倭
擲東海又携全藏入青城

送趙南臺侍御守河南

太平門外水微波驄馬長堤蹀躞過明日一麾
嵩洛去淮南木葉落何多
三川二室路霏微詰曲含情掛落暉為報吳公
佳上道那須作策詆秦逵

贈吳山人

不注虫魚不卜爵七言五字一茅茨花辰閑户
忍饑卧惟恐貴人來索詩

送蜀寶光寺取經僧

片帆影出石城隈萬卷新收梵夾廻珍重匣中
多寶品仙人求聽為重開

過佛頂寺

翩翩車馬趁清凉酒醒香消坐上方水鳥樹林
談不盡又煩殘笛下斜陽

夢披石徐子

萬里湖天一髮通老風吹落玉壺中丈人別去
應強健夜上盧山五老峯

與蔣道林俞憲約遊峨眉

春陵大士簡書回遲我西峯滿月臺最是山人
惆悵處一年三秀待君來
三年不見古藤蓑瀟盡滄浪幾碧波夢到江門
正奇絕欲騎玄鶴下烟蘿
青蓮小結山中社白雪空歌郢上詞天為西人
扶一老病天留日邦深知
報取山靈莫避人山中猿鶴不須驚使君別具
看山眼到處桃花流水春

春夢

忘機窮寵上層臺忽見桃花醉眼開誰是此間
伶俐者為予將過淨瓶來

大覺真成大夢中華山人老欲搏風廣長儘有
三千舌不向癡人譚界空

諸古寺

萬古奔流共一機破塵經卷付阿誰虛空兀兀
盤陀石漫與人間作釣磯

釣漁臺

醉骨烱雲老慢開半竿風雨上漁臺無人知是
寒山子明月玉簫呼未回

金龍寺

廢城遺堞落寒鴉冷度滄浪似泛槎燐火夜然
春欲盡峰頭吹笛望三巴

與建昌黃琴士

白雲深處玉琴來彈到梅花開未開燒盡辦香
湖水淨欲騎玄鶴下瑤臺

閑詠

白雲飛盡見青山五百年餘隻眼看骷髏火然
春霹靂骷髏光滿月團圓

卧遊峩山

一燈徹後萬燈開七寶飛光白象臺彈指措身
銀色界夢魂知上大峨來

大峩小峩三峩頂読中別是一壺天三年夢想
頭將白一夜揮毫詩八篇

習靜報恩寺

閉關未悟眞空性靜坐那成九轉功暫借叢林

聊避俗一春花鳥謝東風

仙人爛醉髑髏春迷亂桃花不可尋看到菱湖
明月下忘機山鳥獨情真

題馬宜泉書屋

飛來何處此羅浮試把人間小橐收春到髯翁
留一脉天風吹月照君樓

題劉怡溪居

喜鵲巢邊雨露家春風得意長黃芽從吾飽喫
胡麻飯五岳峰頭好自誇

春望

杖藜到處立蒼茫兩脚青山老法幢飛去白雲何處住一簑烟雨下漁江

中流一艇小微茫暫借孤篷作雨幢木末數聲春鳥動桃花兩岸照清江

送金堂彭生

東南雲水飽重叅誰作相逢一指看衲被蒙頭君問我分明記取草鞋錢

山中送鄧生

一曲叅同唱未休強將從事作青州歸途雨岍桃花雨迷盡春林酤酒樓

海天玄鶴雲遊健溟渤青珊月上遲仙骨未成吾欲老揮毫聊作贈君詩

送何生還簡州

乾峯晴雨無人問水月江州世所聞歸去好看峯上樹莫令空度武陵津

再習靜報恩寺

如此風光淡薄何青蓮居士小維摩沙邊滴破黃楳雨來與郎君煉惝魄

老子虛懷不可圖前山燈火下毘盧江聲寂歷蘆花老兩岸風生鶴影孤

舟中

桐江老子費登臨文叔當年擁萬乘千古羊裘重軒冕一竿風月是知心

聖泉崖中諸生曾誓學道若託之空言者

爛醉崖前抱玉琴椎殘牛耳憶寒盟山空谷響知人意若負當時一片心

送江掌教之平江

楚雲粵嶠夢初醒暫傍新磯改舊吟又送故人江漢去榴花蒲葉坐寒扃

題江城贈別卷

君在長安早下帷幾從季主問狐疑而今買得成都卜正是公車待詔時

酒滿清樽劍氣生少年輕別重橫行莫學班生誤投筆直過蒲海覓功名

題然燈寺

慧炬慈光焰焰燃塵塵刹刹鏡中天只須一點
如螢大散與人間作法傳

游青泉以詩贈碧桃花次韻

獻歲緋桃蓓蕾回瑶函先寄出春臺秖緣華閣
相逢笑不比玄都兩度開
誰栽樹染海中霞和露調霜載一車潑向枝間
春爛熳朱仙城畔狀千家
樵路西崦上北磯羊裘牛角謝相知如何漫作
少年事細和上林春色詩

與諸生會講于玉溪庄有作 時舉先賢
識得此意不可不培養識得此意作何狀
答曰即孔子之知及之也又有問必有事
何如答曰知知及之則知必有事矣共愁
楠桂蕭森之處有牧童謌聲響徹問諸子
曰此何物也遂作詩

一聲何處牧歌來萬户千門此處開識得此中
眞實意不知那地有安排

龍洞観尋隱士不遇書壁而去

橫笛遠天驚客心清江飛過一瓢春美人家住
蓬萊島雲入薜蘿何處尋

書般若寺壁

拄杖芒鞋信步來何須南岳與天台陶君欲過
東林去早是聞鐘却又回

訊楊麗巖少參初歸

不去畏途惟熟睡歸來伯起道何尊化龍山下
開三徑一水盈盈隔石門(化龍山石門皆楊居地名)

九日僉憲劉怡溪招予登高枕上口號聞

是日有雨

吾家桑落酒初熟寒索茱囊病未聽聞說東山
有高宴翠微風雨折何巾

酬圭洲弟次韻

重陽有作如招隱兩處和謌誰得聽六十下帷
脩卯塔山風休侮白綸巾
西崦樵徑磨新斧北泝漁磯理舊緡已補撒珠
羅作帳肯將漉酒葛為巾
隨身草木皆能戲到處松山足可聽天道陰晴

比人事一時兩屐又雲巾
入峪有似兎脱畢臨江何如魚逃緇見曉堂中
睎日坐顛毛溥若不勝巾見曉北游堂名
夢中似受真人訣蟻闘如雷叵得聽醒望霞車
在天際五雲縹緲九陽巾
吾家仲子早聞道手把長虹作釣緡釣出驪珠
壓海白與誰摩頂脱誰巾
法傳午夜衣中寶舟渡三江水上緡葉下菩提
潜結果山前偈倏尚横巾

老矣杖機遭客相艱哉冲莫與人聽自憐少日
天池寺坐破蒲團一洞巾予二十歲時嘗習靜般若寺自號洞巾道人

寄和簥谷箕仙

西林北渡老烟霞卧看浮生蟻蛭家龜鶴引年
思度世八千歲一轉黄芽

送郭學博掌教文水

頖池水上看燈咏文曲山中伐木歌别路風烟
人世共小山叢桂奈公何

舟同李渡人爭羨日向冬暄老欲傳他日南華
有新義可能重寄北溟箋

江干口占送陳王二生應貢入京

文曲山前花滿枝太平江水風生漪臨水摘花
送吾子春入馬啼隨所之

署縣師别駕示玄詩十首答之

官輕東海三年水病懶西川六月師作吏風塵
思度世忝同新搆十篇詩

文曲峯詩　撫蜀中丞曾確菴公平蠻還

凱過予懋山愛之題為文曲峰頃乃檄所
司勒石山下云用符所夢先是公夢觀予
山中論議奇新自喜超脱及至敬止恍若
宿夢故云爾耳乃系以二韻五首附刻碑
陰以識暨云

露布戎平騎滿山鳥雲風角丈人還文園卧病
人垂老擬寫穹碑第一册
蘭臯桂畹靄園雲水伯山君聽異聞題作武陵
溪五曲前川歌棹落紛紛

文曲耽耽五岳青春風麗藻淵江亭峨嵋劍閣
遙相望天上應增處士星

山開霏蒨圍如畫水帶漣漪折作之山水但教
能避俗敢云翁季有雄辭

慚隨王谷守司空豪縱長庚字九峰幸作盛時
閑措大辦香疑處想南豐

西崦樵徑詩四首 同武功康生舟行至西崦經信宿而反

青崦白水住遙空短笛扁舟付醉翁朝踏鷗飛
落沙跡暮聽漁唱入松風

排空岳蕚蹙芙蓉極浦蒹葭望亦通欲渡後來
同好事小舟橫艤步亭東

翠微雖大入氛氳布幔岩莖坐夕曛山下耕人
齊問訊恍疑身是武夷君

徑仄溪迴鸂鶒譁萬松深處有梅花誰同徙倚
蒼苞鳺共卧濤生午夜家

同梅鶴洲少參余曉山主政過雲曇寺

溪聲潭影鬱雲東幾處曇花落鏡中穩扱布鞋
翻着襪青山隨我說無窮

與梅余二君夜話大佛寺

青山隨我說無窮往事猶燈社漏中夜夢鶺絲
騎象者起嗤夸父鄧林東

慶昱兒師徒三士登樓居

樓上先生未白頭樓中弟子學於謳今宵聚首
談何事應憶江南沈隱侯

送簡尉宋六泉歸田光化

三千里路一年官黃綬青舸下急湍雲水社中
題勇退道人來自武當巔

宿寶峰寺口占

七十衰翁處世忙身前身後兩商量今朝引筒
青鳥子又在三山哉白楊

酬圭洲弟重陽作

六十六歲節重陽三日三山陶醉鄉只為雨中
少好事亦因蓮社禁華觴

一局棋枰萬古忙華山人老勿思量誰收汗血
追風驥暫止霜蹄繫綠楊

蓑衣漁艇晨收餌鐵甲豹韜沙夜量自向人間

爭奈了獨憐驪網掛岳楊

江陽李生樂山居予塾久贈其還且善堪輿為予定阡故末章及之

聞道久知溫伯子傳書今遇濟南生半窓燈火花前度一道寒光雨後橫

君家學術如樗里暇日時窺小錦囊莫是周公卜洛後靈文千古落君傍

口占課景兒學韻語二首

北沂漁磯抱橘洲山人乘興一岳鈞西風寥唳

鷹聲急收卷絲紙歸去休

西崦樵徑路霏微濕露沾衣願不違不種桃花因避俗免招漁父叩幽棲

送學諭趙君之鄭府教授　二首

吾宗偶偶握逍遥時引諸生伴寂寥新社已成君又去他年雲路可還招

翹翹鄭國石脩天名掛河閒禮樂前若遇講餘谷野叟子眞谷口學耕田　鄭王嘉靖間以諫名

送富順令劉君之鎮江倅

川南嘉令有劉侯瀟洒清標入望眸三約始分聯袂榻一詩遥送濟川舟

君登北固猶常調老我青山一拊髀自是翩翩湖海士豈無推轂鄭當時

送秋官鄭脩菴讞成還朝

劒閣生風引使軺峨嵋擁月伴還朝　皇恩清問通清漢隨舫清波雜海潮

哭亡弟圭洲七七偈　又作中陰頌

陰中七日好精脩天上人間得自由五岳三山

無覓處道人隨便是丹丘　陰音陰

中陰俄俄二七還雪消氷泮路漫漫不知何處松風起吹却門前小衆山

三七啼啼中陰微校書樓鎖玉龍圍分明記得來時路目斷岳芒天際飛

漢家天祿是何年授記菩薩已惘然六十子雲成底事四四七陰又綿綿

五七堂堂中陰乾多生還畢草鞋鏍隨身一喝金毛吼匝地白牛猶膽寒

鵶鳴六七曙蒼蒼隔斷紅塵路杳茫無色界中
留不得一聲漁唱入滄浪
七七依然四十九倒數從前亥子丑無畏光中
有法身何方路上無茖帚

新舍春初試筆

松樓結搆野人家種樹歸来又種瓜除却富年
湖海氣多因齋後見桃花
駱驛蹻蹻鶴仙徒想酌水供花佛未來欲度衆生
無盡意好憑阿閣靜關開

二韻詩一首代書寄梁帶川

盂津渡口題詩日槐里衙中入梓時湖海交遊
萍聚散英靈河嶽夢佳期

文曲山中與趙行菴文博飲酒

搴芳穿躅扣山扉桃花李花開不遲勸君數酌
將酩酊閑聽山僮唱竹枝

送賈縣尉陞龍安經歷

松烟未上龍安突草色先經賞子山身作太平
無事吏不妨隨處嘯鄱閑

六言

夜讀

斷雨流雲褚葉老夫好隱墻東閣書束牛腰大
半床燈火幽風

泉亭

影避洛官鄴館溉辭周黍殷禾已發幽人長嘯
又逢孺子清歌

梁山道中漫興

春暮巴雲爽雨夜寒掃地焚香青城落籍仙子
白社脩書謾郎可但鳴鞭堤上綿觀袖手醫傍

相思一夕如蛸誰鍼公子膏肓

和楊升菴雲頂山石上詩　詩云昨暝靈燈淨土兹晨雲頂盤陀三百六十飛陛八萬四千舉波諸峯須彌納芥衆水阿耨蒙蘢何處松濤清轉似演漁山梵歌

獨石盤雲冉冉三川結宇斜斜堂中下玄雙鶴
坐處開白道花賈卜君平人世思家杜宇天涯
成都仙人老矣何地暫休吾槎

詞

蘇武慢 次韻虞山驛

嶺外歸來祁陽病後添得數莖華髮抱膝推蓬
閑闕吟卧屢見中天圓月鎖匣陰符染塵長鋏
不似向時英發但删定肘後諸方聊作南遊筆
札○乍聽得新蟬一弄短墻斜日疎雨亂雲揺
曳苔跡溜痕暝蒼烟藹忽到早秋時節寂寂蓬
蒿青青松竹還我故吾則那又何須嘆世心勞
㤞事書空咄咄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制策 嘉靖乙未科

臣對臣聞天下勢也時也運勢者機也握機者
志也建志者時也時也者事之會也聖人
之所兢也唯聖人能速赴時以成天下之
務其志一定而不可移而天下之勢常固
而不離也勢也者天下之命也聖人之所
重也且天下大器也勢離則或昂而不可
挽或低而不可舉低昂之間誠有機焉惟
聖人能研先幾以平天下之勢而常不失
時也此古之人所以欲帝而帝欲王而王
欲守成而不愆不忘者也成其道常歷百
世而不廢非有暴亂之裔不即敗也後世
循其迹則今而稱曰聖王治天下之良法
要道也夫求聖王之法於千載之上其勢
變矣臣得其機焉學聖王之道於千載之
下其時異矣臣得其志焉勢也者伏於無
形者也其來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追其

倏然而聚也不可度其忽然而散也不可
合也非有機焉以運之則亦漫漁瞶眊而
終不可執也時也者藏於有待者也其蓄
也或發之矣其張也或弛之矣或行而尼
之或塞而通之矣非有志焉以隨之則亦
顛倒錯亂而會不逢其適也機以特勢志
以發機時以建志得其說者天下國家之
治可幾也
陛下發

德音求歷世長久之數持盈保成之道思
祖宗創業之艱念民物望治之願此愚臣之所
懷蓄而欲以獻之於
陛下者也臣嘗自謂謏謏諤諤思與天下返朴
還淳盡忠竭愚可夙夜無怠也恭遇
陛下拔之於塗泥而以縉紳彌綸之謀大人御
世之覘
詢之如是而不言則臣之自棄甚矣言而不
、詳擇而不精則臣之無具明矣夫士莫大
乎有自棄負
君之罪有不學無具之耻也臣請以
聖策所及者條對之而後及臣之說幸
陛下詳擇其中焉臣伏讀
聖策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
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
自其為君者何如耳夫歷世永命之道詩
書備矣臣敢冐昧億對曰上世風氣淳固
貴道秉德其君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

之精神廼與造化流通故能其壽皆百其
在位皆六七十年或四五十年而天下大
治物不夭厲民不彫喪後世稱曰治安未
已也夫人君居崇高富貴之地故驕奢易
生而逸欲乃興也彼其宮室之壯麗服器
之繪飾車馬田獵之侈縱聲色子女之讌
美固自以為盡天下之腴養安忘矣抑豈
知惰聰明而壞氣志已包藏天下之大毒
而不自覺哉是以高識遠覧之主必求大

道之原知性命之貴儉以自奉不過乎物
雖以尊貴之極而其恬愉簡靜無以異於
山林修潔者之為是以精神充盈年壽益
堅德性堅定外誘不入天下有奇衺之術
淫蕩之巧舉無所入之故天下陰受其休
養綏寧之福而歷世之久近亦從可卜也
是歷年之久與歷世之久固相須也臣又
伏讀
聖策唯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

久本於文武之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
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
基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
能盡持盈慎滿之道也夫創業守成之事
當塗之士爭言之矣臣敢冒昧臆對曰創
業之君得天下於至難而守成之主失天
下於至易何其不相及也臣嘗伏而求其
故矣賈誼曰三代之王所以有道之長者
以其諭教太子而導之術業也斯言可謂

根極理要者矣故周公教成王至老而不
倦也豳風之詩無逸之篇是周之所以貽
永年之具也漢唐宋之君其始也皆百戰
而有之憂勤惕厲若可述也然亦有身親
為之而身變其初者矣況其子孫之繼體
者皆出於婦人狎習之手其於正人正言
心不相洽而意不相安不見王業之所以
難安得不以易心乘之不原天命之不可
忽安得不以怠心處之老成忠愛之臣起

而救其遺餘末流已無及矣雖其間英主
誼辟不無有之然或得於天資之似矜飭
之粗依倣假借間斷者衆也是以不逮於
三代之美已是故古之帝王不恃其積之
厚而恃其繼之者賢也不恃其德澤入人
之深而恃其子孫維持之有其具也謹擇
人選任使以教諭之必所其無逸必知稼
穡之艱難必知道術仁義之正雖歷百世
而天下蒙其福也歷年所永天命之道宜

在於此臣又伏讀
聖策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
今朕以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臣於此有以仰
窺

聖孝之大
聖德之謙也臣謹冒昧獻言曰
陛下之繼位也是中興之運治忽之機也然而
不能大有為臣竊以為過矣
陛下聰明英哲逈出前古
踐祚以来十四年間講學師古更化善治君
臣之間未嘗不以尭舜相期高宗傳說蓋
屢歌而咏嘆之矣臣嘗觀高宗之學方其
退於黙也藏其精至不測也養其明至不

撓也所精義者至神也所研幾者至變也
豈不緼原挈本直截簡易哉以是言治無
難矣是故力定者必先為之強也見定者
必先為之明也守定者必先為之植也今
時學士文儒彬彬然會于此矣非必無古
說沃王心者也
陛下誠留神於此以光
太祖以繼
太宗至孝也以承
祖廟以育羣生至明也修之乎一時而名譽垂

之無窮聲光著而不磨至美也幸毋曰積
累之者厚矣可恃而安也臣又伏讀
聖策茲来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弘業於無
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祺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
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
恩之不知何以得此臣於此可以窺仰

陛下大有為之志欲建萬世之長策也臣敢冒
昧獻言曰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非臣至
之愚所能覩然其指歸要領之地不過曰
法
祖敬天勤民而已夫欲思其創造萬艱惕然怵
懼不可徒有是心必實有是事可也然而
恭儉盡之矣夫創業之君與守成之主其
求賢裕財以成天下之務道未始有異也
然而每不相及者其故可知已彼以難處
之而此以易乘之而已也夫人君之於臣
也如其不賢則急去之矣如其賢也烏可
不改容貌而禮之也哉臣嘗觀之小者至
於奴隷臧獲至卑賤也一不得其歡心則
不能致其勤力而况於天下耆艾魁偉之
士其視爵禄榮進已不足以羈其逸氣而
豢之矣又况接之以勢而震之以威何以
能要其忠貞而俾之自盡也哉盖末季之
君嘗自以為賢為聖為天下莫已若也挾

是心也安往而非其振矜驕忽之地也哉
佞諛之風因是而生子思之覩衛是已是
謂事虛名而忘本務願治之君何便於此
先王之世大臣盡瘁小臣靖恭百工師師
各思自効彼固有以深激之也臣聞之民
将窮天下将多故則府庫必充實何則以
君之侈心将生矣天下之最可憂者國富
而君心侈也漢以是而事邊功隋以是而
恣遊幸豈不大可畏哉天下之禍起於有
形者可備而藏於不見者不可得而支也
倉廪實府庫充此謂無虞之世可卧而治
者君之欲一動而大亂極壞隨之矣此非
無形之隱禍不可支之至痛與非夫中正
撙節之君安能富民而祈天也是二者有
國之恒患也故曰法祖者恭儉盡之矣夫
欲保洪業延永圖則當敬天天命靡常决
去留於德之厚薄也然而仁義盡之矣夫
仁者行乎天之陽者也義者立乎天之陰

者也天以陽生萬物而以陰成之陰以輔陽可也陰而勝陽非天道也故義而勝仁非君德也夫聖人以其不忍之心流溢域中至於不得已而用刑罰已非其初意矣而况於敲朴鞭笞流血刻骨之憯哉夫法吏之酷慢天雹民刀筆筐篋之所為無禮義教化之道而迺寄民之命於其手或者非天意也甚矣天之愛民之深也豈其使舞文弄法之吏任情恣意以制其死命也

哉此先王所以恐恐焉不觀於天命而觀於民心之去留也故法吏者先王之大忌也故曰敬天者仁義盡之矣夫欲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則當務於勤民之要然不過命吏教養之而已也 臣 觀三代以還願治之主嘉謀之士皆能隨世以就功名其於民之務不可謂無意矣然未有能躋之仁壽之域天下咸稱曰治安何王道之難行與 臣 嘗稽之往古驗之時務念此至

熟也三代之時分土而治故地近而化易及分民而治故勢棲而情易通分田而耕故業嘗定而俗易成此先王維繫聯固可久之道坐而運天下之術也夫三代之世雖暴君汚吏亦不敢甚雹用其民何則以民者已之資藉也甚則方伯問之天子誅之故民之勢常重時則各遂其生各適其所無有大盜崛起土崩之患以先王有以深結之也夫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不唯逸豫惟以亂民俗吏若不知務唯簿書期會之為急大吏出黜首相與易宅罵衣摧騶從虛廪餼飾傳舍而勞之大吏之威如神如帝足以震耳目而耀於閭市其至與民情邈不相及也大吏已去而民之室已嘗索然泯泯棼棼民實勞止唯恐其再至矣受長牧之責任民社之寄者固當如此乎人方相安以為常曰是固然也小吏以為榮迺私心嘗竊願之以大吏之

足以制其命也故厚遺而餽賂之不給則急取諸民夫小吏之祿每薄也內有溪壑之欲而窘於薄祿而重以餽遺之不及則其取於民也有旣乎甚哉吏之巧於取民如捕蟬者夜爇薪而振其樹也其闒茸孰爛自棄之輩知己之無能為也方且飽吞厚啗日攘民而奪之金不耻也受親民之任承流而宣化者固當如此乎如是而欲民各遂其生物各適其所難矣哉往者

陛下以民之饑寒為憂加意農桑之務勤民之意至懇切也然久未獲其效者吏不無乎不能奉

明詔也誠能一重吏責則科指條授而化行裨海之外可筭計課効期日而得也何憚而久不為此夫天下之士方安於苟且自利之計開

陛下核實刻意期於惠民則亦爭自砥礪切磋以功名自期待矣人得自効務可稱述而

良法善政彬彬洋洋相浹洽也臣又聞之吏有良者而急奪之民置之散處此與不得良吏同也夫賢者已去方來者未必賢是天下終不得被賢者之惠也晝策者欲重祿秩而久其任此亦計之得者不可不察也故曰欲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亦重夫吏責而已矣凡是數者皆臣就

明詔所及者而演之耳若所謂良法要道善守善終之術臣敢不竭其愚臣又觀自周

以來上下二千餘年之間天下一統者僅七八百年而止耳其間禍亂時時間作皆由於勢已移而機不持時已過而志不逮是以國祚天命未之能延而保業之君終使成王高宗獨美於其前也今

陛下策臣以良法法之良豈良於能運天下之勢策臣以要道道之要豈要於能握天下之機臣前謂天下勢者何也以一人而運天下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者是也不得

此勢則指瘤臂蠹而不可動也臣何以謂運勢者機也今天下之士日趨於浮薄而無實用也農日趨於困屈而不能自存也工日趨於奇技淫巧而傷天下之財也商日趨於操柄富貲而侔天下之利也官師日趨於巧宦銳進而不顧天下之大計也黃緇之流日趨於自便自利而不顧衣食之原也東南財賦百倍其力而後致之也西北戎馬萬全其策而後安之也邊鄙日

竭而告不給矣夷狄日橫而憂不備矣宗藩日息而祿不充矣馬政徭役軍伍將吏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此其勢亦可謂低昂之間稍不平矣在於操得其機而轉移之耳

今天下雖未極治亦可謂少安矣然而天下方認認然若有隱憂他患者此不得人心之效也夫天下之情易通則人心得矣臣在草野間

今之諫官稍失其職矣此不善其機之大者蓋士無實學每欲咳唾以成天下之務故言議有餘而鮮事實宜有以一懲創之也然全軀保妻子之志與雖負累不恤也夫士不乘時自奮於功名之途此士之罪也然而或出於創懲之過與則甚可惜矣天下之勢安得運之而有餘力也哉是以保天下之良法無踰此一機也臣前謂握機者志何也臣愚妄議以為

陛下東明曆生成之德當百六十餘年中興之運此正可以大有為之時也迺今人望極矣而效不見者其亦

陛下或於所謂志者未甚切與臣請演志之說以終焉夫志者心之精神也心之精神聖之惔憹神之底裏也古人之治天下取之精神心術之際而優為之矣今夫古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可得而見也其所以存之而神動之而化鼓舞之而民宜而天下不

倦者此不可得而見也盖可得而見者聖人之應迹也至退藏宥密神明之比豈流俗故常然哉是道也刋落枝柯根原見矣培養既至端倪生矣湊泊既融素質露矣堯得之而無名舜得之而盡善禹得之而無間文得之而為至德高宗得之為恭默
陛下得之而為敬一也盖敬則神一則精精神之極與天地流通天下之事為之則必能勝行之則必能至可以永年可以延世可以保民可以育物可以光
祖宗庇末裔也但恐勢尊位極之地所以曠然以觀寂然以省事克已之力求定性之方致合一之功收一原之效者有未至耳是平天下之要道無踰此一志也 臣 何以謂建志者時也方今勢雖低昂而未去機雖參差而未離如上所陳者失此不為必為痼疾起而圖之良法要道取之在我是天命維新萬世之一時也語云難得者時也

臣 故曰時也者事之會也聖人之所競也惟聖人能速赴時以成天下之務而天下之勢嘗固而不離也唯
陛下始終留覽無失此大有為之時天下幸甚

臣 謹對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奏疏

乞求真儒疏 嘉靖戊戌年

翰林院編修臣趙　謹

奏為乞敷求真儒以贊大業以慰

聖心事臣于本年四月廿一日伏覩

皇上軫念元元旱傷流離乃

躬祀

郊雩百官陪拜臣于時感激發奮退思時務

但臣智慮短淺見聞寡陋不能一時備悉

條列謹取其大者一事為

陛下陳之臣所謂大事即敷求真儒是也夫果

求真儒也則天下之事自有任之者矣又

何待于臣嘖告也乎臣聞為政在人雖有

聖君必資賢輔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陛下以天縱之資撫中興之運汲汲求治十有

七年于玆矣志非不勤而未收丕應之功

人非不用而鮮獲得賢之効此其故何也

蓋由大小臣工罔懷報

主因循偷安流風委靡股肱師保之義替而

明論道經邦之職曠而不脩日久日浸無

復奮庸之氣

陛下欲驅策此輩以赴于勲華之域不其難乎

若循安守故常而不廣求真儒以為之用

臣恐

聖心無時而得慰也太平之業無時而得建也

且聘徵之典乃

祖宗舊章以至

列聖亦有

令甲其在

英宗朝嘗舉江西儒士吳與弼矣其在

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矧

上帝篤生

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為之

君也則何為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

也哉故曰雲必從龍風必從虎

聖明既作賢哲快覩乃今遭之而未相遇者無
亦求之有未至也乎盖文藝之科有司之
式可以旁搜中才而難於坐致不召之士
也故必有渭濱傅巖之事而後足以當今
日大有為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
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
盛德西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吊民混一之
大業則必付于渭濱之釣叟商之高宗起
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
謳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傅巖之築夫當是
之時二賢非有希合于世之願也殷周之
制非別無取士之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
為格外之選二賢之既得遭遇也則投竿
釋鍤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
不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illegible]
神交洋溢而聞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
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
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

我
皇上者是上負
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傅説待天下之士者是下
誣豪傑者矣
陛下若以二后為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幽
不應以二賢為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
得不真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
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傅説而用之
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語曰取長途者必
策良駿善工事者先操利器真儒者適治
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今歲月易遷羣
生之望治切矣
陛下何難于此而不為也且羣鳥落落不如一
鶚具臣翩翩不如一賢賢者之用于人國
也以道事君以正格物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家國天下為一念是之謂
有大臣之度是故陰陽未調水旱相仍則
大臣憂之肆夷未賓軍務敝頹則大臣理

之黎民流離府庫空虛則大臣恤之風俗
衰憊人才頹僻則大臣率之貪夫顯行酷
吏未除則大臣治之百度未張萬方未和
盜賊具興則大臣任之故曰適治之良駿
而平章之利器也盛古哲王所以運天下
之具如此今
陛下上嘉唐虞下樂商周而治平之願尚未自
慊者無乃具之未備與豈
陛下之意亦將謂世無斯人哉則燕齊之國尚

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況乎巍巍盛
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
之略而處者乎伏乞
陛下斷自淵衷肇舉
盛典遠宗前謨近遵
祖法上承
天心下慰人望明
詔中外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求賢輔治之意著令內外百司府傅加

採擇無間士民凡有明先聖之道蘊經世
之學仁智老成之士皆得舉聞然後取其
尤著者以禮賓之以師資處之必究其道
德之實精一之蘊庇民易俗之具果係一
代真儒允契
帝心者則寄股肱輔佐之任無令尚父良弼得
專美于前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
名懸日月而愈光德配天地而無窮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

宣諭將士疏 嘉靖庚戌年

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趙
謹
題為宣諭事本月廿一日該臣奏為獻計破
虜事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
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臣愚
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辨慱官一員捧
詔諭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楨單之令許

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但得一
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
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叅奏在不失
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
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給行待事

定之日令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勑宣諭城外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亡罪重其賞

功之格臣于本月廿二日酉時領勑廿三
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

揚
聖意激勵勇敢廿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
前去勦捕寇賊鸞以為雨大未可動臣以
為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
軍出奇之際令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
以為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
止搶一支又以搶畧財畜極多輜重為累

若用奇兵邀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
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
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
塵送之則為無策今
朝廷開曠蕩之
恩令尔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
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
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即
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

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南城
東守護等營畢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
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
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
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廿五日卯時
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仰吞我
皇上激勵將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

自陳疏 嘉靖丁巳年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趙 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嚴考察事臣士
嘉靖十四年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
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左春坊左諭
德兼監察御史謫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
史歷陞直隸徽州府推官南京吏部文選
清吏司主事署郎中事南京光禄寺少卿
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叨轉今職近該南
京吏部奉有
欽依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臣系官四品例

應自陳竊念器識凡下文采靡章蒙
聖明設儲館職一十六年然後付以成均之任
未有毫髮之功以報
至恩而間因奉使無狀自取罪責復蒙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惟令置之遠方俾其思過
而八年之間已復薦歷清省陟在下卿之
列故臣之感奮圖報最切最深無以為喻
居嘗思念臣樗朽之材雖獲沾
聖明不忍終棄之仁而臣犬馬之年已侵尋疾
患屆於始衰之日圖報之心徒切鞭策之
力莫前夙夜惶惶懼招鵜梁之誚以傷素
絲之風而未敢以為請也即今考察京官
正大彰黜陟甄别賢不肖之日伏望
聖慈俯鑒容臣此時罷歸田里以警偷惰以清
仕路則天下曉然知我
皇上於一微臣所以育養懲艾湔滌之以成其
材者已無不至又必待其位至見其終不
足以克荷然後去之則莫不勸于義而奮

于志矣此正我
皇上所以御羣臣而隆聖治之道之最切者也
自陳疏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
臣趙　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近該吏部題
請六年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許令自陳恭候
宸斷臣叨官二品謹遵例自陳者伏念臣某以

嘉靖十四年進士擢居史職庚戌之秋狂
虜犯順臣力沮羣姦和貢之議遂為所構
仰賴
先帝聖明察臣孤忠罪止降用至辛酉之秋復
蒙
先帝收録陞臣户部右侍郎到任一月惡臣者
暗令言官逐臣回籍家食已八年力就衰
已絶仕進之望矣恭遇
聖明御極援擢海内懐忠伏節困阨廢棄之臣
洗滌而録用之於時起臣吏部左侍郎掌
詹事府事
皇上臨視太學
錫臣以坐講之榮臣轉陞南京禮部尚書復
特賜召還之命乃臣旋自南曹再供
講幄則兼官分教
恩賚有加遭遇之盛獨在廢起諸臣之右矣故
居嘗揣揣實自懷恥竊念教士修史日講
敷言俱為重任已非臣之淺陋所能稱塞

况臣又當此垂老之年精力衰耗雖強矜
持而智慮不逮故
侍從將及二載而報荅未有涓涘當此大明
黜陟以勵臣工之日所當急退以避賢路
莫先於臣也豈宜又冒
榮禄浮沉取容以自壞名檢于晩節末路也
哉伏望
皇上俯念微臣青衫去
國白首回
朝故態尚存形影孤隻既不能為人作桃李
之私又不敢背公養寵畀之譽徒持悻直
終蹈危機故于此時懇乞骸骨願齎拙志
生還舊山以消羣猜之疑終守知足之戒
是我
皇上既擇用臣於廢棄之餘又保全臣於
寵榮之後矣臣雖晩達而得善終又豈非至
幸也耶
議邊事疏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趙□謹
奏為懇乞
聖明賜辭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以圖
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
等在内閣辦事臣於次日
廷謝畢復
面恩講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某盡心輔佐贊理政事欽此臣

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
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
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某感
恩圖報一念之誠于是淪洽骨髓矣至九月内
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　握兵

覬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岢棄鎮
避于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將麻錦
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
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
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
其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
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
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
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

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
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
圻劾陳　趙岢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
罪一時
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
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為漫然兩可避匿之
叅在部則為肆然庇護再查之覆蒙
皇上發下内閣令臣等看詳擬票間臣即與大
學士李　說道

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
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
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
社稷之計也我輩則
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
以報答
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
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太同巡
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
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執我
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
何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于時閣臣

不以臣言為然臣亦隱忍不敢瀆
聞者以為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
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
狀益加詳著况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
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
今兵部題覆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
存姑息之意臣備員
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
欲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
時之智故懷慙而思退矣竊念臣共今年
已六十二歲來旧匪多效忠無術若旅進
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
袞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
而人臣守正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
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冒
萬萬死罪哀鳴于
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
舊業盖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思
洪恩未報猶預輸涓涘仰荅之私以此自白其
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論營制疏隆慶巳巳年

題為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
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
之害其為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
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
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
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
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
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戎嚴征
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
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為
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

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
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
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

我
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
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禁
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
方矣此

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嫁賊將仇鸞之地遂請于
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
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
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
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
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

事之危未可測也鑾誅而以鎮遠侯顧溥
代之寂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以避嫌
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
俱列營于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
祖宗之法遂致将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将
弱而如寵則有不振之弊
國家與強虜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
可為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
設将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
可遵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将
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
之衆而能變弱為強者非韓白之流不當
能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将
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
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
各擇一将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
訓練仍以文臣巡嚴之每歲春秋遣官校
閲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
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
聞而
賞賚罰治行為務令五營齊成精鋭先將戎
政印收入
內府有事則領
勅掛印而
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
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
于
上而
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
戍隨所用而無不宜矣轉弱為強之道實
不外此今若徒狃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
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将權重而避忌愈多兵
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
也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委者多兵不
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
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人令其各

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
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但軍國重
務關係匪輕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御批發下
廷臣會議須求衆謀恊同事體穩便而後施
行倘羣臣之中別有論議足以強兵杜釁
裨益
廟謨者俱令條悉奏
聞恭候

聖明裁斷行之

辭一品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辭免
恩命事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節奉
聖諭朕生辰大慶貞吉加
太子太保欽此臣聞
命自
天不勝感激不勝惶悚伏念臣往以庸劣居講
職巳無所裨益荷蒙
皇上擢居內閣贊理政事
恩同覆載報之涓埃方日夕氷兢思仰副
委託之重而自顧綿力懼不克勝茲乃恭遇
大慶覃恩復蒙
特降綸音超加宮秩
九重溼眷一品崇階逕揣分量才寧不愈懼豈
惟懷慚寔又負愧臣之所懼者才力既薄
而報稱殊難臣之所愧者奮勉未加而
恩榮先被此臣所以惕然思避而不可覥然冒

受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下情收回
成命容臣仍以舊銜隨諸臣之後黽勉供事庶
得免過分之愆以圖致身之報也

辭霍本兵疏隆慶庚午年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無
掌都察院事臣趙 謹
奏為貪臣被論撫拾誣訐有傷

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該正月
十四日户科給事中楊　劾奏
兵部尚書霍　已蒙
皇上令冀供職矣先該臣奏為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已蒙
皇上准依兵部會議行矣方兵部未議之先冀
因被論註門籍求去忽出會議議畢又註
門籍三日遂有此奏撫拾往事誣臣主令

楊　劾彼歷數臣與彼有憾者四事臣請
辯明之其一謂嘉靖四十年臣為户部左
侍郎去官時事此時臣為嚴嵩所逐自
朝見至于劾罷甫四十餘日耳當時人謂冀
以重賄求補臣缺此乃嵩用事之時官府
陞遷常例于冀何尤當時科臣張益係嵩
之親其劾臣乃嵩所嗾于冀何與臣時以
得去為幸于冀又有何憾今冀引以自居
謂臣憾已甚哉冀之迂也可謂誣矣其二

謂臣挾三輔臣止
皇上大閲因憾于已彼時閲期已定閣臣旋近
關虜臣測請
聖駕暫緩旬日無非慎重之意乃輔臣之職也
此時臣初入閣不過附名于揭帖耳非臣
所得主之也旬日之後即已舉行矣冀乃
謂臣因此有憾于已夫練京營之兵乃臣
之素志奉請
皇上大閲諸營之兵以振刷頹靡乃臣所快覩

臣方自謂千載之一時也何由憾及于冀
哉曉言無端亦至于此可謂誣矣其三謂
臣誘三輔臣請釋將官劉寶田世威之罪
冀欲以趙苛大同失事比其例而臣不從
以為有憾于已冀蓋不知此時臣初入閣
亦不過附名于揭帖耳請釋二將意出于
三輔臣彼皆人傑也何至為臣所誘哉
恩威出自
朝廷何可謂臣得以獨專哉趙苛失律本與

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科而與副將劉寶
田世威不合臣謂本兵當亟人以伸法不
當亟法以伸人乃異日處置大同邊務之
語何得牽扡一處而強証臣之有私憾哉
但以大同之事如臣所論實發該部之短
臣祇知為公家之務而不復計僚案之情
臣心常以此自愧耳若謂其有憾于臣則
可而反謂臣有憾于其可謂誣矣夫此三
事臣之辯已明析然猶皆在楊鎔未劾其

之先也其四謂營制之議臣與之有憾夫
營制之議定在近日去鎔論其之期已遠
臣何以預知其不從臣五軍分營之制而
先憾之也哉又可謂誣之甚矣夫人臣于
天下之事當以公天下之心處之兵權貴
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分府以設
將分營以練兵此
祖制也人皆知之也人皆能言之也第畏其難
而不敢先發耳恐其事體難辨而議論難

齊衆口難調而猜忌難避術內有隱藏之
禍暗中飛射影之沙往事可為明鑒矣故
當事者說及京營則搖首咋舌而不敢一
開口也臣雖老年朽質死不足惜然保命
畏禍亦與人情同也豈獨能不懼死也哉
蓋臣遠感
先帝作養保全上感
皇上錄用特恩故冒忌而言之于是側目于臣
者多矣豈止于一霍 也哉其蓋自知贓

私狠籍不為清議所容又見臣兼掌風紀
之司故勇于犯此不韙之名造為無端之
謗而不計事實之詳大肆詆訐之語以聳
皇上聽聰俾
皇上疑臣不肖令臣與之俱去乃得借此為名
耳其設心以為臣若不去則彼得以對人
曰吾非以贓敗也吾得罪于權臣耳若臣
與之俱去則因以暗結忌臣者之心而明
著去臣之功以為他日復用之階其為計

甚巧其為言甚險而其為害甚大矣蓋由
項年人心日邪風紀大壞任悖無忌之輩
止知媚臣而不知尊
主故忌為公之臣而厚私黨之結以至于如蕖
之為而不顧也往者臣入閣辦事之日入
侍
經筵
面恩禮也蒙
皇上面諭臣宜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等語仰荅
聖諭今蕖即舉此劾臣謂臣為非所宜言蕖誠
何心哉蕖亦嘗讀古人之書而官至二品
矣豈不聞商高宗立傅說為相命曰汝為
朕鹽梅汝為朕舟楫乎
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
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猥鄙可無一言以仰酬
明聖乎倘使臣徒畏諸臣見忌乃默默而退以
求自全他日史臣書之曰有

君而無臣寧不辱
清朝而羞汗簡乎蕖又不見唐姚元之拜相
日以十事要說其主乎臣往於
經筵中每以此等故事作為講章稱說于
御前蒙
皇上色許而肯之雖其才不逮于元之而官亦
非宰相然以輔臣獻納二三語即為蕖所
持如此則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治世而
危

明主之言甚多皆當為蕖之罪人也蕖之喪心
寡學不知臣道如此宜臣以議大同功罪
之疏為彼所憾也夫蕖謂臣臧巳以四事
臣實無之若蕖之臧臣則止因此大同一
事憾臣攻發其短其心不可解不去臣不
巳也然臣係近臣義深責重不當因此貪
臣誣訐而輒自求去故必待此事辯明然
後自請于
皇上乞骸骨而還臣之自處義當如此恭候

聖裁但臣又奉
明旨兼掌風紀之司遇此貪贓告訐之臣合當
論究伏望
皇上將給事中楊　原奏付之法司行拘一干
[illegible]過送贓私人犯嚴加究問有無虛實如果
言官誣劾則罪言官以謝篡如果贓私有
迹則重加罷　撫拾誣訐無恥之罪以警
官邪二官之罪既明則臣原無主使之情
亦不待辯而自明矣仍伏乞

聖諭布詔
朝堂今後如有貪濫之臣被言官論劾不知引
退輒乃撫拾欺罔肆論無忌挾制近臣希
圖遮飾不顧清議致傷
國體如霍　者許科道官奏聞
皇上嚴加誅罰庶風紀可肅而人心可正矣

乞致仕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懇乞
天恩俯憐衰老容令休致事本月十六日該臣

奏為貪臣被論撫拾誣訐有傷
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奉
聖旨霍韜已有旨了卿宜安心供職不必介意
欽此臣捧讀零涕感愧交至恭惟
皇上御極徵用海內人士獨拔臣于衆人之中
而置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之一遇也
惜乎臣匪適用之才而無以仰副
皇上錄用之意臣雖有報

國之願而不能隨順諸臣謀
國之猷入閣數日之後即有大同功罪之議
數月之後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
翕訛之騰沸以致今被詬詈之紛拏此臣
自取之罪也然謂臣愚則可遂謂臣專權
亂政則大甚矣臣名在五人之後身居獨
立之邊入
朝惟影隨形居家無賓入幕豈有如此孤孑
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者哉臣昔論前大

同功罪正欲明
人主賞罰之權今論營制分合乃欲復
國朝軍政之舊然臣二議皆已阻而不行矣
臣又何專權亂政之有凡此已蒙
皇上神明洞鑒故不即加誅戮于臣之身又令
臣不必介意臣上感
皇上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至深至重而螻蟻涓
埃報答無地雖欲勉竭而不能矣臣以此
自悼生悲而傷其魂臣又以他防生懼而
損其魄被論以來數日之内怔忡戰慄老
為未進蓋年已老衰些少心神易得驚散
即今已如癡如醉忘前失後况能修政立
事以無負
重任也哉伏望
皇上大慈至仁念臣孤危之跡察臣衰懼之衷
容臣比照近日尚書毛愷都御史王廷年
老致仕之例俾得生還以見丘墓則臣之
遭際可媲美古人感戴

皇上曲成恩過高厚矣臣自分今生已無以仰
答
聖明惟願以此未了之念于生生世世殫忠力
孝以報
天朝耳

乞留撫臣疏隆慶庚午年

題為乞
留用撫臣以責後効以安地方事近該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王　為縦賊再逃滋蔓流毒
欽遵
明旨糸究怠緩誤事官員以肅法紀仍乞
勑諭專責征剿以一事權以絕禍本事揭呈到
院内糸四川巡撫右僉都御史嚴　推諉
怠緩不駐劄重慶府適中之地以致軍機
遲誤並西鄉賊巢及通江大寧等處去川
陝會城甚遠乞專
勑鄖陽撫臣節制下川東川北關南等道以便
征剿等因臣照得此賊原起于鄖陝地方

以致貽害川徼正月以來復流刼四川之
太平東鄉奉節等縣大約有賊三百餘人
耳共擄去男婦十餘人殺死鄉夫四人刼
掠民財三十餘家巡撫嚴　委不得辭其
失事之責矣但此賊竄伏三省之界深居
萬山之中出沒不常未即殄滅在兵備副
使鄭文茂統兵指揮孫繼武督糧叅議郝
永貞等官晝地專任刻期剿滅乃職分之
所當勉在巡撫則又北有番蠻攻圍之警
南有都蠻猖獗之患居中調度意在徧顧
似亦無推諉之情即如前虜刼未甚挫衄
而遽欲更置撫臣則凡失事更有大于此
者又當加之以何罪哉臣聞清之撫四川
也省費愛民約己任怨以圖補益於地方
其忠有可取者況際旱荒之時生民流困
正賴此勤厲之臣以安輯招徠而遽欲去
之是奪蜀民之父母矣夫都蠻積年之寇
也非由清而啓其釁端流賊隣省之逋也

非自清而縱之滋蔓今乃俱以之罪清亦
過矣臣為此言豈有私於清耶蓋竊見近
日任事之臣甚難論事之臣甚易任事之
臣難齊異同之口難調毀譽之口惟知畏
譏憂讒[illegible]常苦几行之難也論事之臣不
設身以處其地不原情以待其成惟知深
文求備故不覺其言之易也頃者都御史
海瑞既以被論去位而嚴　若復繼之是
任事之臣皆不能免臣恐天下建功立業
之士自此解體喪志寧以全軀保位為得
計矣當此南北多事之時
皇上欲驅駕羣品以康定
弘業可不于惜才而加之意哉再照御史王
欽奉
明旨叅論地方失事官員所言雖過于嚴而意
在彈壓以收寧謐之功臣為
皇上惜才且係蜀人頗悉蜀事所陳雖近于恕
而意在委曲以全器使之道言若稍異而

意實相成者也伏望
勅下該部酌議地方失事官負情罪及專
勅鄖陽撫臣節制征剿事宜俱從　所論至
于吏置撫臣一節尤望
俯從臣議容令清策勵供職專意于北謹番蠻
之備南靖都蠻之禍内賑饑荒之民以圖
後效以贖前罪庶免臨敵易將之失而得
用人使過之宜矣若用之無功而後罪之
則清亦何辭以自解哉臣竊有一得之愚

如此不敢緘默恭候
聖明裁斷施行
乞假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遷塟事臣伏蒙
皇上簡列輔職感戴
聖恩天高地厚雖捐糜歿齒未能報稱況于一
切身家之私豈容顧慮但臣久懷懇切之
情事關父母有萬不得已者謹冒昧上瀆
天聽臣少年失母因貧乏無力聊且營塟地址
未善每欲遷改不能如願逮至父故圖地
合塟竟不能得遂亦權厝別所至今兩塋
異域言之痛心前年蒙
皇上推恩贈臣父母秩為二品而丘壟荒穢尚
不修治臣偶一思之則怛焉熱中懼負
恩寵實為不忠但臣先以供奉
講筵近以初承
簡命是以心雖懷切而口不敢言也頃得家音

墳為水嚙殆盡臣聞之惟有夢魂繞兆醒
淚沾臆而已況臣年六十有三餘生無幾
自入夏以來衰病侵尋心神恍惚筋轉腸
鳴日就枯槁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臣父
母終不得合塟矣子之不孝孰大于是故
敢輒以下情哀鳴懇籲于
君父之前而不避誅戮之罪也恭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育萬物如臣父母亦萬
物中之未得其所者臣亦得内外官員凡

給假省親展墓遷葬俱有定制獨館閣儒
臣多出
特恩如先年大學士劉忠左庶子童承叙脩撰
唐皐等乞
恩展墓遷葬皆家
賜允臣與劉忠等事體略同而迫切之情則尤
甚焉伏望
皇上憐臣不得已之情
特賜矜察容臣比照劉忠等事例給假回籍遷

葬父母俾臣烏鳥之私少盡萬一則
皇上浩蕩之仁澤及枯骨而微臣感激之衷誓
當啣結以圖補報于將來也

乞止考察科道疏　隆慶庚午年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廿三日禮部伏覩吏部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
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
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盖近因御史葉

奏論追事言辭跡妄上干
聖怒以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
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
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
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
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
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
不職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
日所司奉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
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寛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
今有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假以疎肯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
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
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
賢才銷磨殆盡致
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以至于不
救此誠可為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
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
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
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
恩收回成諭特加
寛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
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寛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寛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内閣一年
之内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毁不勝其辱是
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
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
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
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
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
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

乞致仕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瀝膽披誠懇乞
聖斷亟賜罷黜以謝人言事本月二十日臣據
内閣接到吏科都給事中韓 揭帖内劾

臣為庸橫輔臣大負
簡任懇乞速
賜罷斥以清政本以重鉅典事臣讀之不勝驚
愧夫臣極庸劣誤蒙
皇上拔授輔弼之職一年有餘感
恩圖報惟知奉公孤立而已晝夜憂懼戰戰慄
慄兼以才識庸常年齒衰邁屢招物議故
臣亦常屢求致仕皆未蒙
俞旨彼側目于臣者疑臣佯雖求去而實則戀

位多居此一日則有一日之異議故翕翕
訾訾日惟思摭拾臣短而排擠之也臣已
于五月內引先年大學士劉忠拜掃例乞
假求去又伏蒙
聖恩不即俞允臣欲擬疏再
請適大學士陳　屢乞致仕故不敢同時率
然
瀆奏未久即有防秋聲息臣于時義不當苟求
免去今聲息稍停又值

大祀禮成百工休沐之暇臣方圖披瀝懇誠上
干
天聽辭未及撰而韓　之劾論又至矣假令臣
即日得乞骸骨已為遲滯雖
聖恩浩蕩然苟焉糜祿已踰一年况大臣屢被
論列靦顏久居而不去其辱
朝列而敗士節之罪不容贖矣臣安忍以此不
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故臣敢因此
際來鳴懇乞伏望

皇上少寬鈇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田里豈非
臣之至幸也哉但臣尚有欲言之情不容
避強辯之嫌而遂緘默以去再敢為
皇上陳之夫楫言官也
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為
公朝而扶持正論乎抑為私門而排擊異己乎
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奉
旨處分臣不敢
瀆辯但其惡臣之深者只為臣近日乞止考察

科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　之意不合耳
蓋高　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乞
收回成諭以阻其謀未蒙
俞允于是臣即日奉
旨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
楫謂臣稍涉親故即巨蠹元兇極力救解
魯經觸忤縱端人讜論恣意詆排者果指
何人乎考察之事其容楫亦係考察之數
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報復私讎
而冒死陳
奏欲以阻之令乃反謂臣欲為報復之地可
乎楫又劾臣為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
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　往蒙
特旨兼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恐高　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
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其
兼總之權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
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
明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
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
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
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
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
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于摩天橫
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
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察而
怯于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
罪耳今楫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不
從實供說亦不敢復曲為拱諱矣夫古之
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
以尸諫臣受
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父之前乎伏望
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內閣供
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别選用老成
一之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来姦臣欲盜
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為例庶上不
悖夫
祖訓之垂戒下不失夫諸臣之職掌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矣

謝廕疏隆慶辛未年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隆慶四年十月內欽遵
聖旨賜臣致仕馳驛回籍本年三月內接到吏
部咨為欽奉
勅諭事該隆慶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節奉
勅吏部獻俘禮成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可
嘉兹特加恩原任大學士趙　廕一子中
書舍人如

勅奉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臣即日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訖臣感愧不勝喜懼交作跧伏自省愈切氷
兢屡旬之內竊覩邸報辭免諸章皆未蒙
俞允持論多臣亦未有異議臣乃敢齋沐抒辭
覥顏稱謝者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切念
臣昔以猥庸謬忝
機務素飱期歲寸効弗申伏蒙
聖恩浩蕩不加屛放仍優以乗傳俾遂故鄉桑

梓生色宗黨騰歡惟昕夕仰戴
天恩誓捐糜難以為報兹又以嘗與籌邊之末
議復
加以廕嗣之殊
恩雖隨例以叨庸實因人而成事較之於功而
不稱度之以義而未安但既已去位而不
敢存諸僚同異之形名後諸人忍獨負
聖明溥徧之眷
光臨蓬戶

寵自
天朝取物洪時受
恩深處寧忘福祉之過分盜堅忠孝之貽謀所
惜筋骸衰憊才力無可捐擣自愧年景催
頹肝膽徒存矢激此生已矣報荅何堪惟
願後世他生再為犬馬臣儻早致方剛之
努力重輸未効之涓埃耳臣瞻
天望
極意越辭慳悉老含情心披願竭無任感戴激

切忻忭愧悚之至

表

謝幸學表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暫管國子監祭酒事臣某等
隆慶元年八月初一日欽蒙　聖駕臨幸太
學謹奉表稱謝者
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日月光
華復覩　繼明之聖　乾坤高厚先尊　合德

之師待人後行　示民有敬歡四海嶽　禮邁
虞周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　飛龍乾御　匕
鬯震持　五有極歸三無私奉乃當茲　嗣服
之始正自貽　哲命之時　求堯舜禹文之心
講孔顏曾孟之學聿　遵成憲爰　右斯文脩
禮師之儀舉　視學之典．執圭敬肅似暴
以秋陽　尊爵潔清如濯於江漢千載神交翼
翼清明之感至期　對越惺惺敬一之存　出
與天遊　動為世則將誕　敷文德於四表仍

載鳴鐸聲於遺經橫編坐講　錫儒士以至榮
命坐　賜茶感遭逢之盛事聖雲賢裔胄子
諸生百工同駿奔走之莊勤萬姓共園橋門之
懽忭　嚴威咫尺　制語叮嚀　明良喜起之
辰瑞日卿雲之會豈徒舉　舊章之縟悉寔貫
求　新益之駢臻因　禮師以契心師伯　視
學而精聖學　時如有待　道不虛行臣等章
縫劣士鉛槧陋儒未聞大道之方虛負斅言之
選以禹範而明禹謨未盡克艱之旨自有盡以

推無盡難明不息之强俾如舉全豹之一斑安
能括諸經之具體所幸 聖顔之有喜亦惟御
事之多賢忻臣 錫福之同仁愧自納忠之無
智伏願 體驗圖書之精藴 貽田河洛之英
靈 月有將日有就 允同天德之剛作之君
作之師懋建 皇中之極臣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聖駕臨雍講章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禹敬承於帝舜
而獻其謨謨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艱是難政
是國之政事乂是脩治而有條理敏是速德
是善昔者大禹既作司空總百揆深有見於
致治保邦之不易故陳謨於帝舜説道人君

一身乃宗社生靈之主天下治亂安危所係
其道甚大欲盡其道為難人臣受國家委任
有輔理承化之責其職甚重欲稱其職為難
若使為君者能知君道之不易盡兢兢焉求
所以疑天命順人心者而勤勵以行之為臣
者能知臣職之不易稱兢兢焉求所以安國
家利社稷者而敬慎以圖之君臣上下都這
等戒謹恐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然後朝廷
之政事可以漸次修治而無壞亂之弊黎民

百姓亦皆從上之令速於為善而無梗化之
人也若人君盤樂怠傲以崇高富貴為可長
保以天下事務為易處置無厲精之心無深
遠之慮人臣亦隨而和之以偷享其祿苟容
其身則政事將必至於敗壞生民將必至於
淪溺而天下亂矣是治亂安危之機只在君
臣一念難易之間可不戒哉大禹之陳謨如
此臣嘗論之帝舜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
禹亦聖人為舜元臣君臣皆聖會於一時當

是時朝廷政事豈復有不修治而天下之民
豈復有不敏德者乎然觀禹之告君一則曰
為君難二則曰為臣難而下文舜之答禹亦
不敢以克艱自任曰此惟帝堯能之君臣之
間交相儆戒聖不自聖如此此唐虞之治所
以為盛而不可及歟恭惟我
皇上即位以來
軫念饑民
東省賞邊士
虛懷納諫
省費節財
懼霖雨之為災飭臣工而脩實政
慮胡塵之未靖戒將士而謹邊防夙夜兢兢罔
遊罔逸即舜禹之克艱不是過矣自此之後
益勤
聖政益勵
聖學
上以純心任賢為急下以責難陳善為恭則唐

虞致治之盛豈不可復見於今日哉臣等躬
逢不勝慶幸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初一

經筵講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大學傳之六章曾子釋誠意的說話毋
是禁止之詞自欺是自家欺瞞不著實的意
思謙字當作慊字是快足的意思獨是人所
不知而自家心裡獨知之處曾子說大人之

學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誠意又是脩身第一緊要的工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蓋以天之生人本有善而無惡人之良心本好善而惡惡但人雖知善之當為而不肯著實為善雖知惡之當去而不肯著實去惡自家欺瞞了本心意何由誠身何由脩乎君子誠意的工夫只是要禁止這欺瞞不實的心其惡惡也就如惡惡臭一般必欲去之而後已其好善也就如好好色一般必欲得之而後

已這等方纔合著那為善去惡的本心自家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慊也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則其實與不實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這本心獨知之地正天理人欲之幾一念自慊積之而為聖為賢一念自欺積之而為愚為不肖其幾雖微所係甚大是以君子之學必當致謹於此而時加省察之功善念方萌即著實用力而不徒狥外以為人惡念少動即痛自克治而不徒苟且以自恕

然後意可誠而心正身脩矣臣嘗論之脩其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事亦大矣然其要只在謹于獨知之地豈不易簡豈為難行而漢唐宋以來非無英雄卓越之主其始雖勵精致治而其後皆流於驕淫怠逸鮮克有終者皆因無制心之功故不能不奪於外物之誘耳宋儒程顥說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知所從事哉恭惟

皇上聖智天成聰明神啓既已知敬
天法
祖勤政務學之要矣然臣等芹曝微忱尤望
皇上於臨政之時宴閒之際清夜之中平旦之頃一念初發即自省察此念為敬
天與為法
祖與為勤政與為務學與則力推行之不復格于羣疑不合於四者則力禁止之不使萌于念慮操存既熟心境昭融自然天德純王道

昔致治之美將追蹤古之帝王而陋漢唐宋
於不足言矣臣愚不勝顒望之至隆慶元年八月廿日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是大學傳之十章論理財以脩德為本的
說話是故是承上文說來君子是人君德是
明德有人是得衆有土是得國曾子說道平
天下在絜矩而絜矩非明德不能即上文三
詩觀之可見治亂興喪係於德之明否而不

可不慎矣故君子圖治他務皆所未遑必先
慎此明德審於意念之發謹於獨知之時意
發於天理即擴充之無所疑阻意發於人欲
即遏絕之無所牽繫如是則心正身脩全體
之昭明自復而大用之絜矩自行欲平天下
不難矣所以說君子先慎乎德德既明矣將
見有德之君能愛其民而民亦愛之君生之
而不傷民亦戴之而不忍背君厚之而不困
民亦依之而不肯離所以說有德此有人既

有人矣由是土宇日廣而封域日固田野益
闢而廬井益繁一民皆其臣則尺地皆其有
所以說有人此有土夫人者財之所由成也
土者財之所由生也既有人有土則財之出
於地利而為貢者將隨土地之廣而日臻財
之出於民力而為賦者將隨人民之多而加
富以待賜予之費無有乎不充以供軍國之
需無有乎不足所以說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信乎平天下者惟當以明德為先務而

理財之道即在其中矣臣嘗考之易曰何以
聚人曰財與此義不同何也蓋大學傳是說
財未聚時的事貴於與民休息不可徒事掊
克以傷民易傳是說財已聚時的事貴於與
民俱足不可恃財侈費以誨盜聖賢垂訓其
互相發明之意如此恭惟
皇上仁慈天畀
恭儉性成
即位以來軫念久困之民節減不急之費惠綏

愛養恩澤浹流薄海歡欣歸仰無外可謂有
德而有人有土矣顧今邊務孔殷財用為急
當事之臣會計羸虧欲寡取則無以給公家
之度支欲多取則不忍斯民之疲瘵理財之
道誠所宜講求然臣愚猶謂此特有司之事
耳若夫
九重之所當先惟在日慎其德伏望
皇上乾乾其志存存其思起居食息之頃所行
必正道左右前後之間所近必正人尊聖經

明德在誠意之訓守賢傳慎獨在其嚴之箴
則德比高厚治隆唐虞亦可馴致而漢唐之
富庶小康不足數矣臣等不勝顒望九月二十二日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是孔子論人君出治有本有末的說話道
是引導政是法令齊是整齊刑是刑罰德是
躬行心得禮是法制品節格是變其不善而
至於善的意思孔子說道人君居兆民之上
欲其常治而不亂必導之以法制禁令使民
有所遵守可以趨避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也所以說道之以政若有慢令犯上者則不
免加之以刑罰臨之以威嚴又以整齊其民
使之同歸於正也所以說齊之以刑然政刑
二者乃為治之末防民雖嚴而感民猶淺其
效僅可使民避罪以苟免乎刑而已不能使
民恥其不善以樂趨於善也所以說民免而
無恥人君知此可不務於德禮以為之本哉
誠能先自治而後治人舉宏綱于脩身正家

之後張萬目于慈孝仁厚之中而以德先之
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民之性情
有深淺厚薄之不一者則又為禮以齊之親
疎上下都有箇節文日用云為都有箇儀則
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
皆協於一焉夫道之以德既率人性而使之
由齊之以禮又因人情而為之節此皆務於
教誨感化乎民非刑驅勢迫之者也將見那

百姓㖟良心自然啓發風俗自然移易不止羞愧其所為之不善抑且改其平日之不善者而至於善矣夫以德化民其效至於如此為人上者豈可不以是為務而徒恃夫政刑也哉臣嘗觀三代聖王致治之盛皆尚德而緩刑敦禮而不怠乃其子孫臣庶率由舊章歷數十世而民猶不能忘豈非盛德至仁植本固而發源深之明效哉恭惟

皇上睿哲中涵仁慈外著省刑蠲賦弘敷大賚

之恩節費愛民恒切如傷之念充是心也可以濬深仁而增厚澤矣斯民之感化歸戴豈有既哉臣愚芹曝之忱猶望

皇上求禮之實以為政紀以圖治安必也慎舉措而微小邪辨誠偽以定民志務使君令而下皆樂從臣恭而心不敢貳張公論而杜私交重道揆而謹法守經費必有度而師旅必整暇將帥必勇敢而守令必廉能此皆禮之實而政之紀也則自然夷狄遯逃盜賊屏息天清地寧災異不作驅一世之民而格于仁壽之域亦不難矣故孔子他日又說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言禮之實可以行王道而致太平也惟

皇上留意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隆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章是說感民之道其本在上的說話季康子是魯大夫敬是民敬其上忠是民忠其上勸是民自相勸勉而信乎上莊是內外整肅的意思季康子問於孔子說道為治者欲民心乎敬上而無敢慢心乎忠上而無敢欺心乎信上而自相勸勉如之何可以使之耶孔子答他說道在上的若懷恣肆之心積驕泰之行而責民之敬已甚難其惟內斂肅其神志外整潔其威儀臨下之際而儼然端莊則

未施敬於民而民自敬也在上的若孝不及
於推恩慈不本於深愛而望民之忠已甚難
其惟純吾孝于老老而為人子者皆悅廣吾
慈于幼幼而為人親者皆悅以心感心而篤
近舉遠則未施忠於民而民自忠也在上的
若好善不足以感人去惡不足以警衆而欲
民之信已勸於為善甚難其惟擢用先被于
良善而世無可棄之人化導亦逮於不能而
咸睹為善之利以人治人而一視同仁則民

皆信從鼓舞不施勸而自勸也由是觀之孔
子之論皆本於脩己康子之意惟務於強人
已遇聖人之才而不能用又烏能用聖人之
言哉臣嘗論之此章之義雖堯舜之道亦不
是過而况於治曾國乎傳曰殷人作誓而民
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未施敬而民
先敬未施忠而民先忠未施信而民先信之
道惟唐虞夏后之盛世始足以當之也蓋堯
舜禹所相授受者惟守一中道耳中者人所

受於天以生之性也善養此中則真性所發
為莊敬為孝慈為明哲其德自然盛矣德既
盛則其民安得不服其治安得不隆也哉仰
惟
皇上臨朝之恭如三聖之莊敬祭享之恪撫御
之仁如三聖之孝慈用舍之當如三聖之明
哲凡我臣民孰不傾心忠敬勸勉為善哉然
不能以堯舜之心為心而各以其心為心如
大禹之所嘆者亦或不能無也豈非化成必

待於積久也哉伏願
皇上端凝恭默之神懋進思道之學喜怒哀樂
愛惡欲七情之發必思此中道務合於發皆
中節而後已貌言視聽思五事之用必思此
中道務底於肅乂哲謀聖而後已涵養之久
清明之至則自然不動而民敬不威而民忠
不言而民信不賞而民勸此謂德盛化神治
之極也臣等不勝顒望 九月初二日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這是論語第四篇中記孔子論人君之好惡說道致治之要在於得人取人之本在于脩身而仁又脩身之本也既仁矣其好惡之情寧有不當者哉蓋仁者全好生之德具博愛之心渾然萬物同體湛然虛明獨照而超然出于嗜欲私累之外者也故其情之發于好惡者至公而不偏至明而不蔽至斷而不惑矣夫惟其公也則能建皇極之大中遵王道於無外無有作好而凡人之善稱為君子焉

者皆與衆同好之也無有作惡而凡人之惡稱為小人焉者皆與衆同惡之也寧有偏狥而不當者乎惟其明也則能察諸形迹疑似之微得其厚貌深情之狀雖毀言日至而無以奪其好之之真譽言日至而無以變其惡之之切矣寧有蒙蔽而不當者乎惟其斷也則能見善而舉之必先見惡而退之必遠進賢之速如茅斯拔去佞之決如距斯脫矣又寧有疑惑而不當者乎所以說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苟非仁人則其心既累於有我好惡不免於狥情而欲各得其當難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以純心為用賢之本哉臣等論之人君之好惡乃治亂安危榮辱之所由分誠不可不謹矣然有國之君莫不好治而惡亂好安而惡危好榮而惡辱及察其用人則好小人而不好君子何也蓋非以小人易狎而君子難親耶彼君子之事君欲建強盛之資而與安榮之利故絕朋比之交急公

家之務雖違衆獨立而不恤也非夫以仁純心之君烏能察而知之好而任之也哉傳曰堯舜之仁急親賢之為務信乎仁如堯舜而後能親賢也仰惟

皇上仁能逮下恕以惜才如覆載之無私故舉措之皆當于凡用舍之際使臣民隱然回心而向道昭然易聽而改觀誠非淺識所可窺測然知人之道堯舜猶以為難體仁之功孔子自謂未之能至我

皇上可不以堯舜孔子自勉哉先儒程顥有言欲體仁者須先識得仁體然後以義理栽培以莊敬持養臣愚以為義理栽培莫過於講明經術以廣見聞使天聰天明日以開通而不疑莊敬持養莫切于動作威儀以定性命使天真天粹日以凝聚而不散則仁者之體具而仁者之用廣自有藎臣為國楨榦足以建鞏盛之資興安榮之利者將畢至矣又奚患於親賢之難也哉臣等不勝顒望九月二十二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是論語記孔子答子貢論仁的說話博施是施澤之廣濟衆是被澤之多病是未滿足的意思立是植立達是通達能近取譬是能近取諸身譬之於人方是行仁之術子貢問說今有人施恩澤於民極其廣博而能普濟含生之衆其道何如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如子所言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而後能之乎夫仁聖莫盛於堯舜觀唐虞之世可謂極治矣然二帝在位嘗兢兢焉若一民不被其澤一物或至失所則其兼愛并育之心終有未滿足者是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為難也而況於聖之未及堯舜者耶乎以大聖人所難為之事而僅以為仁蓋徒求仁於功用之大而不識仁體者矣夫仁者非必施之博而濟之

衆也但己欲求立而即立人雖不能盡人而立而其心固立以天下焉己欲求達而即達人雖不能盡人而達而其心固達以天下焉若此者由其至公無私故以己及人見其同體而不見其有間乃仁者之心自然而然者也然豈可易及哉求之之方其惟恕乎誠能近取己心譬之他人而知所欲之無不同然後推己之欲以及於人而使彼我之無不遂則人己絜度之餘義利公私己得其辨所謂

强恕而行者在是矣其造於明通公溥至仁之域亦何難哉子宜勉此求仁之方不可徒希其功用之大騖高遠而無得也臣嘗論仁者愛人之心旣若是之切則夫博施濟衆固其至願使一旦而在高位則能播其愛於天下而不忍之政不可勝用矣然復有堯舜病諸之嘆何哉蓋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故堯舜雖有博施濟衆之心若不得舜禹皐陶以爲兼濟天下之具亦烏能布仁者之功用於

無外而後世鮮及之如是之盛哉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惟急親賢之爲務也正謂此耳恭惟

皇上以

上聖之資居

大君之位握符端冕以臨域中雖欲俾一民皆被其澤一物不失其所亦不難也而識治憂時之士乃若重有艱大之虞諰諰焉竊恐今日兼濟天下之具似若未備何耶古之識治

體者有曰用人而不核其實與無才同擧浮淫之蠹而加諸功實之上此國之所以不振不可不慮也臣愚伏願

皇上一奮乾剛而致察于此求恭靖之臣絶浮囂之論以上續堯舜親賢之仁庶乎布列庶位者皆向公體國而兼濟天下之具漸可以備其於博施濟衆之功用亦何有

哉臣等不勝顒望 隆慶三年三月初二日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這是論語第八篇終記孔子稱贊夏禹的說話間是指間隙以議之菲是菲薄鬼神是天神人鬼惡是麄惡黻冕是祭祀的冠服溝洫是田間大小水道旱時聚水澇時放水以便百姓每耕種的事孔子說道吾學夏禹心傳堯舜統紹唐虞備道全美欲企其萬一而未能也又安能强指其間隙而妄有異議耶蓋

禹聖人之儉者也常人之儉能節於自奉而不能隆禮故敬不足也能簡於宅身而不能厚下故勤不足也惟禹則不然禹思天下之民有饑者故不忍獨享乎厚味於是却珍羞而進粗糲儉矣至於修郊祀奉宗廟則牲稷肥馨禮樂明備洞洞乎極其誠孝焉禹思天下之民有寒者故不忍已獨服乎華綺于是舍錦繡而被麄惡儉矣至於御章甫冠冕王則采色宣明旒輝爍麗煌煌乎極其觀美焉

禹思民有室家之未建也故守夫土階茅茨之舊而不求備於宮室之高峻儉矣至于百姓每防備水旱的溝洫則汲汲乎不惜胼胝以經理之而竭盡其力焉吾是以知禹之為儉乃備物隆禮而敬有餘者也損上厚下而勤有餘者也中正至當之道其孰能議之然則後之君天下者舍禹將安法乎故又說吾無間然所以深賛之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孔子上嘉前代獨於堯舜禹三聖人者重致意

焉堯以仁冒天下故賛其為大舜以智臨天下故賛其為君禹以儉率天下而不私故賛其無間然可見禹之君道足以上配堯舜後有作者弗能及也觀夏后之世上下交儆典則修明道德風俗純固長厚虛文辟行不得雜之而治出於一崇儉尚實之化信與唐虞並美矣周衰文弊奢詐競興天下潰亂而無以救之故孔子以救文之弊莫若儉然非英君誼主躬行儉朴以先臣民其何能挽薄俗

於既漓收淳風於已散而成隆古之治哉是以稱禹之道不一而足蓋示後世人君懋儉德懷永圖效法堯舜之準也仰惟

皇上至性冲素追宗哲王自

臨御以來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百度惟貞九有承式蓋不同禹之事而實同禹之德化矣臣愚更願

皇上益崇節儉日新

聖德飲食可葄也如宋仁宗不索燒羊而非為

固服飾可惡也如漢文帝身衣弋綈而非為
陋宮室可卑也如唐太宗監秦止工而非為
過惟兢兢焉省躬澄慮盡所以敬神之實心
正德厚生行所以勤民之實政如是則感通
流溢真誠四達朝自治野自闢財自阜法自
行大臣勵靖恭之誠庶士懷羔羊之節太平
之治將超越於有夏而唐虞時雍風動之盛
可坐臻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幸哉臣等不
勝顒望五月十二日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這是論語第十一篇記閔子騫議魯事孔子
取他的說話魯人指魯國君臣說長府是藏
貨財之府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魯人也
仍是因舊貫是舊物夫人指閔損說昔魯國
有藏貨財的長府歲久將壞君臣之間議欲
改造此蓋事之可已者閔子騫乃婉諭之說
道魯之長府乃先世之所建造居之雖久尚
未至於大壞不若且因其舊稍加補緝取可
蓄藏以免浮費未為不可當事之意以為何
如耶且損聞之有國家者利不百者不變法
物不敝者不重造所以重勞民而惜財力也
今若改作長府則不免於勞民傷財矣又何
必改作也哉於是魯人因聞斯言遂止其役
故夫子喜其言之有益於宗國而稱美之說
道自損之與吾遊也每見其篤實體道而已
未見其多言也茲者長府之評順理而持正

發言中節可以觀斯人之所養矣蓋嘗論之
勞民傷財惟土木為甚自昔帝王勤恤民隱
必謹工作故禹卑宮室孔子稱之他日作春
秋於新作南門必書無非所以重民力也後
世若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中止
當時海內殷富百姓安樂論治者至與有周
成康竝稱良有以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虛己受言
止翔鳳樓之修而工作罕
減大官署之奉而財用節誠足以遠追禹儉而
近邁漢文也頃比者水災異常民不堪命雖
仰荷
聖恩發帑賑濟而四方陳乞賑貸者猶且日至
可不念哉臣愚更願
皇上重軫民艱務崇儉約財已節而益節德已
崇而益崇

上畏天命於四方水旱之奏必加
省覽下憫人窮於百姓困苦之狀必
賜矜憐將見
聖念所加天心響答和氣洽而雨暘時若災沴
息而民物阜昌豐亨豫太之休可聿臻矣臣
等不勝仰望 隆慶三年八月十二日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日講直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
恭滔天

疇是誰咨是訪問庸是用放齊是臣名胤子
朱是堯之嗣子丹朱啓是開吁是嘆其不然
的意思嚚是言不忠信訟是爭辨帝堯問羣

臣說誰為我訪問那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
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
他的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帝堯嘆其不
然說丹朱為人口裏不肯說忠信的言語好
與人爭辨曲直心性雖開明却都用在不好
的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
用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的意思共
工是官名方字解做且字鳩是聚僝是見違
是違背象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

有錯誤漢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的意思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問能順成事務的人我將舉用他當時有臣驩兜嘆美說道見今有那共工的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用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嘆其不然說共工為人靜處說的言語到那用著時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却又傲狠似這等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靠得他順成事務此二節俱是帝堯知人善任

的事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為難事非知其才能之難乃知其心術之難也胤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登用矣堯獨察其心術之邪慝而舍之蓋由常日與羣臣相接聽其議論考其行事故知之深如此此堯之所以為聖帝也　隆慶元年八月十六日

房玄齡常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房玄齡是太宗新即位用以輔政的大臣秦府舊人是太宗在藩邸時奉事的人吾屬猶言我等幾何猶言幾多前宮齊府人是前太子建成宮中及齊王元吉府中使用的人房

玄齡每嘗遇便即言于太宗說道臣聞藩邸舊人奉事年久未得遷官的皆私地嗟怨說我等當初在上左右經了幾多年歲上今即位施恩除拜當先及我等却將前宮齊府來的新人都用在先我等舊人反出其後爭箇新舊次序故嗟怨不平太宗答玄齡說朕聞古之王者皆以至公無私為心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為生民之主豈可作自家的私好私惡溺

愛自家的私人別行自家的私事只憑著一
箇至公的心以天下為一家以宮闈朝廷為
一體緊要處全在安養天下生民故民心盡
皆悅服歸向趨往所以稱作王者言民之所
歸往也民既悅服于是力耕作以供國家的
食勤蠶桑以供國家的衣服與卿等衣食皆
取足於民豈可不愛養他若不是設置官員
分列職守去撫養這黎民則士農工商皆不
得安生理難以供應君上之衣食今既知設

官分職原為安養黎民則豈得不用賢才去
做朕只知為民擇用那好官豈論其人新舊
哉假若新人賢舊人不肖則賢者必用不肖
者必棄安得捨新之賢而惟用舊之不肖若
只以其舊人便私用他是示天下以不公壞
了王者為政的體面了今卿不論兩宮人的
賢與不肖惟以嗟怨為言此豈王者出政以
正朝廷正百官正天下的大體哉夫以新舊
論則多少偏私以賢不肖論則多少公平正

大太宗此論一曰王者無私二曰用賢為民
三曰恐失為政之體此三句說話甚合古帝
王之道可為後世人君法則後來成就貞觀
太平盛治實原於至公之心也 八月二十三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這是大學傳之四章引孔子言以釋經文本
末之義聽訟是聽斷百姓的爭競猶人是與
人相似的意思無情是虛誑無有情實辭是

訟辭畏是懼服知本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
曾子說道夫子嘗有言民生有欲則有爭有
爭則有訟訟者情僞千狀聽訟者欲一一斷
其曲直本是箇難事然我若勉強為之亦可
以與人一般蓋那爭訟的兩造具備我乃觀
色察言證佐分明其情自不能隱故此事亦
不為甚難也但小民無知犯法雖得其情良
可矜憫豈若使他百姓每安生樂業相敬相
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為可貴乎夫子此言是

說使民無訟方纔是甚難為的事惟在聽訟的人至明以察他的情偽則虛謊不實之辭不敢盡來冒亂又能至公以服他的心剛果決斷他的事務以服其口庶國法昭彰公道明白民皆懼怕無不回心向善此為大畏民志如是則訟可以漸無矣即此聽訟之道觀之只是新民中一件事耳然而使民無訟必本於聽訟者之公明剛果則經文中謂新民必本於人君之明德而明德為新民之本從可知矣所以說此謂知本嘗考夫子告魯君以智仁勇三德為治天下國家之本大學書雖不言智仁勇然明德即智仁勇之總名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乃養此智仁勇三德之功夫也人君具是三德則身修而治平之本立矣夫聽訟一有司之事亦必有本其明類智其公類仁其剛決類勇況於萬乘之主日應萬幾之務者乎此進德功夫在人君誠不可緩也八月二十六日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危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這是唐太宗以其思患防危語於侍臣的說話依是相依倚的意思以肉比民以身比君是言一體的意思太宗說道人君與小民以勢分言則上下相去懸絕若以其相依言則譬若一體耳蓋君之休戚係於國非國則君何所依是君實依於國國之安危係於民非民則國何所依是國實依於民必使斯民每休養生息盡皆得所然後國家與安而人君得以保其位若為君者惟知刻剝小民以供奉一己縱意之費將見民生既貧君不能獨富而國因以危猶之割肉以充腹其腹雖飽而身則隨斃矣可不戒哉由是知人君之患

非自外来嘗由身出也欲從身生反以害身為君者與其防外来之患豈若防內生之欲奈何每忽於防欲之安而多蹈于從欲之危耶朕嘗觀之君以巳之崇高富貴為不足樂又生出許多盤樂聲色狗馬遊田土木征伐種種的欲来多一番欲則費一番費廣一番費則添一番賦夫賦者民之常供也粟米布帛力役三者竝取民已不堪况多欲之國雖加賦十倍而用猶不足哉民之愁怨宜矣當

是時民力耕作不得以為食苦蠶桑不得以為衣終歲勤動四時追捕不能遂一日之樂故相與釋耒耜投機杼逃亡離散而去中有奸惡的乘民饑渴率以為盜揭竿揚旗與國為敵萬姓嗷嗷四海鼎沸國危君喪可立而待朕嘗以此思之凜凜寒心尚敢縱欲以傷自身以害及天下乎臣嘗論太宗此思是思其事又思其人其事即隋末的事其人即隋煬帝是也欲多費廣賦重民愁國危君喪正

是煬帝窮奢極欲蕩亂天下的事太宗以天錫智勇輔以賢哲忠諒之臣數十輩繼隋而興戡定大業之後猶防危慮患兢兢如此宜其反亂為治變隋為唐之易也 八月廿七日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格是来詢是謀考是察乃是汝底是推致的意思績是功陟是升嗣是繼這是帝堯既歷試舜於諸難知舜德合天人可以禪位遂召

而命之說道来汝舜天位至重非有功德不足以居之我嘗與汝謀度所行之事見汝所言鑿鑿可行後来俱有功效於今已三年矣汝宜升居帝位也舜聞命謙讓說我之德薄不足以嗣居帝位宜另求有德者而登庸焉此一節見帝舜有聖人之德足以居天子之位而其聞帝堯之命乃猶謙讓不遑蓋其為心聖不自聖如此是以即位之後常存兢業不敢怠荒能保天位而成至治也 九月初五日

張藴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
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
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
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張藴古是唐朝的臣大寶是君位箴是規戒
之辭拯溺亨屯是救民於亂世的意思瑶臺
瓊室是夏桀的事丘糟池酒是商紂的事汶
汶是昏闇不明的意思察察是明而過刻的
意思冕旒是冠前的垂珠黈纊是耳傍的綿
大理丞是官名太宗即位之初廣開言路當
時有臣名張藴古者作文一篇獻之太宗以
為規戒名曰大寶箴言人君居大寶之位當
知保位之道也其大略説道聖明之主本自
天生當天下否亂之時生民陷溺世道屯難

於是聖人受天之命為天下主救生民之陷
溺亨世道之屯難其心只是以百姓困苦為
憂而未嘗以崇高富貴為樂故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又説道人之一身居
處飲食所享有限奢侈過費無益於已徒損
於民以宮室言之雖壯九重於内然其所居
不過容膝而已彼夏桀者昏不知節乃以瑶
為臺以瓊為室其宮室之美一至於此豈知
天下百姓有流離困苦不安其居而轉死於

溝壑者乎以飲食言之雖羅八珎於前然其
所食不過適口而已彼商紂者狂不加念乃
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其飲食之費一至於此
豈知天下百姓有終歲饑餓食不充口而行
乞於道路者乎又説道為人君者固不可汶
汶焉無所分辨而至於闇亦不可察察焉多
疑猜忌而過於明須是内明外晦渾厚中有
分辨不至被人欺瞞乃為得體雖冕旒蔽目
不炫其明而事之隱伏與人之情偽無不洞

見常視之於未形雖黈纊塞耳不露其聰而四方利病生民休戚莫不上聞常聽之於無聲如此則既不失之於苛察又不失之於柔闇矣太宗嘉美其言賞賜他以束帛又陞他為大理丞這張蘊古之言首一段說聖明之主薄於奉己而急於民第二段說人主當崇節儉以杜奢侈之萌第三段說人主當廣聰明以防壅蔽之患句句都切於治道關於君德是以太宗不惟嘉納之又賞賜之不惟賞賜之又擢用之若蘊古者可謂有貢難陳善之忠而太宗可謂有聽言受善之實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九月初六日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這是虞史官紀帝舜初受禪時行的事正月是一歲的首月上日是正月朔日受終是受堯之終事文祖是堯的祖廟帝舜既受堯禪矣以為帝位雖受於堯而統系則承於祖於是受堯命於文祖之廟以見統系之有自然又以受命之始其事至重必取歲首一日以行之所以畏天命而重帝位也在是察璿是珠璣是測天的圓器以璿珠飾之故名璿璣衡是璣上平設筒測天行度的管子以美玉為之故名玉衡齊是考驗他使不亂的意思七政是太陽太陰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也史臣又述帝舜受終之後先考察那觀天之器以審七曜的躔度盖璣衡是上世流傳

來的占天寶器世掌於羲和之官帝舜恐年久或有差忒故察視之苟無所損傷即以之齊理日月五星流行之次以驗人事興作之宜此與堯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同一意也夫舜受堯禪不於他處而必於祖廟誠以祖之當法也即位之初不遑他務而必先察璣衡齊七政誠以天之當敬也自是紹堯致治而化成風動皆本於此此敬天法祖所以為萬世人君之首務也　九月初八日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選人是就選於銓司的人詐冒資蔭是供報資蔭不實未幾是未久流是流徙減死罪一等勑是一時傳下的勑旨法是先已頒布的律法涌泉是不竭的意思戴胄在太宗朝為兵部郎中太宗以其忠清又公直故擢以為大理少卿是時銓部中詐冒資蔭以圖僥倖選官的人甚多太宗惡之勑令自家首出於不首者處以死罪勑出未久即有箇詐冒資蔭事發的上欲依新行勑令殺他胄執奏只當依律擬以流罪太宗怒說卿欲守舊頒之法而使朕失新勑之信於理可乎胄對說勑者出於人君一時之喜怒過喜則失於出過怒則失於入未可執以為信也若那法律乃是酌古準今當於人心合於天理的人君與天下後世共守此以為大信大理乃守法之臣君布大信於天下必自大理始豈可廢法而使君上失信乎且忿選人詐冒而欲殺之

既而以勑為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陛下忍小忿而存大信忍小忿乃人君之度存大信乃人君之體不可不察也于是太宗喜說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太宗初雖怒其違勑後遂喜其執法從諫如轉圜真英主也史臣又說胄前後執法犯顏爭論于太宗之前其事甚多言如涌泉之不竭上皆從之天下遂無冤獄夫胄忠清公直其心無媿故其辨無滯而以不竭如涌泉也昔在漢時張釋之為廷尉

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今
戴胄在唐太宗朝為大理亦令天下無寃獄
皆名臣也人君當求此等人才用之則天下
國家可理矣　九月初十日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
輯是歛瑞是信卽五等諸侯朝天子時所執
的符信既是盡日覲是每日接見四岳是四
方的諸侯羣牧是九州的牧伯班是頒還羣
后猶言衆君長卽侯牧是也史臣記帝舜既

受終觀象祭告上下神祇遂命天下五等侯
牧君長盡來朝見于是歛輯公執的桓圭侯
執的信圭伯執的躬圭子執的穀璧男執的
蒲璧以驗他大小長短廣狹之數而辨詐僞
焉此命已出遠其盡此正月則四方侯牧漸
有至者矣然地有遠近之不同則至有速遲
之各異舜乃隨其每日到的卽便引他接見
盖以次見之不待其齊一則上下之情易通

而無壅隔之患以少見之不厭其頻數則詢
問之意得盡而無匆遽之失夫諸侯皆受民
社之寄羣牧各掌連帥之司帝舜一一接見
之餘則民社之政有舉與不舉連帥之令有
行與不行者固已知其大略矣于是卽以所
輯之瑞復班還之而令各歸其國以子其民
以俟他日行黜陟焉將見羣后睹帝舜之勤
政皆有興起感發之心亦各思盡夫為人君
長之道而懼于曠職之責矣萬國焉有不治
而化理烏有不成者哉嘗考諸侯牧伯乃古

昔封建之制其在後世則郡守縣令卽侯牧
之任也故漢之宣帝延見刺史訪問民瘼唐
之玄宗召縣令試理人策盖頗得帝舜日覲
侯牧之意所以能成五鳳開元之治有天下
者不可不知所務也　九月十三日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
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
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脩是長蕭瑀是臣名六國是韓魏趙燕齊楚公猶言卿不及猶言到不得這是唐太宗既得天下欲傳之子孫永久不失因思周秦國祚之長短故與侍臣每共論之有臣蕭瑀對說當時商紂為荒淫暴虐不道之事周武王

興師聲罪致討以征伐之衰周與韓魏趙燕齊楚六國各守其土本無大罪秦始皇恃已兵力强盛乃利其所有而毀其宗廟社稷以滅絶之武王征有罪之紂故人心歸始皇滅無罪之六國故人心怨是周與秦得天下雖同而人心之歸與怨迥異此所以歷世有長短之殊也太宗答瑀說道朕嘗思之歷世脩短之道有二卿已知其得之之一尚未知其守之之一也周得天下之後愈加脩其仁義之德其歷世安得不長秦得天下之後愈肆尚其詐力之私其歷世安得不短盖仁義為順詐力為逆取天下之初戡暴除亂安得不藉于力取威制勝安得不少假以詐至於守成之時則惟當以仁愛民以義立政上順天心以凝天命下順民心以定邦本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然則順守之道非吾君臣今日之急務哉瑀乃拜謝才識短淺見不能到此也太宗這逆取之言似

非定論而增脩仁義之語則誠萬世守成之君所當服膺盖山不厭於增其高水不厭於增其深帝王躬行仁義祈天永命之道不厭於增脩使之愈博厚愈高明則無疆歷服端有賴於此矣　九月十六日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是五年之內巡守是巡行諸侯所守之國羣后是四方侯牧敷是陳奏是進試是考

庸是用這是虞史臣記帝舜巡守畢當朝見諸侯的事說道以五載之內計之天子止是巡守一次而徧行四岳至于諸侯治國安民的功績猶未及考問他於是以巡守之明年令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北方諸侯來朝是五載之內四方諸侯來朝四次此時方得考問他的行事且如東方諸侯至先令他陳奏為治的言說即明考他建立的功

績復錫以顯庸的車服所以先令他陳奏為治的言說者盖一國之治多端凡條畫綜理之踈密因承改革之當否必觀其言而後見其用心有精粗也所以明考他建立的功績者盖行事之跡可據凡安養教化之章程通變宜民之法守必核其實而後知其效力有勤惰也所以復錫他顯用的車服者盖因言考功循名核實果是言與行相顧而功績顯者的則賜予車服以旌異之又所以勸勤勞而警惰慢也南方西方北方諸侯至亦如是行之四朝已畢而天子又復當巡守矣夫一往一來而禮無不答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　九月十八日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忘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

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這是唐太宗與侍臣魏徵等論帝王不可窮奢極欲的說話西域賈胡是西番做買賣的胡人賕是枉法贓抵法是問罪徙宅是移居戮力是勉力太宗謂侍臣說朕聞西域國內有商販胡人偶得一美珠恐人奪取乃剖其身以藏之為愛此珠遂忘痛苦此事有之否

也侍臣說此事誠有之太宗說此胡至愚愛珠忘身誠為可笑然世上有兩種人似他其一贓吏受財枉法以自取罪辱其二帝王窮奢極欲以覆亡國家其至愚可笑亦何以異於賈胡耶魏徵對說昔魯哀公與孔子說人有病好忘者移居之日至忘其妻何忘之甚也孔子對說又有甚者昔者桀紂乃至忘其身而不知也則與此胡人亦豈有異哉夫胡人之忘身為愛珠也桀紂之忘身為愛欲也為君者誠不可縱欲而為人所笑也太宗遂說卿言誠然朕與卿等可不努力相輔以免為人所笑哉太宗之意蓋謂不但為君者當以縱欲為戒勿使後人笑其為亡國之君而為臣者亦當以縱欲之事切諫其君勿使後人笑其為亡國之臣可也夫君臣之間相戒以奢欲相勉以仁義各盡其道以保天下人孰得而笑之不惟不笑之且從而稱之曰明君曰賢臣也這是太宗親見隋煬帝以縱

欲亡其國其臣宇文化及虞世基輩以諂諛亡其君嘗取以為笑亦深以為戒故不惟自家能納諫且又教其臣之來諫遂得魏徵王珪馬周戴冑等忠亮正直之臣十數輩侍于左右以賛襄治理而成太平之業蓋自虞廷聖賢君臣交相儆戒之後僅見此也　九月二十日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日講直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繆公悔過的誓辭孔子取之列於古文百篇之末以為尚書一个臣是輔弼大臣斷斷是心之誠一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心之平易光明廣大的意思彥是俊美之稱聖是通明之德不啻解做不但利是利益娼疾是忌嫉違之俾不通是故意阻抑之使不得通達殆是危殆大學傳言為人上當公其好惡又要用得一个公好惡的大臣乃可平治天下引秦誓之書說道若我有這一个好大臣其心斷斷然誠實無他才能只是度量寬弘能容天下之人見人有才能即如己之才能見人有俊美之資通明之德則其心好之不但如他口中稱揚的言語此个大臣之量其容天下之善也真如海之容衆流也如山藪之容衆物也人君得是臣而用之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其利不亦大哉若是个不良的臣其心常不休休故無容人之量見人有技能則忌嫉之

恐其勝己見人之彥聖則多方阻隔拂戾之務要他不能通達恐其成功其量譬若溝渠之斗筲之器豈能容天下之衆善哉斯人在位安能保我之子孫黎民哉其為害不小也此二人者一善一惡各藏其心知之甚難故大學謂人君當公自家的好惡察其行事以驗其心術則善惡自明用舍各當而天下平矣　隆慶二年四月初五日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

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輙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

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顔色乎

丹霄殿中宴勞近臣此唐貞觀初年的事仇讎是恨怨嫵媚是柔媚昔唐太宗宴近密羣臣於丹霄殿中長孫無忌乃於宴上說王珪魏徵昔日為仇讎豈期今日君臣相悅之宴二人亦同與之此盖有感之言也太宗答說徵珪昔日盡心於所事切欲其移忠以事我故不復記其仇讎特任用之然魏徵每每諫

我固知汝之為忠但我或未即聽從時與汝有言汝輙不應得非懟君乎人臣雖有納忠之心而先懷懟君之意何也徵對說臣以其事為不可故亟諫止之恐其事遂施行也若陛下未及聽從而臣漫然應之則事既施行之後寔難救正故臣不敢應欲陛下三思而止耳是臣以不應為諫也太宗說事當諫而諫為忠君有問而對為禮汝若先應而盡其禮却復諫以納其忠又何傷乎魏徵又對說

昔舜戒羣臣稷契輩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可見君有過失以面相弼正為忠若臣心知事之非而口應陛下徒取一時之悅是乃面從不忠甚矣豈稷契所以事舜之意耶于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說人言徵舉止踈慢有忽我之意今視此言更爾柔媚可悅故知人言殊未足信正為此耳徵乃感激特起拜謝說臣數有獻納屢犯聖顔皆賴陛下開心見誠引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

受臣雖欲一言亦不可得況數數强聒以取
犯顔之罪乎此是徵歸美太宗亦惟能納諫
且又引人來諫已雖古之聖王何以過之若
魏徵之事太宗可謂能匡救其過又能將順
其美矣　四月十六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

考績是稽考事功之勤惰三考是九年黜是
罷斥陟是陞用幽是無功的明是有功的庶

績是衆功咸字解做皆字熙字是明分北三
苗是分別苗民之善惡使不從化者皆分背
而去也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箇考課之
法令百官每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
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得至九年三考滿
日然後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
有功者陞用之舉措得宜而名實不爽所以
那時朝廷之上政治清明而官府之中職務
精覈無一欺慢之事無一隱蔽之情雖三苗

遠在南荒之外教化難到之處亦分別善惡
而去留之彼皆心誠畏服不敢復叛良由帝
舜舉行考課之法至精至當故其效如此也
夫舜雖大聖聰明之極然天下之廣百官之
衆庶務之煩豈能一一自察之哉蓋由所命
内之九官外之十二牧皆賢哲之臣公忠之
輩箇箇有尊主庇民之心人人懐開誠布公
之義所以輔佐聖主成有虞一代之盛治也
故後之人主欲成至治當先務於得賢　四月廿日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
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
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
下借之辭色忠款何由得盡帝自是對羣臣
辭色愈温常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
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書是上本奏事召對是召問面對失次是
失其次第拂意是違拂上意觸忌是觸犯忌
諱太宗問魏徵説道朕近觀羣臣上本奏事

其間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問聽其奏對便多倉皇錯亂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對說臣觀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對實為至難每欲奏一事數日之前已即晝夜思慮我若到上前面奏這事當如何數陳當如何議論上欲有問當如何回答上若不從當如何執辯莫不預先想下記憶在心及至上前看見天威嚴重前者所思之事三分之中說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錯亂不成次第了況人臣諫諍之言多是違拂意旨觸犯忌諱的說話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溫和的辭色而直以天威臨之彼將恐懼畏怕愈覺倉皇雖有懇款忠愛之情亦何由得盡於君上之前哉太宗聞徵言自此之後接待羣臣每每溫其辭色使他得盡其情常說隋煬帝猜忌羣臣臨朝不語朕則不然看那大小羣臣都是股肱耳目相親相信真如一體也夫君臣既如一體則臣下無有不盡之情臣下既無不盡之情

則天下自無難言之事天下無難言之事也有不治者哉故召對羣臣言事乃為治之切務也

四月廿三日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是舜的臣名亦嘗為堯之臣也都是嘆美辭帝是指帝堯說廣是大而無外運是行之不息聖是通明的意思神是靈妙的意思武是有威武文是有文章眷是顧奄是盡伯益聞大舜惟帝時克之言遂稱頌帝堯之德說道美哉我先君帝堯之盛德也六合之廣無外堯之德既高明而又博厚其充滿周徧與六合同其無外四時之運不窮堯之德既有漸而又悠久其流動變化與四時同其不窮惟其德之盛如此故不能以一善名之自其通明而無蔽處則謂之聖自其微妙而不可測處則謂之神自其威之無所不加則謂之武自其德之英華外發則謂之文帝堯有這

等樣盛德是以皇天眷顧他自唐侯起為天
子盡四海之內無不率從居大君之位成有
唐一代之盛治則夫用言求賢稽衆振窮之
事非其所優為者哉所謂惟帝時克旨哉其
言也夫益之意雖主于稱堯然因以勉舜欲
其法堯的意思可見矣孔子嘗稱堯說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與伯益
贊堯之意亦同夫堯法天而成其為堯舜法
堯而成其為舜先儒有言人君為治而不法

堯舜皆苟然而已然則人臣告君而不以堯
舜之道豈不有媿於伯益也哉 四月廿五日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
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
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
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
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
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
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
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
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
百司之任哉

殷是盛繕是營造挹是酌僭是過魏徵上疏
于太宗說道人主取天下本難守天下本易
然自今觀之善於創始者多而能保其終者
寡豈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難乎蓋由創

業之初有敵國外患其心嘗懷殷憂故能竭
其誠心以盡下情當此之時雖匹夫之言有
重於泰山者矣及禍亂平定而身居安逸則
驕泰放恣而輕忽物情設不加意當此之時
雖公卿之言有輕於鴻毛者矣夫能盡下情
則遠而胡越之人亦與我同心而況於英雄
豪傑乎驅同心之豪傑以定攻取之大業何
難哉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輕忽
則近而六親之人亦與我離德而況於四方

之遠乎雖震之以威刼之以勢彼貌從而心不服亦終歸於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難而反難也人主誠能知此難易之辯而慎思焉凡見可愛欲之事則思知足而不過貪將興營繕之工則思知止而免糜費高則必危故處高危則思謙降滿則必盈故臨滿盈則思酌損遇逸樂則思樂不可極而撙節其放蕩之情在宴安則思欲不可縱而預防乎後來之患慮左右之壅蔽也則思招延衆賢兼

納善論以廣吾之聽明惡讒邪之害正也則思正己率下端其好惡以杜人之欺罔爵賞因喜而過則人無所勸務思賞當其功刑罰因怒而濫則人人自危務思罰當其罪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則内立保業之本又能選任賢能共圖化理則外有保業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為哉此一段魏徵獻納忠言可謂極其懇至矣然嘗觀

太宗與李靖說魏徵箴規朕之過失不可一日離朕左右則徵之忠愛由太宗之能納諫所致也有君如此徵豈忍負之哉徵可謂遭遇之奇矣　四月三十日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指大舜念是念益之言德是愛民之心政

是治民之務修是使不亂的意思和是順於道理的意思九功是合上金木水火土穀與正德利用厚生九件說九敘是修之和之有次序的意思九歌詠那九功之事禹聞益戒舜遂嘆美說道帝當念益警戒之言哉既念之可以不修養民之政哉人君雖有愛育生民的心而不施於有政則謂之徒善所以說德惟善政人君雖有科條禁令之煩而澤不及民則謂之徒法所以說政在養民這養民

的政有九端潤下之水炎上之火從革之金曲直之木稼穡之土黍稷百種之穀共是六物號為六府皆民賴以養生者惟要修治他使皆不汩亂其相生相克之常性則雨暘燠寒風皆時而百穀用成民生乃可遂也民生既遂不可逸居而無教故必敷敎惇典使民各正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之美德又必通工易事使民各利其陶冶舟車宮室貨財之備用又必制節謹度使民各裕于

養老恤孤塟埋祭祀之生理惟是三事既舉則無一處不順其理無一物不安其常民乃大遂其生矣夫六府既修三事既和則九端政務各皆成功惟在條畫精詳文理密察使推行有序可垂久遠耳所以說九功惟敘九功既敘則治定政成惟在鋪陳功用形于歌詠播之管絃而作樂也所以說九敘惟歌夫立法易而守法難慮始易而保終難故政成之後又當戒諭民以休美以奬勵那治生率

教之勤者又當董治民以嚴畏以警戒那偷安梗化之怠者又必勸之以九歌之樂使之徧作于鄉閭邦國以鼓舞激勸那勤者愈加勤怠者不肯怠也所以使斯世斯民守難守之法保難保之終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矣夫禹聖臣也舜聖君也以聖臣陳謨于聖君故其道廣大精微如此後之人君講明此道而施之政事天下不難治也 五月

初十日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并州是北邊晉陽地大都督是府名長史是掌府事的官昔太宗得天下分天下為四箇大都督府并州大都督府是其一也太宗以此地近於突厥非出衆之才不足以當之故

命李世勣作府長史官總理并州境内之治李世勣是太宗諸將中最有名者于是守長史官在并州一十六年思委托之重惟責任之大凡守邊養民之事無不盡心幹理以報答知遇之恩行得久時凡出一令施行其事數千里内即時行之無一人敢違他凡出一禁禁止其事數千里内即時止之無一人敢犯他不但中國之民畏威感德而夷狄亦皆懷服此是李世勣不負任使的好處于是太宗喜世勣功成欲陞用他乃說道昔煬帝不知備邊在于任人只勞困中國百姓築長城以備那突厥卒之民勞盜起有損無益豈若朕惟置一李世勣于晉陽而突厥遠遁因堅不驚比隋所築的長城豈不尤壯也哉乃擢世勣為兵部尚書以寵異之此一段雖是說李世勣善於守邊然知人而能久任正是太宗駕御之雄略假若得一好將如世勣而不久任他欲求其令行禁止必不可得此太宗

之所以為明君也　五月初十日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是來字是居耄是年九十歲期是年百歲不怠即是勤總是攝管的意思師是衆帝舜既稱禹功為萬世所永賴矣遂又呼他說道來汝禹聽朕之言人君之治天下一身係四海之安危非勤以治之安能保其常安而不危一日有萬幾之理亂非勤以察之安能保其常理而不亂朕非不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愛養精神節宣筋力以為勤政之本也但自六十之年受終于文祖而居此大位復又三十餘年矣已過九十之耄將近百年之期精神筋力自然衰倦雖欲勉强克勤亦不能也徧觀羣臣之中惟汝不怠有似於朕汝内不怠於心敦勤儉而不侈外不怠于身任勞苦而不辭故能成此大功為諸臣之冠當朕倦勤之時率此天下之衆非汝總攝以代予治

其誰能之夫舜禹大聖人也傳授天下之際獨舉不倦不怠為言後之人主可不法諸法之當如何惟學則可以涵養其心而不倦惟敬則可以維持其心而不怠誠能學而不厭敬而毋失則四海永安而萬幾常理矣 五月十九日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二

日講直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說吾人為學當以反身自治為本省過知非為要故我每日以三事省察於身心而不敢忽也何謂三事彼常人之情其自為謀畫未

有不善者至於為他人謀則不能委曲而詳盡矣即此不盡其心便是內以欺己外以欺人參所以一日之間常以此自省其身惟恐或有此不忠之失也朋友之交本欲相資以誠其身也若內無取友輔仁真情實意而外徒事於語言諄切以為面交則不惟不能資良友之益而良友已先有見疑之心參所以一日之間又以此自省其身惟恐或有此不信之失也參嘗受教於夫子矣夫子教參以

博文參退而尊所聞以求其光明夫子教參
以知德參退而行所知以求其高大亦自謂
傳而能習矣然為學之功當造次顛沛之不
忘參前倚衡之如見一有間斷遂至遺忘參
所以一日之間又以此自省其身惟恐聞於
師者或未能習於己也夫曾子此三言皆學
者之事耳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大學
有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則省察自脩之事亦人君之所當務夫深

居九重之內慮周四海之外上畏天命下悲
人窮這便是人君自盡之忠一號令之施信
如四時一法制之立堅如金石賞罰舉錯一
定而不可變這便是人君不疑之信遠宗帝
王之謨訓近守祖宗之成法率由舊章守而
勿失這便是人君授受訓習以治天下之大
道若能于此三者日加省攷勉強不怠何患
不若古之聖帝明王哉曾氏之言所包者廣
矣　八月初八日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
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
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
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昔唐太宗既立晉王為太子矣遂謂侍臣等
說道朕自立太子之後凡古帝王治國安民
之要與凡朕之武定禍亂文興太平艱難萬

狀之事無不備悉訓教之矣又不但已也凡
遇一物一事必即其體象而委曲誨諭之以
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子在用飯則教之曰
汝知此飯成就之艱難乎始於農人稼穡之
苦終於庖人治餁之勞汝若用飯之時即念
此飯之不易得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
而多降天祿使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
在乘馬則教之曰汝知此馬雖畜類亦具知
覺之性乎汝若乘馬之時即念此馬之勞馳

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昇萬乘使汝常得有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則教之曰水本以載舟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君雖藉民以尊而民亦能覆君所以古人說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如朽索之御六馬也汝可不知之如見太子息於木下則教之曰此木若經匠氏之繩墨徐以斧斤刀鋸依而斲治之則完好端直中於宮室器物之用矣人君高居九五之位安能周知天下之務必設為輔弼諫諍之臣以助佐之嘗令人君依理義以出政事公好惡以為舉措而無偏頗焉則智慮日明經練日熟遂能徧知廣覽而成聖人矣古人知諫之有益於君道如此故每引臣下使之盡言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也汝可不知之夫朕之教太子如此諄切汝等其知朕用心之勤哉夫太子乃天下之本太宗加意於此深謀遠慮可

為萬世人君之法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賢賢是好人之賢竭是盡致是委致而不有其身的意思子夏說道君子之學尚行為先以忠君孝親為之根本以親賢取友為之培助含此則不足謂之學矣有人于此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大賢而親之為師次賢而親之為友殆有如好好色者焉其好善之誠有如此事父母則能竭力而不遺竭其身力以備顧養之奉竭其心力以善怡悅之方莫非人子而斯人乃誠於盡孝有如此事君則思委身而不貳在近地則委身於啓沃之任在遠地則委身於扞禦之勞莫非人臣而斯人乃誠於盡忠有如此交朋友則信以相與有以敦其相契之義發言而不欺于心既言而能踐其

約殆有久要不忘者焉其交友之誠又如此凡此四件皆人倫之大者君子之學問不過求盡夫此而已人雖謂之曰斯人也徒有是行而博文稽古之功未加未可因其生質之粹而遽列之于知學之科也商則謂之曰斯人于四者之倫既能各極其誠如此是雖出于生質之美亦必由于務學之功所致蓋除去枝葉獨培本根脫畧浮華專敦實行豈非深知學問之大旨者哉吾固必謂之已學矣若徒從事于博文稽古之功而于人倫根本之大者反不能實用其力焉亦何足以為學哉人君欲求才以治天下若得如前忠孝大節之人好善質實才與誠合之士而用之則化理之成亦不難矣　八月廿一日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玆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

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珎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玉華翠微都是離宮的名徐惠是太宗的妃嬪高麗是東夷國名龜玆是西戎國名昔太宗晚歲頗好營繕征伐之事有漸不克終之譏初命營建玉華等宮雖戒諸臣務為儉約令以茅茨為舍祇上所居殿覆之以瓦可謂極加節省然費已多至于鉅萬矣盖下之人奉承上意諸宮一時並作自然費用之廣也是時徐惠深憂之以為主上東征高麗西討龜玆犯了古昔黷武之戒翠微玉華諸宮相繼興作犯了古昔峻宇之戒服玩華靡犯了古昔奢侈之戒不期竟求直臣凋喪朝無忠

鯁令主上有此失德妄在服御之列不可知而不言遂上疏論事其言頗多史臣不能盡述乃記其大畧説道征遼之役將許多糧餉都覆沒於海中是以有限稼穡之農功填大海無窮之巨浪此傷財之可惜也又士馬損折十亡七八他國的土地人民不曾圖得反喪了我訓練已成之精兵此傷人之可惜也又説秦始皇危亡之速在于并吞齊魏等六國之餘晉武帝覆敗之招在于奄有魏吳蜀

三方之後秦亡之速豈非始皇以六國既平謂天下不足定遂矜其功高恃其國大棄其積德輕其保邦以致之乎然則六國雖并何救于秦之危亡哉晉敗之速豈非武帝于平吳之後無垂後深遠之慮遂爾圖人之利忘已之危肆其淫情縱其奢欲以致之乎然則吳蜀雖平何救于晉之覆敗哉又説道珎玩技巧之物乃喪國快利之斧斤明君豈肯懷斧斤以自戕珠玉錦繡之多實迷心絶命之酖

毒明君豈肯飲酖毒以自賊又説道人主創業垂統當為後世子孫之法則已好節儉猶恐後人以奢而致亂亡若作法之人先自過奢則後來之奢何所裁制其剴切之語如此于是太宗往其文義之美情詞之切甚加禮重之夫太宗之容外朝直臣如魏徵王珪張玄素之輩甚衆乃今于內朝妃嬪之中又禮一徐惠故雖有征伐營繕之過而終無損於貞觀太平之治也豈非英明聽斷能自改其

過哉　八月廿四日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是謹慎追是追慕民德是民的德行厚是不淺薄的意思曾子説道安國和民移風易俗之道莫善於禮禮莫大於孝孝莫大於慎終追遠彼為人子者於親之存日事之雖一跬步而不敢忘而況於送終最大之事可不益加謹慎之心乎故凡祔於身與祔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令後悔哀痛雖切而謹備詳盡

是謂能慎其終為人子孫者於祖宗之德率由之雖一制度而不敢忘乃至於廟享之時最重之務可不愈致其追慕之敬乎故凡祭于廟與祭于祧者必豐必潔毋有慢易齋戒思存而音容如見是謂能追其遠夫此二者乃在上之人倡率下民以立教化之本當如此也故民之得於觀感者皆興仁孝之心而反醇厚之德不難矣蓋民知愛親則必保身而自然不敢為非僻之行民知敬祖則必保

業而自然不敢失勤儉之風其德之歸厚夫豈不至易而至速哉然曾子此言即孝經之旨夫子嘗告曾子以孝治天下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本於孝而能保其身與其家國天下者也至於末篇猶丁寧於喪致其哀祭致其敬之事曾子傳其訓故以告于有位之人此即所謂先王之至德要道也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九月初二日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察省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

姚元之是玄宗初即位的首相序進郎吏是次序遷除那郎官高力士是知內侍省的近臣宣事是宣諭政事省中自宰相中書省左拾遺是諫官職名曲江是縣名張九齡是當時有名的諫官奏記是投進書記元之為宰相時嘗序遷郎官以為事關權斷嘗以奏請玄宗惟仰視殿屋元之雖言之再三終默然不答元之懼上有別譴趨避而出罷朝之後近臣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理萬幾宰相入奏

事正宜面加可否親賜裁決以圖化理柰何仰視殿屋略不加意察省事由玄宗說道朕任元之託以心腹萬機庶務彼得代理正當擇其大事有關繫者奏聞與朕商議若序進郎官卑秩乃是細瑣之務亦以煩朕則將焉用彼相哉會高力士因宣諭他事至中書省為元之道上意旨于是元之乃喜不自勝蓋幸巳之未蒙譴怒又幸得遇明君責望之大後來展布有地矣于時中外聞之亦莫不心

服玄宗識君人之大體也夫人君勞心清問訪求才德俱備者以為之相定相之後惟與之同論天下大事若小事盡付之而不自煩此之謂識體玄宗蓋得之矣是時曲江張九齡在諫垣以元之才望隆重又為上所信任但恐為人通達有輕信之弊致使諂佞狂躁者因緣而進則壞亂治體多矣遂先投一書記與元之勸其遠諂躁之人進純厚之士惟只留心此處即可以長保治安仰荅知遇

副四海之屬望矣元之甚嘉美之以其切於相道也其後元之薦宋璟代巳而九齡亦以次第入政府皆極一時純直端正之選所以開元之治足配貞觀信由多得賢相之功也為人君者豈可以不慎擇哉　九月初四日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志是心之專主處行是事之施設處三年言時之久也孔子說自天子至於庶人保身保

位未有不本於孝者惟其善繼其親之志善述其親之事耳彼人子當父生存之日分不得以自專故其行事不可槩見然其志則有可見者若志類親之恭儉或志類親之仁恕必有德音之昭仁聞之布也所以說父在觀其志至于父沒之後而其行事之不悖于親者始可見矣懷恭儉之志則必發而為恭儉之行懷仁恕之志則必發而為仁恕之行所以說父沒觀其行夫為人子而纘述前人之

緒業於興代之後者豈可以忽心處之哉必也志極其精明行極其果確堅守之而不失率由之而不忘凡先世之道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出乎恭儉仁恕之所為者雖歷三年之久如一日焉而無造次更改之失始可以稱善繼親之志善述親之事而謂之為孝矣夫孔子謂不改父之道為其合于道故不可改也若其親之政有不合于道者則亦必改之以求合於道而亦不害其為仁孝矣昔殷之

武丁常改其親之不合於道者矣而殷道復興周之宣王常改其親之不合于道者矣而周業復振豈盡拘於不改之說也哉若夫有宋紹興羣臣藉口三年不改之言復興新法而終為社稷之禍則又小人之侮聖言以文奸說明主所當深辯也　九月十三日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姚崇即姚元之更名為崇宋璟亦是同時的相臣應變成務是應答倉卒之變使事務成就守法持正是執守公家法度無所私徇房杜是太宗時賢相房玄齡杜如晦也臨軒是送至軒前李林甫是玄宗天寶以後宰相之不賢者史臣說道玄宗首任姚崇後又用宋

璟二人相繼作宰相皆是一時之人傑而才名有不同姚崇為相其處分天下事不拘泥不牽制一切隨宜裁決都得穩當而百官職務因以仰成是崇之才長於應變成務也宋璟為相其處分天下事守舊章明法制一切從公裁決都不假借而百官以正朝政肅清是璟之才長於守法持正也然二人志操雖有不同而忠悃則一故能同心輔政以寬平百姓每賦役以清省百姓每刑罰使海內之

民皆歸於富庶于是開元太平之業可比太宗貞觀之時而世稱二人賢相之名亦與房杜齊等非他人所得比矣史臣又說道此雖是二相之賢亦由玄宗之明能信任禮遇之也凡入君爲大臣起又送之此乃古禮近世未有行之者玄宗重二人之賢故每進見則便爲之起論事已畢而去則送必至于軒前夫既知他是賢者又任得他專切又禮遇得他隆重二臣安得不展布忠誠以仰答知遇

哉及玄宗晩年明有所蔽誤用一奸邪之臣李林甫爲相一十九年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玄宗視之甚輕也但喜其諛佞而不肯罷斥耳觀其禮遇卑薄遠不及於姚宋則玄宗未嘗不知其爲可鄙可惡也若使當時不用林甫而乂任張九齡韓休以繼姚宋豈得有天寳幸蜀之禍哉故古人說爲君之道莫大於擇相也　九月十九日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以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正牙是前朝仗是侍衛兵仗史臣說太宗貞觀時舊制中書門下兩省及三品以上大臣入閣奏事時必使諫官隨之同入其所奏對或有差失許諫官即時匡救史官亦隨之同入凡奏對善惡都記錄在策其餘諸司官但使在前朝奏事不令入閣若御史彈劾百官

則戴獬豸法冠正視朝時對着那侍衛兵仗
宣讀參劾的章疏所以太宗時大臣不得壅
蔽聰明專君擅權小臣也不敢挾私行讒肆
其奸惡及至高宗之時許敬宗李義府兩箇
小人相繼用事所行的政事多是私曲偏僻
恐怕羣臣見了他姦狀凡有事奏都等待視
朝後兵仗既退獨自在御座前屏左右密奏
侍班監察御史及直日待制官俱迴避遠立
等他奏事退然後復位諫官史官都就隨着

兵仗出朝仗出後諸事皆不復預聞既不得
庭其闕失亦無由記其善惡而大臣于是得
以專君自恣矣至武后僭號又以苛暴之法
禁制羣下令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惟求
攻訐不問事實使上自御史大夫下至監察
御史都得彼此互相訐奏由是羣下希旨率
以險詖不平之言更相傾覆而小臣得以肆
為讒慝矣及玄宗任宋璟為相要復行貞觀
之政乃下制令自今羣臣奏事若果關係緊

要的確不可泄露方許密奏此外事情或彈
人或論事都要視朝時對仗宣奏使衆人共
聞若史官自依貞觀故事御殿則俯陛而聽
入閣則夾案而立以便記述凡此皆以復貞
觀之舊章也夫人主之委任臣下惟恐其不
專使賢智者不得以自盡也然委任非其人
則又養成壅蔽專擅之禍于是人臣朋比于
下而人主孤立于上矣故太宗貞觀之制使
諫官史臣得以共聞兩省政事正得人君馭

臣之術賢智之才可以自盡而奸回之輩難
以自專豈不至當可守之法哉夫許敬宗李
義府奸臣也而壞之宋璟忠臣也而復之此
高宗玄宗治亂之所由分也然則明君賢臣
於祖宗之法豈可以不慎守哉　九月二十日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復是踐言因是依親是可親之人
宗是以為宗主有子說道人之言行交際皆

不可苟且於初以致悔於後如約信而苟且
於初則言必背義而難踐必也與人子言近
於孝與人臣言近于忠與人友言近于信是
以擬論合義而久要不忘故知其言之可復
也致恭而苟且於初則動必悖禮而招羞必
也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是
以威儀有章而非諂非瀆故知其可遠恥辱
也取友而苟且於初則投分非可親之人而
終身鮮依歸之處必也有道者依以為師有

德者依以為友有才藝者依以為資即此不
孤之隣皆以王成于我故知其可以宗而主
之也此三者皆是說修身君子言行交際寡
過于終由其致謹于始信乎始之不謹未有
能善其終者也況于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
可以不謹乎一令之不合義則足以損治一
動之不合禮則足以虧德一人之親用或不
得其當則足以致亂可以不謹乎故古人說
人君之學以純心為本以親賢為要夫苟得

賢而用之則人君之言行亦自無過舉而恭
己之治不言之化亦不難矣　九月廿一日

三旬苗民逆命益賛於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
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三旬是三十日賛是佐屆是至帝指帝舜說
歷山是地名祗載是敬事夔夔是敬畏之容
允是信若是順誠是感之以誠矧字解作況
字昔禹征有苗師已歷境三十日而苗民頑
然抗命無歸順之意于是伯益佐禹說道盛
德之君足以動天豈以地遠而感通弗至今
苗人不服意者我德有未至乎夫自矜其德
已至者為滿滿則必恃強服人而為驕兵兵
驕者敗寧不招損乎自慊其德未至者為謙

謙則必示弱引退而為義兵兵義者全寧不受益乎此乃天道之自然而非人謀之私也夫欲體此道者亦取法於帝而已昔帝之初也往耕歷山之田號泣旻天之下其于父母之不見愛惟負罪以自責引慝以自修而已不見親之有過也至於敬事瞽瞍之時左右侍養之際惟其容夔夔恐懼其心業業齋慄而已不知已之為孝也于是雖以瞽瞍之難事而亦信順悅豫之矣豈非帝不自滿假盛

德之所感通者乎若謂親易于感而苗民難感則豈不聞至誠之道雖鬼神之幽遠者亦可以感之而況于苗民乎於是禹致拜於益說道聞汝昌言誠哉惟德可以服人而不假于兵也遂班師振旅而還以示師不喻時之義于是帝舜亦大敷文告之辭示此德意于方國以俟苗民之自化而苗民感之果以七旬之後自來欵服矣是時舜方有禮樂之事而干羽舞于兩階之上史臣因而紀叙之見

帝舜以揖讓而代威武以干羽而化干戈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雍容之氣象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　九月廿三日

　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八月十五是唐玄宗生辰故其時以是日為千秋節玄宗在位日久海內治平朝宁無憂

虞之事故群臣於此令節皆獻寶鏡以為壽亦君臣胥樂之時也此時宰相張九齡獨以為寶鏡不過照人形容之美好耳若得箇以人照見吉凶的使人君觀之自生智慧而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豈不是天地間一箇大寶鏡哉乃於書史之中采述前世帝王的行事所以興所以廢可為鑒戒者為書五卷名曰千秋金鑑錄獻之今其書雖不傳然觀其[illegible]想見九齡納忠之意有于

欲[illegible]以人自照而知吉凶也古詩說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夫殷以夏為鑑則周當以殷為鑑而唐又當以漢為鑑明矣昔諸葛亮告其主說親君子遠小人前漢之所由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由傾頹也此豈不是漢家興廢之源吉凶之最著者哉以人自照莫切於此矣於是玄宗作書褒美之盛褒其采集之勤而美其用意之切亦帝王之盛節也夫唐室之臣於一節令之間而陳善納誨如此懇至可謂後世遂無伊傅之佐矣

一九月廿四日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牛仙客是玄宗時一箇將官自河西使典小官陞遷至朔方節度使之職其躁進之心猶未已也乃交結朝中貴臣李林甫輩欲圖兩省政府之位是時有薦他昔在河西為將官

之日能撙節公家用度令府庫充實勤修職業使將士器械精利說他如此才能實是罕有於是玄宗聞得遂嘉美仙客欲官以尚書之銜宰相張九齡諫說此事不可尚書乃是門下省大臣與中書令並列同平章政事即古之帝舜命龍作納言之職豈是箇小才做得的我唐自國初以來惟是宰相罷政處以優閑方居此位其他必須是曾經宣揚更歷中外之久有德有望卓然為人倫冠冕者始

得居此今仙客本起於邉徼小吏粗跡幹局敏捷之能耳若驟居此清華要地乃實貽廊廟之羞使華夏聞之皆謂朝廷為無人矣玄宗遂説然則實加户封令享爵禄可乎九齡諫説此事又甚不可也夫封爵乃帝王之大典所以待有功之臣也人臣而有攻城略地平定開國之功庸則必錫之土田俾其子孫世享與國同休謂之封爵是豈稱一官盡一職朴樕小才塵埃下吏徒區區勞効遂可冒

竊者哉今邉關將吏府庫空虛器械朽敝的皆有罰若仙客府庫真實充實器械真是精利亦乃邉將常務不足為功祗可謂之勤勞考在上最之科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至于裂土分茅恐非典制于是玄宗默然不言李林甫揣知上意不悅九齡之諫遂言仙客之才可堪宰相何有于一箇尚書尚惜不與他蓋明薦仙客之才而暗譖九齡之忌才也玄宗信以為然乃冬十一月賜仙客封爵隴西縣

公實食三百户後復加為工部尚書同門下三品知政事而九齡去位林甫為相矣此一段事見得玄宗治亂之分實決於此而邉將入相復得遥領亦自牛仙客始後來藩鎮之禍亦始于此也

十月初三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是孔門弟子姓端木名賜諂是諂屈驕

是矜誇詩是衛風淇澳篇往是其已言者来是其未言者子貢問説士之為學須要有得力之處若能見理分明志意堅定雖處貧窶而無卑屈之心雖處富饒而無矜誇之意斯人也於學之造詣淺深何如耶孔子説為學而至於能處貧富之境皆漠然不動其心亦可謂之善學矣雖然猶有未至也貧而無諂可矣然未若忘其為貧而實有潤身之德熙

濈乎心廣體胖而不憂也富而無驕可矣未
若忘其為富而約已于中正之則孜孜乎節
情飭性而不倦也斯人所造其視無諂無驕
尤深矣故知汝所言未至也可不勉哉子貢
因夫子之言遂悟學無止法因舉詩以明之
說道抑之詩有云切骨角者未若磋骨角者
之成也琢玉石者未若磨玉石者之精也其
殆賜之言處貧富者未若夫子言忘貧富之
深也歟于是夫子乃喜嗟呼而謂之賜也始

可與爾論詩也已矣夫告往而明語下之宗
知來而識言外之旨磋磨之詠真起予哉若
夫學至於精且成焉則汝宜益加勉矣此章
是孔門論學問之功當愈加精進蓋以道無
窮盡故也所以古之聖王雖以至聖之資處
天位之上而必日勉于學也人君誠能廣博
聞之功如磋磨之力則治天下之道亦思過
半矣

十月初五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以為憂慮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所患者
二有患於人不知我者有患於我不知人者
自今論之人不知我其失在人此不足患也
蓋脩身而名不著必其實有未充也實充而
名又不著必其積有未久也若積德累行而
人終不知則不明之失在彼而我之所得固
在也亦何足為患耶故說不患人之不已知
也若夫我不知人則不明之失在已矣故不
可不以為患也蓋已之不明者其于人也是

非邪正之莫辨而形迹疑似之不分矣短於
知君子而俾老成忠厚負遲鈍迂濶之譏暗
於知小人而使厚貌深情竊似忠似信之譽
矣其害可勝言哉此則宜以為切已之憂而
勉求于知人之哲可也故說患不知人也夫
子此章之意雖勉人以篤實為已之學然脩
身明道不求人知者士之事也鑒別人才共
圖化理者在上之事也故古者士以自賢為
恥而君以不得賢為憂後世則不然為士者

汲汲以求人之知而為上者又不求以知人
此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十月初八日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

平原是山東郡名顏真卿即本郡太守官當祿山未反之先真卿見得這賊自結主知出入宫禁不拜太子服食器用擬於至尊外又擁三道勁兵養壯士八百人家僮百餘人無不以一當百將帥皆用自家私人又以蕃將三十二人代了漢將其反決矣平原是山東大郡若能守住此城一可以充撓賊巢使他內顧一可以為江淮保障作河北二十四郡的聲勢但恐加意隄備祿山知覺先害了他故因霖雨之後城垣塌壞借此作箇名目於是完整城郭浚挑濠塹因而料簡境內丁壯知其勇力可用者多少又乘時糴買米穀充實倉廩為攻守持久之用色色整備已定是時祿山探聽頗知平原有備但素以真卿是箇文學書生不閑兵旅忽而易之不來計較他故真卿得以展布才猷曲加防備此皆祿山未反以前的事及祿山已反發偽牒令真卿以平原及博平兩處兵七千人防守河津真卿一面拒賊一面即遣司兵官李平暗齎偽牒令從偏僻小道密到長安奏聞主上李平未到之前玄宗已聞祿山反而河北二十四郡官吏皆望風披靡開門納款遂懊恨嘆說公家平素養他二十四郡官長曾無一箇人作義士耶何以都從賊去了不久李平到來玄宗乃甚是喜悅夫玄宗素英明知得天

下形勢若是平原守得住外可以保護江淮而援兵得入內則二十四郡必有同心內應之人故爾大喜遂說道朕平素不識顏真卿的面目今乃能作如是忠義事良足嘉賞真卿既遣人告變於長安又密令所親信的人懷牒購賊將領首級徧至諸郡勸以忠義諸郡雖是迫於賊威暫且從順而暗應真卿之約以討賊為主矣史臣又說真卿即杲卿之弟也蓋是時杲卿亦為常山太守正當祿山

大兵之衝杲卿知力不敵佯往迎之退乃起兵討祿山于是使人狥告諸郡說天兵已至井陘若諸郡有後至者先誅於是各郡皆響應卻與真卿之計脗合故得收復十七郡以還朝廷有兵二十餘萬後來郭子儀得以藉手收復朔方皆顏氏兄弟輸忠倡義以死報國之力真卿兄弟即是先賢顏回後裔忠義之盛良有自也　十月初十日

進講錄卷之十二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三

日講直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是心之向往處踰是過矩是爲方之器此是孔子自序其從少至老學問次第說道文王周公雖遠而斯文未墜吾生十有五歲之時幸而知志于學于以與聞斯文之統緒蓋

默識先聖之心法以具內聖之體博聞先聖之行事以預外王之用好古敏求至忘寢食者一十五年年至三十而後有以自立焉夫學莫先於自立正心以立大體脩身以立大本精神寧一而主宰常定苟有用我則執此以往此吾學之能立然也又歷十年至于四十而後始能不惑焉夫學莫難於不惑無所事志則無意必之惑無所事立則無固我之惑清明所照自疑礙之不留精一所行常不

習而皆利此吾學之不惑然也又歷十年至于五十而後能知天命焉盖聖之所以聖王之所以王皆出于一靈之體而與天地萬物同原謂之天命也吾于十年之内存久不惑之明以俟明之盛而知之至則理窮性盡而遂入此自然之域矣故循天有覺而内聖之體裕代天有為而外王之用周學之能事始備矣故說五十而知天命過此以往則漸近六十之年馴造明通之境夫天地萬物既同

此體則一氣之流通自無形聲之隔有開必先有感必應如耳之聽聲物不得而阻逆之矣故說六十而耳順又過此以往則七十垂老之日當為道作則之時夫内聖外王既原於一則随心之所裁制自中天則而不可加損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如矩之為方物不得而踰越之矣故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章乃孔子晚年之論嘗考夫子所自序及門弟子所稱述皆未有若此章之言完備而

精深真孔氏之微言聖學之心法也後世好學之主求治之君欲興堯舜文王周公之治法可不講明此入聖之心法哉隆慶三年二月十六日

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勑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

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上是唐肅宗肅宗既即位於靈武急欲舉朔方將士恢復兩京迎還上皇乃時與所招賓友李泌者按行軍壘中三軍之士莫不指着李泌私相說道那着黄袍的是今聖天子也着白衣的乃一山人也這山人有何才行乃與我聖天子同行坐起居不相離乎箇箇都驚怪不已肅宗聞此言即以告李泌說朕遣此搢遷倚頼先生如何銜尚父託先生以再

造社稷之計柰何徒以衣白為高而不顧軍中之疑乎今此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職但勉為朕暫解白衣着此紫袍以安三軍之心勿令生疑可也李泌一聞軍疑之言亦惶懼而不能自安乃不得已而受所賜之紫袍這是肅宗要借此以加李泌之官的意思于是袖中先寫下一紙授官的勅書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只待泌服紫衣入謝之時即曉諭他說道今已衣紫豈可復稱山人乃出懷中勅書以示之李泌猶固辭不肯就肅宗說朕之涼德何敢臣屈高賢但倚卿甚重欲共濟國家艱難不得已屈卿為此官待卿為朕迅掃賊寇迎還上皇那時節遂卿高蹈之志任其所往不敢復相羈絆也李泌感肅宗知遇之恩乃不敢辭遂受官為元帥府行軍長史先是肅宗以長子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以郭子儀為副今以泌為帥府長史蓋專寄以軍國重任矣夫肅宗

所以能用李郭諸將以成中興之功由其能先用李泌也李泌雖是奇才然非玄宗長養栽培于無事之日肅宗亦安得用之於有事之時乎故李泌以受恩深重亦三世相唐而不忍以去為高也

二月十九日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豊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芝草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澤州是唐郡名刺史是官名慶雲者非煙非霧五彩之章乃和氣之所結靈芝者非草非木五色之質乃和氣之所生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皆非世所常有的德宗新即位澤州刺史李鷃將本州所見五彩祥雲畫作圖本以獻于朝德宗方在諒闇意不喜之乃下詔曰澤州以慶雲來獻是以為祥瑞也然朕之意以為若風調雨順時和年豊則萬寶告成而財用充足乃可謂之嘉祥賢良忠義登進顯

脩則庶務咸熙而治理興起乃可謂之良瑞何用此慶雲爲哉且與其得慶雲芝草珍禽奇獸孰若得年歲豐稔人才忠良之有益於世也夫有益於人者乃朕之所寶無益於人者乃朕之所棄其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慶雲等物皆勿得上獻使朕不以此無用之物爲祥瑞也此一詔是德宗新政之最美者真可謂之德音故唐史臣記之以傳其美于萬世也　二月廿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是飯先生是父兄之稱饌是以酒飯飲食之也昔子夏問孝親之道夫子答之說人子事親惟是顏色婉順以安親之心爲最難蓋孝子有深愛根於其中而後有和氣有和氣而後有愉色有愉色而後有婉容夫愉色婉容豈可襲取哉由孝子之篤孝所致也所以爲難若夫有事則能代服其勞有酒飯則先進以飲食之此乃易爲之事也曾是可以爲孝乎此夫子因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故言此以勉之耳若夫人子之篤孝者雖服勞之中而亦有深愛焉如子路爲親負米於百里而不告勞是也雖奉養之中亦有深愛焉如曾子養親之志酒食有餘必請所與是也是故孝子之心無有窮盡孝子之行亦無有窮盡　二月廿一日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魯大夫名彘乃懿子之子孟懿子嘗學於孔子故武伯亦從而問人子孝親之道孔子答他說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愛之深故憂之切凡其子之一身賢愚順逆盛衰得喪之處皆爲之憂之然未若憂其有疾之尤切也或起居食息之不節或風寒暑濕之有違與夫少之未戒于色壯之未戒于鬪之類皆足以致疾則皆足以貽父母之憂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慎起居謹

言動兢兢焉惟恐至於疾病以貽父母之憂則自然德業日修身體康健而親之心亦可慰矣豈不謂之孝乎夫子之意蓋以武伯生於富貴之中長於逸樂之地易以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以此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推而言之雖帝王之孝亦不外此蓋王者父天母地嘗恐恐焉畏天命憂人窮而致治於未亂之時即孝子之體親心而防未來之疾也然後天心豫悅而諸福允臻所以孝

經說事天明事地察乃天子之孝也 三月初二日

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贄是陸贄時為德宗翰林學士仲虺是成湯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闕是過失陸贄上言於德宗說人君臨御臣下賴之以為股肱耳目則當以至誠之心委任信用之使臣下得以盡心竭力而無所疑懼然後天下可治也至於人君行政稍有差失則為臣者必當諫諍雖其詞情鄙俗拙直亦當優容嘉納使群下皆感悅自盡而言路廣開則庶幾朝無失政矣若是人君懷不信之心而有拒諫之意震之以雷霆之怒折之以聰慧之辯則臣下人人自危無不退縮推避以求保全何敢又來犯顏強諫哉人臣不敢直諫則事多蒙蔽

所以養成天下之亂而人主猶不自知也故贄又說道人君養亂而不自知豈其所願哉只為惡聞人言其過耳殊不知人君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明也故仲虺作誥以美成湯曰惟天錫王勇智能改過不吝吉甫作詩以頌宣王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虺不美湯之無過而美湯之改過吉甫不稱宣王之無缺而稱宣王之補缺豈非人君信任臣下聽言納諫之法哉陸贄此言所以

徵諷德宗猜疑臣下之失也德宗雖是猜疑而能用贄是以能保其天下況明聖之主從諫聽言不吝改過欲致太平之治亦何難哉

三月初七日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人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貞元是唐德宗年號唐憲宗一日問宰相說當德宗貞元年間紀綱解弛法度陵夷奸訛肆行百姓困敝政事十分不理何故乃至於此宰相李吉甫對說德宗性多猜忌唯恐為人所欺自任他一己的聰明不肯信任宰相然天下事至廣豈是一人智識所能盡照其勢必須別訪他人於是姦邪之人窺見人主的意思信他不疑遂乘此間隙壅蔽聰明擅弄權柄作威作福恣忌妄為所以政事不理皆由此之故也憲宗說卿言固是但當時輔理之臣亦當分任其咎未必都是德宗的過失朕知時在德宗左右見德宗行事有失當時的宰相也都不肯再三執奏所謂大臣阿順以固寵則小臣循默而苟容上下之情不通政理安得不亂卿輩宜以德宗時宰相為戒朕之行事若有未當即宜諫正或朕不從須是極力陳奏至于再三務期得請然後可已不可畏朕譴怒卿等遂止而不諫如德宗之臣也蓋憲宗見吉甫輩有悅媚諛順之意故以此警之耳夫人臣患不盡忠人君患不納諫德宗性猜忌惡直言自陸贄蕭復之賢尚以諫得罪況其他乎憲宗親見其弊而以為戒故擢用直臣導之使言如此此元和之治所以遠邁貞元也 三月初九日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石是石磬重擊謂之擊輕擊謂之拊磬有小

大故擊有[illegible]羽毛鱗介之族總謂之百獸
庶尹是各衙門的正官允諧是信能和協史
臣記后夔說道樂有八音石居其一石音屬
角最難諧和我於石磬之大者重擊之石磬
之小者輕擊之石音既和則八音無不和矣
由是以和召和感通無間自物言之百獸之
類其物無知至難感也莫不因聲樂之和舉
然率舞各適其性而不相侵害舉百獸而言
則物無不和可知自人言之衆百官府之長

其人不一亦難感者也莫不因聲樂之和同
寅協恭真能和諧而不相嫉忌舉庶尹而言
則人無不和可知夫聲樂感通之妙如此非
帝舜盛德之至致和于上何由而致哉觀后
夔之論樂可見樂所以象德欲求帝舜樂之
盡善盡美當以帝舜之至德為法斯可見矣

三月十三日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

以是指人行事說由是意所從來安是意所
安處廋是藏匿的意思此章是孔子泛論觀
人之法說道大凡欲知人或是君子或是小
人須看他所為如何所為的善便是君子所
為的不善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矣然亦有
行事雖好存心不好的未可便信他是君子
必詳觀他意之所從來果為公方可信其為
君子若有私意猶不免為小人也意之所從
來雖公然亦有勉強於今日而不能不變於

日後者必詳察其心之所安心苟安於為善
而無一毫勉強矯飾之意則必為君子而不
為小人無疑矣倘或未安猶未敢信其為君
子也夫察之如此其詳則人之行事心術或
公或私舉不能遁或小人而冒君子之名或
賢者而蒙不肖之謗皆可得而測識之矣雖
有深情厚貌象恭色莊之輩亦安能藏匿於
我哉亦安能藏匿於我哉孔子觀人之法如
此人君能以此觀察臣下則臣下之行事心

術可得而知所信用者必皆君子而天下治矣

三月十六日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甘是地名六卿是六鄉之卿嗟是嘆詞六事之人是總指有事于六卿者誓是戒約有扈是夏同姓之國威是暴殄侮是輕忽怠棄三正是不奉正朔勦絕是滅絕史臣記夏王啓

旣嗣禹位諸侯有扈氏不道方伯不能制王乃親率六軍往問其罪有扈恃其强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甘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召六軍之帥嘆息說道爾六卿與凡有事于六軍的人衆我今誓戒告汝天以五行生萬物有邦者所當敬用今有扈氏乃暴殄其所生之物輕忽其循行之令以肆虐于上王者以三正熙庶事有邦者所當恪守今有扈氏乃慢易天常廢棄正朔以傲悖于下以是之故獲罪于天天降大罰於有扈氏將勦絕其命今予以爾有衆肅將明威唯恭行天之罰而已固不敢憚于用兵以坐縱有罪亦豈敢不恤爾衆而輕用其武哉夫禹疆理天下可謂密矣宜百世無患者乃一傳至啓即有扈之變雖啓藉典則所貽能以六師平之亦足見禍亂之不可勝防矣是以聖帝明王雖天下治安兢兢然圖惟政理不敢自逸者誠畏之也

三月十八日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厝是置涇隴是涇州與隴州近畿輔内地宵衣是未明而衣旰食是日宴方食唐元和七年三月憲宗退朝御延英殿中宰相侍議政事李吉甫因勸慰憲宗說道今天下西平劉闢束擒李錡干戈可息太平有期陛下宜少尋樂事不必過爲憂勞于是李絳即說道今日之太平比之漢文帝時何如文帝承高惠治安之後匈奴和親四海寧謐兵無殺傷之血木無金鐵之刃家家

俯仰充給人人衣食足用當時其臣賈誼猶以爲憂謂天下之勢譬猶抱火厝置於積薪之下方其火未及燃乃謂之安火若一發則災不可救乃爲太息流涕慟哭之論後果有匈奴犯順七國稱亂之禍可見誼之憂治世而危明主未爲過也今考天下幅員之廣所不奉朝廷法令而受約束者在河之南北有五十餘州是割天下三分之一畔天子矣又匈奴腥羶常接迹於涇隴之地而烽火屢驚

矣又加之時有水旱不常而倉廩空虛矣陛下欲使兵不血刃而家給人足得乎在文帝時乃隱憂伏禍而賈誼猶以爲深憂在今日則至憂顯禍急于燃眉之災而以爲當樂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此時正陛下宵衣旰食皇皇求治之日豈可以爲平治而縱樂哉夫人主有縱樂之心則必有奢靡之好有奢靡之好則必有荒淫之事于是君驕于上而不知過臣諂於下而不盡言國事日非人

心已去而主尚未悟也豈不由於可以行樂之言誤之哉于是憲宗欣然悅絳乃說卿言正合朕意朕以僭亂未平爲深恥故聚財練兵苦形焦思晝夜汲汲如此卿蓋知朕之意也退去宮中乃謂左右曰吉甫豈不知天下之未平而專爲媚悅之言以諛朕李絳豈不知苦口之言人主之所不悅蓋忠臣愛君過於愛身絳欲朕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必能爲朕分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若絳者真宰相

也夫憲宗之為君不喜吉甫之媚悦而取李絳之鯁直雖太宗之英明何以加扎此唐祚之所以中興也　三月廿日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命即上戒飭之命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於其主前行之以示不踰時之義戮是殺孥戮是并戮其妻子夏王啓既戒誓將士又明示賞罰之令說道凡兵制以車載戰士而御正為之主左右步卒為之兩翼敵人攻左則右應敵人攻右則左應敵来衝我車則左右兩翼俱應陣間之陣同此法也隊間之隊同此法也汝等六師能用我節制之命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小大賞之於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不能用我節制之命而致敗我則即時論罪戮之於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亦所不恤也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蓋天子親征所係甚大而有扈氏又是勍敵故其令不得不嚴也

三月廿五日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五子是夏王太康的弟五人也歌是咏嘆戒勉之辭太康是啓之子禹之孫也尸位是居其位而不為其事的意思畋是田獵洛是洛水有窮是國名后羿是有窮君的名夏史臣序書以五子之歌名篇乃叙其所以作歌之由說道太康嗣位一十九年都不理會致治保邦的事務徒有君人的空名而不行君人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故謂他為尸位惟以逸遊為事豫樂是好日與羣小狎處以自損其德損之又損至於日久而良知良能之天德滅盡無餘矣夫人君既怠於政事則紀綱必廢弛刑罰必不中民間征斂必大繁官

府貪殘必太甚為此黎民不安其生皆懷携
貳之心豈不可畏哉人心既離則天命將去
正是危急存亡之時也太康乃恬然不省更
肆為無度之遠遊曆了宗廟的祭祀違了母
氏的奉養棄王都之安渡大河之險遠循洛
水之外依止南山之下肆為田獵禽荒之戲
至於百日而猶無反期夫以乘輿之重播在
數百里外荒僻之所廢時失事縱欲敗度如
此寧不啓奸雄之窺伺者乎于是有窮后羿
者素懷不臣之心乘此思亂之日遂因民不
堪命而挾衆以拒主太康遂遜居河南陽夏
之地而不得返其國都矣五子乃奉母從太
康以居因作歌以勸戒而嗟怨之也夫以禹
勤勞萬邦之至一再傳至其孫即以荒怠而
失國可見為君者不可恃祖宗功德之大而
不增修其德業也夫使夏之子孫能增修禹
勤儉之德而日新之雖歷千世至今存可也
何得有中衰之事乎　四月初五日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
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
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
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是唐穆宗夏州是郡名觀察判官是官名
柳公權是當時的賢臣善書者昔穆宗初即
位公權時為夏州觀察判官上見其書跡遒
美勁正筆法甚精心獨愛之遂召入為右拾
遺翰林學士一日問公權說卿書以何為法
能使之如是之善公權對說臣之工書雖是
六藝之一然皆從正心學問中出來盖書法
貴乎端正運用由於筆力而所以主持之者
在心也故未書之前當少思寡欲養此心而
使之正臨書之際又聚精會神持此心而使
之正則自然心與手相應筆與書相宜隨意
揮寫而無偏倚故說心正則筆正內外符合
之機如此若使心有不正則筆勢因之欹側
欲求書法之善不可得也於是穆宗一聞公

權之言遂默然改容知其借筆以為諫蓋天下之事未有不由于正而能善者作書末技必心正乃能用筆況人君統理天下苟非存誠主敬克正其心何以為治乎公權因事納忠以筆諷諫穆宗驟聞而改容亦庶乎易以感悟者矣惜不能涵養體驗推之於政事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四月初十日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訓是皇祖大禹之訓色荒是過於色慾禽荒是過於遊畋甘嗜皆好溺無厭的意思此五子歌之二章説道我皇祖之訓有言民之所歸往為王民之所離畔為亡自古為君而亡其國與位者曷嘗不由於嗜好之過哉愛色之情人之所必有但不可流為色荒也若變愛寵倖至於過甚則内政必不修治而閨門無禮是曰内作色荒田獵之事所以默寓講武之法但不可恣為禽荒也若馳騁盤遊至於過遠則朝政必至廢亂而威柄下移是曰外作禽荒酒醴音樂用之祭祀宴饗本不可缺但沈酣旨酒而不知節溺情淫樂而不知止所謂克勤者何在宮宇垣墻用以居身本當堅固但竭不貲之費以成戸宇之高峻極文繡之麗以壯墻壁之美觀所謂克儉者何存凡有國者於此四端若有一焉則必亡國亡身而不能免也故太康一犯皇祖禽荒之訓其禍遂至於失國然則不尊祖訓罪悔何追耶夫此歌豈特以訓夏之子孫實萬世君人者之大訓也　四月十六日

太祖詔殿前侍衞二司各閲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内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隷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

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
趙普之謀也
太祖是宋太祖殿前侍衛二司是天子的禁兵趙普是宋太祖的臣宋太祖謂京師天下之本禁衛之兵若不強盛則不足以控制天下鎮壓奸豪非強本弱枝之道也乃命殿前侍衛二司各閱視所掌之兵揀選其驍勇有力之輩升作上等軍名號因而厚其糧賞以養之又慮天下精銳尚多不可不收拾來京乃命諸州長吏各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恐其將不練之兵來徒增冗食無益于用乃先選強壯之卒定作兵樣發下諸道令其照此樣式召募有力教習武藝俟其練習既精方令送補禁旅于是內外獷悍之士皆屬天子禁兵之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專兵之弊皆由於使武夫盡地自守而天子無一人以制之也乃遣禁兵分戍邊城使天子之兵入節鎮腹心之內而先機以遏制之又恐其更代不時之際易成煽動之禍乃立為出入更番代戍之法以習勤苦而均勞役使往者有拱翊之功回者遂室家之樂也史臣又說自此以後太祖漸令禁衛大將解釋兵權而將不專握兵柄士卒因此更番出戍亦皆知邊防之苦而不致習成驕惰凡此皆趙普之謀也普是薊州人在周世宗時為滁州判官太祖知其奇才收置幕下為開國謀臣之首而制將練兵乃其謀之大者夫既揀練天下之精銳使充禁衛又分遣練成之禁旅使戍守邊臂指相使氣脉聯絡朝廷之勢常尊而太平之業可保矣後世人君當思禁兵乃天子居重馭輕之本誠不可不訓練壯勇以備非常也　四月廿一日

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事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己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複言

物色是豫先識認得的意思這是宋史臣再敘宰相趙普薦人之公說道普之為相也一日有諸臣中資敘當陞遷官秩者太祖素惡

嫌其人不與其陞遷普乃堅執奏請不已太祖遂怒說遷官事由朕朕不與他卿其若之何普對說刑賞二事乃人君之大權攬是權以刑懲惡以賞酬功此古今之通道也但刑賞乃天下之刑賞當合天下之公議奈何陛下欲以一己喜怒之私專天下之刑賞哉雖強專之其如天下人心之不服何于是太祖愈怒輒起回宮普亦隨之立於宮門之外久之不去普之意以為太祖乃聖明之君怒定

之後必回思前事決有省意處分故不去以待之果爾太祖悟普所執奏為當竟得承俞旨而去史臣遂說普之為相以人臣之微而敢於強諫以犯人主之怒豈不是他剛毅處又能知人才之可用能知人主之必從而決意主張豈不是他果斷處惟公故能剛毅惟明故能果斷普之賢類如此惜乎事太祖日久得意處過多乃長他侈大之心而自生狹小之見遂以向者未遇微時有不足於太祖

與己曾被他侮慢者屢屢來說蓋欲以報其私忿此則普之陋也太祖遂婉言以訓之說天子宰相在塵埃中雖天命有歸而人卻難識若使能物色我與卿是貴人則人人爭相趨敬哄然以為天命所歸恐未受其福而禍已先至矣何以保全至于今日今既至此豈可又以人不相知為憾乎普乃不敢復言此一段見得趙普竭薦賢之忠太祖弘容物之量俱為盛德之事夫人臣既遇明主其竭忠

未爲至難惟人君能不記私憾則其量將與天地同其廣大矣斯爲至難也宋家國運之長有由然哉　四月三十日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明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是贊其德之極明我祖指大禹說典是治国家的典章則是治國家的法則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關和是鈞石通和平正

無輕重參差的意思這是五子歌之第四章說道明明我祖之德克儉克勤不自滿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有如日月光照下土無處不被故五服萬國莫不仰戴以爲大君可謂盛矣猶孜孜焉立保治之法以貽我後人法之中有大綱爲典體統綱維職掌一定而不可變有萬目爲則條格令甲區畫曲當而不可紊脩而明之則朝廷正而主勢尊舉而措之則臣道得而萬事理所以貽我後人

守成之法可謂備矣我嘗觀之王府藏器具之處其稱物之量有石有鈞各皆極其精當即此小物關通和平之善尚如此則我祖之創法建制信乎出於辛苦艱難之中原於物理人情之盡雖垂之萬世而無弊明矣奈之何爲後人者祇以逰畋恣肆是好于祖宗緒業之美善荒廢而不脩墜棄而不舉以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竊顛覆我宗子之家斷絶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哉這是五子稱述祖德

以怨太康終能反正以征叛國至於少康則夏道復興復禹舊迹此詩諄切皆戒不爲無助也後之人君欲享有道靈長之福宜莫有過於法祖之訓矣　四月廿六日

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

勿復言

主是永寧公主官家是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故稱君上爲官家宋史臣說永寧公主
一日侍坐于太祖與皇后之側見太祖所乘
肩輿朴素未曾裝飾乃與皇后同言說官家
作天子已十年之外可謂久矣顧不能用黃
金裝飾肩輿乘之出入以爲美觀乎以天子
之尊天下之富其儉陋如此又何貴於作天

子太祖乃大笑答說我之土地遠有四海四
海之富俱我一人受用雖以金銀作箇宮殿
亦不難辦豈止於轝一肩輿而已但每思念
我是天下兆人之主人主以財聚人故我爲
天下之人守財以給兵食之費以防一時缺
乏豈可妄用毫末而不加愛惜以之造無益
之器物哉古之明君嘗稱我能以一人平治
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福不以天下奉我
一人而恣其奢侈無度所以菲飲食惡衣服

甲宮室全不以自奉養爲意也若是以奉養
爲意則恐竭天下之財力以奉我尚且不足
于是財聚而人散天下之人何所仰望以厚
其生哉汝等生長富貴居在閨閫不知帝王
子懷萬邦之道作此兒女子之見再不必以
爲言可也此一段見宋太祖節用省費之美
意蓋其時諸國未盡平北邊又有契丹夷狄
之患正須積財以濟國用故愛惜費用如此
其後子孫終以財用不足爲北虜所困至于

南遷可不畏哉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

五月廿日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
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是國名征是討罪仲康是夏王肇是始胤
侯是胤國之侯六師是天子的六軍羲和是
世掌星曆的官徂征是往征此是夏史臣記
夏王仲康繼太康而興即能命師討罪其將
乃胤國之侯遂以名篇說道昔太康見距於

有窮后羿其弟仲康即位君臨四海之初乃能揔攬乾綱務盡爲君的道理知胤國之侯可用遂命他統領六師之衆以收羿之兵權當是時羲和世掌天文曆象共職甚重乃墮廢職業雖日蝕之變亦罔聞知且惟酒是好不顧失德而偷安于私邑盖由有窮后羿倡亂之後奸雄之臣各黨惡相濟不忠不敬觀効成風久矣非天子大有振作明示政刑以昭君臣之分何以制服其心哉故仲康即命胤侯將六師往征之所以說胤后承王命徂征以見征伐自上出不可已也夫仲康即位之先旣收兵以制后羿又命胤侯徂征以翦其黨輿可謂得御下之權其能續太康之業宜矣盖國家之兵譬如利劒不可反授人以柄恐一旦爲人所制則悔不可追此又人主所當留意　五月初七日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予是胤侯自謂胤侯旣歷數羲和慢公廢職之罪矣乃誓衆說羲和之罪天討所必加也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上天之罰致問羲和之罪固體天以行事也則何堅不可摧何鋭不可挫又何憚畏之有哉爾輩可不同心幷力輔予之不逮以共獎王室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乎盖承命即所以奉天罰正忠臣扼腕自奮之時志士拊心丧元不忘在溝壑之日也爾衆可不與予共勉也哉觀胤侯征羲和之誓詞敵王所愾辭嚴義正仲康眞任得其人矣後世若齊桓晋文假公以濟私曹操司馬懿之輩以逆而伐順則又胤侯萬世之罪人也　五月十七日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將令嚴明的意思克是勝允是信能濟事愛是將令惟尚姑息的意思允罔功是信其無功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申戒說道

将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于俄頃之間與他官不同若是爲将的法令嚴明軍伍整飭使三軍之士畏将而不畏敵雖驅之赴猛火蹈深谿亦不敢有一箇退縮的這便是将之有威勝過愛的去處故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正合以奇勝投之所往無不如意而信能濟得國家之大事也若是爲将的庸劣暗怯都只取好人情全不理會三申五戒賞不遺賤罰不避貴的道理故吏士每玩法無忌

兵馬器械行列坐作都不齊一嘗畏敵而不畏将此便是大将愛勝於威的去處故分數不明而不能用衆形名不辨而不能接戰戰必敗矣是以信其無有成功也爲将若此國家之事何頼君上委用何人爾等可不戒哉我今言說分明爾衆士當切切聴受勉守戒誓共滅此罪人以章天討豈不美哉夫胤侯之爲将英偉嚴毅如此此夏之所由以中興也

八月初九日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幽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得休息矣

帝是宋太宗張齊賢是臣名幽薊是幽州薊州五代晋君石敬瑭以幽薊朔莫等十六州之地賂契丹求兵自助故中國遂失其險至宋時邊患甚大太宗即位四年興師取漢遼兵救之故因進兵伐遼至五年遼主自将與宋兵戰太宗親率師救之官軍失利太宗乃還汴京于時議論之臣皆進言欲速取幽薊以快主意惟張齊賢上疏以爲不可史臣紀其疏中切要之語說聖人舉事必料得萬全

而無一失然後動而有爲恐有差錯則悔之莫及救之爲難也況於用兵則一敗而不可救者也安可不慎重之乎兵法有言百戰而百勝非善也惟不戰而坐勝敵人斯爲善矣正是說不宜輕舉易動之意今滿朝皆患夷狄難吞幽薊難取以臣計若能慎重舉事付託得人使勝算在我觀釁而動則戎虜可吞幽薊可取亦非難事也且自古中國與夷狄搆難與疆場亦未必盡是夷狄之過或因邊

吏不識機會妄生事端以致兵連禍結勞師費財損威傷重皆將不得人之故也今若擇智勇之士置之沿邊諸寨之間令各展其撫御之才以修自治之道高壘深溝使敵不能勝我畜力養銳使我可以勝敵以逸自處如趙充國屯田以待敵人之自服寧我致人如李牧清野以致敵人之自至如是則邊鄙自然寧謐而河北之民亦得以休息矣故嘗謂擇卒不若擇將任力不若任人苟擇將而任

得其人又何患於幽薊難取而夷狄難服也哉夫齊賢之言誠爲制御夷狄之要道然幽薊之地終不能取而宋之國勢愈弱者則以其徒知自守而不思奮發有爲是以陵夷頹靡而卒不能振也蓋宋家一代虛文盛而實意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後世之永鑑

八月十四日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

有衆是亳國之衆穡事是稼穡之事割正是裁正他不是的意思上帝是上天湯誓說道凡舉大事必先合乎衆人之心今爾亳衆各懷汝心不能諒我之心皆私相懟我說道我君不憂恤我等室家離別之苦令我等舍了自家農務稼穡之事而荷戈遠征裁正那有夏氏之過彼之過於我何與哉予已聞汝衆中有此言矣是汝等不諒我之心也汝豈不

聞夏氏有暴雪之罪爲上天所怒哉上天既怒彼罪相視四方錫予以元聖之佐將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即上天之明命也我豈敢背天明命而不畏之所以不敢不正夏氏令汝等有此大舉非得已而不已也觀湯誓辭可見人君之舉動皆關係天心之喜怒怒桀之暴則廢之喜湯之仁則興之故說天命無常惟歸有德然則明主可不常加修省恐懼以仰答上天之眷顧哉 八月十九日

國學講章

西厢諸生作講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孔子既没微言將絶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大義講學明道於一方而立言以俟於後世如子思之作中庸又其命世之卓然者矣此天命之謂性三句明道體也亦以明聖功也當子思之時楊朱墨翟盈天下皆離性論道離天命論性故其說詼詭呂披使人心鬱而

不章人欲橫流而不可禁止是諸子立言之過也子思子首以率性爲教有天命之性有人爲之性天命之性者生質之本然也良知也萬事之毋百行之主也習識雖蔽之而不能滅其明也習氣雖累之而不能害其貞也聖人能尊養保護之而已不能以有加也衆人則不著不察放失不求而已不能以有損也是人之所同具也是天之所命而不容人爲焉者也率云者以之爲則而不失其度縄

也夫自一念之微以至於百爲感應皆則於天命而不失其度也自一身之近以至於國家天下之政理酬酢皆則於天命而不失其度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又如平旦之好惡充而至於挈四方上下之矩也赤子之惻隱推而至於四海親長之恩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又如羞惡于呼蹴而萬鍾之禄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不奪其本然之耻心恭讓於大庭而屋漏之中夢寐之際暫御之處不變其本然

之敬心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古之有道仁人嘗從事於斯矣大舜率此性以事親處弟刑於二女以至爲帝也文王率此性以刑於寡妻兄弟而御於家邦也孔子顏孟率此性以修其身於窮濁之世匹夫而爲百世師也故曰其道不可勝窮矣夫性至近也至約也至善而無惡也至密而無聲臭也是天命本體然也而又有人爲之性何也蓋人爲之性出於習也可畏者其惟習乎垤澤之聲莊嶽之

語成于習也已疑于性矣猶可言也至於漸磨成熟爲過淮之枳爲入水之雉則若出于性一成而不可復變矣豈不可畏也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天性之中正純粹一也自賢知習於過愚不肖習於不及百姓習于日用不知狂者習於進取狷者習于有所不爲鄉愿習于闇然求媚於世覇者習於假號以濟其私於是離性日遠者紛紛藉藉無時而可一矣是故觀道與性道無二也觀

道于習安得不萬有不齊也耶夫以是萬有之習日馳騖角逐以求勝其欲而後已則天下之多事而日入于亂不難矣于是有聖哲出於其間以爲之君師治而教之故禮樂刑政之術振古如茲矣有所以端民習之始者有所以翼民習之成者有所以治民習之變者有所以革民習之久者皆聖王總飭海内齊一羣生之具也故曰天叙天秩天討天工言非出于一人之私智矣故君道立而道行

於天下師道立而道明於天下此聖王得位者以脩道復性爲教如此也若孔子脩素王之業顔氏以亞聖輔之曾孟繼傳益昌益明則又有學者自治之功脩道之方如下文慎獨中立末章思誠知幾之訓與夫集義求仁之類皆欲人反其已濡之習而復其性天之全者也此聖人未得位者以脩道復性爲教以待後世者又如此也今爾諸生已幸被我

皇上以道治世之化矣爲爾師者雖非子思孟

子之徒然竊嘗聞大義於君子矣勿以一日之長遜怯而不前也慎爾之習可以復性夫柔緶斷堅專也蜾蠃祝子工也用志不分習與性成諸生其勉之

不學而能者良能也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作書發明仁義嘗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諸如此類可謂真切著明矣此章又指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如在孩提之時知愛其親知敬其兄的最真切之心以爲仁義則愈著明矣今與諸生申斯義指夫愛親敬兄衆人之心不皆盡同者有矣然方其在孩提之時則人人未始不同也此可達之天下古今而無間者也夫天下古今既同此真心而在孩稚之時則真及壯大則受變者豈非不自

護養有以害之故耶然其本體則終不可滅矣故亦時時發現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諸皆良知良能昭然呈露不假安排求索處故孟子每每指出此等頭面示人令人自見本體立志從事擴而充之以還其初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知大人之心非赤子所能與而赤子之真雖在大人亦未能以有加矣今此大人居仁由義之真體在爾諸生

起居食息常行之中不少欠闕但行而不著
習而不察有所害之而不知脩避有自省覺
而不着充養故不能與由仁義行之大人並
也已昔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今
爾諸生翹然遊於太學之中爲士矣豈可自
委於卑陋而不懷此居仁由義之志乎志於
仁義矣豈可舍吾自然性體而向外馳求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此周王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以伐木之聲
相和之鳥起興不可不求友生之義終言求
友之心既切則神明將佑之而錫和平之福
焉是知敗類乖偶遠人以爲道者神明將惡
之矣今以下章考之其稱諸父諸舅兄弟者
即所求之友生也釃酒殽籩洒掃蹲舞以来
之樂之者即所以爲求之具也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微我有咎微我以德者即向所謂庶

幾乎神聽而邀和平之福也此義也合鹿鳴
之詩觀之其友道之徵乎夫鹿鳴之所以求
嘉賓者皆禮樂器幣正色大庭而行之非若
此之隣於酣暢狎昵而便悅其私者也鹿鳴
之所求于嘉賓者周行德音民所則效所以
自待者甚厚所以處人者甚重非若此之以
得免于睢眦訾毀僅以和允寡尤爲望者也
故曰友道之徵也雖然學詩者當得意于六
義之外而後可即如此章伐木幽谷之口則

音響相答出以虛也鳥遷喬木之頃則呼鳴
遠及其勢便也夫求友者誠自處以卓然則
所與同聲者即非凡近之人以虛受之心取
善則來告我者沛然如決江河而至孰得而
禦之爾諸生處此賢士之關可以友天下善
士之日當發喬木之好音而相與趨于周行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坤六五辭曰黃裳元吉訓臣道也黃言中也

裳言順也元吉言盡善也惟中惟順則臣道之盡善者也孔子文言重申此義又易言外之旨也其意以爲六五之中中而通理者也六五之順順而正位者也中而通理者其識可以成務通志定業也順而正位者其節可以寄命遂志善道也後世如漢胡伯始之流自委於名理天下以中庸許之五季長樂老生之類西京張禹孔光之流皆侶中而非中侶順而非順也夫中順人臣至美之德也中

如權衡可以稱物順如地道承天時行故不失臣度不屈臣節不廢臣職有容天下之度有照萬物之明有撥百度之才經事以宜變事以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勢重而人不忌位逼而主不疑此亦人臣至美之行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此又人臣至美之譽也若夫盜中順之似以成其私者惟知自善其身而已處於清濁可否無所指名之處以爲自全之計銖兩利害而巧避之天下之大計君之

子孫黎民漠然無與已也忠信廉潔之侶居之不疑以媚於世而聞於時此非人臣之大蠹而天下之大狡者乎雖然孔張馮胡之計以事季世之主則行矣若遇剛明之君則不能一日而立於朝也是故乾道至健故易知焉以坤五中順之臣儻遇乾九五先天弗違剛明之主斯事業之美相與有成必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以爲容悅者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不可不擇也爾

諸生聞斯義也他日執此以往矣

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

孔子嘗稱弟子公晳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仕宋程氏曰聖人之門能不仕大夫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故由求辱具臣之目而師也懷干祿之妄夫運塞道否世不求仕亦已矣延士欲苟自鬻于世焉士之恌節也望復關而終抱隕桑之懟求鼎食而卒獲鼎烹之禍豈不悲哉故夫子曰

士三年學時之久矣不志於穀志未變也蓋無奪於外者必有重于中此亦士之立節貴行也故不易得也或言不易得言難諸人也意殊有所感也已在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三非邑居之會故井雖絜而不爲人食然未聞井以不食爲戚也故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行路之人以爲惻耳三何戚之有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二居鼎腹之初是實成之始也雖五未能遽即求二而

實之初成以不食爲貴也故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尚恐其未足而輕于用也二何尤之有由是觀之則士之學成而仕者將以其道養人焉耳非有自爲也猶必待於明王之求而不厭於持滿之發其自重如此也況學未知方而遽沁沁然求爲自養之計舍靈龜之好以希鼫鼠之途寧不恧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王仲淹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是二者要亦有辨矣昔商阿衡曰天下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予之辜也此養人之說也蘇季子曰烏有說人而不得黃金者哉此養己之說也今張科日之侯衢中已驅諸生爭破的而取之矣迺揚於人曰我得不爲喜失不爲戚意期養人而不屑自養我爲商衡而薄季子也則孰信之矣雖有豪傑奇偉之士不能以自免也然所以處此者亦有道焉何則士之志固貴辨於初而節必定於久故簞食之損可以觀志萬

鍾之益可以觀節志定而節或移于晚者有矣未有卓節而不由於初志之勵也夫士抱奇志而遊于進取之途不能自觧免於流俗之行則亦要諸後彫之節而已雖然豫章生七日而已識其干霄龍駒未脫皂櫪已具絕塵之氣然則于今迺觀諸生于微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昔伊尹既告嗣王以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欲其始終惟一而日新

矣因及于任官用賢之道焉意以爲一德者
君臣所當咸有也下無爲上爲德之臣則上
必無常德保位之主也遂言人之德亦何常
之有哉聞之最有常者德與善也臯陶曰彰
其有常吉是也而伊尹謂無常師常主何也
蓋帝王所自得師者主於善之可以助吾一
德耳亦何常之有是故人臣之德有常而人
君取以自助者無常也故曰釆釆言其擇取
之廣也曰翕受言其容納之多也今夫德有

寛者有柔者有愿者有亂者有直者簡者剛
者有彊者何莫而不可師夫既何莫而不可
師則寛之栗也柔之立也愿之恭也亂之敬
也擾之毅也直之温也簡之廉也剛之塞也
彊之義也衆善悉足何莫而不可主也要以
交資互養助巳德之充一則剛克柔克正直
二者何可缺一而廢其功用也其不能取寛
而捐擾用彊而棄愿明矣故百僚師師九德
咸事而後人主始終惟一日新之功成此伊
尹告嗣王任官用賢俻善式德之義而臯謨
箕範義亦脗合以是知先儒訓爲一本萬殊
之妙聖學始終之序者非本旨也又是篇以
咸有一德名反復篇中未睹一德之義何也
今夫輪輮輗軏合以成章數車之有則衆名
立而車忘矣聖人合衆善以成德故不得已
曰一德是名此爲一德耳非以一爲德也天
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侯王得此以爲天下
貞學者識此可以修身可以事君而伊尹始

得之躬耕自謂天民

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
鷄鳴而起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今夫舜古聖之盛者也言天下之善者必歸
焉蹠魯之巨猾而泰山之劇盜也言天下惡
者必歸焉有人於此語之曰子殆舜矣其人
必欿然耻巳之不類也抑又語之曰子僅如
蹠耳安所得舜其人必拂然怒人之浼巳也

是舜蹠之名雖並懸于世而人心之知一取之一棄之若黒白之在目也若鍾鼓之在耳也若長短于手平險于足爽然不可得而惑也及夷考斯人之志而潛數其行事其能終舜趨免蹠步者或鮮也此何故耶盖辨于名而惑于實之過矣孟子曰舜蹠之分在善利間耳此念慮隱微之中易惑難辨之際聖狂攸分之處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嗟乎路一而分背之者岐也絲一而緇黄之者染也心一

而判於一念之間遂千里於舜蹠之趨者志與習也速哉習乎其所乘以造於舜蹠之馬也與確哉志乎其所以銜轡習馬而南北之者與傷哉惑乎志一惑而不可辨而習一惑而不可復化者與昔者舜志於善即習於善矣不至大聖而不止矣其志辨也何謂善是仁義之懿號而百行之淑稱也何謂利是封殖之私畫而小己之獨便也董子曰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者卿大夫之事也蹠之志初惑于求利耳惟其乘以狂習日騖而不自制故卒恣睢暴戾雖南面邦君猶不以厭欲而蹈横不已也豈惟蹠然乃自古亡于而身害于而國家者亦若此矣其始也縱嗜欲於一念然後推進取之車陷貪婪之轍以之顛覆而後悔其不早辨也亦以晚矣是皆古之不利人也孟子謂爲蹠之徒董子謂大夫而躬庶民之行者矣嗟乎豈非惑哉欲志不惑則宜莫如舜求舜之見逐於親

而鰥於深山此亦生人勞瘁之極致矣然其心沛然通於善者如决江河也故能躬親仁義以至爲帝猶自明目達聰而取善無窮是舜之于善盖沒身耳故孔子曰虞舜之德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夫人不以其深山孳孳之舜爲可勉爲而以南面垂拱之聖爲不可企及宜舜之稱爲純德而寡徒與百世之下以舜爲可企及而日孳孳者宜莫如顔子故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自謏

曰舜何人也爲之則是夫顔子得夫子爲之依歸而又取法于舜宜其志辨晳而習决審也與哉豈惟顔爲然往者吾友皆事于斯名懸日星事在副墨是皆古之修吉人也而今未易數也嗚呼稀矣諗同志可也

正學書社講章　家居諸生會講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別察之用其天浩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略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即有智者能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鏡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泣滓化冥契無礙覿面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柰何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脚去矣乃

曰吾無知也于于聖語又妄下注脚曰此無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真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今明以告吾子聖人到此理窮而性盡故不自見其有知斯可謂之無知寔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窮則有未徹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以爲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而不窮聖人亦猶夫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措鄙而無能之狀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發聖人之蘊致顯聖人周徧之智肆竭聖人無窮之辨而聖人亦何嘗以爲有哉惟聖人不有故能亹亹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巨鍾累月渠渠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爲其中有砉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故曰大聲藏於無聲也然則聖人之大知藏於無知其喻

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似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遊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目存其忘言之教乎趙子曰班生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絶以予觀此章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諸子試相與盡心焉講求之予也殆持寸莛以覗巨鍾者且欲妄爲諸子先道焉昔莊生喻小知不及大知斯言殆謂予也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論語終篇記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今盍之以三言以爲舜命禹之辭者則出於古文尚書大禹謨篇此書相傳以爲出於孔壁中漢武宣中遭巫蠱事不及上孔安國序而藏之至東晉梅賾始得於枋頭上之歷唐以來列在學宮與伏生女子所得二十九篇之文並行於代夫三言者雖未必其決出於帝舜然非知道者不能語也且中之一言乃古聖傳心之法也執中一言又心法之的指也今略釋之曰失其中之謂人心也依於中之謂道心也執其中之謂天心也人心之害能令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也豈不甚危哉道心之初生者微小而難見其初發也微暗而難章然善養之者一之一之常合而不離則微小者可引之而成形精之精之常明而不昧則微暗者可廓之而漸著形著既就則云爲變化胥此焉出矣微者豈終於微乎由是而中可執矣且中之名何稱哉左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以命訓中之指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性訓中之指也然則中也者其性命之總名也與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爲元命

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之博厚萬古悠久無疆而中與之無疆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我具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者莫盛於堯舜之聖矣舜之執中與

天爲一故帝堯贊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此言舜同天也予故曰執中之謂天心良以此也自堯舜禹三大聖人相授守此天心下逮三代賢聖無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拔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爲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之指也至其孫伋始著爲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于地平

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捨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說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徇萬則有同於

彫形之苦以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爲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爲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間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而三聖相授之時不指其體而僅言其効含道心精一而舉其行事無過不及之處以爲執守之地若非古文尚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疎矣故爲諸子舉左傳中庸之指以釋中[illegible]若卿因吾說而求

之優游厭飫以求自得毋拘舊說毋蹈淺陋
他日自肯于羨墻銜帶之間庶以免于狂斐
之譏也願相與勗之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序

贈謝給諫序

謝右溪子入為諫官慕學甚至曰吾從事於
學則不疑於言矣既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
於言尚其專事於學矣雖然朋友益遠微言
難析吾其困乎於是諸君子謀為定志明學
之論遂以委於予應曰唯唯大至尊者道也
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

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
蓋此心不失即名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
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隳而學宜其
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其以為必先討去
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
處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
也夫學者之蔽有測窺前聖模度後賢摘服
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徙相窒礙而此念
既熟自謬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

妄念遂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即以標準為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糾贖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

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肱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狥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為近取檢點料列以為自治惟此枝條最為煩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眞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為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脩飾覩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

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眞見忽開緬思有為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背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

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非有師友淵源之諭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予濡迹宦途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誨我無涯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然謝子本知與天

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
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
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
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
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
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予言
乎鳥啼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
而孰為離索之困哉雖然五蔽中人如惑予
之言則予又將復為蔽人矣諸君以為何如

為我告西川志士以為何如

二　送胡少岩給事西歸序

予與胡子韲處三年而劇論心者屢矣未嘗
不嘆胡子之美質世不多有雖予之愚劣亦
思磔其所見與胡子共要諸造道之途也是
別也諸賢徵予之贈規予曰使不肖之言見
信胡子則他日所言可謂蝸蠹蹇驁之方矣
如其未信也奚其徵諸煩文哉胡子曰不然
他日雖言今試舉其凡為離居之覲予曰記

昔與子論性于白日之前矣曰性喻諸日智
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迷不
迷為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
談率性是以真體汩沒于見聞也故知光日
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
于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
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虧故千古
常明者性體一時暫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
我心欲當暫淨原非染暗明亦強名則可以

喻寡欲之方矣子于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
疑也予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自得也
猶之日射搖水光動于壁寒入火室暖自外
生借彼精神為我精神所借既去我仍索然
其惟胡少岩之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
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
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此雖予嘗言之而
今亦無出於此言也若以為言之不詳也則
予昔者有五蔽之訂少岩時以為知言暇一

復之可乎況西川學道君子風動響應今玆亦不爲少矣當知是別無離索之患

送李隆仲令冄徒序

盧溪李子隆仲以戊戌進士秋受牒令予內江是時予謁告歸聞諸載塗豫諗予內江鄉先生曰新令盧溪李君也李君敬老嘉善言稱古則與談終日其稱說先輩行事雖至隱忽者按據亹亹不可究極皆有事實蹟異聞也諗諸里中父老曰李君往與予談於邸側然憂元元意篤至矣不服美不色驕天倪和休作事寫乎如不得已非不競爽而敦然長厚人自不敢侮又諗諸庠中弟子曰李君學無常師不守一途而嚅百家之藏魁壘瓌奇陵轢衆流而不窮抑揚前却而不失其宗于是弟子皆喜曰李君其來必能易予流俗者之爲俾予革其故而新是圖將如子產文翁之所爲者乎父老皆喜曰李君必能爲吾慈毋惜吾命究吾力殖我田畢完吾囷廩不流

散我婦子當得聚處也李君必能爲吾父爲吾捍衛豪斷俾供正役無横驅策以鞭笞于貴人之私室約束老胥猾吏舞文冒攤之儔不空予之機杼也其鄉先生曰李侯儒者必守家法不尚操切苟爲棘急必恂恂事耆老咨諏典刑雅飭故常而與民忘吾邑其有瘳乎予又私自諗曰往予與李君談性命之宗肆口據案以相值爲晚今予將入山閉關養痾君必能翼予予乃得頹墮漫漶於其中既則聞李君憂止不來矣嗟乎予與內江縉紳父老諸生皆失望越三年予復見李君于京而甚懽于是李君抱冄徒之牒矣握臂道舊事以叙別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某曰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最篤玆命實有料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哉

昔管敬仲自知其才足以定其國而鮑叔知之汲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賢者以才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以立而恒不與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玆人也不恒數而馳逐競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在紛紛馳競中恒不與若人遇而若人者又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況未有索而必得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於紛紛衆逐中又益倦矣傲晲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與

世每不相值也夫士無當於世世不足以病士世貴善貸士士實足以軒輊世矣隆古士無論至得如敬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顧其難至如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有倉皇寄擲者矣豈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嘆息玆事未嘗不以為天之命非人之力豈不然哉先生才如敬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其勿不釋于索之未至也夫使先生與世相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雖然士不預求而欲卒至於前難矣哉小子不讓幸先生之無忘于斯言

送譙子出守南昌序

今之云南昌守難者守尊官領冗職附劇省日執趨謁地聯數縣即民不習於令欲一旦安其上而變其俗雖有強力果敢者皆憚行也譙君既受命已趙子往謂之曰以予觀之難不在南昌而在於守之心守之心敬矣事

上不苟益反其敬守之心仁矣愛民不親益反其仁守之心智矣治事不理益反其智敬矣仁矣智矣達之天下矣夫使南昌守所遇長官逮百姓及百事獨皆不可以心感而智求也則予之言失矣不然是奚難為哉古人云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又云絜矩矩有定則在予絜之而已彼曰予出令則若流水未嘗言難也今之學者皆誦習孔孟至舉孔孟之道則大笑以為迂濶不足以應世異哉異哉

此事甚易知易行而人固難之若曰敬為足
以事上必有脂韋稽梯揣度而巧逢其心仁
為足以使民必有煆熵鈎鉅伏機而先奪之
威智為足以集事必有法程按據而覆蹤隱
步而後知是三者有以應之則其術窮矣是
以神明日昏而機幹日滯拙於外而勞於內
以為難宜矣譙子曰聞子之言予思亹亹及
諸君授簡即以應之

別江北谷令洪洞序

北谷子將之官過謂其曰予志謂聖人必可
學而至其終然乎某曰世方以學聖人為難
能北谷子不必以此教我也雖然以夙所聞
猶恐不盡於至道也北谷子曰何謂也予曰
以夙所聞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真學真志
真志真脩真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
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
而已矣見起忘脩我起害志脩非真脩忘非
真志敢曰真學矣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著

不倚不倚也者學于見聞知識而不倚學于
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于天地而不倚無
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
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
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
見只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脩謂之至虛
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
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
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
非見也北谷子以告于波石徐子徐子曰趙
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人起故為斯言
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
見為真我學不自見起則吾良知自有不倚
而學為真脩趙子與予篤友道者也故為斯
言也雖然趙子言之似矣吾猶憂其自見中
發也雖然北谷子如是不落于見則趙子亦
予之益友也諸友方餞北谷子聞之索書言

別警歡交至求教惓惓遂書與之

贈唐郎中幼貞出守廣平序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為有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備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

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一以扞圉名則先既以其民困矣

明制橫邊守恭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將糗哺幕府行尺牘文畏自喜經國者訓出師雖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潤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為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額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収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競競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効虜亦易與烏可

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眡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耶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微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潤略假借之初意乎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闕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

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督核
擊斷之書父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
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爲解夫大
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
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
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
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
夫討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岩序

天下設兵備數十道使者必以才望選重要
害也初青田劉太史相
皇祖取定天下宇内制一矣至其遺言猶勸上
聯絡要害使形勝之地皆與京師相呼應後
省漸設巡撫治兵而按察官領
勅飭備兵事佐巡撫者始恭置有自哉湖廣兵
備數處而江防最稱要害夫荆岳漢沔之間
固英雄所爭也洞庭雲夢冦宄之藪部使者
乘艦旁午駭江出入若遇敵苛衰民伺其才
高下以爲跳伏内險襄鄧外壓衡沅横遏夔
峽跨形勝負險爲
天子守要害北向呼應者飭兵使也嗚乎任亦
重矣今年夏吾鄉張子以户郎行予告之若
此張子曰然則古立國江南者必保據江上
游以爲固宋事不論如陸庾陶桓之事皆握
重兵於此勢不得不爾倘青田之論意若此
乎予曰否我
國家勢與往代異

皇祖雖都金陵然當是時天下形勝要害曠遼
宜備者當在大河之北考
國初未設兵備然大將出振兵北地率歲一遣
皆
天子所與賜誓帶礪同休戚臣也無何北定都
則大河北皆在京師胸背披間其爲相聯絡
呼應自易故論今天下形勝要害曠遼可備
宜使相呼應者又當任大江南北未爲過論
亦師青田之意乎哉夫師青田之意者是惜

秦爲喻之法也至正壬辰之禍自南起亦足
懼矣今惟知重河北耳何不借元事爲喻夫
元事爲足道何不稽我家法以論之聞宣德
後加近臣斧鉞視兩廣兵事勢最貴重非爲
其地益遠則與之權宜益重使相呼應聯絡
之術不當爾耶近日本兵臣視北邊請重撫
臣權則
天子赫然怒重遣斥去明其非家法此亦足以
明控制南北之術矣人臣知此勢則能爲

國家建久長之計張子曰然予令爲當如何其
曰江南北置勿論荆岳漢沔之間澇甚矣盗
稍樸散然聚亦易方隅多事則才俊先憂君
勉之哉越日鄉大夫有索書此爲別引者矣

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侑出領方郡則聚而贈
言聯鄉好也今年春巳中李子先之給舍出
使王國選補河南叅議于是去日遠矣鄉諸
君要予寄言贈之嗟乎曰今李子豈非時所
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爲給
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會不得便
皇上覽觀庶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爲
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爲工蓋其志若此也居
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幕摘發叛者以
聞
天子怒立誅叛者盡於是皆知李子才有謀可
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燁然著矣以予則私
覩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

外之
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
爲之悒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
悒者徒以叅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
卑卑者豈宜以期李子夫士所貴勢便者謂
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
勢便而自立鈌然奚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
以辨此無難於予欲以切劇者頗異於是云
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學術是時先

之向方於道銳甚予固羨其賢至推刑浙中
入給事
禁闈則已才情煥發摩研先物跆藉適化有不
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子有意用世而
予瞠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設
畦府任挺不避忌恐其一旦擯落懷有意而
無所於施故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
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所由進於所期也故
無以復吾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汲生事漢可

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膏其軸以周園
於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悻者
然卒係社稷之望而止戈于域中者汲生也
士固責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之患無
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
途以立於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
肖則頫故士有寧不得於彼而不欲失乎此
解在王良之說奚也諸君唯唯遂列名氏于
左寄諸汴之惜中

贈別司寇喻月梧致仕序

比年
天子稍易置九卿所欲圖政刑治安海内元元
者時稱得人矣迺吾蜀有四人焉司徒涪州
夏公司寇榮昌喻公南司徒南充韓公大理
富順駱公四人者同時而進比肩而立豈非
盛哉無何司寇公請病去矣是時冢宰聞公
亦以請老去予私謂二公皆老成人儻令盡
其智而後許之去豈致足惜耶迺喻公去之

日稱牘牘謝客所謂祖張東門之事皆令不
得設夫喻公掩迹形且不得見况得置之畫
圖如漢京事耶于是夏公駱公凡蜀士在朝
者皆造予曰祖張畫圖既不作則太史宜張
之文詞予曰傳不云乎大夫老不得謝則几
杖安車隨之古之保國家者不輕棄老成人
若此也夫少盡其力老猶欲盡其智而不憚
上之竭已也古之君子重於君臣之義不及
愛其身若此也此義不明而以得去為計於

是知幾遠害之論作其在漢季憂虞之際乎顧君臣之義薄矣此何稱哉俞公爲御史著節三泰顯名於臺中稍不悏貴人出爲守坎壈數年足以自雪遂亦由此通顯爲都御史江淮間風裁肅然百吏走憚之如臨淵氷此謂之盡其力非耶進爲司冦未久也諸所持議士多優重之衆謂俞司冦老而擄悃可與慎法矣此予所謂當俾盡其智而後令之去以此非耶迺今一旦以病請去矣顧深掩形

迹逡巡若出不得已其厚如此也雖予張之文詞于公何當哉雖然予聞之
天子所與海內士大夫共安元元者非其在朝之臣然其在野亦有責云耳蜀地僻遠吏張喙殘賊至無忌也大臣居家杜門競競律身彼要有所顧而不敢不然則憔悴之民奚恃以漸蘇息乎甚者至與爲市推所親姻婭子弟與吏令共心爲古所謂鄉先生可祀於社者繇若此乎公老於法度知必念此然難非

予所望乎夫推不敢忘
君之憂以及君僻遠之遺民義不亦篤乎哉是日也
天子復以夏司徒代聞冢宰要以蜀士朴勤可大用云夫蜀之士仕者既已爲上盡其智力于朝矣歸者尚爲
天子保護其黎民于野若是則蜀之士奚啻位之盛乎亦盛於義不可勝道矣于是相與書之內于公之後來

贈江西學僉胡青巖序

蜀郡胡仲望氏以祠部右郎領提學江西之命于是胡子出吉士館一紀矣君子曰胡子有道而文又更練之久能是宜矣蜀人士曰仲望之復用也由少師嚴公薦之其今之子方乎予聞之遂引叙二義以贈南征叙曰徃仲望與予皆
上所拔授吉士也二人者心知吉士後皆有所任使而懼無所于稱故相與切劘於昔人所

謂道德之指歸蓋定久要之契云頃之皆引
疾去後頻會亟別迄於今無所卒業大子與
胡子亟別若此雖欲藉之益而畢其精微曷
由哉聞聲而相規不如造接之幾也想像於
儀刑不如晤語之真也此寧不足慨於中耶
雖然胡子之業則進於深遠矣自子三見胡
子而皆若不及也若是而又以督學為官謂
為能奚疑哉夫校士優劣而等差其文能不
失者學官之能也胡子既添于道德之指必

有進於此何則胡子之學南楚縉紳先生皆
能言之既以風其鄉人子弟而唱和之仲望
命吏臨焉尊其賢教其不能風不易動哉徃胡
又以
子在諫垣論少師之不夙至災所
天子致薄謫戒不察也少師顧護右之謹由所
薦記至此此最公盛德事予獨謂仲望修身
之劾積誠屢省自以器識受知師相而不嫌
於節少師為鄉子弟擇良士置其師而不為

私是舉也將度古人而過之以是風於南楚
之士不亦易感動興起耶雖予抱懷友之嘆
有慨於中顧不喜胡子之將得行其道耶夫
胡子仕初達始為
上所任使報國士之恩答知己之愛明道講學
成南楚子弟道德之俗責亦重矣雖予喜其
道之將行也寧忘致交警之義耶昔文潞公
薦唐子方不置故潞公愈稱著而子方不與
焉至天子案潭州易殊事而後所以為子方
者見矣仲望所以自見者必有道哉

送朱鎮山督福建學政序

江西朱君惟平之再為郎日與予論學於北
居宣武之里蓋益歎矣是時朱君次將代其
望宜為督學使者予居嘗竊謂吾蜀士學器
業之盛當治平最久之世尚有不逮古人之
嘆此曷故哉亦由使若風尚之不厲翼啓之
術疎而漸摩之道不至也鼓篋之習益陋肆
為剽偽掩人而奪其識至無辨也今如朱君

者得持所談説之實行使者事雖一旦變所
宿論溺甚易顧蜀僻無以重朱君而天下之
欲得朱君又其地足重者必先得朱君爲部
使決矣項之浙使將代果皆嘖嘖推朱君足
當焉爲閩使者先代故閩遂先得之方是時
予去事爲司業別君兩月而閩使之
命下聞之閩有達官負望者蓋力薦朱君云夫
即人人爭得君爲其鄉提學使者知君舉教
職易與耳迺君則授簡索言於所故交至於

予亦再往爲色不倦此又君擇善積小之義
在才慧出衆者所恒難而君顧亹亹如此也
宜人人之欲得君以其學教於鄉也哉嗟乎
今海内士習所謂器業不逮古人者豈獨吾
蜀耳耶閩之在位人舉君意安知不同予昔
所慄也予以爲由今之士不變其習而作其
志欲資其材共化理爲上安保民難矣翼啓
之術與漸摩之計專在文翁之教蜀士君師
其意哉予蜀人止能談蜀事破僞剽之獄而

辨識開物事崇朝而可定故風尚之厲誠在
君或曰改東教之業者變夏蟲之知予以爲
易何居予曰守之巧者循率而教射術之工
者改絃而和聲

送卞侍御兵備雲南叙

侍御卞君項以巡按三泰還出備兵事治洱
海聞長老言當取雲南時洱海獨後服蓋盎
阻深堰縮稍難者矣漸設憲使佐戎幕和靖
蠻服頗事寧不重憲臣小析以刑大析以兵

剪孽塞纍於其間國家治平久綏寧防顧之
術或當然也與初雄將躍武指定韃服獨任
之時異史趙子曰予考雲南事覩牒記
聖祖之訏謨西平之勛名君臣相逢豈不盛哉
初三大將分取滇緬卒之嘗定寄託者西平
也雖秦晋周代以親子領兵俄頃就罷而雲
南開府專制二百年一日也嗚呼難矣蓋西
平之功再盛于戾戈靬定之日先制諸蠻死
命縱之取其心覿哺呴之爲之父母繼世者

又能敦悅詩書敬
天子命吏退服人臣之義以保其盛此南中兵
事大較也久謐無他以此往卞君按治泰中
也三邊將吏頼其不擾
天子欲得不擾之臣佐南服故卞君以
勑使行聞令之專閫又能守家法被寵接日加
矣盍逡巡恭遜示遠臣不專之義此豈非卞
君之一遇哉夫
天子有不擾之使匡不專之臣由法布惠前孽

塞釁於是知洱海雖遠立事易矣易矣雖然
予肅言之耳滇海之濱留滯逸史吾鄉令予
雲也抱素業無所用之白首著書欲以自見
来世卞君又逸史友也至當得其要領䟦資
予於輶軒乎是日餞
勑使者同鄉十人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

序

嘉靖甲寅之夏予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
選司爲郎坎壈瑣僂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
名立事之氣哉盖浸淺衰矣至睹世之著名
立節才謂楨表之士又時時喜勃於中而機
衡於外躡屩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
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爲猶故吾焉
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直旦夕
去之與屣稀竄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
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
坎壈瑣僂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

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
立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
子亦以予爲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
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異日爲世之楨
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
不知予志意之衰何耶夫以楊君之明何可
謂不及知予哉予内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
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
祠祭員外郎属將去比撰舟矣考功萬子楊

予驗封黃子稽勳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
也以予與楊子知新而好深宜授簡而譔辭
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
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刻見聞溥名檢刓
方旁合於世恥貧賤而貴顯融乾沒世利三
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豢豕之辱哉君矯矯
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
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
人之儔與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遯去

始之邂逅逝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
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
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所難也古之
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
不敢忘世焉敢忘士哉嗟乎吾徬徨無所倚
於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僂
庶幾乎獲亦多矣

贈何吉陽調北光祿寺少卿序

南京光祿寺少卿何子聞調北之
命何子之友莫不以為喜也為其近
君也疑者曰聞諸易以近
君為懼矣此奚宜喜也曰懼者其人也喜之者
其人之友也義不相悖也且士而得近君矣
任大而不懼者必肆臣也任小而不懼者必
具臣也任有大小責有重輕焉而并懷惕厲
之心存寡過之念此近臣之體宜爾也苟其
人君子而得近君矣任無大小責無重輕焉
而皆喜其有俾於治也此論近臣者之體宜

爾耳也故事君一也在已則正以為懼在人
則引以為喜于義誠不悖而相用也是故世
必有以事君為懼者而後人以其近君為喜
也若以事君為悅者寧無以其近君為憂也
乎雖然古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其時然進
寸退尺恐恐焉卻步而不敢先乾乾焉因時
而惕所以懼於先事者久矣非一旦近君而
始懼也易曰二多譽遠而中也此懼於先事
之效也是故世必有遠君而樂者然後能近

君而懼也且遠者勢之所背若難於得譽然中者德之所聚而易於得友德成而友信然後在遠有近君之望勢不足間於上下之交而譽始多君欲取士以自近必求於譽之最著所謂聞聲相思而位始近故今之近而多懼者即昔之遠而多譽者也而譽成於友也今之喜之者即昔之譽之者也而友信於德也今之不以事君爲悅者即昔之憂勤惕厲以保名求譽爲懼而夙夜不懈者也而德莫

大於中也此之謂懼於先事之效也嗟乎乃若保名求譽致中之道則豈非何君之所優者乎夫何君之學貴養其未發之中而戒懼慎獨以爲之始推其用於九經之目而要之足以周于天下國家之治者也自予與別而去國者今十年矣而四方之學者皆信之德成而名至譽隆而行恭當是時

天子取士以自近服在飲食禁藥之間以求俾益而何[illegible][illegible]選此四方之士所旦夕望庶幾

其道可行之機也顧何君則若負重累惴惴不可釋如此予安得不廣其意哉易曰涉大川言懼而後濟也夫徒懼未足以濟懼而備焉而後濟也徒懼而備未足以濟斷以不疑焉而後濟也君子之懼於任天下之重也亦然學所以備也識所以斷也何君學醇而識明茲行也吾知其以懼始以譽終矣此予之所以廣何君之意而又私喜其言之偶合於易也

贈侍御王安峯序

君子之平其政非直以感人之悅已也以爲其道適當然耳然政易平而心易感者也故君子嘗行人之所易爲而處人之所甚便而世猶以君子之道爲難爲不利悍而不爲也此何故哉安其所苦樂其所咎吝而不悔豈非有所奪於其中而不能自主耶抑知固有不足以及之者耶夫知之不及者以君子之道爲難也有所奪於其中者以君子之道爲

不利已也是二者皆過也而不利已者猶爲害政而世之不治也患嘗在於若人之疇昔無以君子易行而甚安之道告之矣侍御汶上王君昔之宰吾内江也平其政而行之甚易人之感之愈久而不忘在王君則甚安而不見其不利於已也王君今爲御史按畿甸矣以其所嘗試甚安而易行者風之於上其道之行易於爲令矣嘗什伯而王君顧猶然難之何哉豈非以一邑小而畿甸大者乎令

之求諸已者易以自盡而御史則驅人之若已難於一切者乎夫苟御得其勢則雖大者易與也苟操得其機則雖衆者易與也大澤之陂有童子焉羣衆馬而鞭其後去其害馬者而彼自治也一尺之錘與烏獲之任相低昂焉持其衡以錘權之而重者自舉也王君者御持衡之勢而操牧馬之機又以其所嘗試者而行之奚其難耶豈王君之意將患於所以奪其中者加於今之時乎夫苟其中有所奪則居可操持亦昧焉而不及察之宜其以憂也而予又以爲不然焉何則君子之政出乎其心見諸其事至於感乎人久而不能忘則必有深得於其道而中有不易奪者存也此予之所以知王君之夙昔而王君有不自知之者哉是故秋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奕也羿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射也君子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甚安易行之道也必矣然則王君之憂以爲難者乃其爲易

也歟

送劉一岩赴浙臺僉憲序

一岩先生將赴浙臺予乃誦所聞以壯其行夫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后仕者伊尹是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有先仕而后覺者孔子是也孔子蓋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淼萬彙而無憾彌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

悉於其中現見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爲諸無之祖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爲覺也迷此爲惑也夫已覺而仕則具在我而仕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不求其覺則雈在仕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呫囁瑣末可以數言小術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蕪非有哲人誰與領此一岩先生俊茂卓絶之才斥自謙坦至是

始用人曰一岩子仕方達矣予曰一岩子覺方精矣夫浙巨省也刑重事也一岩子將煦之以不息之明乎擴之以周徧之量乎動之以不測之威飭之以不爭之讓乎朗然大智廓尔成能自我弛張妙不可惑乎夫如是覺不亦精矣乎仕愈達而覺愈精豈惟一省之理雖以加諸天下奚不宜乎始予與先生尋幽壑而徘徊倪清流而浩歌胸次澄徹纖毫莫入究竟此學知其易耳夫涉仕而學益明至於爲大聖人而不止者孔子也予敢㕏誣哉登氣志之高車馳明覺之長途當瞠然後奔以隨先生之淸塵

贈劉巡撫都御史赴內臺序

中丞劉公撫蜀歲餘

召理臺事以望推也予聞之惜不能留公以惠我蜀民然又喜臺端得公以爲重矣往公居

光祿予奉

旨兼管臺事居嘗欲求才以當撫鎮恒見公論

議獄獄寺事靖整矻矻勿休至變其顥心竊壯之無何予得謝事已而抵家日公亦即領

撫鎮

命至成都矣公舊掌蜀臬有遺愛故蜀人相爲慰喜久之又知公方嚴樂善勇於任事而有雅度也則益服初蜀改調庸租政稱便十七公至則祖瀏飭二三而畫一守之逆計數年間歷嚴陳暨公三君子所裁立法盖臧蘇民公私費數十萬矣此蜀治之大較也公曰未

也蜀故藏、貪吏乃爬梳墨數而鋤乂之張公勵應俾法之行法行而民始畏於是虺豪鰸俠欽齒牙譸談水徙而宂遁者凡幾幾此亦一治也公曰未也蜀地多隙米角蓮晃凋我黎蒸養亂不理流血千里此往事之可恨者矣乃立保甲十家相檢察期朝令省轄夕徹隅徼箐竹窮山津梁誰何小吏如在都邑鴟視狼顧懼公偵知而擔簦荷蕢雙影孤蹤如遊鏡中此又以治也公曰未也戎蠻未叙其

如蜀何綏降索間據要把隘羈縻以因之即蠻人崩角外向而置若棄是時二將威名素懾敵心又知地利善用鄉導即鎖都長而壘九系易矣公顧遜美不居近功意在馴而擾之分之比之以収求逸之筭成不殺之武此又公度之越人遠者如此雖然假公卒今歲亦必辦此其如速去何哉此予爲蜀人惜也然而公進居臺端功有什百倍此者人孰知之哉初

聖上改元即叙用才遊撫安方夏雖寬猛伸縮劑量不同而同於有爲一洗往時以偷爲工以賄爲容之弊習矣然而任事之臣慮功名之際難於自全持論之臣牽好惡之情難於自克非有盛德老成持其維而是正之其害豈小哉今公爲臺貳與其長同德求自全者公得而護之矣不自克者公得而正之矣此公論清議所由明而

國是所由定也此則予所喜之大者是道也不

甲胄而威不桁楊而嚴不俎豆而飡不酒醴而酣不舟輿而馳不城郭而垣古之君子護守是道以保乂家國而不忍傷其藩如護目睛若是之尊也予愚不肖位至而無具無以

報

主上之恩酬君子之教老憊可愧矣茲藩臬諸君子乃能舍其愚不肖而乞言以贈公行何由副其意哉執筆躊躇聊用發茲耿耿

代贈司馬曾碓菴平戎入　覲序

皇上即位命都御史曾公討治西戎之不靖三

年乃克平定

天子異其才擢爲兵部右侍郎戒行有日於是成都守徐君授約束服師旅煩劇之任於公所者二年餘矣夫兩賢相臨相知必深而兩知相別相慕必切亦人之情也乃與其屬內江令陳子謀曰吾何以答我撫臺公相知之義哉安得能言又爲公所知者道予意俾不敏之身死如隨其言以侍公行哉即以陳子

爲介而託諸野老乃予謂陳子曰予非能言者然公實知予言誠不可已也初予與公書曰公知道又知兵也然未既其說也今再盡一言之蘊俾太守藉手以壯公行色可乎陳子曰若此實徐守之光雖諫亦賴有榮幸焉予遂言曰夫道者通于物之名也通于物者必通于已也未有不通于已而能通物者也上下四方而身處其中謂之物也矩者通於物之准也絜者通於矩之用也噫亦難矣要

有本也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夫至忠者通於物之性而忘其巳之身也至信者通於人之情而忘其巳之意也故至忠者之事其所天也忘其百骸而一念存焉耳孤忠所發金石可化而天下其孰能當之故成務而妙用不窮至信者之臨其所御也忘其羣疑而一真寄焉耳至信所符豚魚日孚而天下其孰能離之故握機而智用不測至若兵者又道中之一事耳以爲詭道而非至忠

不能行也以爲詐事而非至信不能克也夫吾蜀坤輿之地古来賢哲所共經營也而漾於茲道者其惟孔明乎南中之役孤忠懸於主而至信寄於敵去之千年猶有生氣乃今曾公之平戎節大類之猗乎休哉豈非

睿聖臨御道術將興而士氣與世運之交盛公爲之先乎夫十年之前方隅之勩不敢望以忠信風之頹也久矣

主上以冲哲凝命吾相萬目而憂人才之寡助

蓋以西南隅事試公于難非以爲使也公於時視其所天之事猶曾閔之視其親之身也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秉心顛躓一跬步而不忘也故忠達而信之者至矣將帥信之矣士卒信之矣百僚士農信之矣蠻忽而平倏而滅矣窅爾不知其由矣此之謂至忠非與夫孔明之平南中欲生之以廣與宇故信以寄於敵也公之平都蠻也欲滅之以靖華民故信以寄於敵之敵也此又法之變也陳

子曰何謂敵之敵曰兵法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夫能破敵之心者是謂敵之敵也以信爲羅而致之是得破敵術之上也淮蔡之李祐也淮肥之朱序也遼東之田疇也得之皆能使敵自解體而忘者也此之謂攻心而曾公平戎之券也予故曰公知道又知兵也夫知道者公之學之正也知兵者公博學而通於術也古之賢哲未有不臻於道術之域以待世之用者夫使世之患常少而才術常多則不患於不治矣如使世之患常多而才術不足於用則君父家國之責奚託哉古之儒者不得用而老則以道術傳諸人焉爲後世人才計也以此爲訓猶有陋儒擁敗絮以自高啗短藿而傲世曰吾脩儒行也問以世事則曰未暇此曷稱哉昔冉有之與季孫布車陣甚精也季孫問曰子之於兵精矣其性然耶夫亦有所授乎冉有曰噫皆夫子之所教也此又何行何暇也哉且予聞之廣道術於一

身以備世之用者才士也通乎人已者而後能也廣道術於天下而俾一世之才足一世之用者仁人也則通乎人已而達諸天者然後能之公之兹行豈徒然乎予之所望于公者非仁人之事乎斯言也俾太守以壯公行可乎陳子曰先生之言其義大矣謹授簡而書之以諗吾守伋以達於公不敢後也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五　終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六

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成也今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為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録與閩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摧

理路之礙而暁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為異而助之衍終羨王先生之持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闗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忽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為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羣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郤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

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遺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為家也不令己與人異也以度人為岸也不令人與己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荅問羣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兢起遂至不可勝

究矣孟子與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
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
覩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今悲夫

劉文簡文集序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
越二十年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家孫宗之新
刻於寧國本也初公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
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是時合州鄒公汝愚
亦策入等爲庶吉士蓋一年而得蜀二奇士

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鄒公以災變應
詔抗疏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
公則雍雍侍從館閣餘三十年至大宗伯卒
于位當
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有所壓不得上
故世皆知公遲畜俟時未竟大施以爲憾焉
嗟嗟乃若指意所存則略具是書中矣向予
求觀公集冀覩其文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
患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貴觀求公指意
之所在聞長老言
外朝居法從禁材之臣皆尙質守法兢兢耳僦
屋以居借馬以出醵數十錢而飲杜門簡交
遊人人知自愼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權勢遠
形迹
祖法國是心心目目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
不可赦絜清負重不事表襮嗟乎若此即文
事可知已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
著作盡諉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

曰文章吾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
枝葉操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
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行海內充富將勇馬
騰館無嫚書徼無侵疆此亦世之冣盛而得
士之冣效然也公蓋始終弘治正德之世矣
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槩
括尺度不失耆宿文皆典實辭尙指要辨而
不肆諸多持正長者之言詩典而諷無綺靡
幽眇之習予不及見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

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者鮮矣倘公不亡得秉用於末年必能爲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放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文者士之所爲盛衰也世又文之所以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世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鄒公若不峻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黜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紓餘退侯三十年孰不謂慎已而亦瞀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後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纘述之勤也

鈐山堂集序

丙辰之秋皋以使事至京謁少師嚴公於直所公之論文更僕而不倦也暨別去既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公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公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于家塾者海內之士見且不得亟況得掛葭莩之名於其端哉爲是惴慄者久之乃投記以復公曰惟公以道輔世佐

聖惠生民矣而又工古人難工之辭成一家言炳然澤於仁義矣而又得古人難得之位功言並隆美矣盛矣世斲匠矣僕也雖欲附於青雲之士而愧未覩於大方之家自顧求一言之合道而不可得固不足重於斯文也公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謝乃申前意以序之曰古之君子其文辭卓絕者其自謂也皆曰吾非學古人之辭爾也乃吾學古人之道期以逢主治世而惠生民也吾之文辭非直如古人之章句爾也乃求如古人之能達其意而止者以爲之宗也夫古人之意豈非以之治世惠民之道哉是道也知學之者固難學成而遇主者尤難也是故有道成而位不至則退以昌其辭者矣抑有身達而辭未工

則進以任其事者矣玆二者古今人皆有之
而並得之者則尠矣何則位之至不至者懸
於遇也辭之工不工者朿於才也遇因於天
而才成于人誠不可易易而得之也惟公則
于並得之中彼有異焉何則公身之達皆知
因于天而思誠不匱公之所以承天者深也
公辭之法皆知成於人而彌老益工天之所
以縱公者全也其若是孰能匹公也哉在公
之前者李長沙爲近之然其際稍難而言未

甚昌也其惟東里乎在東里之前若王臨川
爲近之然其意稍執而業未甚光也其惟六
一乎六一宗退之而成其爲歐者也東里宗
永叔而成其爲楊者也公之於二賢雖未可
謂數數然宗其道也然其立言有法能道其
意指之所在冠冕佩玉有經綸康濟之氣倫
吹韶鳴無搯胸擢腎之陋韜光斂於深泓之
内行紆徐于雅健之中半詮而備厥德一言
而通衆方所之不竭而引之彌長者何其相

類也吾聞古之人其取名也庶若是雖謂公
宗于二賢而成茲能事其有不可者耶噫抑
尠矣功言并隆才遇兼美上下數百年得三
人而已耳然皆出於環廬陵數百里之内也
而臨川長沙相次近焉又何盛哉予于是知
湖南多君子矣

牟繼齋遺稿序

含山令渝州牟子輯其先子遺文題曰繼齋
稿匪直以傳於其家將令世亦知有晉寧守

牟君云耳初牟君爲長沙推官有異政後稍
遷晉寧未幾卒事具劉文簡公之志君墓也
故雖作爲書文亦散佚不詮次以登追思之
欲磨其光而引其聲勢不能不藉手于此而
勤衰數十年亦僅止此也志誠可悲矣眉山
蘇子有言士生有一言之合道是天所以與
其至貴者也有薄其言以爲文士自好之論
士不當貴言如是云者足明其謬悠欲以掩
已之不能耳何則倘令今之世有聖賢仁人

懷瑰奇卓偉之道者發憤于著作之間以自見于世而後之人取必于斯人之言如標㮣衡中而指人之遊也以發知磨刮前人之光而引長其聲者必假于若人之言而難其逢或逢其人而不必出於其鄉則聊以委於子之陋也其志愈可悲矣雖然予則因含山之事而重有感焉夫蜀士之仕者盛於成化與正德之間於時士易引而達也語曰仕貴中人又曰不如待時晉寧君之不終于業也其不幸也與其視含山之坎壈則有間矣此可感者夫歷

國家二百年最盛之運而予蜀士之器業文學尚愧於宋之世何哉嘗與新都楊用脩嘆息此事楊君謂士以舉業釋褐即不省副墨爲何物欲望于古人不朽之能事誠足自點耳此又可感也嗟乎始也含山君欲因予言以行其遺編耳終則予因含山君之編而發其感慨之所及也予所得不多乎惜予言不合于道誠不足重乎君而令予蜀士之有感也决矣

天寵寶章冊序

天寵寶章冊者　李侍御思親之編所以重

君錫也聞之李侍御之始仕親亡踰二紀矣侍御自結髮奮學入進士等爲徽推官三年例得上計司功以勞遷于掌制之首乃綸章錫于萬里也當是時南雲北夢皆知李氏先人得膺

天子寵命父老哦隸聚訛而讙曰烏奚兀兀耶纚纚煌煌神人扶將李家先人今移帝傍耶蓋侍御之榮其親自茲始也爾乃侍御爲近臣益貴矣捧寶章周旋南北險易不暫捨去即侍御之意後雖有

崇命紫誥璟綸不以先此章已何則重其親之始榮也頃奉

命按蜀以兵務三經內江予獲一覲之屆若霜夌去如雲駛吏褫其飢民宴其息策殄支離

鉄桶二劇冦若折菘剪韭耳其才力若此而因心勸孝賞節勸忠煦如蠱如有長者仁人之度私心獨異之矣乃將代之暇閒以章示其鄉貲陽令蕭子資縣令吳子曰吾思繼祖
德期報
君恩每瞻此自勗顧未諭吾親有知乎無知乎若謂我問于趙太史朕其語我予謂二子曰曩疑侍御之度之有異也其于天常必厚矣信夫予聞之鬼神與人同一知也人者知之

明達者也鬼神知之靈妙者也非二物也且侍御之先公矩之名壬也抱八斗之才無一命之寄偕其佳儷溘然早逝人之徠之有隕琢碎璧之嘆也彼其蘅蘭之佩紉管攄之脩整豈非人中之英奇者乎夫生爲英奇没爲善爽又奚疑乎何謂之無知耶昔王文考偕公明之儔皆以才命坎壈雖名存天壤而後嗣表晁之聞乃李君令子華贈過古人矣夫瑰磊之卜禀分之靈者死尤耿耿耳即侍御之忠勤懇款安知非贈君之靈所相者乎可謂之無知耶噫乃予又有感焉先王之勞其臣下寂厚者舉其屺岵遑將之思柳楊霏雪之期而感動之以爲至矣豈若我
盛世有推恩之典與採其行實録在史氏而重以龍鳳琰珖之章一介之臣隔世之父而
九五之尊勞以生不並時之嘆致不及録用之惜於是恩波溢於冢中之骨矣此其臣子宜何爲勸而鬼神有知宜何爲報耶報於顯者

近而易竭報於幽者遠而難窮易竭者易當也難窮者難禦也然則我
國家靈長萬禩之蓮奚止上下神祇山川海嶽効靈助順而已哉將吾儕臣下之先人亦若賓答陰翊與助有微力焉耳噫嘻其可感也夫其可勸也夫時成都守劉君曁二縣令方裒集頌詠寶章之什爲巨冊聞予斯言欲取以冠于端以復于侍御公予方重公之勞乎
王事而慕孝乃日孜孜也故爲叙次之并作

莚歌四章章四句著于篇
誰把鸞膠續斷兎公車的轢憶王孫沅湘自
逐東流去夜雨空驚薜荔門
獄卒紛紛掃棘萊傳言有詔鬱霄臺幾年地
上脩文苦天上玉堂彈指開
當年蘋葉荇花春早墮粘天汗漫津似聽王
音来梵極珮環重待魏夫人
爲報湖庭縹緲仙松楡回首舊桑田馨郎已
作雲軿使一度春風一杜鵑

代壽夏桂洲閣老六十序

維歲辛丑夏仲時雨沾足物蒸人熙縉紳六
夫作爲文章以升今師相夏公之堂舉觴公
壽彬彬然盛也于是公始六十矣是日太僕
某君光祿某君應天某君率其屬式致辭于
予曰棘寺鞅掌惟于不文藉手君言以從諸
大夫之後予辭不得敬序曰六十稱壽天之
道也與夫十以爲體六以爲用故六十運而
天道周矣人從天而生生六十而始全曰壽
壽當觀其學夫學以志立爲始以聖道爲終
如仲尼六十耳順伯玉六十而化而後人道
周矣天人備曰大人予聞曰夫大人者天子
所與坐論道揆邦國者矣四方有故大人必
先知之于是取非常之善萃管蒯之才以事
一人大人雖老猶能引諸似已布在位俾世
世蒙賢者之利其忠謀人國如此此大人之
志也至著言申徒以俟後世如孔邁然者此
又大人之不遇者耳如勿論論如尹說奭甫

之倫嗚呼尹說奭甫之倫豈非仲尼伯玉之
所願者哉非公其孰當之公以碩望奇才膺
非常之遇承先相苛瑣排擊之後以敦大簡
重爲體脩禮樂育材賢靖兵封速休息元元
啓助寄勿以成
上光明俊偉一代之業閱世深而機神益明用
物弘而虛冲有餘包痒劇而澹足總庶類而
呴之公之道不知于所謂順且化者何如以
予望公子車則後矣然則公非今之大人也

與哉夫仲尼伯王趙趄小國齎而不張公遊
行
大明左右
聖主順宰百昌以與尹說奭甫挈大度長惟天
篤公惟公敬身惟
皇上至明惟公至良若公者將曠數百歲而後
生者非與蘇子曰天之與我非偶然矣公必
有意於斯言而何待眯者之談張子曰予又
聞之尹說奭甫數公之裔皆綿歷百代而愈

昌詩曰勿替引之大人之澤也宜以是為頌
禱矣皆曰唯唯

代壽徐存齋閣老六十序

少師存齋徐先生今年壽六十矣始公為石
於
皇上龍飛之歲明年入
對賜及第為近臣以至為亞輔蓋事
上歷四十年矣頃
朝廷有　更置而公始為元輔於是薄海謳傳
相聞風采皆謂此
朝廷盛德事宜播之歌頌以垂永久在宋慶曆
間仁宗初相范富而頌聲作然猶不足以比
隆今日之盛也何則我
皇上乃應運而與之君天必生名世之才以佐之
皇上壽考作人育才寂衆然其初應期而出者
惟公獨著公風節整峻師表人倫如范公希
文亮直謇諤粹容能斷如富公彥國弘毅雅
厚量無不包如韓公稚圭歐蔡以還不論矣

其孰能及公也哉此我
皇上擢輔之極選也譬之主人自植楩楠佳樹
由拱把以至合抱乃取為梁為棟以奠厥居
其簡用愛重之意異於他山之木遠矣于時
某索居岷江之滸耕于廣漢之野乃窮鄉絕
徼之處也而瘧儒學子氓叟府吏之屬尚知
感動奔走就問公起居之狀即薄海內外可
知如此而頌聲不作何以宣示來世豈非操
觚墨卿老於文事者之過也與頃之四川巡

撫都御史陳君敬甫之使亦至矣陳君之示
予曰今相公者大賢君子也吾欲壽之夫壽
大賢君子者必以善人之言也子其圖之乃
退取石氏所著慶曆聖德詩者而伏讀之欲
效其章句以侈吾
君相之美自比於墨卿之老而顧有所未能又
取眉山蘇子之所以論六君子者欲加剿撮
義意以裨於公而顧有所不敢初蘇子家居
讀石氏詩所以慕夫六君子者甚切矣逮其

仕而得見之則皆置論若不讓者曰范公求
治太猛富公出之太悶韓公不當避人臣任
事之名此何謂也蓋蘇子之意欲磋諸公之
所不及而以納諸道也其意固美其持論雖
確然以加於昔人可也若公之道則誠有進
於此者矣夫能包韓富以爲范則不患其太
猛合韓范以爲富則不患其太悶兼范富以
爲韓則不患其避人臣任事之名也予安得
徒效其持論而空無所當也哉夫頌如石氏

則適有未能論比蘇子則又有所未敢然則
予之欲進於公者亦惟其事易知而其道易
行者耳何則公既爲一時人才之冠而又居
用才之位則天下之才不得其所者皆公任
之矣人才者邦家之基而社稷之楨也惟天
能生之惟
皇上能長育之惟公能振滌而采用之公豈無
意耶夫惟其才之多也然後能爲
國家無疆之休永長世之問致光明廣博之

業於詩書載紀雅頌之上也彼陋哉石生者
得六人焉耳即詫其多也不知皐陶一舉而
仁滿天下周公在位而白屋皆賢乃振古如
玆者耶夫惟自用則雖以六君子勞苦失措
補救之而不足惟用才則雖以一人之身紆
謀整暇坐治之而知其有餘公欲辨此非難
也可忽焉不思而謂其不能耶若是豈不易
知而易行者耶且吾友陳君敬甫誠今之賢
者公所素知也其欲頌公而使其名掩映無

前壽公而載其業傳世無盡者其心與予同也其必以斯言也爲類於善人之言也而以之藉手壽公無疑矣乃予則蕆耕遠服自比陳人矣顧一旦得致其荒陋之言於吾相之側以爲操觚墨卿老於文事者之先導又豈非至幸也耶

賀蜀綿州孫翁榮封序

歲辛丑冬予謁告起家綿州孫道夫始以進士授秋官郎主事無幾予以使別去去三年

復来則孫主事考成著聲于司功省中司功郎持令甲詔太宰請曰主事臣績考甚稱在令文得封親如其官

上曰可擇日授

制詞于是孫主事喟然歎蹶然喜曰予親遇自今得不落莫矣卿大夫士詰睹

制蓋稱翁淵源由来遠非凡近人史臣曰翁節高而寵臨可勸行義哉孫子兢兢守勞劾累寸尺以榮及親勤矣且孫子釋親去家至是非久也翁又止耕釣巖谷一旦下

寵符致冠帔走守吏從事鄉耆舊子弟聳觀孫郎之所爲諗翁者豈不稱壯哉或疑孫子才賢彼其能自致寧靳靳此顧亟稱壯微矣予曰殆難言與子之于親慮深矣即萬一偶其利鈍少嗟跎悵晚暮何及事固毎毎有與人好相乖剌難預度也孫子重以早一日慰親惡謂不然皆曰唯唯予曰僕嘗有犬馬病家居者數矣見家大人得張蓋乘出歲時有司

存問致賓筵部使者過鄉輒造廬問問民所宜苦家大人又善聲詩時引與遊官徃酬冠衣儼如也竊私自憐家大人幸早一日仕蒙

上恩至汪濊矣身雖駑病猶思奮得一當以報

天子蓋夙夜注心耳也至如道夫才氣自倍其自致於君親寧得暖暖但已即其近發已能若此試與諸大夫士期覩其父大哉孫子謝遜避不敢當于是諸大夫士謂予言近情實矣宜援書副部符令守吏藉手以謁翁云

壽梓潼何翁二老序

劍閣稱形勝險固最著豈但險固實至竒麗可覧觀焉顧其下父老年高澹不樂仕明興百年間其子弟無一肯釋褐顯者曲潼之涯沙衍輿區有何給事之丘廬何子乃今將顯矣居諫舍中又卓卓論事如其鄉人馬卿止獵意達而文雅盖與予知善相慰借云或曰異哉靈芝無根醴泉無源何子挺生無前殆誠然哉予曰否哉何翁實始之惡謂無前

夫翁少試藝不利即棄遠去居砥行以老與其配趙盤桓溪谷七十年身益隱矣與世宜若無與事然居近翁百里人無解衣涉者五十里内無病不沾藥者宗黨子弟無燥髮不識行塁者此其情與成都市中勸人孝忠何異即給諫君今直少耳蒼然龍奇術如有餘翁早所潛授勝量哉夫劍閣蜀都監也蜀人士旦夕走京師求貴達車馬過其中甚衆美翁未盡謂其能也今課使其子爲之要必進有加於此庶快翁意耳翁嘗言吾老矣樂矣兒稍稍貴達愼勿抱損吾樂滋吾過矣其措意本若此嗚乎翁固長者君平無子翁有子可托志地靈百年蘊于翁試于給諫君將有聳動自表見與地雷奮不朽翁於來問又烏能量哉于是何給事中奉

命使蜀道出家門義得上堂壽二老好事者至稱勞何給諫昔馬卿使蜀甚寵顧不聞其親稱喜柰何如吾何子給諫君聞之曰嗚呼予

使事安望長卿乎吾得趙太史言之持壽吾親即馬卿或不如

壽高大夫七十序

今歲庚戌吾鄉高大夫之年歷七旬庚矣其子某始繼爲御史奉使將之淮楚欲取巴江下淮楚于以薦壽觴二老所其志也戒行之日謂史臯曰古者大夫老而傳釋者謂傳其家政云此殆不然盖指大夫之行事可傳述耳夫君子脩身以教于家國垂老則傳述託

諸鄉之信史古之道也其欲著吾家大夫行
事之略以籍手娛薦觴也非予其誰宜爲予
嘆曰甚哉御史君風義之似吾高大夫也往
公爲御史數年海内直之遂以薦至卿亞顯
融於時非其始之自立期脩無窮之聞則烏
能臻此哉今御史君以此娛親則必以此治
身又以此求公無窮之聞明矣且吾縣入
國朝多聞人而高氏尤稱著往年予以告起家
公送予于郊告予以初撰四老五君子二儒

者三大夫諸耆舊傳成比皆吾縣脩不朽人
而東岩公以家傳不與焉夫往者數君子託
公以傳幸矣則予之生後于公其稱說公行
事奚宜讓第謂不必以聞于稱觴介祉之前
耳雖然公有事上之恭行已之恕持法之謹
睦家之慈緝學之識則吾鄉人人能道之何
俟于予至懸車之逸肯擕之賢雖往者諸君
子宜以遜公矣天之所以篤公者豈其微哉
吾觀時乘位者 如未釋之負而保家者如道
左之杜故知天之篤公若公之行則無負于
往之諸脩而益光于東岩其受天之慶奚以
愧御史君歸道史之言若此以稱觴二老然
其不樂又以知季子行役之久而風義不減
家聲猶存又奚其不樂而盡君之觴也于是
御史公謝唯唯予又曰昔絳有四百甲子之
叟而魯人事晉不敢踰高年之足重國家所
從來久遠矣今天下廢政奚啻趙孟叔向所
營度者哉而邈不以溷公公誠逸矣雖然公

國之老臣所以欲自盡于君親至於後世又豈
二首六身之倫哉儻公聞之其亦以予爲知言

代壽蔣道林七十序

道林蔣先生弱齡學道五十始仕於
朝予獲交焉先生退然其容而懷天下之憂訥
乎若不欲言而析道之精凝然莅於正位俟
物之自格而思以其篤實輝光易世之率易
浮淺則予目擊而心存蓋屢見而意常消者
也當是時蔣君位雖爲郎望擬公輔雖羣子

與比肩立而畏敬若師表矣居無何調蜀僉
事陟貴副使董文事而名益著如伯玉在魯
子産居鄭也蜀夜郎之間有君子在焉顧去
上雖遠然足爲仕學法世藉之豈少哉後聞有
以深文擊使君去者矣至予南謫過武陵則
先生居家久之而年逮七十得再侍焉夫予
自愧爲侍從臣踰十五年進不能竭力結
明主知其次不能推轂賢士下者又不能決去
以遠譽咎顧身親逐放爲世立事建議之戒

汲汲混混以受訾詬此明不足以比于蔣先
生之役矣猶以故人義不忍棄予予兩度過
居武陵蓋踰月始去遂諗郡諸生曰
明興久矣風教吏治不愧兩漢顧儒行頗若郤
步焉宣順之際以洛閩爲則亦足稱難矣成
正之世又以顔孟爲友而取法孔氏則寂然
特然未久而聲實若稍歇者何與非夫卓行
君子獨立不改爲之防表如末流何夫蔣先
生學以體仁爲宗敬默爲齊遡伯淳子淵而

師於孔氏商賜以下不論也且白首學道舒
卷隨時而言行無怍實
天相之爲斯文巨子者與今廣南湛先生老年
哲睿又蔣君之師蓋二先生之于今揭芒寒
之色而耀河漢之光俾學者毋迂徑毋剿說
毋依識通而眩見解使仁義流行而大道廓
如爲知言之選者與道未親見於行而風議
稱述尚啓在位以惠域中者與獎忠義才諝
以急

吾親而裨　國家之務黜私養之陋者與然非
天之壽二老則未易臻斯道也且予去二老皆
幾二十年獨茲行獲兩遇蔣君君神明視昔
益盛內融外腴抱一致虛吾聞古賢聖仁人
通於性命之源則化不能變而世不能流殆
若人之疇與于是弟子數十人偕進而索斯
言以壽先生夫述有道者誠難于言哉既次
其大都已則告諸子曰傳云大夫老而傳解
者謂傳其家事云陋哉其未解也夫古之君

予皆有道術政業以傳於後必託諸其人孔墨尚矣至如魯臧晉肸平仲季子之倫皆能以其名實燁然敝金石而老上古兩漢汴宋之英亦庶幾東周矣要皆有所託也夫使來者有所藉稱

明有君子焉比于古之作者詎不足貴哉諸子思所以壽蔣先生者孰大乎是若予言又奚足多矣乃詞旱麓之章而遣之

全州王大夫壽圖序

王大夫守全州事五年辛亥之臘以勞遷金華同知府事將代去于是王大夫生五十二年矣顧其親二老偕以老年康勝于家子刑部郎以才趣用于時大夫又厚質慧中練習于吏事績勞累功期可髙位大夫之於世蓋綽綽如此誕大夫之吉值元日大夫每念久離親游仕過是日則深居軫思以辭于應門禮也乃其僚林君黃君吳君先數日示予以望雲思親圖曰盍吾儕將以逆大夫之志焉其下大川長松欝欝蔥蔥則全湘殊勝之境大夫望雲之處雖然詩不云乎川方至矣松方茂矣蓋吾儕于以引大夫之壽焉其惟託翼於脩辭哉予固讓不獲則嘆曰博哉諸君之以是交賛於王大夫也聞之老氏之記上善若水川下百谷而爲之長也夫湘川自濫觴與安之口至全則受注始衆而澄泓之體成故其清可鑑毛髮其秀氣發千山石青容色澤而敷腴澹足氣氳馥郁他日放諸洞庭

之野遂爲寰中之水雄稱之寂非以其善下也與哉夫徑寸之草方其托于高岑俯臨喬松自謂過之矣松者方抱厚壤以植根蘊靈而結幹飲于不竭之泉屏以不伐之凋歷數千歲而與盤石比固視靡草蔑如也今湘上之松數千百株皆此物也扶踈盤拏鏗髻訇峥若此非以其善托于下也與哉故夫恭人慤士虛受而恢中者天下之善交歸焉天下之福交歸焉故觀於川松之義者可以脩身

可以理人可以事親可以引年大夫日臨於川而風于松得于茲義且深矣他日全之人思其有愛也聞諸君之以是交贊於大夫也將有不唾湘之流而不忍剪其湘上之松者矣然則後之欲壽大夫者必自全始而以予言爲口實哉

代壽禮部陳主事六十序

家之生才不數數然也豈惟家惟世亦然夫世之生才不數數而資才恒若宜汲汲者然

以觀於家猶有未試之士此何稱哉粤西之才盛于全而稱陳氏陳氏數數生才鮮有不試者乃主客君以才著名始詘于家以老此曷故哉即陳之先仕蜀者長史君以文行顯御史君以才猷縱並著名于蜀土班班不休也故予幼獨已心識陳氏之才與諫議同進通籍于朝而諫議君即主客君之從弟又以醇懿淵契稱一世之士子數從之談主客君行義期旦夕用若是則陳氏之才累數世無

不試者久之則薦者皆不效顧主客君學爲用世之具徒一切發諸文章詠謌徜徉佳山水與肆其家與鄉之俊子弟如是而已今年冬予以遷粤就醫于全而主客君惠然勉予以義而勞苦之趙子曰自予之識陳氏之才有主客君越六七年矣始得見之于是主客君六十殆去國二十六年矣其貌溫然恭其言行平實簡儉其道行于家與其鄉人而學者尊爲先生云盖陳先生之言曰異哉談者以利達爲功名言論爲道德也先生之道

本于孝弟化于家達于鄉國而天下治平如是已耳夫陳先生之言如此以用于世宜何爲效哉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其陳先生之謂乎于是先生之所肆習弟子數十人聞予之于先生如此其意切也儼而進曰王仲淹有云吾不仕故業可成豈不確哉夫難成者功也易過者時也使陳先生多仕數十年馳精力於功名難居之際烏能如不仕之業

猶執左券索諸衢如此之易哉又奚足恻耶子曰若是則爲予謝陳先生乎予往言之殊過矣驚世之士言多累俗誠不足以知先生之高致明日爲壬子之元日適陳先生六十之辰遂撰斯言爲諸子藉手以壽陳先生

壽沈母張太夫人九十序

始乙未予同爲庶吉士者三十餘人而奉母就養京邸者數人耳於時泰州沈吉士德夫之母張太夫人七十設帨之辰館中推尹吉

士暨予爲文合歌詩具菜羮栗棗以慶之明日主人稍備酒食宴諸賓于堂而餽其母氏於宮賓致辭曰敬壽太夫人矣有子讀中秘書必爲名世士以光太夫人於無疆母氏使人答曰爲謝諸君兹吾兒得友天下士其庶幾有成未亡人亦藉手以見先子盖張太夫人義明志潔而通於文事有古烈女風一時稱名母矣此館中一勝事也無何諸君皆散列于職不復有此暇踰二紀昔之爲文章詩歌人已艾然稱老而况於所祝頌之老人哉然聞張太夫人拜九十矣明潔康寧無改于昔豈不異哉德夫時亦乞少司馬身以致養于家而太夫人甚安之夫以仙然不老之親而有翩然勇退之子以事之也豈不懿哉此又海陵近一勝事也於是少司馬公之同舉進士而仕於留都者有九人焉而六人者出于館中予待罪光禄以從諸君之後欲脩館中舊事以諗于海陵而諸君後以文事諉予予豈可讓也哉因憶往者予述太夫人事太

夫人讀之愴然以命德夫曰汝毋忘趙子之規也盖太夫人抱志克家于艱以砥礪德夫之業而日有睇日之望予安得不以守身事親之義告之今則器業已成非予可及矣予覩少司馬公涉世有法而始愧予之坎壈矣忠不違親孝不夜義知險知阻一健一順風雨蕭蕭而鷄鳴不已以成其令名以得其親之懽心矣雖古之君子亦率用是道焉耳豈

子可易及者哉故始予之規之也稱義納誨而茲予之爲詞直頌焉耳咦予盖涉世而後知此道之誠難也夫太夫人難於其始而德夫難於其終者也何則始之難者母道也亦妻道也母道得而妻道始盡太夫人稱名母宜矣終之難者子道也亦臣道也臣道得而子道始盡則少司馬稱名士奚爲不然哉夫以名士奉名母奚翅海陵之勝事而舘中勝事越二紀而後舉則司馬公爲不負夙昔所期而予亦得追于私頌之責决矣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古之士懷道術才技者必願得君而仕也得是君矣以其道術才技事之矣而無當于義則去以明其節是謂之敬非若子之於親恩有終身之慕而愛無可解於心者也夫君親二者建世之大綱也而事之之異何哉盖心有異用而同情事有方殊而揆一恩敬相資忠孝互用以趣義於無窮之門是之謂道道微世衰士始有輕棄其親而蕩志慕君之仕乾沒溺喪而不知返者矣其親憂之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猶来無死其母思之曰嗟予季行役尚慎旃哉猶来無止夫士仕不擇義進不偕時逐衆往之途和羣囂之口知得君爲悅而不顧貽親之憂至俾其親思一見其子而不知其所止則已不能自保其身矣是故雅道彫傷仁義廢缺其風之靡也豈必待誇金旎鳴而後知士之爲賤哉抑孰知

士不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烏能事君也哉吾友泰和楊虛卿懷道術才技之美以至於爲文選郎盖遇時顯庸矣夫選部郎有大勢利固世所拉脇濺頂以求之而不知返者也乃虛卿則獨正色秉義直而不能使之枉也潔而不能使之涸也擯落棄去以成其義而不能使之悔也持微官之禄以奉其偏慈劉安人而安人甚宜之不能令其戚戚也間關轉徙盖踰年量移始獲省究焉而安

人無猶豕無止之嘆也夫盧卿守官以法而事君以禮守身以道而事親以順禮以成其敬順以篤其恩恩敬相資仁義並用進免詩人之刺退胥室家之樂寧失於彼而得於此其節之偉也如此或猶疑其不能撫時循功如孔孟之汲汲以充其仁義之實此何謂哉嗟乎是烏知孔孟與仁義者與夫孔孟雖每不遑于仕而終其身不苟於合其徒達其箝者尠矣騫在汶上商老西河思芉貧士之容

點託狂夫之跡止耳于是夫子始發憤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夫子作春秋書公在乾侯而論語之記曰仲弓爲季氏宰豈非傷雍之不能繼志明由求之不足責也哉晚始以其行傳於點之子參以及於孟氏當孟氏之時士之潰防熱中而仕者益甚視明善守身悅親之義如吷枯株直吐之耳雖然卒賴其言揭斯義於日星以至於今非聖人之道仁義中正之至烏能命世久遠如是哉故知

君親建世之大綱而持之在於士節節立而仁義之用不窮矣吾于楊君觀其節矣於是楊君之友仕留都者光祿何君以下十數人皆謂予言有裨於教請次之以慰盧卿而壽劉安人水部張君未授館焉吾聞安人之親劉先生七星高士也躬曾閔之行佩絜素之操幼授安人以孝經論語而令通其大義故安人早禀立身之訓晚悟從政之危而樂於盧卿之所爲予茲言也期以助盧卿之益得其歡心也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六　終

記

湖廣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國家治平久任御史職益重其勢然也初
皇祖之六政府而五兵樞也使各務其職以承
事
天子而彈壓之任則全以畀御史臺臺有都御
史有十三道御史與
天子守憲綱正百度令世世無敢亂章程也故

御史為風紀之官以與刑部大理同司邦典
斷獄訟尤專任者故又稱御史為法官實天
下庶務無一不得論百司懍懍畏御史以此
而御史稱諫官矣是
皇祖所以御臣之術也至
宣廟初始更出監察十三省如
制而御史權益重於是按察官退就有司之列
而御史尚
命獨持其綱薄海之內望風震疊百數十年天
下無隱奸匿慝一旦卒然之變者多原於任
御史察方鎮重激揚之選耳法宜遂不易今
上初政又以御史監察兩京庶司之務以拯敝
紐陋落之弊謂治平久法不得不密不甚然
乎今之論者或謂御史一出而三司選愞畏
避已甚守令匍匐部擁供張小吏因緣漁民
三司官昏旦輻輳承候顏色行臺至日地稱
擾即不便者辭而張之論者始疑矣始有意
折御史令巡撫制其禮按察得互糾察太守

長揖得與抗皆以抑折御史風此猶可解也
至稱御史宜得長厚溫良與相休呴以為得
體風力稍勁往往搖於私吻衆謂為當然莫
可諭也嗚呼此豈設御史之初意哉謂非堂
闥之論乎凡大器久不操則腐天下大器也
御史是
天子所以操切天下之具也夫令
天子坐拱於穆威行方岳萬里如戶庭者恃御
史之達耳目也烏得以尋丈之損掩邃藐之

盖哉故通治體之論者謂[illegible][illegible]述所以重國勢而欲折御史之氣者適以長天下奸豪之由也何則今天下幅員廣矣有奸豪涵育萌蘖未剪勢將成而氣先懾者是藜藿不採之喻也使皆韜故常苟安以深患貽

主憂則

國亦何賴焉嗚呼

祖宗之法不易改者如此予嘗故史討論舊章至御史則私論之若此適湖廣道胡君車君

咸若樹其題名石索予言冠之其曰明興百八十年士以御史奮于功名者何可勝數哉石所記雖十三之一然亦荒忽有難考者矣士未遇莫不願為御史為御史矣欲自奮于功名稱著不朽矣非深念

皇祖御臣之術何由哉于是三君者今名御史也不以其言為過也遂不辭讓書以歸之

洗心亭記　閱武

記曰天下之善言易者莫如夫子夫子曰洗心之謂易也善言夫子者莫如曾子曾子曰夫子江漢以濯之者也夫水可以濯物善可以洗心此雖二事而同觀者也且垢不生於物之新而生於物之敝惡不生於心之初而生於習之染然則濯物者去其垢而已矣洗心者去其惡而已矣故曰此雖二事而同觀者也人有蒙不潔者則必鬱然不樂思滌諸清冷之淵而后已至于事其心而不知滌諸天光之鑑有本之流豈非大惑也哉茲亭也

臨水而作扁曰洗心予謂欲以善洗心者亦觀諸此水而已昔者軻也觀諸海點也觀諸沂周也觀諸濠皆天下善事心人也久矣三子之知易也然則水何觀焉曰湛乎其存淵乎其平寂乎其常明漸而不盈止兮其無聲至淡而味不過也至平而文也潺潺乎其似弱也逝者如斯而不輟也潤彼萬物而不角也氣蒸于天乎體潛于淵乎雲乎雨乎風靡靡乎雖天下善名言者亦不能盡其妙也是

故形天下之善莫近於水善以洗心者亦求諸此而已矣故曰上善若水夫此水之與江漢未始異也請以是記洗心之義以為事心者之助

郧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郧陽作而嘆曰郧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

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郧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中並以戡定綏寧郧陽事著勲名而郧陽之人並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盬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郧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于是太守黎君堯勲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

天子俾茲土之民免殲戮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詔來者而黎君以委

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郧而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為荒

國初殲之為墟聞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為干戟稂莠多而化為貙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聯聚而原公寔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

原公有爲於始繼原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
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後
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
民四十餘萬撥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
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
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爲都會開撫治以
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貙兕之陵牧鷄
豚矣山無不伐之檻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
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

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
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
非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司易撤榱棟易
移非吳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
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瑚璉之器憐才稽往
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
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爲快
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絶奇偉之士
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

而後知甚定綏寧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
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得才卿名士甚
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敞西川之
亂必再起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
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
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
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閫外之才於是士大
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
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

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者智之
門也斷絃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
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乎而功
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前人者不在
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諭焉

歲寒堂記

嘉靖戊午春大司馬靈寶許公以大同
右衛久被狄圍賜免抵家則造堂以居而宜
陽鳳泉王公題之曰歲寒孔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貴晚節之堅貞也王公取以
名堂有頌有箴公重愛其稱名而未有為記
之者無何
朝廷以右衛完守追論前功而起公以原官鎮
撫遼薊護國左臂再逐胡以壯歲甚饑練守
無失而吹毛之論起矣有曰士卒不練者有
曰過費數萬者于是辛酉八月公再還第而
歲寒堂之工始完乃入居之矣時某初補户
部右侍郎以不得與查理遼薊錢穀之推為

言官論罷故知公之事頗切過公號州西峪
以望所謂歲寒之堂徘徊觴詠聽談天下之
大計者三日而別其曰公去鎮一月關外將
劇殺賊上首功則不練之卒何勇也查理官
發太倉二十一萬補犒軍食則過用之費何
在也然則公之事亦易白乎既白已則
皇上當以耆舊復用公矣歲寒堂恐不得安席
而坐高枕而久卧也公曰嗟嗟予少日即思
樹立以報

聖主今雖老豈敢怠哉第余自先人諸兄皆宣
事量入行卻節縮以免於罪戾予承父兄之
教欲以晚節末路知止全節自附歲寒後凋
之義恐恐焉以一旦失其故吾是懼君曷勉
其重為粘壁之苦哉某曰人有言皆曰士之
壯也以立節為難及其老也以保節為難故
皆以完名不辱功成引退為士高節此於名
教足以厲患失而羞貪鄙大閑凜凜誠不可
輕議而於道則未盡也夫壯老者時也有忠

在焉忠不變則老之節亦壯之節曷為異哉
古之人五就三黜三仕三已老壯一節平夷
險阻一視生死未始異也孔子曰天地閉賢
人隱故隱者賢於人者之事耳若學乎聖人
之大道者則不以隱為高矣孟子曰歸潔其
身而已夫士止為潔其身耳則于君臣大義
天職之重必有未盡分者矣窮冬深凌萬物
歸根蟄户杜機黄槁無餘而松栢者獨抱扶
輿之秀氣接清陰於雲壤孤標奇觀凌駕萬

象非其節之堅貞烏能然哉故仕之自任天下之重者其節亦若是矣是節也退不能使之摧藏也進不能使之疑懼也不察察其好而物不能恣也不孑孑其交而物不能瀆也不與世流而與道為謀不與俗移而與義為歸不見身之可以安全而惟知有君不見君之可以悅事而惟知有社稷不見地之有夷阻生死而其識足以鑒其才力足以幹其量足以容惟以成天下之忠斯謂天民之全節

王公名公之堂義意必若此耳公曰君之言甚辨愧予老矣不足以承之也別去公乃使人索予言于關中曰將以勒石紀於堂之壁遂書與之

井研縣脩城記

嘉靖己亥冬井研薛令奉省檄治縣城均任振役謹於夙夜越二月告成事城圍五百三十丈高二堵樓堞皆具君子謂是役也可謂先事而備矣先是縣博士倪生投記撫臺曰昔莒渠公之怠也城圮壞不治過賓有戒以素備者渠公曰以莒之陋也而界在戎蠻之間其孰以窺予賓曰不然安知其無嬌然思啓其封者恃陋而無備難其不免乎賓去三歲而楚師入莒潰渠公之無備也夫井研亦蜀之小陋邑也介在簡隆犍榮之間簡隆犍榮皆四陲曠遠官府與遼隔聚落奇衺民與少不逞比周晝寄飼之羨醴昏縱之提刀驀入平居取牛貨飛澗度岡四走無際晏旦割

鮮迎勞以相喜其魁特顧盃偃側酣肆至無恐忌也包禍宄跳於萌隷以相漸習百里之內猾以聲相指號締搆黨眤無肯誰何諸若此者皆往來井研之界歲率常然此其一旦去而剽殺劫橫破城邑取貨貲剸刃縱欲豈謂其必不然哉井研有官守有藏廪士校乃撤土五尺潦陷過半二三文吏枕篆綫帶狗故常園而守之予懼夫無備之不可久恃也小陋之不可自苟且也且控敘州之曠遠於

是乎在今畧言近效其不可者縣故有市積一月而五六積必有劉戶奪金竊豕掠馬宄進而樓隕者從圮壞遂故牽而逸雖有邏巡柝呵啓成汶汶耳無能幹禦也嗟乎使有啓閉之司禁禦之令歷市布居昏明告誡有常豈至是乎夫以遠虞既如彼近效又若此予謂急築井研城便撫臺李公移其事于藩參侯公郝公暨僉憲潘公方公諸公皆素忠勤守土守法痛懲瑣細之傷不以小隙而他其

防謀既定下諸井研民糧一石戶一丁者出石營城一尺二十分尺之一置石式定基度裁埤頷選幹吏授成計役時而費輕吏奉以趨事無怠於素越明年夏兩峰侯公與予談泰防虞之畧遂及茲役予史也鄉國見聞皆得書之校簡注記以附春秋戒備重民之義秋日薛令請以刻于石

樂至縣重脩儒學後記

嘉靖二十二年春署縣事主簿隴州李守維氏受牒改作學宮成語具前記中是役也憲僉潘坂楊公實决任議首事焉於是訓導段復潮氏率諸生請曰始公來至廟貌鍾鼓圈委壓士草萊塞戶授業無處士越于畝今脫故復新荷公綏矜顧示學方以傳習于不忘公曰嘻吾思以處二三子廼暮春三日王陽兩生自樂至至語公誨予予聞兩生往公以按部歷壞宮所即日報兩臺協謀二司檄能尉於遂寧如風如霆盂六旬而劇工成信乎

待其人也予曰兩生茲事可借以內觀者有能升新釁趣嚮方牧耳目口鼻之用以返源於心靈自濯自新一日歸仁此其待人而後行者不猶切深乎凡楊公已望于諸子已再嗟乎茲宮壞敝漸潰十數年間事耳猶待才傑始洽翊千載流習濫溢謂聖人定非人人可學至撫華遺實悠悠者固矣一旦卒語其易寧不驚疑乎哉夫起敉宮易起敉俗難事在諸子已兩生曰子貢有云得其門入者或

尠將何解于斯言乎曰子貢賢者賢者志在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求如慈母如乎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索諸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攷於夫子之自狀如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之所稱詡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子最深悟又不至如子貢所稱詡也夫不欺其心為忠能度人之心為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

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兩生遂書諸牘質於楊公作修樂至學宮後記云楊公名瞻往為御史嘗疏請列祀薛文清歷蜀所至延諸生諭以恭順約己之道甚焉至蓋風義足畏愛王生名大魁陽生名維璧段傳士云南人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楔曰尊經過予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遠偽作競鳴而棓擊已尠逮於衰周則炎炎詹詹騖於詖詭流放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

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誦數絕韋於太卜之文而賛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眾光也二千餘

乍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羣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之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為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為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僻長世而獨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為矣非夫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

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違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為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為之方也非以為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

而欲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為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濂氏以為後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為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為害哉董子復起謝曰亹亹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其言歸告同

志遂書與之

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悼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功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為之掩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墜無以妥靈爽而慰瞻式豈非後賢

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閩
中黃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往省公墓於南
山之下見之爽然感焉即命吏授式經始改
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庖湢悉極繕緻已
又增其封域太其表柱廣其稷畝盖踰年而
衆務俱備即黃公遷爲川貴總督駐節辰沅
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
君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
中李君副使樓君王君叅議繆君僉事張君

貫廣而聲同成黃公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
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偉黃知州器重白指
揮世替役勤而事集相黃公之志也閒二公
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于其家太保東湖
公而未即至至則與祀有人僉備也嗟乎公
沒千載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
以爲已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
成曠代之偉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黃公頃以
書抵予則惟欲予抒實事以張風教不啻悼

其不過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
佞安得不揚公之大者於以諗吾巴蜀夔庸
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
恨於裴氏之子而重爲公戚戚也哉予聞之
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
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
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得其一端
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况於四者
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艮宋而難儔

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
如賈傅而術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負
其忠與才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
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宋之范公希文乎身
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予亦以爲知言觀其言
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纇風義
趣舍執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
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羅
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

龍驤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聲藏光㴒而斂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泥之所宜冥也然則謂公直躡道真而爲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傅巖之夢已遠尼父之慟方深匪伊哲人誰與共理惜乎唐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爲公掩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樂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爲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吾巴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馬湖府儒學脩拓記

馬湖府儒學在府治東建置之詳見參政兆公提學吳公記中越五十餘年復展拓脩治以衛風氣更新觀聽者今太守關西劉君也劉君爲政二年民夷懷服才博事約無所於施有田生麟者自常德歸省善於青囊之術爲劉君談此學宮形勢造建之式應當爾耳公即悅然改圖之移行院以廣前地大作泮池水左遶池者梁欄臺以障之又壘石爲印於巳因山爲峰於巽使左勢環合即風氣回換無復昔嘗順傾之勢更爲射圃書屋於後以翼護之辟師之居鄉賢之祠與之俱新矣是役也劉君間出巳俸以助之故人感而工諧費省而功倍也於是鄉先生何君愛衆與其士民以劉公之愛巳不鄙夷之如此於時大工汲汲猶不憚改作其才力之健如此思紀其事以振公美於久遠也乃因田生宿

識予遂令其子洛潛持教授謝子之狀與之俱來劉君語之曰斯小役不足紀述惟責得君子之言使諸生知學之指要耳予語二生曰嗟乎予荒迷之餘安能述學之指要以諗諸生而答劉君意哉然不可不試言之矣

國家設學宮聯師儒置經籍使諸生日誦法孔子之文章行事於其中不可謂不久矣而復以學之指要問諸人者非有他也量局於見之不大也趨變於守之不力也業卑於志之

不逈也故童而習之至老而無由成也且劉君之飭其學宮者本取田生堪輿家之指要耳而與予論學之義皆合矣夫儲於前者貴其廣故拓之使大也逆於下者貴其力故障之使回也環抱區宂者貴其完而法故壘高之使之特也夫田生者以為三者不備則不能成其學宮之形勝宜也然則抱遺經誦法孔子而于予說三者之中有一不免焉則安能入孔氏之門墻而升其堂戶以成已之學

宮也哉二子歸為予語諸生學以聖人為的是謂拓之使大也居仁由義不受俗移是謂障之使回也無待而與立於物表是謂壘高之使特也然非抱誦遺經專且久者不能深造是義也得是義矣復日誦遺經以培其根而耀其光則何患於聖賢之門不可入哉語曰有外遊者必有內觀諸生日遊於改拓之宮而常以予言內觀之則劉君不為虛作傳曰改玉改行諸生有振耳目而更新志者自

茲起則二子不為徒行乃作記以望之

六經堂記

六經堂者泰和胡廬山之居也其遠祖字昭淑者宋慶曆丙戌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階朝奉大夫所治以循良稱晚多藏書友名士同時分寧黃文節公特與公善嘗贈詩有云遠縣白頭生朝省乞身歸來猶好書手抄萬卷未閣筆心醉六經還荷鋤胡氏子孫蓋世寶之其後多明經發科者至于廬山先生學

經聞道名益著於今時遡追前德榜堂訓後以示不忘殆回生氣於千載矣嘉靖癸亥先生參蒞蜀政過內江叙契闊之外即命予記之豈予于六經之義稍亦有聞入矣乎遂作記曰士誠不可不自愛哉胡黃二公在當時皆士之傍偟而不達者然其自傾則皆有可以待來世者若以告當世之士恣睢得意者之前曰是二人者皆當不朽有百代之名者也則必笑之矣今竟如何哉嘗見士欲有

聞於後者競致力於術藝之美膚華之末而不知培其本根以待食其實也夫六經者士之所以培根本之具也然治經而不聞道則亦膚華之末已耳是士之負經也嗟乎後之治經者愚竊惑焉訓詁已耳疏義已耳傳註已耳謂不尊夫經則不可謂之知經大義則於培其本根何與耶子思孟子之後知經大義者予求之得數人焉然今世之論皆以為不合孔氏而棄之矣此予之所以益惑也夫

莊生之治經也達其智圓矣荀卿之治經也約其履端矣子雲之治經也與其機深矣仲淹之治經也辨其才周矣堯夫之治經也貫其用宜矣此五子者卓爾如此皆以為不合孔子而棄之矣則後來者欲以明道將安所歸哉此予之所以益惑而莫與之辨耶且五子者以為盡合孔氏則猶有餘說至於大義未乖微言不泯則數先生者誠學海之巨筏矣士之欲培其本根以不朽於百代者可不務乎噫予安得起帶經而鋤者以問之耶聊為記以諗胡氏之後人因以悔予胡子之教我也

資縣新建正學書社記

資縣令吳協卿治資三年民信士從盜息訟簡乃以築城之隙芟重龍山前地一畝為宮數楹題曰正學書社合諸生之敏者出所得於武陵蔣先生之學而共習之久之謂諸生曰昔庚桑子謂南榮趎曰奔蜂不能以化藿

蠋越雞不能以覆鵠卵楚之才小不足以化吾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吾亦率諸生東之內江見趙先生矣乃相與俟予駐白馬之津共致予銀山之館談信宿焉為論仕學辨志之詳明日協卿率諸生納質卒業予乃為再至社中講共學適道之義陳弘道定性之指著正學微忽之辨又為之寄講孔子無知之說精一執中之訓方亹亹未竟恭遇

皇上嗣服與用道廢起某為今官而協卿亦陞

馬湖府同知州去年悟悅趨朝過符登社中
叩諸生之業焉覺有離披解散之氣非復昔
者之欣欣翕聚矣悴而訊之則曰頃聞勝仕
者嫉吳君之與先生遊也騰謗於按部仕者
吳君且將不利况吾儕耶是以憂之也夫吾
儕萌芽初生而風雨驟至先生何以庇之予
嘆謂之曰有是哉吾明以語子息乃蔣先生
之友也宜兼協卿矣然必待治資已久未始
交驩非但謂其講學之勤蓋兼重其政事之

美耳且令才吏也而能及學問事猶之織錦
而增以五采益美艱矣况謗言無根按部之
明察必能辨之安知吳君不自此益受知而
諸子定志其殆自今日始乎諸生始釋然適
也乃進曰先生謂吳君政事之美請示其大
者俾後有述焉可乎予曰吾取協卿之能行
其令耳夫為政而令行從始哀而親其上民
知親上則不可使為亂頃年蔡賊大亂數日
而亂七縣資屹然為西川之障前後擒內訌

巨賊數十如拾甕中物由協卿之能聚其民
也聚其民者聚其心也故能剪賊勢而孤其
黨此坐而卻敵之道也是故民散則以其令
與賊也七縣是也民聚則以其賊與令也資
是也是二者亦甚有間矣而其機在令之行
不行耳是故令行則民有恃賴以聚於令而
賊成擒矣令不行則民無所恃賴以聚於賊
而令成擒矣諸生復進曰吳君治資有衆美
而先生獨取此然則今之治民者皆不能行

其令乎予曰子毋以令之必行為易哉民信
其上則令始行能使民信必有道也且鄉約
有司細事也吾竊觀協卿之舉之也亦秩而
實長副察貳士人之風也鄉橋村落城邑之
美也耳目隅絕照臨不及之處縣庭之聚也
故予齊私喜資之民能信其長吏矣此協卿
以學為仕之效也可不法諸吾聞衰國之令
不出於隍強國之令達於四疆王國之令及
乎四方故曰使民信之有道也子其思之即

忍之不得則以問於吳君諸生皆唯唯相與
惆悵瞻眺記茲語而去

四川修拓貢院記

蜀試士院始建於天順己卯士額有加院宇
如舊每屆選士期有司必以狹告竟未有任
更改之責者嘉靖間漸拓院前地然猶斷棄
衢外無益於院寬狹之數今年岳陽羅公來
任左轄當大比士公乃相度院規嘆曰烏有
棄地數十丈於外而內復稱狹者哉要在塞

兩衢之斷移大門於衢南以其基為二門則
隙地可增席舍數百間而院之內廣矣南繚
以高壁繞出東西角接兩角而北為複垣抵
于衢士自衢東西至者折由夾道進指垣兩
雲衢門以趨乃升青雲橋憩庥房聽刁斗之
傳揚而時進止焉則棄地盡為用而院之外
愈廣且有度矣招成都守悉計授之又取榷
於臬之長貳皆嘉悅遂白於兩臺以為是當
而役作始於六月丙寅越七月戊子告成事

是役也創基搵者八處為樓者二井四墻壹
百廿一丈買民居百十丈石砌夾路一百廿
一丈鑿渠引水五十餘丈視舊院益增三倍
之一餙移者十之三四而易新者十之五六
經費有度市材鳩工民不及知總役勸相者
府太守梁君其躬督殫竭者貳府吳君其意
備矣美矣後雖有喜事者無復加矣于是梁
君以書來索予記曰方蜀士務經術變文體
之初而地省方伯公為之盡力於試院若此

殆士之幸也況蜀士公之所愛而羅公又公
之所知也耶予乃為之辭曰往羅公為薊鎮
兵備風望日上將推撫薊師矣將吏憚其威
明忌厲巳也共沸咻搖之俄而得直入蜀暫
寄憩焉耳即百數十年未竟之緒授手毋讓
其任事之勇猶昔也耶夫世所須者才而才
所貴者任有才而不任事秪以成其私耳非
社稷器也公才術敏壯而急公家之務若此方
隅繁劇其能捨諸子雖老猶或見之比於大

匠用不世頗自有膺斯責者頻年海内士稍
畊經術而弱於為文
當宁以為憂伋欲變之矣噫吾見吾鄉士三年
之内日趨於古學因知一省之皆趨於古也
昔宋歐陽公力變文體得眉山蘇軾以為無
雙夫軾之文經術之干櫓甲冑也今吾蜀士
遇薦而升有抱其奇器待當宁之求如子瞻
者乎漢文翁以經術設教蘊藉百年而得成
都楊雄號為絕倫夫雄之文經術之章衮黼

傔也今吾蜀士退食而脩有美其靈根飫聖
真之膏腴如子雲者乎是二賢皆百世師予
徒老無能為役然而後生可畏諸子必有處
其一以當予言者梁君梁君誠知言哉羅公
予所知知之真故冀其用之速蜀士予所
愛愛之切故期其成之大也君其謂之然
乎雖然予聞之士者人中之秀也其生也成
也達也均有物以司之謂之命也予豈能取
必乎命哉聊擇斯言副君雅望云耳又曰為

予諗鎖院諸君子兹日求才得無勞乎因賀
其得才之喜美其歌鹿鳴而燕之友之之樂
也然則予言亦笙簧鼓吹之一助乎記作於
八月十五日壬戌供萬曆改元之歲也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七

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頊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辭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嘗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嘗出行輩人數倍上故有盛名於鄉矣嘗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矉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敬之爲文以弔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

芝生於墓左矣久之
上念忠烈之事録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墀陛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纘先緒而酬
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
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薦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飲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絶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計沉抱幽懷黙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恠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蒼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尠媵妃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叙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爲老母留耳其言悽絶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

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諜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巳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別訶責孝子必長跪前觧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瞀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悲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

子所獨居處嘗有淚痕死在枕間雖久而容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矣太夫人捐館始百日而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速極尫愈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於江涌水溢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其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叙之言信矣秪前之卒與殞前之贈益越世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觧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

純孝也歟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兹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墓誌銘

泰州王心齋墓誌銘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

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脩臞安豐俗負塩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輟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沍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

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

其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譬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詑曰此絕論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

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

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眾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溺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倨傲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眾悔謝不及往往見人冒睫即知其心刑及

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
途使人速進盖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
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虚爲宅以古今爲
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
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
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
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
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
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
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
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
其徒吴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
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塟于某
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
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
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
淮北格物如車兩輪無負貫一轂後有作者來
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贈主事唐公暨胡安人墓誌銘

唐大夫子晦往爲郎時已受詔褒贈唐公拾
遺事付史官予受副病退居蜀父令年始次
第唐公行實勒諸幽石按唐公諱某字某其
先江西南昌小灘里人祖父諱某父諱某世
稱長者母某氏唐公生十八九年矣而薄遊
蜀叙州富順縣胡公亦先南昌人奇公才又
重其世以女妻之公遂占富順籍公故少孤

又移遠井里無復仕意始治財自雄以交蜀
士時與道今古急難赴義人頼之然中莫能
窺也屢下舟巴楚省故梓墓悵然悲感居經
時始去遂暮歸次䐗塘夜驚盗墮水起數日
卒正德戊寅十月十三日也胡先以是年春
卒於家公有側室吴氏生子晦甫九歲携持
迎公櫬合塟於縣蘇溪鞍山之麓盖子晦孤
九年而舉於鄉十一年而
天子進策於庭補石埭大湖鄞三縣令入爲刑

部郎主事遇
天子覃恩於百官獲
詔賜贈公爲主事胡爲安人封吴爲太安人於
是公没十九年矣子晦泣曰徒以某孤幼故
使先人行事没身不傳豈不痛哉唐公故嘗
與遊能道公行事者謝公其子庭蓷當是時
爲給事中稱公有逸民之行云方公約時有
宗兄僕依公貲至長則訟奪公貲三倍盡斥
與之奕者負至忿提公公咲謝之初瞿塘盜
發公義子唐奇力戰已重傷顧公病垂死猶
強其手自爲藥療嗚呼豈非慈惠君子者哉
子晦曰孤聞諸太安人先安人有賢淑之操
事先公甚謹自娉子副已以嗣先公先公享
年四十七先安人享年四十六及主事君歷
郎署六年以能稱擢爲大夫守廣平府迎養
太安人高年無恙嗚呼唐大夫少年時文政
已加人今卓偉著聞又若此即唐公可知矣
唐大夫配萬氏生子某二女子長許吾兒嵒

次許知縣葉隨子大夫有妹嫁爲黄秀才某
妻銘曰矯矯唐公去楚来居易世而後馳駟
車萌芽浥遶敷載途推古始自壽吾書

中憲大夫陜西行太僕寺少卿趙公墓
誌銘

公諱某字中甫世居嘉州之犍爲縣高祖永
永生陽衢陽衢生俊俊生贈廣南府知府諱
天禄公之父也妣贈恭人郭氏公生而奇貌
少未知書閒至江上部使者甚愛幸載去勸
力學受春秋名家正德丁卯薦于鄉庚辰謁
選領耀州嘉靖乙酉以能調乾州破賊以憂
去服起補商州辛卯入南中清大理戎事乙
未村公儀沙地居儀沙七年地得獲稱廣南
府完入職方不毀棄使者考上不已以壬寅
三月授陜西行太僕寺少卿癸卯三月年六
十七卒於官距乾州破賊九十九年于是公
之子正學入土文選事皆班班稱説公事矣
而公適卒初乾賊樊紳爲省中小掾有反相

譖伯誤禮異之民漸指月紳神稍以術聳衆
乆廼割布書約法以號窺影占官揺蕩遠近
斬竿刻期出死力者無筭前守悖慮死討兒
去公至寀令詗者養乞兒數十刺賊内備審
較外佯示不理乙酉九月難作公誓衆登城
按籍傳定旗幟器械甲士伐頃就列無譁者
寀刖布賊内偵者五十人賊初不虞州之衆
整也又見刖者大沮城上矢石雨下賊殊死
不能近退保楊千村疑幟四起發伏城中鼓

譟躁之賊大敗走卒擒紳散其黨収賊之盧
撲之不以煩于人監司掠功廼棄去不辯頃
之又撫定廣南矣廣南地接交趾宋狄青殺
儂智高故虜儂遠遁入
國初爲土酋自分割居之知府拱視不敢入公
受
命慨然曰烏有爲
天子七官寄命他地而可者固求入是時有司
按兵待討儂氏之亂皆危公行公入即諭見

亂首儂仕㺯及㺯孫承恩留數日盡得其情
拘譯人跛西對衆杖殺之曰吾今日除汝家
禍本復汝祖孫矣急解劍平壘謝過有司無
煩大兵儂酋驚懼服公神明泣謝不再敢罷
廣南兵廣南人稽顙留公公曰數百年無廣
南知府視篆事今露宿草昧柰何留我諸酋
率伐木運石立署求居公公雅意欲留居耳
來佚當之傍無矛僮夷人爭聚來居朞年板
屋鱗次公漸儲貯築鑿出

太祖條約摩諸夷漸揉抹之収豪勁厮隷近之
取其子弟束其髮耳以書語四年得編戶四
十八里土酋利公鎮土舍人土舍人利公約
其長夷人利公在無横催討罰與俱焚也蓋
七年而庶務畢興還
國初舊物公在廣南初助破龍的再擒儂寬威
震恩懷居至五年
天子嘉其勞
誥贈其父母及其配交趾受成例賜白金文綺

某少試藝即知稱說公乾州事聞公荷甲士
日白衣單皆赭心竊悲壯公及仕于
朝稍稍談說公之守廣南惜公事不煒煒著稱
于今也已而召為
天子圉卿漸著稱將大用矣而公又卒公忠勇
沉深慮中機宜諸匙壘立事不止此耳狀稱
公在耀州招流民增户懇田賊循山陽不敢
入其境拒勢閹變嫁娶俗與朱裳並稱淸吏
商州故有礦賊鋒銳甚當事避之公初至集

民兵斷其餉道先馳以聲賊焚廬帳急走避
養老訓士鋤豪如耀之操二州獲芝十數本
麥禾甕穗者無數虎傷人公文檄之虎自售
死蝗鼠雷雨死異矣入大理封點蒼山還軍
官冐破數萬金提去就與撫巡官爭大義褁
藥入蠻鄉勘獄揮金而獄决蠻獄最纏結者
聽公言皆泣下輸情去則祀公公之以忠信
試素矣不獨入廣南也公居則孝友廉恤士
行卓然出則喜奇節而終其身遇皆盤錯嗚

呼士得其一節足以自樹況其多若是乎狀
作于成都劉諫議大直劉君與予皆喜談述
公事云公配江氏封恭人生五子長正吉國
子生次正言次即正學敦道而經世次正心
學生次正庚正言早卒女長適安元甫次適
車純季聘徐祉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卜以卒
之年十二月庚寅葬金華山陽從先兆也初
公與安磐徐文華程啓充宿進張鵬相望號
嘉州名士故婿其亂好以終老銘曰嗚呼監

罔不躬予言靡同公流無窮

明處士任公墓誌銘

任處士者諱某字良佐重慶府巴縣人也先
世自湖廣孝感鄉来遷居四世而處士生父
諱某母某氏以某年月日生處士處士少即
敏給占對偶韻與于常兒早孤家燉困不克
卒進士業以醫枝僅贍養母氏父之醫亦困
乃佃作于彭氏村居歲時與長老讀法遂精
識律令意又解筭術當是時海内干富郡縣

胥吏卒椎野民間有識律意知筭法者官府得録置輿吏比以此處士稍聞於郡守使補出隨從史以主斷案自是槩不得去矣處士懼曰吾其殆乎吾釋耒耜之安而即文比禁讞之事使吾毋知摘斷割刖之驚是恭之不孝也知無可決去則益持平文無害者因漸交城中名士擁文數百篇録置一笥課諸子以庚無過父之有豪右欲併從史宅乃豪右伺隙掴摭猗𢿱任從史甚亟從史竟孤貧無以自白免摘逮踰時倉皇訖編置槩然人皆哀憐任史如親戚也獨其配梁姆意如平生每夜刻獨向北斗叩頭祝曰吾夫陰行德不愧神明乃爾受顛禍願天察之三祝而起卒爲常如此洽時即從史以赦還始憐史者嘆曰異哉此天理也初任公之隨從史多陰惠持㢑人尠知者異日有埜江民楊被訟恐暮投重賂任從史所明日從史具獄無所傳致侯楊得反徐還其賂曰郡公自明恕汝法坐

亦止此何吾力之有故楊氏播其事于人人始知任從史之持㢑之峻也君子曰任君身隨從史而有處士之行者以此處士性和易至濟人之貧拯人之難則毅然當之杜氏者處士之姻也家疫作斷醫矣處士爲置棺衾藥餌瘞死扶傷令老幼安好始去居毋喪處士近老衰矣猶號泣骨立不入室諸如此人謂爲難能云處士享年八十五後梁姆幾年而卒卒之月子晃之子惟鈞舉進士於朝予時爲考官喜得任進士而任進士有祖之世愀然請曰吾祖之行隱微矣願附先生以見於世顧予卒未有應也頃之以告家居而進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乃主事又以便道索於予家予故哀主事之意勤而爲叙次之晃從史之長子也由舉人爲襄陽府通判次㫬次㫬次昇昇爲學生先翁卒孫十人長即惟鈞次惟鏜舉人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瘞于金沙灘梁姆墓合穸焉銘曰府中

從史題曰處士太史志之以永千祀

王太宜人胡氏墓誌銘

胡太宜人者黃岡名家王族之賢母也父某母某黃岡某里人也以十幾歸于王母之夫某起家進士知封丘縣事三年以治行異等徵仕風憲檄未下旬日卒母抱遺孤五男子二女子郵空槖歸舊廬風雨㬉蝕身世如寄時年四十四也抵家姑氏先卒未幾舅氏卒已而小叔鳳先亦卒無嗣遺三孤女子厥姑又卒遺孤兒十歲矣宜人雖風烈峻凜而諳幹局多識略自謂受夫之顧託義重身勞弗恤矣襄大事三族改觀焉壑二喪唯謹収兩室遺孤與所生並育之仍割第四子愛教以行孝出繼叔氏不復子父之家計漸溫贍矣四男子與遺孤季子出繼于六人者皆長茂知從問學矣先是封丘君有從弟濟知名士也時以吏部郎謁告合宗人羣從子弟而教之宜人請至於堂自閾內爾拜稽首曰亡夫有子不及教以累叔氏未亡人不敢忘夫之遺命叔氏寧肯棄嫠婦人之弱志乎義高而儀整如此正郎聞語悚然亦爾頓首荅曰敢不敬聽嫂氏之訓無何六子者之學成矣皆試有司廷梅入進士等廷槐鄉薦試南宮餘為國子生諸孫幾人同鶴與鄉薦餘為庠士宜人二女子長嫁某次嫁某所育三孤女並治盛裝適士族以子貴

制誥齎太宜人服太宜人是時年七十三矣旦起舉酒酹封丘府君主曰未亡人已畢事將從良人於地下矣第恨遊子未歸耳俄而戶郎廷槐領成都得歸太宜人見之喜呼諸郎孫喟然嘆曰夫注物于地七十年雖鐵亦敝矣況我備歷艱苦孱弱之軀乎吾有以見先子死無恨矣爾等毋多傷也盖寢疾旬日而卒嘉靖甲午年某月某日也於是南宮生者卓犖篤孝人也泣曰吾母莊勤貞順嚴儉慈惠衆德皆備可使子孫無聞乎乃撰記狀誓

曰必求海內名筆以識吾母然竟以不果飲
恨而卒乃以授其子曰汝成吾志同道由壬
戌進士歷御史復調外任來知內江予數與
語蓋所謂章章越才也一日持記狀進曰同
道九頓首敢以先子之志請予稍辭卻即泣
曰嗟乎予父子旨述先德以為憂蓋兩世乘
四十年矣今而得舉之也先生其忍拒之予
乃授讀之久而後著誌緝論其遺事太宜人
為處子獨居一室閨閣中人不得常見顏面

夫胡翁雖具醇德然身跡猶未離於畎畝宜
人無所稟受已能自持提潔好脩此其異也
是謂之莊宜人初歸舅氏求遂生計督課迫
急宜人屢以產蓐未彌月出授役管廟織紝
芟藿牧豚煩劇偏仄皆熙怡服事無所避傍
舍婦窺嘆曰胡新婦甚勤苦吾黨蓋助之故
事集而二老喜皆謂新婦忍苦耳中實怨也
逮其隨任封丘稍逸矣而作務不休得一美
食蔬菓必對之泣曰吾舅姑逮未得先嘗終

不以入口家難後祭祀饋奠愴若生存締不
造之搆厲未亡之節勤儉拮据不改新婦之
肄然後知宜人卒嚴訓懷二人至沒齒也嗚
呼女手為履風吹棘心奚為稱哉是謂之順
初封丘君與宜人訣也曰吾父母子女皆託
於汝汝有福勉之宜人躃而死甦而後悔深
自抑制服澣哺麋以理先緒男耕女織內外
斬斬粒米寸布不入私室有胡家幼婦初除
夫服飾裝來謁宜人設槃水引婦前曰來汝

其洗脂粉去花鬘吾與爾說未亡人之義夫
我與爾皆待死之人耳烏有待死人尚用此
物者哉胡家婦人惶汗受命綺而往素而歸
于是語落閨閫而英風四馳婺女泣血壯士
裂眥賢士大夫怵魄驚心羨墻仁義矣族少
年有俊才陵蹈無前者見宜人直凜凜耳嗟
乎古之大家禮宗又奚足多哉是謂之貞而
義蓋太宜人天性則嚴而慈儉而惠為義愈
多矣雖出性成亦由承稟夫何氏婦賞矣邑

稍息即跪而旋之封丘遺象節一來分于十
室惟待祭尊示不服侈何共執也然變及於
臧獲無不周財散於振施而不吝又何幸也
雖士君子履仁行義至精熟者若此止矣太
宜人之量何可測哉聞之宜人不多識文字
而析理辨物必中肯綮則封丘君型鑄有自
矣故曰亦由承稟南宮王子曰吾家中衰非
吾母烏有今日予故掇事之大者兼王子之
論著於篇以諗王氏之雲仍于無窮又因識

封丘公之為君子銘曰楚州之黄名家之王
水長木漸曁于蕃昌會當亢宗有母發祥母
之孫子文行炳蔚劬勞聖善不忘先德簡書
載録以授史氏史筆如鋼孫材如瑋銘之雋
之以奠幽罔千古封丘神護其藏

直隷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
公墓誌銘

李君諱方至字如川家富順縣鰲溪之曲遂
自號小鰲于上世有曰李溥德者自湖廣公
安縣來遷子志聰孫繼宗皆以曾孫本貴贈
通議大夫禮部侍郎本之子文昌以廕補郡
照磨而文昌之子諱鳳登進士第為御史陞
陝西副使鳳生君君生翰林修撰長春于是
溥德下八葉皆簪紱而李氏大於富順矣本
官終資善大夫南禮部尚書事載縣志憲副
在臺中久與考察庶官有聲稱人忌之不得
為省寺隨例出補補副使未久思釋去君於
時待試南宮矣聞憲副與嚴孺人甚適其意

慕白沙之學無從問之游太學知湛先生陳
氏之巨子遂師事焉久若有得也一日跪請
于憲副公曰兒欲卒業此學請罷去舉業以
成專一憲副公誓之曰吾不見汝進士目不
瞑也毋再妄語君乃待試如初君與吾弟仲
通同舉相與講學甚浹偕計必同予在史館
至必主予君美眉目髯鬚英秀望知為出群
人也仲通嘗謂予曰我與李君同行事巨細
必經君手予志為旅也然終數千里路未見

其吒一僕終日談笑諷詠意閑曠而事無不集觀其才度任重之器也最後偕計乃庚戌歲正月與仲通宿天壇院中予訪問之雪夜月暉酬酒高歌忽謂予曰今制二甲進士不得爲科道豈文使然歟郎署官不得論劾豈才使然歟君爲國史何不奏改其不便予戲謂之曰子今年試進士請甲之勿高論即得入三等行取臺諫風聞言事快其意亦甚易易爲用改制爲哉共撫掌大笑二月果中選

入三甲聞嚴孺人訃去免喪授工部主事主事修京師外城躬版築率軍卒以勤聞榷杭稅值島倭亂商不至君計招綏完官課以廉聞事竣省覲曲事其志以孝聞于是擢本司郎中蒋加從三品俸奉

勅理漕事駐高郵是歲海汛夷舸甚巨且夥環郵城顧掠不去旦夕城欲破君登陴誓士以死守矢石薄城上公屹立弗動夜購死士咍說夷長潛焚撤近城民舍賊不得上氣沮漸解去是役也淮海之間稱忠勇矣夫君自和解哺飴劉親愛而來一敵臨則棄身而不顧何其壯哉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此君之所以爲孝也乎當是時吏部知李郎中才也科道知李郎中任也縉紳遊談知李郎中奇也俄而大工起以李郎中爲江浙徽三省採辦使用其才其任其奇云耳郎中曰郡縣疇昔輕部官今不斬其耳目恐未易驅策乃劾論採木官最怠玩者

天子方倚郎中得巨木見奏喜其能遠捕怠者答治于是江淮大木湊然至矣君抗疏之力也然而吏部遂薄君以爲露已長矣科道遂怒君以爲奪已權矣縉紳游談聞亦有惑於浮議以君爲已甚矣此何謂哉君事竣復

命而南論章至

上不直之君亦上章辯焉略曰臣採木之使也臣所劾採木之有司也使臣不得木罪當死有司採木怠使臣職當劾與科道何與而謂

奪其權乎夫使臣劾一慢令有司
天子怒而逮治之威震山徼大木以集此
天子鼓舞一世之權也科道官以爲奪巳之權
其權安在誰奪之乎臣聞人臣先國家之急
而後其私交若臣之苦心勉從王事秖圖集
事不恤人怨宜爲體國奉公者憐惜而培護
之彼華顧謂可殺可惡不遂之不巳也則其
心事之涼於
主上而薄於公家亦可睹矣臣請自劾罷歸田

畝以息諸臣之怒而避其鋒惟
陛下憐而賜許之
上慰留之𠂆是郎署生氣以爲李君烈丈夫哉
然吏部不喜也故久不調乃以外艱歸數月
以郎中爲趙州知州云夫郎中稱任使
九重所知名也顧八年倚署而不遷偶爲科道
所怒則一麾出守而恐後非臣義之大殄者
哉論世者恬不知怪斯三綱九法無與任之
者耳君赴知州事越八月聞妻朱宜人卒於

家遂自免罷歸繫舍後洞居以習靜君體肥
誤爲洞濕傷遂病久益瘦忽辭藥嘆曰本無
有生烏用惜死吾病必不起急呼兒春來與
之訣長春時讀書中秘
上以予與殷尚書教之共目其西歸歸浹旬而
君卒巳巳年閏六月望日壽六十一歲明年
予亦謝事春尚在衰中春以書奉芇憲副狀
至曰先子墓門石待吾師之文吾師知先子
之深狀未備者幸收錄之噫狀備矣予識其

大者耳狀稱公性度瀟灑器宇凝靜鱗甲中
斂鋒稜外削蓀植砥檢初終罔貳孝豫中憲
則五十而慕忠秖
簡書則百折不回晨修公安之塚水木敦也收
卹從祖之孤蒸嘗緝也羣四乳之舅而齊體
之無我嫡也較六均之宅而損益之無我饒
也又能婣睦族鄗推解靡遑交游待以舉火
者無算其自奉則不厭藜糗居常葛巾野服
惟

新皇建儲恩階朝列大夫僅一再叀金緋隨罰
之曰無炫山人裝也噫君以孝靜稱此孝靜
之推所優爲也又稱公治趙州曰趙當畿輔
孔道寃瑣繁劇萬之他郡公風剖訟獄水决
簿書雷厲豪黠黿掣奸慝老吏畏慴失俛仰
民欣欣有古良稱鄰壤質成者爭戴爲青天
矣郡有大石橋櫱稅歲計千餘緡往充私槖
弗罷守藏也公曰叵哉今民苦誅求浚骨驛
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貲柰何弗捐以櫱

稅抵乎乃檄當塗著爲令日惟需郡井汲雖
東薪掬蔬必俸易納匭以進官庖冲泊如田
家居噫君以才廌稱此才廌之及所優爲也
嗟嗟以予論君才情志意使充其量則賈太
傅范希文之流亞哉惜君時命不逢未能極
其恢廓耳史春也甚文有大志其終能酬其
先人無盡之業乎春有弟屬春與其妹一人
嫁井維梁皆同生毋王氏也王毋乃宋宜人
擇聘事鰲公以延其嗣宜人生一女耳嫁杜

漸宜人極慈愛長春長不知爲王出鰲公重
之故閒宜人沒而𦙶其官玆同究云銘曰鰲
山青青鰲水平中有烈士千年墳嗚乎難堙
之氣不滅名誰其引之在後昆

蜀府長史前知沔陽鄧易三州事游公

墓銘

梧山蒼蒼梧水洋洋形如地肺號曰中陽邈
有異人儻𠈸之張于焉考占當生俊良李蕭
挺秀趙游接芳於惟我公實游之麗少就式

栝長不迷方詩書蘊崇師友磨礲其師伊何
惟劉與王其友伊何范高王陽式谷似之裁
於中行乃登南宮乃遊上庠友天下士望海
若汪抱器潛修寒泉之房温温翼翼克自乂
攻𢽬眦婉孌刮尸外蹤其知彌崇其才彌豐
時疇我逢道疇我通三州涖政屢弜趐翔王
門曳裾小貞之光誰曰膴仕匪究其長誰曰
金紫匪情所當奚必隱淪聊以徜徉俸不入
廩錢毋傾橐以酬佳士以惠宗祊㣲徑歸來

門寡迎將業無造次心不縱横養志之仲曳
尾之涯出見大夫路衢什僵憐而藥之安穀
而昌遂給升米以粥以湯紛雜皆來什百其
朋六時施藥九月聚粮悲感烈士氣沮揞郎
淳風久頹人我山荒借鋤隅谷語許歌傷二
卯一毛刀錐信擯視公義高泥犂梵幢達若
嬰僑用烏可量欲知慶流請視佳藏潛江西
來滙於明堂梧之水山遶左而褁百里大聚
圜合不空奄有原窩如砥之平以乘以蒸依

二老傍試種䨼槐侯門之伉于千萬年我銘
斯彰

壙記

弟仲通壙記 中陰頌

記曰吾祖趙氏世居内江縣東鄉土主山下
宋宰相衛國公温叔之裔先君諱某字某號
静山主人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先妣余氏初贈孺人後贈夫人以
正德庚午十一月生吾弟後予二歲也弟名

蒙吉字仲通號圭洲少號小洲吾兄弟二人
在提抱即不相離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
淨處趺坐對說二尊人從旁竊聽之語不辨
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
聲咳即斂容汎默矣耳問之苦詰之切竟不
一荅也如是率以爲常尊人試藏大者小者
即啼淚沸面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
亦爾幼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舉其辭
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故吾尊人以爲至樂

至寶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
也大兒舉嘉靖戊子鄉試魁易額二尊人兵
也小兒舉辛卯鄉試魁易額毋氏亡矣而幼
弟復吉亦已長成矣于是吾兄弟三人供菽
水事尊人或探百家指或習三昧定文辭彪
炳而蓬藋滿門商榷古今抑揚時代茅屋之
内金石相宣坡谷中習氣二十餘年如一日
也逮乙未之歲某對進士策入等擢庶吉士
授編修故吾二尊人得沾榮命焉于是弟曰

吾可以息矣遂不攻舉子業故卒不第亦不
仕隆慶三年己巳南京國子監姜祭酒薦弟
之行明年設國子學正一月隨棄謝事來歸
是時吾二人皆六十餘歲相對成兩衰翁時
上尊人丘墓撫松楸而感今昔時事悠悠真
影響耳年命促促真朝露耳道術事不復講
也直目擊已耳他日弟來省于榻前始一叩
所証弟呈所見予喜為作悟道詩恐猶未也
又為之講中陰事夫中陰者未了之境去彼

岸有遠有近經曰前身已謝後身未來於其
中間諸所蘊蓄故謂中陰圭峯禪師曰修行
之人若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
自心勿認妄念則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雖有
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乃修道
初門有願有力助發增光不為小補弟領之
耳萬曆元年九月也是時弟已有微疾矣明
年此月某日竟以不起予哭之傷慟七日之
內兒輩為作追七之儀夫追七者中陰之事

也經又曰在中陰者七日一小變至七七日
則陰盡解脫故每過化者七日則薦報之冀
其間思叩照耳予乃頌之云云隨紙錢焚去
哭曰噫弟其知予之痛乎猶未已也每遇七
復頌七頌之乃畢意予隆柱台柱以後十二
月某日葬父于縣東牛心山麓請書頌納于
壙中予乃忍痛記其初初吾母余孃孃夢二
小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母袂求棲託緇
者先執母袂不得脫生予及白衣郎復來而

生弟傷哉弟胡捨予先去乎其來從中陰乎
其去從中陰乎墮中陰乎脫中陰乎其反真
乎以予猶為人乎冥冥杳杳予不及知矣弟
之願則予猶可知也何則弟四十年來灰豆
未爆願豈有盡哉其願伊何願大覺真宰常
放光明照其身心常傾甘露灌其頂門世世
生生出為道侶遇不請之友發無師之智得
早証無上之果耳嗟嗟虛空有盡劫石可消
此願無窮我記不忘嗚呼痛哉嗚呼悲哉

頌一

陰中七日好精修天上人間得自由五岳三山無覔處道人隨便是丹丘

頌二

中陰俄俄二七還雪消氷泮路漫漫不知何處松風起吹却門前小紫山

頌三

三七睎睎中陰微校書樓鎖玉龍圖分明記得來時路目斷悉芒天際飛

頌四

漢開天禄是何年授記菩薩已惘然六十子雲成底事四回七陰又綿綿

頌五

五七堂堂中陰乾多生還珮草鞋環隨身一喝金毛吼匝地白牛心膽寒

頌六

鴉鳴六七瞖蒼蒼隔斷紅塵路渺茫無色界中留不得一聲漁唱入滄浪

頌七

七七依然四十九倒數從前亥子丑無畏光中有法身何方路上無若帚

墓表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叢山先生陳公墓表

公諱某字濟之世為蜀人族居南充水西里蓋數十代墓宅皆在焉或曰即漢陳著作之裔或曰本自南部平川徙來宋陳康肅公之後也積德毓靈蓄而後發入

國朝有名衔者始為大理府訓導生子信即公之父也配某氏生四子公行仲是時伯子治進士業起聲名而仲子則持緡錢托跡於商以佐峙其家伯子遂得業專取進士為南昌令乃陳氏始振亦由藉仲子之能也無何南昌令遭寧庶人難仲子馳赴之被賊収繫俄義兵復城得俱釋於是令以職當布賊藏餉我兵付仲子主委積有私語仲子者曰時若

此搶攘貨又陳陳可居惟我所弋獲孰為計之哉仲子曰叱吾視賊貨若糞土耳那得以毫末汚我畢役而不取一錢也嗟嗟仲子操志烈烈即少年時已能如此時有識私謂曰斯人赴凡難如馳輪下坂乍見厚利而不動有隱德哉遂為卜之術曰當以子貴顯名于世閱四年愈興乎是歲為正德辛巳而仲子之子生甫踰年矣有異質神鋒日上即今内閣輔臣少傅松谷公也乃少傅公襁含澹佇

久乃燁達以嘉靖辛丑擢進士異等除授翰林院檢討

國史官而仲子無幾何以覃

恩得膺

龍服稱太史氏于是果之鄉人聚而詑曰曩陳氏稱其先為著作郎家今真著作耶初太史之歸自南昌也已能矜持脫猥瑣更以暇日泛覧衆言晚年角巾談壓高蹈林澤而仁讓有度鄉人有持戆忤之者公容之若赤子之搪于慈母之懐也有家乏而求助者公周之若渴人之掬于桔槔之隧也有被急而丐紓其迫中蹇而圖出其險者公皆為之盡務成全之若救燃眉如解結緣宛宛孜孜不懈不欺也盖太史公敦行長者之道而鄉人喜其貴達比聞陳著作也于是太史公作而嘆曰吾今可以遊乎吾少也貧持緡鋋以遊於江沱之間志在勃窣併什一利耳未能極吾意之所往也盍行乎哉遂起家抵汚漢出陳倉

覧秦漢之都歷周殷之墟眄洪河之湯洋睹太行之崟岑趙魏郊坰薊博鼓篩馬鳴風蕭白草黄沙公乃憑軾而諏抵掌而吁曰茲非書史所傳數千年内宇宙之間聖神之所經營勇智之所鬪爭者耶成壞如易裀興敗如换輪吾徃聞之書矣今乃得縱觀指撫其間豈非快耶盖逓逓數月而至于

京師于是齋戒易士服明日鴻臚引

朝見而學士大夫嘖嘖奬挹與游無虛日矣居

久之公乃私謂檢討君曰吾聞
上方注意玄修夫玄修者其道深遠恐不易當
上意汝宜讓能哉遂歌曰鱗在渚羽在樹山中
人在幽谷乃檢討君知公欲歸矣旦夕愁嘆
有憐其意者遂得轉聞于
上故令太史公將子西歸而西川人士競以布
畫圖傳勝事時歲在丁未之冬蓋公歸而道
益高矣公性不飲然與人酌數動便酣暢自
喜謌聲出金石無不盡意故果之人士皆樂

趨公公外和中介士之清檢者俊逸者卓特
者公皆得友之咸服公澹泊樂易有高士風
噫其殆所謂修之岩谷之下者非耶先是檢
討君侍公西歸旋有失恃之慟禫不忍釋養
公趣之入列
天子才之選爲
東邸講讀官供奉今
上皇帝謹愨朴實任爲心膂公書戒勉數十百
次止其乞歸語艰艰有法故檢討公陳經橫

史翊導
聖學歷九年無顧養憂也忽聞公捐館舍乃不
勝慟辭
今上於東邸日
上爲之改容撫慰賻贈有加蜀人重以爲榮逮
檢討君起家官歷侍郎領
上詹府事益親用
上龍飛之日首擢尚書陟閣輔遂躋少傅殿學
而贈公如其官公配王氏贈一品夫人於是

大理府君下二世皆官少傅矣公之側室子
以勲得以推
恩爲國子生孫于陛以雄于文改編修　國史
再世列史局當是時公去南昌已閱四辛而
鳳山阡之寵光過康肅之里不啻稱著作云
耳其曰吾聞公少時開雲遊人歌人間紛紛
臭如帑何不登山誦我書奇之畱爲黃庭經
語遂取經讀之每晨與爇香拜祠下則誦一
遍始出按事日旦爲常故公老不衰卒之時

尚能燈前寫細字噫公殆有道者耶予居近
公又隨松谷公在㮚閣得聞公事勉揚列風
致表于墓道以諗我劍南人士

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李公墓表

李大夫墓表表李大夫遺行也大夫諱某字
某世爲巴縣人史某曰於乎蓋予讀李大夫
行事大息以為難又所親者聞也初李大夫
受尚書於巴里周生已而鳴文諸生中無當
之者薦禮部一再試弗去授江陵教諭以親

侍養故怨卑處此其盛年已獨抗意如此嘗
校文雲南至夜叱賂金夫遂大傾動部使者
嗟乎此又與謝故人事何以異哉父之知蒲
圻知徐州同知於徽歷三劇縣郡聲能顯揚
天子異之擢爲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無幾自
引病免大夫之治圻使盜賊奔放山藪無警
大猾王偉遭寘鐇逆失勢伏結客期刺令客懷
刃至令所見令行刑平大詬詈偉令仁人也
客仁人有天殃即持偉門投去終令去任民
亦陰持衛令偉不得逞徐南北舟車之衝敝
壞父大夫撫羅戢隷歲減殺十七省庖廩費
如之招徠流亡賑其乏饑復流民三千餘家
散睚眦之黨禁輕死之獄變輕僄之俗諭以
長厚之令畫壁卓程期行父遠徽故訟府也
又多賄獄大夫廉平孜孜隣獄不決皆移於
徽當大夫之勤於三試有勸自愛者大夫泫
然曰始吾俛爾籍寸祿爲親也今無及矣盡
盡力於州縣以報

天子不知其可已及爲郎郎固雅容高顯也又
慨然曰吾以卑始奚以榮終以勤苦始奚以
逸終一旦決引去語曰覲志於此其志可測
哉時乙未春大夫仲子文進亦試進士入等
上命李進士侍親歸人以爲榮大夫歸掃舍事
周先生益謹杜門居幾歲壽卒六十一大夫
平生孝友倜儻慈惠宗傳賴之大夫教子嚴
嗣子文遂以孝稱仲子以諫顯於時學曰初
大夫郑僉滇中名動唐御史後御史爲都御

史治漕於徐故大夫卓然弛徐政前後無與
並豈非遇哉御史名龍

贈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楊公墓表

嗚呼此贈南京吏部稽勲司郎楊公仲淶之
墓也公諱某祖永平府盧龍縣人
國初以從征雲南遂流戍滇寧因家焉代有戰
功皆鬱不顯及仲淶之生瑰奇朴茂張縮有
識人謂將大楊氏矣而公乃不喜進取自號
守拙老人云老人生七十三歲沒後二十七

年以子經貴贈官於是滇寧盡知有楊氏而
楊氏始大嗟乎楊氏之大以有公也然公豈
易及也哉公父某母趙氏公早失恃事母甚
孝睦友讓恤處人有恩禮卑者倚之如其親
少者恃之如其兄同輩者信之愛之一以為
耳目一以為手足樂易坦坦心事皎白稱為
君子人無間也若公之名嗇一命而心存蕭
濟言勘辯給而論篤山中終身褐短而耻於
肥仕於是人有未必盡知公者矣初經之舉
於鄉也公語之曰兒得一第足以慰地下之
靈然吾不欲爾仕也及其病革又語之曰爾
若仕他日當為清白吏勿持不義一物以辱
吾於冥冥吾見今之仕者一官而數世富天
道神理茫茫遠矣吾安得問諸噫吾抵以為
耻不願汝為也嗟乎今之世無論窮達有能
為斯言者乎公初娶李氏生子綱繼配張安
人安人謹厚樂世儉勤慕義性與公合公才
性倜儻憫窮振阨懷耒暴横託人後事解衣
施藥焚券散粟赴義如渴安人皆相之故能

成公之義多也公大漸日安人暨綱侍公視
綱眷然安人泣曰妾宿蓄有羨金卮皿盡以
付綱以慰夫子蓋安人初歸即育綱愛過所
生是時綱已壯立有貲安人之慈猶如一日
也嗟乎若斯事今之世可多見者乎稽勲君
初與予同官留都今守成都郡無何留都言
官遂舉蜀事論劾非實有也去官之日過訪
予於內江予謂之曰君有慼哉君曰吾何慼

爲今夫風與水也無心於相遭而不平生焉然過則休矣何相患哉嗟乎今之世士大夫失官其心不競澹然如釋有若楊太守者乎

趙子曰予觀張安人及太守君事益知守拙翁之刑于妻子矣翁固賢而隱者與于是譔述楊稽勲郎墓表以俟來者

碑

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墓祠碑

惟

皇天篤我

明之祜間出哲臣爲

社稷隷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

所遇時力於隷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擎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没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

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塟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
矣楊氏宗廕改变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
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兹之論其敢苟耶公
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
導可乎公名某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
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
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

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
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
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
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華視之已
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
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瑾之焰
毒烝寰宇數年内駭奔未息南征北討政府
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己也嘗語
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
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
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
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
矣
武皇帝匹馬揮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
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
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
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
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覬窺
驚拆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牆

梟鏡在側磨牙鋏舌儻機事有一髮之纇則
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
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剌詒彬入賀獸吻縛之
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
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革之勢此周
勃叔軍之勇也軍叔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
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
功已乎然後清

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
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
將造物者亦忌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
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
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毋子故事以動

宮壁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
外
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
而持之是矣茅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
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
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
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恃以處君
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揆
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
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
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
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
漢廷傳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稍擴
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無滅異之厲
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

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俊有不齊之論
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
齬莛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喋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
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
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
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
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
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

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為大業之未終也
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
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然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憐意切矣然
環詔雖勤而膺效未奏也假令公壽老尚在則
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𠩄知珮可宵還劍當

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
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猶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謹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
而于公職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為洗雪而嘉勞憫

忠于公後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
受報亦類顏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
之照也窮胡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
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
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
述酬荅機務之際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
乞封已持

內[illegible]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慱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

輟草威武勑已濵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璦稍踈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瀕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盾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遥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户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

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毎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檃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愼正德辛未科及第

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其尚寶司丞某蔭生公以嘉靖已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茂士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婁臼矣亦

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皇臼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矣公薦滌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謌爲之噉噓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紛兮導回峰三峽濤平愁任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恩莫恩兮來

方儼衡門空閑鎖松筠水遠山長會俄取跂靈駕兮未來悄睊睊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葭泥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霎華飛新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盖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皐君乘舫耶乘蹻石嵧月兮山嵩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離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遥

右送神之曲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

道碑

僉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卒三十年矣初公之嗣維楨持孫太史陛之作狀求張太司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巖王先生慎中爲之傳以襄公事備矣已而禎汶其弟維栻代祀事栻當公沒時甚幼復以文光於前人今年類公之藁數十卷載三先生文作長牘道徃事介於方伯彖川林公以抵予略曰亡兄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

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爲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府杈用天下才望應知人才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久而忘耶敢借寵於林君而邀幸於翁之門倘得神道碑成以卒亡兄業而妥先子靈於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爲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单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吏脯炙食之即朴殺

僕而焚棄之于時澄清之氣揺動岷蔡臺吏墨者觧綬去墮者振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大十數束睨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伏賓究之翁閉齦齶之鴟綃狐藏兎狡神狙鬼伏皆滅跡刮影電掃而霆擊之無與遺類數月而庭無留牘三川之外江瀘嶓僰碉砦賨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况近密乎笠豕擐鴿之盜捋鬚弄筋之戲皆

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死于大猾乎間與大吏議獄事必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縷如覩爲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談信宿服其練達而諸不悦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西而論者隨至有問予蜀事予曰丘公舉劾數三耳非難知者行當白矣尋白而公卒矣栻謂以予爲質即是事也語具志狀中遵巖

王子傳曰公器識慱達夏時亹亹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爲然或謂江西之調實奪公蜀也夫省大使人不疑也所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藏綱之法也諭者隨至揺兒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而歸矣故知江西非公居也公烏能爲諸先達之勸乎予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予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敬于妻子周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爲御史劾近倖

戚畹與議禮之臣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材口誦心惟無時不在於南徼西陲之外瘴煙蠻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士勘有不立行於家而能著節於朝者公幼穎異十五蜚聲州郡爲先達所重二十舉於鄉二十五爲令有異政殆獨揆之致生有自來者與成此恢廓豈偶然哉或謂蜀之治太猛夫拾墜拯之誰而譙振奇之勞豈非助賊之攻乎傳曰執李究之意以警偏持不終之政以譏猛

是俾子産仲尼之獲罪於當年也公之論於是定矣詩以誄之俾栻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拔雲中梯重趼所歷優于施西蜀多火疇救兹公三来沃清冷池梁岷高高名在斯丘公後與五百期天子命保蜀之鸞車御僕九折馳寓書友人令其知行當俎豆張君祠張君救火公治堤蟻宅蚓竅無留疵手握踈鑿堅槩剖導江排倒天風披孰謂烹鮮理棼絲天女巧襄自憐持夜半忽

改流黄機張君之功時與貲公歸不来止或尼五年　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別公一世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孤文已齊萬里乇取予之辭空山高製雲鎸碑剌桐花樹班竹枝白日照耀清江湄誰起九原遵嚴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

祭文

同館祭胡母太孺人文

於穆天人受氏有顒發鄂周社揚芬漢宮祖德濊蔚聲實肅雍冥合淑靈彤管載功令儀孔均配善王臣華簪修笏設醴之尊乘游梁苑皐蹇漢庭

文華訪治仲子蜚聲赫奕

綸音載寵江岷毋曰我仲何以報

國雖無上林後汝諫獵仲携而去留滯東走音容邈矣山川深阻夫人不淑凄風苦雨罔極注悲爰動朋與松烟晝暝匡山嵂兀黃壚夜掩千祀似續嗚呼哀哉敬弔文母

同鄉與趙劍門侍御太孺人文

茁秀蘭陔蔚宜桃室壽嘏延成初終渥埴家靡彤黒之衺機斷流黃之織乃岩騰英清苑攬轡長都人稱種玉我獨擎珠當此之時月落萱枯嗚呼高梁之墟風正悲金渠劍峽猨凄迷望慈顏而不見感遊子之如斯萁等義均同氣苦切揮辭薊樹燕雲荒迷不支嗚呼悲哉

同鄉祭江比部峨東文

嗚呼君之譽慧得於夙成持溢蓄聞以沛於行爰自射策至茲一紀蜚聲曹郎蔚爲畏士著書練事形秀而羸顧影思懼求反厥初解帶閉戶時叩玄籥亦文紫經聊以自藥歸田兩踰久之始俞長貳愛才匪予遲遲悲莫悲

兮子有倚閭哀莫哀兮子之子嬰位不足究年胡不延三十未仕他人所憐況我同升弔君于旅萬里悲風方自此始惟君之才人實羨之惟君之年天實限之惟君之靈上下四方倏来而去于何倘佯嗚呼悲夫

同館祭敖太史孺人文

嗚呼孺人少遭家憫孤鞠伯氏采蘩齋心服葛無斁歸配茂彥共事偏慈減飾出汲解佩贈来傳經起家吾友太史外望茂蔚内助甞

理愛敬日萬胤錫方昌云胡不淑玉摧蘭傷
孺人褓孤隣嫗育之謝遣弗去抱哺不離迢
迢江南劬劬茲嫗孺人賢淑此事可卜太史
克勵當為聞人自其佳麗應有彰名靈車南
發商秋蕭瑟禮篤哀詞太史在側

祭唐有懷文 荊川之父也

曰士有百行厚寔先稱曲禮三千忠信為根
於惟先生追媲先民匪夷匪惠居身有珍不
隨不激道廣難名将使守玄者尚其體素而

持議者無以容其議評先生之仕也既與民相
安於牧馬之野先生之退也猶與士相忘於
亡羊之濱委蛇白下懸犢零陵買田陽羨築
室南荊蓋寘寘欲掩跡於谷口而昭昭自揭
影於上京由學箕之賢多故畫簪之譽與嗟
乎遊伊洛者必仰大中之休範而交建安者
先慕喬年之儀刑其等托交令子久嚮清貞
生不能隨升堂之拜沒寧不動禮門之情乎
遙合辭而共憶見吾道之同盟嗟嗟豈止於

斯後雖千齡有修嫮之士尚友斯文者猶當
下馬而尋墳撫塋先生是慰是歆

代内江士夫祭張令文

嗚呼民之愛其生也久矣然必求諸有位簿
海際地區布轄理皆未若縣令之能作民司
命者矣惟公起家以文入等遴膺此任可以
為榮乃不顧病痾之未治不憚蜀道之重險
勇報
國恩繼之以死可謂忠矣頃歲内江負難治之

謗公初亦謂然也既接其士民問其疾苦稽
其往牘察其好惡乃慨然嘆曰人言謂何此
可卧而理也可謂明矣公既喜吾邑之易治
也遂愛其民而民亦愛公之深無何公疾劇
矣猶時時使人禁外衙之鞭朴察里甲之費
擾不憂己疾而憂其民曰數日不出吾民有
不得其所者矣有市人夜買檀甚急問其何
為曰吾數十輩夜祀竈祈我張主公之病愈
也乃上下皆相愛如此可謂之仁矣公自履

任以至疾革僅六十日耳吾儕哭之哀而無
以解其疑曰天何奪我民司命之速耶乃公
之僕進曰公初至一旦往謁西郭老君祠歸
語家人曰吾其死於此夫意者符其宿夢云
耳然則公忠明仁恕之氣殆欲侍傅大真人
以遊于寥廓之表與其根器非凡物也嗚呼
痛哉可謂靈矣乃作誄曰忠莫忠於知未報
之恩兮明莫明於察反信之憎兮仁莫仁於
護託命之生兮靈莫靈於識未來之因兮嗚

呼修名成於就木之初兮尺璧爲輕壯良吏
之顔色兮寒墨夫之壓昔人以生去而揶揄
突唐兮辱如夜奔夫君以死歸而闔境皇皇
兮華於晝瓔煦保我民感以期月兮動若颷
興而雲蒸儻積漸不倦兮當何爲稱於是兩
臺動色兮藩臬交矜道郡致恤兮隣宰修勤
護襃之役執紼之吏簾廡蝟盖十倍其臻善
利物不爭而常盈者固老氏之所珍也夢登
玄元之門兮又化而不忘之徵也過九曲之
之陬嘔兮儼乎金庭瞻太白之揷天兮殷其
明禋神将吹清風以翼輀航兮剗地平以鬼
兵車游揚以度棧兮出鳥道而聰鳳之鳴噫
嘻夫君之生愛吾民兮死當依憑魂今暫歸
于故鄉兮逝當迈托於青羊之貝宮後有賢
如夫君來令吾邦兮君當爲驅其瘴癘而掃
其痁疾俾得終其賢人之業兮以長子孫撫
君之孤兮如君之存孤乃麟兒兮佇泣屏營
賻之不羸兮愧予窶貧魂汪汪而是依兮若

盈盈而目成陳楚楚之苦章兮兼寄悼於生
民、

代講學諸生九十餘人祭張令文

其等謹持薄賻并叙其爲賻初意于藴隨炙
醴瓣香以告于内江賢侯咸𣵀仰歷張公之
紼次曰頃諸生受學吾師趙先生所見先生
頃爲公報訃兩臺藩臬之疏皆泣下沾衣也
有弟子進而問曰先生于張侯未有宿昔之
交知其行之詳也而哀之恤之皇皇如不及

也君子之爲義亦貴于多情乎哉先生曰悪是何言與吾敢以多情爲義也哉吾聞張侯幼服趨庭之訓已有循良之志涖政未幾真誠惻怛于吾民衆皆覩而異之故予私心敬焉以爲今之賢者矣且吾聞之見賢而不知敬謂之瞀敬而不愛謂之褻愛而盛衰生死異其情謂之恌吾不瞀不褻不恌耳非敢有加於義也於是弟子皆進曰某等亦欲附錙銖之助恐于惠爲薄也効長者所爲恐于情

爲過也若已之又惠此涕之無從也敢問推情之道行義之方何居先生曰君子之爲禮原於情而協於義者也以諸子恤哀之情視死如生爲過與則夫勢在而譁然聚之勢去而溘然棄之旦如火車暮如濕灰者彼何情也哉分人以財爲惠惠而剖其所恤爲施惠加于賢哲爲義義而開衆共濟爲布吾見諸子有意哉施惠而義美利矣未見其爲過情也又何薄之有且子不聞一銖可齊百鎰乎曰未逆也先生曰謂捐其所恤之同也今夫齊宋薛之爲餽以國之貧富爲差也自捐其恤而觀之齊以百鎰爲一銖也宋以七十鎰爲一銖也薛以五十鎰爲一銖也觀諸子之捐其所恤一銖之情也有以視薛之鎰者矣有以視宋之鎰者矣有以視齊之鎰者矣悪得爲薄也夫聚小銖而成大銖者情之真也協羣情而成大羣者義之明也情真而義明者禮之經也君子之所貴而履之也於是衆

皆踴躍退次先生之言以育其醵重爲誄曰惟公政未踰時兮取重卿耆三秦豪傑兮非公誰歸吾士與民兮將公寔依奚爲速去兮俾我涕洟率情行義言無迂著之察之惟良知幽明雖隔同一吹吾師之言公信之取引公名延其乖公其謂何知我悲

祭叔父少梧僉憲公文

姪之哭吾叔也如其哭吾父也自失吾親之音容歲云數也幸有叔在見彷彿也誰其奪

之天罰我酷也故以哭吾親之痛哭吾叔也
嗚呼吾叔父之于不肖與親恩實相屬也往
吾親携予以授叔父叔父如璞也叔乃治而華之
如金鑄也飾而文之如丹雘也器成以還于
吾親如櫝玉也嗚呼父師之恩孰可録也我
之痛思何時足也叔父之入仕路而教士如
祝也其愛民如牧也其任事如發伏也其操
持如筠竹也完名而歸如輕拂也懸車而居
如寒素也往吾祖捨官而還淡泊自將比逸

於菊也我今觀之兩世奕德殆繼躅也嗚呼
翁子孫列如簇也似之續之自有度也樂穩
之麓惟翁住也山盤如岳水匯如濆也我銘
幽宮神將護之不可瀆也嗚呼乃若此之痛
思抑何時足也

祭何礪菴文

嗚呼士能以虛文致身即篤行匪其所先世
皆以剽竊爲業而古學因以不傳非伊人之
起予兮孰爲使予目眶眶而㴑漣當己亥謁
告之歲予適有金川訪友之行于劉子西峰
之坐見夫君眉宇之清因識其制行之篤復
察其析理之精乃予歛衽遂議連姻倚橋梓
之遠廕挹棠棣之芬馨訪德耀之克相見伯
溫之能文雖中遭兒女之變未結婚媾之懿
然百里之地甚近而一世之交已深豈若詡
詡夸毗世態嬉遊之侶共期悠悠終古斯文
託寄之真蓋公之以析理爲業也自謂窮天
地古今爲一息公之以闇修爲行也自謂合

心迹內外於一誠於伊川之學契其主敬之
旨在忘意見求康節之數悟其加倍之法在
積奇羸升正叔堂齊彦明於伯仲入堯夫室
度季通於逕庭邇年以来志事遐征予寓漢
陽欲拉同行將登峨山之巔還問青城之津
予告未遑公獨騫騰既盡登臨之興遂成永
逝之悃豈常情之可測乃吾黨之盡驚嗚呼
哀莫哀於道之未聞悲莫悲於業之未新若
夫蘊之未至名之無成則振古賢哲皆如斯

奚時俗軒輊之足云昔武陵蔣君之與予論
學深嘆公之操履武進唐君之與予論數欲
結公爲比隣然則友朋之譽勝於公卿之薦
一時之遇豈易夫百代之稱也哉予兄弟之
所傷者良朋彫落與義難聞他日復聯西峯
之揚究先天之精無君子之在御斯至痛之
難禁想聰明之猶在當髣髴而來聽

祭劉静軒文

兄懿稟敦固雅抱虛冲守玄含章外癯內融

不靡靡以隨俗奚孑孑而違中屢瘵幾于純
素思彷彿而旁通士願與之共學譽不令於
于宗僕乃嚮之以締姻之好倚之以峙志之
同中遭不造盡傷我衷吾兒顛隕兄女孀蓬
豈啼哺黃口之纍幾許分長夜之熊羆乃悵
人生之促縮將躡步於華嵩攬郤期之衆術
閱浮世之流踪謂予曰我欲揮斥八極先當
誅伐三彭引先天之無始名爲混沌長上古
於無盡號之崆峒每聆近道之語喜開促席
之幪何期抵掌之論遂成易簀之惆耶嗟嗟
兄之病也遺藥惺寂兄之逝也正襟從容造
化之與公者何其短而難續公之還於造化
者何其永而無窮嗚呼若非此一着之的端
又奚異衆生之癡盲公逝數月吾黨多朋戸
外脫屐雖已滿室中草玄猶未工想三徑之
我助恨九原之無從嗚呼痛哉公之令子卓
有父風當繼公志以道爲宗遷卒史業歆畢
經功庶乎斯言以慰其悰嗚呼哀哉辭之匆

匆

祭高司徒文

嗚呼士貴修行孰能備諸行之全士喜著節
孰知保晚節之難惟公行修于家節著于官
垂老操持其慎其艱如何不弔喪我依瞻嗚
呼我公幼賦奇頴之質早承詩禮之傳養慧
智以儉砂磨銳英于緗函息處行遊之有法
几牘窻楣之銘鐫徑無屐迹動稟家嚴邑多
英彥與之並肩長其陸離之佩髙其岌嶪之

冠識者已知其爲濟時之才不止于爲亢宗之賢矣當弘治之末歲開盛治於八埏海內之士彬彬以文行器業爭相先後而公之特達識度實能濟美乎其間友四科之人而不憚試盤劇之處以無煩遂爾蜚聲煒于鳳翥之表徐以執法重于豸峙之班是時天下之憂皆畏于陰雲之蔽難扶而不知天心所相在遺此扶日之才實藩公其一人許身而前
朝有直臣國是賴焉及其代巡廣東笑酌貪泉

威霜凜于炎州清風滌其瘴烟所謂百度具舉可以百年無讙憲度既章按節言旋弔大忠于海上訪遺老於東山歸拜慈闈勉其忠殫懷白簡以長往望丹陛而抒彈夫何雄狐據社有三窟遂使孤鸞鎩翅于雲滇七年不調道鄉澹菴蘭畹賢人之畹竹穿君子之軒身踽踽而蹴地名烱烱而摩天鄉之父老以公之風節厲其子弟國之評議以公之用舍卜其危安然後知公乃天下之士而非一邑之所得專也

聖皇龍飛公起旬宣冠公借郡范老備邊左轄右轄有翼有嚴蓋其才無不周是以用罔不沾至以內臺分閫則與時貴相嘯彼何爲斯驕恣赫炎公誠不狎于不義乃以災異而陳言匪因星變曷遂龍蟠釋負豫章息駕巫黔登高唐以反顧見盧阜之巑岏嗚乎公位可奪公才難淹曾棄置之幾時倏交廣之兵連時平則衆人共享其逸事急則君子獨當其

難頊之惟盜贊帝嚴苗役于干羽公乃入佐邦賦始得近於
天顏感知遇之不偶思肝膽之盡捐嚴出納之節縮格請乞之謁千私門關節之已杜公家緡稅之庋贍方視數月之蓄已多衆怒之喧雖曰實効忠其何尤然難與時卉而爭妍乃畢漢江之使因迓衙門之轅矣嗚呼節以歲晚始見名乃造化所慳公欲酬其平生雅抱奚爲而不倦飛知還也耶故家食以來二十

五年內無誓墓之文而志自定外謝友書之召而操愈堅絶朶頤之望養期頤之仙此公仕處之大都吾黨得于見聞之所諳者也至若公之行之備則豈可易及也哉公孝於二親友於昆季信及朋友惠施宗戚祠修以聯戚屬倉義而拯貧識拖朓以談民瘼蒿目而憂時事是非之論主于平恕妍媸之別鄙其刻異高而能降直而不劌剛而無虐簡而不肆左右圖書吟誦呫畢白首夙興青藜夜熾

述古今以開後生立家訓以垂楷式若其居憲副時母病初聞而即日棄官居戶侍時年耄夜召而岸幘以拒卓然偉特諸如此類言之更僕未易數叙故病而不衰沒而善逝屬纊之日行道沾臆況於吾儕親承教益恐痛致誄尤恨掇拾尚有編紀以俟史氏惟尊靈其來鑒庶斯文之無愧

祭劉太恭人文

惟靈茂膺淳懿孚積純嘏慶有蘭秀之姿歸作名士之婦少修盥嗽之孝長儀名卿之母家藏白華之藷戶高三槐之樹晚佩象服之章前羅滿床之笏細大之禮宗親所服耋耄之年神明所護長公八十親供饌餌家法凜凜奔走婦子事毋永譽以荷百祉宛其全歸人道終始予少與長公結姻兄弟次公幼公視如同氣才孫授茁高陽高辛鄉社講讀從我如雲惜乎矢辭誄毋未深偶怯搦管盍憂採薪薄奠寫心靈其載歆

祭蕭母張氏文

惟靈懿淑美行華閥名門孝慈端潔里閈式矜亡兒弱息松蘿兩尋雖慕夫子兼重夫人夫人忽亡我室伊驚小女停停年未九齡已知哭踊不襪不瓔傷哉斯緣豈無前因大人雖亡停柩於庭我室慕望猶恍若存茲聞大塋言歸壽塋奔走姆傅皇皇哀營將令音容與婁求寘我室痛之如割如崩託予于言寫其深情嗚呼傷哉痛在一言奚待多文揮泣

援毫以達寸心靈爽不湮如聞如呻嗚呼哀
哉

寄奠太師朱葵軒文

鄙人初仕見公際遇事我
世皇恭慎周密一十六年持如一日
朝一奇人目所睹記予久南謫歲復舊次回忝
同行供奉戴翼相對兩翁已踰一世閱四年
所瞻切聯袂乃其操持如事
先帝欲知堅貞請覲履跡僚有老成師之爲式

鼎湖上御欲殉無從閶闔泣血蛸蛸撫躬惟類
鄙人不力輕別夔龍
藎臣仰佐
聖沖如何不淑喪我龐隆嗟乎恭慎周密者世
臣之體一代不數有也自靖自獻者藎臣之
心曠代而難逢也乃若百年之漢無蕭韓之
券中葉之唐尠褒鄂之章
本朝壯觀世德同長東平扶
日公增其光太保翼翼于兄是襄小人稱爲佛
子君子比之幽香官葳家乾爲世師防豈非
世臣之中冠帶而稱良者耶予則謂公外敦
世臣之體已著内懐藎臣之心則微非觀其
深誠未易窺彼其明戴而陰騭内張而外弛
藏正色於温克申大義于常規欠伸足爲善
之屏翌顰笑可爲悪之彈播或遇之于巷或
納之自牖期于安
社稷而康九有堂惟盖公飲惟醇酒惟靖惟獻
傍立懐肘恭慎周密不居其有以是覲公斯
爲不負嗚呼予受公國士之知故啗公以闡
徵之指其論之定以俟君子託哀毫素淚下
如兩嗚呼哀哉

祭圭洲弟文

傷哉弟之棄兄先逝也痛哉兄之求弟無期
也遂矢辭曰繕性莊生早度人間之世脩文
長吉難招天上之魂牛心峯下抱寒丘馬鬣
堆前生宿草無生滅也有願重来他生後世
說因緣者至病隨衰措大待盡殘軀無弟豈

云壽樂傳經舊夢有兄誰與寤言斯文玄解在何方志士片言思合道惟有此念未息豈非宿習難忘嗚乎弟今亡矣吾又安居于當謝客杜門還我左圖右史鬖王仙君活死人之隧揮骨壯士日再照之戈經世出世可同條生與死與非兩事天肯假我年歲弟當助予羹墻矣嗚乎傷哉弟之捨兄長逝痛哉兄之求弟無期合室踊哭送君于畿斯言爲訣聊以解悲千刼一生誰待百年今夕何時言盡涕零廻風掛于輿旐身惸意慘寒日𥊍于漣漪嗚乎傷哉嗚乎痛哉

祭楊安人文

往與嗣君同舉進士今四十年深交締誼受夫恭蓋未展其奇僕也晚用道不濟時恒人觀之楊子之步頗躓而趙子之路則披然質古之道則揚露者其器恒薄而深緼者乃能𤄚毓其靈奇也故古君子寧言不過行寧位不加才寧禄不稱德寧名不勝顺受夫修此

宛成君子予之不逮誠斗筲耳於惟夫人璞玉淵珠發祥于嗣徙而蕃昌壽而貧直夫壽考而性靈正直者一日之壽全一日之天徙康而孫子蕃盛者一日之養享一日之適四福咸備聖善令終我懷吾母抱痛蒼穹刿受夫孝以真率爲至養以躬耕爲隆也哉昔長沙之母致客三公老萊之偶却璧辭封開之謀遠則累大機深而害重去彼取此先民古風聖母哲子銛吾筆鋒率意斯文以諗玄宮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終

書

荅同館袁元峯編修書

今晨辱惠書責僕以不共講聖學惟與論文事之爲務疑其有外於巳也僕自顧博聞直質猶在足下垣外敢如此乎悚然愧懼及覩足下頗甚和詞愈浹論良知與敬數語如數一二誠服高明加意學問久亦誠知足下有意於僕欲切磋之也若是僕敢愛其情乎

夫文章固非道外物然世有攻文章而不務學道者矣以爲形似之文即以明道譬諸執影去表尚遠道勝而訥於文辭者世亦有之惟學道識其大者又復能昌於其辭雖在孔門尤褎然能稱品焉況以視今世士乎非兄所當法其誰之讓也若夫道未勝而務詞之修雖奇偭如楊腴古如荀輿達如韓君子以爲尤有心病焉何則以文可以希世之聲也僕非能文而亦嘗務於道獨文章爛耳則見亦喜吮筆搆架欲有所彷像則亦每忸怩而止何則自顧巳之道未勝故也守稚魯以老僕亦嘗投袂言之足下之前以道未勝而先奪其志則謂心病亦宜故每有酬應之作即削稿家不畜寸紙兒子齋中見有録本取出付之火坐客有求近稿者噤口逡巡無以荅之非獨僕之心與人乖殊誠有所重也夫僕之所重者學道耳古之君子之學道亦猶今之君子之學爲文也今之君子學爲文有羣

疑恠者乎至學道則羣然疑恠者無他亦惟無以服其心焉耳來書所疑今之學者盡捐問學不立文詞云云今之君子亦有之要亦未盡然也且良知之訓自兄鄉先生發之兄鄉先生何嘗平生未窺經籍終日不成一字何嘗不沉酣六籍何嘗不出入古今如兄所說者哉但學有本末今早主僕之喻亦近之矣兄試思之也今之君子若能實用其功則自能先立其大者自能流爍爲文章鼓舞爲

事業華實兼茂如兄所望不至徒口傳流布使斯文陸沉湮廢如兄所憂也足下責僕曰子高視獨步睥睨無徒謂予僅攻文詞而不足與講學嗟乎未喻僕之心也僕恐口傳流布是兄之所厭也朋友之義數則疏僕敢數哉故每以同事相近期足下明予之心知予非苟然則僕之說行矣安知僕不有待於今日也足下責僕雖深然期僕甚切欲日有晤言共探道奧以蘄不愧于此生斯言何壯也

有友如此僕尚敢愛其情乎尚敢如昔者口將言而囁嚅者乎夫良知之學自兄之鄉先生發之又安知不有待于兄之徑造由之而益明也惟足下勉之且僕聞古之君子恕人故人易親今之學者功雖未切然其志亦異於俗矣足下高爽莫京若又立峻不自克又安知其不有以睥睨無徒責兄者乎廣納而善擇之亦致良知之一端也別後客沓至午後諸兄約東行歸晚焚燭作荅不足盡意萬一語曰無言不酬期他日酬之也

與徐波石督學書

別久無緣奉書問身無羽翮思君實勞君所念我亦應爾也貴竹人士多卒每遺過高賢之臨不移一步而聞曠耳之論此天所以造遠服耶僕嘗觀古記嘆生人不得盡承賢者之惠爲恨然中古以來自私之學又引去賢智之心者太半而賢智不能無過于是則又私憾于賢智嗟乎于今世所望賢智者共

襄之何如也非不知去之爲便而大有不安于心則是又有重於去者公歷閩嶠貴夔恒在南天地多巖巒崟岑有平仲桂茘冬青不凋之樹菖蒲蘭香被石之草飛錦羽能言之鳥掛漱玉瀑雪之泉而又有癯禪野仙尊生避囂之居公軒車日往來其間有年得無因事觸心興暢而變有趣歸之懷與昨於敖子處見鄭使所持即不遂執前義託敖子按止之竊意開當不怪恨也若別有見決意爲之

則再一舉未晩閉戸思友山川阻長作何芸

自愛

復劉嵩陽太守書

抵京久未緣奉候起居同野處領渝使寄音如見丰采懷思綿綿彌數日如新也昔者巨源之妻曰二子之材非君所及君但以識度交之耳固知士願生崔羣李絳之間者良有以也鄙人室無哲媛才愧山公而繆攀公軼塵契公度外之符向者蕭園雨中今忘其所言而景入盥府與久語但悶悶便覺神生此中何時合并再爾傾倒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自祁陽領翰諭于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取道永州入粤期以趨侍台嚴以受戒束頼先獲捧華章以重羈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雲錦之被體也惟先生才器夙成不煩磨琢以駕于時勁翮高騫俯觀鷇類衮衮餘子無足當意顧劣如僕乃枉眷眷往在隨行通籍

雖數仰南州之譽未一納西階之剌至奉使無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之哲退乏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露道左已身以禦魑魅受世之訾謗未已若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瘴止存皮骨耳孱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智勇俱困之際矣適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然顧之盖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攣而陋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所從也若此者豈非意氣相期愚于豪傑非衆人所同者哉嗟乎此事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哉雖使魯連高蹈太白不羈猶當折體酬恩疊疊報知已也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媒之惠故也自惫難衰病以来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習章句無一存記問欲觧其持牘之役以修鼓篋之業則旦夕惴惴懼爲譽土龍而施雨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明自祁移永僅百

毋即精神昏憊困頓數日猶未招復嗟嗟穢安所藉以自效耶所以撫躬俛俛以思仰荅暢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蒯菅請裁狂斐耳

其二

承示高文讀之芒乎生色其指同於王伯安氏其文半容峻整班孟堅荀仲悅之流也至其中所稱士變豈不益可慨哉楊墨佛老縱橫諸家姑勿論論其後所稱者世之士爲穀

爲節爲才術爲事功諸種種其于性皆遠矣其爲途何多也夫在孔氏之門才之異者其總爲品也有三其棄不與者一狂也狷也中行也此三人者孔子之所與語也鄉愿者孔子自謂不願使入門是直棄不與者也今掩然媚世之侶似少肆而人不知覺矣乎忠孝之道日薄而天常人紀識者憂其負荷之難也辯言澀貌忮中強喙以鼓于世而便其私圖紛紛何時已乎安得孔子之所欲與語者

不少槩見而棄不與者乃累生于世乎欲與共反經敦彝之學率性依中之旨其誰爲陪乎宜公之憂之也夫古之君子以道之不明已之罪也人之不動已之過也宜公之不能惄然也然而流風浩浩人懷其心欲變今之術與習而大同之其何始乎不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矣乎其義淵深其任寂重者乎夫吾之身天下之人之一人也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其類安得不衆乎若是則庶民安得不

與邪慝安得不變乎夫君子者衆人之表也其所則而傚焉者也以言唱之以言和之而言有枝葉以行唱之以行和之而行有枝葉公欲變今之習俗而大同之必使天下之行有枝葉而後可也今天下以言唱多矣而風靡然日下何也公其知之矣一洗小儒之學非公其誰望哉僕流離疢病之中幸遇高賢接引故強爲轉語如此非有知也

其三

領来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苟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于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况其不至于差乎砣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爲已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爲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黙妄而後歸真公詆狂狷皆有生意而惡者之根芽則蕉爛不復入土此寂真僞之別也至以訟事喻尤切於三人者之情僕亦紬繹爲數喻以酬来教可乎夫黙妄者如蕉之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僞作者如姚黄之喻今夫剥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黙妄者重重汰之則根本露而真體見矣蓮生淤泥而無所染非君子發世行已之則乎然蓮之爲花非啻揚采質已耳爲蓬爲殼爲仁仁之中復爲薏焉則又一蓮矣此天機寂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得有似于此夫姚黄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然露者徒以供王孫俄頃之玩則委諸泥沙耳竟何成哉今之諭者欲

胥率有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而真妄茫然無别遂令剽竊緣飾之儔得巢臼其中此不剥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蔦然大也而不知中實無有今持此術以履于世則剽竊緣飾之情亦易以見葢利害得失毁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益足以驅市人夥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而不實之心虚浮之質稚衡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實山空手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薏之爲蓮而後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隱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行教化天下之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没世而不能已此謂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於此而未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縷如此然辭未達意爲之歎然語云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殆謂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其四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粤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攅畜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嗇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荅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

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爲然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扭

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說彈之盡推擊之便剥剔之猜但服其

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搴
旗擊空之態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
言也盖孔子既没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絶于
是紛紛好飲食而尠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
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
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翏
翏刀刀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
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

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
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
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
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
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
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
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
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
於拣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今觀晦翁之

書其所評隲千古説弾百家椎擊名士剥剔
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
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
而與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爲天
籟者乎或曰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詖不
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談之論道
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
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
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

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
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繩曲防獨守谿域而
不令相往来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
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
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
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
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
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其端而懼其一言之
汚也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

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
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
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
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
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
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父
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
實尊禪矣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

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
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
已耶雖然翁固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
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蘇尤
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略可覩矣蓋南渡之後
高孝二帝極愛蘇氏文章所謂家藏蘇氏之
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

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禅師奏對録而知
朱仲晦之不遇孝宗决矣况於光寧之朝耶
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雠而無
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
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恢拓奇崛
使人凛凛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二
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不相下所
謂明其爲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傑往之讀朱
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覧抉

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白諸子
凡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
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
涉頗大力未必得遂爲而止也今讀公所抄
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於公之
意否便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
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爲任者也又遇良友烏
得不盡匆外其狂而跡絕是幸適抱釆薪之
憂詞不餘越不俟逆此表山莫鑒其略云耳

與麻陽總督張靜峰書

僕始通籍于朝即聞共稱海內文質並美博雅大儒靜峰張先生矣久之明公望譽並隆羣生引領而待哲尹諸公避席以讓有道厠在稠衆徒遡風遙欽未緣通候居嘗於同志中訪聞德器識量之一二即誇於人人中以爲宜得若人焉居銓衡之地序品人倫獎飭庶材而臻治理諸如此同于游士美談云耳不足爲輕重也然亦足以見傾企之久矣頃以西南夷不靖尚稽行空之步蓋南方用師機宜于久情露而討擒之也速則十失七利亦傳事之效然矣然久者兵家所甚以爲難可易談哉惟明公以清淨之心布公平之體廣含弘之量時久而師不勞衆聚而材不傷賈勇竭智者愈奔湊日新而不倦公方持鼓舞賞罰之具而中堅之若未始動殆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者耶即掃賊拓土未以爲難而三省之廣三年之淹不知有師旅焉足

爲至難者若此是謂有道者之兵乃能爾昔虞生于窮而著書目爲春秋僕雖陋怯敢以謏辱大君子而羞虞卿乎誠心服而樂道如此也故置入粵即疢恙相纏每思寸草之軀托喬木之蔭而難於遣鞅掌之使以達尊嚴之地昔之禽魚在困君子尤惻然憫之明公行當入輔

聖明愛士憐才以護國元氣宜不擇於巨細矣宜無分於中外矣使得稍就醫藥復回視聽捐糜報國亦其宿志也休休大人胥置棄之而不顧令不若昔之禽魚之遇乎故不敢愛情率爾遺瀆

復廣西方伯張鄤西書

僕通籍始值公出麾海甸數仰揚聲籍甚徒切跂望作吏塵中所爲實勞摶風御虛會當有時已流彩青雲躡足從顯懷義濟轄禄著聲實可謂當塗之選才情之極選而高朗之莫京者也迴屈已庇士洲奕流逐椽及于僕

湘江之濱雨夕鷄鳴抱公話言霍然已病夫僕本爲一飽而出遂違大易濡首之戒蓋荏苒久之已每懷乎子憂生之嘆曼引長卿嫂俗之病寡朋鮮侶跡遠勢孤秖此蛸蛸者耳循悖不自持至一旦卒然犯傷手之咎則誰非其耳心者哉此僕之大略不近于道也潁振一葉無損春頹然人生實難亦各言志遁来去國愈遠而悔創愈深何則誠懲昔之不能約已遵導自乳清時徒取棄遠裔而傷立

事者之氣若僕自謂所爲殆過甚矣何所後補矣執事尚期僕以歷長沙弔屈賈乎豈敢終爲肆情而莫之反乎昨出祠下撫已省咎遠烟蒼水對之惘然已不令生還客之感又安敢動豪士之鳴乎何則彼二子者誠自度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于其棄置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據之爲已無所爲怨若此而又安齒于賢直之後則適增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也僕自度不能如二子非以爲誑也昔張仲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藋滿門谷子雲則揺筆札以趍循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各適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於後之效哉若僕者髮種種矣既不能如此二子善自度早決出處于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度才智有餘奮庻幾于棄置之後則將疇依哉江州司馬之捉記廬山曰他日行止進退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携妻子以老

于其中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僕茲者欲自託以邀福于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未敢遽爲談也感公情速率爾發之惟不令僕後以多言爲悔則深以望於長者之終庇之也

答廣西僉憲黄雪峰書

棄置遠道分義所宜不足復陳矣第久纒疾恙旅泊棲遲以爲諸大君子憂耳跧伏洮湘之濱松韻鍾聲晨夕鏗鏘似教以深省頓悔

向之粗浮剛暴失度不合於道也顧尊諭以爲勁正得無枉君子之過許予曰潮曰恵非其匹擬盖益慚矣昔退之在潮思汲汲作爲文章以揚唐之盛於無窮而子瞻則直和陶詩方悔其引去之不早耳茲論二公之世則韓年方盛負有爲之氣而蘇已漸老鼓舞殆倦云夫無二公之才而妄列其行事此宜爲惡旣辱引諭故略亦道其愚僕茲者頹然嗒然不知其然盖失其爲問而忘其爲荅者也

雖愚欲和爲陶詩已無力能之况揚厲洪休之云乎若是則雖百不肖其如粤何安所得近於潮與恵如執事引諭之論哉

與湛甘泉書

奉違半範踰十五年矣居嘗私竊撰述側聞風議以自勉勵雖在門墻之外其心實不異於策杖之隷也僕也學不聞道動匪天和不能竭愚晳劣善事

聖明至勞

恩譴可謂大過餘生知非補荅不敢自怠自欺尚賴先覺稍加啓迪以日扶植此實憂患以来天心初復真切之念囘思往者粗浮剽掇無實之處未得而張有得之言未見而侈有見之論妄測古人之深心勁特胸臆之強喙凌獵偏溺種種之過今頗察識欲省改其一二而未能也入粤已久尚牽病羸遥望南雲羅浮非遠知我哲人盤桓于彼醴泉靈芝將息暉采每一瞻企寧不惆悵

寄冼少汾書

别久矣尚憶兄向在都下坐敝舍中論白沙詩法英特爽拔人猶在目昨寓監胄廣南諸生携示兄所論辯不覺喜敬造詣之深修爲之實雖從此坐陳子釣臺稱湛門宗嫡誰得禦之徒羨徒羨弟以粗浮之過至勞恩譴入粤以来每翘思君子翼之寡過山川阻修悠如見之近以學不得力猛自省改翻思向者少壯入仕之初天心初復光景稍露始入靜

安之門頗輕諸累之繫當斯時也秖宜退步知非檢過畜德以俟實得而根力輕微不自禁持嘐嘐多言自蹈淺薄遂生一念欲速之心乃有凌跨古人旁睨一世之祟令入心腑而諸障種種因之竊入復摧舂絢汲與祟作家而祟益得志矣蔽以眉末之雲令不見眉睫之過塞以芥豆之甡令不聞雷霆之聲祟之能如此昨涉憂患始悟道力輕微又牽疾病血氣頓減而祟之情狀遂盡露矣何則古

人剛柔彰微之論不震不動安身知本之說身心澄契無一脗合乃知昔者光景虛浮強陽氣耳烏在其爲學哉凡之高明敏達百倍于弟而師友發明日新月煉學問過患似易察識矣然前所稱祟者每瞰高明之家而殲于膏肓之地遇爲所敝者譬如中魔之人自爲護魔之說人孰得而指之耶故不可不精察毋若弟之久爲所弄而嘆自覺之之晚可也

與聶雙江司馬書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殷勤左右此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爲可教前年領訓言示以乾乾免咎之旨蓋讀之犂然有當於心惕然有警於中無何即及於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茲僕之事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跬步即入坎窞誠足恥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睞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

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既乎嗟嗟僕往事念之誠可愧恥若此盲子三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絕猶以爲可教兩度寄問今領後番周二守所賫到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於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耳非以爲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於左右者

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
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苦次三年
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
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
家貧故出求仕遂荏苒名安粗狂暴害十六
年始及於禍三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
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以暗濁嗟嗟僕之行
餧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郎之積少貲
以自殖忽出大都羨中巨麗歸以少貲往日

南朔北朝夕馳騖貲盡窮歸無所於託棲惶
在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
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買之
妄念始又如此乃昨讀所惠三書驚嘆奇作
入一悟之門扶百氏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阻
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郎依載
長者寶車闤闠復少貲雖為客作營得沾丐
喜慶無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

乎恭惟有道應期以斛世紛吾君得忠靖之
臣公卿獲直諒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
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於國禎寧不戀企
他日稍得慰倚閭迓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
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諗千古以報知
己未由瞻接肆此絪縷惟賴庇覆慫罪不以
示人萬萬

與嚴介谿閣老書

嘗往庚戌之秋冢

恩南謫辭謁門下溫慰至再惠以鏹幣許之生
還篤義深慈出於望外夫去國孤蹤輕於浮
葉而能使徭長蠻吏改顏相衛收道上之灰
而藏篋中之斷者徒以僕之宿昔受知門下
如此彭兼可不必誅而參立行將復用灰可
再燃而斷可再刻云耳含抱此德已歷六祀
逐臣之分泥路甚卑匪自踈外實不敢輒通
也茲者自南文選署郎轉南光祿少卿令稍
從下大夫之列雖公平之朝洗滌蒯賤因以

溢及然士衆譁然皆服相公之大度而曉然知僕之已脱罪籍矣始敢私圖一申短記以咎往惠懼已後時恭惟門下以間世之英應名世之運邃學深於遂老文雅奥於文貞康寧篠真似洛陽之劉勞勤寄勿過南陽之李是以聖明最所倚重爲本朝卓然之元相也僕狂非不知所裁昔在舘中諸生之間獨領國士之目奈何初承役使輙先顛躓嚮顧影自慙掩卷思過即緑此没齒已矣豈期嘘枯吹朽令還聽贍六年契闊而不以爲尤一歲三遷而不以爲德昔人上書贖死而竟鋤當戶之蘭忍徙待召而徙抱隕星之劒此亦百世之痛也僕獲罪實大而運途猶亨已荷生還又列有位則分涯踰於昔人遠矣玆雖瘴癘所傷神形漸憊固知不堪事事矣然猶日來帶整冠以示心戀
清朝之禄以彰門下愛士而不忘遠之明誠不敢自決於一去之小以負援拔之勤也且柢

公甄陶一世之才而不立私與斟酌四時之氣而不居成功僕何人斯敢哓哓於門下稱報德之士哉所以縷縷而不休者誠有感於今昔之故不自已也伏惟天壽保乂月盛歲新忠勤至純而福順極備能言之流讃述不盡僕塵土羈士何能爲佞詞喻拙陋無以達意

再答書

去臘附書宋御史計已塵覽旬日前陸主事回南都復荷華札許可並年譜詩中載所臨刻賜禁中安輿宸翰此乃我
朝曠典中外所共歡傳然皆未及覩撝天妙勢驚鸞跱鳳之姿也乃今獲覩之豈不快幸耶至于所以許可則惕息屢日而不敢當者也竊惟相公天人邃學人倫宗衡視鄙人皮膚道聽之陋殆搏鵬九萬而下瞰搶榆之鳥耳乃不惜奬借决然以三益許之雖以誇示行輩私之長價增飾而時時愧生於中懼於名

之不稱故不敢當也嘗私自語曰與衆同一悠悠耳相國大人也獨以益友見許豈不近於國士之賞哉古之士重知遇之義謂以國士遇我者當以國士報之今相公裁品庶彙使萬物各得其所鄙人方與萬物共受惠不暇何由烈烈徇報不愛其身如古之士耶以此愧生于中不惟懼於名之不稱且懼于為倚借以成其名而終負之者矣故雖惕息不敢當又感激不能忘也昔者衛武公為王卿

士秉國之鈞老而在任懼其盛滿也遂下戒曰諸國人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夫武公以不進交儆之言為舍己則武公之側必多三益之士而負公者尠矣其視我相公取善之廣愛士之博沖其量大其度雖如鄙人亦濫收而教之且以旌其直諒焉固知今古人恒相及而道之不二每如此也然則僕之所當勉竭以仰荅知遇者不當如武公之國人耶今進交儆之言其奚以自盡哉恭惟相公人臣

之極

聖主禮遇之隆冠于當代可謂最盛矣聞之師曰易以明臣道也盛滿之際特致意焉獨大有之上九最為滿盛而其辭反最吉蓋周公微其意俾人自思而得而大傳始闡明之其義精矣何則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人交助則身安而福隆也固矣若夫大業之所由以定而保有於無虞者必資於尚賢也上九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于處盛滿

乎何有此豈非周公所嘗身試之道而膺聖之所夙夜抑抑思及之者耶相公履信思順天人交助而冲量大度勞謙抑抑以接天下之士以荅我

聖上眷顧之專而中自天之福德盛禮恭而居之不倦已無愧于魯衛之道又凡士之才可以濟事者雖嘗悖詈反咎復觀望假借者皆畧其疵而用之無幾微芥蔕焉往歲得侍坐承諭及廢棄一二士今別云無幾已布于位矣

故知雖魯衛哲人所以處盛滿而保有之道亦不過此夫傑方欲進交儆之言而其說類于頌美何也蓋古之君子雖體道自信然亦必假左右誦說諷議之功屋嘗述往事而稱先賢俾其心益惕惕焉所以使瞽矇說詩書也僕誠不能遠附國士之論矣獨不得比于瞽矇之盃乎所以仰答門下之賞激者其技止此耳惟矜其愚而取其意焉

又答書

頃京中友識書至備述我翁近日拔處不肖之意誠如覆燾者之德也夫物芸芸而欲報造物者之功則亦大逕庭矣故僕于門下久不知所為謝以此也然靜自量度已踰涯分矣若猶不知足後必狠戾何則人之才如木也為楹為杙其質已定即匠氏雖巧不能易楹杙而用之矣今僕杙之類也屢荷工師之顧若此似欲庶幾移杙而楹之耶夫杙而楹之必并失其可以為杙者矣此僕之恐恐焉

欲邀後福於門下願我相公今以後勿復以不肖為意也勿復謂僕之杙庶幾可以為楹也如此則始終成全之矣況木之生而不得其用者何限而杙之與楹相去無幾又已同受梓匠之斲復何望哉此僕欲自求寡過以報大賢長者知遇之意答新惠而邀後福復不禁其言之流肆矣頃來火異非常人心懍懍惟我

皇上心通于天必能察其異之所自來惟我相公心通于主必能弭其災之所當應天道幽遠腐儒陋識雖不敢妄議然以人事論之南北調發中廚供應歲額僅當三之一已至難區處矣又大工復作財將安出民窮則盜起誠可為慮者不宜專以加賦提綸為第一義也大賢調燮必能三思而熟慮之有定畫矣臨風嚮邇聊復喋喋

與徐少湖閣老書

某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

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覲公有相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並帶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崮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遠之形持久疎之

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鈌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在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
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以来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隣上智體尚中行心

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為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為萬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嚣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為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

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為警而非以為佞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以係天下之望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

益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荅宏慈而率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疎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悒損也

再書

昨歲幸覩德容聆聲欬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路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祖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之遠自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在寧不爲喜外之喜哉僕不敢倖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溷政府遂疎怠至今失奉修候以謝往惠負罪負罪僕起遷八三數年而爲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于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

爲意俾得充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没世不忘之恩也僕之荅往惠而邀新福于知己之門至真至實若此遥企尊慈不以爲倖爲詐而棄絶之近火異非常人心懍懍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出此驅民爲盜之具也即如此已不可支倘又加以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時宗廟朝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爲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于垣內不知其幾矣而丘福等叛人極力爲之先驅闌輔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亡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矣坐邀部使者徃赴議事隱然如一敵國而莫能誰何漕運之填二次見決今番之賊未及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

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破州惟有送船貲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有顧籍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云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遂悄然含意自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為國為民為社稷黙察天地山川百靈驚戒呵護仁愛之意而早為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為奸

雄所竊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既哉僕之願豈終不可遂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真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與李南渠閣老書

往歲幸覩台範聞道論退而心醉神服且又雅愛接引故別久不能忘也邪太常至承論示過蒙優納時已靳修黜陟之典不敢以冗

泛文書溷煩政府遂遷延至今失於候謝負罪負罪僕起遷人三數年而至卿寺皆賴我公吹噓扶植之力然過此則任稍大非僕所堪願勿復以為意矣懇望懇望火異非常人心凛凛僕所憂者曰福為虜先驅而關輔山東之託異教者響應則河北之擾未易寧也海賊至今又揚帆至矣淮揚復見決矣若分一二千人坐困漕道一二千人略掠金陵海上兵定須盡撤以北救而沿海空城任其取

而居之則江南之擾未易寧也況採木追徵之使四出而驅中原之盜又急其隱伏突出之禍又豈易言哉夫變未出而先言之誠似狂誕至變已成則又無能為力矣此古人貴先事之防也我公通才達識後樂先憂當天心激切警發之時而不忍以承之倫之則往古之跡可痛恨者何限僕雖疎賤然幸以往者游從之末遇我公不棄芻蕘之量安忍從傍黙黙耶故未謝往愆而先進芻辭惟大賢

長者亮其心而不棄絕之也

謝錦衣陸東湖書

往年南遷過蒙厚情六年飄泊未緣裁候徒守逐臣之防恐爲門下之辱也漸復冠裳今齒末位枯株之枿皆荷扶植思投短章以答高誼惟門下豪傑邁倫清和利物冎鐺之任邦家之光僕踈賤斥逐之餘猶亟圖収録而薫沐之置以高風播於遐邇而志趣赴如雲斯蒸矣以是心而輔

聖明定國計豈不綽有餘裕哉僕嘗謂兵食不足非國之患人才不足則患之大也今方隅之憂豈不謂人才不足用之過哉鑒識評騭之未明培養龍積之無術則才不能蓄于風昔安得于一旦耶門下有憂天下之心故僕借以是言告雖臯陶陳謨孔明獻策恐無以踰此前月剿賊五十至蘇殺獲殆盡由巡撫以下官臨陣故也亦足以見僕雖言之不妄矣想以爲喜故并及之

與唐荊川書

先是有傳公居都下甚鬱鬱者僕迭[illegible][illegible]者旬日而張稽勳至矣聞公之無恙且意亦安閑矣既覩來教又風調灑然殊無苦况乃知昔者之言近誕矣不數日即得

上命唐郎中經略江南之信及南兵部抄咨慰喜何如正想望之間聞以十一月廿三日過家一宿已入浙去舉動快便心服心服而賊巢已空亦省調度之勞也忽奉手教并捧讀

勅書抄白仰知

廟堂之於才賢試之於難之盛意又喜金陵揚鎮皆公得察舉之地則前書所期相見亦不徒爾而僕之得奉晤語者有日矣寧不屈指計之哉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藋人尚計較有言紛紛而况玆行有縣令員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也乃以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呵呵恐相見晚故先

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

與真定中丞吳望湖書

僕疇昔幸接于執事未信宿而別又一紀餘矣居處遼絕音問不達在他若此則交背而相忘者衆矣然而僕之思公眉宇若昨日見也數公行事若比隣居也談公之造詣若父要共學至狎也公之得此於僕其奚由耶頃緣僕行役往來背過公之境上止則先訪公

之政事費之冗者節矣吏之虛者節矣民之勞困者汔可康矣今天下皆貪弊于征科貪殘矣而畿輔爲甚貴彈壓則取趙君思劃擊則用包尹欲休息保釐省征科而銷貪殘安元元而眞

國家則舍吳公其奚宜哉然則僕雖欲捨公而不思亦奚可得耶即僕之行役于公境上也當公以防秋時居易州于是數程之地數日之間僕之首西向而不暫東目指紫關之烟雲而不暫瞬口數問輿夫以易州之路而不暫休疑爲僕欲往也而不知僕惟思彼西山中人耳思其人矣問知其人之行事矣士卒之貳而偃戈者抵掌思奮矣將領之怯而鼓咮者礪刃待戰矣關隘之埔土掃堊豕突而跨跂者削凌遲而欺廻風矣美帛散賄盡斥以饗士而官府之積爲軍需矣夫如是奚止省征科安甸民哉將遲以歲年可拓侵彊而走匈奴矣嗟嗟然則僕疇昔之歡好者豈過

也哉夫僕之棄斥久矣猶依依不忘世也僕不能忘世安能忘公之行事然則公雖與僕居處遼絕音問久曠亦何能遂忘僕也哉自容城而東薄治寒裝明發挐舟南下去公遠矣便風能惠數言以酬予西望烟雲之思耶

與喻吳臯中丞書

昨歲之暮漕撫黃公別去時僕適有言官彈擊之惧闔户待罪不及作奉候我公起居之狀途中未嘗不南望惆悵也今正薄遊蔚少

遂入伏牛山尋討幽人冀一遇雲將接輿之倫從之緜支採苓以終餘生而俗氣襍人高真隱跡竟未之見也乃壘石山麓結茅爲廬以爲竹堂之處是時家累八口候子于關中且待攜之歸置有所然後再来耳顧影自憐老未聞道半生碌碌竟何成哉此僕之近況想公欲知之矣

荅何太華司馬書

僕初入仕路即知慕公而竟未登謁逮公再入朝著功赫奕而僕乃在嶺南嘗聞公曠度若孔北海而術智有餘綜理似陶長沙而豪邁絶倒思得摳衣爲一日之談以快平生而未能得也僕西川鄙人也睥睨功名富貴三十餘年今俱知不可得矣惟有一衲直悟曹溪之宗坐嘯峨嵋之月雖老矣力猶能辦之餘則碌碌不足道也翁何以教之乞批荅數行亦以諗翁之志意望切望切

爲姚生取父骸還塟書

封域遠隔未通姓字輙申短札殊爲失禮第以事關痛癢敢以聞之仁人君子姚生克明從僕遊偶登先塚詢及翁兆乃泫然泣下審問久之乃知其親之歿於筠連之野也夫歿而瘞于筠連之野二十七年明不知其處一旦収涕奮發欲求之彼夫自内江視若在九淵之下豺虎之域絶阱之所也予悲之壯之因念人生之多艱傷姚翁之不幸痛姚生之哀衷無以爲姚生助也姚生之貧極矣僕又

與姚生共之柰何柰何明所少者負柩之人謝主之資道里之費也所患者地主疑難攜跡荒迷依托飄消也然僕雖悲其貧壯其謀不能與其能徒付之長嘆因以聞于列執事必有戚戚然者嗟乎使姚生負痛二十七年得申一旦天地神靈必又欣佑諸執事於無窮也况姚氏子孫當世戴盛恩愈益無窮僕又何言哉

謝傅少岩督學書

別後未緣申賀恐以此煩瀆非敢苟爲簡也辱承尊翰垂諭拳拳不知所荅然終不可虛負往者條格到日即求讀之皆敦行務本作成實才至意誠令人改觀易聽非諸倫故事者比也但欲令之行又在左右逐事倪依條格示不再易則下自不至彌文視之矣三等簿者下往往有以爲市不可不察夫欲去惡此宜最容事何得先號於人人中如此非欲爲市乎物先去其敗類者則易成養才亦若

是耳然務養之又在得其要誘掖成之爲急創艾特其一法耳繹卧碑條格中所以著講學明道之語甚倫此正左右今日養才急務不至落寞然非躬倡面命與之居處之久何由察其從違耶雖然倡之可也若一一面命而察之則勢稍難及矣昔者文翁之造蜀士非歷家戶親訓之也選茂子弟數輩津遣長安中從諸大儒受諸經義故蜀遂風動而士益多古學論議述作在漢代皆有法是文翁坐進以此重拱璧先駟馬矣此亦善于誘掖成就往事之已效者也茲欲左右徧示提撕恐地廣士有引領之嗟且軒車至止一二日又將他之教法疑不應如此其速其於誘掖務成之之法疑未盡也惟冀高明思有處此即風易動久之俗成而人才多亦無託諸空言之憂矣如何如何不足補益聊述區區

荅大理李中溪書

會短別長不見公已三十年矣士夫與釋子

遊士談公行事不知其幾千百俱彷彿耳未若南都遇貞所馮公見公手翰深說道妙知遇異人又得真悟故自度度人亹亹不竭如此其說如探物懷中不假搜索又如食蜜中邊皆甜贊嘆奇特終歲不盡以遭大憂與貞所別今二年矣忽枉手札又領所著心性圖說可謂奇特中奇特元聖秘密大事因緣滿口道之傾囊出之惟恐人人之未及知何其慈悲之大也且宗門中自少林單傳以來皆

言語道斷一路不知何事六祖下南陽忠公出一清源道者有許多圓相宗旨付與仰山而西方神僧與小釋迦相見亦以圓相相示故五家宗門獨潙仰一派入門便打圓相其說至數傳遂絶矣嘗推原其自豈非伊字三點卍字輪相先佛一脉之流傳乎五代時陳圖南不知何處傳有太極圖而蓮溪得之著爲說以傳於世故道家者流如白玉蟾李和清紙舟冲素輩皆畫圓相以爲覺器而文始

經性心情識意諸說實相符契與禪宗雖不無一線之隔而源流傳布信秘藏之未嘗絶響也觀公所著真遇異人而得真悟無疑矣第援孔顔樂處以爲首楞嚴定此自生諍端也白沙云千古聖賢如過影何必援以爲重耶得無有美名之慕乎願先生自信自悟不必求世之知我而欲普度衆生亦非意識著述所能辦也如何如何近日友人問僕以心性之別僕荅之曰心如水如鏡性是其涵光之處心又如劒性是其利斷處故聖凡同居世而不同生同没世而不同死也似與先生之論頗合如何去人倚馬促書不能萬一又久荒筆墨不能自書俱希鑒亮便風乞再賜教當竭其愚令聊發其端耳

與韓吏部郎書

昨偶於峽州獲見君子荒迷之中語無倫序也已承鑒宥不復譙責乃又過蒙厚幣以慰悼疚至情重義何以爲謝惟凡無意於進而

忽得此佳處非謂其有勢力爲人所趨因可獲厚利如時俗人之見以爲佳也盖此地所係甚重以智知人以勇用人立功業於當年而垂聲名於後世者莫要於此處矣夫知人未易也即今閲之尚猶不及況悠悠而不知圖乎聞先輩每用夾褶存袖中隨所聞見隨即劄記問君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者爲的而又自以平心斷之且又貴其不露也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内智問人可長外智

二智并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用之然
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閩馮駱
田以告趙八墩者惟在衆中不見衆講事不
以氣凌人不談長官短長不說他司利病最
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
輕俊合己者友之以他人皆爲椎魯不堪比
肩矣羣居獨與此人翕翕訿訿過從杯酒傍
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
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如何端凝簡重
忠厚仁恕平心泛愛與物無忤此俟之之道
也手瘡甚援筆據案縷縷取怪惟亮之幸幸

謝李西野宗伯書

客歲雷進士回蜀領教慰并厚賻懷想終歲
未緣裁謝翹企無已惟吾丈與聞大政且柄
衡在邇以其休休之量暢朗之心果決之才
且又諳練已熟矣其于大位乎何有此鄙人
所慕愛公之美不啻在己之身者宿昔狂斐
常加贊勉要令吾榜有人以不負

聖君再臨軒盛舉俾後世可爲口實耳今猶以
爲然乎不孝放廢之後即思藏拙爲別種生
涯因無以慰老親之暮景故再遊金陵五年
之間俱藉培植幸忝已過遂罹變疚今已皤
首力竭無意于世事亦思問舍求田而力役
不逮之所謂夜計獲什一之利而傍即有鬼
物笑之者矣小補薄粥還我三十年前面目
徃在南都買置佛經公頗笑之蓋爲今日設
耳天上故人時有便風問訊以誇於山中草
木之侶且因以知動定何似惟以是爲望

謝何宜山太守書

頃緣衰事久居山次殊失修候南塘公過時
亦羸憊未展不及作狀歉歉惟公以清明平
恕之心照覆我土雖僕衰毀之餘嘗耿耿如
對未嘗以爲漠然遠也故中心懐仰既專且
切不必以申候之頻爲親矣承翰教諄切又
重以厚賜感怍交發不知爲謝佩刻郡政三
載以約以簡凡地之所得臨事之所得自專

者可謂盡其心矣然其他土與夫新役民勞且困矣公將如之何哉知了公家之急而生民死亡不暇入念蜀人不幸失所恃怙矣上有割筋之令而下亦有斬竿白梃之盜應之矣終夕思之凜凜寒縮誠不知所止身家之患近矣近矣柰之何安得合并吐盡此苦哉因念往年金陵災聞至日與公等諸賢聚哭於冶城之亭退遂有書以瀆當宁幾於取罪兢兢二載喘息猶未定也今縱言之將何補矣公茲亦當付委聽不必與他人言

謝黎樂溪圍卿書

壬子冬盡過郎西爲部使者東来卒卒別去至今猶懷刻感繾綣夢想不忘自謂啻翅萬里經越百城故舊新交義重情深無踰于公者矣盖公既天常素厚而于弟交緣頗深正爾嬰情豈同外飾故雖撝謙守默徙倚不前而名重中外隱然負長者之望以其心之真諸如此耳嘗觀往哲自致不朽其才識不盡

同然其真則人人同也不孝孤煢傷憋閉戶深居時時與子弟輩談說往事述論時賢至於樂溪子則整襟道其行事而避不敢當敬服非一日矣圍卿之任不爲散秩君子居之隨地有益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已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古之有道者洗心御世出萬有而神不傷凡以有此欛柄耳胡青岩年家豪傑宿重於公他日入登九列當舉公以自代必矣方洲早逝得公之文爲楊子實録蔚然照千古矣讀之酸然下泣吞聲哽咽然後知詞之不可已如此也時義之作前輩典刑其欲挽士類頹風以踐中庸之域乎意已篤至我寔知之奚止舉業法度云耳撫院使者尚未至彼中得公夾持咨詢真天之所假幸勿避嫌遠跡萬一有不盡于我青岩也至懇至懇不孝幸襄大事喘息稍回舊青毡掛之東壁持此可以坐對青山不著書矣梗梗蹶蹶諧俗寔難即今禁足已爲遲

暮寧有他望乎想公亦欲知此懷聊復云耳

與呂沃洲光禄書

往承高文厚幣賜弔先君已祗領訖未緣附謝日切翹企不孝得交門下最深緣久遷廢離索甚矣廼爾去位得借重高人以為之代故得掩瑕棄疵以免罪戾豈非至幸李署正人至承札教并示尚樂記讀之如身遊佳處山水映發與王支諸賢并集一堂也可謂奇作服膺服膺兩溪公高才達識流輩之冠金

王相宜最為樂事舟山之下煙霏嵐翠常如畫圖草閣憑欄應有嘯詠然四方多事伋賴賢哲恐亦不能久令安石惟適意山水耳不孝幸已襄事且時有痾恙間嘗取閱舊書以資蕪修所謂求秉燭之光耳相望天涯何由咨稟如昔者之發我矇瞶也

與吳初泉侍御書

往寓金陵數領手教僕乃踈忽裁候鮮缺然心期公即吉之日當補舊銜是時始快遂平生繾想契濶欲見而不得見之情矣天不憫弔忽罹大變海天相望萬里懸隔不知此生得再如廣川之一遇否矣嗚嗚咽咽承賜翰幣藏之匣笥珍重良朋之惠時展墨妙恍接文仙之論服膺思之曷云能已不孝家居味況蕭索塋兆新成值苦雨盡皆崩塌慟哭無賴今冬聚糧重複修治烟雨叢薄之中是哀人思親思友之處也南畿督學勞甚難於各省多矣然惟公與明可以服之二者皆公之

所優想此時士論已定惟有敬服耳南畿旅卒之變計今已定往僕在光禄慮此事已久當事者皆恃援驕泰已甚尋常與之談及國計則明日相見便作厲色以示相惱代庖之意故僕雖憤憂而不能昌言之惟孜孜託之同僚兩溪萬公畢巽啓達如囑託已事然不知其凡幾也已未二月終萬公送予江東驛中執手泣别忽收淚告予曰軍糧事已有處譴以慰公予謝之别去今獨中傳聞竟不能

知作亂顛末止聞其爲粮少耳若此則僕昔者之呶呶非過也今復以告兄者恐公以僕久居留都其中藏有禍機易見如此者而漫不爲慮則責僕爲不忠亦可矣故欲公知僕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言也所謂不可謂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可嘆可笑舍弟顧吉在真定唐縣臨轄甚多有公門生故吏乞殷勤數語照拂之此子頗孝友踈財倜儻慕義人也往庚戌之秋與其不肖之兄單衣隻騎出宣將士令事定後思之殊爲寒心當時若遇一虜則兄弟俱死耳兄死宜矣又累其弟以死甚無謂也然此子輕生愛兄勇於爲義之節亦略可見矣山谷云欲知子弟之不俗當觀其大節此亦吾門之不俗子弟也門户寒落止有此弟在仕路求平生相知之深者而託之非公其誰託哉幸勿以爲相累望望荆川逝矣斯文失望吾道益孤其子與弟皆在學并與汾源之子若孫幸加意顧恤之萬萬

與楊朋石中丞書

頃自何太守處領翰教如見顏論往歲去金陵之日實動懷友之思蓋自傷蜀地僻遠而不肖日就衰老一得入山便比遠志兄乃天下士當留

廟堂中用之宦輪無至蜀之理若此則見兄之期不可卜矣寧不思哉所示詞義至到頗達來意雖然古有

社稷臣不肯輕去輕死如晏子之倫其義甚高古出於尋常所以聳動儒墨之壘者不少矣今不當有如斯人之志者乎漢之技儒郎顗之倫何足願也近世劉伯温有言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此義亦可息諍論之火塞攻投之竇也如何倏泉去荊川死一旦失東南二士可念可念有便幸寄有教之勿爲我尚欲作小草也今年春夏多雨荒壠塋兆崩塌茲復聚粮鳩工煙雨叢薄之中乃不肖思親懷友之地恐欲知之餘惟自愛

謝徐存齋閣老書

某自南都聞訃奔還天罰不孝俾之迷謬以貽終身之恨痛苦摧裂不敢煩舉以溷尊嚴矣本年十月内幸卜有先人隙地粗襄大事塋兆松檟勉率搏植越歳歴春喘息稍定叢薄煙霏之中鳥啼猿呌之夜因想

朝端元輔

天上仙郎黙助化樞

布和寰宇含生之類雖受其澤而邈然孰能窺

其朕兆顧以槷然耿然寡陋之身與向来閭里同輩相去未遠也乃能以文墨末技事之十年有餘追思往者受教之地受恩之處蓋已承乏濫竽爲元輔之隷而僊郎之役久矣生平榮遇固非同輩可得望也豈非過幸也哉服膺雖深候省未至名姓不祥不敢輒投記室知不以爲深罪也乃五日内劉壽泉司徒送到翰教并厚賻荒廬生色存没荷戴然後向来同輩亦知不孝疇昔得侍教於大人君子之門墻果非虚稱而哀慟之後復生榮感矣㘈戢之至非言可喻恭惟我翁以大道爲公以一世爲度収衆趨於一致合百慮爲同心以義理爲權衡期於世之人安而已無與焉調爕之勞天申人信此固末學之所不能仰賛其萬一而惟能得其彷彿者如此耳遠嶠天末恭對無由惟冀保重宣節以副隆

眷

與殷白野書

不孝聞訃西行之日極承慰勉殷勤路入山峽無緣裁謝茲者幸延殘喘歸見几筵卜有先人隙地襄事有吉矣追憶昔遊緬懐風素寧不依依公棄榮養道盛年勇退此同生中之上根也将来奚止了明已事結菩提之果又當作翳發矇閻浮一大樹也不孝麤瘠衰甚而道業荒慵不能爲公役心期松檟有序入山養草木之年了徹蕨之債矣道無涯際敢云謗入所至之處哉鍾山蒼蒼江水洋洋我

懐伊人清溪之陽道路修阻裁候誠難惟冀
遵養以慰懸企

復胡栢泉大參書

甸甸抵家免隕墜丘壠溝畝得同塗民可謂
幸矣自顧形影在雲天萬里之外凡
朝宁方偶賢智勞瘁排捍四夷以護養元元之
道無毫末以至於耳矣惟此齎塞之情如處
部屋之下固無以發其朦也柰何公新涖西
圉不遑有暇乃念及天末故友而賜之徽音

西望引領無由顩謝荊川巳陞尚謂海務令
歲如何有可藉手以慰
廟謨者否公之信地寄邇強虜未諭先憂非過
計也趙峻谷得會晤當與壽之如何道人初
下山應有懊惱處能寧耐否易云君子安其
身而後動最至切也不孝鬚髮盡白兩足無
力頗衰矣西方之事非其任矣所謂徒有是
心耳何由一晤如昔者長干寺中龍關舟上
耶悵然悵然

再書

西涇裁復後即聞有浙臺之
命喜慰喜慰然
當宁初起公意不謂止循資序遷耳日望專閫
之報海内相知中惟予一人之獨切也荊川
早逝未盡平生効用之志可痛可痛冢嗣之
託惟公深友在近不可不加意想不待丁寧
矣不肖荼苦摧傷形骸醜老竄者爭席宜矣
而鷗鳥不下由宿昔傀壘之未盡平也聞公

稍談即復有世憂柰何謝去之說幸隱忍從
事大人以天下為度區區一身行止不自私
其美便也如何岷海引望尺書未易達惟保
愛為國為道自重

與羅念菴書

承高巴州處寄到華牘過為不孝軫念堪與
之師感戢感戢先人大事幸于去歲十月舉
訖亦以此學無專門者故聊依祖壠隙地為
之實未能盡其無巳之情也柰何不孝居甚

併六月末始聞荆川下世正爾痛傷公三十年骨肉交情悖慟可知矣嗟嗟斯人名溢千古神遊八極小年促質烏能限之第吾輩後死者日益落莫单孑耳每一念之神爽憀怛知其無益始回向本參而倏爾之間前之感念又復萌作盖撥之不得澄之不能不知何日能忘之也想公亦同此情耳柰何不孝叛居固自少事然謝交簡緣置在一處期以十年之間究証大事其志已定公眞謂何便風幸數有以教之倘同此好僕亦有以復公也

謝陸錦衣書

不孝親老遠遊而不知及故終天抱痛而叩顙無從歲序不留荼傷何極遠承賜鏹設饌侑我宾漠惠同零露萬里生光泣血刻骨無以爲感惟公仁孝至性愷悌大雅念其子而因不遺其親惟知施而不望其報不孝受庇已非一時論交盡于四海南亂無執鞭之由道左陽望塵之拜臨風遥謝哀感曷勝

與劉珥江春元書

董君至承翰教如見顏色升菴公已矣其遺文可以留百代之名矣古之士上者探性命之際悟法身以上事次者風節文章炳炳烺烺使名聞於後代亦足矣此公盖已得其次而出於尋常人百萬倍吾兄想交最切痛念已深幸以此慰遣之如何

與高大鶴書

僕後公三年始浮湘度嶺辛苦艱虞不減於公至瘴病羸白則公之所無也蒲柳眞不若松栢矣昨過中江會王卓峰遥羨賢昆玊恨不得相見至家養痾尚爾罷瘠溥遊參詢未及爲也領手教興思飛越而竟不能即去青城峨嵋之間以候巾櫛惆悵如何聞伯子已買有靈山可棲欲爲掃除之役託身于中不知肯見容否也去冬會廣西代巡陳東葵公曾講公事此公厚人也公可淹留白社待息波至不必遠冒險阻矣相見期何地幸示知

之

答胡青岩中丞書

往寓金陵已踈裁問期去春之季遣人爲求比例省親而歸意謂有兄丈在彼可必得也迺二月末即聞變矣不孝初心期以暮年守親側不去盖懲往者己丑之疵也丙辰之秋既失機會卒令墮此痛恨柰之何哉今幸已襄事強顏食息以齒于人然神魂之去未能復也鬚髮盡白骨瘦柴立第時取内典照心以資薰練跛倚終日而不知倦他則皆如夢中也兄丈肅之轉初聞之頗駭無謂近細求其故卒未有異說私心度之乃儉者之力也今承來諭果不錯料傍觀當路之于兄丈盖中心愛敬而拔用之非出於人之贊譽今雖遠去當亦不由人之憎毀而睽離惟誠心處之如昔日可也地方重務向嘗略聞之惟有安靜無事處之耳不必別有紛紜也此時財力俱乏安能大有作爲恐生別事端耳黎樂

溪年兄忠信君子可信之倚之以爲内助與之商確行事可以不致大過况兄天然聰明審時撫己察言觀色臨深履薄明哲保身自出常度耶南都兵變非常異事不孝在彼中切憂有此不幸而中也善後之圖何處措手此間消息甚難得悉
朝廷處置不知何若止聞代者王南溟耳蜀士落落凡苦處無不到安穩處則不可望也太息太息不孝漸令家人種樹開數處磽确石田以備饔飱爲終老計于出世間法頗有宿種之智目前了了若道力充養可不愧前覺故世間難捨業緣亦易拋也若是則終老之云烏得不決斯言惟以告兄他處不必說也

答黃巡撫書

往歲暮夜篝燈得閒緒論實慰平生仰服之意別後人自東南來皆傳門下逵時有項斯之舉也不勝愧恧而心竊其故焉盖公觀風遠嶠而留意人倫既不得其魁壘鉅人而與

之談則雖淺俚膚末之士亦當採摘收汲而不遺廢幾成其廣與大也故匠氏之房良醫之囊兼收並畜寧有常乎乃近又奉華札令作陸宣公祠墓記夫宣公者又千載之前魁壘鉅人而僕之淺俚膚末相去不知幾千伯倍矣安能述其遺事且能爲之重也乎譬之村野之人令之談都會之事布褐之機責其織錦綉之文其不至于皇惑無序而鋪張不倫者尠矣然相違徃復將近萬里恐門下實欲得之則浸爲辭讓亦勞馹騎奔馳而有妨于盛舉之落成則其罪勝于不辭讓者多矣故敢據案不休以副來命亦自謂盡心也若其不工則才之不逮耳惟塗抹而改教之勿遽以爲罪焉望望

與姜鳳阿督學書

不孝出鄙之日遠矣故未及覩公之丰儀而聽公之博讜也往在金陵與荊川數會時公與曹太史皆家食蓋潤州有二妙心竊向焉然不時裁候者見荊川即如見二妙固不以未嘗識謁而心自疎退也嗟嗟荊川已矣幸遇執事爲吾蜀師予倘得就正焉豈非意外之幸與蜀陋邦人文不及上國什一考校時幸稍接引之矜其不及俾企及焉可矣校事期迫東路頗遠惟倍加愛重以慰渴仰

再書

僕無似幸見知于君子昨者郵亭夜語爲珠江勝事作後來之口實矣且聞荊川公化去事殊痛快此其不朽之大者他則所謂出其緒餘耳其出處之說僕以語人人皆茫然惟門下聆之便忻然以爲確論然惟唐子可以此論若他人則効顰矣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足以此義如何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趙浚谷中丞書

慕公踰二十年僅為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既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為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弁其躡蹻登臨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惄然者鄙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為怯耶須領順慶人齎到華翰弁佳集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隂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即如我華且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彊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即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為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隂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隂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

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為之志氣隨散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

聖主興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為公執殳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

陛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逹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啓爭端

與胡廬山少參書

僕欲以逝秋尋名山因以訪公為傾倒之談取訂證之益而人事錯迕有乖本願今歲暮矣徒有懷人之嘆耳私計公即當有遷轉之報恐無晤語之期偶一生心便覺毿發毛孔欲倚杖決去又不能遂行心期春月遇公於霧山之中忽領教指即如面承喜慰無量兼公所稱任道君子伋伋求能奉而行之於上領而傳之于下者此正古之人為萬世開太平者之量也公勉之哉非公誰與歸哉若不肖者雖無與於當世之責然天既以使之有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而今者徒有垂老之嗟抱大事未明之嘆則所謂領而傳之於下者何如哉寧無有負於天之生我之意哉眼前與論此者未值其人故望公思公不能置也惟懼其一旦公以陟官去則脫履之願為終身之憾耳惟公思有以終教之也

與谷近滄中丞書

僕處偷惰固陋之甚景企賢哲而簡於裁訊雖間欲作而屢中止然其耿耿之念未敢少懈也恭惟撫安全蜀令享豐樂之福吾儕得以逸老于田畝之間患之大者敢忘所自哉居常讀公約束條目御吏理財控邊彌盜委曲詳備而施為可久敬服之極惜身已老無所用於世不能為公之隸也頃新中式諸生回極感提訓大方之教此事吾儕日用飲食之具而藝文任法之士視為迂闊長物無所

用之此最可嘆也諸生進身之初良心煥發之日得大賢尊達引而伸之使之躍然感動知有嚮往此事關係至大猶重於為民造一時豐樂之福者矣何則天下無善治由於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於學之不明學之不明由於庠位無人有以倡導鼓舞開發之耳昔漢文翁治蜀以蜀人未知學也乃選其子弟之秀者資其衣食授學長安學成使之歸教於鄉而蜀人遂多知學者矣終漢之世逮

於魏晋猶有奇瓌卓絕之才出焉此文翁倡導鼓舞之力也今公取蜀士中式者七十人授以河清薛公之書口講其意身證其義提耳而訓之俄頃而七十人者皆有省發即內江五人者歸来皆不復昔日阿蒙則其他達者應衆矣夫風之行也始於青蘋之末離於土囊之口亦甚微也不崇朝而徧於千百里之外振撼蕩㵎披靡山木勢莫能禦之又何壯也今公之教風以動之矣比之文翁尤㨿

其機蓋文翁之教待於他人而公身親訓之文翁教事在文義解詁之間而公指其本體文翁之化始于顓蒙之士而公於拔萃之衆宜其風之易行而教之易成也夫僕昔以安於田畝之間為幸若此風之行而攺人士之弦轍則德鄰之助蓬麻有托矣嘗安養之感也我茲遣尺書以謝不敏責於我公知不肖亦同志之侶陰附同聲之和如此也惟高明與教而不棄之是荷所欲請教不及緬縷

與劉三山巡撫書

奉別十載頃以得領清誨殊慰憶往別公時已為公計期躋巖廊正八座以黼黻大業矣何期人事錯遷俾公揚歷外服之久徐收遠塞平定之績使其功名與古人媲美爭妍而又過之然後入相

聖明居其宿所當居之位而褒然為人臣之表是天之所以申公之重成公之大如此入蜀甫一年而功名殆千載矣誠非偶然者豈容

僕豎、諛喙於其間哉夫兵家之所貴者速也雖孫吳猶以為難也攻圍邀寨收合土崩又最難於速者黄賊釀亂已繼世矣前人受其愚弄塗抹過其地不敢正目視之不知其幾矣乃禍發熾盛始以公當之調發不擾覬挽不驚旬月之間而賊懼甚欲遯矣此固事之最難而公以為易猶可言也至於蔡田之賊竊發肘腋醞釀數十年者忽起于一旦數十州縣響應雲湧與黄賊相為聲援以犄角我師公處其中左右皆賊之黨潰蔓將不知其紀極顧此失彼兵家大忌有識者寒心欲望平寧非用師百倍不可乃公屹然不動迫然若神指顧之間如剪草菅旬不再浹而平定千里鐵桶烽熄支羅亦燼掃矣此蓋孫吳猶以為難者而公固易之矣公非人傑也哉夫往者何總兵破黑虎寨驚勞一省林見素平流賊兵用數年人猶以為奇也今支羅之險不減黑虎而蔡田之黨不下鄢廖合林何之劇任而公獨當之又平定於數月之間其功之偉卓當令相如子雲之流書于銅柱鐵崖之上令蜀人之思公者有所瞻望以不忘於千載宜矣惜乎僕老矣又不文力之不逮固不可強也意必有任斯責者雖然當塗之士東壁之彥握蘭錄貫必不負公雖然公之業豈止於是哉

答胡廬山督學書

相思甚苦不數奉書問者以公關防之地且煩於酬答耳向陳家山取道內江已聞公有欲去之意及接讀翰教始知二公皆為伊人所動欲錄諸生講後劄記頗近似者以奉覽又而未就故令答遲遲也頃孫淮海見教公去意已聞兩臺則志已決矣奈何奈何深恨援留苦勸之不早不力也抱歉抱歉如何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

云巳力未充故時有滞執處時有礙塞處於
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
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
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
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
不見有出入往来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
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
可以為沾滯難於解脫耶又渠云欲于後天
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別語以駭人聽耳且
此大圓鏡智即不落有無之竅也更欲求何
竅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為無
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
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為之
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
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
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
中庸之言謂墮于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

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
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
無餘矣豈可非之謂于有無中取辦耶吾觀
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
前訓以表巳能墮于業罪而不自覺嗟嗟雲
水瓢笠之中何為作乞墦登壟之態耶宜見
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為公誦
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
度之當如李與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
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
不容巳欲為巳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
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
而欲取為巳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
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巳立
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
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
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攝之謂也其二截
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

句即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攝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夫學至于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于此具眼歷落分明雖于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滞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于習氣之累漸資薰修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

之地即御風雲遊之處也遠莫遠于與衆同知也勞莫勞于違衆獨棲也古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宫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休即當下徹矣雖然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聞公昔學射於唐荆川矣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荆川之講射法皆巧也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荆川之言故曰不可學至其久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荆川之巧始在我雖謂荆川教我巧亦可矣聊以發公笑惟撥冗賜荅望望

與譚二華巡撫書

頃承光霽足慰十年瑤華之思而晷促意長尚未遂請問之望此又別後之悵悵者也大賢入蜀地方之幸不必指天邊之福星已得領隨車之甘雨時和種入民已忘兵即日狀惟錦城瑞雲縹緲之中有旛節繽紛之樂人神胥悦氓庶瞻依而公以其翌翌昭事之心

綿綿沖用之體發為正名責實之政以累積生利物之功蓋天上人間所希有事也夫今邊隅多鋒鏑之擾中州有轉發之勞可以平政及人惟此梁岷西土故謂之希有也僕雖自知其無用於世而未敢遽有忘世之心故於世所依賴之賢每切髮膚之愛寤言弗忘于知已之門亦宜矣想公臨風之懷要亦多在採芝之侶也青鸞白駒奈懷人何

謝李石麓閣老書

公入撰之初即引僕定交為同志之友中間廿年僕之削迹迫逐無虛日然知愛不變其劝者惟公一人耳寧敢忘哉頃得隨侍者二年文參議論之末者一年可謂幸矣僕之意欲推躋公于臯傅之列韓范以下不論也第志切而才踈心忠而識不足遇事即爭似不能讓罪且不測徐察公則始終容之耳然後服公曰古謂休休一个臣殆公之謂矣夫古

人之休休有容者容其有技者容其彥聖者若公之所容則幷其狷局而無能為技者狂率而非通明者俱容之矣是公愈處其難而僕竊逢其幸也雖然非僕之蹶梗苦盆而難容烏足以彰公之量之大之德之盛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殆僕之謂矣公以為何如然僕居嘗亦自知其非器求去未得卒招言逐上負

聖明任使之重有辜顧諭之恩載路惶惶尚虞他責至家閑邊賞猶荷溢及則吾君吾宰包涵不遺真同覆載而孤臣之勉竭於往日者亦稍稍白於中外矣何幸何幸萬里之路難再遣使此時止具謝章似為徑率惟指教萬萬辭不逮意不勝悵惘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僕之

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僕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僕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為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晳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弄欺罔

若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勳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介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
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責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觧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搪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謝張太岳閣老書

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袁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真霄壤耳抵家與邑巿士人道
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為我
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樗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顒仰顒仰僕歸檢舊書反初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昨者誤入九棘三槐中秖益慚其若苴傫堆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

必不罪也頃傳聞邊㕎得推及去臣皆輙高
明主持之力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存
九天之上撫松鼓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待
公他日功成欲訪赤松小子當携隨身竿木
與徜徉於南嶽山那時或做得一箇懶瓚耶
未可知也一笑語不恭謹惟亮宥

與殷棠川閣老書

僕昔與公遇於潞河舟中一見恍如宿契即
時默觀公初發何語乃公即首問大事因緣
遂講及法界理事兩觀而別於是私心悟得
宿生于公有般若緣會也即數年來行住大
半同處每遇公有所詢辯據見處便傾倒吐
露無敢隱瞞第密語遮覆處亦法門中所不
無有俟其機緣之湊發之耳非有所吝惜也
僕存此說今始語及公肯信茲言之不誕乎
惟我公待僕甚厚除論學之外凡知人之方
防身之要無不切切規誨真可謂異性而骨
肉也頃若僕思解任將未發也適公來顧即

謂公曰吾欲與公那缺矣不數日即得此
命信乎數已定而𢆯已動乎夫僕之願忠公應
信之然才不逮無若之何我公則心忠而才
達十倍此老措大矣惟我
皇上得天之祐故得人之助如此可為
社稷慶也顒仰顒仰僕抵家尋舊業便覺入頭
有路信步修行聚之一處想投明須到惟公
經世出世不作兩條四威儀中毋忘的意一
日嘗地何快如之便風更望有以示教之

寄廣西憲長胡廬山書

昨冬桂公使者置一遠書于予卧疾室中而
去亟視乃公玉音也當時似記公寓浙也故
高太湖去未曾具札謝後始知二賢同居粤
西為此不敏恨恨前札欲僕作東坡像詩讚
之哽咽失公之念僕勤矣僕宿希往哲獨於
此老若臭味近之不謂其形亦相肖如公所
云也夫形生於業業緣於心僕自謂心近高
賢不愧矣至形有相肖亦偶然耳大造鑪錘

出於心匠孰能究之然臨老猶為此拘拘如處暗室則可愧也柰何柰何可發一笑當時失口吟哦已成二絕今又忘去俟再補作頃遇高君稱說公心期高遠及念僕之篤甚備士大夫中如斯人亦希覯者真可定為同志也僕近得李長者華嚴合論善本擬以衰殘身命供奉法界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凡遇同好即以此妙義告之乃性命之極談也况公乃同好之極還乎板在平湖陸五台家嗟乎今古悠悠莽言謝語當如庖丁視牛方皐相馬不當刮目劌心作鬬雞聯句也如何何時合并以終此言

答管督學慕雲書

僕初識公甚喜然別之甚易見之甚難也久之聞入蜀則益喜而去之火近隔之尚遠也雖然有待也公今校事已畢矣方咨詢故人啓覺後學矣雖僕亦因荷披濡也辭旨引諭納諸古人域中僕何敢當哉頃諸生自簡回

伋問動定顏色之彷彿皆謂循循慈愛氣雅神清即周旋顧盻之間已有鑄化甄圓之妙乃知公之學造於高明簡易而使人意消斯孔子目擊而畏之者所謂之天也者將旁礴一世而奚以物為事者也寧不愈動僕之想念哉僕老衰無似水涸根枯方尋依真實古人隹處用意深處時時見之以此新知逸思舊侶停雲影裏流水聲中豈無舟車吾將安訪公欲知僕正爾法堂草長也灼艾暑中甚病初愈未敢細續

復撫臺曾確菴書

暮山邂逅分炬為別入夕撫懷餘未抽之緒陵晨屣屣停望友之雲忽奉上方示我華牘情深意奧詞簡義該直指本于孟輿託夢原於莊叟證大心得少方便契淨名不二法門可謂悟本地妙明受大覺懸記者矣茲惟開府南征蠻平旋凱是役也西南方域曠代之奇勳萬曆改元

奏金之首冊即公之忠任知斷雖陽明蹴踏于滕峽孔明擒縱于南中不能過也然而色不見於𧦬微視常况諸阿堵山中遲客燈下聆言經世和出世而造談出機及入機而立義琅琅玉戞朗朗星迴洒甘露以潤狖貅之寬吹清凉而洗甲兵之氣傳云馮公倚不爭之樹謝傅抱不伐之碁視茲醞藉誠讓風流哉僕衰久矣然夙習未除壯心猶在覩茲達識竊忘嘉羨今夕何夕眞成秉燭之遊此生何

生重遇同參之友盖自揆斜論心達曙於今歲序七遷公盖日進于高明我猶未免於蹊徑也瞠乎其後公其謂何又謂予荒山寂寞宜假毫褚以添輝遂令負弩之人回勒文曲之字嗟嗟表聖守王官之谷太白酹九華之峰雖各有文章然未成賓主豈若予與茲山遇公之為幸哉雖然公方宣力仰答

聖皇予亦固守歲寒期存晚操豈直苟相為悅者哉我測公意知予要有樹也欲令詁言滿寸來哲高義動于群公云耳然乎其不然乎公欲予記之其孰敢辭不佞亦將採拾輶猷大筆摩絲城之壁鐃歌傳擊壤之夫曰篤不忘匪以為報顧力未能心則先許矣耳

所復書

頃小疏奉答過承遣使示諭為勒文曲之石隨惠草堂之貲感愧不勝未知所措夫昔之修士不忍以貧累人然于相知叩鋏以待駕戞鼎而佽炊矣此又義之廣如此何敢終拘

小狹以負公哉强意拜嘉謹此申謝茲惠也奚啻小亭可成將於環堵亦足他日掃榻焚香於中安得暫侍君子以盡大凡得少方便即成菩提之旨哉昔過王方平仙處作詩云山如控鶴倚雲開水似遊龍蹴地迴山水悠悠望靈節仙人投袂幾時來人世嘉會亦似有私客與主秘惜者文曲山中懷人俯仰意竊有既哉容再啓以代面談

再復書

頃領批答詩獻之牘璀璨琳琅抑揚磊落文
搆之妙前無古人矣復枉使命幣翰交輝蔚
水分俸公之愛士情篤義髙若此而疏語精
緻如圓珠走盤如芙蓉出水盖取之無窮後
出之益工也僕詩之陋再經名筆品題安知
後来天壤間無説項斯者哉難忘知己之因
潜結矜名之果乃知一稱讖為已甚泯利養
為矯刻矣渾汗不及作答聊用此言博一笑

復李生書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
此特槩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
也以此遂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
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
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溥青紫而不
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
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
似以虛為實得少為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
又何説也夫步象蹤者不由兎徑恢大業者
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
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
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
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
若足不出於自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兎園寒
陋十數冊故書操觚子活套亹亹不休之管
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
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
後無来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泪于秋
水又洒嘆溝澮之盈于屋霤人以為愧矣生
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輩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
鄣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
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紛光陰易懽
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
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盖士學道而無師
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卑竟墮此耳予老矣
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

文鈔 卷之二十三

生母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
而三薰于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寄朱錦衣箎菴書

僕跧伏草野四閱春華矣于公之門赤牘不
修者非敢怠也非敢忘也事有當禁禮有所
損區區小諒想高明恕之至聞長公葵翁之
尭逝則五内摧傷恨不借兩翅至公前叉袂
抆涕以慰悲哀也嗟嗟以公友于之愛當此
驚變之来雙鴻落影並鳳分丹傷如之何痛
如之何僕偶一思公如聞初計便風寄奠有

少意義似近闇幽惜區區之言誠不足重也
幸為予焚香誦之靈㚆之前無令鄙人悚宿
草之憂也如何夫宇内之人誰無兄弟公家
友于則雖守範敦禮之人分甘讓綺之士聞
之猶有汗顔也可謂卓絶無雙之行昭代名
世之臣也夫君子有此不朽之名亦足以觧
無端之恨矣惟冀收保精白尃意
聖皇為社稷自愛僕已衰朽然耳猶得聞公佳
譽之日至也以是雖隔萬里近若咫尺不能
多及

復陳督學五岳書

鄙人退居養痾但思下澤之逃不修左次之
刺久矣第向来偶旌節過此遙聞聲而相思
忽接滕而千里念之懸企久未慰止不知此
何以也俄承翰札貺以厚幣乃知門下所以
念僕之切又得悉尊嚴丈人憶僕之詳僕之
固陋何以得交於陳氏父子之間哉僕别尊
翁久矣光輝蘊抱當略見文字間又以咳嗽

伏枕不及快讀俟閲一遍有以復公也僕頃
不量欲有以編摩語别具疏中奉鹿覽求教
其義例譜品家流派别之略則常在心目之
暇日賜批抉之如何筆札頗多未能便造然
間杯帶之上矣喜聞文駕當以便過我草堂
區區雖老猶能抵掌談古人佳處以此供勝
友猶愈於看藥攔耳望之望之

與林象山廉憲書

迢迢暌別忽忽相逢慰此谷音假我福照那看雪嶺之增重固知吾道之將行惟門下朴忠純孝人世天機偲偲用力之以深迴迴回光而宥密褰裳入蜀佩劍壯遊顧張仲蔚蓬藋之廬飲李適之賢聖之酒先天講知來之數河車授度世之方繾綣多情徘徊終日故人雖老猶能誦陸君戰勝之文錦里無車安得下杜甫草堂之榻齋居屬望無以寫心削牘為辭徒拈凋筆虛七襄之機杼不成報章迓東帛于丘園聊以將敬

復陳憲副蘇山書

別公久忽領翰札并文集近作後如再覯儀刑也僕衰棄老醜無所事事栽松以蔭後人其計疎矣著書以嘉後學其計又疎也每日兀坐嗒然頹然不忘其成形云耳人謂我待盡而我實未嘗待也方以造物者與我以無盡也鄧使索書甚急方病卧伏枕之語草率奉謝餘容請教[illegible]君文宗出類之才但恨未及而扣耳

復陳鐵菴方伯書

歸來城居恐妨諸使節移構江北卓舍藝松栢而與之友方動筆墨之思已逮沉痾之及遍來痰嗽憒憒或旬月不出戶閾語云不學則老而衰殆僕之謂乎是以高賢在位澤及我民亦缺一札之候起居也忽枉使者惠以長函捧讀深情厚義頗為之悒鼻之為酸也又重以薪水之助感佩何若恭惟醇德美名獲上信下海內揚歷有聲之最也茲復入侍禁籞即分居八座之漸矣

聖主建極賢哲滿朝海內雍樂夷夏平寧公之所遇非極昌極明之會乎鄙人農圃殘喘猶有拾穗之歌在此而不在彼也言之以見景慰之意詩刻并近作二序奉覽日暮崦嵫欲公知僕志在揮魯陽之戈而力未之逮也一笑

復鄧玉洲僉憲書

病居中舍姪台柱忽抱湖東公據薦家祖入
名宦祠不覺感泣沾襟也吾祖闇然日修不
求世知自今吾曹追想我祖行事不知名為
何物盖其性然也沒後文章缺漏行實散逸
有慚痛心今因賢親表章略述其槩於後先
大父贈尚書桂窩先生幼禀異質言動岐嶷
受趨庭教以古人為師東教修名沉默寡言
行輩環處不狎不忤中其意之所存莫之可
測也初入縣庠鄉先達高公異之折節為忘
年交以成化丙午入鄉智薦書試南宮再不
弟親老矣遂署武功學事分祿養親公席有
待問之珍手握鑄士之器擁臯比之望立鳴
鳳之原日入綠野書院與諸生講性理之學
作詩詠橫渠慨然自謂古人不難到也九年
日惟一食蕭然鶴立物不能干處身勁毅教
人茲惠武功人至今傳之康太史目擊心存
為公作小傳大略見武功志矣以憂回久之
陞知雲夢縣事雲夢湖中小縣初至任學者

寡民吏擾雜公以簡嚴臨之訟牒漸息民歸
農釣猾偵收跡時有門婚張子以親迎至居
數月悉知公雲夢之政也予幼稍有知甞就
詢之張子曰翁之衙黃虀薄粥無異田居桁
楊不設蒿藋滿園公庭悄然惟取四書作掛
意之章耳掛意者如說學習便凡古今之書
與學習同指者條而著之書亦浩廣縣中人
語云六房無事四書掛意翁之居官若過于
方徑凡部使者過縣薪水紙燭長揖而已縣
事無可問者過即去矣故其品之高者心異
之而不肯薦也品下者心惡之而不敢毀也
往來差使相戲曰且莫早起前有雲夢矣予
嘲公以學問身價自高不禮於伊葦也夫張
子之意若誚吾祖不和于俗云耳居一年政
聲漸起矣有縣民某氏兄弟相率来賀令節
中有民帽者翁怒曰輸槩例官猶可言也民
僣士貌與令抗可恕乎即時剝衣撦髮械繫
之某民聯黨友叩頭流血求哀公以新歲當

徃賀太府聊濤責而釋之其氏遂傾家貲千金入京賄要官報讐盖伊家武斷已久恐自此損重不可振也故竭死力圖之而公不知也忽直指使者至頻聲俱厲公始覺即日納牒求去直指使盡搜縣事不得便乃令兵房吏稱報接迎壽邸時多用夫四十名不知當時用夫屬大府分撥令不與也公不辯歸時年五十二歲矣歸二年皐生後遂寓大學士席元山先生廵撫湖廣時遣逐其氏席公未識吾祖第聞吾祖之名惜不及薦也稍聞不肖輩㓜頗慧嘆曰趙君未及用其達者在後人乎噫此吾祖兩仕之大略也不肖輩不自修立俾前烈湮沒不孝之罪每一念之耳熱面赤無以自容乃蒙賢親忽舉高義表章於再世之後以慰其四代之人允我親朋孰不感激而况吾輩恩其可忘令使去僕火瘡痛甚不及修儀弁作道中府中二公書尚容便附以表區區感謝之意兹以先行之畧奉聞恐欲資談塵也

復林錦峰太守書

僕仕而旅退故獲交海内賢儁士未廣垂若復入偶得接足下於廣衆中心固異之然未定交也適来廢居奚止干門有雀羅將鼠集子房伊威在床而却掃者常數越月西南陳人之最者非僕也耶舊之交識避陳人之塵者迸城數舍射而去矣避陳人之風者百里外鑿山開道取他邦背而馳矣胡我執事之獨有異也居在數百里外不惟不避之且有臨風之思望塵之想也作書慰陳人曰將如昔健爽乎分俸以周陳人曰得毋少窶乏乎殷勤至矣盖公之地多有勝士夫泉令之鄒魯也經術文章節行俱著相尚興起公焉得不挺流俗而獨出也哉若僕者羸其形耳其心靈猶在也雖作丘隼齋墓表稿為人持去聊寄近作二首兹欲編録書內外篇序目非為文也欲令鄙言在公之側常如抱公清[illegible]

而接公之清塵云耳

啓

啓嚴閣老

頃緣文園之攝乆稽輶使之書藐爾江海之情油然門牆之義恭惟門下冲和被體調燮及人值此方隅之謐寧寔逢政府之豫暇誌聞生申之日正當卜吕之年遥想上台從賓滿座門生故吏之中洪筆麗藻之士作為文詠以侑壺觴皆相率而来蓋不可勝數矣留

都遠跡文苑舊徒雖無附鳳之羽毛亦動雕虫之技癢因思客歲此月之中奉有鈞台七行之札督令吴質之輩濫敘典論之文心雖懷于懼慚功敢忘于切琢神裁意鑄日蹉月磨腹稿常存手勒有待于玆雪夜試撥青藜援筆立成文不加點惟此占辭不煩於布置蓋由心匠已熟於形容屬文佬矣兀坐乆之達旦以示于鴻儒潜許可代于羔贄雖疑中阻欲罷不能竊以自宋慶曆以至今時乃停

彼廬陵寔生三哲文章楸枰位過神情同鍾岳降之精俱負斗南之望倘玆言之不佞見我明之有人挽千載之風流播百代之口實以此為號號曰不朽以是為壽壽于無窮

謝劉東阜巡撫啓

徃者過邀寵靈撫樹楔表以侈家嚴蕉風下邑今始春鳩工涉夏畢役委巷生色甲門耀榮當藉手悅親之晨仰推心錫類之愛竊顧雲泥之迹輙脩竿牘之忱惟門下東垣壘碩前輩風流洛中名士之才河上丈人之道乖

崖東起清獻西籌吏馴雙鶴之迎家畜辦香之祝分棠陰之暇豫剪椿樹之離披敢云義方實出望外竊以家親景暮年辭短褐時亨遇此長風若纖珠受海月之吐吞如小草領岳雲之沾渥名言莫罄感戴殊深其懷忠孝未盡之心荷尊賢知己之重谷中採旨期以禦冬膝下承甘惟思愛日倘除茂陵之病再燃東觀之藜當握蘭記累石之勳受簡續乙

来之傳請益乃切瞻依不忘

謝羅巡撫啓

鶩彊重寄明詔精掄惟九重防西顧之虞乃左轄負南銓之望遂膺開府重借寇公惟門下湖南高士章里名家秀鍾虎嶺之英光射龍潭之氣聲名瑣闥早器重于王公才望雕軒類掞章于山部雪山千丈錦水三年山歡其增重於再来水喜其同清予乆照幸我蜀士能挽福星叢尒徯夫亦牽于蔦僕今雖豹谷昔忝鵷班項我先人落莫有煩致語焜煌不妨投剌於張公非謂移書於政府纎函不腆驛路馳神

啓亢方伯

項緣除會得奉晤語谷音跫然慰我索莫夜之別懷想如失惟門下六館之特八斗之才掄士參藩試經外歷擢蘭密勿望切中台偶屈文翁之來忽懸合督之照地轉西向之

勝天開甲子之年僕翼隨鉛槧叨從鵷班會處擁絮之廬幸適持籌之慶五風十雨已倫安懍集之鄉一暴九寒尚悵遠祭承之列聊陳短札冀報德音

啓韓督學

項承華牘寵畀衡廬時有抹薪之羈未展摛茗之敬音同金玉日再卷舒書藏懷袖之中人望蕪葭之表惟門下文章巨擘經濟大家名懸南斗之傍氣蓋甬東之右當斯謏訛省省見此蹶蹶惺惺況宣木舌之聲來變蚕叢之曲墨池雲淨青春正字諸生石室光涵暇日移書父老僕昔逢白下幸交曠代之荊州老退青城忻遇阿家之吏部餞病指西山之蕨壯猷看東滙之波故摧藏而收叩角之吟乃却掃以効祝螟之計緬惟懷犢屬此鵬風敢稱寶樹于謝家濫厠名駒于樂廐采苓企思伏攊長懷真成兩世之知盟忘嗣音之報爰修短札用述遙情

啓谷近滄巡撫

綸音有奕移鎮大藩塞嶠生寒去思載路牽楚水之情無盡減雪山之重奈何老我中林之夫徒切上台之望惟門下希鄒鬪氣海岳英才當妙齡即冠於等倫總衆流以登於彼岸懷柱下漆園之適握隆中莘野之機西陽莘事際此昌平誰轉福星以照鄰楚蓋用人譬之救火先向急家公惟曰我亦何心皆同赤子張公來識眞為代者之師寵宋懸波實載居人之口僕倚牆老易避寵形骸閉戶而畏四鄰歆枕以遊八極雖相慕歆尙於氣味恨相逢見陽於高深芥針投契卜何時竿木隨身嗟已老岷山錦水為留一日之清光衡岳瀟湘長繫他年之萬目臨風悵企無任馳神

啓曾巡撫確菴

車攻吉日初聞六月之師露布凱歌已報九絲之克蓋勢恒變於物極而理常勝于道隆

夫時人事每相因

君聖臣忠都奏合言之不足詠嘆繼之惟門下北斗以南一時之望名與衡廬秀出文同江漢瀾迴藕中妙淨藏十萬甲兵竹裏塞淵富三千騋牝了座上公家舊案駕江南勾當新舟三川人士動謳吟大雅文章看制作僕官國史習近風人無韓司馬之才華慕鮑參軍之悲壯綴句甘泉已極草玄之思揮毫文曲羞稱洗墨之詞怏以雙函用附衆作譬之樂作多方意在供娛高會鼎妝野蔬心期調助和羹馳遡為勞光鑒是荷

啓少參沈文室

大庭品藻早識龎元三徑桑麻晚思龎叔況藉福星之耀載沾普雨之和眉嶠騰光衣江滌淨惟門下江南俊彥青鎖名賢省闥昔同心家通管鮑靖忠相戒勉國倚范韓何期暗穽發機遂令中途攺軸僕轍

回於栗里公麾亦向西川往事傷神新聞動色德音尺牘歡騰兩及衡門慰藉擬倫援躋同工往哲感慈高誼如何可忘惟是旬宣又嘉山水留連高詠遙待隱侯道情與世法而交參外游合內觀而同照自具匡時之略常聞報主之歌盖樓上之人龍豈車前之袁鳳僕也力能拾穗老怯杖藜難撰訪戴之舟但作夢周之想千里雲水閒眠卯色之亾百代捲舒式覩袞章之勛敬將幣材神去形留

與王僉憲啓

久欽盛名知暫息于外服頃聞榮命忻巳漸于亨衢惟是鑿石之區又覩福星之照惟門下著謇謇之節于
中朝收赫赫之光於內視試盤根錯節而別饕利器知剛柔微顯而作望萬夫正色臺端光識吾道僕少懷固陋巳及衰頹屈蠖藏身停雲思友以好賢慕善之志値蘭容鶴韻之同竊在下風寧忘結好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銘箴

求放心齋銘 閩試

乾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為雷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為心別名為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為一體未著驅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

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為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識其職冢冢我生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其牆自固其防自放于憂悲憎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羮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並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並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

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吸為習吸習心作注須臾不離猝彼家室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纏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如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

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修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為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岩岩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知恥銘于東西敢告同志

克己箴 閩試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

哉吾視非仁肓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
吾言非仁口過瞢瞢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
呼微翳昧晴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己
成敵執迷為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災
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
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于仁何若古
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
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
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

不浹小己裼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
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
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
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為瘘痺此
為不仁而椓椓小己是故無己為克真己為
大至大為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
性此曰聖彼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
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為仁由己

雜著

長樂洞仙述壽阜山楊君

予倦遊林卧二載將以是夏復避暑于峨山
撫歌臺憇閒道之峰戒行未遑問與二三友
人㩦屐出城坐長樂洞邊瞰江流俯青林亦
既樂矣麓有麗崖楊子之別廬往就焉主人
未来諸子各繽紛和歌予憑几卧聽之俄而
夢白丈人携二玉童至丈人呼予曰子非卧
遊峨山適来暫經芝房者乎来與子談俗傳
陸君歌臺卽歌德之章信乎曰然丈人曰此

孟浪傳耳别有陸仙跛鳳音微妙載紫虛譜
當以玉琴調之俗所傳軒后問道又妄子讀
秋水篇嘗自見乎聽丈人說惘然莫測意指
也玉童出洞簫吹之覺予身心倏澄徹無礙
斷諸塵想童乃戲予曰是時君五經安在乎
丈人曰叱無褻士丈人又占辭奏曲似步虛
調丈人及玉童三人耳洞簫外無別携器然
奏曲衆音咸備也聲琅琅入于竅如撤珠玉
盤中毌毌泠泠身滿空碧顧予視丈人則差

有二童者卑小矣訓小歌童曰此長樂洞仙之曲也語未竟楊子走赴客驚予起詢之才片晌耳音猶鳴在耳不能與諸生共也獨能數夢之狀如此楊子喜勃勃動色曰明日家君誕辰也適卒予婦稱觴聞有客急停觴往候耳家君近卜築於川自號長樂洞主君所夢之其吾親壽之祥乎出越羅書其事且求補作洞仙之詞為觴祝藉手予與諸子嘆異之約明日偕諸楊子城中之宅抱琴度詞洗爵為牀下之拜皆如諾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予昔充史局竊聞
朝廷之末議矣皆認認然憂兵之不足於戰也財之不足於費也人才不足於用也夫
國之恃是三者如人之旦夕食飲知不足則宜為速備而御事之臣泄泄自居苟為身計無及遠之慮取為已憂者又皆末位疏狄之士雖勤無補也當是時今蜀撫二華譚公為職

方郎於留都而予亦以量移同官比舍以居所謂末位疏狄之士懷天下之憂者咸於茲聚公於中深任艱事名甚著聞矣予居嘗謂人曰行吾言則兵不勝壯也財不勝裕也人才不勝多也衆駭其言之易也而公獨是之謂人曰趙子之論篤矣顧諸君未及察耳夫兵能選之練之則益壯矣財能聚之節之則益裕矣人才能知之容之愛惜長養之則益多矣公于時最少而識固過人也予服公之知言私自許曰此日陝中經略將在斯人也歟公徐出守天台平定閩越才術忠任矯矯莫匹而予以家食違公且一紀矣頃
朝命以蜀盜繼發亟起公撫視公至懲昔之急以練兵城守為第一義欲為全蜀開太平之業而不辭其勞有不知公之忠壯任勇者非夫也夫公受
聖主股肱之寄荷方鎮之任三事者皆得次第漸理而可獨操其權者惟兵為先今四川練

兵條約足以見公韜鈐之略行之天下則率
土皆勁兵矣雖古之智勇亦不能外是以有
為也噫公初欲為而不得為今則得為之而
勇于為矣耿耿之心十年如一日也非予知
公其誰也哉嗟呼訑訑泄泄賢智跛𧈡將三
十年矣士抱才術遲一世安所不老也公以
盛年乘竟賢之運起赴功名豈非天哉語云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公毋易其時哉愛以龍
時立峻業以報

聖主公優為之矣勳名之大不易度也予雖老
猶能筆公之能事此特述其一節聊為發端
云耳

為內江縣張令請聘疏

地方無福喪我賢令枯萬閭閻蕭條林壑相
對酸涕其何能淑緬惟門下軫民憐才闢此
不諱感悼深矣初張子到任即纏痾篤支病
視事僅可期月而即其冲雅之資平恕之量
惠民御下識度老練且能化及眷屬偕念民
瘼父老餘獨聞其慈旨如寒挾重纊暑御層
氷舉手加額祝其遠大吾儕服其良惠期其
異日樹立宏達豈意不吊忽爾隕越耶天命
茫昧人事錯迕變幻叵測將奈何哉嗟乎少
婦幼子鈍僕單持昔也嘻嘻相隨於有待之
來今也纍纍共携於失怙之去猿愁鶴跕之
處魂銷腸斷之鄉一朝鹿夢忽醒萬里鵬程
何在且聞其櫝有詩書略無貲蓄斂殯之際
篋擲紈素蓋放螢投筆之日走馬看花之年

猶啣桁下之糜未解牛衣之卧也嗟嗟新鬼
恨深徒泣白騾之國未亡計劣空尋黃犢之
岡天若有情天亦老矣恭惟門下深慈廣惠
如地如天遇此可哀必興善度乞於故官例
外破格推恩念其客化飄零亦由王事鞅掌
分少甘露潤彼喉炎俾咸陽逢類終稽西川
之麥舟則隔世曼卿後遇東吳之范老生生
嘉話世世欽承

贈衣契

僧慧宗號別傳者年七十住峨山幾四十年修銅瓦殿鑄大鐘二口造銅佛像數十他役不具數其費甚巨所以勤勞莊嚴峨山之意至矣頃下山訊予予問曰此回當作何事曰欲種數千百億松栢杉楠以覆蔭此山耳予詫曰噫嘻此謂之德林也歟因觧予擁寒毧絨氈氌衣與之曰以禦予種樹風露苦寒其毋辭乃顧謂左右弟子輩曰諺云十年之計莫如種樹百年之計莫如種人種樹在力種人在智種樹為利力之廣也種人為天下後世智之廣也嗟乎允老僧之心在士大夫則文翁郭有道王文中范希文程伯淳其人必能種一時之人才矣在有國宰衡則菁峨棫樸吐握愷悌之化必能種一代之人才矣又大之則洙泗指述開種千載之人才矣惜也嗟乎老僧今一起予哉乃老僧黙耳漫不知為何指遂語之曰破額山中栽松道者棄手中鉏得別傳之旨汝知之乎其汝之身耶老

僧始一笑書之為贈衣契

内外二篇都序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為内外篇也曰予意在備經世之法俾頡治之主有所采擇耳經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即經世之主也其位為統其臣為傳其令為制其事為誌其道為典其德為行其才為藝其技為術譬之於車輪轅輻轂軸蓋廂一不備非完車也能知七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統也則於

經世之法如探果於囊走丸於坂亦易知而易行矣或曰若此善矣曷為贊以出世通無乃悖乎答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先秦之代聞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一云周史亦曾一見其書後沒不傳）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多漸奇英辟哲臣譯而保之于今六千餘卷矣閎深辯與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既云普拾遺文可獨棄此而不錄乎烏得為贊且予亦聞出世義乎化人之法以浮生鼎鼎百年勞蘊為世

也往者為過去世續者為未來世三世流轉未有涯際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此謂之橫出三世也又此世者五濁泯泯名為欲界升之為色界再升為無色界然升者復墜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升沉也此謂之竪出三世也界即世也夫俾經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於化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為悖或曰然則曷為外之也曰内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為主出世為客化人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于世也非客議乎譬之家居為主人遊為客子内為主而外為客也此一人之喻也又譬之家有二子焉一耕而一釣則耕者名農而釣者名漁農在鄉而漁則在疆矣其地與業固在外也非有意於外之也

史業二門都序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統乎制誌史之綱而記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之主其能合諸客曰子學道者曷以史自居噫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為史之聖乎六經群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于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官亦有意于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未建傳行不彰制誌贅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為此篇盱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故盱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為統輔統之功為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于史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為典翼典之德為行乂習而

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于業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言之宗是謂胪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統統建而天下之治出于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于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客曰何以

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鈐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子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目冗成則棊愈劫而愈活此不亂之喻也客曰唯唯

內篇經世通二門八部

外篇出世通二門四部

內篇史通門四部

統部　百　十　卷

傳部　百　十　卷

制部　百　十　卷

誌部　百　十　卷

內篇業通門四部

典部　百　十　卷

行部　百　十　卷

藝部　百　十　卷

術部　百　十　卷

右總　千　百　十　卷

外篇說通門三部

經部　百　十　卷

律部　百　十　卷

論部　百　十　卷

外篇宗通門壹部

單傳直指部

右總　千　百　十　卷

答縣庠諸生致新舍字碥疏

梧鄉趙生幼耽書卷長鐵百家垂老無成恐終無聞於後世也暇日閉關發憤深思千聖

心印斯文在茲繼往開來仁不讓師略牧郡
縣持世後事遺文落跡有炳丹青擬述書二
篇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
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
曰宗通內通之門有八部史通 部曰統曰
傳曰制曰誌業通 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
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皆備矣外通之門
有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
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業通
之典上接孔氏史通之統自秦而始其取舍
義意要在是當有都序有小序有凡例有答
有辯所貴俾二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
處成一家言以俟來哲總計諸部之文有三
千餘卷筆劄頗廣未易速成凡我同志庶幾
相予商榷教訂勿成空言幸甚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頃為著錄中避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挽託
又承分惠屬餘對之令愧然錄書事不中止
則此助不可辭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鄉
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耳恭惟我公
進輔
聖明平盪四海使元元樂生而他山有遺老焉
垂白把筆日孜孜揩拭簡蠹時求新義以答
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
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
無辨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
有向上事豈不悲哉常謂世無至治因無真
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
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
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
行也禮樂其藝志也傳具體於統而術藏用
於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
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守史
官欲繼仲尼之業敘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
之義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
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

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其徒紛
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
家者流也縱横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
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為六可乎于是班生增
為九流自後經分專門業有百師法承千訣
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于今矣此僕謂前
人法眼未具之大略也茫茫宇内逝者如斯
誰念之哉嗚乎小子何敢讓焉欲為我
明增一斯文亦懺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寵敢

對敵而稱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
語之粗具今復舉略而言之已於此際掃室
落筆欲先造統部夫統者于長以為表鄭漁
仲以為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為繫
屬於天丘仲深畫圓相書代號於中而黑白
之以進退其人諸史於此注意者尠矣予以
為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曆數之所歸
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
王正月大一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

書先統夫統者圜而無外之義合而為一之
名也有天統焉曆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
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
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
統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
齊始皇帝即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
餘而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于簡端焉謂
之長曆雖赤蘗焚臍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
代而沖漠之運未有一息之停故曰天統無

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歟也
氣歸於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
以九圍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
相以著於甲子之下每代之上〇為地統焉
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統有正劣而後有分
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之中著一畫焉
⊖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
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
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

繼之以孛(彗)一變而為孛孛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孛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强臣勍狄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既故繼之以既●既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移移可得亡乎既而繼以彗(彗)以彗即孛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海土崩群雄戰立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

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命若定則復為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彗後繼之以分(川)自分而上至于孛皆稱為劣夫均一統也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係於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可不念乎又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周勃陳平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光武受赤符為主有食既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為分鳴乎九圜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朱仲晦與之蝕既而勢大合故元滅金取宋而定一嗚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奪之所謂因人統有正劣而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也此段本不當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舟中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寬養愛時赴闕遄發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乾乾夕惕為

名臣之冠以慰老叟遠道知己之思滿懷満望

祭古聖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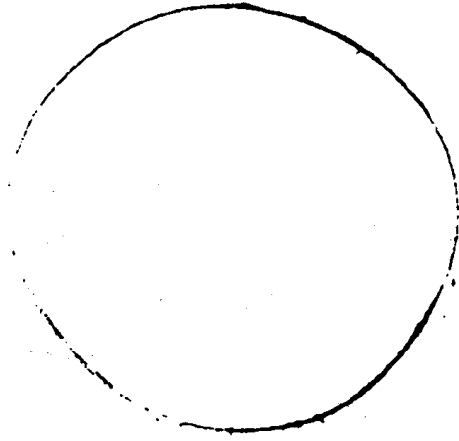
皇胤生緣遇幸涉真薰今出頭來不忘覺照然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如此展轉四十餘年邇來乘白謝事形志俱衰顧影枯殘忽生勇猛乃取架上舊書以類助列隨文類布各就部曲曰統曰傳曰制曰誌屬之史門中治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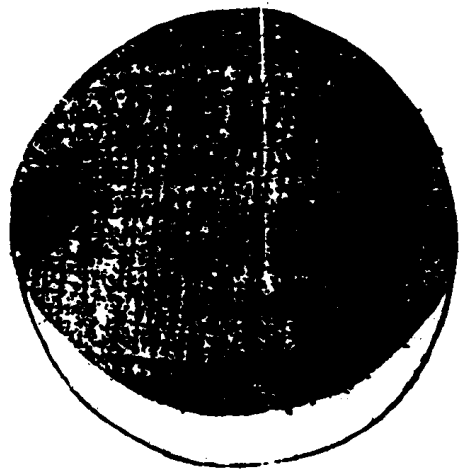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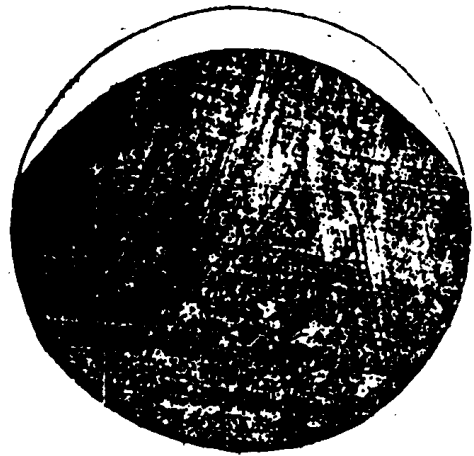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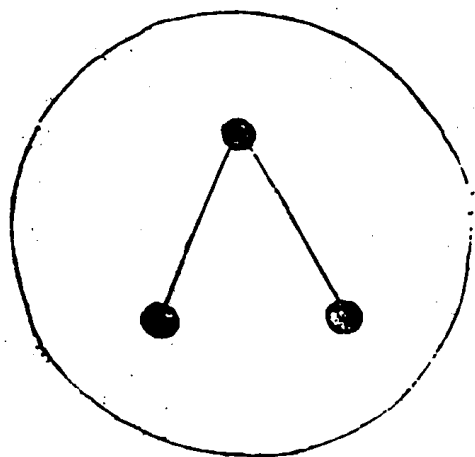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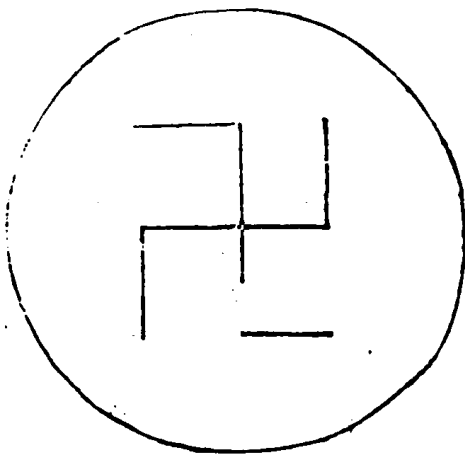
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屬之業門明學術也夫
學術必助于治理治理必原於學術二門通
矣世可經矣題曰內篇又取東度金經之目
而觀之函部整齊出於
御製非喜眎生可得改易但於每部摘採要文
以便修習曰經曰律曰論屬之說門大智二
昧所自出也曰單傳直指屬之宗門大行三
昧所自出也夫行智二嚴如震輪兩足闕一
不可二門通矣世可出矣題曰外篇約要而
言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於
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
世之念可少慰矣嗚乎虛空有盡此願無窮
劫石可消斯言如在惟神慈監俾我愚昧得
懺罪尤精白以告不勝虔仰

周南留著圖錄序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　賜休還山道經
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
相見甚歡頃之即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薄遊
函崤間留著四圖並贊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
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予殆將從此隱
矣可不為我稍著書若任君耶予即欣然諾之
既而悔其嫌於掠名也遜辭避去乃蔡君使人
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
為述七圖略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知左夫
予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抱空文未踐實事
心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為蔡君傾囊似與任
君鬪博誠不知其為可第予意則有說矣予西
極鄙人行將掩其聲光與竄兒田畯為伍愈與
世落落中原有道何以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
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君之撿藻藉蔡君
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稍喜予之亦能窺取
一班庶飄然御風而西為予啓重關之鑰夾剖

瓜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木之文遂種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并事也哉蔡君處東滇予還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别矣是書也其爲予置之笥中遇擇法之人試爲一展乎予日望之俟之勿謂予開眼作寱語也

混元圖

古混元一圖寔無量妙義百億三昧之所從出也一名真空一名妙有轉多名號至於百億四天之下兩滴之數猶可究數此之名義不可勝究也古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昔百丈懷海問馬祖道一如何是即此用離此用彼馬祖振聲一喝百丈只得三日耳聾若能如是承當管取瞞子不得

出庚圖

浴魄圖

右出庚浴魄二圖玄宗之指要也其意出参同契中准太陰行度以節火候煉庚者止於丁爲陰火煉甲者止於丙爲陽火即謂之文武火矣頗聞有口訣焉仙書標圖無慮千百于過其最要者二寔混元圖中妙有真境咄請如定觀

右伊字卍字二圖性宗之底蘊也乃金經之中
大佛親口宣授開之䏊源祕奥潙仰門風諸家
捧喝龍象爭馳密證潛符皆出於此妙悟此者
四真混一二事雙融寔混元闔中真空妙界文
殊普賢觀音圓通大人之境叫臨濟小厮兒却
具一隻眼請如是觀

文肅集二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趙貞吉撰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
集凡詩六卷文十七卷貞吉學以釋氏爲宗姜寶
爲之序曰今世論學者多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
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
而不少避忌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而訾
議也其持論可謂悍矣

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駱文盛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張時震刻

合刻武康四先生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提要

駱兩溪集序

武康爲吾隣邑經所識封禺蓋其鎮山[illegible]英溪流天目枝山之落英卽樂府所謂前溪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是蘊含旁薄乘其奇而鍾其奧豈無足以當之者哉孱梁問多金紫貴人人品弗叙屬賦朝野至相肩摩然太白所謂綺麗不足珍者正謂如沈休文之屬郎其流風誠茂如巳斯何足云唐貞曜孟先生郊其庶幾足以當之揭德振華昌黎先生爲誌之於洛東所謂維執不猗惟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誠茲邑所鍾之特懋者後七百餘年仍有人焉兩溪駱公是

也公名文盛字質甫少岐嶷神超色夷年四十餘仕爲翰林編修嫻文詞而勵操行自相公以至同館之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一日乞疾還兩溪閒期滿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自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真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故人時貽書彊之薦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存可概見也公所爲詩冲澹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情素故得如其爲人第取舉廉薮詩不强吟吟亦不多也不施而昌詩貞曜特懋非公復誰繼之竊謂貞曜在唐平生啼困然嘆老閔窮甚則逼窄天地鉤章棘

句至於楯權肖臂可謂悲且勞矣公獨於遭逢榮盛之日退處悠然歲屢空乏無不自適發攄性靈不事雕劚詩篇率類有道者之言自有可傳貞曜乘一邑之間氣而公乃備貞曜之未有後之考乘徵詩尚論其人吾又知其必有辨也已公子鳴鑾嘆公之篇章既不苦搆而又流散者多没後數年竟類次之可占能嗣公文汝楠携公集曩宦江西守饒州王君健僑令武康最爲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不及嗚呼生而乞閒死而不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言風問可想傳之者其秉尚復何如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兩京兵工二部侍郎德清蔡汝楠撰

明百家詩選集序

浙之武康有駱公文盛聞其名久矣未見其人也隆慶庚午冬姚山人以詩集七卷寄予蓋天然自得之音宜爲詮刻公字質甫號兩溪中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吉士爲編修官時年巳四十矣一時同館之士多重其文亡何乞病還溪間期滿不復赴有移書勸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娱而巳其用意深遠蓋有託而逃者友人蔡白石稱公詩冲澹爾雅摛詞整秀出唐孟貞曜之上覽者當能辨之是歲十二月既望錫山俞憲汝成甫識

小叙

兩溪先生存集若干卷先生集有詩有文先是論次其詩序而傳之者爲清溪蔡司馬子木不佞文自燥髮而知誦法先生也往偕計從先生曾孫冢先游最知因屬草其尊大人纘溪先生狀叙世系述祖德時知先生于形似間遂擬之于古空室蓬戶裼衣蔬食不厭然而已而弟子志之不倦之士已讀其狀若誌銘及小傳又數年再四窺其存集因追憶兒時所聞先生一二軼事殊自愧知先生淺也先生葢有不爲而可以有爲者也而世徒見其所不爲而已先生彊

年登第奉大對簡庶常官史局者積五六年所時相嵩柄國勢燄張甚士之嗜進取者輻輳其門而先生翛然自遠不可得而親以使節還就列中堂一日相嵩目而誰之先生徐舉手以職銜姓氏應不復自通名卽日上書乞疾還兩溪不佞文大父愛雲公嘗云先生得請還期滿不起日日青山碧流間繙書理詠而已而養日益粹聲望日益重同館諸公人人內遜以爲不可及共爲言欲卽家起先生貳南雍而相嵩欲先生一謁承明門猶尚以前故也御史某來諸公耳屬御史亟先生勿失也御史亦自嚮慕先生甚欲

得一見眉宇而彊起之而先生自乞疾還溪來不復入城府至監司御史之庭義不往見事亦中格以是終其身林下真有鳳翔千仞覽德煇而下之意非區區腐鼠可仰視而嚇者不佞文讀書少不知古人中誰比而它故老所傳公扁舟野服間往來六橋三竺間以督府物色冒雨歸賈人持千金請一言權使得釜放郤之及里居一介不取于先生似猶其小者也然而先生生平之小者後來聞風興起之雋蹻蹷而趨猶覺未逮而一二豪放不欲以癃膌語人者至汨泥揚波不怪也而先生出處之大者祇低回嗚咽于

孝廉公之狀微于銘略于序間出一二語于小傳而語焉不詳先生既終其身不自明而後之人亦莫有能知之者象先數爲某言銘墓序集並當時名卿宗匠聲氣葢天下又與先生最深豈其有所辟忌以掩先生無亦其知先生深窺杜德養恬微旨于吟詠中相與念于形骸之外而然與然而先生難于不自明知先生者何至便不出一言不佞文是以論其世也柄臣積威之約卽出一言吊先生于宿草遺篇尚不可而當其時況可以有所爲乎不可爲而又可以徒默默低頭就之乎善乎同館諸公之言兩溪七品十

年，而我輩官階日進，以是爲愧。夫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何能不先生愧也。先生集古詩近體若干首，冲融曠濟，絶無近世一忤當塗，高自位置，凌厲廝跐，嶔嵚歷落之態露幾微于顔。而先生南埜語錄中所稱相德、相器、相才、相道，故自有之。使先生而在日月之際，志得道行，即不動聲色，其有爲當何如也。不爲之爲，世人莫知。反覆觀之，上下千古，眞自與栗里淵明同旨。其集亦當與横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者並傳不朽。司馬子木以爲乞閒廿朽之人，未敢以爲然也。不佞文僣爲一言，猶恐非先生意也，則猶然知先生淺也。

萬曆癸丑龝日古禺後學吳尚文謹序

駱兩溪集目錄

駱兩溪集詩評

德清白石蔡汝楠子木撰

樂府

將進酒　有逸致

驅車復驅車　古意

有所思　四愁兼少陵同谷之調

五言古詩

歸田　沖雅逼彭澤

山行　又似昌齡

讀延生集　達者之言

七言古詩

游元符宫值雨　有意興

題画　似岑嘉州

五言絶句

紫雲洞　不落言筌

欵山亭十友吟　不減摩詰輞川

諸五言六言絶唐人所謂剪刻省帮旣有之矣

第工處更进天然所以爲入室之詩也

七言絶句

有天寳諸公樂府餘音

五言律詩

郭將軍山亭　少陵愁與醉無醒句並工興則有甦沮矣

使鄭歸游竹隱寺　便有歸來之興

送蔡白石移官南都　余告移南官舘中諸丈惠篇非不工竒而两翁幽遠矣

山棲即事　自山棲後得詩玄秘如禪家不落權乘太史本青山碧流高士纔脫官蓬鞿鎖詩便本色中超凡

壽可園翁　雋永又逸興

聲聰瀑布　清

雨後西郊款步　詩中画此作近之

郊居　少陵家法

雪霽　幽人之趣

夏日過獅山草堂　自在似陶似杜

五言排律

首首有劉員外風致

七言律詩

旅中聞鴈　佳哉

邊聲　似許丁卯

宿昌平劉諫議祠　七言律自奉使後少陵所謂漸於細律

送張子居使錢塘　沉着

詩餘

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詩如坐看南溪新水漲詩人之詞也

駱两溪集詩評

駱兩溪集卷之一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印]

賦

憐寒蠅賦

吁嗟乎寒蠅爾胡為乎有生繄氣序之流易欻凉颸之薦臨念爾類之尚繁顧非時而營營豈弱質之能久諒寒威之莫勝爾乃僵矣其形悽矣其聲旣踡于飛復蹶于行方縮縮以憔顇遂奄奄而伶俜點汙莫施其技攻鑽曷見其能或沿几而莫起或觸楹而輒仆障不施以曷入塵未揮而先墮進退跳蹋將焉攸措吁嗟乎寒蠅聽言爾寒能無爾憐感念疇昔忽復長嘆方夫太昊司辰祝融揮鞭赤日在地炎威赫然爾於斯時氣適志便蹺足洋洋鼓翼翩翩翁兮類征𠋣矣群喧逐汙湛織醉釀飽羶弗召以合祛之莫殫恣意一時貽患百端吁嗟乎寒蠅詎知物從化遷時不可常惟暑爾乘寒宜爾藏厥知止而不殆或自縮於喪亡爾乃淹留濡滯自攖其殃獨不見夫蝠游以夜梟鳴於噏妖狐乘昏尸虫伺寐蓋有所肆尚有所避也豈趨就之懵懵能自逃於顛躓哉吁嗟乎寒蠅始于爾憐亦終爾患念死灰之復燃將殞枝之再蔓矧羸豕之躑躅惟易竭之明鑒爰命童子攘臂執拂爾撲爾摧用殄厥類靡令孑遺羗除惡之務盡弗自燼於乘危庶幾乎庭宇虛靜幃幄寒開俟南風之景延當時物之蕃蕤絕攖擾於爾輩欣四體之悠哉

古樂府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無復玉堦行思君如蔓草剪去又還生

其二

自君之出矣不記別離時容華坐銷歇那復繫君思

其三

自君之出矣忽忽歲華遷迴文空自織誰寄到君前

戰城南

胡風衝塵蔽天黑曉戰城南暮城北城南披靡城北闕易將軍素號萬人敵一朝遇虜心膽慄何況疲兵與羸卒君不見黃金鑄印空纍纍城邊白骨翻成堆

燕雀行

吁彼燕雀爰集于堂載飛載鳴其樂洋洋樂可以極弗可以長堂㷀于災巢亦摧傷人謂燕雀將同厥殃

燕雀啅啅以翔以翔主人有言燕雀罔聞以安厥棲
豈無東隣

將進酒

將進酒勸君一飲須數斗酢鄉風味君知否此中不
異無何有我欲從君覓杜康杜康之族森兩傍梨花
白對鵝兒黃金盤玉露何瀼瀼鬱金香噴琉璃光朱
緋三千酒一石牀頭金盡何足惜但令我醉無虛日
世間理亂耳不入何况升沉與得失古來賢達誰最
名唐家李白差可稱舒州之杓力士鐺直欲與之同
死生君不見規行矩步徒倀倀低眉摧顏復可憎腐

儒悽悽抱一經白首落魄嗟無成不如飲酒稱意氣
凌轢一代誇豪英風流至今猶在目千載何人踵芳
躅勸君莫作兒女顏我亦撫掌隨君歡勳名鍾鼎且
勿言富貴過眼如雲烟閬風玄圃路渺漫流鶯語燕
非所憐青山綠水滿目前山鳥山花依我旁我歌激
烈君舞翩蹮狂呼傲睨兩不嫌劇飲只如鯨吸川幾
廻白眼問青天此時此月眞何年

臨高臺

臨高臺臺高幾千尺下有洪流深不測昔人臨之車
仆馬踣人壽幾何須自惜且莫凌風射黃鵠我欲言
之心怵惕吁嗟乎我欲言之心怵惕

從軍行

自小慣從軍不解從軍苦男兒貴立勳寧須戀鄉土

梧桐行

鬱鬱梧桐樹枝幹直以繁托根幸得所南岡勢嶄巖
雨露日益滋穠陰滿前山詎期凜秋至西風忽摧殘
材美誰復收棄之道路間不若樲與棘翻蒙匠氏看
將此三歎息歸來涕汎瀾

黃頭郎

黃頭郎爾胡弗思時至天子顧時去野人唾郎知鑄

銅無了時入口餧蛇郎豈知

班婕妤

秋風時颯颯秋草復離離自是容華歇非關君寵移

行路難

山可梯水可航山有大行水雅辨舟車一旦失其利
顛覆往往溺與僵我思山水本無惡衡門棲遲安且
樂君不見風波平地起千尺轉眼峰巒增突兀子淵
拾塵同門疑曾參殺人母猶惑噫吁嚱險巇世路憂
孔多古人扼腕今如何

驅車復驅車

驅車復驅車驅車向何方車輪未應遠無奈車塵揚

有所思

昔張平子有四愁余小子乃有四思嗟乎惟思故愁惟愁故思其情一也若夫辭有妍媸固有所不計云

我所思兮天之東泰山巖巖高入空群峰環列尤龍從道路阻絶何由通海中別有蓬萊宮雲氣日夕常濛濛跂予望之杳無蹤歸來閉門心忡忡君不見兮涕沾胸

我所思兮天之西青城峩眉天與齊流沙滚滚砂塵

飛草木陰鬱氣慘悽白日不睹明星稀虎豹哮吼狐狸啼跂予望之路轉迷歸來閉門心顔摧君不見兮涕沾衣

我所思兮天之南南荒風日常炎炎黃茅瘴癘不可干長蛇巨虺紛糾纒猿猱出入戈矛攢殺人不異草與菅跂予望之道路艱歸來閉門心悲酸君不見兮涕汍瀾

我所思兮天之北黃沙白草渺無極層冰峨峨數千尺陰雲慘淡日無色胡兒中夜吹觱篥豺虎鬪之亦闢易跂予望之心膽慄歸來閉門增嘆息君不見兮涕沾臆

猛虎行

行人停車且莫前有虎有虎山之南黃鬚白額文斑斑聳身掉尾威赫然不向深林飽麋豕往往咆哮近城市昨宵已攫西園翁今晨復斃東隣子獵夫負弩不敢張壯士失色走且僵邇來得意勢轉劇白日亦踞居人傍虎兮虎兮胡不仁遽此荼毒寧無因城隍土木豈足賴靈應敢望山之神君不見漢家吏有循良績群虎相將渡河北從來和氣能致祥況爾一誠能感格噫吁戲斯人不作胡爲乎上帝好生眞有無

誰爲排雲扣閶闔仰首日夕空號呼

俠客行

古有游俠子逸氣何翩翩雄心渺萬乘奇論傾四筵朝移楚國柄暮奪秦相權片言五城返一咲千金捐海内懍高蹤侯王思執鞭慷慨有餘烈節立名亦全却咲蓬藿士窮年抱遺編

折楊柳

沙頭折楊柳楊柳絲千結忽憶閨中人淚滴與襟澈

箜篌引

瀰瀰河流深不測兮公行渡之須冊楫兮風波浩浩

艻滔天兮公竟渡之死無悔兮

又

河之廣兮不可以浮公行渡之惟楫與舟嗟嗟舟楫匪具兮不可渡公不信兮死亦何故

七禽言

泥滑滑十步九却不信世間塗路惡且看此泥滑滑

右一

不如歸去江南不可任西川有大路不如歸去

右二

脫褲脫褲莫脫褲一脫更難着新褲不如故

行不得哥哥山前山後路坎坷請君廻車意若何

右三

提壺蘆沽酒勸君不厭多君性不飲當奈君何

右四

播穀播穀首春力作秋望熟私貸官逋正督促

右五

姑惡姑惡姑不惡姑不汝信讒嫉並作汝盡汝心姑心自樂

右六

右七

駱兩溪集卷之一

駱兩溪集卷之二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五言古詩

出門

丈夫湖海志遠行何所辭出門悵不樂此情誰復知瞻瞻赴長道東西竟何之封禺多白雲回首空踟蹰

書蓼莪餘哀卷

哀哀孝子志傷哉蓼莪篇有親不得養抱茲長恨端

哀今有深感讀此涕汍瀾當時及門人捲卷無歡顏葉君純孝徒曠世同悲酸椿萱蚤淪謝歲月忽復遷古木號悲風蔓草荒寒烟時去嗟婉婉哀來摧肺肝江河那能枯血淚那能乾猗與古人行卓哉與齊肩我生亦何者丈殁童稚年作詩詠孝思抆淚增長歎

維揚舟中贈別

相見嗟已晚别離更匆匆人生如路岐悦惚西復東君行赴石城揚舲逆天風我向苕川歸夜月明孤蓬同心話未已對酒何忡忡美彼韓孟侶相從若雲龍

送友人之江右大令四首

江上雨初霽西風委群芳別離當此時黯黯中自傷
之子舍我去匆匆戒舟航我有盈觴酒送之清溪傍
酒盡爲君歌歌聲一何長知音日已遠引領徒慨慷

其二

濛濛山中雲淼淼川上水雲水何迢遥相望忽千里
驅車清塵揚挂席長風駛豈不厭馳逐王事不遑處
行矣莫蹉跎彼民正延佇

其三

厥峰古名邑鬱鬱群峰攢民風久已漓出宰良獨難
君才自利器試此盤錯間烹鮮念彌勤食檗操自堅

遠圖懋芳烈高駕挹昔賢千古有遺愛希君無媿顏

其四

葛藟相糾纏鴻鴈慕儔匹緊我同袍友明茲千里隔
君有民社寄而我困蓬藿丈夫務遠大離別詎遑惜
但期百年內黽勉崇令德矢心詠不渝如彼金與石

館中書懷

涼風颯然至虛室氣蕭爽無營時掩關臥起樂閒敞
琴書森在御花木愜幽賞覽緬黃虞蹤邈爾動遐想
時變詎足論陰晴互來往

對菊小集次季泉孫太史韻

嚴霜下中庭秋杪氣逾肅睠茲衆芳萎葳蕤獨黃菊
主人丘壑姿對此良不俗佳客紛來過清標絅寒玉
慷慨披情素懽呼對醽醁耿耿夜忘寐相看共華燭
言念塵中鞅青春競馳逐策勳若不早白日去何速
撫劒發清歌音響厲以促緬懷東籬人那由躡遐躅

送沈令之任元氏

淑淑元氏路匆匆使君軺炎暑正茲候驅馳一何勞
閑適豈不懷民病方嗷嗷我有盈觴酒餞子城東郊
別離詎足歎但恐年華銷邈矣龔黃勣古訓良亦昭
努力懋芳烈跂予心忉忉

東溪

道人瀟灑姿愛向溪頭住溪流一何長洋洋日東注
踈煙起茆屋和風襲芳樹翩翩白鷗群下我垂綸處
煩襟一以蠲玄經獨堪註

歸田

孱軀多疢疾蒙　恩賜歸田頻向城中居別構在南
阡青山如有情對我軒牕前曉看山雲出暮看山雲
還居詠足自適何用窮躋攀

又

三徑未擬開爲園繞一畝蒔菊傍東籬種松當北牖

嫻讀架上書時飲牀頭酒佳客遠莫招且從畊牧偶
沉痾庶以瘳夙心幸不負

採菊

採菊復採菊西園風露繁芳蕊忽盈把誰知襟袖寒
採之欲何爲聊以供晨飧主人黎藿姿濟泊恒自便
矧聞神農書餌菊堪延年何須覓靈岳遠躡三神山

採杞

春雨曉來過絪焉東籬傍野芳忽蒙茸杞芽亦已長
呼兒試採掇以淮復以湘妻孥相與嚐欣然一充腸
言念屠沽兒酒肉盈豆觴鮮醲豈不快厚味多自戕

所以古達士終身遠膏粱

山行

愛此山中幽短節行自在平郊草似燹深谷雲如貯
泉捺雨過時路覓僧歸處恍惚聞濤聲風吹古松樹

送程午槐明府入覲

西風動林樾征帆泝雲濤悠悠潞河駛望望燕山高
豈不憚馳驅念此川塗遥我有盈尊酒送君向東臯
別離詎足嘆予心實忉忉徘徊眺原野生計何蕭條
弱子離慈母旦夕聲嗷嗷君行日已遠撫字誰當勞
何因返君駕臨風首頻搔

談星

談星者誰子自言術頗精窮通與得喪一一皆可憑
我命君莫談我心本無營功名力不任富貴人所輕
矧茲禍與福倚伏由冥冥趨避良獨勞委運心自寧
從古有明訓天道遠難徵

漫興

釣魚臨清溪採薪入深林採釣有餘閒時撫松間琴
清風颯然至明月非招尋適耳已成趣何必求知音

讀延生集

適俗韵自少愛山情頗多邇來南山下卜築當巖阿

檻外倚修竹牆頭纏女蘿藹藹叢桂陰鬱鬱喬松柯
泉日夕流好鳥鳴相和展書坐磐石書中意如何
齡與養性要在謝煩苛長生豈敢慕庶以痊沉痾

駱兩溪集卷之三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七言古詩

游元符宮值雨

茆山之上何者宮元符奕奕碑㡠崇樓臺隱見數十重瓊華琪樹紛蒙茸綠蜓越壑至其下清磬聲落煙霞中青衣童子引我入恍惚路與册宵通爐烟杳靄晦白晝旛蓋旖旎飏春風頗囂不聞石壇靜惟有雙

鶴鳴高松曲廊深院更窈窕羽衣僊客欣相逢山厨不厭飽薇蕨亦有茗碗時時供天風吹雨倏然至龍書雷電驅神工濛濛雲氣四巖合咫尺望眼迷西東俄聞雲收雨亦散一洗萬壑埃塵空今宵許借石床卧清夢會繞蓬萊峰

馬孝子廬墓歌

長安客舍逢温造對我時談馬生孝親亡涕泣何所營日夕奔走荒山道荒川宿莽多嚴霜結廬乃在松楸傍乾坤俯仰太偪側歲序流易真茫茫白楊枝頭風颯沓時有白烏枝上翔含悲夜夜啼不息似與孤兒增斷腸古來孝感良不倜砥柱頹波世希有紫芝白兎詎足珍天遣令名傳不朽吁嗟乎馬生自是儒者英立身行道會有成看君錫類且不匱冥宇坐使仁風行

康孺人輓歌

有母有母閨中英百年志操堅且貞喃雛字辟拮据苦和丸熊助冰霜清猗與令子才華士萬里青雲能自致待詔時應瑣闥趍承　恩會有金蓮賜　錫典初蒙　聖主仁翟黨霞帔相鮮新那知樹定風不靜倏忽慘怛來哀音嗟嗟昊天胡不憖乾坤情事那能

盡列見空憐此日思遺梗翻益當年恨兒兮兒兮且莫哀遐齡全節世豈儕秪應黽勉崇令德聲華赫奕生泉臺

山館偶題

主人愛水兼愛山水山盡日相盤桓時間髮與山水隔便覺塵垢蒙心顏買園今幸近山水清景不礙軒窻前平生心事差足慰好枕岩石聽潺湲

苦旱行　甲辰六月

夏令已過芒種日江南農務村村急連旬不雨可奈何一望平疇土皆赤青秧稿死不得執農人空抱耰

錮泣去年種稑傷淋潦前年穲稏侵蟊賊妻孥一飽
果何期恐死嗷嗷待蚕麥詎意經春雨不休麥爛蚕
苗兩無穫蕭然一室如磬懸私負官逋仍併迫典妻
鬻子聊自寬準擬今秋禾稼實雖然未遂室家慶厎
使創痍暫蘇息昊天茫茫豈不仁降割頻年意叵測
火雲日日當空流鑠石燔金勢逾劇倉皇闔境走童
稚傴僂連村額斑白公私奔告巳無路旦夕焚香乞
神力琳宮禮佛信茫昧水廟迎龍竟何益富家猶患
枯槹苦貧民束手真無策奄奄氣息[illegible]久延日望官
司散儲積髙牙大纛者誰氏往往秦胡視肥瘠廩粟

空令鼠雀耗帑錢但使毒苦[illegible]散財煑粟杳不聞勸
募無從斷閉糴沉離死徙姑勿論却恐兵戈起阡陌
病夫守拙寡生事一家數口猶艱食瘵痌豈不切我
身溥劣空慚濟無術但願皇天一霈感愍然下拯蒼
生厄雨師加譴風伯殛旱魃明明賜誅殛陰雲自爾
興皺鬱甘露須臾徧原隰枯焦頃覺回生意坐看嘉
禾穎選粟刈穫穿辭筋力勞謳謌共喜倉庾溢此身
已分溝壑填何幸重沾太平澤　聖主無復東南憂
廊廟且進調元手呻吟之聲靜四壁我病亦堪安枕
席寸衷耿耿誰與論扼腕長歌涙沾臆

前山行

主人愛山山不遠卷簾惟見山當眼藹藹行雲日夕
間濛濛空翠軒囱滿引泉刳竹來何遥劚苓荷鍤風
蕭蕭山間麋鹿日相狎短莎細石同遊遨黃金臺前
塵十丈不見前山空悵望芒鞋竹杖會有期結廬擬
共松陰傍

八僊慶壽圖引

我聞滄溟之水深復深水中島嶼何嶙峋樓臺杳靄
烟霧隔僊客隱見難招尋誰哉畫手僊之裔真境圖
中宛相似紫雲冉冉天風輕群僊縹緲來何許張耶

呂耶骨格奇前瞻後眄相扶携風吹白髮影離褷日
照青蛇光陸離古木翩翩翔舞鶴瑶峰燁燁生華芝
誰言虛幻竟茫昧别有天地夫何旋披圖不覺心顔
爽懸向君家壽筵上佳氣葱葱藹簾幙如雲彩袖何
飄颻霞觴進兮春顔酡僊骨聳兮高嵯峨郎看乘風
吸沆瀣紫鸞同跨游蓬壺

秋熱遣悶

六月不雨更七月七月中旬今巳浹幾番霡霂僅沾
灑萬里那能解炎熱神能不起重淵下坐使焦枯盡
焚爇[illegible]水千尺信有無祖走狂呼病增暍

惠山泉歌酬秦古修學博

我昔飲中泠之水金山之巖勝名自謂無虛傳南來復飲惠山下水味逈過中濡前廼知古人評品有未當令我更置應無嫵遂以惠山之泉爲第一中泠不得仍爭先歸來久臥碧山麓病暍往往增紆煩良方百試不一効要須滌以玆山泉廣文先生惠山客幾度來訪心余憐遂令貯泉滿石瓮千里載以梁溪船僕夫畀之入我室一見豁爾開心顏驕陽三伏正玆候矮屋何處逃朱炎紆煩無那日加劇霜蛙雪螯心空懸玆泉何幸一朝得入口不啻層冰寒須臾齒頰

盡森爽涼颸習習生吟肩沉痾悠悠亦去體心腎脾肺俱冷然柴門不啓晝逾靜湘簟一任攤書眠啣杯莫漫稱聖賢列偶徒自誇芳鮮野人從來薄滋味飲水更覺心相便泉乎爾幸不我棄與爾共結平生緣吁嗟乎廣文爾我氣味實相似遠道致此情何厚會應卜築依爾室飲泉瀹茗白首同臥蒼山巔

有鶴篇

有鶴有鶴來從海上之三山羽儀翛翛潔且鮮乘風飛度蘭巖前饑飴潭阜粟渴飲洛溪泉豐毛疎肉體骨堅二難遠志何翩翩矯翮直須凌紫烟豈與鵝鶩同翺翔鶴兮鶴兮徘徊不異蓬壺天虞羅弗驚意自便長生奚啻千百年薰風堂上列綺筵葵榴花開紅欲燃洋洋僊樂雲中傳翺珮彷彿來群僊蟠桃碯砢堆玉盤瓊花瑤草何芊芊山人日抱山雲眠捧觴未許僊班聯赤羽箭青琅玕何因薦之壽竽邊新詞聊寄有鶴篇

靈萱引

春暉堂前景正長葳蕤惟見萱花黃靈根天培歲月久那遣寒冱來冰霜青陽輝映騰鮮潔採芳擷英堪佩結熏風拂拂吹絳囊縹緲庭幃香不絕歲歲開筵

對此花花枝舞袖紛交加華琚雜沓鳴蒼玉文帔翩翻艷紫霞鬱葱佳氣簾櫳曉僊馭雙雙下青鳥長生那更覓金丹酒不盡兮花不老靈萱一闋歌未央絕勝雲和奏瓊島

賀丘紫梅親翁得子

曈曨曉日開簾櫳庭前佳氣何葱葱長庚昨夢光映空奇祥奚啻占羆熊華芝燁燁迎春風綺筵開向群葩紅衣冠雜沓珊瑚藂玉賓歡洽春杯濃百年姻誼欣戚同好音令我心神融勝會未逢湯餅供祝辭聊爾傳詩篇慶源自信來何窮滾滾佇看侯與公

夏日竹林漫興

道人自是山林客蚤向江湖滯行跡廿年覺悟方歸來重入山林脩幽寂小園竹樹初長成坐見繁陰滿檐隙炎天赤日午不知況有清風滌煩鬱道人無事時閉門但向竹根施几席兒童不用供壺觴瀹茗焚香聊永日跌狂自乏唐晉風漫擬七賢并六逸

王翁画小山爲施廸川太守賦

誰人寫此一拳石望中氣勢何龍從神劖鬼削不可測恍惚劈破蓮花峰平生愛山已成癖展卷不覺心神融世間真山自不少奇崛似此常難逢主人寶此

異瓊玖且夕懸向茅堂東何須千里事攀躋卧游日在空濛中

題画

邇來画品誰最名江夏往往推吳生吳生已矣筆蹤絕偶見此圖差可悅山谷黯淡雲霏霰巖前老樹枝披離峰廻谷轉路欲迷斷橋流水行人稀中有幽人寄幽躅閑門日與雲俱宿衣冠豈是陶家村花竹還疑子真谷山風隔澗吹雨來山童門前掃綠苔南隣有客不知姓相與日累花前杯道人素抱山水癖幾度披圖增嘆息桃源何處可移家好向圖中覓踪跡

松竹梅引

君不見徂徠之上蒼髯翁望中風骨何龍從淇園之族更瀟灑直節挺挺凌高空亦有羅浮丈人行皎皎獨抗冰霜容相逢共結歲寒侶不與桃杏爭春風西園老人自奇古氣味與爾將無同貞姿雅操晚逾勁締交日在巖阿中看君壽卅已森聳海上何必尋儒蹤歲寒之侶自相守閱千百世長青葱

客至

山城車馬來應少茆屋棲遲太枯槁衷中不辦沽酒貲餽客盤飧殊草草故人自是高士流澹泊氣味何

相投爐熏茗碗坐終日款語自足銷窮愁人生良會苦不數別去我心翻作惡臨風莫惜雙鯉魚頻寄山中慰離索

瑶山篇

我聞白嶽東南撐形勝瑶山屼嵂相因依芙蓉倒出玉朶朶雲日掩映流清輝璚華拱樹互廕蔽漿桂下有幽人棲幽人夙抱瓌琦質晚向山中寄踪跡朝升絕磴餐紫霞夜汲清泉煮白石混世寧同砂礫群延生那假金丹術主人平生心好奇丘樊孰與同襟期披圖恍若椄眉宇杖屨何日相追隨

三卷

駱兩溪集卷之四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五言絶句

旅夜二首

蕭蕭風雨夜獨坐傍寒檠要識愁中意空林杜宇聲

其二

風雨夜瀟瀟燈孤倍寂寥遠書何日到山水路迢遥

野泊

迥野月千里寒城鼓二更客懷眠未穩欹枕聽秋聲

重九邀客

芙蓉花正繁新釀更清冽二仲許相過引觴酹佳節

松下小憩

攤書松下眠細草如茵軟忽有天風來濤聲在高巘

雨晴

山雨曉來過山泉汩汩鳴獨行芳草徑拄杖看農耕

嶺梅初放偶出山數日還則零落盡矣悵怏之餘詩以遣之

十日出城郭還山何太遲梅花不相待誰與共清卮

其二

花落一何速東風殊惱人無須倍惆悵貯酒候來春

華陽洞

石洞華陽古深尋極杳冥不須然燭照坐久自生明

紫雲洞

我來紫雲洞正值紫雲凝邀雲石牀坐相與結平生

村園二首

竹傍多隙地種韭欲成畦夜雨蒔堪剪無論筍蕨肥

其二

杞菊芽初長春園手自鋤客來堪作供不假問隣沽

有懷

美人在何方日暮湘水隔我欲往從之路難行未得

村居雜言四首

飛花郊外路啼鳥水邊村莫厭過從少青山日在門

其二

小艇入迴溪垂楊水面齊沙鷗眠正穩人近不驚飛

其三

一雨曉來過園蔬忽已繁兒童試採掇即此是晡飧

其四

郊原何闃寂野性自悠悠况有花當眼無妨屋打頭

山行

深林風颼颼亂壁石岝崿何當凌高空極目視寥廓

聞蛙

何處蛙聲急池塘芳草深未妨驚遠夢且莫亂清吟

五絶

仲夏西疇喜雨用老杜好雨知時節爲韻漫作

十載客京畿風塵何擾擾白首來山中始信爲農好

其二

揷秧當此時正值西山雨新水漸滿畦水風來許許

其三

山中好藏拙衣食苦無資辛勤事畊稼朋輩未應知

其四

佳樹陰陰合荒村雨過時披蓑去隴上餉彼牧牛兒

其五

葵榴花欲然更值端陽節門外客不來一觴聊自援

新月

嶺月今初見清光僅一痕何時圓魄滿徧照萬方人

敖山亭十友吟有序

敖山亭十友者侶雲道人之所與友也道人自分蹇劣無能友當世之士又不敢尚友古人因自附於草木之無情者庶幾不我拒也然此十友者亦非凡卉儔也其清姿雅操素質幽芬有未易倫擬焉者徒區區托跡於其間與得其彷彿以自裨耳不識十友肯卒與之締盟否也爰作十友吟率爾投贈寓其望之意云

蒼髯翁 松

翁髯一何蒼翁性堅以朴華采不外揚因得老丘壑

抱節君 竹

萬木多紛披君獨抱高節引領比山阿孤踪許誰躡

冰雪丈人 梅

丈人冰雪腸歲歲飧冰雪雖乏粱肉姿丰神自高潔

晚香居士 菊

居士何所爲日向東籬卧幸自有餘芳不妨時已暮

懷素子 水仙

閒尋水石居忽與子相遇冲襟一以投徘徊不能去

碧蓑道人 菖蒲

山中有道士桂體惟碧蓑風雨恁無恙何須製薜蘿

秋江逸客 木芙蓉

客從何處來寄跡秋江上本無桃李顏不與春風抗

月露于人 梧桐

月色淡於水露花凉復滋主人中夜坐清興屬誰知

幽芳處士 蘭

自抱幽芳僻來尋處士踪清風知我意引我入林中

雲華僊 蓮

僊人何所游水國散幽躅冉冉雲華姿天然出塵俗

漫作

十載卧青山川塗思邈漫蕭條雙鬢鬢懶向鏡中看

山行四絶

尋山興何長不識山中路偶逢問牧兒指點清溪渡

其二

黎杖渡清溪溪深路復迷忽聞山犬吠行過竹林西

其三

竹林幽以深松下茆簷倚日午未逢人但見茶烟起

其四

茶烟戶外浮主人花下坐客到未開門山風吹雨墮

漫興

風吹夜來雨柳色深如許不見白鷺飛但見黃鸝語

六言絶句

閒居雜詠四首

雲霏竹露朝滴鬱鬱松陰晝斜閒披草徑蒔菊倦汲

山泉煮茶

其二

黃葉山蹊野徑青松草閣茆菴籬下數叢苜蓿盤中

一杯虀鹽

其三

綠樹門前杳靄青山座上盤旋稚子晨炊麥飯道人

午坐蒲團

其四

池邊雨細花落簾外風清日長呼兒採藥蘿徑對客

攤書石牀

村居對雨二首

細雨荒村漠漠踈烟小徑深深離群野鶴清唳抱病

山翁獨吟

梅花已褪未褪柳色將匀未匀乍雨乍晴天氣半醒

半醉閒人

漫興

草閣爐熏柏子松房紙帳梅花七碗盧翁風味一尊

陶令生涯

駱兩溪集卷之四

駱兩溪集卷之五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七言絶句

皇覺寺偶題

五里蒼松石逕迂乾坤此地可安居朋心不共雲來往長日清風一卷書

讀書臺

松杉前後影森森四壁圖書歲月深眏畝自懷天下

計埃塵何處覓知音

句容道中

雲盡芳郊雨乍晴風光今日是清明村村桃李花如綺迤邐江春入　帝城

出通濟門

都門清曉月光微住雨東風上客衣日影漸高烟漸斂一川楊柳色依依

午門春讌

帝城春曉列春筵珮玉珊珊鳳闕前沾醉但看同拜舞不知今日是堯年

元宵宴康礪峰太史宅次韻二首

小院春風自一家翩翩詩思入春賒燈前我亦清狂甚好共芳尊遣歲華

其二

東風池館雪消遲雪色燈光映酒時夜半醉歸河上路馬頭明月正相宜

送韓二尹之官太平

小艇吳江路溯洄春風三月過錢塘知君自有哦松暇好向天台訪石梁

送客之閩中

星軺冉冉下雲霄山水閩南道路遙我病不堪仍送客一川秋色況蕭條

午門春讌遇雪醉歸口占

東風吹雪下瑤墀片片飛花撲酒卮馬首醉歸春色裹太平光景在長安

木巖

山人種木蒼巖下歲歲春風長木芽海上何須覓瑤草秖應蒸木駐年華

期赴友人覲牡丹

聞道名園勝洛陽紛紛紅紫冠群芳道人亦有看花

興擬共春風一東觴

枯木竹石圖

片石峻峻勢亦奇幽篁古木更相宜東風莫漫憐芳草晚節貞心秖自知

出郭

青袍白馬興翩翩行盡芳原又石泉豈是陶翁棲息處數株垂柳在門前

苦熱行十首

暑氣方張六月威餘炎恐逼漢宫闈何當一瀉天潢水萬歲山前作雪飛

其二

太液湖波深復深晃鷺兩兩出波心何緣乞得三千斛散作南郊一日霖

其三

農家事村村何太忙鋤禾當午水如湯唐皇自有清虚殿郊野薫風夏日長

其四

城上驕陽不可禁舐端爍石與流金蓬萊自有扶桑樹不借人間六月陰

其五

一月不雨堪禁當炎風熠熠塵飛揚行人不息長途駕却問前驅何處凉

其六

十年病眄兩何堪袒走狂呼太刷頻短髩青松無處覓漫從候館說冰山

其七

滿目風沙行路難相逢往往說青山水厓雪壑真堪任又恐柔肌不奈寒

其八

火雲熖熖當空流盡日熏灼燕雲州道人讀易在深洞翻惟凉生何處秋

其九

域中何處是清凉浪說神仙白玉京為語馮夷休自詫長河還見水如湯

其十

嵽屼水山是玉家纍纍沉李更浮瓜衝炎道上誰家子乞得寒漿只自誇

舟中即事

纍纍書籤自一舟病懷秋思兩悠悠西風忽送南來鴈傳得邊聲動客愁

春暮遣懷

憐春無那春將老況復山城泣杜鵑獨立東風思何限一尊彊醉落花前

與蒲巷李廣文索菖蒲二首

年來抱疴無他事高卧長於水上村猶有俗情醫未得願從山館乞芳蓀

其二

道人風韻何瀟灑手向盆池剪綠蓑肯許移根來小院清芬應比百花多

西莊漫興

買園近作幽棲地種竹栽花與不孤莫遣隣人來問字但令山鳥勸提壺

宿洪村普靜寺

問水尋山路欲迷白雲携我入招提紅塵不到跏趺處碧樹春風鳥自啼

昭明洗眼池

洗眼池中水更清千年遺跡說昭明我來一洗塵中眼絕勝滄浪幾濯纓

玉柱峯

群峰縹緲插雲霄千古人稱玉柱高安得凌風雙徒翩往來峰上獨吹簫

貧女

半顏黯黯不勝愁裙布釵荆幾度秋莫向春風誇豔冶徧身羅綺是青樓

春行

莫厭尋花及早春淺紅深綠未全匀陽和漸向枝頭起一度看來一度新

曉雪

夜聽蕭蕭枕上聲清輝早已透踈櫺兒童不用驚相報玉樹瓊花料滿庭

新茶

儸芽初焙出山城陽羨真從末品稱今夜西齋好風月一甌相對碧山領

秋日遣興

細雨高原草樹蒼秋風時復送新涼閒閒野綠惟三徑坐欸青山但一觴

村居戲効迴文體二首

孤寺遠當山屹屹小亭幽傍竹青青圖開晚徑浮雲白酒共開人對明月

其二

橫枝柳鎖春烟薄細蕋花欹曉雨寒萍渚淨翻魚潑潑竹牕幽弄鳥關關

贈山人

石徑岧遥生白雲溪流裊裊竹間分山人日卧蒼岩下塵世喧囂總不聞

漫

小徑春深長綠苔柴門無事日慵開惟餘一種閒風月付與山翁共酒杯

春園雜興

數聲啼鳥上花枝枝老山房睡起時紅日半簾風滿

座把杯聊和樂天詩

雨中雜興

池上櫻桃開乍繁雨中顏色忽摧殘無端老眼模糊甚却與梅花一樣看

又

簷外梅花幾樹開道人時與共啣杯如何風雨偏相妬不遣清香入酒來

登樓

春來日日多風雨興味蕭條只似秋無那桃花又零落強携杯酒上西樓

山人

山人住近竹林西山鳥山花日自怡幾度獨行山下路紫簫長對月明吹

桃源圖

水遠山長何處村桃花開徧竹籬門相逢莫問興亡事且向花前倒一尊

訓馬梅巖廣文惠建蘭

九畹芳華世鮮儔移根千里自南州分栽不惜琦瑶價重荷風流馬少游

又

一種靈苗此地稀小闌今日倍光輝堦前多少閒花草敢向春風共品題

邊庭春思

夜來飛夢繞吳閶楊柳枝頭雪已殘曉起却憐身是客望雲還上賀蘭山

涼州詞

荒臺漠漠起秋雲擾擾胡兒萬馬群莫倚西風弓力勁營中今有霍將軍

便面小景

一派飛流落遠山竹窓欹枕聽潺湲閒將甲子論今

古門外浮雲幾往還

漫興

春光冉冉莫蹉跎老去看花與若何試數堦前紅藥蕋今年較比去年多

送秦古修遷官魚臺學諭二首

輕塵漠漠擁征輪泗水沂山入望頻桃李門牆花幾樹春風又見一廻新

其二

東廊清秋酒一杯送君千里上魚臺山中索莫何由慰矯首雲間白鴈來

牧兒

東風吹雨過前溪草長平原小犢肥短笛數聲歸去路半山明月照簑衣

駱兩溪集卷之六

明　武康駱文盛著
武陵楊鶴　校

五言律詩

左順門值雨

曉漏趨 朝候殿雷送雨將 殿雲低拂檻簷溜急逼池自喜沾衣濕何妨退食遲商霖應有屬千載動遐思

郭將軍山亭和全丸山太史韻四首

曉隨 天仗出還過亞夫營並馬綠溪入雙禽隔樹鳴喜看春意動頓遣宿愁醒日午登樓望遙歸想旆旌

其二

幽尋還出郭散步復緣郊雨脚朝仍斷雲光午正饒催花杯不記促句鉢從敲那用笙竽雜新鶯在柳稍

其三

地迥羣山隔籬溪一徑通柳風翻弱翠花露浥新紅對酒情方劇臨流興未窮題詩聊記勝飛思欲凌空

其四

佳樹連村合鬧門近水開偎源無鳥與人境有蓬萊
蝶趂花香過童携茗碗來勝游應不數醉眼更登臺

送蔡白石使荆二首

薊北離亭晚荆南逸興新數峰青入望孤月白隨人
細雨沅江棹穠花夢澤春知君懷古意投賦汨羅津

其二

驛路曉霜清蕭蕭班馬鳴芳尊聊出餞暮景獨含情
使節雲中下樓船江上行懸知星彩動遥應紀南城

送道峰張大令改教廉州 州有天涯亭

別館三秋暮孤雲萬里賒河間新禮樂單父舊聲華

夜雨桄榔葉春風茉莉花坡翁有佳句把酒上天涯

中秋

獨夜耿不寐露華涼襲楹雲中無鴈影月下有砧聲
風景還佳節關山自遠情一廻增感慨杯盡更須傾

送張于夔

江上雨初霽凉風吹客旌酒傾燕月白夢繞楚山青
模範才非忝雲霄志未平即看宣室召前席問蒼生

送宗浯溪南還

寒雨歸鴻盡江風落木紛倦游驚晚歲對酒惜離羣
莫訝霜侵鬢應憐夢隔雲雙松舊官署還見吐奇[illegible]

送鄭封君歸海南

清風開霽景遠思促征騑沙鳥迎青舫山花映錦衣
雲開春共適菊靜晚相依洛社千年勝看君嗣德輝

鏡光閣雪

高閣迥臨湍西風雪正漫花凝松葉細色映鏡光寒
浪說占年瑞翻思行路難乾坤雙醉眼暮倚碧闌干

送周文昌長教萬年

渺渺江黄路悠悠悵別情講堂新歲月文苑舊才名
遠嶠瞻旂旆清流曉濯纓丹山有靈鳳還傍九霄鳴

聞蛙

青蛙無意緒山館忽聞諠帶雨一何急入宵應更繁
那能破孤悶底用傍塗軒好去滄江上荒洲爾自蕃

午峰

奇峰何崒嵂倚望倚南天冰雪凝寒淺鶯花得氣先
浮嵐軒外墮飛瀑鏡中懸擬着尋雲屐相携躡翠巔

冠縣道中見桃

江汎時看柳山行始見桃倚風枝自颭經雨色偏饒
望遠情方劇看春思益勞修途倦行役誰與覓村醪

彭城晚眺

怪石倚層城洪流日夜聲河山當百二龍虎幾紛爭

人去豪華盡鳥啼草樹腥茫茫荒野外孤月向誰明

石臺訪隱

塵鞅何年息幽棲今石臺路從樵牧引門隱薜蘿開
野鶴聽琴下閒雲拂袖來問奇人不至散帙自徘徊

至日蕭寺獨坐

野寺過從少蕭然坐水涯乾坤長作客時節只思家
仗劍情何極彈琴興自賒莫言春未動信已到梅花

鄭王東園宴集

勝地 藩垣重名園景象新峰巒晴倚翠花木晚餘
春風送歌聲綏香分酒味醇鄒枚那可作簪筆媿詞

臣

使鄭歸游竹隱寺

昔年曾寄跡瀟灑白雲房啜茗晝逾靜篝燈夜自長
棲遲傷短鬢游宦惜流光何日尋猿鶴重來臥石牀

東山道中

雨意晚來集曉歸雲未開倚巖松色冥夾道竹枝摧
衣薄寒威逼山溪石磴廻莫言行役倦風景亦奇哉

送客

我愛東溪子相親閱歲年臨岐情自劇把酒思空懸
綠樹含朝旭蒼山起暮煙不堪離索意吟斷夜燈前

送劉四山別駕遷守州

雨露名溪澤璠璵楚國才幾年淹枳棘千里候旌麾
鴈影銜雲斷蘋花拂棹開病懷偏索莫登望日遲回

南山

南山有真隱結屋倚崔嵬日出陰霏斂風廻霽色開
採芝雲擁展放鶴月臨臺不用憐冰雪梅花臘可栽

送程煙溪之任福寧

使君馳五馬迢遞下南州酒盡煙光暮帆開月影秋
郡樓當海岱村郭枕江流好種甘棠樹春陰處處稠

東巖

東巖幽勝地卜築野情宜日近簾櫳上春先草木知
尋雲惟短屐對月有清卮何日攀蘿徑相携覓紫芝

送蔡白石移官南都次韻留別之作五首

上國旌初駐龍江棹復還祖筵開綠樹逸興說青山
別浦雲俱逈晴波鷗自閒因君起遐思恍已度吳關

其二

回鷁翩翩下東風潞水濱海霞朝欲斂江月晚堪親
客夢懸芳草王程及早春從知鍾阜勝徙倚待高人

其三

石城時擁騎沙浦暫維舟梅柳迎新蓋江山識舊游

煙花歌舞地龍虎 帝王州自有飄蕭興何須羡海
鷗

其四

落落驚鴻影翩翩矯鶴羣乾坤從作客歲月敢忘君
清署開軒幌雄心寄典墳幾廻湖上路詩思鬱春雲

其五

離索情無那琴書欲杜門雲中看過鴈江上憶芳蓀
雅奏還清廟高梧自碧垣況當虛宁月好上買山言

臘日對雪志喜三首

愛此春前雪憂懷暫自寬占年方有慶對酒不知寒

高詠陽春調閒供小鳳團 帝城風景異好上玉樓
看

其二

愛此春前雪憂懷蹔自舒微微沾袖濕洒洒入檐虛
瑞色浮三殿氛埃淨九衢呼兒時掃徑恐有客停車

其三

愛此春前雪憂懷蹔自開冰花凝遠樹風片落溪杯
好着湖邊屐行尋谷口梅更同詞賦客酒翰一登臺

送閔元禮歸吳

西風江上涼把酒送歸舫會晤日何促分携情自長
片帆秋月白孤鳥暮煙蒼無那臨流思隨君去渺茫

送陳子之任德化

送客臨芳甸停杯思不催未酬千里志聊佇一枝安
湓浦清相映匡廬秀可餐暮雲江上路矯首望漫漫

春谷

愛爾幽棲谷乾坤春意多晴雲開石竇淑景駐煙蘿
種樹書頻閱携觴客屢過出門時縱轡到處有陽和

壽陳封君

貌古心尤古乾坤見此翁生涯無長物寄傲有孤松
雨露恩方渥煙霞路可通何須問靈藥僊骨已龍從

對菊小集次張太史頁山韻

高城木葉下采采菊初黄南客淡秋思西堂此日觴
檻雲低送色檐月淨浮香好是元孫侶伊渥興不忘

再次歐陽太史强齋韻

晚色凌秋豔芳尊對日開主非陶令隱客是謫僊才
自喜吟襟爽何須舞袖廻夜深還秉燭相對更徘徊

再次陳太史平岡韻

令節非重九花前漫舉觴未應驚暮色應是惜孤芳
對影憐宵月防寒畏早霜繁英插疎鬢莫笑老夫狂

再次郭太史東野韻

時節堪提落寒花日更輝霏霏沾露重爍爍映晴暉近席從熏盞迎人故拂衣佳賓恣歡賞不醉莫言歸

送人之官藁城

策馬出春明東風雪已晴河橋三月酒桑梓十年情花外開清署雲間望玉京寄言鵷鷺羽蚤晚見飛騰

送韓子南歸

我愛韓康伯飄蕭思不羣來贍　丹陛日歸臥碧山雲草閣松間出溪流竹外分方書閒自檢還擬續桐君

山棲即事四首

日長何以遣對景有新詩竹上留題處花間得句時疎梅含晚色老樹發春姿未暇論陶謝天然是我師

其二

日長何以遣花下有清尊喜見山當眼無勞客到門天眞時自會妙理更誰論豈是柴桑里風流彷彿存

其三

日長何以遣膝上有鳴琴未遇清溪客誰爲白雪音小亭開霽色佳木下重陰數曲冷然罷清風拂素襟

其四

日長何以遣架上有殘書漫說三冬足時紬幾卷餘慚非孝先笥敢擬鄴侯居浩瀚眞何益忘筌在得魚

前溪夜汎

佳節中秋近涼宵霽色開遡流閒盪槳邀客共啣杯雁影穿雲度灘聲拂棹來月華應可待洗盞更徘徊

壽可園翁

雅懷何所愛白首但園棲花氣薰人近松陰覆檻低農書時自檢道侶日相携風致還誰似香山共品題

出郭

霽曉出西郭金風時送涼泉清穿竹駛檜老拂巖長步趁從藜杖看雲坐石床重陽時已近好醉菊花傍

溪行對月

天淨涼宵永舟虛爽氣新山青遥對酒月白近隨人露濕侵吟鬢波光漾角巾乘槎興不淺誰與覓通津

響應瀑布

飛瀑懸崖下荒亭坐自看細穿雲竇遠密洒雪花寒響欲諧金石清堪濯肺肝詩寬憑喚起逸興滿林端

敞高亭

絕磴逶迤上孤亭更擁危雲開青壁立風散碧蘿垂花檻杯仍泛松堦局屢移會淡黃鵲侶好與共襟期

竹隱寺

石磴盤旋上叢篁古寺幽水綠荒竇落雲傍曲欄浮
對酒增新感題詩憶舊游却嫌風景異松下有鳴騶

秋日游雲岫寺二首

尋山何處好雲岫獨棲雲路遠松陰入泉從石竇分
巖花秋黯淡爐篆午氤氳不用通名姓山僧總未聞

其二

古寺何年建齊梁歲月深荒臺餘鳥跡曲檻下藤陰
對酒空凝思看花獨賞心淸歌誰與和流水自知音

送潘北橋司訓考績之京

慇懃東郭酒迢遞北行人雪意山亭暝梅花驛路春

風煙催畫鷁劒佩上楓宸莫返陽城駕離居獨愴
神

雨後西郊款步

時節淸和近郊原宿雨收青山淨於洗綠樹藹相樛
雉呴投荒嶼花飛趁急流前村農務急新水況平疇

月

今夜新秋月披衣坐自看出雲光乍滿近水氣猶寒
繞井螢方熖依枝鵲未安有懷誰與晤矯首在樓端

郊居對雨

無營常晏起過午未梳頭病減文章價貧多旱潦憂
問奇誰載酒舒嘯獨登樓待得浮雲散晴空豁遠眸

中秋

醉歸人語靜散髮步中庭萬里秋如洗深宵月正明
星河疑路近衣袂忪涼生不寐情何極寒蛩草際鳴

南郭晚眺

南郭雨初霽涼生白苧秋高原一以眺藹藹暮雲浮
橡葉村前路蘆花渚畔舟淹留興不極新月上林丘

閒居對酒

愛此青山麓來棲病裏身蓬門無過客草榻有閒人
鳥哢東溪曙花開北塢春一觴時自引何必與西鄰

郊居

黃葉江村路高秋病客居雨荒門外草蟲蠹篋中書
籬菊開還落巖雲卷復舒息機吾豈敢身已渾樵漁

春日載酒訪隱

羨爾幽棲地悠然隔世塵偶携淸酌至况值柳條新
白鶴池邊侶青山座上賓無言情自洽來往不嫌頻

春日懷館中諸君子

曉起臨芳甸鶯花忽見春秪應山館客偏憶玉堂人
燈火元宵會壺觴上巳辰淸歡何以續[illegible]鄜病中身

天目山昭明寺

石經若是上禪關窈窕通鳥啼青嶂戶人臥翠微中
怳若三天近悠然萬慮空何當稅塵鞅於此寄幽踪

宿紫陽宮望天目山諸峰

何處覓僊蹤山行路幾重迷途問樵客落日到玄宮
竹几爐煙裊松窗茗碗供夜深渾不寐興已在雲峰

哭憲副邵康山先生

海內誰知己睽離忽數年秖思良晤近那遣訃音傳
舊札時空檢孤燈夜自懸刳腸渾少淚於此獨潸然

秋夜款山亭獨坐

月皎懸高樹花殷近小亭道人憑曲几兀坐已深更

夜鶴池邊宿寒蛩草際鳴偶吟工部句心跡喜雙清

嘲雪次空同翁韻

陰雲昏漸合凍雨忽成花着樹垂垂重迎風宛宛斜
寒欺將殞葉餓困後棲鴉想見朝來散城南有日華

雪霽

旭日散晴暉西山雪意微茶初烹石鼎客已到柴扉
噪雀檐前下輕雲谷口歸村醪聞已熟莫惜典寒衣

春日有懷

迂疏人共棄意氣忽逢君自喜聲方合那知袂又分
青春憐對酒白日但看雲却羨聯翩羽沙頭野鳥群

登樓

山郭雨初霽西園景更幽偶携花下酒獨上水邊樓
雲送清尊影風生白苧秋寄言騎馬客何日到林丘

隱居

山徑獨盤旋幽尋興復翩偶從蘿逕入忽到草堂前
挂壁惟巾屨堆牀足簡編雅懷應不拒好與共談玄

送張初泉赴試

我愛張平子才名重甬東霧深猶隱豹雲起合從龍
酒盡山亭雨帆開水國風自憐衰病客翹首羨飛鴻

夏日過徐玉泉獅山草堂四首

盈槳江村路言尋孺子居幽花當小徑垂柳夾清渠
解組心何繫琴尊樂有餘我來情更愜吟賞即吾廬

其二

塵鞅年方息郊居趣自幽蘆洲依淺水桑陰接平疇
聽鳥憑花檻看山坐竹樓道書晴懶讀散漫在牀頭

其三

陶翁何所愛白首臥柴桑園菜呼兒摘村醪勸客嘗
漁歌聞遠浦沙鳥近橫塘漫憶滄江上扁舟迴渺茫

其四

朱炎何所避來此水雲鄉竹塢煙光靜荷亭雨氣涼

濯纓君自適散髮我猶狂未暇論賓主形骸久已忘

村莊漫興

小搆石林傍幽溪拙可藏病情惟藥餌生計只啡桑
舊帙從兒檢新芻與客嘗邇來渾少暇種朮在南岡

春暮與客同登響應石壁過飲山家兼約游東明寺

與客尋幽勝翛然暢我情徑溪雲作窟巖險石爲城
水檻藤花落苔堦竹笋生躋攀興不極更擬步林行

得孫季泉少宰書

青春無那暮忽得子荊書金石情何厚芝蘭臭有餘

新恩方念汝衰病孰憐予願展臣時畧山林慰索居

得郭東野學士書兼致後渠士翼

故友十年別魚書今忽臨幾廻燈下讀尤勝夢中尋
慷慨憂時論丁寧衛道心瑶篇更堪羨何啻獲南金

雪晴

飛雪凌晨歇猶餘雲氣浮炎添雲母帳寒重鸕鷀裘
小徑童先掃西隣客已投一觴還自詠風景在東樓

客至

窈窕青山下柴桑自一村花開知釀酒客到暫開門
几席琴書淨兒童笑語喧淹留何所事農圃細評論

山居

道人何所愛秪向碧山棲梅影當窻瘦松枝拂檻低
野人時問字佳客每留題長日那能遣停杯聽鳥啼

酬宋石樓寄贈韻

十載憐衰病棲遲一畝園但看山在眼無望酒盈尊
楊柳橋邊路牛羊郭外村高情幸相念重許過柴門

五言排律

春郊即事

帝里春溪候東風雨霽時未妨邀客屢翻訝出郊遲

馬控黃金勒童携白玉巵坐移苔雜沓行拂柳參差
野曠纔塵淨門開細草滋一廻翻去鳥百尺冒游絲
遠色開青嶂晴光映碧池但令鶯度曲何用鼓催詩
修禊當年事停雲此日思莫言歸路晚攬轡更踟蹰

陽峰爲張學士題

陽峰擅名勝砥礴俯南州日出陰雲斂風廻宿雨收
嵐青春藹藹雲白午悠悠欲採瑶華秀言探石室幽
靈飆依谷轉爽氣出林浮矚望心恒切躋攀力未由
何當隨杖屨絕頂縱登躋

對菊小集次稲川南太史韻

庭蔬開何晚溪秋益自憐緇看低翠幄圓訝綴金錢
過雨香逾遠含霜色更妍孤根彭澤後上品洛陽前
階下鑾坡直時諧禁署僊人清渾比玉酒濁漫稱賢
慷慨論今昔蹉跎閱歲年斜陽從酩酊華燭更留連
依檻風生袂題詩錦映聯景光還自愛倉卒見華顛

養素軒

主人何所愛瀟灑一軒中自得洪濛意何須刻畫工
露華涼草樹月色淡簾櫳興遠冰絃韻談清玉麈風
童知供茗碗客有送詩筒 缺二句

送臺內方 宮詹歸覲

南國文章伯 東朝鸑鷟羣飛騰恩正渥省覲念方
殷 天語承丹陛郷心赴白雲祖筵開野甸僊舸下
江濆柳色煙中見鶯聲雨後聞遡流榭荇帶依岸擷
蘭薰入里光華異趨庭禮意勤霞凝雙袖彩花送百
壺芬暫息塵中駕閒看水上雯五華朱草秀三澨碧
流分未許招黃鵠淸時待策勳

送劉四山別駕還茗城

曉雨淨氛埃涼風霽景開野橋閒駐馬蕭寺共啣杯
自惜分攜屡偏驚節序催悠悠郷望遠黯黯別顏摧
雙鬢先秋改孤帆帶月迴瞑煙淮浦路晴日峴山臺
鴻翮情空繫棠梨手自栽翩翩雙徙羽遲爾日南來

假山

壘石僅踰丈崢嶸勢在茲巧因圖畫得工類鬼神施
仄徑苔初合陰崖草已滋浮嵐凝翠篠危影墮清池
潎潎魚翻藻關關鳥囀枝風迴吟榭畔月上捲簾時
藤蔓侵衣桁花香入酒卮平生山水興對酒有餘思

駱兩溪集卷之六

駱兩溪集卷之七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鵪　校

七言律詩

嚴先生祠

富春山下鬱春煙曉日摳衣古廟前遺蹟不隨陵谷變高名常與日星懸灘聲汨汨流偏急松色蒼蒼節更堅慚愧十年南北路遠心空寄白雲邊

訪友途中滯雨

長河波浪渺無津疋馬西風日易曛客舍况逢三日雨故人猶隔數重雲山容慘淡當窻見鳥語啁啾近水聞信有路難行未得旅愁鄉思益紛紛

春日郭氏山亭次壁間韻二首

騎馬春郊遠興生參差樓閣望中明林間日暖花爭發谷口雲開雨乍晴淡靄翠浮溪樹合廻峰青落小池平壺觴竟日淹留地坐倚清酣聽鳥鳴

其二

亭上春雲裊裊生亭前春日映堦明茸茸細草塵俱淨冉冉游絲午正晴幽徑側穿藤蔓合小嶰閒憩石牀平虛檐况有吟風竹時聽珊珊雜珮鳴

奉和姜貞齋　宮諭扈從謁　陵八首

嚴城候發

旌旆翻翻露未晞千官朝擁百花圍　鑾輿迥覩紅雲繞僊馭雙瞻彩鳳飛宇宙分明唐氣象山川掩映漢光輝叨從幸與枚皐列舞筆惟應日月依

行宮早朝

行宮森邃簇朱干紫氣龍文見鬱盤縹緲爐煙隨仗馬繽紛供帳屬儀鑾　天顏共喜瞻依近文從偏承禮數寬朝罷更同僊吹發滿身清露不知寒

永安遲　蹕

淡蕩東風歷九丘欣欣花鳥趣　宸游從知雨露恩長渥未信衣冠禮獨優千里穠光隨日轉三春和氣與雲浮壺漿此日逢迎地士女讙呼樂未休

諸陵陪　祀

永夜纔瞻斗柄廻齋宮忽彷九霄開風清黼座雲連幄塵淨僊壇月滿臺浩浩泉源隨地發溪溪松檜自天培　皇心久切園陵祀不爲三春雨露來

駕幸九龍池

羽騎翩翩歷翠微昆明時復候清騑廻流曉出疏龍

登賞沐晴滿建鳳旂游脉遥通元浩浩雲光交映目
輝輝横汾却笑當年事秪嘆秋風木葉飛
駕登十八盤嶺
雨霽靈山紫翠攢彩輿西引路廻盤番垂弱柳縈千
騎冉冉晴雲擁百官　王氣自應開福地春光長合
駐儲壇芳湖画舸還相待時見微風動碧瀾
駕還謁金山二陵
曈曈曉日初廻輦藹藹春風復上臺倚遥蒼松浮淡
靄侵壇翠草淨纖埃層嵐迥襯金山麗華燭雙懸玉
殿開感事於今務始見倚那清須更須裁

駕奉　聖母泛舟西湖
淼淼芳湖霽景開　翠華遥自翠微來波翻紫荇迎
僊舸風送紅霞上　靑杯縹緲花香浮島嶼葱蘢佳
氣護蓬萊當筵擬獻嵩華祝染翰慚非沈宋才
春日邵園宴集四首
閒道東陵花木新暖風晴日剩餘春開從冠蓋來芳
草楚與林亭作主人笑折花枝情自劇醉歆紗帽趣
還眞臨流不盡徘徊意更遣清歌送酒頻
其二
東風池館稱淘尋何曾南溪十畝陰自喜佳賓還邂
逅底須清景在山林坐移棊局苔堦淨行傍鶯聲柳
徑深忽向高亭生遠興滄浪聊復動長吟
其三
城外望春春可望更來林下擷春芳青青出水蒲猶
短裊裊翻風柳已長幸有清尊當霽景直看幽意到
羲皇多情况與羨羊輩醉後狂歌亦恁狂
其四
前園更覺風光別乘興重來散馬蹄傴僂不辭苔徑
遠扶携還過石橋西花香拂拂時縈蓋湖水溶溶近
拍堤圖画瀟湘眞在眼凌高虛擬覓丹梯

次胡侍講璧間韻
山亭雲影淨輝輝短屐還來躡翠微夾岸近聞黃鳥
哢掠波時見白鷗飛從知俛仰成今昔莫向登臨嘆
是非無那風光能滯客醉拚歸馬送斜暉
院中紅杏
詞垣地接瀛洲近紅杏花開麗景新初過雨痕香欲
散過疑霞彩色俱勻憐芳曉折枝枝豔送酒時巡樹
樹春忽憶故山棲息地一株高閣對嶙峋
西苑春晴
佳辰巳届中和節　内苑東風雪盡融秀色乍看山

近遠晴光初轉日曈曨錦芳亭上春雲合太液池邊碧草萋已幸　宸游多樂意韶華還與萬方同

陵祀

翩翩鸞輅冉霄下鬱鬱龍岡紫氣浮雨露三春情獨愴　園陵千載祀還修　旌旂逝邈明花柳　劍珮趨鏘護　晃旒曠典已看昭　聖孝洪恩還擬徧神州

筠軒

山人自愛山中棲葵篁手植亭東西濕衣霏霏曉露重侵帙冉冉秋雲低林端已看翥鸞鳳澗底更喜來

鳧鷖平生醫俗應賴此訪隱何時還杖藜

午日

駕幸西海泛　龍舟有述

彩絲金縷應佳辰翠花晴開麗景新泛泛龍舟誇角觝雝雝鳳管聽韶鈞雲光自動蒲觴影花氣長浮綺席春幸與枚皐扈僊蹕願歌天保答　皇仁

送徐東厓年兄之任嶺南

江上東風吹柳花江雲靄靄覆晴沙離筵忽漫春將盡遠道無嗟鬢已華蕉綠暗含溪洞雨荔紅遥映嶠山霞憑君莫戀僊國勝早泛雲霄八月槎

送沈芍川謝事歸

東風江上一帆懸遠客歸心正渺然豈謂雲霄無健翮自應泉石有深緣落花春雨鈎簾幹蒙桂秋陰掃榻前莫道丈人眞忘世鳳毛新彩更聯翩

送沈亥齋諫垣謫宦錢塘

江亭立馬思依依送客那堪對夕暉燕市炎蒸三伏熾潞河風雨片帆飛東西岐路從漂梗南北高峰好振衣況是清時憐直道不妨杯酒暫相違

送胡少巖引疾歸蜀

拾遺家住浣花溪忽向秋風憶舊棲鴻翮遠衝村雨

散馬頭斜拂棧雲低心懷報　國須焚草興到看山且杖藜青瑣同趨定何日不勝西望思悽迷

宮柳

城闕東風春可憐參差弱柳弄春妍銅池曉散霏霞雨碧殿晴開縹緲煙度水飛花隨　御輦繞枝啼鳥近芳筵無言脆質零秋易松檜同看閱歲年

院中葵花

都城五月芳菲少唯見葵花向日紅枝直不妨風力勁色鮮偏愛露華濃名園衛足功須記野客傷根刈豈逢獨把一觴還自詠南薰人在玉堂中

夏日喜雨

隱隱雷聲何處聞城南雲氣盡氤氳滂沱忽送西堂雨沾灑全消大地氛喜對新涼晴椅榻好迎佳客細論文盆榴況有餘芬在不厭傳觴對夕曛

七夕邀客

七夕邀朋門自扃西風時復送新晴未應乞巧還隨俗亦漫傳觴獨遣情良會人間元不偶佳期天上信難憑知君亦有南樓興肯共中宵坐月明

旅中聞雁

西風鴻雁惜離羣露下天高彷彿聞方訝北來銜遠

塞忽驚南去入寒雲千山落葉還秋杪一卷殘書且夜分無那餘音更嘹喨倚樓鄉思益紛紛

九日邵園宴集次桂洲閣老韻二首

都門風景邵平園上相開開九日尊地有樓臺元近郭徑多榆柳却連村山頭涼颸從吹帽水面晴雲故傍軒莫訝黃花能醉客游歌千載見　皇恩

其二

勝地曾聞金谷園況逢僊侶共携尊旌旄甕甓雲中駕竹樹偏宜水上村自有清辭酬令節不勞繁吹動華軒太平風景還誰識元宰長承休沐恩

邊警八首

颯颯涼飆吹野蒿雲中聞已度天驕烽煙夜逐邊雲起殺氣秋騰塞壘高寧武三關無險隘晉陽千里散旌旄中原猛士今何處不見臨戎控寶刀

其二

飀校能開五石弧岢嵐山下月號呼三千詫說全軍覆百萬驚看盡室屠冽冽寒風兒慘慄離離衰草血模糊乾坤不盡生靈恨泣向秋原淚欲枯

其三

嵐縣方歸俺答旌石州仍駐吉囊兵乘驕叵測胡兒

騎坐困眞憐漢士營重鎮百年須鎖鑰總戎今日是書生西風獨上高城望慷慨何當一請纓

其四

西去誰經亂後州傷心風日氣颼颼人行萬里無煙火鴉噪千村有髑髏古堞盡隨秋草沒長河空帶夕陽流哀哀鬼哭何時已偏共殘更咽戍樓

其五

將軍新珮虎盤囊白馬翩翩下朔方烽火未聞清內郡捷書先遣到長楊論功自合叨殊錫雪恥誰當策受降借劍有人還激烈幾迴抗疏上明光

其六

矯矯忠宣思不羣安危四海望逵勤謀猷每動先皇
聽談笑能清遠徼氛小范甲兵威建武老种經畧播
河汾可憐遺績今誰繼諸鎮創殘不忍聞

其七

妖祲西來黠黠浮矢心寧忘朔方讐倉皇已失先時
戒閒暇誰爲後事謀飛箭可能清絕漠長城須擬壯
神州登壇曹子嗟何及肉食那紓　聖主憂

其八

邊雲漠漠暗邊臺颯沓胡沙漫草萊豺虎正逢多事

日瘡痍須仗濟時才留田實見先零困繫頸虛傳頡
利來千載太平還坐享未應輕遣玉門開

海印寺和尹洞山太史韻

薰風初過野人廬載酒仍尋大士居水淨芳湖元倒
影雲浮高閣自憑虛楸枰偶對松陰下茗碗時供午
甛戀餘自信閒情堪吏隱朋從應不笑迂疎

覃懷驛聞　駕還志喜

山水湖裏去路遥遥歸無乃　聖躬勞風行萬馬宵
馳道塵擁千官曉趍　朝定有壺觴迎父老豈無霖
雨下雲霄星軺未遂趨　行殿起聽晨鷄首重翹

明月寺次壁間韻

乘興來尋明月山丹梯應不礙躋攀旌幢縹緲煙雲
外臺殿參差竹樹間幽徑落花僧未掃高秋斜日鳥
初還清歌不盡徘徊意憑醉臨風更倚欄

宿昌平劉諫議祠

諫議祠堂日已頹入門蕭瑟但蒿萊英風秖自懷千
古行潦那能奠一杯人靜魑魅啼夜雨月明風露冷
秋槐更餘不盡徘徊意手摸殘碑思轉哀

過湯陰武穆祠

湯陰城上日朦朧武穆荒祠在眼中飛構暮雲猶宿

雨古牆垂柳自春風和戎已信金牌力破虜誰論鐵
馬功千載令人重悲詫不勝清淚濕枯蓬

渡河

昔聞河流廣且深今來渡河天日陰岈圻地間意自
駭源從天上踪難尋破浪分明見蛟舞乘風彷彿聞
龍吟扣舷千載懷禹蹟何日更遡龍門潯

南屏山宴集

湖上風煙淨可憐一尊開傍菊花前丹梯颯沓仍隨
憶白鳥翩飛故近船蹤跡乾坤元不礙襟懷山水自
相便兩峰南北尤奇勝拄杖還須躡翠巔

飛來峯洞小集

莫訝看山趣自偏杖藜今日興悠然尋雲不覺深無路探壑從知別有天佳句可能酬勝賞芳尊聊得共高賢斜陽不用催歸騎擬借僧房一夕眠

宿中天竺

斜日重過湖上林乾坤幽意愜招尋雲依佛國三天近路轉松陰九里深自喜琴尊偕勝侶況憐猿鶴有清音燈前忽起煙霞思兀坐中宵動遠吟

白雲堂

白雲堂上白雲凝爽氣清秋快一登蘿磴遠攀無俗

駕竹窗高臥有閒僧詩留舊墨情多慨節近重陽興劇增總爲黃花能滯客曲闌搔首暮猶憑

祈雨有感次陸東坤大令韻

秋來轉覺炎威熾千里郊堪稼穡枯避寢不辭三日禱登壇還擬百神孚靈飆忽向岡頭起甘澤遙隨鳥翼敷矯首玄功猶未泯晚來雲氣更模糊

花朝宴集任澤峯司諫宅

紫陌春風引興長玉壺春泛鬱金香鶯聲曉度龍池外花氣晴薰瑣闥傍唐代風流傳卷畫漢家詞賦有輝光多情更擬深宵醉華月華燈況滿堂

送魏淺齋中丞撫兩河

翩翩旌旆渡河津萬里旬宣 簡命新未訝臺端重風裁郎看河上見陽春榆花日映官亭酒柳葉風清驛路塵吉甫于今誰繼誦驪駒聊向別筵陳

送鄒佩之廬州太守

燕臺春曉雪初晴五馬翩翩出 禁城闊海天高飛鴈遠潞河風駛片帆輕三山樓閣煙霞思四野桑麻雨露情公暇自知多雅詠紫清還協鳳簫鳴

送許元寵之任都昌

江亭杯酒晚踟躕執手那堪思黯如岐路風煙千里

外交情梓梓十年餘雲松夔假琴尊適霄漢還看羽翼舒官署況聞堪眺望捲簾山色到匡廬

送張子居使錢塘兼訊東橋令叔

寒雲漠漠曉霜空野寺芳尊此日同鄉思忽馳飛鳥外歲華空老別愁中星辰 北闕情應戀花柳南州興不窮歸見東橋須問訊關河久矣候飛鴻

送友人改官 南都

江上東風吹客棹芳尊相對首頻搔啼鶯乍喜開關合嬌鶴翻驚颶颺高淮浦風煙牽別夢鍾山花鳥屬詩豪朱絃定擬登清廟肯向滄浪續楚騷

送客

高城木葉下蕭蕭無那涼飆日更飄簪笏曉辭金闕下佩旌秋指碧山遥携琴莫漫尋儔侶採藥惟應伴野樵獨有主恩渾不忘幾廻飛夢在丹霄

送良爵舅子之官江右

青囊十載客 京職 藩府新恩更有輝野甸花香浮祖席江沱柳色上征衣丹霞洞古蕃朱草黃鶴樓高挹翠微鄉思不堪仍送遠三吳雲樹正依依

送童內方 宮詹省覲還楚

十載鳴珂近紫宸賜還今日及青春泰風水荇迎仙

舸炫日山花照錦茵色養豈論金馬貴庭趨真慰白頭人沅湘自昔多芳草采擷還看入佩紉

送鄒東郭學士 南都掌院

少從南國慕時名詎意儒曹遂識荆晤語未温徐孺榻挂帆俄指越王城星辰 北闕行應遠花木南州景更清離索不堪頻悵望春風翹首劃門旌

送客歸蜀

漠漠輕塵擁画輪江山今見獨歸人蕭條暮景驚黃葉迢遞鄉心動紫蓴三徑菊松還舊業一川風月自新隣青城漫擬儒蹤近國病民勞恐愴神

齋居次張水南學士韻

紫霄淡鎖院重重啓戶遥看月在東裊裊爐煙浮御氣遲遲宮漏滴銅龍雲飄金井烏啼樹霜冷瑶壇鶴唳風耿耿寸心渾不寐幾廻瞻候泬寥中

對菊小集次盧溙西太史韻

淺紅淡紫信誰強晚色今看獨讓黃客至秪應供一笑詩成不覺到斜陽風流已占陶園景翰墨仍薰漢署香盡飲不須愁酩酊邊庭今已 奏于襄 是日捷報適至

再次康礪峰太史韻

簾捲虛堂暝色蒼幽叢時見菊花黃爲園未擬開三

徑勸客猶堪具一觴磔磔秋容明几席翛翛涼颸襲冠裳憑軒不盡徘徊意自起狂歌款夕陽

再次黃少村太史韻

小院黃花寒尚開賞花人自鳳池廻繞看細蕊娟娟動勝有清香宛宛來瀟灑未應添水檻幽閒真訝近蓬萊華篇况與孤芳埒山谷從知有雋才

十月菊

日華雲影映虛堂晚色猶看菊有黃但遣清尊供勝賞豈論佳節過重陽繁霜莫漫凌孤植寒雨空嗟落衆芳醉揷翹枝滿吟鬢不妨兒女笑清狂

原缺第十六葉

霽和孫季泉太史韻

冉冉瑶華淨可憐曉來風送捲簾前侵人未覺寒威重卜歲聊舒望眼懸春見松筠疑晚色豈論花柳待春妍尚情莫漫開題品彤管還看記有年

送鄭封君歸海南

江閣微風[illegible]武滿芳尊初向別筵傾悠悠曉騎雲中下漠漠秋[illegible]海上行白髮烏紗歸里第黃花綠酹稱開情僑郎[illegible]在煙霄上鴈塔峯頭好勒銘

至日試筆

搖落郊墟暮景催東風忽向 帝城來亭時漸啓三

陽泰和氣先傳六管灰生意自憐宮外柳含芳誰寄隴頭梅 朝回况有鑾坡侶好共清吟一舉杯

郊居

疎慵無那病中身委巷移居似野人綠竹旋栽從風好青山相對作新隣門無車馬寧嫌僻坐有琴尊豈是貧况復中朝耆問絕丘園應得遂沉淪

郊行

病起尋詩到水涯幽閒真愛野人家柳陰繫舸聽啼鳥苔徑移觴數落花緲緲煙雲開迥墅翩翩鷗鷺浴晴沙不須更覓滄洲路吟對南山興轉賒

出郭

交游萬事何大慵携酒出郭時匆匆夾道柳長葉初暗當門葵花開正紅攤書不覺白日永覓句但與青山同呼兒汲澗供茗碗坐令兩腋生清風

寄題吳氏東林山眺遠亭

聞道東林霽景開古松巖畔有層臺悠悠去鳥天邊下漠漠飛帆渡口迴採藥侶依雲並宿吹簫人與鶴同來何緣坐我孤亭上笑對清尊亦樂哉

種竹

南園種竹已成蹊新竹抽稍忽復齊風檻乍看青鳳

翥雨簷翻愛綠雲低炎天小簟時堪展野客清尊日與携興到不須供翰墨錦聯隨意節閒題

乙巳九日無酒悶坐遣興時值歉歲朝夕不謀未暇營酒故也

去年九日多風雨九日今年霽色新擬覓勝游酬令節笑無清醑集佳賓狂歌不盡蕭條意短髮猶嫌濩落身好事王弘今得否黃花豈佇白衣人

夏雨彌月不止遣悶 丙午歲也

江南六月天氣涼兼旬不見白日光溪頭濁浪數迴急牆上野蒿三尺强臥榻喧囂鄙足蚊蚋行塗出沒多

豺狼風雷何能一奮擊百里更覩天滄浪

春日過舍弟小園看花

藜杖尋花溪上行春來聊遣病中情寒輕野渡氷初泮雲散芳郊雨乍晴華館未須誇艷冶小園差足慰平生壺觴預擬過從屢醉與東風結好盟

西天目中峰

十載尋山力不任名山今日獨登臨到來石塢雲初起行過松房路轉溪危磴近看青漢接孤村遥見翠煙沉陰晴況值須臾變幻景翻令一賞心

村居

野情多與世情違茆屋山中獨掩扉稚子漸開松菊徑老妻親製薜蘿衣茶煙裊裊浮書幌花雨濛濛濕釣磯更喜年來秔稌熟療饑無藉北山薇

春日登道場山樓

絕磴躋攀力不任登樓尤覺勢嶇嶔霏微城郭千家雨迤邐峯巒四野陰風景自應稱勝槩壺觴聊復動長吟乘風幾欲招黃鵠獨倚危闌望遠岑

望湖亭

山徑逶迤溪綠苔望湖亭上一徘徊搏風鵜鶘翩翩下帶雨帆檣緲緲迴轉盼已疑塵世隔盪胸真遣宿酲開春寒不盡登臨興明日還須載酒來

歸雲菴詠雲

菴畔閒雲冉冉歸候雲長日坐焚扉遥看縹緲來僧榻近愛霏微冐客衣野性自知堪作侶病情何幸得相依徘徊更訂山中約白首同棲願不違

春日西園晚起言懷

天恩昨許故山歸別墅今開竹下扉衰病秪緣親藥裹閒身真稱着荷衣古松嶻嶭茶煙合芳草池邊白鳥飛俯彼幾廻春睡足起看新水上漁磯

贈九野孫山人

九野山人風雅流抱琴何意到林丘墻琚未擬才華並水石真憐氣味投對酒屢移花下席看雲時上竹間樓山中爭羨還堪具草榻無妨數日留

辛亥立春試筆

簫鼓喧填西市街兒童驚報送春來未誇彩勝光華與却喜陽和次第回老態不嫌雙鬢改壯懷偏傍一尊開東郊況值新晴候好待扶笻採野梅

郊居用唐荊川太史登墩韻

紫蘿裊裊迎風柔主人自愛林塘幽溪頭白鳥數廻下座上青山長日留扶病不禁文字役樂歲幸免饑

寒憂巖花洞草更解意携酒遲我青春游

春暮邀人不至

春初元擬接清歡詎意春溪尚未還簷外落花時片片水邊啼鳥復關關芳園載酒同誰往絶嶠看雲只自攀清夜不須勞夢想計程應已到吳山

送許南洲

淡雲疎雨暮秋天又向江亭敞別筵解纜忽驚楓葉下把杯都悵菊花前余衰已分棲蕃獄君去還看奮紫煙杖屨追陪更何地三茆風景望中懸

送程午槐司馬之任南都

放曉樓前春水生畫船簫鼓送君行翩翩碧漢飛鴻羽鬱鬱蒼巖病叟情柳色未溪溪上雨梅花先放隴頭晴隹游況憶鍾山麗芳草萋萋思不勝

元夕山居

莫道城中景物饒村居聊爾度良宵華燈自向山亭簇濁酒聊從野老招未許年華增白髮獨憐身世過清朝更闌不寐情何極坐對西樓月影高

雲岫寺王肖溪大令宴集

雲岫藏雲雲不飛老僧長月伴雲棲參天竹樹陰陰合覆檻藤蘿裊裊低過雨流泉穿石下啄花幽鳥向人啼我來正值朱炎候却喜涼生白苧衣

青硯子華雲松樓二首

古藤修竹紛蒙茸童子茸咨巖扉中堦下翩翩舞獨鶴簷前鬱鬱盤孤松玄談未暇祖韭列古意直欲探鴻濛吹簫更與坐明月仰視黄鵠翔天風

其二

山人初製薜蘿衣言訪雲中道士棲芒屨不辭苔徑遠杖藜還過竹橋西花當小洞從容吐鳥入溪林自在啼清話不知淹坐久一輪明月在南溪

客有過山莊談時好者心頗厭之賦此

病棲山館十年餘冷淡何如釋子居利欲驅人還自笑繁華過眼即成虛清宵露濕磯頭艇白日風翻枕畔書洗耳高蹤那更得好將生計問樵漁

梅花

萬木江村搖落時老梅傲倚冰霜枝纖穠不與衆芳侶皎潔獨抱幽人姿索笑豈無杜老興傳神應有逋翁詩摘花泛酒意自得粲香冷艷誰能知

叠前酬孫山人寄贈韻

碧山歸臥幾經年一任流光去莫淹種秫只知催釀酒焚香惟喜坐垂簾文章司馬元非匹蹤跡陶翁太

自滸道氣無因見月宁山人試向坐中瞻

詩餘六首

玉樓春

風雨夜來驚枕上春寒曉入梅花帳下牀日午未梳頭坐看南溪新水漲　一尊誰與賞新晴匆匆慰我花開望清歌時對碧山傾谷口閉雲憑無恙

南鄉子夏日游竹隱寺

古寺隱叢篁石逕逶迤碧蘚荒夾道松枝低拂檻蒼涼清露沾衣濕不妨　款步上廻廊老衲相邀入竹房旋汲山泉供茗碗悠揚風送閒雲下石牀

又

古木鬱森森曲檻垂蘿歲月深猶記當年棲息處驚心簷外依然見履痕　往事且休論十載紅塵拂素襟好就遠公來白社雲林日坐滿園對碧岑

又

冠蓋喜追陪十里山城載酒來况有清歌兼妙舞忘懷拍手相看笑口開　醉倚碧山隈落日休教候吏催人世百年良會少徘徊更向花前進一杯

又

燈火宿雲房不厭今宵清話長擾擾紅塵多少事奔忙贏得蕭蕭鬢裏霜　無藥駐年光漫說神僊不老方好向尊前拚酩酊行藏付與天公自主張

又

雨洗碧山頭萬壑嵐光翠欲流歸騎不妨若徑滑颼颼竹下涼生覺有秋　緩步出林丘何日重來續勝游佳思都憑清夢遠悠悠騎鶴還尋海上洲

駱南溪集卷之七

駱兩溪集卷之八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嘉靖乙未科

廷試策一道 臣駱文盛

臣對臣聞古之帝王所以爲創守之道仁與敬而已矣仁以結斯民之心敬以承先世之志結民心則國本已固承先志則善政弗忘若是乎創守之道胥得之矣其所以垂至治之休所以

衍無疆之慶外此豈有他術哉臣智識愚昧竊不自量亦嘗諗觀於天下之勢而得其先後緩急之宜矣頃披瀝無由徒懷耿耿今幸進之

大廷仰承

清問倦倦於我

祖宗之功德而欲長保弘業於無窮臣有以知

陛下高駕遠詣之志豈不以仁厚立洪基則當爲文武禮樂典太平則當爲成康其於夏商之盛且無論矣而况於漢唐宋之有可議者乎然夏商周之所以得與夫漢唐宋之所以失典冊具陳

陛下既已稔聞之矣今臣復敢勦說雷同上瀆

宸聽獨以其至近至切者爲

陛下陳之惟不以其膚常爲可厭不以其淺易爲可忽而試垂省覽焉欽惟我

皇祖高皇帝功德之隆前代莫及其在宋濂之序曰曆有曰功高萬古也曰得國之正也曰獨稟全智也曰敬天勤民也曰家法之嚴也曰軍政有統也而其恢弘一時者固可槩見至求其所以爲創造之基則惟仁民而已矣觀夫

諭諸臣之辭有曰人民凋弊失業者多有曰所業有

限供需百出有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蓋未嘗不以民命爲重至其政之所施亦無非矜恤元元之實是故刑獄以寛厚爲本宫室以綺麗爲戒定賦以節用而民力以紓徒步以憫農而末作有禁歲事有種桑之法凝寒有給纊之恩釋費震之罪以勸良吏停冊封之役以惜農時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率多類此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可見民苟未安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我

聖祖之高見遠慮其在是哉自是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有
由然也玆者伏遇
陛下思
祖宗創造萬囏惕然悚懼訪所謂良法要道于以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臣以爲此何假
於遠求之哉惟
敬承我
祖宗仁民之心而致治之基在是矣且今天下之民

承平日久謂之未安則農桑以爲業室家之相
保若無他可言也謂之已安則爲民病者殆不
可勝數臣未暇擧其詳且自其最甚者言之涸
澤以漁傷根而刈此民之困於賦歛也時詘擧
羸頻勞生厭此民之困於力役也富連阡陌貧
無卓錐此民之困於兼幷也巨浸滔天赤土彌
望此民之困於水旱也田廬取償妻子爲質此
民之困於逋負也一耕十食一蠶百衣此民之
困於游惰也吽囂東西隳突南北此民之困於
吏胥也供給愈難倍償無巳此民之困於畜牧
也他如緇黃之蠧貪殘之政婚娶之糜喪葬之
費凡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其勢若此謂之厚
下謂之固本可乎下不厚而謂之安宅本不固
而謂之邦寧可乎故臣妄謂今天下之勢譬之
人身饑餓已久疕羸已甚雖日以膏粱厭飫之
參苓補助之且不能頓復其元氣使徒被以文
繡習於聲容日從事於詠歌舞蹈之列吾見益
其患耳烏在其病之能起耶臣願
陛下審於其勢之所急專意於養民爲務選用賢良
愼擇守令凡可以憫民之窮恤民之患者日夕

遑遑焉以爲之所如欲均賦歛則財用之當節
欲寬力役則工作之當止欲抑兼幷則限田之
議可求欲濟水旱則溝洫之制可講欲甦逋負
則中倍息之禁欲止游惰則重開民之罰欲懲
吏胥則嚴朘剝之條欲便畜牧則擇閑廐之使
其他毁度以滅緇黃遠斥以乂貪殘論財有戒
以便婚娶厚殮有刑以惠喪葬若是乎病日以
去而利日以興民食將於是乎足民生將於是
乎寧國本以之固國脉以之延由是而肅軍令
以重國體可也由是而愼邊防以振國勢可也

由是而通河漕以便國用可也由是而精考課
以明國憲可也由是而重師儒以興學校可也
由是而正風俗以息浮薄可也由是而旌讜直
以作士氣可也由是而抑奔競以敦士習可也
由是而嚴祭祀以承神靈可也由是而定禮樂
以致中和可也所謂持盈愼滿之道莫大乎是
而歷世之久歷年之長亦豈有外於是哉茍徒
區區掇拾遺文補葺故事儀章則欲其備度數
則欲其詳而托言於光前啓後之烈是之謂有
法祖之名無法祖之實渾厚之治體既未能敦

而精明之治功亦何以建哉由此觀之可見愛
民之仁足以盡法
祖之敬而仁敬固爲一道也與夫愛民法祖之實臣
旣以陳之於前矣至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焉
古之人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又曰有內聖之德
則有外王之業臣嘗伏讀
陛下之敬一箴與夫五箴之訓深感夫
陛下之學得之極其精
陛下之心養之極其純
陛下之德充之極其盛蓋不必更求之古而有所增

益臣亦何所陳說而冀以裨補於萬一哉但人
之恒情言之有餘而行之或未足始之克謹而
終之或不繼臣固不敢以疑
陛下惟考之實事則若有未盡徵之治効則若有未
成如漢文帝之海內富庶黎民淳厚如唐太宗
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如宋仁宗之恭儉仁恕
民物康阜今亦未之見焉又何有於成周之盛
哉又何暇於經制之定禮樂之興哉此臣之所
以不能無疑者也臣願
陛下靜觀而反求之不以臣言爲妄於是勉其所不

足求其所未至敬勝夫怠終如其始將見日見
之行而煥然有度之咸熙雖由是而成至治登
太和超三軼五將無不可者尙何民生之有未
遂國本之有未植天之眷命有未篤變之消弭
有未盡經制之未可定禮樂之未可興也耶蓋
至是而法
祖之敬至矣盡矣一毫無餘憾矣于以作百王之則
于以垂萬世之休極自我建法自我始雖謂之
創可也而況于守乎哉否則道非前定而易窮
法以無本而多泉虛文勝而實意衰立志遠而

成功少天下後世將以爲不世出之
大聖人而治効猶止於此則隆古之化果不可以復
見也耶臣之所以甚爲激切者也惟
陛下矜其愚宥其誅俯賜采納黽勉而行之則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

駱兩溪集卷之八

駱兩溪集卷之九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序

率峰文稿序

文也者人之鑒也夫文華於言者也而有本焉維心
之神矣乎是故其神凝者其文敷以鬯其神完者其
文宏以闢古之善觀文者因以概人之生平榮悴短
脩鮮勿驗者故曰文也者人之鑒也余用是讀率峰
稿而有感焉率峰先生天禀不倫少有遠志篤信慕
古力探本原誠非俗儒口耳末習而已余襄在詞林
往往聆先進諸公談率峰之行誼恒心異之廼今得
諸其弟高湖邑侯者益詳固無俟徵之文而其賢可
知矣矧於是更契其心之神矣乎蓋其氣昌而理順
辭直而義昭弗僻以進弗滯以蔽如所謂敷鬯而宏
闢者寔能兼之非其神之完且凝曷克有是是故因
文以知神因神以知德信大受之器也於以徵之福
壽康寧若有餘地矣顧年與位廼靳靳若斯文果不
足以知人與抑驗諸古者獨戾於今與余不能不爲

率峰歎也雖然古人云不朽非區區榮壽之謂亦惟其有可傳焉耳兹率峰之德之言章章若是自足垂諸後無疑矣所謂不朽者曷加焉乃若目祿千榮周生倖免非不快意一時然水逝灰揚轉眄陳迹視率峰之所得何如哉然則文者人之鑑未爲不驗而率峰又未爲不幸也時高湖方輯其遺稿壽之梓人而屬序於余余非知文者顧於率峰有館誼焉而高湖之屬弗獲辭庸書此以歸之若其名氏履歷則別有傳志兹可畧也

送歸溪許先生謝事南歸序

歸溪許君掌我武康之教事甫一載於兹德洽化敷上獲下信一時士類方慶夫作新之有幾也無何一旦謝其事而去翛然遐舉不少悋情客有駭而言於余曰歸溪此行妨乃無所爲而傷於矯乎余曰是未可以恒情論也夫出處之義大矣哉惟其時焉而已聖人者能知時是故時止時行無適無莫巳不得而與焉世衰教漓仕不爲道榮利之趨日益昌熾始目昧而干進終澳涊以持祿王子所謂如蟻之於羶無有弗集如飲醇酎無有弗酣如鐘鳴漏盡夜行而弗止者滔滔皆是也於是有狷介之士率其忿世嫉俗之心往往遁迹丘樊漱流枕石視世之冠裳軒冕不啻若籠檻羈紲然惟恐其或累也此其絕類離羣不可爲訓於此而謂其傷於矯似也顧得以之病許子哉夫許子少有用世之志乘時奮興膺有祿位其駸駸之勢未艾也遽忽焉動興於蓴鱸要於其中必有所爲將止時行固未敢輕語也然於古之所謂知幾所謂勇退者不庶幾與譬之風霾陰曀恍焉而睹日星之熒朗寧不足以快心目而醒神魂哉余衰病在告非無丹厓翠壁之想奈夙腆莪染洗滌未盡兹於許子之行方且歎賞不暇又何所容喙也耶於是客唯唯而退適其寮友來請贈言余固不容嘿嘿已也因舉所以語客者告之許子行矣哉恬退之風廉靖之節必有能言之士嗣是而形之詠歌矣

贈蒲菴李先生謝事西歸序

夫士之居官任職也非其才力之優則往往不爲時所登用然施之百司庶品宜矣非所以稽師儒之官也夫才取其集事也力取其勝勞也是固非老疾者所能强也其在師儒固自有道焉而所謂才與力者遞其所緩矣古之時黨塾之師必取諸耆宿而三老五更之任非高年莫與焉其義寔可想也然則以老

與疾而為師儒病者過矣蒲菴李君楚之善士維嘉靖己亥來司我武康訓事迨八載于茲以其戇直之質簡率之行施之交承之際未免齟齬而難入然其衷實可諒也今歲丁未期當大計吏治而銓司者主先入求其過無所得迺以老疾免之吁李君其真老疾矣夫其視聽不眩髮不童齒不搖行履罔無顛躓也矧在昔時有以逐麑捕鹿為用枉其才之譏而崇本道末之世亦不以重聽妨德然則老疾云云固不足為李君累也而况未得其實也耶宜李君之未能忘情也雖然有進有退者時也可久可速者幾也惟

君子能知時亦能審幾是故隨所往而厭越弗迷李君行乎哉褰爾琴僉爾書韞浣花之譜檢相鶴之經言旋故山葺先人之廬以畊以漁何所非適以觴以詠何適非天致與不入於其耳榮辱不撓於其衷陶寫性靈留連光景吾知李君方自咲其投簪之晚又何蝸角蠅頭之足戀戀哉然則銓司之於李君固所以全安之而非以為病矣李君行乎哉余方擬攬結雲松之秀於匡廬之顛李君其肯荷杖挈榼逆我于古松盤石之側而與之嘯歌徘徊尚有未盡之意當為李君誦之

贈程午槐大令序

聞之古曰君子之於長民也有三善焉惠而懷之惟其仁辨而理之惟其明輯而寧之惟其簡三者德不同而同歸於治君子有其一足以自効矣而况能兼之者耶我武康邑小而古由晉以來率多賢令茲未暇論也迨余既有知而親覩厥美則有若衡陽易公其性寬以慈其民舒以愉斯之謂仁有若羅山張公其才敏以達其民秩以肅斯之謂明有若合肥方公其德廉以靖其民恬以休斯之謂簡所謂德不同而同歸於治固若此夫至於規為淵大弗拘故常備道

全美輝映後先則有若安仁桂公其盛矣乎維嘉靖丁未午槐程侯來令我邑甫一恭于茲而蒸猷偉績聿其有光余臥病丘樊時得諸士民之傳誦何若是洋洋盈耳也蓋其照察濡潤恤患憫艱瘵痍以蘇困踣以立人咸曰有易公之仁慎法謹度袪獘剔奸胥吏震懾刑獄無頗人咸曰有張公之明去煩蠲苛守潔履素階庭閒寂邑里無譁人咸曰有方公之簡兼是三者而益殫厥心夙夜黽勉殆駸駸乎桂公之軌轍矣于時令聞月章上悅下信監察兼公森其賢爰奉褒揚之典而邇慕林君因請贈言于余余因樂道

人善者也矧侯又心所敬愛顧可無辭以塞請乎然竊念裴公之知侯未盡也侯温裕之資見之爲醇懿之行弗激以亢弗阿以隨其莅下無忿厲之容無叱咤之聲其應事酬物和易而從容乎實而縝密非其畀之良而養之厚曷克有是邇其所至固將長駕遠詣追踪古人其視近代諸公似未足當其意者乃重之以修飾之辭不亦末乎惟是林君之請不獲已爲之一言然不敢以侯之已能者爲侯頌而以侯之所自期與夫士民之望侯無窮者爲侯訊之餞庶幾樂聞矣乎乃若辭以誇之幣以華之疏以薦揚之譽望日顯祿位日躋宜侯之餘事焉耳何足爲之重輕哉

贈太守若齋鄭公序

大哉君子之立政也因時也者順民之情焉爾矣夫因時順民非立政者所難爲也然古之人所以勤撫字之心效循良之績昭諸史籍垂休後來咸不出此豈其炫能矜智矯矯爲異也哉我湖爲東南名郡凤稱殷庶邇者歲凶民飢災癘頻仍邑里凋瘵而爲之司牧者又往往不由其道民重弗堪所謂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於兹極矣維我若齋郡公之來適乘其敝乃入境首詢民瘼喟焉興嘆曰嘻艱哉

余知所以剂量之矣於是下令一切與民休息翻煩苛去修廃汰浮冗躬自檢飭以率庶僚凡所以懐來有衆以安厥居者不遺餘力真若慈母之保赤子然逮兹甫一𦥯而闔境之内罔不愉愉熙熙樂生興事饑者食勞者息流徙者復老有養壯有業歲更大稔家室以和君子曰仁人之利物也不啻陽春之嘘枯雨露之濡洇詎不信夫余抱痾弗能履城府時曳杖傴僂草野中得聆行道之人頌我公之德澤蓋心竊慶幸之矧余有年雅恒欲申一言於公而無其因也邇者鑒察裴公廉知我公之實爰馳檄書褒揚之而

邑侯程君索余言爲公頌余謂公之治可述也而公之心蓋未艾也方將益殫厥慮益懋厥猷章訓定程率德興行務俾人知嚮化於以變澆而還淳與古文翁次公之芳華輝耿先後公庶幾其少慰矣顧兹屑焉爲之辭公得無非所樂聞乎既又思之上獲則行可達也下悦則治可徵也於是乎政成而績著不可謂無裨於我公也況自今令聞日章華階蔫歷優游朝堂之上以其効於一方者彌成我　聖天子厚生正德之化亦於是基之矣誠不容嘿嘿已也乃若爲之歌詩以宣民情以詠時休以揄揚我公之盛美

當有風雅之士作而倡之余不敏亦且力疾追擊壤之遺風以嗣其響云

送程午槐大令述職北行序

今天下之藩服率三載一述職於天子之廷　制也嘉靖二十有九年寔維其期我午槐程侯循例行有日矣時邑之父老相率詣余言曰侯其可遂行矣乎夫子之於父母固不容一日離矧當疾痛慘怛之時其情尤戀戀焉者侯其可遂行矣乎我武康夙稱殷庶邇者歲比不登民物凋耗侯之來適罹厥艱凡所以懷來有衆持携而保抱之者非遺餘力真若父母

之育其子而民之仰戴於我侯亦不啻子之在襁褓也是故二載於茲雖乘敝壞之後不盡填委溝壑孰非我侯之賜乎迨于今稍稍甦息庶幾復安其餘生夫何洪水爲沴歲更大祲衆心靡寧莫知攸措幸我賢父母在將紓困解厄之是圖因恃以無恐焉耳茲不意捨之去矣如羣情之觖望何余不覺與嘆曰若等之情可閔也顧侯之行其得已乎哉然竊有見焉比聞我　聖天子更任用賢相圖維化理于其考核黜陟之餘必將訪禮賢才進之密邇之地惓惓清問以稽政體以察民情以周知四方之利害侯于斯時因得以閭閻之疾苦慓切陳之　冕旒之下幸我　聖天子惕焉動心思所以爲補助之術將有汪濊之澤自天而下豈不爲若等之深慶矣乎於是衆唯唯而退又有言者曰君言似不我欺矣然侯之才賢若是諒已簡在　帝心於是乎出入禁闥股肱耳目之寄必矣能更返侯之棹以終惠于茲土耶茲不能不爲之慮也余又解之曰惟　聖天子以民命爲重民艱若此非良牧如侯莫可與生之者故雖登庸有幾更當爲　聖天子宣撫元元廣惠鮮之澤吾知侯非久且得返旆以遂爾等借寇之私矣於是衆咸欣欣

有喜色以手加額曰祈君言之不誣我等其終慶幸矣乎適學博東溪袁君古修泰君率其弟子徐某來徵贈言因舉與民相問答之辭以爲侯告俾其念之哉余且力疾與斯民日夕望車塵于東郭之外矣

贈古峰楊君遷合浦大令序

古之人有云積之厚則其化也充蓄之深則其流也長信哉言矣固非專爲仕者評也然稽之仕者則尤爲切至焉余嘗以是槩諸當世之士殆莫之能逆也何獨至我少府楊君而疑之乎楊君夙稟瓌琦復充之以問學未冠游邑庠崢崢若聲鵬騫鳳翥謂可立

致乃久弗獲售於場屋歲庚寅以選貢入太學益懋厥修既而謁選天曹授今職非君意也居嘗鬱鬱弗自釋余數接見君亦未嘗不爲君歎歎云然竊思之翕受者敷施之本也壅閼者暢達之機也以君之蘊特少試厥端已克自淬礪罔敢豫怠茲固上獲而下孚矣顧卑棲窘步能久爲君困也耶居無何我
聖天子愼簡良牧君遂膺合浦之命余聞而心喜之夫合浦爲海南名邦夙稱殷庶令之秩既重以專由是步驟可益展志意可益抒凡所爲長人之道如煦濡潤植善刬奸禮賢而育材化民而成俗其平生

所自許與蓋至是且得盡酬之矣將見百良之山若培而峻龍門之水若濬而深與古之循良如孟如顏後先煇映然則所謂厚積而化兗源深而流長者豈不益徵矣乎嗚呼君茲行矣山林病夫不能廻君之輪顧所謂望於君者實惓惓焉他日有自海南來者願以其休美之績附聲於余以驗厥識以慰厥思可乎特大令午槐程侯索言爲贈余不佞不敢爲侈大之辭矧楊君素厚余故其言多實而少華此非獨余衷也固程侯篤其寮友之義也

贈德清郝箕南大令序

夫天下之善莫大乎其倡之也倡之維何曰章之焉爾矣然非上之公與明則所以爲章者匪蔽則私而適以病之又何足爲勸也哉是故公明之道昭而才賢之路闢天下之善勃焉興矣其爲倡之之術不既大矣乎延嘉靖歲丁未箕南郝侯奉　上命來令德清夫德清湖之望邑也疆遠人稠役繁賦重供億浩而訟獄滋前後令之者不勝其艱且勞也君至一以裕處之曾未逾年而功効章章可述矣昔嘗邂白石蔡子謂余曰子接壤余邑亦知我侯之賢矣乎夫其尚志潔履矯矯弗羣大木固已厚矣以施之政寬弗

爲弛嚴弗爲棘舒困愍惸刪奸剔蠹洞燭遐隱均一視聽庭無淹牒獄無滯囚矧能出之以從容持之以謹恪非所謂德以基之才以達之養之裕而得之全者耶余邑外被殷庶之名而內實凋瘵積有歲年今庶其蘇息矣夫余聞而心喜之獨患公明之道弗見於世雖有賢後往往行拂志違闕而莫之章也茲者監察裴公廉知箕南之實爰馳檄書揄揚褒美不一而足微之蔡子之言何若是詳且確也余不覺興嘆曰韙哉公明之道其在茲乎裴公於是乎得章善之實矣因欲申一言爲侯頌復念侯卓立自信固將長

駕遠詣追跡往哲瑣瑣聲華似不足爲輕重顧可以世俗之見爲之欣幸也耶然一時風聲之所樹且遂被于列邑錫類之不匱而汞征之有機其善爲之倡也曷加焉苟有志世道者能不爲之津津喜也故夫誇詡侈豔之辭要不失爲諷勸之義匪徒爲侯于侯侯亦豈得終拒之哉時幕賓李君來以言請余病未能入侯之境升侯之堂躬覩厥休而爲之盡辭也然侯不日且膺　寵命陟華階入贊　廟謨出宣皇化幸是公明之道以往將何所不濟矣于是乎賢哲奮興而邦家獲多士之効不有可徵者乎余幸未衰且得身沐太平之澤於畎畝之中而因以詠歌我侯之光烈固當有進于此者云

懷養堂集序

夫懷養堂者何孫翁搆之以寓其孝思也堂何以有集著厥所由名而因以述翁不容已之情也余未獲登斯堂爰讀斯集而深感於翁之純孝也蓋翁之生弗及致養於二親亦既戚矣而二兄復相繼淪沒想其情事窮迫慘毒眞若無所容於天地者乃不得已搆堂曰懷養庶乎思有所寓可以久而不忘焉爾嗟乎其事若虛其謀若迂而其志則可悲也是故君子往往深嘉而樂道之所謂觸之以天性而動之以至誠有若此者今其集中有記有志有銘賦有詩辭記志以紀其實也銘賦以章其美也詩辭以發其蘊也是故讀斯集也而翁締造之勤懇篤之行於邑之情藹然可覩其諸所謂死事盡思者歟余用是深感於翁之純孝也昔人有言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爲之泣下者非孝子也余於斯集亦云昨翁之從子貢士氏與余方締水石之盟偶出是集索余序之嗟乎余幼失怙伯兄亦早世老母近復傾背所以爲懷於翁酷相類故讀其辭而悵惘爲獨深因援淚爲之摛筆

匪直歎息於翁而亦以自寓其哀思也世固有同是懷者能不因余言而重感矣夫乃若生而弗能養養而弗能終忽於厥初遠且忘之者吾知其不能不泚顙於斯矣

武康縣志序

夫志不易作也志也者史之流也古之作史者蓋不能無五患焉是故義例患弗明稽核患弗審去取患弗當論辯患弗確文采患弗章數者均之爲史之病也若是則蕪詞蔓說焉爾矣焉在其爲實錄耶縣是推之志可知矣甚矣志不易作也武康舊有餘英志

壽宋舉人劉瞳作而今無復存矣弘治間嘗修於衡陽易侯紀述粗備惜不免紛而無統濟而無辨嗨而無章君子有遺議焉時嘉靖歲丁未午槐程侯來令我邑踰二載於茲令行惠洽民物乂康裕乎其有餘地矣爰詢往籍慨邑志之久敝無以為稽治者之昭鑒也廼舉而屬筆於余余衰病孏棲鉛槧荒逖久矣矧惟庸昧何能堪此顧重違程侯之請更念斯役實余之分也敢不力疾從事於是擴摭蒐漁刪訂補綴酌古而準今剖同而合異率其心力之所至亦加勤且慎矣惜乎技止此耳古所謂五患者溪恐弗能免

焉後之議今不將猶今之議昔矣乎雖然藏疾匿瑕則余豈敢所望後之君子不惜正訛而補敝以為余之砭劑焉斯幸矣庚書此以竢云

永思錄序

永思胡為而有錄也以章德也以志思也以淑后也非徒侈於文辭而已也黃生克誠時從余游間持一帙以進曰此璉為先人輯錄也幸賜之一言弁其端可乎余覽之嘆曰善哉生之有是錄也夫錄有狀有銘有傳有歌詩賦頌凡南屏君暨君配金生平言行之美於斯乎備故一覽之餘而其先世之可傳者昭然具存矣不謂之章德矣乎人子于其親之傾背也莫不徬徨若有求而迫切無所容居無何鮮不忽且忘矣胡從繫其思哉觀斯錄也恍如聆謦欬而覿刑儀興感之懷自將咨嗟涕洟之不容已是故雖沒身猶一日也不謂之志思矣乎人之情孰不欲其後之人才且賢者然貽謀弗臧佑啓奚賴錄存則足以示範于無窮蓋其聞祖宗之行誼則所以觀感興起寔倍恒情因相率以光前烈自有亹亹不倦者矣不謂之淑後矣乎故曰生之有是錄也三善備焉視夫誇張炫燿文過其實者不大遠哉嗚呼生于是乎知孝

本矣余嘉生之志且以諷夫世之人旦夕忘親者其將有感於斯錄也

朱氏族譜序

餘杭黃湖朱鳴之氏修其族之譜成持以示兩溪子且曰此鸞先人之志也先人履德迪義與年俱懋徧其居曰心春鄉人稱之為心春翁病且革召鸞屬之曰吾世家山陰自吾四世祖徙居黃湖數傳至於今族漸以繁顧惟譜牒未備予有志而未暇也小子其識之夫上君子之道家則厚親國則厚民然未有不先之家而裕于國者夫親者非戚加而法行者也惟

敦其本焉爾本敦則潛乎默化之機寓焉是故孝德莫大乎聚族聚族莫大乎立宗立宗莫大乎明譜且譜也者補也譜立而敦本之道昭矣小子其識之纔受命惟謹閱數載乃克成先志如此云兩溪子嘆曰善哉嗚之氏之爲譜也夫據實則不誕統一則不亂聯系則不散先善必彰先訓不忘古則備而大義昭余無疵焉矣衕嘗聞李子之言曰得勢者長得人者昌夫黃湖之居左覩霞右望月人山背峙鳳山面拱環以大溪源遠流駛地之佳勝擅於一邑不謂之得勢矣乎嗚之抱清淑之姿瓌瑋之器其氣温其色和

言恂恂若不出諸口一接可諒其醇德也乃令司教同安殆將以其淑於已者淑於人其進蓋未可量也不謂之得人矣乎將見黃湖之族日益以衍徵祥發秀迄無休期自五世而千百禩不替也而其薰德善良才賢日著懋先烈而揚後芬且彬彬輩出矣然則得勢之長得人之昌寧不爲朱氏之深慶也邪乃若嗚之克承先志孝德用光而其錫類之無窮也先之親而加之民小之一邑而大之達乎四海抑於斯譜有徵矣

送王肖溪大令遷戶部主事序

仁和浙之巨邑也距武康僅數十里我肖溪王侯之令仁和也甫七月而化敷惠浹去繫民思揭之卯犢可徵焉既而令武康未入境民固已知爲仁者矣迨今歲纔二朞仁澤汪濊淸譽蔚若視諸仁和之傳播者其淺深可知也歲癸丑以績最入覲　大廷惟聖天子嘉其績不數月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之　命兩溪子聞而心喜之曰司徒之職其克振矣乎又曰東南之民力其少舒矣乎夫司徒財賦出入之喉禁也顧其任亦難矣裕國則侵民厚民則耗國夫孰能兼濟之然患未盡其心焉耳惟我肖溪王侯恒曰爲

政有要存乎利物爲治有本存乎厚下其兩爲令皆東南財賦之地顧其催科之政督責之令有不能免焉者然其目視民瘠不啻創殘之在身恒閔閔焉欲爲之寬假窮抑於分未得其便耳乃今進領司徒之職必不忘軫念閭閻之情於是乎調停斟酌所以節浮而汰冗塞漏而防潰者恒夙夜盡心焉由是聲聞益章階資荐歷荷重任而贊遠猷拳拳乎樽節愛養之道務在於君民一體公私俱濟蓋覩見其源之不可涸而流之不可濫有如此者視彼聚斂之臣如楊如劉固不足論乃若浮薄之士淸談迂議不屑錢穀

之務與夫士生西北去東南遠甚不能深知其疾苦徒以取盈足數爲辦事一聞蠲租緩征之令輙尼不果行俾民弗獲受一分之賜其相去不霄壤哉此予之所以聞而喜之固有以也乃若受上賞而膺顯擢直侯之餘事焉耳又何足爲之動色也耶於是其僚友縣丞徐君卿典史勞君珏相率來徵贈言余方臥病辭弗獲因以其所聞而喜者頌之于侯諒亦侯之所樂聞也至其士民綣繾之情寮寀屬望之意所以綢繆瞻戀而不能已者自當於言外得之

駱兩溪集卷之九

駱兩溪集卷之十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序

送曾近塘守和州序

嘉靖乙未歲夏六月近塘曾子光世拜和州刺史之命同年三溪錢子淺齋魏子東橋楊子兩溪駱子相與祖餞於都門之外於時三溪子率先進曰蓋聞和州邇滁泗夙稱殷庶茲者凋瘵疲敝不逮昔遠甚子是之行何以爲政近塘子曰嘻甚矣予之艱斯任也惟予弗學自念有五患焉夫思貴巧而予獨拙禮貴文而予獨朴功貴速而予獨緩色貴婉而予獨直法貴密而予獨簡率是道也以往能弗獲戾鮮矣矧其能政耶願輔立翊行尚克有賴幸諸君子閔之三溪子曰予之所謂患予之所謂善者也夫巧者用術而拙無險闇文者襲浮而朴無詭行速者淺謀而緩無誤果婉者取媚而直無矯情密者過訐而簡無苛政信哉子之所謂患予之所謂善者也矧才之用也不惟其果惟其慎功之成也不惟其易惟其難予之

孝弟刑於家忠信孚於友學術淑於徒厭心士類久矣即是而推之政兼之五善而操其難慎之心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何有於一郡哉且予又聞之多事生擾孰與靜撫峻法立威孰與仁懷養望徼譽孰與敦本茲固予之自有而不假增益者予是以占和之民凋瘵疲敝有不頓然蘇息矣乎近塘子矍然起曰幾哉偲偲乎斯足以開予之惑矣於是諸君子稱觴迭進誦甘棠之篇歌豈弟之章獻申伯之頌近塘子復喜曰幾哉渢渢乎斯足以廣余之思矣兩溪子遂從而颺言曰幾哉贈言者無弗情斯之謂信受言者

無弗任斯之謂勇信以成義勇以成德大哉友道庶其近之是故觀於此者不惟知政而且知學矣

送兩峰鄧少府之任寧國序

夫士之仕也外內之任異焉內則近君外則近民然而君民一體也是故正君所以安民也勤民所以忠君也君子之當其事者惟其稱之為難豈以彼此持二心哉迺嘉靖乙未歲之秋銓曹卿春　上命檄徵外之諸職才且賢者將登用之余同年兩峰鄧子舉自南樂教諭至則銓曹卿嘉其能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旣而改授寧國府同知遵　上歷練民事旨也予時士論若有為兩峰子弗豫焉者余因訊兩峰子兩峰子曰予其以內外為重輕乎以崇卑為榮辱乎以得失為欣戚乎三者皆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惟上之命懼弗稱焉爾矣往者予教武進武進之士有作新之機焉然而道未洽也予恒懼之旣而教南樂南樂之士有作新之機焉然而道未洽也予又懼之乃今授若職其治彌廣其務彌繁則所以為懼當又有重焉者矧敢以之弗豫乎哉且職在牧民民之維康維社稷之益予患弗勤于民以負忠君者之責是故兢兢之懷視民猶近君也又奚暇知臺省之為華牧守

之為病耶余深嘆兩峰子言之近道也夫持其懼心罔斁且弗以異遇為盈縮殆庶幾乎所謂欽厥止者與所謂素其位者與所謂忘寵榮而恬勢利者與率是道也以往天下之治將由是與也矧施諸寧國之民有弗豫者哉予其行也遂摭其言以贈之世固有兢於進而自貽鰥曠之誚也聞兩峰子之言宜有以動心矣

金臺八景詩序

京師古幽冀之地堯舜之故都存焉其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故其

山川之在境內者孰非景也而奚止於八哉予獨感
夫景之顯晦則存乎其時且存乎其人焉耳夫自石
晉時境淪於夷者殆三百年其腥羶之氣汙穢之俗
薰蒸閉塞於是天裔流峙之物亦且蒙垢被滓雖有
景孰從而知之亦孰從而詠歌之哉肆我　太祖高
皇帝出而戡定之元主北遁乃盡復其故疆逮　文
皇帝遂於此建都焉於時城闕之壯麗人民之蕃阜
衣冠禮樂極一時之盛凡在境內者無一物弗迴光
而增煥柳子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者信有
之矣是故隨所見而景耶焉即景而詠歌形焉其感

慨之情稱頌之美模寫之工往往見於篇牘所以聳
　明德於唐虞之隆以傳諸有永蓋不啻如孟堅之
賦兩京太冲之賦三都而已予來　京師適得是編
三復誦之不能不曠然以思油然以興也因為序次
俾重刻以傳其景之八則曰太液晴波曰瓊島春雲
曰西山霽雪曰蘆溝曉月曰玉泉垂虹曰居庸疊翠
曰金臺夕照曰薊門煙樹景各有詩詩各數首總之
若干卷至其辭有工拙音有雅俗則惟其時與人殊
焉爾余不得而知也

壽河涯李先生七袠序

河涯李公生今七十年矣余未及覿公之顏聆公之
音然而知公之必壽也夫木以材伐井以甘竭是故
敦樸者壽維絃易絕剛金多折是故氣和者壽縱
則舒翼困則摧是故志適者壽造物忌盈鬼神禍謙
是故履德者壽木培多茂禾灌後枯是故養備者壽
余寮友質夫郭子於河涯公生同里復與其子泰業
同學仕同官嘗為余道公之素矣公生而體質凝厚
儀度簡遠無炫能無矯辭無飾容夫是之謂敦朴居
常愉愉煦煦不以怒詈加人即有犯之莫或校也夫
是之謂氣和生長太平承祖父之緒優游田畝誦詩

鼓琴性不善飲時亦寄趣杯斝間子六人訓之皆成
立泰登進士第春領鄉薦蓋自幼逮老人莫見其戚
容夫是之謂適志家故多貲儉約如寒士至於儲藥
以濟疾厄捐地以瘞遺骸伐桑以惠貧族凡義所得
為則無少靳焉夫是之謂履德厥嗣多且賢不違厥
志甘旨惟宜居處順適夫是之謂養備是故壽之道
五河涯公寔兼有之余是以知公之必壽也乃今丙
申春三月六日公七十初度之辰泰官于朝不克歸
為公壽因介郭子徵余言稍致遐祝余惟年家之誼
思得一就弟子列捧觴稱賀而未由也矧不佞不能

以丹山之鳳崑崙之桃瀚海之鯤爲侈大之詞獨以所聞于郭子者爲公頌之庶陳之賓筵備歌侑之一闋云爾詞曰温温令人道旣昌兮傳家亢宗揚芬芳兮猗此誕辰時之良兮風清日輝鸞鶴翔兮藹藹俊髦肅冠裳兮以勸以酬情悅康兮咸祝咸祈壽無疆兮自天申之福穰穰兮繫千百齡爲鄉閭光兮

賀靜菴郭翁榮封序

君子之學爲時所需上安下奠厥施斯普固心之所甚樂亦世之所甚榮也乃若一身一家之寵遇赫然侈觀其于恒情歆艷多矣寧足爲君子之重輕也邪

嘉靖丁酉歲同年翰林編修郭質甫氏迎其父靜菴先生就養來 京師適我皇嗣誕降覃恩朝著而推及于其親先生用是遂膺 寵命惟時同年同館諸君子相率捧觴稱賀于先生之門兩溪子因謂諸君子曰茲是之賀也其義維何於是有颺言者曰子貴不易得 君寵不易遇先生之年且未艾獲此休嘉冠裳文繡輝映里第厥儷鮮矣敢以是賀有謂先生少孤克自樹立宏中茂外咸施不可而弗獲少見于時茲屬之賢嗣丕揚厥芬蓋不幸之中有至幸焉敢以是賀有謂孝莫大于顯先慈莫大于裕後先生義方之訓克成于名於是乎祖德益光而世澤益衍孝慈之道兩無愧焉不足爲世之砥礪矣乎敢以是賀於是兩溪子進曰兪哉言乎似矣而未盡也余之所以賀先生獨于質甫徵之矣夫質甫色温氣粹懋德懋才就其所至信未可量自是而躋華陟要大沛厥施蓋不止一身一家之慶而天下與有利焉則先生之功于是爲大顧其所謂樂所謂榮也者不有出於恒情之外矣乎於是諸君子相顧喜甚而先生亦起謝曰三君子之言近而實兩溪子之言淵而宏某不敏曷足以辱此朴也識之尚克兢兢而日閑輿衛惟我與爾之自力也夫

送東橋劉君還任寶慶便道歸省序

東橋劉君筮仕剌遂五載擢貳寶慶歲今戊戌入覲大廷旣而受勅還官寶慶告行於兩溪子且曰河不類兄弟俱竊祿遐方弗獲承母氏之懽殆數載矣是行覬將假道故里得遂一升堂瞻候顏色先是我 聖天子誕生 皇儲推恩庶職河母氏幸獲與 錫命之榮茲因捧冠裳起進稱觴爲壽亦人子之至情也第患目曠職之戒於忠君之義或歉焉是不免於次且耳子其謂之何兩溪子解之曰斯君之所以

能爲忠也夫忠孝一道也是故服勞之誠以立忠也
澁事之勤以昭孝也二者豈其相病實相成也子不
聞昔之人有仕其君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者君子
非之曰其親之不愛又安能愛君然則子是之行其
何歉於忠君之義也哉於是劉君喜曰敬受命矣請
從此辭余曰未也君之醇德施於有政治于遐方既
已簡諸當道騰諸薦剡矣是其進庸有自廊廟之登
且遂駸駸也而太夫人復得就祿養之榮於是出勤
王事績日以新入承親顏情日以洽所以爲忠孝者
莫大焉豈特一官之專守一時之歡覩矣乎劉君因

起謝曰擴哉子之所以牖河也請遂書之爲行李贈
可乎余惟曩與劉君同館于仁和徐氏道義之知寔
逾常分今重感夫覯止之難而言別之遽誠弗能嘿
嘿爾也遂因所請書以贈之且致勗望之意云

送小洛何君之任南都户部序

君子之道本諸身一而已矣以達之用政教分焉教
也者淑之以禮也政也者勑之以法也二者與道致
治均焉然而政其教之推也是故有其政不必其閑
於教也廼若善教斯其政可徵矣小洛何子闔之彥
也舉嘉靖壬辰進士出掌惠州府教祇德率物翕然
禮讓之風行焉歲甲午應聘主兩浙試維公維明厥
心多士其無施弗宜亦畧見之矣既而丞胄監肆殫
厥施英髦萃止罔不爭自淬礪一時士習變澆還淳
穆如也蓋其根心之實發之者蓄光而其成之者益
懋無足異者君子謂小洛於是乎善教矣茲戊戌之
春銓曹卿上其績拜南京户部主事夫户部劇任也
於是有壤地人民錢穀之寄焉當其治者弗治則苛
克濟厥用者鮮矣以小洛之善教徵之寧不裕然有
餘地矣乎然此其末也由其學望之隆登庸有日棐
階之歷且遂駸駸矣秉時感奮盡展厥蘊以教則菁

莪棫樸之化成以政則鳧鷖既醉之業著是豈非小
洛之所許亦儕類之望於小洛者耶其門下士洪生
瀚覡生實嘗爲予道小洛之素於其行也請贈言焉
予惟小洛之賢固無俟於揄揚之者而二子隆師慕
德之心則不可無述也於是乎書

送郭南孫先生僉憲江西序

嘉靖戊戌夏郭南孫君由刑部員外郎拜江西僉事
之　命鄉之大夫士相率爲餞爲臚術故事也廼郭
南則固以辭且曰某是之行也厥惟艱哉受　命予
茲夙夜靡敢寧恐弗克懋厥猷以贓于官箴薔君子

幸贈之一言輔立翊行庶克有賴所以爲餞贐其者
不加敫矣乎于是有作而言者曰江西之俗惡狡吏
黠胥武斷之豪徧里邑是故非峻威莫震非重法莫
懲君得無嚴以督之者乎又有言者曰監司之職匪
顓刑法得裁吏治之臧否賢不肖以輔監察之不逮
即監察諮舉剌要在正言抗辭可否罔忌君得無直
以行之者乎又有言者曰君之任顓屯田予聞屯田
之弊疲弱不盡墾豪强擅膏腴租入多於私門逋負
積而彌年是故洞隱燭微俾無遁奸滯與補弊俾無
廢事君得無以察之精而爲之斂者乎於是郭南憮

然曰嘻有是哉言美矣備矣顧某未之能一焉且忝
之何兩溪子乃進而解之曰我郭南奚歉于是嘗聞
君子之道患不確不患不嚴患不信不患不直患不
公不患不察患不慎不患不斂夫確則持法堅不嚴
而令自肅矣信則上心孚不直而道自見矣公則羣
蔽袪不察而情自昭矣慎則爲謀密不斂而功自起
矣數者我郭南之自有者也則今之所謂不足又寧
知其非有餘者乎君茲行矣自是功烈日懋而聲聞
日流躋華膴要當更有遠大之事業焉郭南尚堅其
志以詣遠養其氣以任重弘其度以茹棼則惟其所
處罔不沛然達矣何有于一官之專守也哉郭南因
輾然起曰俞哉斯足以擴寻丨之思矣請爲志之于是
乎書

閔雨詩序

閔雨詩胡爲而作也志憂也夫憂奚其志也憂不在
己而在民憂之大者也於是乎形之言而以須以勸
以慰之義備焉故觀於此詩而我東坤陸侯憂民之
情達矣維歲己亥秋七月不雨兼旬暑氣熏灼枯槁
千里農人皇皇無所於訴侯詢知之曰噫艱哉予其
禱之爰求諸心昭隱慎微懲咎省愆弗以寧也爰求

諸政釋滯去繁洗垢剔蠹弗以弛也爰求諸神祝幣
史詞免冠徒跣弗以褻也其彷徨躑躅眞若有不勝
其窘迫者矣載逾旬而雨澤降焉四境沾被吏民告
足侯曰嘻未也旱既太甚惟兹霢霂曷克以濟其所
以爲禱者益篤匪懈嗚呼侯懇切爲民之心寧不藹
然可掬矣乎於時士類感乎田野歡暢相與咨嗟詠
歎之不已而閔雨諸作興焉凡以寫侯之憂思云爾
廼邑博渠清魏君采而輯之裒然成帙持示兩溪子
且屬之序兩溪子閱之曰嫩哉言矣然恐非侯之所
欲聞也既而思之有風人之旨焉其揄揚褒美存乎

頌者也其憤激感慨存乎勸者也其歔欷惻惻存乎慰者也是詩也在矣若無所損益願世之長人者從視民瘼休戚閒閻觀此亦足以動心矣矧渠清君樂道人善之意不容泯也因書其簡端而歸之詩凡若干首其爲言人人殊要之發乎情宜諸聲惟其真焉爾矣餘非所論也

賀渠清魏君膺獎序

夫師儒之官非百司庶職倫也以樹學的以植政本以濬治源者也是故非文行兼備能弗曠厥官者鮮矣顧世多視之爲散秩稽政者往往忽焉莫之激揚

於是乎賢者弗獲自見率息以弛無惑乎教道之弗興也夫教道弗興則才賢弗立將何望於政修而治興也耶故曰非百司庶職倫者此也渠清魏君八閩英達乃戊戌之春來署武康教事越一載于茲醇心古行動無愆尤士類惬心不言而化且博學宏詞華采炳朗信乎文行兼備無歉于師儒之任者維歲巳亥冬適監察虛川殷公駐節于湖廉知魏君之賢爰馳檄書褒揚之余於是乎有深喜焉夫我武康邑小地僻官於此者恒患於聲聞之不易流矧學職乎哉推魏君卓立自信不以人之知不知爲勤怠維虛川公能知所重不以學職爲散秩加意采訪顯拔幽滯余於是知教道之興非有攸賴才賢之成就其將日新月盛矣乎矧風之列郡維武模範弗稱倚席不講者亦且易其怠弛之心以自樹立由是國家獲多士之用政日以起而治日以章此固爲之一機也然則虛川公之爲是舉獨爲魏君一人之榮已哉是故余之喜之厥有攸望而非以私魏君也適其僚友率其弟子來徵贈言余惟魏君之賢固不以此爲重輕而所以喜之之意則不可不爲諸君告也于是乎書

送北橋潘先生九載考績序

學校王化之本也師儒之官士之模範也是故知所以重學校則知所以隆師儒矣於惟　聖代聿昭文治學校之設遍天下洋洋絃歌遐邇相聞何其盛也至所以遇師儒之道若有未盡焉者何者遷轉之次以資不以賢而所以稽覈之者以功不以德故也夫資有所限雖以豪傑之才莫克自振往往沉滯下僚累月積歲因而衰耗消沮鮮善厥後至其奏績而稽覈之也又惟計功効之有無以叙其勞且能於是一切歸之幸不幸乃若身心之所得自盡於以端範模而妙感孚者則漠然不之省也若是而欲臻學校之

實効不亦難乎北橋滯君楚之善士性醇朴不揭揭爲華行敦而愼言和而壯貌婉而禮直氣和而守端維嘉靖乙未來司邑庠之訓士類董炙久而益乎其潛移默化之機誠非可聲音笑貌爲也古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非其人與乃今癸卯歲當九載考績之期恭遇我明天子方祛靡黜浮用敦化本銓司諸公咸極一時之選維賢維德日壓動禮茲北橋之行適逢其會將見拔幽簡滯大出常格之外於是乎蒙顯擢而躋華階當遂騄駿矣北橋其無疑於計功循資之例而次且其行哉然余不獨爲北橋幸也一

時風聲所被凡守師儒之職者莫不知所自盡模範由以端而感乎由以妙濟濟多士日益興行非徒瑣瑣擬擬詩章摘何爲無實之虛辭以爲媒取聲利之資而已靡非盛世作人之一機乎北橋行乎哉賢德益懋化理益新余於是有望矣

送廖太令入　覲序

古帝王之御世也恒思通天下爲一身是故有聯屬臣民之道其大者曰巡守述職是也匪直洽有位之歡要於衆庶之情流通無間焉耳後世巡狩禮廢獨所謂述職者代與世殊而其義猶古之遺也我國家稽古定制述職之典三載一行而其法益備所以聯屬臣民之道實有賴焉維歲甲辰適當其期我丹泉廖侯行有日矣因言別於兩溪子且曰某不敏膺上命來牧茲土夙夜用弗欽恐弗克懋乃猷以忝于厥職茲方入覲　龍光將何所自述可使民情之不壅於上聞耶兩溪子曰侯之言及此有裨於時政不小也蓋聞賢臣之事君也不矜功不炫能明主之用賢也不詠文不採名方今一統之盛執玉帛而趨殿陛者何可勝數然大率人人自飾以章厥勲往往蹈於矜炫而不自覺而其稽覈之者又文與名之爲

狗于是乎欺蔽之弊茲而臣民之情始暌若之何通天下爲一身耶今我侯以通練之才濟之以勤慎之心蕞爾小邑爲之有餘而其治之敷於四境者固章章若此矣乃猶以忝厥職爲患豈非所謂弗居其功弗有其能者哉執此以往而陳列於　天子之廷必將以政痛民勞爲己責而不敢爲矜炫之私信哉力矯時弊得賢臣事君之義矣矧我　聖天子方厲精求治司衡鑑者又皆精白承德務實核眞恒加意焉而崇虛者無所售茲感於侯之不自飾也寧不深嘉而與遇之乎由是海內嚮風務敦本質臣民之情因

得以上達無壅而述職之典不為虛文矣故曰有裨
于昕政不小也不其然哉于是丹泉公喜曰嶽哉言
矣斯足以堅吾之志矣請服行之于是乎善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碑

明武康知縣程侯去思碑

皇帝臨御之二十六載新安程侯以進士來知武康
市三苻嘉猷令聞簡在帝衷爰拜南京兵部職方主
事之命行矣邇邑之大夫士曁于鄉之耆艾童兒女
婦相與遮道讙呼挽留之不可得翹首行旌悁不欲
歔嘆慨曰何奪我賢父母之速也迨今歲後一週而
跂望彌切於庠何我侯之得人心若此哉維武康之
賢令古遜莫詳未暇叙論近世如長樂陳公之肅衡
陽易公之仁羅山張公之斂合肥方公之廉而安仁
桂公則備道全美尤稱卓絕顧或沾溉弗徧或漸漬
未久揆之今日之人心其綢繆繫戀於我侯者何深
淺若是耶蓋侯天性醇懿復持之以敬慎本之以誠
慤不揭揭為華不矯矯立異其施之政也寬弗為弛
嚴弗為棘勅法貞度胥吏奉公剔蠹剗奸狐鼠斂跡
盡心於稅歛惟均惟平富無侵援貧有憂恤邑里之

民鮮不愉愉煦煦樂生興事室家以和旹日吽囂逐
突之患閒如也性不喜事端因物順應無滯無頗刑
獄惟清堦庭閒寂事上以恒禮不侈爲供具重費病
民至其砥心礪行纖塵不滾無愧刈葵食蘗之風且
出之從容聲色不動行之專確始終不渝尤人所難
能也是故道洽而政行信孚而惠浹邇悅遠慕頌聲
洋洋余他病巖棲時曳杖傴僂草野間聆諸行道之
人盈耳飫心亦已久矣固知今日之綢繆繫戀永永
弗替實其至情所不容已視夫聲音笑貌爲者可同
日語哉維壬子之春我士民復謀樹碑鐫辭用揭遺

愛乃相率請于令令肖溪王侯王侯曰俞哉官之良
也民之義也且前者後之鑒人者已之律也一舉而
衆美備矣宜亟成之而縣丞徐君卿典吏勞君珏更
相從臾即日捧幣徵言于余余不佞固樂道人善者
遂爲之備述而系之詩曰
猗與令君天稟亶異金玉之姿瓌瑋之器出宰山城
民社攸寄心存惻隱政務簡易弗亢以激弗暴以揚
順動巽施民悅以康周歌愷悌漢傳循良奕奕休風
千載同芳賢聲肆起
皇眷斯篤　寵命載臨邦政攸屬曾裝言整借冠靡
從失我怙恃我心忡忡石城巖業英溪洋洋侯澤在
斯山高水長儼其有瞻坐侯于堂歲月逾邁懷思曷
亡新亭巽如樹此貞石以揭芳華昭示無極

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遼東行太僕寺卿北村戴公墓誌
銘

公諱繼先字承緒別號北村其先浙之嘉興海鹽人
洪武中祖子賢者徙家順天之香河遂今傳四世矣
大夫諱旺父諱安以公貴　贈監察御史再贈布政
司叅議性醇謹以長者稱公生有異資明慧端慤不

苟言笑髫齓時嶷然如成人稍長篤意問學甫冠締
有文名正德丁卯領順天鄉薦丁丑舉進士授官行
人三年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未幾奉　命清戎
兩河剔奸祛獘一無所徇在道八年前後屢疏時政
得失權貴惴惴不敢肆旣而陞山東布政使司叅議
尋轉遼東行太僕寺卿所至律已以嚴敷政以寬不
激不隨士論攸協無何爲當道所嫉罷官蓋公平生
直躬循分不善委曲承迎之術故仕不速化位不滿
德有由然也公旣謝事歸即杜門不出蕭然一室清
約如寒士覽諷之餘時偕從繼玄躬閱稼圃一時交

游罕與之接公雅有德望且以誣去言者累疏起公
而公絶意進取竟全晩節其見良亦審矣乃今嘉靖
庚子夏六月七日忽遘疾不起年僅六十有二其生
成化巳亥六月十七日也配李氏廸功郎諱鑑女
封孺人進　封恭人子男一曰紳孫男一女一余昔
嘗卒業南太學辱公之知遣紳從余遊因得稔承公
論誨心竊敬愛公恒以遠大期之乃竟止於斯後不
亨有遐齡庸非數之變歟以今十一月初九日乙巳
將塟公北城大丘祖塋之次紳瀲泣捧狀來徵銘且
曰此先人之意也余義不可辭遂爲銘之　銘曰嶷

和抱貞質孔嘉用之圭璋揚厥葩曉茲厚畀詰且遐
中道遘厄能無嗟清白一德庸傳家衍哉餘慶來無
涯大丘之藏犂不究垂千百祀閟爾華

明故草窓駱先生墓誌銘

嗚呼維嘉靖乙酉冬十有二月廿日我伯兄草窓先
生以疾卒弟文振文盛文炳貧無以爲塟也逮今且
十五年餘矣方謀殫力襄事而猶弗克庀禮也傷哉
顧惟墓石不可無銘文盛重患荒昧何能表揚潛德
之幽光然欲屬之名賢又恐未諒其衷也乃敢杖淚
執筆序而銘之先生諱文魁字天章別號草窓曾祖
諱仕隆鄕進士歷官泰州知州祖諱嘉大使父諱潤
贈翰林院編修母唐氏　封太孺人先生生而眉
目秀明性度爽豁齠齓時已夏異常兒甫成童不幸
先太史公不祿先生卽綜家政然趨向高遠不屑爲
生産計日惟親師取友篤志問學弱冠游邑庠卓犖
瓌瑋矯矯出群且長身飄鬚冠服儼雅有識之士咸
器重之而先生亦高自許與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
一時輩行復鮮當先生意者平生無詭辭無詖行不
逆人詐不發人隱與人交直不過訐和不踰節遇有
窘難輒傾囷倒廩援之無難色且無德容爲文衍裕

雅重不爲軋茁蹇澁語每程藝有司多所偶獎迺卒
不得志於場屋獨非命耶然此不足爲先生重輕也
昔有議先生者曰力不踰人而心雄萬夫家無儋貲
而志存博施又曰當煩劇而待之以逸惟困窮而居
之以安遭拂逆而鎭之以靜又曰衆喙呶呶片詞定
其是非頽流靡靡孑身當其衝決嗚呼斯言也似足
爲盛德之形容矣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盛陋劣幼承先生訓誨提携嘗曰爾有異質當有
遠志但患弗能屈無患弗能伸也文盛用是深自斂
戢養拙守愚覬鮮罪戾以無負先生之教詎期先生

奄忽背棄考德問業無從依歸迨今莫克自振何不幸若是耶先生生於弘治庚戌享年僅三十有六配李氏繼配沈氏咸無出竟至絕嗣嗚呼廸德弼殷獲禍彌慘天之報施善類乃漫漫不可測識若是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茲者安厝于石城山先兆之次實嘉靖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也　銘曰有逸者才弗成其名有碩者德弗延其齡嗣世莫傳室人㷀㷀緊此造物孰曰可憑曷愬曷訴歸之冥冥言返真宅隹哉名城髙敞維其魂魄攸寧

明故誠靜包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沐字民新世家鄞甬東里五代祖容元陝西廉訪使高祖諱萃洪武中進士授湖廣新城縣丞曾祖諱文劭祖諱旬考諱鎮咸有鄉行鎮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先生生有異資見時舉止端重不苟言笑始知學即克自勵弱冠補郡庠生學學者聲陸康僖公奇之曰此後生騏驥也郡守伍公嘗策試諸生多庚辭與義先生之對辨嚴淵邃公深器重之先生有志於道嘗曰存誠主靜庶幾見道津涯因自號誠靜子且闢東涯書屋專修習焉學士廖公洞野擬玄真子為漫言以志其事業尚書患學者說書之悖也迺別為解義本諸一心之中而融貫於易詩春秋禮樂觧易明白成一家言為文務理勝弗事誕漫徇時好雖屢舉弗售不以屑意平居動以禮自閑歲時享先必誠以潔春秋祀學宫恒嚴齋戒族子同事者或少懈輒正色曰蒸祀覲夫子德容奈何不敬雅性淡泊靡麗不入於心惟義所得為遑遑若弗及嘗曰義吾得之性媿恢義未宏耳於是舉宗儀萃譜系賙貧乏給喪葬率殫力從事無少倦時就家塾聚子姓陳經史大義開導引掖俾知向往少年多所樹立嘉靖壬午膺貢授石埭縣學訓導迺身率多士揭德振華各就

鎔冶更飭祀典興孝弟勵名節刊正冠婚喪祭禮俾習行之民俗一新四方有志之士相率來就先生教有司為置碧瀾書院便館穀焉鄉忠節丁文敏公祠久廢地没入勢家先生為白諸當道復之鄉大夫眛菴張公以方諸宋舒文靖元程伯敏之在池歙云九載將奏績天曹便道抵家省丘壠俄陞圯水縣學教諭未拜　命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嘉靖壬辰十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其生成化辛卯六月十日也配陳氏贈布政使陳公女亦庀婦道先公十五年卒子男五櫞楩櫄檳樾楩出後叔氏檳今為禮部鑄印局

大使善書能文有士行女一適邑庠生范應龍孫男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萬齡鄉赤城里尚書村之原楨涕泣持其從兄蘇州別駕子木氏狀來徵銘余夙知子木又知楨信先生之行爲可傳也遂爲銘之　銘曰循與德人誠靜爲學深識遠詣允矣先覺以端範模以啓扃鑰厥施未究其成已卓名與澤流千載揮霍

明故將仕佐郎養晦駱公墓誌銘

嗚呼文盛忍銘吾伯兄養晦公耶公之歿一期矣其子任遠時方營葬事先期涕泣來言於予曰任遠逆

德我父奄忽傾背茲將舉厝歸窆於祖塋之次惟是世俗浮靡無益之具一切罷弗舉獨墓道之石不可無銘念今知我父者孰如叔父矧言足傳信亦孰如叔父惟叔父其圖之予因慨我伯兄恒與世多齟齬知之者誠鮮然則非予莫爲之述者嗚呼吾又忍弗銘吾伯兄養晦公耶公諱文明字天祥別號養晦曾大父諱仕隆守泰州大父諱嘉大使父諱亨母李氏公生有異質兒時舉止端重寡言笑甫離髫亂即補邑庠弟子員未冠試有司輩輩著聲人咸器異之而公亦自許於瑣瑣殊軌轍適今所就顧靳靳若此寧獨無歎耶然竊謂公之可述固不在茲也公秉性素剛與人交直躬循分不善委曲承迎之術人有拂其意輒指摘不少隱以故多憚之然其中實坦蕩明白久亦諒其無他也伯父母俱蚤世公事我祖母盡孝家素貧布衣蔬食雖屢空乏未嘗妄有干於人人即有所施必以報務與之直平居樂簡靜凡世之所謂聲伎飲博嬉遊戲玩之具一無所好正德己卯以貢入太學公課之暇閉然獨坐一室罕與人接嘉靖丙戌選授廣西歸德州吏目逮之任公見其地鄙而俗夷居未踰年即翻然解組歸雖資用罔給弗之恤也

公既閒退更自澹泊優游封山巽渚間幾二十年乃今甲辰春三月二十日忽遘疾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享年七十有一配徐氏子男二長任重邑庠生娶凌氏先公三年卒次即任遠舉丁酉南畿鄉試娶姚氏女一適德清許珮孫男四濟時濟川邑庠生濟吉濟武孫女二皆幼葬之期惟卒之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其地則白暘山之塢也　銘曰惟質之樸匪雕匪飾惟行之篤無矯無拂弗諧者世心則何戮孰其儷之惟古之直爰切慨嘆位未滿德乃壽乃康子孫秩秩孰曰天道昧不可測嗇前豐後允矣無忒白

陽之壙新阡鬱鬱不震不騰永奠真宅

明故南溪姚君墓誌銘

姚君南溪既沒之三年其從子良知方宦遊溽陽聞君歸窆之有期也乃爲之狀遠道走使授其弟良貴俾稽顙兩溪史氏之門丐爲之銘余夙知南溪翙二子咸余總角時友也義何可辭按狀君諱廷用字舜卿家武康南溪之上因自號南溪云曾大父富大父官父文諒咸醇謹有鄉行文諒生三子君其季也君數歲失怙即知哀毀甫成童補邑庠弟子員後以例從事憲司既而授官順天府庫大使君小心慎密錙

貨出入籍注纖悉無少涸前後尹順天者咸委心焉時余方在史院見其能舉於職也且精神膂力不衰恒心許之以爲必享遐祿華階之陟且遂駸駸矣而君一旦謝事歸無少悋情余又嘉其能知幾而審勢也嘗爲文以侈其行焉君既家食頤老于南溪之上時從其兄竹軒翁曳杖挈榼行尋幽邃關曠之墟相與蔭長松藉芳草嘯歌徘徊意豁如也居無何嘉靖辛丑秋九月三日忽以疾不起距其生爲成化丙戌享年七十有六君平生言恂恂若不出諸口色溫以舒禮恭而直自少逮老忿辭厲容罔或加諸人與人謀務殫厥心有以急卹之恒畢力爲之所聞人之善惟恐其弗揚過即爲之諱蓋其生質粹美不煩繩削而自合其可謂一鄉之善士非歟娶周氏繼凌氏蔡氏咸先公卒子男一即良貴邑庠生娶韋氏女二長適同邑盧潮次適徐元德太學生以今癸卯冬十有二月廿日塟前溪之坊從祖兆也　銘曰迺畀之良施則未光爰錫之祥既壽既康鬱鬱新岡前溪之坊以固爾藏世遠彌章乃熾乃昌芬華載揚靈其永慶

明蘇山丘先生墓誌銘

蘇山先生既歿之二年厥嗣如山時方營塟事涕泣

捧邑博臧公狀匍匐兩溪史氏之門乞爲之銘余少遊蘇山於苕城庚子歲再會於都門相與數晨夕許爲深分詎意蘇山倏其已矣嗟夫嗟夫按狀先生諱公輔字廷臣別號蘇山始祖諱爲唐散騎常侍自吳與徙拳郡逮元季光祿大夫諱康避兵復歸吳興卜塟安吉之梅溪鄉寔先生六代祖也高祖諱信曾祖諱偉祖諱英俱以先蔭補錦衣衛冠帶總旗英後以子貴贈中順大夫祖妣顧氏封太恭人考諱經號梅崖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山東左參政母李氏封恭人先生生而敏慧見時輒喜談古忠孝事甫成童勵志

原缺第十三葉

問學騣騣邁往梅崕喜曰是見其昌吾後矣公出守
鎮江時逆瑾忿其常忤已逮下錦衣獄先生多方營
救獲釋未幾梅崕公捐館舍先生克自樹立訓撫弟
妹迄皆有成正德間以貢入太學司成趙陸二公深
器異之今庚子歲授官邵武府經歷先生不以卑位
爲歉盡心職業公勤恪慎上下孚洽時歲饑出廩粟
賑民粟多腐浥先生爲之劑量民獲以濟奉檄詰諸
屬邑稅積吏不敢撓以私郡幕寮多規領捕盜覬獲
厚利先生獨辭弗往督輸國稅人爭取奇羸先生一
無所汚其操檢類若是甲辰春入　覲留京邸因得

疾弗起嗟哉先生天資粹美自幼以孝聞與其弟紫
梅君公佑友愛彌篤雅尚簡素服食器御取具而已
好讀歷代書史覽古奇節偉行輒歛衽興歎即遇姦
慝不勝忿恚其所存可知也生成化二十三年正月
初五日卒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僅五
十有八配張氏曲靖郡守張公女子男二長即如山
太學生娶閔次如岳娶吳女二長適縣學生張時宜
次適府學生丁明佐孫男三以嘉靖二十六年正月
初一日歸葬安吉梅溪鄉大叅公墓左　銘曰有樸
者質厥葩載揚有碩者德厥施未光宜迓天休以壽

命耶南埜生於弘治壬子三月十二日卒於嘉靖癸
丑五月十四日享年僅六十有二配張氏子二長江
娶徐氏次涇邑庠生婿於余弟女二長適邑人徐雲
翰次適邑庠生施一元孫男一曰景宋乃今十二月
十八日葬于石城山其弟紫山君率其子江涇來丐
銘余情不容已遂力疾爲之銘　銘曰惟南山之陽
鬱鬱蒼蒼以鞏爾藏以閟爾之耿光以綿厥祥以裨
爾後乃熾乃昌嗚呼茲惟南埜之玄堂

明故施母邦宜人墓誌銘

宜人膠州知州南村施公配也姓邦氏其先家歸安

之埭溪後徙華林四傳至　國初而族益昌祖諱孟
璘父諱剛號澹菴母沈氏宜人生而淑順敏慧幼喜
讀書能誦孝經小學內則篇稍長知孝敬父母或有
疾旦夕侍臥起弗少怠尤工女紅精膳羞澹菴翁鍾
愛之爲擇所歸得同里棲清施翁叔器諱祐字翼之
即南村公也宜人既歸南村公婦道聿修棲清翁喜
曰吾兒可謂有婦矣姑陳孺人嚴善承迎之甚得其
懽心教子女無煦煦容處妯娌待姻戚睦如也南村
公嘗試有司不利宜人勸之篤意問學家事以身綜
之弗以貳公慮得專致焉弘治甲子遂膺鄉薦既而

授池陽別駕改東昌推守平度尋調滕州宜人隨歷四郡益日檢飭内外言不相聞吏一切澹泊以成公廉在池陽時有藏金酒甕託士人某餽公者公受之不疑宜人驗得之從容爲公言曰妾不白其事則重爲君累然又慮觸君怒諸人不免獲重譴君幸善處之且先公遺訓以暴怒爲戒宜無忘焉公感其言卒從輕典郡之人交口誦公之守且樂公之仁也歲辛卯公在滕州時宜人乘間語公曰姑老矣夫婦日奔走趨方進侍茲又重貽白髮倚門之悲何時已乎公翻然曰吾行矣比入　覲遂疏　請得還府隙孺人

年幾七十宜人亦五旬餘矣服勞奉養不異厥初子婦或請代曰此係吾事非若所得代也無何陳孺人卒一慟幾絶日因失明宜人生平動鮮愆違雖天畀之良亦夙聞瀞菴翁之誨且讀書知大義非偶然也嘗訓其子裔曰物積於匱取之有窮學積於身用之不竭汝等勉之雅尚簡素至義所得爲則無少靳焉宜人自姑之歿居嘗悒悒體日益羸困竟以疾不起時嘉靖辛丑十一月三日也其生成化辛卯歲八月廿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二長即裔太學生次符郡庠生女三桐鄉王榜烏程錢鑾崇德沈伯鯨其壻也孫男二守陳守岻以嘉靖癸卯　月　日塟千步里之原先期厥嗣裔捧南村公之狀涕泣來徵銘南村余老友也裔又嘗游北雍數過從焉宜人之賢於其夫子有徵矣不可以無述也遂爲之銘　銘曰婉和兮抱貞懿之全兮奚忝爾生矧惟令終以順以寧有鬱者阡閟此幽馨歷世彌遠兮弗遷以崩

墓表

明太學生蓮塘吳君墓表

蓮塘吳君既歿之二年安塟有期矣廼太僕西園翁命其孫士讓捧宗人南丘君狀載拜于兩溪史氏乞

爲之辭用表于墓左余未及還蓮塘然得其行誼於我兩山兄者稔矣兩山兄嘗謂余曰西園翁有令子殆克亢厥宗余深有望於蓮塘蓋其瓌瑋之資宏遠之器顧茲鬱而未光耳厥後且大震耀有揮霍人耳目焉者余聞而心識之茲不意蓮塘倏其已矣卒使我兄言不一徵乎至讀其狀廼知蓮塘固自有可傳也狀曰蓮塘生有異質數歲喜讀書知大義弱冠善屬文既而游大學聲聞益流歸復大肆力於問學有長駕遠詣之志善詩工書不屑時好嘗從施菁陽先生遊得菁陽之傳菁陽喜因以女妻之事父母極孝

敬與其弟午峰相友善生平樂施與視義所得爲雖費不皆意豁如也癸卯春謁選之京師會有疾間輙浩然言旋曰親老矣即復坐困重貽親憂微名尚足戀戀邪歸即搆別舘于其居之右疊石浚池蒔花種竹日坐一小亭嘯歌徘徊若將超然于物外者余不覺與嘆曰有是哉所謂瓌瑋之資宏遠之器于此真可想見胡天奪之速弗獲少試于萬一然就其所詣亦足以有聞于後矣蓮塘諱應期字文會雅愛蓮因號蓮塘世居歸安之前丘里曾大父諱立大父諱璋父諱龍字九淵是爲西園翁蓮塘生弘治乙丑卒嘉

靖乙巳享年僅四十有一無子以弟午峰子後之即士諫也卜嘉靖丁未年秋九月某日葬某山其生平歷履詳具於壙志此述其大者云

駱兩溪集卷之十二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說

留犢圖說

兩溪子曰余閱留犢圖而見古之廉士爲不可幾及也夫廉者君子守身之大防也以之居官涖民罔弗裕者蓋百善於此萃矣否則雖有他美莫之贖也是故觀人者視此爲臧否稽政者視此爲殿最厥有以

夫由是觀之則壽春之留犢信時翁希世之行又何容異議也耶或者則曰取非其有廼傷厥守犢本其家物也遺而去之與棄之溝壑何異無乃好名之過爲此矯激之行豈所以爲訓耶嗟夫君子之於道其協於中者固難矣夫苟弗協於中寧失之過無失之不及也蓋失之過猶足爲苦節不及則淪而入於穢行矣是故留犢之事古今歆羡往往繪之爲圖以爲足以厲世而襲芳於與頑立懦之餘風豈不韙哉德清蔡生承祥先世藏此圖蓋松雪翁筆也茲捧以覘郝侯報政之行而問其義於兩溪子兩溪子曰善哉

子之為觀也昔人云使君之清如水故以杯水為贈今子之以是圖也其諸杯水之遺意乎君子觀於此而郝侯之所以令德清者其公清狷介真足追配於古人矣又奚俟多言哉余重郝君之賢且嘉蔡生之知古道也因為之說系之圖末以昭厥義云

記

舒嘯樓記

樓曰舒嘯侶雲道人搆之以舒嘯者也道人病臥丘樊忽忽七閱寒暑幽懷鬱抱無所於洩恒欲覓一舒嘯地顧荒墟窮谷無崔嵬之臺無嵂岏之崖毋臾杖

踽踽行草莽間胡從覽眺以舒嘯也因搆小樓於居之南前池而後圃右山而左溪時一登之聊以舒嘯焉爾客有過之者曰樓非高地非曠極目所之不過區區數十百步之間而已豈有瓌琦之觀澒洞之勢足以爽暢心目也耶於以舒嘯不亦末乎道人曰搶揄下上不離蓬蒿與夫扶搖不啻數萬里者巨細不倫亦各適其適而已矧又聞之心與天游則不出戶牖一切宇宙間者奇形異狀千變萬化可樂可怡須臾顧眄蓋森在几席矣又奚假窮躋遠陟而後得之哉然則斯樓也果不足以舒嘯矣乎於是客唯唯而退道人以其說書之座隅庸俟知者更訊之

五可軒記

駱子之山居有軒扁曰五可客有過而問其義者駱子曰予居遠城廓邇山林有田數畝有桑數畦市譁不聞賓客鮮至是故可以避勞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以省費斯之謂五可蓋自以為可者也顧可之中有不可者存焉治生則朝夕未遑讀書則精力已憊養疾則資補恒缺避勞則倚緣未斷省費則應酬難免古所謂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以今驗之詎不信夫雖然又嘗奉教於前人矣造物忌

盈人道惡滿是故至人恒甘于澹泊君子不厭乎敝陋智士勿耗其聰明大隱不立于峻絕意願無可足知足斯足矣營為無可止知止斯止矣誠知乎此則五可者真可以為可外此真無望乎可矣又何未盡之辭云乎於是與客相對而笑復命童子執筆書之亦可供覽者之一噱然則雖謂之六可可也

後村記

後村黃子世居古林山有龍峰之嶒崒水有龍瀞之縈廻佳木森聳叢篁陰鬱其先多令人弘治間有後圃昇山二君子以文學名於時黃子蓋紹其休而揚

其芬者也歲丙申居燬于火爰卽其故址之北更築之因以後村名其地而亦以自命焉客有過黃子之居而訊之曰子之所謂後村者其義維何黃子曰其也以其勢之前却也且不敢亢於宗也而爲之辭焉耳客曰有是哉斯足以盡後之義乎夫易曰先迷後得家語曰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古之訓蓋莫不以後爲貴矣余因思之亢後之義有三精凝於一神藏於寂冲虛恬澹淵乎莫測聖也勞而能謙功而弗居自視歉然匪炫匪暴次也名有所不徼利有所不狥守拙養愚與物無競又其次也乃若慵懦弗立

悠悠廢事玩歲愒月白首無聞斯其爲後也末矣今吾子之所以爲後其奚擇於斯邪於是黃子瞿然喜曰富哉言乎然某鄙人也由前二道則何敢當請以其又次者而日孳孳焉乃若所謂狥後之名而傾以自病今而後其知所以爲戒矣願爲某志之庶幾書紳之一助云爾是爲記

對

虛亭對

虛亭子少游東吳學於白峰郭子郭子器其資之篤厚也將贐之以明通之學書虛亭二字遺之虛亭子未有喩也既歸援搆一亭以郭書扁其中且以自號朝夕諦思以繹厥義蓋既久而若有悟乃就玄微先生之門而質諸先生因詰之曰何哉子所謂虛者虛亭子對曰有亭翼如規制斯敞座榻留塵階莎宿莽中展挂壁琴書在御趺坐焚香却聽收視洞然呀然不知茅塞之盡去也若是何如曰虛於近矣未虛於遠也曰扃牖四闢簾櫳盡啓瀟然遠覽邈爾遐眺仰決眥于層雲俯徹照於重淵控九衢攬八埏亦奚假乎挹浮丘而拍洪厓御輕飈而游太儀也若是何如曰虛於遠矣然此虛之苴梗耳未探其本也請進其

說曰屏居緣逃市諱躩牽罔累組紐未加進退俶儻往來夷猶飄乎其若翔盪乎其若浮蓋身不物繫而物無我滯也是可以已乎曰虛於外矣恐渝於放也未知其內盍反求焉曰謝爾棼華勿撓吾神湛爾澹泊以葆吾眞群慮俱寂纖欲不翳鑑不括而含光珠未剖而藏輝其玄之玄矣而鬼神莫窺若是其庶乎曰虛於靜矣未虛於動也其淼圜枉下之緒餘乎動則恐泥願毋蹈其偏也曰感而通其通豁然來而受其受廓然順以達無適無莫坦乎行無將無迎無弗慮而無憂也無弗能而無能也無弗用而無用也無

弗成而無成也其諸內外合而心迹融矣若是何如先生騤然趯曰微哉淵淵乎至微也哉其白峰之意乎玆惟太虛太虛也者虛而實實而虛者也惟實故虛惟虛故實在易有之曰君子以虛受人嗚呼至矣斯道也余方有事焉顧顛而未勝蹶而莫前也今與子共塲之以相後先庶幾乎匪實於實匪虛於虛日維閑於斯亭以縱轡於大畜之天衢

小序 修武康縣志作

敘邑紀

夫自都邑之制立而武康之來其遠矣歷代廢興靡

常其因革損益固不可得而同也迨我　國家規畫益詳始定於一君子上參天時下驗人事而理亂盛衰之迹可視也於是乎保乂作新其惟盡心焉爾矣幸毋曰壤地褊小是烏足自効云

敘星野表

夫自保章氏九州星土之說不傳後之言者率多附會惟唐一行僧視諸家爲優然考其度數與今郡縣亦未能盡合也武康古揚州之域爲斗牛分野似無可疑然亦漫焉爾矣雖古人觀文察變救政序事莫此爲重故曰聖王合一天人之道在是是又不可廢也姑存其略以俟夫博雅君子

敘疆域表

古人畫埜分州而土壟壝埒之跡秩如也逮後規制益密區別益嚴豈其異之夫固所以爲同也守土者知所以爲異又知所以爲同於是乎以聯厥辯以弘厥施當有得之畦畛之外者矣區區度長絜短得無贅乎哉

敘秩官表

秩官何以表也章往以準今也歷晉以來蒞玆土者不知其幾矣人以類別政以人殊其遺休餘孽顧所

施仁暴何如耳迨今雖世有久近咸章章可指而數也蓋實之不容泯而人心之公不容昧若此吁可畏哉賢者知所畏而畏之以勸以懲而厥趨罔有所準矣於懋德懋功也何有

敘人物表

古云賢哲之生其諸山川之毓靈也信哉武康山水清衍漢以來彬彬多雅秀之士其德行才藝文章勳業卓然名世者蓋相望焉迨入我　國家于今且二百年矣强人意者何若是寥寥也所謂氣化人事二者將安歸咎哉雖然君子言理不言數惟我同志相

與哉之剛俾前人得專厥美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者不將有驗於今日乎

叙山川志

古虞衡之職掌山林川澤之禁令務在遂物之性以蕃其生用開貨源而裕國計也是故有裁成輔相之道存焉乃若毓秀鍾靈昭瑞顯德又其餘功耳山川之為國邑重顧不巨夫他如德刑牝牡之談乘脉辯味之務斯無關於世用君子不道也

叙風俗志

夫相觀而化者風相習而成者俗然必有機焉顧所以倡率之者何如耳武康地僻人稀古稱淳朴夏忠靖公所謂拙市語而高村容者固非漫言也迨於今淳澆朴散蓋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則謹好尚以約其趨崇教化以拯其敝不有任其責者乎雖然客遊東而民習於俎豆居晉鄙而人薰以善良此又吾徒所當知也

叙創設志

古之為國者莫不有所建置焉匪以飾觀攸躋攸芋君子以宜利用樂生小人所藉夫固有所不容已也觀之候館弗崇子產毀垣道茀不除單公興嘆厥有繇矣武康雖下邑諸所創設獨可忽乎哉然竊有說焉舒其力弗以困順其時弗以違因其利弗以拂三者得而公私兼濟矣否則不免階厲而梯怨寧無乖於仁政乎

叙食貨志

先民有言食貨備而後五官之職舉長人者不可不加之意也古之時度土制貢民用弗匱而國計以舒豈有他術哉上無濫費下無橫征耳武康小邑也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而公上之供日益煩劇夫官私朘削窠目百出奈之何民不麽麽然入於貧也然則舒瘁解厄寧無望於政拙之陽城課最之倪寬也耶

叙學校志

學校王政之首務也三代以上家有塾黨有庠蓋地無非學人無非士於時收多士之效而興其治於熈皞之盛有以也後世制有興替儀有崇簡而治道之汙隆繫焉我　國家稽古右文武康學校之設久矣然而濟濟之風未之前聞豈所謂訓苴學梗之為病耶嗚呼惟我志士交相懋勉刻除徃轍之繁蕪振起未習之卑陋庶於今有望矣

叙祀典志

夫祀國之大事也以崇德以報功以尚賢古聖王所不敢忽也是故匪瀆匪誣而神降之福非感應之常理與然聞之古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力不足者取乎神由是言之則長人者之責蓋必有所先務焉爾使徒區區致力於黍稷之惟馨而曰鬼神其克享矣不幾于自誣也耶亦異乎能備然後祭之義矣

敘藝文志

昔者聖人言禮有取於文獻之足徵所謂文也者豈徒言辭之華蓋敷義以昭訓述古而信今其關涉世

教固若是乎重也武康之先哲多所著述弗幸皆泯而弗傳茲所錄者僅後代諸公之緒餘耳然亦非漫言爾也乃若歌詩之作以撰物紀勝以敘事志感而民風土俗因可觀焉亦君子之所不廢云

敘名宦傳

夫循良之稱弗見於三代漢以來厥有顯名大抵專尚德化弗事刑威如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而後無愧焉嘗試稽之官師於我土者曷可勝數然而以政以教克殫厥心俾民有父毋士有矜式真足以媲美循良之蹟者指固不多屈也庸備列之而其庶幾于此者亦附見焉蓋樂取人善宜無暇於求備云

敘儒林傳

夫道於三才之謂儒其道固未易言也慨自世衰教微聖學不講而儒道益寥寥太史公所謂儒家者流則名似而實非矣武康小邑也聲名文物視諸通方恒歉焉儒云乎哉然而游心聖訓跂宮牆而懸寤寐者未嘗無人也雖其詣有淺深分有大小要不失爲仲尼之徒云爾乃若口儒言身儒服而厥趍罔多遺疾是所謂名似而實非者槩而列之則吾豈敢

敘卓行傳

人道曷爲大曰孝與忠而已是故可以塞天地可以通神明可以昭日月其諸臣子之卓行矣乎武康風氣淳質人禀至性漢以前無考矣繇晉迨宋子孝臣忠後先輝映如採薪而誠格猛獸守土而死捍孤城則尤爲撣罹人耳目者雖謂其與日月爭光天壤俱敝可也豈特一節之行一鄉之善士云乎哉余每閱此未嘗不爲之歛衽敢敬列之庸樹世表云

敘宦業傳

君子之爲世用也唯其所事務殫厥心焉耳是故有綏和衆庶之蹟有戡定禍亂之功要之以寧邦家以

衛社稷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武康雖下邑而賢哲之生代不乏人為民保障為國干城庶幾乎文事武備其克蕪之矣寧不足為山川之增重矣乎庸備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乃所望于吾黨之士也

敘文死傳

余昔嘗有云文人無行譬之糞穢中蒸出芝菌非無英華可觀然其本根則不離腐惡也是知文固不可徒為矣武康之文藝自昔以休文為稱首今觀其詞既多淫靡行復為世所鄙棄從可知矣乃若伯喈之孝無東野之狷介庶乎知所養者雖其華彩未揚要之有本有文非徒飾詞而已君子于此當知所去取云

敘隱逸傳

夫學以用世為貴隱非儒者之通誼也然其心跡之間不無異議焉昔富鄭公云山林之士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遭喪亂怖禍避地者有賢而不見用退伏巖穴著書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沽聘命者然則隱可槩論乎哉武康隱逸之士余未知於斯五者奚取焉顧其孤踪遠影潔履貞操類非縠擬者所能擬也而亦豈恒情可測識哉乃若所謂弗損益之者又未可知也

敘列女傳

女師典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昔人有是言也是故懷貞秉義作範閨閫丈夫或有愧焉武康風氣近古士恒好修而女善復多可紀如沈后之具跡陳言蔡女之捐生赴難則尤為卓然者近世內則不講而天性之良弗之泯所謂懷貞秉義者固亦有之矣惜夫懿行未著旌典未加法未及書肅俟夫后之秉筆者

敘寓賢傳

嘗觀昔賢之避地也往往不免君子之譏為夫輕去父母之國不知重所生也然我夫子則云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漢晋名賢亦有浮游之迹去齊適越者後世無議焉矧夫達觀之士視寰宇之大咸吾廬也奚遷徙之足病耶至於流風餘韻薰被里閭所謂君子如鳳凰芝草見一方則為一方之祥瑞者又非虛語矣謂寓賢無裨于吾土可乎

敘雜傳

天下之事行有純雜雜也者純之別也夫道一而已矣一則正正則純於是有非道之正者斯謂之雜矣

雜而傳之何也存舊也刻曰以廣見聞以備參考其諸史法之遺乎雖然其甚無謂者亦從而削之

論修武康縣志作

風俗志附論

嘗竊念我武康之風俗以今準昔若甚相懸然而淳朴之意則固未盡泯也視諸通都大邑其侈靡之相高狡獪之相勝豪橫之相搏訟獄之相搆頑悖之相梗雖不可謂盡無其人然亦未見有太甚者故禁之而易息道之而易從一轉移之間進而之古無相遠也昔者覩靚桂文襄公為之有明徵矣惜乎為日未

久以憂去故其良法美意頊以微而頹風敝俗亦漸以熾是可為長太息也然則今之執化柄者奚假別出一機軸哉惟訪求我文襄公之遺矩而張弛之將見其勢順其機速風俗之在今蓋不必遜之歲月而有頊然改觀者矣若夫遐趍遠詣嗣響弦歌漢唐以下不屑措意焉此又豪傑之作為非恒情可量度者尤鄙人之厚望也

學校志附論

夫師儒之官非百司庶職倫也以樹學的以植政本以濬治源者也其為任顧不重且難耶乃世率視之為散秩而輕且易之要亦弗思爾矣是則欲興教化必知所以重學校欲重學校必知所以崇師儒崇之宜何如曰其選授之也必簡其才德其接遇之也必優其禮數其遷轉之也必越其資格若是乎賢者皆樂為之用濟濟布列多得其人所謂模範弗端倚席弗講者自無所容其陋劣矣於此而學的弗樹政本弗植治源弗濬者有是理乎不知出此徒區區致力於觀美之具乃若人則庸衆駑散一切槩舉而濫授之僅以備厥數而已於此而望其興教化育賢才其可得耶譬之被衣冠於土木而冀其効靈昭異其不

為愚夫愚婦之所誚者幾希矣

祭文

祭康山邵公文

嗚呼我康山先生其已矣夫某無似獲交於先生逮廿年餘矣先生不以某為陋劣每枉晤輙終日不厭而某之晉謁於先生未嘗不歛衽肅容其所以銷鄙吝平躁忿而袪蔽惑者得於先生孔多然則豈可一日離左右而不幸以疾在告睽隔忽復數年故態之益滋而新得之益泯蓋夙夜冀一覲於光儀而未由也詎意先生遽爾違世也耶嗚呼哀哉夫以先生之

德之學之才咸章章表著於一時世之知先生者不少矣然其之於先生自謂知之爲獨深信之爲獨至誠非可以恒情論也乃今聞先生之訃其所以驚惕震悼咨嗟涕洟者固宜十倍恒情而先生之墓且宿草矣始得匍匐一遂展哭之私盖義緣衰病淹纏力弗能强然起居食息恒切切於衷而覿形儀聆謦欬於夢寐間者復不知其幾也豈先生之靈未即捐棄而心會神契自無間於幽明也耶嗚呼哀哉瞻望松楸不勝感悵一觴奉酹豈盡余哀惟靈有知尚克來饗

駱兩溪集卷之十三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南楚雜談

今之士大夫動以講學爲名論心論性無所不至就其見雖爲聖賢不難視宋儒程朱數子真若有不屑焉者然吏考其行往往在唇吻間反之身心則一毫無所得其辭色貨利之私比之市井之徒不異也顧乃大言以欺人其鄙又從而附和之不免大驚小惟下視儔伍然亦徒自勞耳稍有識者看破其伎倆奚啻鵷雛之于腐鼠也哉

宋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盖造化盈虛之理有固然者知此則不顧義理極力營辦冀可以得而無失者真贅矣夫

靖遠伯王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斯語極善可爲好議論者之一省

王公之所謂志不在溫飽胡公之所謂不要有富貴氣象栁公之所謂要見舊時耋壟風味此皆有道之言可爲寡欲之一助也

今之縉紳或以囑托為分內事因得厚利略無愧心人亦不甚非之蓋循習之弊既久罔知其為惡也余嘗思之其變亂是非顛倒曲直往往有受害者怒不敢言比之盜賊貽禍尤稔以此致富天必不佑矧以衣冠名流為富家兒之厮役亦何忍于自賤哉

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不强人以不欲不忘舊德不記舊惡不深責于人不厚望於人不責過誤不徼名譽不徇已之安便不受人之束縛不恥視乎人不小待乎已不嫉人之所長不掩已之所短

無有癖好足以養志

耐得事忍得氣甘得貧方可與語林泉矣

宋陳同父言於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此同甫蓋有所指也豈其時有一種淺薄之流自附于道學之名道聽塗説以資高談叩其所學則淺鄙所行則汙下而軒然自足以為足以欺世盜名誠可惡之甚者同甫之云云寧不為此輩發乎

有志於道而世俗一切浮華之習未能除去此與恥惡衣惡食者何異又何足與語於道哉

晦翁云天下無如人慾險幾人從此誤平生學者能透過人慾關其他可一掃而淨去聖賢不遠矣

張志和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必如此而後可以言真隱若有一毫驕倨之心便為名爵之所牽動矣

于肅愍公勳名蓋世人所共知乃若平生持身謹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廬盡畀其弟已惟市屋數間而已於此見公所養之有素也

士君子立身行已凡有一毫占便宜之事便不可做

心不諳義理不知古今不明理亂之原不識伯王之略則雖有清節慎行謂之善人則可謂之豪傑則未也然則烏可以不學哉

相之責大矣哉君德盛衰世道否泰罔不由之自伊傅周公而後實難其人何者有相德有相器有相才有相道四者兼備而後其任無愧焉學本誠正行由仁義私無所撓欲不能累良金粹玉無少瑕疵白日青天可質神鬼是之謂相德汪汪莫測休休有容震之而不驚觸之而不怒憂喜不形于色

恩怨不槩於心有而不居高而能下是之謂相器明於治體熟於典故識遠而慮周善謀而能斷奸不能欺讒不能惑幾務倥偬應之有餘事變非常鎮之以靜是之謂相才格君之非心引君於當道求言樂善虛已用人恩威不出於已進退不違於義植善去邪親內附外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功被當時澤流後世是之謂相道嗚呼四者兼備由古及今惟伊傅周公可以當之斯其相業之盛宜非後世可得而彷彿也

梁公立武后之朝委曲周旋不失其正卒成反周爲

唐之功想其高智遠識視武后之伎倆不出其範圍中而逆知後之必有濟也故曰有梁公之才則可學者當此之時但有卷而懷之庶不至失身辱已耳蓋魯男子可學而柳下惠不可學也

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嗚呼余生也晚又僻居孤陋俗狀塵容可愧多矣安得如紫芝者一瞻望之以消自湔滌也哉

人無實行而自處太高固是可恥但今之學者又一切安於卑陋動輒云豈有生肉與我喫哉俗以從祀廟廷爲喫生肉故往往自暴自棄汨沒流俗以爲當然不知聖賢亦人也方其進德修業亦只是見得盡人之道無忝於所生焉爾豈逆計其沒後將必坐奠兩楹也耶

陳文禹字佩昌閩人也爲郡學生清苦自勵一介不取諸人後仕爲龍游學諭有憲司按其地責其非禮奉迎文禹出咲曰某平生食鹽而已何所資於世乃爲升斗祿爲父母辱邪即束裝行開諸郡守遽語通判出河滸留之文禹從舟中揖之曰某行

矣不能奉命更淹滯也竟去不顧時督學萬公重其人修書遣二生迎之家文禹重違其意因復之任未幾

詔毀孔子像乃慟哭曰斯文之厄一至此乎即復棄官去嗚呼古有介士文禹近之矣孰謂勢利濫溢之時而有若人也哉

端峰邵公嘗以書遺其從子曰如其時命不利便當以溝壑爲心余夙貧得此語爲良藥服之數年於茲受益多矣

洪忠宣公方離陰山之北復取瘴海之南而未嘗有

幾微見於言面此真所謂大丈夫也彼淺中狹量者可與之同日語哉

昨游紫雲洞遇一僧自言遠方人詢其日用曰施食耳且言近值歉歲日僅一飧不免有飢色然其意氣自若也余歸至半途僧亦隨至余曰日暮矣出山將何所止宿僧笑曰我有蒲團在何愁何愁余不覺恍然曰世之人廣廈千萬間良田千萬頃尚自營營不知所止勞苦頓頃希覬萬端此僧僅一蒲團耳而遂可以無愁然則其意趣相遠奚啻霄壤哉噫嘻人能知此味而其胸襟不透脫者未之有也

古今以來文章精麗爲世膾炙者多矣然能言之士往往自放於禮法之外乖戾恣肆無所不爲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余每讀之初未嘗不喜卒亦未嘗不惡譬之糞穢中蒸出芝菌非無英華可觀然其根蒂終不離臭惡也學者寧忍以清淨牙頰咀嚼此不潔之物也耶由此言之文人無行要皆糞穢中之芝菌也吾不欲觀之矣

君子如鳳凰芝草見一方則爲一方之祥瑞小人如鵩梟鬼魅見一方則爲一方之災異

買山有云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古今以爲至論然亦自山之時所見焉爾世道交喪日與古殊自唐以來士不知學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過爲媒取科第之資而於身心倫理忠孝節義之道則漫不之省也然則自其幼稺時既已壞之久矣夫豈待至于天子之廷乎故人才之不古若無足怪也嗚呼安得能修之家者交舉於庶職無使買山之言獨不驗於今日哉

立齋子曰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心在人主而已矣然則以身非諫官職非有司遂委國家事若不相干涉者吾知其甚謬矣

昌黎公作釋言明已之無可懼然實因懼而爲此也今讀其辭殊覺恐恐然患不得安其位故不免于費辭耳若果無懼則毀譽之來一任之而已何必爲之呶呶以自解哉

一拙足以勝百巧一嘿足以窮百辨一誠足以消百僞一正足以讋百邪

不忽細行不欺暗室此之謂真君子不爲欲動不爲情溺此之謂大丈夫

惠施死而莊生絕談子期歿而伯牙毀琴知音者之

難其人也然則論貞行於倡門談好生於屠肆秪足取其哄侮耳烏能入其耳哉

退之晚年進德蓋與三上書之時迥有不同觀其上佛骨表貶潮陽藍關之作有好收吾骨瘴江邊之句真若有結纓易簀意思至其使王庭湊直辭勁氣凜不可奪真能置死生於度外者也就其所至可謂深且遠矣雖曰未聞道吾不信也豈徒文章政事超越諸子而已哉

處世之道難矣哉事無兩可勢無兩是舉足左右便有拂戾難乎免于愆謗矣雖然君子盡其在我焉

耳

嘉禾不與稂莠同秀良禽不與梟獍並棲然則君子小人豈能群居而共事哉嗚呼小人固無足論也爲君子者要當精鑒而審處之慎勿自投其患可矣

孔明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又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夫以孔明之才識似足以自裕矣而其虛懷採納衆善不遺其所諸之高明光大良有以也彼以小得自滿者又烏足以語此謂孔明非百世之師可乎

蘇長公自言不輕爲人作墓銘平生所爲僅數篇咸心所敬慕無愧辭者其他雖君命亦不敢執筆此可謂不以言語阿世矣後之人乃有以貧不能堪尋墓誌相救者視長公之風能無泚顙矣乎

陶穀之無行檢人皆非之無足言者若竇儀甚有時望然其失節事宋已無可取至于括民田增賦調以期恩寵夤緣相位按獄鈞州鍛鍊成罪以希世宗旨尤小人之甚者耳與穀何異哉但其清儉一節差足勝穀之淫靡耳

今之士大夫其不知學者固不足論至於才識明達高文博學之士往往以談禪爲務夫聖人之道未嘗欠闕但患昧而弗能知知而弗能真行之而弗能至用之而弗能盡耳又何暇外此而更求遠人之道以爲珍奇詭異徒以驚動愚者之耳目哉此無他以其好勝之心唯欲知人之所不能知言人之所不能言爲足以超出流輩焉爾不知此心一萌正所以自病也其末流之弊殆有不可救藥者矣

神龍靈變不測然未免可制者有欲故也唯至人無

欲故世間一切可喜可愛之物莫能爲之牽引莫能爲之籠絡要之造化亦不得而範圍之而况於人乎而况於鬼神乎

此心虛明本自無物所以擾擾不寧者多欲累之也夫欲者豈獨聲色貨利云乎哉凡意有所偏好如花木禽魚書畫之類一或溺之皆足以損神而喪志而虛明者不免擾擾矣吁非真有見者曷足以語於此

宋之高宗當時勢搶攘正卧薪嘗膽之日而乃留意翰墨觀其所著翰墨志有曰凡五十年間非大利

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隨意所適肆筆皆成吁亦繆矣二帝之在龍沙其所以日夜望我者何如而乃游心末務優閒若此是何足以有爲哉故當時雖無檜賊亦必不能自强也

陸平原云松茂而栢悅芝焚而蕙歎蓋物有氣味之相似其欣戚且同之而况於人乎是故碩人凋喪醜類翺翔乃不一動心者斯其人品可睹也已

張魏公一代人物然嘗爲潛善客因奏胡珵筆削陳東之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嗚呼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大計魏公不能伸其說反從而排之卒使東獲重罪于戮而下令人痛心其患蓋在於附潛善耳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而魏公乃甘心焉後來雖有微功不足贖也

或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安定胡先生先生舉康節之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荊棘此即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之意而呂與叔之詩所謂剖破藩籬即大家亦此意也至朱夫子解經乃不取此說而曰歸猶與也何耶蓋由前之論本覺明爽但似

淪於虛曠與之爲言若平實蓋所謂人心之同然而無有異議如達孝達尊之類是也

士君子立身行已大節俱可觀雖一二細行不無可議然亦當爲之解救春秋爲賢者諱此意須要識得我朝先輩如胡康齋陳白沙諸公豈非卓然一代人物而尹直瑣綴錄乃肆其詆毀何邪就使諸公真有所短要之亦白璧微瑕何足傷其至寶學者於此爲之掩覆可也反更揑爲之辭所謂醜正惡直誠小人無忌憚之爲耳雖然彼尹直何足責乃若宋之梅聖俞亦修謹之士也徒以私憾遂作

碧雲騢以毀文正公後人覩之祗見聖俞之陋果何傷於此公哉

神龍其神矣夫方其起重淵上空冥騰百川雨天下功非不溥澤非不深然神龍未嘗有知也及其返乎重淵之下蜿蜒夭矯亦任其自然之性而已未見其爲樂也是故人之時止時行誠若神龍之無心斯善矣嗚呼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人於壯歲多所自立逮其晚年鮮克有終何也失在於不學無義理以養其心也古人當衰暮之年而不敢廢學良以此耳所以年彌高而德彌卲豈偶

然哉不爾其不至頽𩰚狽也者幾希矣

夫燈之熖也滅之候也月之滿也蝕之幾也是故福者禍之萌也盛者衰之漸也君子見微而知著其必有以處此矣

駱兩溪集卷之十三

駱兩溪集卷之十四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南埜雜談

嘗讀歐陽公内制集序有云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凉竹簟之暑風煦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追念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者之一處也美

哉斯言余三復誦之不覺神怡而氣爽矣嘗暑風冬日之暄凉也耶

西涯李公有樂府云呂丞相眼欲穿錢樞密興已闌君有輕士心臣有制命權命在我不在天明日拂衣遊華山斯言也庶幾能道錢公心事然公之自處乃不免於躭榮固祿至於晚節多可疵議豈議論則易而踐履則難固若是耶吁余於此不能不爲之深歎

人多患不足不知不足者乃長善之基人多務有餘不知有餘者實延禍之具此可以爲知者道也

宋之高宗人皆言其有中興之功夫以播亡之餘克自建立復延祖宗百餘年之宗祀雖謂之有功可也然而僅保一隅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不能返龍沙二帝之轅皆其志氣孱弱忍恥偷安信用非人動失機會遂使國勢日卑人心日懈卒至奄奄如病瘵人更無可治療之日實有罪之大者爾由是言之功固不足以贖罪也而謂之曰中興不亦可愧也哉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别有五有貪以樵釣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托

名高尚浩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趣則異也余謂五者之外又有羸軀多疾不耐繁絮而自眈閑逸者有性介寡合與時齟齬而甘于遯棄者有志向清雅膏肓泉石而遠迹塵埃者有厭世混濁不能淈泥揚波而甘於自廢棄者有自知蹇劣不堪世用而取足於稼圃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而其趣亦異矣

或問許平仲仕元可乎曰昔人之論多矣然其是非未定也近世丘瓊臺則深斥其非而王浚川乃不然其說以余思之丘之所責者重也王之所待者輕也夫平仲仕元之時在元之地於宋誠無瓜葛也其不知有宋固矣然則其仕也非元則將何適從邪王之不然丘說者此也然則王固以衆人待之耳蓋當其時仕元者往往而是均無責焉胡獨於平仲斧鉞之哉故曰王之所待者輕也如丘之云云蓋以平仲之所許者固以中國千古聖賢之統攸繫則其出處之際自當與衆迥絶矣顧可以例論之哉夫内夏外夷之防實聖賢之所謹不以毫髮假借者平仲所讀者中國聖賢之書所傳者

中國聖賢之道不知其以元爲中國邪爲外夷邪以爲中國耶則其衣冠禮樂胡爲不沿中國之舊以爲外夷邪則吾乃中國之裔也吾祖吾父固中國之遺黎也元特其强一時耳有中國之土地而吾實非異類之所産也顧何所見而乃甘心爲之臣妾也邪想當其時立胡人之朝冠胡人之冠服胡人之服習胡人之行誦胡人之言所見所聞所親所與蓋莫非胡也而身亦忘其爲中國之裔矣故安心爲之至歷年之久而不知悔使其心知有夷夏之辨則將愧赧之不暇譬之與犬豕同群逃

避伏匿惟恐不遠更何顏面俯仰于其廊廟間邪然則雖謂平仲爲非夷吾不信也或者曰平仲之賢非漫於仕者其心蓋欲用夏變夷革犬羊之陋習而進之禮義之華風耳然嘗聞之身在堂上可判堂下人之曲直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則將胥而溺矣豈能救井中之人哉故考之當時腥膻之氣瀰滿六合未見平仲能少殺之也豈非其明驗耶爲平仲者不得已惟當身處賓師之位弗受其爵祿弗任其職事一切舉動惟己之爲猶彼能委委而聽從之則庶乎其可矣稍弗如志則飄然而逝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焉往而不容其身哉何至邅回濡滯戀戀而不忍舍也如曰畏胡之強且蹈不測之禍故不免委曲周旋期於全身遠害而已此又鄙夫之所爲非所以望於平仲也如曰詘身將以信道也所詘者小所伸者大以若所爲焉此則雄因仕莽爲是自解之辭耳豈所以語聖賢之道哉由是言之平仲之仕元反覆思之無一可者學者苟欲曲爲之說不幾於莽大夫之儔矣乎嗚呼危邪不入亂邪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爲君子者亦審於是而已矣愼毋曰我將以行道也乃至失身於犬豕如平仲自投其咎也哉

宋之理宗史言其能崇尚理學故廟號曰理然亦繆矣當時真魏二公豈非所謂理學之儒乃往往不能信用反見貶逐頹區區褒表先哲除虛名而無實用豈非所謂貴耳而賤目捨几案之膳羞不食而欲窮山海之珍錯以爲奇異邪烏在其爲理也

夫晋人尚浮誕道晦而理蝕其不知有性命固矣乃若顏含者又何其見之卓也觀其却郭璞之筮有云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是非其所得

之深曷克有此議論也哉然則謂理學至宋而後明者亦過論也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甚矣仁之難能也夫仁譬則一水瑩然必其表裏瑩澈無纖毫查滓方見其渾融之全體惟聖人至誠無息足以當之顏子三月不違固具體聖人矣而不能不違於三月蓋其查滓或不免一時之有累而全體之渾融者於斯而少間斷也彼日月至焉者方其至時亦與顏子無異但其間斷處多而不能久耳世之人有言仁之易者乃曰一念之

天卽一念之仁也一事之天卽一事之仁也若是則世之愚不肖之類豈無一念一事之天而皆可以仁名之耶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知此則仁之爲仁可以識其體矣

宋家祠官之設盖以優禮士大夫之去國者但其名旣不正義亦匪當于時名流往往有乞之者有予之而不辭者余不知其何說也大祇道旣不合而去位惟山林而已矣豈有受此非分之祿以爲豢養之資哉雖謂之不貪吾不信也

孟子云其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又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嗚呼三復此言未嘗不爲之深歎

昔讀困知記忽夜夢登一樓見一翁冠服儼雅鬚眉皓然心知其爲整菴公也卽肅容禮拜翁引手接之予因曰讀公之書見所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及論理氣有理一分殊之語此眞我公高明獨得之見精純的確足定千古之是非矣翁雖無言然覩其顔色欣欣似以余言爲能解其旨者因命之坐忽驚覺恍然如親有所遺吁亦異矣但起而識之

古云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短以促夫日之行有常度豈以國之理亂而有舒疾哉自夫人事之繁與簡情之逸與困而然耳余因爲之說曰閑處之日舒以長忙處之日短以促

松柏不棲蟬熊豹之皮不止蟻物固有剛勁之氣陰柔之類所不能比附者然則世果有眞君子豈險小人所得而汙衊之哉

不患不華但患不朴不患不敏但患不約

慧劍可以斷諸慾心藥可以療諸病

學者先須分別君子小人之界限其界限旣明於立身行已應事酬物上驗之要當從那一邊去兢兢焉惟恐墮入小人路徑庶幾不至失足而君子可爲也然欲分別其界限豈億度料想而茫無所據哉惟將聖賢論君子小人說話書之座隅朝夕省覽久久當自得之矣

白沙撰一峰傳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靑天白日足稱云此可謂一峰傳神也其後立齋鄒子言論風旨才猷節操眞無愧於一峰也哉

立齋鄒公心事器度光明磊落勇往直前無少顧慮死生禍福一切置之度外而況功名富貴豈足掛

之齒牙也邪真與一峰公先後一轍不可以優劣
論也

克菴之純心篤行一峰之高志勁氣立齋之直辭峻
節楓山之弘度厚德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
者

一念之善正神之所以會其真也一念之妄邪鬼之
所以伺其隙也然則爲君子者可以一念之微而
不知所以謹之耶

錢嶶爲禮部郎段文昌李紳以書托嶶嶶不從二人奏
嶶取士以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私書自直嶶

日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証勑子弟焚其書嗚呼錢
公之所爲人情之所甚難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錄此以爲淺中狹量之戒

坡翁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
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
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
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其
樂豈勝言哉嗟夫斯言也非熟究人情物理豈能
說得如此痛快時一誦之真可以祛鄙而釋吝矣

漢宣時公卿朝會丞相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
寧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
子之於鳥獸尚爲之諱況人乎觀此亦可爲好言
人惡者之一戒

熟讀太極圖說可達性命之源熟讀西銘可忘吝驕
封閉之私熟讀漁樵問答可會天人合一之妙

張說非唐之賢相也然其才識則過於嘉貞遠矣時
廣州刺史裴伷先下獄玄宗與宰相議其罪嘉貞
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
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姜皎杖于
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

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
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
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獨爲伷先乃
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嗚呼說之議論其
有功於世道不旣多乎而玄宗又能從其言可謂
盛德之主矣余讀史至此感今思昔不能不爲之
涕淚云

幼而不學老而無聞空空鄙夫良可嘆也然余年方
逾艾比之衛武公則未爲遲暮也及今勉之或亦
可少進焉爾因詩以自警詩曰白髮已盈簪童心

猶未替俛仰天地間齵齵真自棄讀書果何爲內顧良可鄙徒令慕古人步趨實無地歲月不我與老大祇增悔及今猶可勉所貴在勤勵毋以衰病諉志至氣亦至慎勿更悠悠庶幾有深詣

昔張横渠過郢涉浯童子挾琴而隨過一僧以手捫其琴横渠曰琴不祥矣遂棄於水嗚呼僧以手捫琴未爲大穢也而横渠以不祥棄之蓋以其從夷狄之學悖聖人之道反天地之常滅性毀形之徒誠天地間一恠物也豈可使之近聖人之器乎横渠之斥異端者可謂嚴也已矣後之君子乃有與

僧人結方外之交或從之談禪者何其褻我聖人之教而得罪於張夫子耶近有釋氏竊取陽明翁之學高談濶論小視吾儒之教其妄誕乖謬不可謂不甚矣爲吾儒者不能深惡而痛絕之往往溺心於其說視爲珍奇至寶與之親昵聯床共榻結契金蘭余不知其何所取也豈余愚不解悟故違衆而獨立乎不然當有不以余言爲非者矣

人之重其身不若重其物之爲至也何者衣服之垢莫不知所以滌之宮室之陋莫不知所以飾之器具之敝莫不知所以葺之奈何身之垢而忘其滌也身之陋而忘其飾也身之敝而忘其葺也然則謂重身不如重物詎不信夫

宋朱壽昌棄官尋母天下咸高其孝行李定不服母喪衆方攻之王安石乃是李定而薄朱壽昌此所謂非孝無親淪人道於禽獸者也比之新法之行尤爲罪大惡極後之人顧獨以其文學重之不敢非議是誠何心哉

夫五達道也者學之的也心也者學之主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學之功也夫學不的於五達道者悖也不主之以心則道不虛行也然非五者之

功則心荒而道亦蕪矣故道譬則佳穀也心良田也五者之功則畊治之方也非良田雖有佳種何所於藝非畊治之力佳穀何從而成然田良矣力至矣而其種乃荑稗也不失之益遠乎故學也者嚮其的立其主勤其功三者不可闕一也

夫士有特立獨行矯矯自好者世多訾之曰是非中道也夫中道唯聖者能之何今之世多聖者與不然吾見其大言以罔人也古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故夫特立獨行雖非中道蓋亦賢知之過者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則

不免隨流逐波其歸爲市井吒隷之徒焉耳其視賢知之過又豈可同日語哉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嗚呼聖人之嘆其亦可見也已

白沙先生云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任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又云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斯言也皆禪家之緒餘也整菴公曰白沙所見是禪學真有見於此矣

後渠翁曰晉淸談宋禪學孰害曰禪學爲甚淸談者遺落世故恣睢保生禮法之士疾之禪則直指心

性上超有無高明之士歸之以實行爲粗以古訓爲贅要其極則孟子所謂相率而爲僞也吁至哉言乎然自今觀之在宋猶有可取今則愈趨愈下益不足言矣

羅峰公定孔子之稱曰先師最爲有見盖吾夫子之立教於天下萬世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師禮事之其尊崇已極正不必加之爵謚以爲榮也乃若廟制則當因其舊爵而祀典則隨其承奉之人爲隆殺焉中庸曰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擬此行之可以不悖矣

傳曰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是故氾機年七十而不敢釋恭成回年七十而常恐斷節其慎以終身也若此君子其無以高年自肆也哉

魯哀侯曰秋蓬惡於本根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世之薄於道義而美於才能其諸秋蓬之類矣乎鮮有能善其後者也

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予嘗多惡夢往往因而自警恒得無恙然則惡夢非吾之敵國外患也邪是徵斯言之不誣矣

駱兩溪集卷之十四

附錄

墓誌銘

吾友两溪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
質甫別號两溪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免者
徙家武康遂世爲武康人至我　朝有處士諱璐
者居鄉恂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
州仕隆生嘉仕爲大使嘉之仲子諱潤公父也倜
儻好義鄉人重之以公貴　贈翰林院編修配唐
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
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如成人弱冠補邑

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試
南宮下第卒業太學志益堅定嘉靖乙未舉進士
闕大臣以所對策高等十二篇呈
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
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校選進士三十人爲庶
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
己亥使魯鄭諸藩饋貽秋毫弗受辛丑爲會試同
考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　明主右文
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
時讌集賦詩猶記菊月讌公之堂分韻詠菊公各

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又與諸
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自負者
聞公言罔弗詘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公性温
醇接人和孫其中則矻矻莫挽憤世嫉邪殷憂過
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語余及
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　請還鄉果絕意
仕進搆小墅於城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
伯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趣再三高卧不起矣
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遇考妣
忌辰素服戚容却事嘿坐以爲常處兄弟友愛彌

篤聯絡宗族鄉鄰意誼藹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
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村醪徜徉
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産典衣以給朝夕晏如
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遊顧於余通問弗
絕詞旨勗德奬善不爲世俗寒暄語癸丑余奉先
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緘詞遣弔余唁戚山
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寔亦通問弗絕甲寅
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六日長逝矣
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二日接余手書
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鑾代誦之嘆曰吾負季泉吾

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冰淸檗苦完德全名
足副當時握手相許之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
公耳公享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憸壬貪暴濟惡
不才者或致苟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
予鳴鑾訣令道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顯垂絕整
衣衾誡勿焚楮受賻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
游聞公訃無弗悲悼閭井但夫帥素弗識公面者
亦爲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鄉父老相
率請諸令長關白督學使者祀公鄉賢祠天道福
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髭髯貌癯而骨淸爲文簡
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道稿
十二卷雜談二卷藏于家配費氏封孺人子男三
人鳴珂鳴球發世今惟幼男鳴鑾在爲邑庠生文
行不失世守娶丘氏女二德淸庠生沈師正仁和
庠生徐應驊其壻也孫男一繩史鳴鑾將以丙辰
二月十三日壬寅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
過余泣述公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孫子嗟乎
忍虛余友托哉余三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
耿耿而葬期甚迫也勉爲之銘銘曰
於耶駱公蹇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隱者耶

家匱貲產心蘊道眞其貧而實富者耶形空泉臺
名留天壤其死而實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塋
千禩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餘姚孫陞撰

書事

文不自量序兩溪先生集也已序而文婦兄文學志仁至出而讀之讀已亦爲言先生自乞疾還溪來清苦甚家四壁立疾且革丧事無一有家人頗苦之兩從子侍曰無苦千金且至門先生瞿然曰至門吾閑門耳因問云何兩從子具道所以某所大辟某獄而疑讞疑獄使者且至則公門下比部郎某也乞公片言出之奉千金爲公壽先生曰嘻溷乃公此乃公啓手足時兩從子因不敢復言及請乞者亦歎息索其金去不佞文疑此卽姚博士順之小傳中所述公事

但時及語先後詳略小異而侍疾兩從子爲某某某則文學志仁外大父也所聞當自口受耳熟有據不妄又至門閑門語近調笑至云啓手足何嚴也此先生守死善道之大者不如是當不辦作應相嵩時高簡不佞異日所舉似先生以古空室疏褐不厭死而已者也世有貪病不及歿亦復何苦置禮義都不復辨過意所欲得昧平生輙哆口禮義固然無害也禮義之穴賒生活人乃至是真不知諸頑懦所爲此不可不使聞先生之風恐後日月愈遠後歿者能記述漸少遂零落不復在人牙頰間發人深省而序草已定敬書之綴先生存集末簡比一瓣香已又自咲何不知量也

萬曆癸丑穠日古高通家晚學吳尚紋書

學志小傳

駱先生文盛字質甫號兩溪少孤事母至孝友于兄弟家貧力學以經濟自期嘉靖乙未登韓應龍榜

御批梓其文以傳簡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權相嘗路心切憤之因請告歸養尋丁内艱服闋不起去家三里許有小墅棲息其中足跡不履城府片楮不入公門非其義一介不取歲屢空乏澹如也於時有䘏刑使者爲所取士訪之山中適外郡富室倠重辟挾厚貲爲脫罪計伏隣家數日無敢爲公言者歎服而去友人邀遊西湖公微服往督府聞之將出候公即駕小舟冒雨歸督府至而公已不可追矣其狷介類如此靜觀自得造詣益深心事磊磊落落青天白日丰神蒼古修絜望之如神僊中人詩文清雅典實率皆有道之言迨卒遠近士民無不悲悼

國朝邑人未有俎豆鄉賢祠者首舉公又貧不能塋郡縣捐俸以助清風高節真足磨鈍礪頑矣

鄉貢進士邑人姚坤撰

跋語

是集也爲武康梁沈隱侯唐孟協律及我

明沈比部駱太史四先生遺文直指武陵楊公屬邑令袁輯而合梓之夫四先生而各爲一家言也分之而自成四美也武康而有四先生也合之而乃稱全美也蓋山川菁英之鍾扶輿磅礴毓爲人物播爲文章一陰一窪有醇有疵良恐細而吳興風雅

故其推重文休文治四聲諧
精而史稱其高才博洽名亞
遷董之至集中如郊居賦
玄暢樓八詠詩什千古膾炙
人口東野詩昌黎絕愛重
之多師模其句李觀亦謂

高處在古無上乎是乎詞人韻
士之業如兩公蔡然無然矣
帝上訴梁祖震怒策縮不得
河汾謀至文治且以小人目
之東野五十舉進士曲江
賦詩輕薄頗為時輩所哂是

何其所持之殊狹而尺幅今
人易窺也乃若比部太史兩公
恂恂寬博長之一趣家曹路
一讀中秘書什九浮沉里居
閉關却掃著述是娛其世
雅音自鳴天籟爾未嘗聞

以手筆主壇坫與馳邑之薦
紳遂援旌倪牧堅迄今百
餘年正如清風喜聞靡不
津津兩公以為天半朱霞雲
中白鶴也者則兩公不朽豈
獨以其文即以文況出使

文東野下柴支武康山川麗
淑之奇所稱光軼前史如蒼
頭以纖嗇先生筆偉績高
執悰之具在原不徒屬一二修
詞家踪修詞之學衰而康
考之按於梁唐間之究知必

志之代操觚之士家秉白旄
搢紳弟第所在麻列其所揚
攉風雅切重甚晝寧渠瀕
首以讓猖步無已或病在先
正咀醇吮朴之質日漸以漓而
藻靡之極其弊為衰有滲者

且恫乎遊朐乎懼已夫必有沈
騖西公之質以推究隱侯協律
之文之用乎用乃實而武康之
以人文表吳越者玉哉
朗而如天備於日武康而有四
先生也今之而乃稱金學也

揚以一代作者通以鱗毆肯方
嶽博採所郡風謠報命
天子而興文厲行嘉惠人士
無窮則所為鼎刻四家以一
邑材諷諭全浙意乎不任
承乏茲土欣逢表章盛事

遂漫綴斷語以附之吳興掌
故云
萬曆癸丑夏六月之望分守
杭嘉湖道右叅政古桐何如
申謹跋

合刻武康四先生集後叙

昔人有云文章者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顧人以文重
文亦以人重其人往矣百千
季而後舉所結撰揭之若
鮮良有以也

直指武陵楊公檄武康令張
君鐫其邑之四先生集四先
生者為梁沈僕射約唐孟
協律郊
國朝沈比部桂駱太史文盛刻
成不佞受讀卒業竊嘆曰

懿哉茲刻也蓋有厲世磨鈍之思焉匯徒索幽搜隱表章秘文而已也僕射高才博洽撰述甚富爲齊梁間冠冕獨于齊和梁高禪受之際後世有遺訾焉然才兼任謝名亞遷董其郊居賦玄暢樓八詠及懷舊諸篇膾炙千古即子美且型摹之武康代有文人悉莫能為之先者此所謂人以文重者也協律以詩鳴于中唐其為詩劌目鉥心掐擢胃腎奇

致疊出大為昌黎所稱然骨寒語澀說者謂不及徐庾安得遂望休文弟東野五十成進士泊無宦情尉金沙日于林薄蒙翳間裴回賦詩即奪俸不慍沒而張文昌謚之曰貞曜先生視休文奪文謚隱者亦有間矣比部文若詩簡質清勁無鉤棘抑塞之態

國
初沿宋元之習無復齊梁及唐音之遺然用抒性靈自成格韵至考其宦蹟稱司寇兵大夫

及以病乞骸歸囊無餘貲治如
也雖有司歲時饋遺輒謝不受
此其清苦自甘視貞曜不方駕
哉太史之詩沖雅婉切文清夷
爽暢體以代殊然自是館閣正
裁當代詞林共相推重且脫清

華如敝屣比部院于疴協律蹇
于吏事太史優游金馬著作之
至何雖陟華膴如僕射乃勇
退潛居朝野爭為勸駕輕車
不復出此其操趣當近與比部
遠與協律並駕前驅矣之三

先生者所謂文又以人重者也總
之論文前者稱首論于文之外後
者居上僕射仕齊梁間至封侯
食邑尊顯矣無論諸所撰紀
即自四聲奉為功令操觚之士
亡不知梁有沈休文者東野終

于參謀原質終于比部郎質甫
官止國史編脩宦途俱不達孟詩
即當世與居參焉沈駱兩先生
不以文釣名世亦鮮知其文乎遇
其名視休文若不逮然于風世
範俗將奚居焉茲

直指公合而刻之令後之人讀
四先生之集而并論其世人以
文重執與夫文以人重者知不
舍此取彼也
直指公厲世磨鈍之意微矣
盖于世風大有補云刻成不
佞為叙之末簡
萬曆癸丑秋八月之望分巡嘉湖
道右參政兼僉事温陵潘洙
謹叙

四先生文集跋

武康山水澄冽環鬱鳳味石桂之所
鍾英皐芴渚之所洩代不乏人而精
典芭荷尤炳烺而為文章于梁稱
沈隱侯于唐稱孟貞曜而我
明則沈比部駱太史最著盍四先生
後先齊名也走新安之鄙人也自己
酉秋待皐茲邑詠諧遺獻津津嚮慕
四先生之名非一日矣逮至癸丑
直指楊臺憑弔終古慨然懷四先
生之賢而擷千秋之業欲垂諸殺
青以圖不朽命下吏董其事遵
命校讐縹緗累帙人各一解揔之
馳驅屈宋鞭撻楊馬慱古而嫺于

詞吁嗟乎流水高山孰有千載之知音乎語有之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四先生之致身青雲立名砥行聲施無窮得楊臺而益彰者抑亦宣尼之夷淵也與走不獲炙四先生之面而獲睹四先生之文因以想見四先生之人

隱佚宏博綺麗如武庫琳瑯目不暇接貞曜清曠牢騷如孤鶴唳空淒婉幽窈至若我

明比部公渾樸醇古而聲希味淡之中饒有直氣太史公雅正瑋碩而氷清玉瑩之致瀆有遠神芳規懿躅靡不足以型俗表世寧第以其文掞華振藻流聲金石也者雖然人文崛起從古稱難而梁而唐間有其一而我

明獨擅有二且也太史公倜儻風流倘然物外其所以興起後人者更繩繩未有艾也覽是集者能不慓然慕趯然奮乎集成敢次數語于末簡以志人文之盛并以志鋟梓者廣

厲無涯之意云

萬曆癸丑夏六月之望武康縣知縣張時震頓首謹跋

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駱文盛撰文盛字質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初蔡汝楠刻其詩集七卷并爲之評點卷首汝楠序卽爲詩集而作此集益以襍文筆記七卷蓋楊鶴所續增也其詩文皆於淺弱之中時有清遠之致蓋文盛官翰林時以不附嚴嵩遂移疾不出後貧病垂死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尚力揮之至歿無以歛事具吳尚文序及卷末尚文書事中是其膂次本高故吐言不俗特編次者欲取卷帙之富未能盡翦其榛楛耳